

羽王先生集六卷

〔明〕張鳴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羽王先生

集略無卷數》提要

序

禪家不立文字亦不離文字余雖
自儒而釋以一條枯藤接臨濟如綫
之慧命然見有前詰遺珠贖玉
從蛛篋塵封中炯炯焉精光貫
斗得不為之摩挲愛惜乎羽王先
生者余法嗣天外擲之大父也胸藏
丹篆手握赤文名噪於嘉靖七子
之右才裕德充其行事顛末應已誌
之家乘余茲弗贅獨論夫所留文
字有足傳者蓋先生平居著作不
翅連箱等身迄今多隨劫灰湮

羽王先生集

序

後以挾天擲地之鴻編而竟為六丁暗
取可為悼嘆猶幸其世外孫能珍
護夫吉光片羽成鳳一毛即瓢笠
飄然如閒雲野鶴之小輟系而大失
心血所沁者抱以與俱可謂賢孫矣雖
然此尚世間局也徹見本來不忝余

羽聖先生集

序

二

之付囑則世出世間事而天外撥能之
益可嘉讚孰謂芝無根醴無源乎
非先生則孰有是孫也夫

大梅妙門寓密印法幢幟題



序

際自滄桑迭更先民典型明風
雨湮沒間從荒烟野蔓中吐光
見邑又為虬龍吟太以是珠之
沉也愈涵玉之藏也愈固正始

羽聖先生集

序

一

絕響大雅無聞可勝道哉明羽
王張先生者文章品誼卓然第
一流人當時與王鳳洲吳明卿
旗鼓詞壇膾炙人口聲標海內
但先生文集兵燹之餘慮為散

逸今幸其孫天所和尚集成授
梓余因得覽是帙而先生惠模
道範如身親之不亦生平之大
快乎獨是出世人一瓢一笠能
不忘祖父之手澤且艱難險阻

羽王先生集

序

二

形影與共致無飄零之患師可
謂衆賢矣先生失渡何憾至先
生窮經淹博鴻文偉藝有若嚴
霜昭日有若陽和并澍有若獨
立層霄有若干頃澄波其質也

嶢嶢嶙峋其品也月渚風柯其
音也黃鐘大呂其氣也江淮河
海開發精微堂與理道詎曰祗
耀雙龍斗氣亦與落霞孤鶩白
雨黑雲徐孺子王子安共聖奕

羽王先生集

序

三

葉乎噫壁不老於石劍不封於
塵伊誰之力歟非先生貽謀之
善烏克臻此哉是為序

賜進士第湖南觀察使趙曰冕

題于嶽麓書院



姑安明王張烏鳳著

世外孫天外趙撥弄

五言律詩

聞漏

秋空清漏響俯仰冰驚心何處斯群鴈誰家持素砧
穿花偏嬾報隔水故泥沉借問同朝者昭陽幾許深
同姚元白黎惟敬過歐楨伯得花字

北平推落早極望滿雲沙不共群賢會那堪獨客嗟

羽王先生集

詩

庭喧霜樹鳥窓網久山霞南使何時至園梅幾落花

九月同馮泰戎過天寧寺

西城風日好况復有芙蓉下待黃花發先辭落帽蹤
平蕪連大海古木帶疎鐘霜葉紛如積林僧掃幾重

曉行見田家郎事

田家秋務急未曉事晨炊夫婦腰鑪往兒童驅犢隨
片煙縈古木獨犬吠疎籬因憶鹿門老躬耕亦爾爲

宿烏家驛

梁山深幾許獨此驛亭存古路迷春草隣家隔斷垣

露凝松頂鶴風嘯竹間猿轉歎於陵子終朝只灌園

早春步無瑕菴

僧行兩三人乘暄曝向林青山堪供佛白法任調心
冰脆魚初咽風香鳥亂吟坐中雖有悟莫道契觀音

遊顏山通真觀

福地標層嶺天門夾兩峯泉清爭湧石雲冷不離松
久受餐霞訣談空駕鶴蹤聖燈明滅處倚杖聽殘鐘

三元殿夜坐

爽吹含鐘動明河隔樹流露殘松鶴夢月送草蟲愁

羽王先生集

詩

浮世終難住飛僊不可求蓬瀛何處是隱几一神遊

晦日遊隱山

節晦前朝重春山勝事多巖崖渾架水石長半凌波
日影驚魚躍泉聲吞鳥歌吳常碑在否不惜更摩挲

九日諸臺

遙臺多種菊應不異陶家几拂松餘翠杯浮桂續花
頗矜貧士樂且幸小兒誇莫問白衣事東隣更可賒

隔口兒輩置酒含暉閣

延眺屬茲辰江山半露春煙燈初照鳥雲壁欲親人

風壤開千古文章寄一身落梅香欲賦兒指北枝新

夏日延室雜韻五首之二

鑿戶引南薰時來却暑氣竹陰流簾翠花影積階紋
隙驪從交騁二禽不厭聞離強傳嚴更何夢感明君

其二

過午夢初醒殘書曉滿庭老人收藥錄少婦理茶經
自適林間性因忘世上形休論窮與達天地一焦螟

秋夜閒吟

明月滿秋林乘閒捉扇吟不知樓更舍祇道在山陰

羽王先生集

三

竹下調雙鹿風前枕一琴何須入商雉已得古人心

七言律詩

三海巖

青山秀出縣城西石室虛明更可棲何村白雲隨日
遠當歌黃鳥任相啼蘭香煥煥浮春酒松影亭亭過
午溪莫道客心偏戀賞來晨馬首又分攜

館中即事

小齋寂歷似山居池上逍遙與世疎盡日不通門客
刺經春嬾報故人書捎簷細竹含風響繞榻輕雲過

水虛願得郎中無一事十年

更何如

虎丘與龍司理皇市司勳王太僕之京

上卿承詔入燕京大會群賢此送行
吟銷林壑凍歌聲遙過海雲生本期勝地游
茶僊舟去

自輕落日下山四望處柳黃梅白總關情

中丞張公留飲東齋醉歸

霜臺春霽日偏遲久坐花前午未移折節不存軍府
貴清心如共遠山期鳥遷高樹窺吟翰蝶戀餘芳
酒危更許席終長揖去明朝無用到門辭

羽王先生集

詩

四

太僕王公與弟詞和慰問口占謝之

嶽即陰森夏亦寒日光寒上重閣
花狂向階前吐草色翻從雨後殘
豈能遭網况非赤馬珠彈欲將刀筆為書謝即恐敢辛不忍看

谷元案湖上感懷

雙旌夾道引朱輪海上風光不當春行拾落花堪
酒閒歌白雪自驚人每看藥尹如披霧一按周郎
飲醇莫道東山風月好謝安今已著朝紳

江州別嚴南城將自廬之南嶽

罷官七十出何求。獨爲名山賦遠遊。笑指香爐生紫
霧。行看天柱鍊清秋。歸心已許離蓮菊。別意真慙水
上鷗。不逐丈人南向發。瀟江空望白雲愁。

東林寺

六朝古寺虎溪邊。白石青松下計年。萬壑香飄僧飯
熟。十方光現佛燈然。泉流削壁真成布。雪擁層峯尚
顛連。陶令自來無一物。何須斷酒此安禪。

元日園居

浮生漸老解藏身。數畝荒園足隱淪。且臥白雲觀世

羽王先生集

詩

五

變忽攀芳樹。識年新含醪。便取梅邊醉。得句真四谷。
春戲語鶯花。須倍好山中。今有賞心人。

大兒以余病新起。置酒此舟從離下。至穿山口。

沂東溪入龍隱巖留飲向暮

爲憐幽病復深居。命舫浮家共校除。細雨沾衣纔散
蝶。光風拂水不驚魚。樹陰漸覆春谿匝。烟響新流暮
磬初。此地蘭亭真可敵。點毫惟少右軍書。

游堯山玉皇閣

仙閣高隣上帝宮。石闌攀眺出清空。山如列宿香朝

北江似游龍曲向東。豈羨銀形堪馭鶴。尚憐奇氣欲
凌虹。醉鄉近在吾家側。不用裁書寄朔鴻。

酌棲霞洞口

洞門煙景媚春晴。下逸東溪水更清。冷落芳桃驚浴
鷺。漸垂纖柳隱啼鶯。看碑轉覺名難立。對酒寧知句
易成。戲折巖花簪不定。接籬乘醉任歌傾。

辱侍御苗公禮問到山還朝

九郡曾無九折難。向來稀復推征鞍。清風自却南中
熱。白簡渾生嶺外寒。祇道威容光繡斧。誰期旌櫓動

羽王先生集

詩

六

煙巒乘駿一去那能附。夜夜空將執法看。

戲題仲子提讀書處

近憐弄筆漸生花。不款年來鬢欲華。五日何曾視京
兆。二難今已在吾家。翩翩繡羽真丹穴。點點龍文自

渥注。架上父書須苦讀。榮名當令九州誇。

中丞蔡公召飲東堂志感張總戎同坐

不憑開府召村農。更引將軍共酒鍾。忘分那知裘是
鹿。好奇無乃畫成龍。山茶艷射堂西日。石笋尖橫坐
外峯。春色物華堪一醉。車茵污盡定能容。

答黃伯遷所寄

紫殿無階載筆從青山合與老為農
真慙柳惠頻遭黜高讓嵇生獨
顛慵海上一書新貯鯉握中五采
絳成龍醉登盤石因南望愁見寒
雲擁亂峯

醉維師載酒與張質卿過集草堂

朔氣橫凌病不堪日中猶自臥山
南賴攜勝友為高會起就芳筵奉
劇譚簾外葉飛爭道雪階前雲度
忽成嵐向愁文酒交歡少似此那
能惜縱酣

達磨讚

羽王先生集

詩

七

澄曰前知什曰精譚如何是公猶
坐枯石一花露春五燈照夕廣度
大千未標履隻

黃藩公鍊之示越遊稿讀至南嶽
諸作嘉其道

勝呈以八韻

本家天子都恭奉越藩符笑指朱
陵入歡攀紫蓋趨行穿峯翠亂夢
轉寺鐘孤地絕天高下宵分口有
無向東探溟津就我燭眉鬚等覺
忘誰勝和光契獨殊迹陪今四嶽
心賤恍諸儒密握玄元奏初傳桂
一隅夜宿始興江口

繫纜荒山下挑燈細雨前客心共
江水搖蕩不成眠

採菱曲

寒菱摘未稀水寒菱已老向水照
新妝今朝阿誰好

題蹴鞠圖

宋帝潛龍日諸公附鳳展莫言臣
與主俱是蹴毬人

獄中雜詠

月

綰葛滿月華了然見胞臆何事庭
前垂牽絲更羅織

雀

羽王先生集

詩

八

人皆見雀喜雀自見人悲冤氣何
時散長鳴空爾為

草

草色欲含愁本為非其地若遺玉
階生見人豈顛賴

螢

雨餘夕氣清嘿嘿下階坐腐草應
不如猶能作螢火

七夕渡寶雞謂河

山月已西落行人東渡時祇愁牛
女笑霄濟欲從誰

江行

牛渚偏逢月嶼磯却遇風愁心似
帆影搖轉綠波中

其二

無事水邊坐惟將白鳥同相看不相識喚作仰臥翁
其三

了不蒙前席那能妄曳裾間來搔背痒就草芥吐青
六言

田間納涼

垂柳數株陰厚平皋千頃風多田外縱橫白水所愛
高下青荷

圓扇迎風嬾把胡床避日頻移捕雀兒攀前樹飲牛

羽王先生集

詩

九

人隔江湄

貪看白雲遲佇喜隨流水行吟夕照還含煙嶺秋聲
近在風林

北道作

白竹澗鳴春水露山巖暮昏嵐飲犢朝朝暮暮歸鴉
兩兩三三

題江口回家

楂臥橫浸汲道崖傾半沒楓潭落日射魚磯上聞時
種豆山角

雨中雜詠四首

雨暗前山欲暮天寒餓雀爭鳴邊鄙絕無公事小窓
時有書聲

屋破烏窺塵釜窓疎犬吠流雲借問乘驄御史可知
蠻語將軍

夢裏一杯持蟹山中百日無魚周生可斲肉食虞州
何妨著書

細草漸侵門礎落梅半入簾櫳惆悵數聲長笛相照
人隔湖東

羽王先生集

詩

十

七言絕

夜宿龍陽

沅水風生起夕寒武陵山色雨中看不知淚血何人
灑化作楓林萬樹丹

桃源上流三十里水畔右門儼然舟人云是洞
後門

巖扉遙閉水雲深隔岸移舟試一尋魚鳥莫將來客
笑碧桃應識故人心

馬蹄坡

盤迴石磴與雲平俯視千峰不辨名
倦可能重聽鷓鴣聲

三月黔陽道中

黔中行客惜春歸不分離家又換衣
無數桐花開且落却疑殘雪滿山飛

夜宿湘東

早逐清涼帶曉星暮攜新月宿山亭
明朝更向宜陽路愁聽林鶯喚客醒

春江

羽王先生集

十一

大姑西去小姑留化作青山水面浮
遙語大姑須記取卽心叵側好回頭

其二

煙波滢漾綠蘋生兩岸流鶯送好聲
斜日片帆風正穩長江十里月中行

訪王蕪湖不遇戲留嘲之

春半桃花覆井欄故人趨府若爲歡
無驚興盡迴船去怪爾清琴不與彈

醉題官齋壁

酒後狂歌聲動太平生自許豈徒然
大夫未有封侯日枉却青萍不直錢

避暑清思閣

令瓏水榭挾風搖撲帳荷香午更饒
睡起不知天欲暝忽聞清磬響山椒

自京口往秣陵途中

層山遙帶綠波長前望金陵氣鬱蒼
客路不知寒食近春衣純惹落花香

廣陵口占與莫公遠

羽王先生集

十二

紛紛飛絮攪殘春愁殺維揚一病身
縱使瓊花開似昔看花不似昔時人

書瓊花觀道士壁

僊臺片片九光霞頃刻手將玉檻遮
不解臺前雙樹盡祇看霞氣當瓊花

送劉主簿歸內江

長卿橋北酒壚頭一醉曾寬萬里愁
別後不知橋上月清光能似舊時秋

送永叔歸與明卿別作

送君匹馬向西良此地曾誇呂岱強翠帳珠簾零落盡風吹無數藕花香

吳孝甫爲余盡象山所居賦此示之

象潭浮出象山高洞裏潭流噴作濤若過山南張仲尉數間茅屋掩蓬蒿

夜泊南城潭

兩雪孤舟不可牽燈潭漁火夜方然數家隔在浮嵐外獨有溪流伴不眠

寄陳于韶憲副

初王先生集

詩

三

雨後行園綠漸重不知何處水淙淙隨聲直到灘山下恰有飛泉挂碧峯

冬日山居三首

無田不負縣官租有病難尋舊酒徒習氣怪來銷未盡仰天時復一烏烏

其二

寒巖日影北窓懸枯樹禽聲小閣邊料得今朝無一事不妨支枕更高眠

其三

乍移萬竹舊皆出新種竹筍影漸交內興深談唯獨共漢書新義與兒抄

內江一帶至屏山

山鳥飛隨水鳥鳴內江流勝外江清此間定有龍安臥試看巖雲五色生

其二

劍江夾水碧桃開莫道秦人住此栽立馬看花渾不是星山點點出雲來

北樓送邵子任

初王先生集

詩

古

到京親奉屬車塵休作誰家入幕賓最愛君心淡如水任他桃李別成春

其二

一賦歸田田也無不妨人喚谷爲愚枕書臥石君親見說向燕陽舊酒徒

書堂

脩篁雜樹隱書堂手捲疎簾又夕陽簷雀不知吟已倦御花故落硯池旁

過大兒芝房值渠出戲題其壁

若非將嬾採芝行定是尋僧問藥名解通讀書熱服
食忽疑山翠作雲英

雉山溪送王蒲公恒叔往端州

莫嗟辛苦更南行千里端州是水程夾岸林風秋掃
盡枕邊無數碧峯明

石榴作花戲題也玄軒壁

鷄鳴寺裏少年遊幾度閒吟對石榴今日軒前花滿
樹半開半落惹誰愁

自八月至九月望大兒不至深用惓然

羽王先生集

詩

十五

春檄欣聞雙過家不知何處滯歸槎自焚嚴柱朝朝
望誰料束籬有菊花

舟送李憲公南還

新城野服載輕舸也出蘆中現濁醪聞道佳山似
決離歌不放白雲高

哀吳明卿

離湖直接洞庭波尺素雙魚歲一過此日清沅徒日
送向風紅葉攬心多

其二

千秋大業剖符真七十浮游後世身從此不須看
軫清光黯黯爲誰人

其三

當筵覆却賞梅樽積淚橫拚老眼昏已失郢人無與
質聊追楚奏有招魂

得吳孝甫衡湘所寄

楚塞吳關路幾千嶺雲江月自年年秦淮舊侶如君
少片素時因過鴈傳

睡起

羽王先生集

詩

十六

起來一笑向誰堪覓徧園梅口盡含殘雨未消難久
立坐披山木當深譚

海棠花下詠

紅嬌紫豔炫朝光隔歲春先著海棠病眼若教堪進
酒那能不一醉花旁

溫明夫喪還口占慰之

兩年都護喜相依一訪林翁道欲歸客館未將茶葉
掩君魂先逐柳花飛

江上將李小姐餞俞美長

市花村裏見餘芳，彈子溪頭把餞觴。笑倩美人爭客，
秋莫教流水促分張。

研亭雜詠

竹翠如帷密障東，葛衫蒲履坐當中。自甘新汲桐陰
井，每快時來水面風。

其二

方丈空亭一病身，但呼侍者覓書頻。貪涼不厭藤蘿
合，度日裁容茗澆親。

其三

羽王先生集

詩

十七

夏筍深穿不露纖，亭東雨歇荷鋤規。撥根恐觸蝦
蟆出，上驚看玉指尖。

其四

鼎鑪禽聲日滿亭，擬分名族撰爲經。却憐三夏空張
目，況復叢篁幾箇形。

其五

片石相將老此居，春蘭秋菊也嘲予。子雲久化亭何
在，汝不離玄草甚書。

其六

何日能有斐堂，投身不必羨滄浪。縹緲細帙兩於
屋，中有幽人著述忙。

見牡丹再開喜索酒

妙白輕紅總一株，爲誰續艷此庭隅。可知六十二年
老，肯對芳樽惜病軀。

斷鑿

年來何所惜，病至不須疑。幸免盧醫顧，休道亭長嗤。
寄王百穀

百日守司倉，千山老敝鄉。家裁密植竹，郡敢道留棠。

羽王先生集

詩

文

娃館餘香媚，胥濤片雪長。別來能不憶，況復把瑤章。
東黃蒲公鍊之

仲月踰花朝，春和病漸消。鳥欣穿樹語，魚競傍梁跳。

老大粗知樂，幽貞豈慕喬。黃公齊出處，早有紫芝誰。

春寒

祈禱花明巧，作春盡船撻鼓。去東津，縱饒別盡傾城
送，亦有支離誦德人。

除夕與霽正兩上人坐軒中

崖暝一燈然，欣陪兩袖前。香茶供淨會，流水送窮年。

久客沙島劫真僧錫是綠落梅如有意拈嗅遍相傳

送王蒲圻入覲

五言排律

北極巖岩見西良去更遙到亭雙騎解向關五雲飄
更逐群公後初稱計吏朝春得天語下寒傍日華銷
治邑甄猶異臨軒賞更饒難憐江上客白首望雲霄
短歌行與仲美作四言古詩

對酒當歌歡會幾何人生一世迅如驚波我命不偶
受侮不少出自單門屢遭群小西遷巴蜀南放江皋
脫彼虎口抗此鯨濤懷壁是罪竊鉄是疑清身直道

羽王生集

詩

元

反遭衆皆並生名世同仕南國魯莫我知天聰彌惑
董我潛栗去邁漸陽匪予斯辱幸于與將提此江水
滌我山罇霜月載輝陽烏夕翻于爲游士我亦賤官
將子共飲北斗闌干

零陵石燕

燕何生瀟湘側入水雜龍鱗隨風附鴻翼莫愁長寄
蒼梧南會見相從燕門北

從軍樂民所王總戎招飲行營因登南城作望

海歌七言古詩

城頭片月來何早城下春潮漫青草且麾劍客停杖

歌同上南樓望煙島煙島微茫不可分水將寒霧共

氤氲碣石屬飛依北斗天池鵬起湧南雲南雲零落

吹風號北斗飄搖黑浪高天叫六鰲休戰聞莫傾五

嶺入波濤波濤一去無終極漢將連兵何日息不聞

中夜泣相呼盡是游魂歸未得轉聲變歌公莫哀但

將海水添金杯戈船下瀨今何在月落鷄鳴潮又來

友人書來怪余買居豫章漫賦答之

南海珍奇無所取暫以圖書寓環堵先代立國不復

羽王生集

詩

二十

知翻嗟信美非吾土江湖浩蕩一萍浮到處何心戀

白鷗湘江草綠桃花發君肯相攜射雉遊

陳玉叔招集淮陰侯祠得前字

出門片月縣向天照人直照古祠邊祠中太守張華

筵遺騎四出迎群賢酒酣擡筆早獻篇因憶故侯真

可憐坐間感激誰最偏始安張生淚如泉平生有恩

報莫前千金一飯當何年王侯有種難比肩不如棄

去匣中蓮蓬空點吹清繁煙庭柯械械驚鳥眠此時

萬恨將磨填太守止我憤莫然汝方向強髮尚玄有

才如此何患焉君不見是公未遇魯連遭

送伯憲往南都附周通政興叔

昨從江西來復向江東去淮陰城下春酒濃忍見行人挂帆處楊花桃葉解生愁無事淮南獨滯留因君爲問中朝客何得移官過石頭

將去京師爲長短句用呈知己

辭已初涉秋滯京忽逾夏豈不懷簡書那能具車馬匡廬南畔祝融西往來乘流任所躋官自棄余余不棄定遭山水笑人迷

羽王先生集

詩

二十一

丹陽道中雜花滿樹因與公遠作花前歌以勸

清川一曲花亂開勸君莫擲花前杯世人見花只解愛花却笑人無定態鬢間片雪掃不去來歲新花開故處願君自醉無醉時花落花開兩不知

題鹿門高隱圖壽胡年兄

魯耕岷山南復移蘇嶺下祗將家口深處居忽枉邦君遠來駕吾觀胡兄亦其亞一佐袁州卽高謝玉樹金蘭種滿林桂山灘水營成舍已畢兒婚復無嫁迴顧龐公似多暇萬千世態等浮雲六十年光薦芳華

吾兄弟飲朝復夜床頭儘盡從隣貴三男有才門自高百歲之期坐堪迂鹿門行行並聲價

附吳明卿

旅舍酌張羽王

我自南浮客憐君北學來相逢千古意只作一樽開江上徐生榻燕中郭隗臺壯心應耿耿不比卞和哀

贈羽王

爾昔遊諸貴論文一坐驚於今涉遠道非復少年行雙眼難常白群居可獨清所希崇令德吾已畏詞名

羽王先生集

詩

二十二

附始安先俊詩

寄吳江友生

唐元殊

白塔紅亭憶別君吳歌聲斷豈堪聞南中寂寂將何寄欲剪清湘一片雲

止丹王宿

宋室約

柴門開客至籬蓬佳衣迎語笑同今夕乾坤得此生杯深霜不度葉墮雨還鳴對食唯鷄黍然燈坐啟明仁化侍家兄看城南諸山叔祖張起鳳焉愛前山好朝朝展簾看遠近群嶺接斗絕亂峯攢

羽王先生集畧

序

王太史

始安羽王父張鳴鳳著

太史公歿且數年今上丁卯祭酒丹陽姜公道使問其家以所著書先散逸莫存遂采其詩文明年已巳余以事過湘潭今留上冢嗣子繼善往送於長沙出書一編再拜泣下曰茲先太史之遺文也蓋散逸莫存者近始懸購篇章往往間出矣輯記具是幸君惠

羽王先生集

一

而叙之余曰噫乎顧惟鴻夫聞人也與哉余小子何敢任焉嗣子曰君故先太史文學吏先太史恒以文學器君君而不可尚誰可者辭無以解乃退伏抽毫綴論以叙叙曰余聞之傳記所稱郭有道云始有道遊洛陽時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北歸至河上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素所獎拔如孟敏庾亮沉倫里閭比迹庸衆卒皆以名德顯于世太史公仕於朝裁二三年間所善必英雋之最與今祭酒姜公爲金石交視他茂如也出使嶺海席尚未溫

稠人廣衆之中薦寵下輩有如余者則余之低徊不捨不忍去孰爲爲之也哉有道年僅四十二文詞不少槩見太史公壽適與齊清才秀思暉映詩文則又夥矣善乎司馬氏之言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倂儻非常之人稱焉余竊觀古今富貴接踵比當無恙何煌煌盛邪宛其死矣露零草翳誰復問其家人哉祭酒公方以明德茂望光被朝野累行爲傳采詩爲叙允哉不可磨滅也已安知異日不有同志之士刻石立碑如中郎之銘有道者乎斯拱而娛

羽王先生集

二

之爾文不論論其與人庶風慨之輝耀於後世者大氏不止此

廣陵諸詠

吳人莫公遠氏以八月六日具舟北開往客廣陵十月二日從彼中歸行不千里霜露變候衆糧而出出索而入客遊良困矣越明日過余與其故勞苦未畢左裘革蔡狀若有物出之則其書也取而讀之每篇未嘗不稱善焉蓋中所爲詩也詞古氣奇總之不離乎唐詠間它出特云廣陵者指茲遊之雅嚮則如此

夫大江之北五湖之間廣陵非一大都會哉又吳三
渾之所長用也當其招致四方遊士如嚴忌鄒陽之
徒皆然吳客吳以財雄諸王中屬又諸故劉氏祭酒
東山之府海陵之倉長洲之苑雖天子少府司農及
上林諸苑不逮遠甚鄒嚴兩布衣爾曳裾王門仰候
顏色何敢訾其萬一哉然吳王計不循軌身死丹陽
爲天下笑向倚爲雄者亦已露零章翳莫復識廢矣
而兩生迄今以詞賦書疏聞當時高其文者固罔不
曰嚴夫子鄒先生已彼吳王孰與譚哉蓋不足譚也

羽王先生集

三

由此論之道本棄彼取此士之啖藿帶索不必蟬蛻
於青雲之表得無謂乎公遠客遊之困宜矣既觀廣
陵當悉知吳事而余謂公遠則又素高兩生者此兩
生卒不得志於吳相引而去士何嘗定快意哉引吭
詠詩聲中金石廼茲遊未爲困也余輒讀輒稱善叙
以歸之

適然集

公遠將往金陵過別余曰盍待諸與子偕行曰舟具
矣不可後也是時微聞有浮淮之役司符未下明日

羽王先生集

四

使人視江上風帆渺矣後十日領符又六日始發或
林過楊李謂臺使者被命走吳興至則公遠在焉兩
相薦喜問所由來各詳其故踰數日余策策自彼白
江淮公遠亦改圖欲往廣陵道可同舟邀致與俱以
後二月十一日發若溪水行多暇綴詠相屬書佐奉
筆錄成一卷公遠持視余曰是將曷名曰奚有於是
哉公遠則謂今人造一丘一壙必署名字紀其遊迹
是行與君里涉其千又得汎觀三江五湖之勝言語
文學君故有之吾幸託君後藉之以名不猶賢於著
丘壘者哉余低首肯之因慨夫杜當陽沉碑之事慮
何遠也聞之丘陵至今無恙矣而高文大刻世莫覩
焉獨叔子與從遊者數語流聞有代聽之酸鼻豈功
業不勝夫風流也哉情誠自遠而寂者不可徵也雖
然是必有以司之而莫知誰何也方公遠之出先逾
再旬非旦夕參差等也又所指本金陵余但浮淮安
知走吳興哉此則適而不解所使也余江淮而公遠
亦改圖廣陵情然相從過閭閻之城抗伍胥之滄歷
延州之里覽東南之繁顧直一丘一壙而已乎此誰

解所使哉故曰適然而余與公遠浮沉人世萍泛江湖倏焉聚忽焉散安有必然之期哉非有以司之則吳界江海之間余粵在五嶺之外古人云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乃得同舟千里有今由手其歸之適然是詠之與否未量也公遠曰善因飭書佐俾竟其事將被之木

移楚集

余既恥叅利軍事棄去不就東還京師久之秣陵明年丁丑夏四月適得量移興國其秋八月從秣陵

羽王先生集

五

往興國至則吳明卿先生新罷汴藩家居在州治東密邇官廨明卿雅擅六義名知九土往謫豫章時與余論交蓋二十年矣相見驚喜已乃道故賦詩約日相過從踰月余奉檄周覽鄉亭度越湖山間於後叙心頗有所作明卿和之明年春過明卿田居余亦往往倚篇而和居二年則各所出舊所綴集互相較論明卿於余多推長掩短曾辱其所移書有曰生平刪故交三人詩吳峻伯存者十裁二三子相子與卜存六七足下十汰其一猶以爲難又曰足下自得於

詩者三學然後詩一也每篇自匠一意不相雷同三也用句用字多古詩之流而不事纖豔三也足下每自求多於宏壯瑰麗以僕觀之業已在其中矣至索瑕亦有三好古大過或傷才憤世太過或傷氣感遇大過或傷調嗟夫嗟夫識淺材下猥如余者何足云數顧不自意明卿推而置之諸名公之上竊有愧乎其言之也南還山居藏之篋中不敢視人司馬中丞連江吳公搜訪巖穴首誤及余且聞明卿曾為較論趣取閱之間久乃啓篋用應公命因憶者與明卿論

羽王先生集

六

詩湖山之間既已忘其身久在罪謫矣司馬公爲詩精甚所在抒翰高視作者乃一見余亟稱善毋亦忘王之宏美而羨人之微長猶夫明卿之心也乎移楚詩故雜錄今輒繕寫定爲兩卷且詳述明卿嚮者之論及今司馬公延訪之勤并著之篇使知余謫與廢皆有所遭云

牛首志

昔秦皇帝衣南山之巔以爲關漢氏因之故蕭相國獨營北闕西京賦所云表以終南是也牛首高嶺

能當終南然居京之陽雙峯交竦晉人狀之天關豈以其毋庸人力表崢嶸乎跡斯以論厥勝可觀矣始秦末帝時僻處西垂詩人以本其所有詠之故曰有條有梅有紀有堂蘇孫吳迄今建都江左非一姓矣而是山巍然作表不殊終南又一日者武皇帝南巡清蹕之所經乃顧令其巖泉之美草木之秀曾不得與條梅紀堂齒此盛仲文氏所爲慨然志與有謂是山詩不少志似贅者抑豈知夫古今事殊有難並論乎且自采詩之典廢世之作者散在四方其人不恒

羽王先生集

七

存其詩未必皆傳孰與輯爲一書可要之久遠哉至若其間雅俗蕪穢畧無刊裒仲文蓋曰世微宣尼請俟來者姑將藉是使天下曉然知是山所有若而巖若而泉若而草木哉志成其友始安張某因推叙天關之說毋令終南獨當秦表云

書

與藩使喬公

諸生致當路意云監部侍御欲行獎部內鄉士夫迫走自署官伐以應之走誠不肖然頗慕古之逸民雖

不能匿形銷聲亦庶幾抱殘經著新論遠跡林野不窺官寺使後世稱曰文士中稍有風操者是矣乃諸生云云母亦與走之私推謬乎望君侯與監部前密爲推移停止斯舉以成匹夫之志不勝大幸

與蔡中丞公

山志賜序感不自勝昨下詒謝值司府入謁又見總戎小陳在門且當受訟牘之期輒便引歸留刺典謁當更趨候顧諸病驟發非在隱處直著面部左顧至顛浮腫侵目雖不痛痒然惡狀可憎雅不習醫徒塊

羽王先生集

八

處憂嘆而已以故未及伏前陳謝第恐君侯枉顧圭筆若力疾望塵必爲見者所笑不敢不豫聞私計稍痊乃得求見或者君侯將貺夫廩福過灾生固宜有此某非避世好索者鬻文取給何敢自諱方耻身賤其價不高過蒙君侯渥惠斯及何敢飾辭自惟生平惴惴小心一有然諾卽故等夷不敢不信僥拜受尊賜雖無嚴家晨夕程督比心難欺自相鞭箠猶甚於他人敦趣之也故自誓不敢受無已不有都玄敬穆故事手其脩姑蘇志日廩之外家人告匱走書郡守

林司徒廷樞請米林餽。人報以詩有近得頗公乞米書句某不敢自附於都太僕清修儉德如君侯恐非林司徒所敢望具抗義周急治民敢不拜領若夫常給則固陋之心自執已定萬不敢當伏冀財聽

報中丞蔡公

志草一卷幸賜覽此卷篇數雖不多然經檢史漢六朝諸史及漢晉諸家志記乃能成之大抵散土舊志弘治間廬陵周憲使公所脩者僅抄具一統志餘無發明至嘉靖乙丑南海黃宮詹公爲學憲時始能蒐

羽王先生集

九

羅諸史傳布至今顧其最於諸史潛精披玩頗見所采大有異同茲復一一檢對悉爲改政恐涉糾駁先輩陷爲輕薄子竊伏自惟斯文之謬不容不正且此謬處必當日博士諸生互分據拾者急於奏功故不此爾非總裁者之咎也後來悠悠或不相察故隨謬隨注其下似亦頗有增入非賴君侯寬其御勒假以日月必不能有此卷雖十六篇中經改定費篇至五六十一者酷可忍蚊雷難堪請楚報待秋涼方敢從事何如何如

約諸同年灘山祠爲王新甫先生發喪

頃見邸報王都水福州伯仲丁憂心疑吾師新甫先生當有負杖而歌之變以今歲二月曾遣全州唐姓者至舍趣走五月往視云云審知師病寢劇恨走亦病不能就道隨質之學憲公會得所答謂伯仲之憂果以師故病不及問召不及赴迫茲酷毒祇益悲號輒擬來日卽灘山祠設位發喪三日後合詞呈請祠入名宦伏惟走往陪諸兄同侍講席今者有此悲感並深幸如期朝夕臨庶復聞相嚮而哭之聲不致踵

羽王先生集

十

方死遂倍之迹請如約

謝馬憲副下草過訪

敝宅依山加之自廢故不知明公下車何日會當有不得不一出經營者比歸家僮奉尊刺告以屈跡草堂賜問良久不知家醴以置對心竊悚怖下走誠安於野者望見諸貴如禽鹿之見人不駭則懼明公至官想未數日乃蒙惠然先訪蓬蓽此非遊神菴文必留心蕪澤空谷之音寧不驚其如貧病出無車馬又禁足日久何儻明公視如禽鹿聽許不報此後續聞

騶唱敢不著布褐下階拱侍謹用裁謝并畧陳固陋之心

與徐藩公

伏惟明公前驅將至定乘茲吉光宅維藩某既不能承鰣魴之迎又不能偕燕雀之賀不言則廢禮言之則非時乃詠下情輒書小扇敢祈留覽曲賜矜容

謝學憲李公

某從病中有告前所請事已蒙施行伏惟先師舊政明公夙聞俯未其門徒之言下諧之諧有司之議謂

羽王先生集

工

其核經當日與昔姚司馬勸學同風乃良師儒寔光祀典令辰穆卜神主式安不煩蜀士顯訟於朝遂免桂人私祭於野某不任感荷之至

却瞿元化所饋

旅利懷資老戒在得聖有明訓請各敬承庶幾吾二人不喪所寶也

與中丞蔡公

擬乘辰涼懷刺干典謁裁至藍輦前帶忽解而爲二意者山靈相誚以其身在草澤中而求見軍府不無

慕貴希寵之迹不無中輟伏惟相公含清體素慷慨以恤民爲急某亦民中之吟諷在山者前忝物色今願終愛不必責其往來之節如事通志許以尺牘奉白惟是書如期告成足矣某自今亦焚去舊所服冠帶倘貴人枉顧當尋鑿坏故事昔人所謂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某無其節而猥有短竊相公護之侍御公所不敢徑聞或相見語次及此猶荷以德之愛

祭吳明卿

羽王先生集

主

湘北漉兮離南流隔嚴關兮限巴丘曠良晤兮一紀周悵情馳情兮將焉求昔同心兮異域今去世兮奚適風旣不我御兮雲又難以進烏司帝閭兮何神欲排訴兮靡因雖嚮空以振哀兮抑莫聞於斯人畏龍聲兮日沸懸鵲藻兮漸萎世不可尸說兮孰知余二人之所期淚浪兮揮悲心懔懔兮勞思德英妹兮哀陳詩遙薦帛兮申此辭冀臨兮歆哉時

過陸山人墓

某攜盤餐杯酒過滄浪陸山人之墓因陳詞以吊之

曰余待罪斯戾止訪按荒之故事微流寓於往牒悼
才藻於吾子誠承恩之遺吟似曾鳴玉青雲胡放逐
以永逝竟漸滅而未聞均羈旅兮宇內獨爲子兮霜
衣諒居夷兮不陋柰白骨兮無歸望故鄉而神往念
先壠而心喪寧園北郭之岡長拚青藜之杖閱三朝
兮屢遷剝益塞兮雲煙欲詢子兮清議今何如於焉
嗟吾子之同懷莫起子於泉臺惟千古之相知所寄
情於一杯

澱山杜成告文

羽王先生集

十三

靈之遷震以驚靈之來安以平靈之饗顏既醉靈之
喜松斯萃宅茲新宮沛嘉惠春報秋祈千萬世

貝多寮偈

多景庵主移書陽海居士請作貝多寮偈居東獨還
禮庵主乃爲是偈 我聞西方尊妙法如然燈日月
所不及了了皆可憑權實互顯說大小一真乘至今
貝葉上文字有明徵文字落言詮本非第一義究竟
廣長舌無法可宣示迷者如數寶寶非數所致明者
如假筏筏皆假登地庵主汝當知過去七佛時仍有

不盡經元曉悉誦之聲聲未曾歇物物誰能欺妙解
此真際是持貝葉師

揜鉢集問陳通著

陳公恭廣右藩在壬戌癸亥間余持先太孺人服家
居以臨海先生爲先容曾奉杯酒之歡隨擢江西按
察使服闋過江西又遣官舟送余至玉山乙丑春司
理雷陽公爲廣東右使謁公滿司又留觴且以庶相
規云余命固無金錢益公喜譚命其泰滿時曾索余
命詩看以復至乃詳言之又舛人語余曰吾命不能

羽王先生集

十四

聚五百金往往有驗今老矣頗爲歸計裁有所聚白
日臥司舍賊入持去君命與我同幸自愛別去亡何
言者曰公老使致仕去公競蘭櫟而內實淳雅最精
於天官書欲以授余恨不能從宿恭滿署蒙指規也
董先生汝哲亦爲余道公守皖時入覲在京馬後無
棒隨包從者謂公庶素無以餉人故也董言故不謬
詩中所云當路無書問衰年有贊知殆實語矣

憶松堂記

歙城東有斗山山有七松枝幹森阿蒼翠紛簇太學

新居尚昭即松下治第舍既落成之乃其堂曰憶松
同謁余記之余迎問之曰松在乎曰在皆無故乎曰
皆無故然則君將何憶曰竊憶先君松山公云始先
君無恙時日造松下或藉其蔭或聆其響或高其標
或潔其操或舒宴坐或解帶就枕或杖策徐行或流
觴過客每至則僕侍先君安是松始安大厦不能過
也故自稱曰松山子頃緣先君雅意所存故治第舍
其間因以名堂余聞之古者築室新成必擇美名以
命之君以尊先公之故起堂松下及堂成而七松森

羽王先生集

五

然交挺於旁嚮之蔭者審者高者潔者舉皆無故獨
尊先公捐館舍就原野不復以時坐臥行觴偕君與
俱卽神靈往來莫或覩寧不恍然悲愀然憶哉經曰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蓋君所爲憶之義也且其棠以
遺愛不翦嘉樹以人譽而封況君尊先公日造其下
乎憶斯堂堂以憶雖令七松與山同散可也不然豈
無他美名何必命是故宜記之祝君後人毋忘乃若
其中齋閣亭軒則君燕息之所非堂名所關故不著

後叙

先大父所遺家鐫集者七曰萍浮西遷潛書東
潛蘄志春游安仰外蒲庫粵志府庫桂勝桂故
其家遺七種皆藏伯兄典守余惟手錄全部備
劫值戎馬生郊炳侵東壁嗟哉覆巢之下寧有
完卵乎余時緣命懸於萬仞之下且背負一集
入山惟恐不深隄然深山報緊余忙背集攀頂
有客曰茲何時也爾兢兢負此故紙和余曰集

羽王先生集

後叙

存與存集亡與亡矢願畢矣於是藏之山半蟻
穴其邊下山尋穴竟失所在曰吾亦矣偶而集
現曰吾生矣嗣後披緇遊雲雖一瓢萬里簞風
浴雨肩荷而具幸蒙 臬臺青顧覘余虛邁七
十有一向全稿內十分之二親筆繕錄免剗刪
氏鐫爲永世表揚庶不致乏響於山林遺憾於
大雅也 昔庚戌雙九世外孫超撥頂沐於蒲
湘之

羽王先生集卷三

始安羽王父張

論

清書有序

往余述清事蓋病章牒之難詳也雖草具八書不欲以視人屢向余師臨海王先生請勿殺行時先生主清固曰已之余心誠謂已之爾也草亦散亡無有存者其後數年請居興岡一日州大夫楊君仁父謂余曰頃得清乘其書何酷似君筆哉因請出視固獨者

清書八論

所述然事不逮文上不逮意心稿內有久矣不謂其書復殺行世間也先生為余匿其姓名豈以清故事當述而莫知所為誰何述猶夫余謂已意乎迺楊君一見其書執以為余筆者獨思命毫亦有余與吾存而莫之能逃耶往揭萌于清毒痛至今殆不忍言之矣即言之將誰聽哉林陵友人周吉甫偶過語及止向余請其書余辭以草皆散亡前書在州楊大夫所獨有曾借錄書中八論爾吉甫取錄之余竊難為以嚮者不欲視人故也吉甫則謂王先生不著姓名

楊大夫暗識手筆君柰何欲終自遜哉且君去家而游將十八年矣昨既展因又欲避君書之名吾不知為君計也余無以應吉甫遂俯而聽錄焉亦欲補舊草之散亡者

肅政篇

為政在人上亦須政肅規曹隨化咸清淨非時紛更取銷前哲道為優游孰補其闕瑟之不調收絃可彈車之或蹇易輪可安維是清司與革多端或以卿田或以禁奸或糾以猛

清書八論

或輔以寬言議斯在治述可觀

國家營河海以通漕屬忠賢以總督維茲清事小者專決大者奏聞自歲中不復入京議事猶遵用令典凡新漕孰俊利可行孰便閭閻罷一一條具驛馬上之制書多可其奏於凡群公綜畫得以齊壹心皆得展布移文四下朝至而夕奉焉此政之所由成也夫政貴有恒而便時為急國初天下新定威惠并流布令如迅雷趨事如流水故在當時陸軌不以為勞民運不以為厲及至後世人心便安所司

亦順流與之更變罷民運為轉般易轉般為直達言
有恆者溺其職矣豈時變則宜爾耶有謂東南食貨
之源不可重困彼既出食以給卒亡何愛力不任漕
乎夫分地轉般不出千里卒亦何愛不盡力也廷議
者徒謂倉人坐收入倉之利官軍顧當支運之勞於
是直達與焉始則競加耗如不及今則成偏枯為不
救窮年往還其誰能堪加以風水巨測身家莫保折
而入於逃亡豈盡漕者過歟古者先事慮患每豫揀
其敗令不至極是故有止明年勿漕者矣有詔戒漕

漕書入論

三

數者矣有奉東都便漕者矣之三者非逆救其敝然
和度今無一可行倘於此時欲少行萬分之一不有
戒可議乎且戒非頓令捐常數如漢氏也即今漕司
奏請改折是已假令耿壽昌陸贄兩公非深達時宜
則戒漕平糴與緩於積食之議徒虛語矣今論者謂
為計則夫斟酌遺意陶鑄成法雖不必與兩公盡
合而意實相參亦非計之失也且納粟一事

祖宗之法具在循是以漕足支數百年長運之卒分
番減存雖外有直達之名而內得休息之策人不厭

而利可久庶幾優時之迫焉然不有權以輔之利歸
於下則患叢於上官中之寧佚可期而
宗社之隱憂罔卹如正德年間諸臣有募蠲免之虛
聲矣不論國計所關一一奏罷及流賊竊發軍實頓
虧仰屋竊嘆將奚為乎是故視所在豐歉量所減多
寡惟漕司上農權之而已

漕司篇

轉運之寄二漢並隆惟蕭與寇樹茲豐功洵
乎後世事委漕臣政之與替則惟其人文皇

漕書論

四

議都即日北駕外控強胡內制中夏形勢稱
雄閑洛斯亞汶衛不屬陸輓無暇乃後濟寧
乃疏淮浦選擇要區為漕開府始命功臣後
分文武我上憲卿光我章組縣總漕政復督
旁部威令獨司人莫敢侮濟上衆賢歷典斯
事爾里爾名以貽國史

與漕之職何其重哉南起湖湘北至幽燕東包吳越
西連梁宋地蓋萬里矣其中人吏歲時往來於漕受
記事七條教下驛亭驛馬亭長星流電發惟恐或後

遣使所至皆得乘傳大氏歲中轉漕不可損而四方水旱不能占星望氣坐策必然膠柱以度曲音必乖執常以論漕民必病外以謹察歲事內以置為綱盡使太倉無懸罄之虞朝廷有閔災之惠此寄任之所繇臨也必都御史者何今六部循古六官各司一事抑御史以督察為名遇事應舉奏者一切得奏抗之百司悚然憚其風裁景奉時至今典漕之官必以是職漕帥四世之柄一朝易置拱手而銷尾大之釁一也十萬之衆在漕握中江北州郡胥入督撫兩京道

漕書八論

五

里適均指顧便利安則引漕危則相接即有他盜不敢涉江淮為變二也假風裁以鼓飛輓其勢之捷若霜颶振落三也有此三者安利國家厥功不細矣典漕之重不亦宜乎重其職冀得其人可也往聞人言常取有心計能商功利者為之嘆乎孰謂是漕可任重哉自古言利之人折毛鑽皮苟可竭澤不慮無魚知廩中所當實不知意外所當備令已享能名而使朝廷歎衆怨語有之祗糠及米非獨厲民也要之任斯者才不弘不足任重識不遠不能知變學不

博不解制宜以是為難耳或謂國初之漕一平江營之而有餘迨及後世數十名公馳騁而不足維維濟天下之事存乎才蓋人之才存乎任平江在時為天子信臣言聽計從他人不敢從旁排故得竭其心力以成大功而此數十公者豈皆才器出其下哉自起諸生中歷位至是不得託肺腑不適當承平之日裁有規畫即召紛囂之議前有柄政之臣後有執簡之吏一不當議即解繩去烏能視平江時耶尚書宋公不泝與平江爭烈他可知已雖然昔第以漕全并

漕書論

六

領督撫文武之事方委重焉嗚呼其可以小器付之小夫間之故繩之也哉

漕軍篇

自昔漕卒召募紛綸非有尺籍世疇其人役之方起烏合難既事之或僨鼠竄厥身惟明作制裁無盡一非籍營丁不充斯卒合符而歸受符而出細大分護各有常秩食則兼兩死則厚卹奉法有賞不法自律取復漕倉功罪罔失

漕之用軍也蓋自都燕始也何以明其然耶

高帝元年八月詔曰民間租稅送納京師實為艱難
中書有輪差夫丁召募水手設法轉運務從利便
毋致重困吾民洋七手慈惠之心若是其懷為也
當是時憚役民尚肯罷軍

文帝雖用軍猶令民無運不至若後世軍獨漕且今
直達南京坐據江表水通通利東南之粟若寄外
庾呼吸可立至豈與夫燕嶺遠在北裔者同日結
哉今漕卒衣牛馬之衣食狗彘之食終歲在外不

漕書八論

天

七

淨顧其妻子江湖風濤撼其心官府傍擊侵其體
一有所負或不能償身死園墻之中為鼠鳥所食
妻子又見繫矣蒙暑雨犯霜雪往來河渠之中晝
夜牽挽豈獨情與人殊哉力清差可以自免不得
已而然也卒有疾風驚濤適逢其災又不能自解
雖有奏免之例

夫聽高差推勘使者不以時竟嗚呼冤何酷哉假令
天子聞之亦當蹙然不安于心斯給鹽償債
葬宗所以發德音

世宗即位之詔亦令所負不許責償

二聖人明燭幽隱故其治化光融磅礪漕田稍延今
又五十餘年以來弊愈積而困愈甚法網日增於
前操切日加於後重足一迹懷貳無所措嗟乎是
獨不可以優貸乎今民間富者役使傭耕坐享歲
收出則乘堅策肥入有美童妓女何其樂也彼視
捐數石石之谷如牛一毛漕卒數命僅僅易此抑
何懸絕若斯甚哉令民出谷而役使其漕自
高帝以為難已軍就漕而不能繼亦非政之善經也

漕書八論

天

八

然必如何而可曰洪武中輪差召募必不可行矣
給鹽免債此其難繼者無已則盡給羨餘乎府更
增耗乎增耗之法以糧為率糧至三十石以上者
必富民之家稍增石餘不及數者不在其中固一
策也與其加諸民不若給之官而倉所入既有耗
未輕齎之銀本脩道里費之不盡名曰羨餘扣番
一分解准可也輒以漂流之故作為抵補無乃過
乎夫既口漂流則疾風驚濤木出不意推勘明白
奏免之例倘或可行亦一策也夫盡力程督不敢

避惡者漕司之職矜其疾苦而曲加優貸使此曹
勞躍從事此則非人臣之所敢專議即
明主加意焉幸

漕河篇

輸將之便無過水浮內給京師外餉邊州端
自奏漢詳于後世廣寧河渠厥漕孔濟烈七
史皇定都于燕恢郭大計惠我萬年南通淮浦
北鑿衛塘古為四瀆今為一川或持塘湖或
後溝泉通通節通宣凡此河功翼亮

漕書論

九

維賢

經有之萬岸為谷深谷為陵山川之變惡可勝窮也
况漕河本以人力開鑿使通中間排過居多非水所
欲行黃河西來又善潰出始漕至今率勝之以人力
人力有時而或訖河流無時而不變庸足恃乎
皇帝為河建萬世之功亦為河固萬世之慮水通通
利輸將徭役者安若任席常此之時與民休息固其
宜也乃海運既罷矣遮洋獨不令廢不以屬諸山東
天津瀕海得所顧使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將卒領其

後一淵謀智畧非天下後世所能及是故漕司按
曲後海運深惟萬全之策不從太倉崇明故道度淮
海徑易翼河以漕七道廣而人力不訖國計允實
使民無邪心夫豈快意於涉險也乎善為家者必旁
置便門以備不虞為天下而令轉饒專出一隅安在
其為深計乎今天下漕穀之多莫如吳越吳越所出
江必經丹陽京口是處岡嶺重複本天地所以蔽長
江故地形特高中難潛水江湖之漲日裁數刻水最
少而浮穀最多且并出江口一道可無慮耶孟漬雖
險不過於海棄洪川而仰纖流未得為也又不加以疏

漕書論

十

鑿之勞費乎楊州白塔河故受孟漬北渡之舟避水
州車壩者亦一漕路也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有
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人言移印伯兩開置湖口即
口通漕又一路也自黃河遷徙不常論議蠶起一謂
鑿祥符北七十里通衛河使漕舡從四堯入一謂自
開封城北陳橋以西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漕舡自
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之二若備乎其言然歷世卒
莫之行非以故道易遵諸無所事七爾哉夫故道易

變也而非常不可卒睹也自天地不能保山川之無
變而人顧欲保一水以安流必不可得矣世不能以
常盛力不能以常瞻今國家開服及是時宜悉講
求以濟河之或變庸非無窮之利哉雖然常人計日
前策士備意外仗泰論議必深詆毀此無足異即村
且智不免所如忌乘眾口以雷同者不少嗟乎非常
國主斷者居其間烏能為乎

漕海篇

維揚沿海要后作經秦轉北河至自東漢元

漕書八論



十一

人發策卜是維寧駛如飛鳥捷過流星明興
列侯案道揚舲或給遼左或入都亭適河之
成棄此即彼爰及數世漸失其紀河不可恃
海莫敢指人亦有言難于慮始一夫之口不
勝衆訾怵以危言猶尚在耳明也天子紹我
烈祖言采斯議博謀心替劃然獨斷超然曠
舉漕道既弘島人即叙

漕海之議元人開其利國初踐其迹先正是其策
漕臣修其事業已昭然為世表著復何云爾哉及推

本所以則聖主之德宰臣之贊焉可誣也何者自
孝武迄于世宗之朝談茲事者豈一人哉然
卒格于任耳若循守故說動搖國是以故莫之行今
效其疏大畧有二一謂河渠之行且二百年官舫商
舟北馳南驚雖間有候閘之時無風濤之患有淤淺
之處無沉沒之虞今乃棄已成規不然去至安臨至
儉非完計也一謂元氏非我族類欲空中國之人耳
心大海之上因轉運以擠風濤驅衣裳以噬麟介禍
至酷也今反用中國慕蠻夷不善宋人之得策采鄧

漕書八論



十二

潤甫之虛論計亦過矣此二說也嗟乎此可哂也自
河渠之興世蒙其利固矣一遭橫決大興築塞人徒
之衆財費之廣胡可勝原而歲中挑修之役不在是
內山東河南淮徐之間歲被其勢清濁兩河汎溢為
災漂沉之積不下數十萬言之可為慨嘆當其事既
莫誰何則漕海之議焉可廢耶元人都燕其漕止此
一途若欲以殲中華之人後將誰何漕無粟何食無
東南之漕何給京師元人固不獨自為計耶其後將
仁中原雲擾猶使兵部尚書帖木乞哀於江浙運上

三萬石以濟常斯時也元之君臣望海上之舟車已待哺而豈亦欲戡中原之人耶為此改若亦不仁甚矣元不足道高帝起民間周知當世民所疾苦陰元之虐以慰方內至餉遼東北平承用故事一山海道曾謂大聖人之智不及此乎元之史書成于國初易世不諱假令實有是事茲何禍也乃無一詞而獨著其利者何耶宋人以優柔于天下潤甫之榮棄而不聽又何過乎成祖興河渠之清而不罷遮洋之船豈無謂哉河渠一帶之水其決也不崇朝而

清江篇

卷

十三

涸其塞也雖累月不成萬一石乎之計得行不俟正德中流賊但截餉道如夏良勝之憂者

二祖在位時或遵行不罷或罷而不肯盡廢豈以巨害昭萬歲後哉百數十年來先帝一旦決棄脩復

明聖之見同符

祖宗非臣下所能及亦非後世所

輕議也第恐議之者不察所以猶勦取故說迤相雷

同不達神聖之微意規懷明制亡臣子之節大

批閱覽者將奚取焉

清江篇

軒轅創物但踐洪流漢氏關東大治清舟後所起者爭事繕修或即揚子或造諸州明興工起初有定所厥置龍江事歸提舉其後并建淮衛之淑問興大役往即蜀楚乃命冬官分遣其屬出淮淮衛俾司監督惟南有村併衛于淮散遣吳楚歸成水涯工則分起權則中御秉式視成于淮攸攸

明興二祖經營天下計事見效儼若神明曲儒浮士不得妄逞胸臆是故非今百司飲然遵用簡質上

清書八論

卷

十四

不鈎節儉之譽下不齋空乏之憂人知自愛畏觸法禁故興造器物後世莫及其後用事者習見國家則費日廣大司農歲請調發地賦猶不足以佐急於是俗吏貶損之說中不問孰何下從繁減夫時詘從損胡不可者經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七斯可矣清米數百萬舟萬千艘卒十數萬人誰能廢諸坐不可廢輒裁料七不具而責舟以如式得乎譬之衣不適身奮袂肘見武夫軍匠幸其然利以藉口開朋侵之門導虛糜之略卒之舟不能水破敗立見此無異捐

米於河抑料以助紓也當路不肯詰下吏不以言方
且繁文固飾上下相徇美竊自撫咎將誰歸故曰刻
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孰為厲謂而曰官軍
工匠使然亦已脫矣彼惡知料非府中故臧物乎所
在微解不及期而所司繕修不及用漕限轉迫無可
如何借商之議由此起蓋不勝其弊矣當事者憤其
不然或請給兩淮鹽引及沒入官銀或存羨餘多方
告乞如奏中諸公所言讀之至今使人太息嗟乎工
作之衆不如昔監督覆按又數倍於前時船頗不足

漕書八論

五

不中用何也豈非料不時具而侵者不少哀耶夫不
達世之變而謬稱古昔以剗切今日是腐儒之論也
不煩時更始而拘束故制坐令困敝是俗吏之見也
然則策將安出遣使至川湖採木數萬大治漕船萬
餘艘餘木所積又足支數十年用此上策也蕪湖之
間木客雲集荊州提川峽之源百材輻輳移厥分治
如先年衛河改清江事此中策也度料市材補舊易
新卒改折之多微減存之便緩則敬令帶運急則厚
能民舟此最下策也或曰茲何時耶與此大後駭衆

聽也余曰今國家襲累世之安承積弊之極中小
怡然遵養故習百度日以抗敵四夷因而漸侮如近
者烏夷是已況長江重湖在我腹內最為與區終能
保無魚鳥之驚乎其謂我一隅有事財力俱困不能
伏舟楫與角勝負此其人未必無也若以此時大修
漕船蔽江而下照耀數千里舟中之人本皆荷戈持
戟號為勝兵即使二三習兵事者當沿途泊舟處所
稍以兵法節勒其衆折荏苒之萌褫剽悍之氣固一
助也即不幸而卒然有警舉舟勁悍任所指顧無事
則轉漕便利復全運之規亦在此舉愚故以為策之
上也曰如其費何曰措置於他所而取償於衆料可
以濟漕可以他辭釋是不為而曰不有所損將何以
益吾不意金盛之時奈何直為此瑣也官軍工匠
噴口藉口彼惡足怪乎

漕書八論

六

漕倉篇

倉庾之興始於三代迺積迺藏萬億斯在出
之衆人輸之漕士即閭閻沉匕玉粒是底掌以
司糴分以省即儲蓄之富作我太倉通州在

南神京之輔分配相收他郡莫伍既強其幹亦茂其枝自通至淮為四分司厥宇相望緩急有備政之善經章於典志

倉弊若蠅毛然胡可詰也所幸天子之大臣司以柄臺史昭其憲而大臣者威重素著既足以陰懾群心臺端之風裁在前蒐慝翦奸相與提綱而立為之四顧以彌縫其闕親其事者又皆司徒之屬即署之其莫不爭_其操相尚故人自檢御奸無所容往昔之弊先後交夷殆盡頃聞漕至即入倉_七出通關亦不

漕書八論

十七

踰日官軍往來曾無滯留漕司秉法以按後至者彼禁無詞嗟乎此非司倉者張紀修政之明效與然漕出遠方驟至京師彼於倉場之章條非習知也前所睹記者徂以為是膠不可解而其父兄長老往_七語子弟以上倉儲費孰與幾何孰與幾何為故事部護武夫外相恐喝內以成其貪局者不少使倉人蒙疑或之嫌漕官擅侵越之利旗甲拱手以為是固當然其稍慧黠者畧窺見所以則陰囑以一二即皆杜口故漕司探本立法令各紀所實以俟綜覈將以塞

弊孔也而道路遠遠耳目雖周非司倉諸公廣為嚴察吾恐雖得之於倉人不免失之於漕官漕司所為紀費之法安在乎抑非獨此也夫倉漕兩司若左右手一有牴牾則不相為用而奸蠹因穴其中不可批抵非互持并挈孰能濟此道哉然人之才本不相能及其至雖通人不能無弊固不敢謂每事盡善期人之我信也況軍國大計非一人所敢任若其萬舉萬當即斷_七群爭固無傷於審諱之風少有嗟跌嘿然不出諸口亦豈盛世事哉此古人開誠布公卒能

漕書八論

十八

克濟大業故曰達獲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至哉忠賢之心高出尋常萬_七矣是故廣聽以効忠則群策胥附精鑒以專任則謀臣得安此則君相之事非外臣所敢與也不然發言盈庭將誰適從揚已者鮮不排衆惡直醜正之夫又將雷同一聲爭目異已者為好名為矜才嗟乎此秦誓所以歸美於休_七有容大臣與

漕刑篇

惟漕作督區域似殊俗有緩急人有智愚不

議迺法罪將奚正不定迺條事固成令法網
既疏奸盜不息惟此漕臣因事豫飭大若抵
死小者逮問肅刑司整我發運

漕刑所繇來尚矣或曰罷人以直達而督人以峻法
也可平陋哉斯言何其不篤大義也固若此矣夫食
土之毛誰非君臣農人三時之勤躬卒妻子營彼南
畝烈日暴其體蠅蟻嗜其膚視飛輓之勞相去幾何
然而水旱蝗蝻有忽然不可測之憂即得賢令上狀
司府未必皆是其說縱是其說猶懼監部使若卻所

漕書八論

十九

上及令考實冠蓋之往來煤積之申覆蠲免未及議
而邑中有司固已病矣又况歲計之入本有限數大
司農雖閔然傷之亦不敢踰繩墨以振其急此使若
所為展轉思惟懼奏之見格也值令非賢不惟置之
不問且慮租負課殿方為已累捶楚之下責有於無
農人倪首破家以償井稅之外復有他役豈比夫漕
卒獨令出力於轉餉哉月報廩於家行糧齎於路水
次則有加耗回途則有賞鈔 朝廷加恩此曹至矣
率人一輸米三十餘石十人領一舟協衆相操固無

難者乃不畢力所事致令有損甚者恣意侵盜此其
人可勝誅耶設法以繩奸乚且不止奈何毀檻馴豺
虎誰將能乎今初塞有備胡之犬丹微有禦夷之衆
此其人民在行伍與漕卒等爾一聞鉦鼓之聲烽燧
之舉荷戈馳戟前赴敵何獨不愛其七尺軀也彼
固以為 國家衣食戰士本備緩急一有顧後法即
坐死伏罪而死孰與役王事哉不幸而僵尸原野心
誠甘之且漕事之勞孰與鏖戰漕法之重孰與臨戎
若之何遽厭直達而惡督法峻也况其勤不踰農夫

漕書八論

二十

曾未有遘卒碎首裂體萬分之一往來河渠猶枕席
上行嗟乎縱令刑章苛密實人於萬全之境灼人以
易舉之事雖三王所不費也以此罷法抑何負之有
哉雖然上縻費以厚下乚奉法以尊上生民以來此
其常者惟茲漕卒本非孝子順孫焉得責其身家之
不顧哉頗聞所在月糧有積歲不支者矣行糧無幾
而折耗輕齎以羨餘而折秋毫欲其瞻身家也得乎
又執法之吏智足以飭其詞文足以重其罪不深惟
三袒不為漕置條之意崇從深理此曹安所措手凡哉

西遷注

序

余生法遷利古蔭萌無當蜀北垂云自京往者馬行五十餘日過趙魏月余之郊始至其地南去成都二十餘日始得遷此時會冬盡雨雪載道不能發有三男其長者御帝廢業中子時提衣要以往還日月皆不忍使去其季雖在襁褓笑吟相屬余亦不能委之去欲歸無所猶陳久之竊念聖明在上群賢滿朝方握金鏡

西遷注

序

求國是寧令遷人久負衆毀乎明年乙亥三月三日乃與三男決是日出宣武門宿漢壽亭侯祠次日逐西五月十三日至利踰明日趨府向成都上謁諸當路六月初旬以事遣諸京明日乃東省來時途中所注記積楮充篋大抵耳目暫涉不能精審即欲棄去則又以爲向者無聊維是與俱安忍頓廢乎長男粗學書行常視之庶幾知遷之迹非跬步之間亦欲使懲前日決去之惜永以爲訓焉若曰非此遠涉不能著此

書謬矣其年八月朔陽海山人張鳴鳳還經耶

單書

西遷注

序



西遷注

始安羽王張鳴鳳著世外張超松亞梓
西山內接大行外屬諸邊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黝豁
澗鏤錯故其中物產甚饒古稱神阜與區蓋其一也
盧溝琉璃胡良三橋山水所洩多歸其中其水皆藻
綠異常風日蕩漾水葉遞映倚闌流覽令人忻然有
欲賦京都之意

良鄉東岡曰遠石上有金所建塔一

涿州有塔二南北對峙南塔寺中有碑二記故所脩

西遷注

塔檀越姓名皆太平十一年云憑闌西望悲吟良久
自定興往安肅溝水交浸蘆葦叢生疑古人所營
虜馬處土人云頃年官府有築牆之役地多淤潦輒
壞猶程督不以雖然築牆所以遮盜騎也因循而為
之溝獨不可以遏奔逸乎雖不牆可也或謂彼官中
賞令有云臨陣獲賊審實者賞十金夫當陣所獲真
盜瞭然猶待至官審實乃賞十金即官賢立與審明
猶不免遲迴待報不惟賞格太輕亦乖古者賞不踰
時之義何以勸人勇於捕盜余頗以為然

定興南十里白溝河即宋故界處

麒麟塚在安肅云貢者至此適斃因葬道旁

安肅向清苑中經漕河疑即隋煬帝自洛漕涿之北

河也不然必前代所鑿以引漕者

慶都城中有堯母陵廟漢碑無矣

定州城高隍濬水樹淪淪其內皆重門北遠塘水西

倚恒山

新樂南開阻河夏秋水至具舟楫乃可濟

真定城南北十里州邑內向山河外遶京南之巨鎮

西遷注

漳北之雄都

真定南臨漳沱河水漚漫冬春從土橋過夏秋泛漲

奔蕩無際水稍落分爲兩河皆用舟渡

趙州城南五里大石仙橋相傳有唐張果老遺迹聞

之人言橋上歲收稅可直千金

栢鄉北十五里道旁有廟廟有石人二裂成四段云

是光武所斬其南二十里有沙河

尸村河在栢鄉南內丘北東有唐山雖不甚高而突

出夷曠屏立可觀唐山縣在其下

內丘邢臺道中多高塚或曰孟糧塚余曰軍中倉卒安能辨此必石趙時王公貴人塚也

邢臺北徙間道至官庄三十里直抵相鄉不經內丘城

邢臺古襄國石勒所都北引幽燕南控河內倚太行包洛漳泉水縱橫有灌溉之利亦雄郡也

沙河縣北十里道旁有唐相宋文貞公塚金石考載有顏魯公所書神道碑二

縣城南漳沙澗長十餘里日光下燭皓如積玉其

西遷注

三

下淘尺許見水土人云夏秋泛時水緊不可渡

沙河南行三十五里至臨洛驛峻堞重關衢巷喧闐

疑卽古洛州治城北帶洛水其內有冉子祠駟後庭

東階有元廣平路推官楊公遺愛碑稱其在那能靈

焦武安等十四人冤楊名亨字善卿內丘人大德年

間以良家子推擇爲御史臺令史屢擢至今官其文

乃將仕卽太史院主事龍岡董朴撰并書

出關五里林間茅屋僧徒七八人結願施茶余避雨

其中出門見連山映帶於前僧指其中秀者曰此紫

山上有塔寺其下產石灰相傳馬服君趙奢墓處一名馬服山

卽郭北關外有水流入滏河從縣水行至臨清三四口可達

磁州城南有大石橋其下卽滏河土人云水出州彭城鎮山中山海經云神囷山滏水出焉卽此邢魏

都賦曰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謂滏水熱也問之上人皆云今無此異喻十數里卽漳河越漳東望銅雀

三臺在焉

西遷注

四

漳水齒去臺一尚有兩臺竊意魏都宮殿遺址皆在

馬旁省陸士龍登臺賦云朝登金虎夕步文昌乃朝

會正殿有閣道與三臺相接故其與兄平原書云文

昌殿北有閣道殿東邊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以此

揣之臺在宮殿中舊傳銅雀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

臺一百九間冰井臺一百四十五間士龍賦云深堂

百室層臺千房殆非虛也其云感舊物之咸存兮悲

昔人之云亡乃今芳榭高臺繁華俱歇水煙林靄披

望凄其况陸去彼時不遠哉西園亦當在是處其地

故屬臨漳

安陽北關有大石橋橋下清瀾蕩漾垂楊夾堤芳原
霽日足可汎遊土人云本縣漕糧從橋下八斗至小
灘交兌因憶唐郭子儀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鄴決
安陽水灌城卽此袁紹之鄴必在臨漳故曹操引漳
水灌之

湯陰北七里有美里城祠文王殿後有演易臺西有
小臺近關有河曰湯水岳武穆飛鵲在城內飛木縣
人城南十里有嶺嶺有碑題曰扁鵲塚土人云塚旁

西遷注

五

湯陰南有宜溝其地屬大名之濟縣有子貢祠乃其
故里自湯陰至淇道中石岡橫亘間起間伏皆太行
支麓卽有非常亦堪設險

淇北二十五里有高村河溢流石間去關二里許復
有河城南二里水旁有碑題曰斷厓河蓋紂所戮朝
涉此者淇水泉詩曰步彼泉水亦流於淇又曰泉源
在左淇水在右觀此良信

法縣北十里有北千塚西關臨衛河直抵臨清驛舊

名曰衛源水馬驛嘉靖間以官船累人罷去唯漕舟
客帆往來而已

將至新鄉沿衛河岸行西至獲嘉其水不見脩武西
南二三百里有水曰新河竹木之棧交浮於中太行山
至脩武危巖方壁視他處峻秀特異其下卽古山陽
有嵇阮之蹤

自脩武至河內樹蔬豐茂所涉郊道鮮有曠土光武
所謂河內殷富至今當然將至河內有沁河亦大川
也

西遷注

六

孟縣北五里清川一帶林木深秀土人云漢梁水二
十五里有沈水禹貢云導沈東流爲濟入於河是也
蒲岳爲河陽令卽今孟縣詩曰洪流何浩蕩脩世
若堯從城西南十里河陽遙運所渡黃河前瞻北却
後顧太行煙雲杳靄沈沈瀟瀟誦安仁之詩風景宛
然如其掌河朔極時也渡河爲孟津東望首陽過夷
齊扣馬地有祠不一里卽武王會諸侯處從此上首
陽其山皆土與北却相連上山十里見太室緱氏伊
闕諸山及伊洛兩水交映於前角高競秀誠佳觀也

下首陽山東行十里為嵯師其西有田橫墓三十餘
里有金鋪鎮疑即古今壩城鎮西數里有塔一乃漢
白馬寺塔塔下有宋景德年間所刻大陀羅經碑又
西見寺門題曰釋源古白馬寺寺東里餘土岡崛起
土人云漢都城遺址

孟津故城濱河歲有水患嘉靖辛丑始遷今治
光武原陵去今治不遠故城有賢令徐公去思碑公
名牧宇天覺廣西桂林人碑稱在治其政易簡不繁
其守潔白不汚上下交愛之每託疾求去民泣請留

南遷注

居三載會其子舉進士即日棄官南歸縣人思之設
像以祠刻碑其中

洛陽東關古夾馬營地宋太祖生是處余止其間法
祥寺內或云寺名本發祥以太祖所生後訛為法祥
云俗名琉璃寺以故有琉璃井僧房壁有貌太祖與
僧坐語者云即當時本寺主僧

洛中花磚不知何代所造中孔空腹兩面有鳥獸花
草形大小不一質甚精堅居人取為階用以代石土
人相傳云郭公碑皆塚中故物洛中古塚無有不被

發者

洛中有董宣碑一雖不刻書者姓名然實唐以後筆
也蓋漢書唯隸無楷此則楷爾

瀝水經洛城東橋下其西十里為澗水乃知周人所
卜即此也城西有周公祠伊洛兩水在城南又在洛

南

澗水又西數里有孝水旁有晉太保王祥塚祠或以
為孝水即祥臥冰處非也倘有信然則潘岳征西賦
何不明述其事顧止曰澡孝水之濯纓嘉美名之在

西遷注

茲即道元水經注最好牽綴於此亦不敷列但引山
海經曰平蓬山西十里廐山俞隨之水出於其陰北
波注於穀世謂之孝水又云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
里後雜載延之劉澄之所云並不及臥冰事或後世
見水名孝特以孝聞故傳會云曾記一統志望江有
祥臥水池沂州有王祥河一名孝河又云祥塚在沂
州北二十五里祥臨沂人此或為是
白洛以西澗水非一有皂澗磁澗並注穀水通名曰
澗遼新函谷關開旁有臺二一曰望氣一曰鷄鳴

卽漢樓船將軍楊僕所徙關也

新安東五里許背山臨澗有碑題曰秦上卿井羅塚
在山上城西有錢宣靖若水故里不一里有碑云公
塋其處二十餘里有隨韓柱國擒虎塚祠在山下
新安西三十里爲關門鎮洲東有山曰青龍其下有
寺壁間有唐河東薛敦禮所爲僧一行塔銘并書神
僧傳載一行姓張氏初名遂剎國公謹之孫武功令
檀之子曾至天台國清寺得美術遂洞曉曆象陰陽
之學入嵩山依普寂禪師參決宗旨及遁當陽山又

西遷注

九

徙律師惠悟學毘尼後召赴關迎入光泰殿尋出垂
嚴寺徙玄宗幸新塋未幾疾革帝親候問沐浴端
坐而逝春秋四十有五帝親製碑建塔銅人原原在
臨潼乃敦禮銘中所述行業畧不及是知唐僧有兩
一行皆姓張氏此則歿於元和年間卽塋山上者其
云曲江李公子何其謬哉且曲江僧嗣不廣安有此
子以是知僧徒借名宗睦俗聽從來久矣
新安城南相傳有項羽坑秦降卒處云其土山至今
二點竊疑新安故城在陂池界內西征賦云亭有千

秋之墟今陂池東二十里有千秋舖當是故亭地
後乃云陂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雲項氏之肆
秦坑降卒之無辜所云今南城者非矣

陂池東有漢董公故里乃遮談漢高祖爲義帝發喪
者西門外有寺卽秦趙相會處旁有蘭相如營
峽石驛東岡嶺崑崙卽嶠陂險處驛西爲唐姚丞相
崇故里有祠又西二十里有塚塚上石人馬碑碣皆
存旁有旌賢寺

四十里有街店嶺舖峯嶂前列雲霞絢爛土人云山

西遷注

十

內有數寺皆去舖二十餘里山頂有禹廟稍西有白
王祠未知何白王豈白起邪

道中見輓車者多載竹器將貨他所詢之則云陂池
旁有永寧縣地偏產竹雖淇澳不如也自河以南至
關中所用竹器皆取給焉

陝州城東有宋處士魏野草堂所有經題詠皆列碑
道上

陝古虢國西北阻河西有七里澗東有峽石從間道
東南州通宜陽盧氏重山複嶺固巖險之地昔光武

勃馮異云赤眉不南走宜陽則東走新安以無他道可歸故也

陝有商稅凡牛車及人輓小車載貨者俱入稅州城中鼓樓下有金人或謂秦物然高裁五六尺非秦明矣河有鐵牛三門在其下流今惟竹木之棧順流以東升楫則否

自陝至潼關皆遶河行東岸卽山西州縣中條障其間雄秀綿綿美哉山河之固武侯非夸也靈寶古名震故函谷關在焉起新安至潼關多土山夾道中焉

西遷注

十一

如在函中行其稠桑鎮有澗水城外水泱泱卽弘農澗道中有一廟廟前有石題曰曲沃杜西征賦云升曲沃而惆悵每疑地在河東蒲賦何以及之及見石乃知此卽是

閿鄉城東一里有道險狹土人名曰折腰溝城西有澗水二十里有盤豆水唐岑參於此有寄閿中詩又十里井泉舖東有水其四十里乃閿鄉故城西阻水其水下百步卽流入黃河先因河患徙今治潼關自昔稱險不虛也從第一關下仰視閿城屹然

削壁橫亘鳥外歷重門將至城河感其東山限其西其處效他處所無不知古昔擾攘之際每不足恃何其善攻哉無乃從他道不縣此與或渡河津襲朝邑韓城諸處或如漢高祖之入武關至藍田與大氏政其其道變故外興衆心內潰雖險如潼函誰與爲守固不從奇道也

八關數里有漢太尉楊震塚祠塚北七無古碑上云嘉靖乙卯地震其塚皆陷獨西一塚無恙西嶽廟中無漢碑以地震皆毀故也惟唐人隸書碑

西遷注

十二

二通其旁有題者曰蓮花巍嵬竹箭喧喧浩浩今古憧憧往來亦唐人隸書也顏魯公真書謁朝題名一出廟門入陟華坊凡涉水三至雲臺觀去西南一里有觀曰玉泉中設陳希夷像塚在後負盤石石之旁隆然高起乃希夷故所構山菴亭處下稍南有石窟內臥像一觀主云塚今虛矣頃年希夷峽道士訟於官發塚挈骨去仍還峽中往觀者輒徵所施云出玉泉過小澗踐石磴縈迴數轉乃入山路口其時朝日始出三峯含光仙掌羅立青赤駁華明滅雲煙

中市隱隱若石柱標者道士云此古松也自山山上行歷華羅青柯兩坪幾十餘里涉水非一水中彈石磊磊涉隨園轉其峻坂側徑無論已直視黃河涇渭潼關東匯處如在山下道士言從此至回心石望上方徑壁上超緣鉤鎖行坐公超谷與張坦然對語移時坦然成都人神觀清拔非山中諸道士可比華嶽之勝不惟峯巒竦削上干青冥而泉水縱橫迅激飛薄懸瀑驚濤潄潭急澗觸風煙寫日月進流霞嶂屢擎亂石間者前後接響東嶽不逮也水下流經

西遷注

十三

嶽殿前至後為大池冬夏不乾得王履三記讀之壯其為人恨不一親所為圖履姑蘇太倉人字安道李獻吉從都玄敬所見記稱好奇是夫獨好奇已乎固淵博之士哉華陰城西有河上有石橋又西有敷水其上街市延長貿易雲集亦鎮市之最大者華州東有少華山太華之亞也其側有汾陽王故里村中亦多郭姓土人云皆王後人第微別韓爾又云山半有王墓非也蓋王已陪塋陵所或有諸子曾塋

此者城東道旁有王祠其西有冠萊公準祠亦州人又西有王嗣忠碑唐隸書華州渭南以赤水河為界渭南至臨潼凡涉水三零口稍大零口在臨潼東四十里華渭之間多水多田固沃壤也

臨潼東有新豐舖即古新豐地藏水流其旁鴻門在焉內有大塚土人云子嬰塚將至臨潼其旁有始皇陵

臨潼治對驪山出南門一里至湯池其上有紅樓祀玉女豈啞始皇者邪壁有畫像山氣秀媚松翠蒙籠

西遷注

十四

水色青碧潛流石砌分為數道必唐人所為也土人云松林處即繡嶺唐羅城遺址尚存華清宮在官湯東其旁為道士所居

渭橋在長安東其水自南來北注於渭

長安東門曰長樂即漢故長樂宮地其外內極寺乃唐太平公主為天后造玄宗時改為興唐中有石臥佛一城南曲江皆已枯涸有大小雁塔九龍池地即唐東內沉香亭亦在其處

孔廟東坪虞永興碑雖斷裂有亭覆西即皇市碑歐

率更書露立無恙但右角稍夷似宜亭其上蓋隋碑至今絕少永興所書經宋翻刻豈以其碑曰廟堂故覆之邪廟後有碑院石刻林立中爲玄宗隸書考經其後聖教序四壁皆石經乃唐所爲或疑歐率更若非是其外歐陽通及僧建初所書碑文各一皆佳又有隆閑法師碑無姓名亦佳餘惟顏魯公張旭懷素而已有心經草書僞題右軍心經乃唐玄奘所譯右軍安得先有此草或曰聖教序後亦有心經非邪蓋彼乃集右軍行書爲之此草字畫牽連不斷非集

西遷注

四

十五

也明矣右丞輞川圖多剝落幾就磨滅其畫竹尚存更有阜昌年間刻禹迹圖李龍眠陽關圖後有歸去國已亡其半想亦龍眠筆徽宗竹雀一楮河南聖教序在他所眎佳

出長安安定門至三橋堡北原上大阜突起紫雲相望土人云漢唐陵也

灋水橋在咸陽東橋西不數里卽渭河

漢武茂陵在興平東十餘里雖經擾鋤猶宛然視諸陵中持高大

西三十里馬嵬鎮有碑題曰唐楊貴妃塚武功東有漆水水東土山雙蹲如夾其西卽縣縣西北倚高山其城半在山上東下屬漆水唐太宗生是縣舊有慶善宮太宗嘗幸其地賦詩群臣和者甚衆縣西十里有碑一爲蘇許公題神道碑唐人隸書不入武功志何也題固是縣當備書者扶風東有土山山下有河乃漳漆今流其南有高阜建祠其上祀馬伏波伏波扶風人出扶風西門見岐山又西龍尾鎮東有澗水鎮西三

西遷注

六

十六

里木橋甚高土人名爲魯班橋擬其巧也橋東居民皆琢硯其石採之岐山鈔秀澗者沂水經鳳翔寶鷄入渭從岐有間道直趨寶鷄不必往鳳翔岐山西二十里有水名曰橫河泛時頗大鳳翔東開有水曰塔子河開有寶昌寺金大定間所建有假山一今改爲書院其西南過沂河入山口五里有官亭可止宿亭旁有流泉自山下其上古塚一土人云三相公墳寶鷄東有鷄峯山去官路甚遠有榜標其前曰遠門

云秀嶂層列輻霞限日其上有寺乃諸釋子習禪觀之所方士煉藥多棲其旁亦靈境也其山接太白終南蜿蜒至蜀又折而西爲隴山祝鷄臺對鷄峯山在陳倉山下土人云山上有大路乃韓信東伐潛行處從寶鷄渡渭西南行連峯層岫駢羅兩旁入谷越谿高低瑟縮古金牙大散諸關皆在此處

去益門鎮有石河發源煎茶嶺卽秦嶺也土人云清水河其水入渭西南水者曰東河驛因以名自此至褒城皆棧道也嶺北上十里南下三里上有二里關

西遷注

十一

和尚原觀音庵及石塔大王祠祠神最靈山中人嚴事之稍西有鮑姑山中一峯秀潤特異云有甘泉出其上

自洛至寶鷄人多穴居其板屋則自武功起歷棧中詩云陶復陶穴又云在其板屋驗今良然嶺下水入東河橋過草涼樓合諸山水入黃花川逸鳳縣城下流至西當鳳嶺水亦歸是處過畧陽出陽平關曰嘉陵江自兩當至利皆通舟楫

棧中山圍周匝水界其間其氣多寒雨夜絮居皆寒

諸云虎不敢突過山人生事最薄鳥棲雲峯種山以食所食多燕蕎兩麥

山中多虎熊駝羊山驢野猪獸熊力能拔大木其上下高樹捷獵似飛至冬入壑大樹空腹中唯臥其掌野猪摩松膠困臥沙中翻轉不休乃往與虎鬪虎無如何輒棄去山田熟時最患熊猪及猴往食其實人尾猴急猴從高樹下石擊人猴所居無俄俄能食之彼中喻人見所畏曰猴見俄其形似犬獨尾長數尺峻壁喬林多所棲託因憶相如賦云蛭蚓攫螭獮胡

西遷注

十八

穀蛇師古解縲爲絨且云皮可爲鞍褥又引郭璞解穀曰穀似鼠而大要其後黃一名黃要食獼猴似皆未見此中人所談俄者

出鳳縣城上嶺土人曰姜子嶺有石峽雨中不可行恐水驟發爲所漂沒下嶺卽三公驛嶺之高處北煎茶南紫柏倚菜可望

鳳西百五十里有連雲寺僧指當門峻嶺路曰此古陳倉口從此出沔縣

百丈坡甚迄今土人往來貿易猶遵此道因言先年

脩寺時見前門梁上刻有古陳倉字其更名連雲者
成化年門余憲副余四明人

陳倉地名有兩處土人互執莫能決疑寶鷄爲是以
廢丘關在鳳東北乃章邯遺將成守處韓信引兵出
陳倉更在寶鷄東北所謂出其不意是也若繇此道
則必經廢丘關矣

松林驛二十里曰柴關關下有鄧都廟從廟側東上
紫柏山山上有前後兩紫柏云相去數十里煙密雲
木繚迴相接沿麓行怪石清潭觸激灑濤皜如振雪

西遷淮

十九

至前紫柏騎涉相半寺門題曰雲峯裁及寺門其地
平曠如掌不復見來時所經峻坂殿後有流泉引入
厨中餘流奔飛注澗遠鄧都廟前行寺主如輝和尚
字太虛年六十五不下此山者十數年矣今更過迹
後山惟趙相國貞吉王侍御圻魯一過訪之

安山往武關有盡眉關最高可亞七盤從此至襄城
石道險峻非安山以北可比新開嶺亦其次也武關
西南渡黑龍江至馬道樊水入其內梁樊以渡土人
云昔樊曾梁此故名上有韓淮陰蕭鄧侯祠碑題云

漢蕭何追韓信至此

武關有二其在藍田者乃漢高帝入滅秦所繇此則
非也

馬道至青橋皆沿黑龍江行岸旁一石有足跡土人
云仙人跡其一在隔岸不半里有石三段云斬蟒石
又有支鍋石雖其事妄誕不足道然登頓疲甚覽之
適資一笑

馬道有吳王祠問之土人皆莫知爲誰疑卽吳玠兄
弟褒城有吳璘脩堰碑兩公軍功著於蜀漢復有惠

西遷淮

二十

政雖所在州郡祠之亦不爲過乃令土人野祀莫知
誰何陋矣

青橋開山兩驛交界處有沙河從東注黑龍江土人
伐木浮江以下經襄城至漢中入漢水始縛棹下襄
陽諸處漢人皆堰褒瀼田其堰多蕭曹所經營者
七盤嶺斗折最險爲諸嶺之別黑龍江流經其下漢
太守劉君司隸校尉楊君前後脩治開道鑿崖架柱
跨水以行用免斯險劉君碑採訪未得楊君頌在嶺
下石門內其文曰惟坤靈定位川澤盤躬澤有所注

川有所通斜谷之川其澤南隆八域所達益域爲尤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由散入秦建定帝位
以漢抵焉後以子午 蓋路滋更隨園谷復通常先
凡此四道礪焉屯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塗
鑿通石門中遭元 西夷震殘橋梁斷絕子午後脩
上則縣峻窟曲深巖下則入冥碩寫輪淵平阿

常蔭鮮木石相距利磨礪 臨危 履尾心寒
空輿輕騎滯子弗前惡蟲數獸蛇蛭毒 未秋截霜
移苗春殘終年不登墮餓之患卑者 惡尊者弗安

西遷注

王

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故司隸校尉捷爲武陽楊
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
爭百僚從帝用是聽廢 由 得其度經 飭爾要
敬而晏平清涼調和蒸民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
旬漢中太守捷爲武陽王升字推紀涉歷山道推序
本原嘉君明智美其仁賢勒石頌德明以厥功其辭
曰君德明明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屬清八荒奉魁承
杓綏億國疆春宣 秋貶 霜無偏蕩蕩貞
雅以方寧靜丞庶政與乾 輔主匡君脩禮有常威

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議

厥章恢弘大業

而益明探往

今謀合朝情醇艱自安有勲有榮

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斗極下達坤皇自南自北四

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熙農夫永同春

秋記異余亦紀功垂

億載世世嘆誦又曰明哉仁

知豫識難易原度夫道安危所擊勤勤竭誠榮名休

麗劉名字無可考見

石門卽漢鄭子貞所居谷口旁有釣臺子貞名樸襄

城人

西遷注

二十二

從襄斜道中行見水流山間淵瀨相錯似可浮舟然
其中批巖跳石電掣雷吼者何限因憶漢人有上書
請通襄斜道渭者初謂其然乃今笑之其言曰襄水
通沔斜水通渭皆可行船渭今寶鷄清水河卽斜水
盤以通渭猶之可也其謂襄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
車轉徙斜下渭夫自襄至斜嶺凡幾徒步扶策征者
猶憚載穀滿車伊誰能輓意者唯神輪乎顧寶鷄可
浮咸陽鳳縣可浮兩當視水淺深稍加浚治使帆槳
通利亦廣惠之計也

襄城南十里有赤谷嶺旁有牛頭山山有寺云唐駐
禪師道場按融禪師初隱茅山後乃入牛頭山棲寺
北岩即今南京之牛首祖堂是也四祖望其山有異
氣乃往訪之若此牛頭則江山寥濶千里望氣恐或
未及舉步安能驟至世之襲名稱而清真願者益多
此類劉中山夢得所為碑良可證也
循漢江行將至黃沙驛有水自牛頭諸山出上有橋
其舊舖亦有水可涉過皆南注漢
沔縣三里有諸葛武侯祠內有唐貞元間碑一通祠

西遷注



二十三

後數里渡漢至定軍山其塚在焉出沔城西有白馬
河三十里有沮河皆南注漢此沮水與漆沮不同能
浮茶船沂上流可三十餘里
沮水有三島貢云漆沮既從乃流經武功者左傳云
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其水在今鄖陽界內桑欽經云
出漢中房陵縣是也沔之沮在其西三十里合漢東
流
青陽縣東有蜂子嶺多虎日西人少行又西火石嶺
雖不遠高峻難上下

金牛驛東十里有大安鎮鎮東有大安河南注漢驛
西有嶓冢山漢水出其下土人云漢水腦兒是也前
有西土廟水南群山對峙漢流中濶裁尺餘出山則
上承寧羗諸水又濶三尺許皆可涉過東合大安諸
水始能行舟漢有二此其東源流入鄖襄即禹貢所
謂導漾東流為漢是也其西源在今秦州西南六十
里亦名嶓冢山即華陽國志所謂西源出隴西會白
水經葭萌是也疑古蜀中廣漢與今漢州故因之以
名

西遷注



二十四

從驛西行七十里入五丁峽又西滴水峽相傳秦取
蜀金牛道即此澗水分流經涉三十餘度其中出崖
飛瀑蔓葛懸藤虧散陽景若往往而是
率危南山對州治高廣殊勝白雲條忽自山腰出沒
山麓盤據且數百里其陽平田廣野有泉堰之利西
至黃壩北涉河三
自黃壩向神宣中經七盤關乃秦蜀界處云五盤
為是唐杜工部岑嘉州皆有詩視褒城七盤不及也
蜀界即利北境

神宣西十餘里有龍洞水流其中洞長至五里山人云曾有人於洞崖上得陳米與他雜食器必往背避兵者所遺燕多巢其中居人常掃燕糞以之灑田則肥曾記唐沈雲卿入蜀有龍詩疑卽此洞他處不能當也又西有朝天嶺險峻知名其下臨江從水行至沙河驛不必繇嶺

沙河西三十五里卽利城今廣元縣治在其內利在漢葭萌隋唐曰益昌又爲利州宋仍曰利州去城數里石壁臨江壁鑿石龕凡數百處鐫石成佛並以金

西遷注

二十五

碧列踰其中蓋古千佛厓云唐蘇頌有記寶峯山橫亘城中上有池曰寶峯井寺在其旁下蜀漢將軍趙雲塚爲寺僧鑿鋤將盡城外嘉陵江遠其下古籌筆驛在境東北沙河二十里

利界秦蜀爲其咽喉唐以益州爲大藩歷益節度卽得非相故文士才人往來者多所繇必經利賦韻甚衆岑杜其最著也

自利山行至寶寧踰嶺非一其險峻與褒七盤相埒皆曰二郎曰梅曰栢林東嶺其西者亦伯仲也烽煙

樓諸嶺不足言矣自府往成都曰猴牙曰鴟公曰花牌樓諸嶺高大多與烽煙樓等登漢州連山西望岷峨蒼翠彌空亦騁望之奇云

自利水行過昭化合白水江水益大歷龍潭虎跳至蒼溪濱江市頗繁盛貿絲者猶衆

保寧郡治東有漢車騎將軍張桓侯塚祠出城渡江過錦屏山通旁有碑題曰漢開國功臣魏侯范目故里因憶功臣表內不及日姓名惟華陽志載目闕人雅有思信方畧知帝必定天下募發實民從定三

西遷注

二十六

秦封目爲侯帝將討關東實民思歸遂聽還因徙封慈鄉侯與今所封魏侯不同

從隆山行有河曰西河上有唐李淳風塚土人云頃隆山驛有尸伐塚上栢卽日暴死後移其栢還故處昨過新安其土人云淳風葬彼處泉室悠悠何封乃是

金安舖一里許有塩井一在山下土人云雲臺山旁有火井煮塩者往資之晉王右軍與周益州書曾及此乃知霄壤之間所在函吐佐利群萌者廣矣

鹽亭城南有梓潼江合鹽亭江同下射洪從舟渡唐
太師嚴震乃其縣人震塚在縣後負戴山下
將至秋林驛十里山下有碑云其泉甚毒若飲者輒
死

潼川江有中江梓潼之水合流其中出城有牛頭山
其上有寺云卽唐杜工部所誅者其下卽洞門寺寺
後倚牛頭其壁有唐嚴倚書閣丘生所爲聖瑞像寺
神異迹碑閣丘生不知何人云善爲序記其碑先建
於武后大定年間歲久既壞倚復書此壁刻留至今

西遷注

二十七

倚大曆年間殿中侍御史其書端勁有法

中江城南有江水稍退從橋過漢州近城有浮橋途
中且濟且涉凡歷數道新都十里有王稚子塚稚子
名漢東漢人前石關二漢人隸書尚餘數字又西有
蜀漢征西將軍馬超塚成都北門有駟馬橋取相如
所題者云昇仙橋亦然城南曰萬里橋蓋孔明送費
禕語也南去二里有昭烈廟其右爲惠陵陵廟皆
無古碑惟唐柳公權所書碑一通出廟向兩行有青
羊宮唐樂朋龜所爲碑今不復存曾憶往年閱道藏

不字函五卷乃其碑銘中皆訣辭唐之云亡同其宜
也道家收入藏中抑又何謂又西過石橋歷綠江還
清川如帶中有高渚渚有檀林亭在渚中其旁曰百
花潭總之浣花溪也岸上唐杜工部子美故居所謂
草堂者在焉今爲草堂寺祠公其中左爲武侯祠
杜集內載有花潭云有異僧過身有疥瘡者
與婦人濯之隨濯潭中百花隨現故多
家公自蜀至京卽明日小子掇得伏覽西遷注
因憶今春相送宣武門外道旁泣數行下竊自
恨穉弱不能徒步追隨馬蹄間茲幸東還復報

西遷注

二十八

是注或者必曰家公此行畧盡區中之鴻覽而
安知大不然也何邪山川之幽秀古今之書記
六合之外墳典之前家公網羅胸中固非一日
茲蓋目涉而取驗爾非資是以知新也揆少也
蒙未見古人西征征途述征諸記儻質以是注
將恐前賢當北面哉蓋家公西遷涉長途不挈
一書以隨據鞍引毫直寫記憶豈與夫披帙按
策者同日道哉揆卽繕寫一通謹遵前旨永以
爲訓嗟乎情違好學修如公願乃渠渠奇禍不

可勝道豈天者亦欲險阻之備堂情僞之盡知
故有意乎然非小子揆所能知敬書注後請俸
異日博雅君子論焉乙亥中秋日

西遷注終

桂勝集

序

右司馬兼中丞兩廣督府靈璧劉公去歲冬
東下裝嚴過故吏張子語之曰自不穀有事於
四方見所在一泉一石粗足寓目其人莫不有
志記用表厥勝乃雲峯煙渚參錯如繡如子桂
者顧反獨無有勝如此不如無有子山中人盍
圖諸語訖驚起謝不能具白今南都大司馬連
江吳公按浙侍御華容蔡公先後見屬一如今

桂勝集

序

一

指皆固謝已之公笑謂曰子云不能惡乎在對
曰地勝固爾抑人也殊勝桂雖乏人擁朱輪乘
獨輅迭往迭來豈乏四方之英雋乎撫有山川
以其餘閒或陟在巘或降在原亦或汎川溯泗
洲嶼或撫景以興詠或紀遊以見名山川籍之
故永有聞此豈非殊勝耶不此志記焉得勝公
曰然又曰不穀家居嘗夢入山觀山四壁徧有
題刻子今言與夢合顧曰不能得無慮抄搨不
給故邪不穀是任慎勿讓明日公果遣麾下四

出蒐致比臨發授意蕭使郵管公爲過中命更
選抄者俾益具錄既又以一人領衆山不勝其
檄縣行視亟議以濟居無何叅藩雲間徐公以
代行藩事至陸續抄得六七書亦草具四
五叅藩公聞之以暑著書時枉勞苦又屬縣以
增廣未備縣令南海何君奉檄唯謹選諸生稽
古者挾搦工與俱廩從優厚於是崢嶸之抄題
絕之濱人爭猿攀鳥集齋楮墨以往數百年之
古文遺事出布人間張子既卒驟得未觀又辱

桂勝集

序

二

公近檄府給以筆札叅藩公間日趣取草觀爲
校定府丞呂君與諸大夫亦間過視雖則不敏
敢不厲志況前被公激發以有勝如此不知無
有之語哉書凡十六卷因名桂勝所爲卷第以
先奉公授獨秀諸搦木家灘山下日就手寫斷
得次之餘悉按抄搦至者之先後以爲卷第外
桂故八卷用輔以行其意亦桂故序中

羽王先生集畧

桂勝

獨秀山

始安羽王公張昭

踞城稍東凝秀獨出頗與衆山遠故曰獨秀國初考
卜其陽爲靖江宮殿永卽四達周垣重遠蒼翠所及
皆禁集閑地以故彤亭畫觀上出雲表下漸清池最
爲諸山麗觀焉外人鮮得至者山故刻有孔子像按
圖乃元人所爲及見鄭叔齊記則卽山建學自唐已

桂勝集

一

然莫休符謂其時有從事所居似唐以前府治亦在
是有嚴曰讀書以劉宋時始安太守顏延之著名嚴
前故有五詠堂鐫顏五君詠
灘山人曰環桂諸山以千百計惟獨秀中城崛起有
王公貴人之象焉自前世剖符持節開府是處今靖
江以同姓諸王建國南中爲明藩屏餘宇金碧跨山
彌谷蓋足當其盛矣抑尚有可請者曰顏光祿一出
守遂以二始大著郡名至梁之裴邃爲始安自稱三
始喜見言論又桂山諸詩造端光祿實在此山請得

以諸繕脩餘林卽嚴構祠比宋五詠堂庶先政之風
不墜本山之韻益光亦一盛舉也不然盡試觀孫記
乎鄭舉其詩尚爾不免曾謂大國而可不議及此乎
當必有請之者

離山

陽江西來東入離水魁然起據南阜之端是爲離山
橫障江口引犇瀾東注有北招伏波南與開鷄雉山
屏力扞江之狀洞曰水月門出水上其高倬閭夏秋
之交移舟入中遊魚千百淺濶几席間洞朗潭澈光

桂勝集

二

相映燭濱水諸巖洞不能及也南溪諸山列戟山陽
陽江餘波出雉山者亦迴合於前故宋提刑方公信
孺卽南壁下建精舍以居曰雲崖軒軒廢已久前邵
令君以仁於提刑所鐫詩前建屋署榜曰古雲崖軒
因祠范方兩公於中前學憲鄒陽劉公應麟增起廊
舍學憲南昌熊公惟學易墻以碑今兩廣督府靈壁
劉公繼文復命脩飾自是可漸復軒舊觀矣軒左有
洞東出曰東暉東有高巖曰南酉

離山人曰山故有遊者鐘春伯范旂史姓氏經畧新

作郡齋詩亦在其間詩益張維諸人作習疑水蕩不
復可錄又有杜循自記所得陸游書與詩南宋文名
陸生最重然亦剝磨過半矣曾宏正詞非過俗故獨
存題名乃朱晞顏師表一方顧詞憶歌者何或問范
方祠所起曰余碑中畧具之頃讀文穆公論桂山也
曰吾家東南奉使幽劔南宅交廣西至岷峨之下所
經太行常山衡嶽廬阜靡不登覽乃博太則有之峯
巒奇秀舉出桂下雖九華黃山仙都廬山及夔之巫
峽亡以過也桂山宜爲天下第一云提刑之注意諸

桂勝集

三

山也其傳備矣莆文獻志又嘗其歸營所居於鄉之
巖以爲癖非戀戀諸勝故邪又不特銘水月軒雲崖
已也何可無祠以奉厥志況兩公往皆見德於士民
乎或不問諸山志古此獨變文何夫祠有張難米之
義焉非若倚山而亭臨川而閣徒資費於泉石寄情
於雲煙以自適其適也其義正故其旨顯變例而志
諸公之舉祠何郵之有

雉山

山東北麓下款江水其上側起有昂首欲飛之勢名

或因之昔人遂以白雉開僧顯誦經事附之山山有
離山南溪諸山間往城南虹橋未築時瀰波撼其東
陽江逆其北襟帶兩水潭綰其轂野擢登皋巖門在
焉巖自南入稍深詰曲可七八丈倚山南望見離挾
陽江與彈丸南溪諸水浩漾長遶瀾縈離迂縹緲天
際盼盼然欲起即攬雲於蒼梧觀濤於南海也有宋
諸公當日宴集棲亭青蘿閣今皆不知所在近得僧
粗營庵居鐘磬餘音適與水石蕭寥之響相答亦堪
清聽乃山北危崖佛閣平野酒亭非不據勝互列巖

桂勝集

四

表然巖壁無一僧刻豈昔人遊覽所未及哉毋亦以
閣則迤山院隱亭則對岸喧囂自昔已然矣
離山人曰雉之盛在宋世士大夫輕舟便輿望巖至
止夫豈有樓霞之奇與龍隱之廣坦哉良以近時南
不煩遠策下當江湫且可臨泛況介居諸山之中東
西馳騁指顧最便又足時合浦朱崖舉隸部內帶司
憲使箴中按行往返多南道出担入勞假茲成禮不
然豈慕白雉而來邪經不東傳雉不南化山不知作
何名可發一槩十餘年前斯巖莫傳焉非以亭館既

幾巖樓無庇主者棄遺遊侶因而斷幟哉無是慨
者世士大夫所題名皆本賢豪今餘文字純壁按視
一值其人如蘇轉運之高義乎低徊其下必不忍去
竊慨夫把翰舊區行觴餘址衣剝所萃丘墓是策乃
何地不可歸骨獨與是山爭尺寸之土甚無謂也飭
以屬禁使人不得其惟賢府公明令君乎

南溪山

從開鷄山北水口入是為南溪山以溪名諸峯迴合
四壁峭懸煙翠點蒼蒼著衣如染唐李公渤愛其映帶

桂勝集

五

溪流時於玄巖白龍多所穿築白龍之前溪水澄碧
中有泉出是為新泉亦公之所鑿自殫精思製序綴
詩及去桂之際留題致意後或改玄巖曰觀音轉玄
巖而上有巖曰泗洲皆僧人巖居者取所奉彼教內
兩大士號之至米東南諸巖始以郡人劉仲遠足跡
名曰仙跡劉仙之旁閣出巖際名曰通明其前道觀
長松落落據床下小憩頗有肅疎之狀然似不若白
龍玄巖俯映寒漪流觀芳蕓花猶池植鳥似家禽隔
水郭居砧杵聞發不知身在莽蕩之野也已

謝山人曰白龍玄巖其序與詩體氣高妙頃於郡志
得行一銘云李公所爲銘曰桂之有山潛靈億年狀
如騰雲戟列劍攢巖之有洞窈窕鬱盤虎掛龍懸形
狀萬端旁馳杳冥仰踏巔岼玉落磬陸幽聲盡寒巴
陵地小別有洞天文籍之圃吾何有焉酒一卮兮琴
一山玄巖之下可以窮年毋論此銘是否出公手匡
廬二室皆有公隱迹不彼之思而此是美雖謂爲嵩
廬之匹可也山勝以人人勝以名風操文雅高世如
公昇謂不朽南溪隱山何其幸哉長有公也劉先生

桂勝集

六

果能乘龍跨鳳遊戲雲間與方下視世爲埃濁何有
於一山金堂玉室乃其高蹈紫書赤文寔彼玄秘則
巖刻金液還丹金玄之歌與夫張平叔之贈皆刺語
已又何有於他趙賢良贈余先生歐陽晦夫記唐少
卿事舉不敢錄非曰毀之直以未遊其藩故爾李公
師中有種竹記特爲戰具設呂公渭傳劉先生養氣
湯方之二者治戎惠民儻最要乎則余志山者非山
所障亦毋庸志之矣
頃得元志乃知此銘渤仲兄涉所製郡新志謬以爲

渤而余莫之改抑以見日者攬筆時設疑非妄新志
之可盡信此其一也

伏波山

山東劃江巖亦東嚮自非風雨晦冥初景微射光燭
巖室漸晃潭壑孤峯群木如出潭裏亦巖居川觀之
麗矚也且無他道可入非舟莫達故遊舸集其下唐
伏波廟在郭東北二里去山較遠宋元豐間遊者題
作伏波取麓遐瀾迴故云任呂賦討於巖曰玩珠不
似後人相循還珠已也或云還珠亦宋人爲桂帥清

桂勝集

七

德之頌蓋比孟嘗珠去復還焉以其寺合浦隸桂部
其意則美惜無所據山後則桂城東北雉堞交加故
西一面界在城中東北有蒙亭遺址亭詩與記并鐫
山壁又癸水光月兩亭今廢題名內有龍石在水龍
渡去山里許水中有石龍狀可群飲其上巖門天有
試劍石亦鑿空伏波爲之者

灘山人曰伏波功烈著在嶠南及壺頭沒而意以之
謗興去征南歲月頗遠顧獨令東巖蒙斯號謬矣此
者或爲頌桂帥之言與尹氏志符謂張維以張孝祥

更之孝祥故有朝陽亭棠陰閣兩記美維而絀假此并張公洞答孝祥七足疑者第所在壁峭潭深抄搨憚險無從得其本觀之爲快也當伏波軍行時亦未出此道不然武谿之吟何所發之卽邛離入越亦從桂陽下匯水武水出臨武匯水云在四會漢書作湟水出東道爲便新息故遵用焉乃饒道及他兵間或經此前葉令議祀兩伏波不知邛離曾未涉境有其舉之新息是已柰何邛離云乎范之勸駕無聞於山以序有朝宗渠先之以祖道終之以信孺渠繫不細

桂勝集

八

朱之異木得之山下故附見之光月癸水兩亭詩僅存曾之一餘諸蕪詞不敢槩入蓋有以哉

七星山

渡江而東則有七星峯駢岫列高視近野群山莫與並然亦以有諸巖洞冷水出其東棲霞出其西又有玄風彈丸爲棲霞左右掖南則龍隱雖小隔越諸峯迴映連綴狀斗故曰七星彈丸溪水流經山前冷水亦自有泉橫灌其中以曾相國布梁水上故巖一名曰曾公棲霞相傳名起自唐宋改爲仙李巖玄風則

陰威從洞中出生者忘暑彈丸本以溪石圓轉名之而其他煙堂霧室半出空中道絕不可攀窺者有七八處若在地上列炬可入火光所及瑋怪觸目不可勝數雖積乳所鐘巧喻雕畫孰爲此者造物人謀鬼謀烏可效乎惜不遭班張左潘觀靈秘發盛藻賦之以傳而徒得鬼瑣如宋以來載筆者能無慨哉非此又無所錄龍隱特起故別之

湘山人曰桂諸近山七星爲魁棲霞宵邃與人世隔故唐人比之仙庭如所云日月兩華君世寧有之哉

桂勝集

九

猶燕秦方士譚海中三神山者卒莫至其下雖涉穹誕然是山之勝不可誣也故尹穡仙蹟記輒剝去之其銘特以清警存李文光楊眉孫真聖殿全真觀記於攢峯列壑不少光贊反爲羽流張其土木何以觀焉圖經故傳是山慶林觀以有瑞石告唐長世之符至遣李衛國靖就視之事有無不足辨而衛國爲天使安撫嶺外唐書紀之明甚頃循彈丸溪行見溪旁石壁刻有唐桂州都總管使李衛國公廟天福二年加封靈顯王字心儀其廟當在是地祠未經桂之伏

波與祠衛國不更有顯據哉。其壁巉然上出白雲下
鏡清溪流眺良久目眇意遠憶往期友人故中尉經
蓋挈臥具壁下冀觀竟日霞洞函其奇彈壁挺其秀
足令千山望峯自失其惟七星乎

龍隱山

七星迴映並薄青晏惟龍隱分道宅南自表宜以巖
名建山之號云或曰龍影以龍去影存遊者刺舟轉
碕入竇見其上石裂長數丈作鱗甲形登岸緣麓則
有大巖如排高門坐堂皇可以廣宴或題曰龍騰謂

桂勝集

十

龍已絕地上飛天漢右亦有巖曰月牙狀月之初乃
騰兩巖列坐則丹曜滅燄引舟則玄凝生涼用消夏
爲快不似諸空洞來風或中人也騰巖又有滴玉泉
泉從山椒點點墮石穴琤然作清響宋人來遊酌石
溜試新茗卽此中故有釋迦寺環翠驂鸞兩閣又有
雨華堂或曰驂鸞乃宋范公成太亭或仍閣之名范
又有驂鸞記記自吳入桂道里所歷亭廢續建更名
曰怡雲卽故亭地宋遊最盛鐫題之衆至環兩巖使
壁無完石他巖未之有也

灘山人曰遊觀美而升輿淡學士集而雕鏤繁終宋
之世騰隱兩巖衣冠填委矣畧覽文字識其各氏不
無先政之思清直如張公田怙澹如李公師中所至
有惠政如苗公時中而余公靖則勲名最優者也抵
掌文苑娛情水石如章太常峴之清思方提刑信孺
之嵩賞蓋亦來遊之傑焉而其他聲侔循吏言追有
斐逸在諸書出余觀記之外及未列名茲山者何可
殫舉乃宋頌挈歸本傳平懷之碑桂故備矣至若曾
之神道羅之御書並勒巖阿用垂不朽固孝子慈孫

桂勝集

六

七

之心然水木非其墓道林壑異夫先祠況衆遊之所
歸豈一姓之獨侈朱得屏於高涼洪暹記於鄱郡米
程寄詠王正功留題乳洞龍隱無興也又元祐黨籍
崇寧獎論勅書懲旣非惡賞亦非功何足視後世乎
陳彌壽撰董公德政磨滅過半雖然棠下之思峴首
之淚豈一門生所鍾念哉

屏風山

山形折疊故以屏名去國通灣不遠灣水紆滴下接
彈九溪水未至灣分道行稍北抵麓又稍東巖門在

焉其門東嚮上高下廣外屬平野野無雜樹彌望皆
長松七星諸峯近在東南蒼翠明滅若湧松濤入巖
見兩壁瑩潔如新琢玉屏不但折疊微似已也深入
十數丈地漸高又似築臺其上上有石如鐘墮地高
起處有石磴躡盡則天光直射爲後小門范公成大
表以空明又於其外作壺天觀觀久廢遊者憇飲巖
中如在玉壺又石壁上有懸崖可捫以登躡呼其間
又令人有五城十二樓之想壁左有李彥弼爲程隣
作建築允州記故一名程公巖

桂勝集

十一

灘山人曰余從巖壁讀李彥弼允州記而重有感立
名之難焉程氏帥桂暴兵竭貲以奉異類外之夸示
州部內自結於君相顯有榮名世載不替宜矣未幾
而貽梁安世之刺其旨與宋史符豈漢法所謂附下
罔上懷謖迷國者邪夫旣偷取友身之榮又欲規徵
永世之譽假寵文士雕篆名山自以爲計之得李記
豈矣如罔功實何故不取載侯語卑卑第爲山存之
至今里人亦無復知有何程公巖者范文穆在鎮坦
示緹裏不矜威畧公府多暇率遊宴水石方赴桂記

驂鸞比去桂入蜀虞衡有志今見傳世間吳則丹青
石湖桂則俎豆名宦不期名而名隨之太史公曰名
不虛立士不虛附茲巖見之矣

疊綠山

桂城直北重門夾山山分東行曰鎮南歷仙鶴至疊
絲其洞亦以山名一曰洞洞左小山曰干越其右曰
小支戟立曰四望唐元常侍晦各有小記鏤於其山
多所發明越亭一詩爲茲山麗製至其移鎮浙東戀
戀不忍去見於留別之韻三山蓋常侍之清賞處築

桂勝集

十三

鑿之盛畧具風土記中當揭帝未陸時廣池漸麓茂
樹連山下越四望擁翠面前殘霞銜靄渙漫層崖何
異豐綠然不但石文已也洞後則遠山蔽天而下灘
江若練南下闢鷄目之所遊群勝交集又四望之下
亂石縱橫枕藉排突半起半伏坡陀隱軫門逕延曼
亦他山所希有右極城北蒼翠繚絡下則混沌上則
瞻鶴諸巖互經亦其輔也

灘山人曰諸言疊綠山者一曰桂山以山多產桂又
云其上有越王臺一名越王山至問其故則五代

馬氏以第寶節廢桂籍臺於其間遺址尚在雖然州
既稱桂山悉從之何獨是山得顯桂哉第如所云以
多產桂柰何今寥寥也且疊絲之名元常侍自謂本
之國經非自唐始何不遵用而必曰桂又馬殷乘亂
起竊據湖南一寶何足道顧越王之何其悖哉千載
四望不復爲遊人所屬目卽越亭亦罕有能道其事
豈非以涿地揚塵雕闌滅迹無從按視與常侍至今
七百有餘歲三山遺刻刻宋清蔚可備誦覽者卒竟
有出其上不以屬之反循他稱可乎藉令越王臨焉

桂勝集

十四

中天祇取辱焉惜華景失其巖光亭詠可爲寶積發
太息也已

寶積山

夾北城而西是爲寶華當山中斷續以雉堞下有重
門爲西清寶積山自南來交扼其口前巖東嚮爲華
景華景之前橫塘深廣最飄霞綺夕麗金波得水而
觀益增故唐元常侍晦建亭一曰巖光以巖拂水而
寫光也石屋平敞可視龍隱其後則翠壁上蟠漸至
峯首有諸葛祠從北至西城壁峻削皆斬崖爲之雖

石頭之險不能過也唐以前謂西阜高起名其地爲
盤龍崗諸葛之祠無亦因崗名與臥龍微相似邪或
曰珠合不識所謂然此五六山峯嶂參錯北城據之
其險亘天而疊絲寶積兩巖洞分市對開其上若北
城東西兩翼又在城中不獨人事遊賞斯集至於別
盆往來南北望皇華之清塵中折柳之餘戀非東之
疊絲則西之寶積矣

離山人曰山故有元在卷主居自爲歌述元在之意
皆西方餘論流入中土者所演說例不采錄又蔣詩

杜勝集

十五

翁亦卜築其間名氏旣滅文字並亡夫爾可折而薰
不可奪故焚之而香生玉可碎而光不可蝕故磨之
而彩映蔣翁誠深於詩乎金膏玉液與寶積不毀可
也李所詠雲非指本山張詩自怨衰宋反笑晚唐何
其謬也觀不視李刊去之得無巖光存哉紀功碑文
非孟堅功與車騎且與寶積不相涉繁富黜之然北
虜深入遠窺南徼自天地剖判所未有之事其變非
常存以詔來毋忽遠憂焉寶華伊邇胡李兩公築城
浚隍圖狀具在雖章時發記漫滅不可讀且摹且抄

藏在故府非識微者所深念手桂嶺在臨賀彼中自昔有桂嶺縣與寶積前小坡何豫宋令甲府帥監司度領待任子厥後以道不經彼尋削斯賞呂源何爲鐫石坡上罔主聽而市倖賞其大節可徵已如曰不然請規范公成大驂鸞錄

隱山 潛洞山 西山

隱山當夾山之南口潛洞出其東北西山屏其西南小於諸山如亂石疊盤北高南下似無奇峯秀壁炫目驚心惟中有六洞洞皆有水不異鑿出上浮水際

桂勝集

十六

唐李公勣名其洞之水曰蒙泉疏泉出山名之曰蒙溪諸洞之名各有三隸書曰朝陽夕陽南華北牖白雀嘉蓮疑卽渤筆宋人云北牖有渤題名今不知所存亭柳湖水之盛具吳常記中宋則張維大爲脩浚拓湖至潛洞洞門今尚刻多紀其事洞前後兩門可通出入潛有南北之號或因之西山迤邐兩峯夾道上至高慶環桂山水其勝溢昔故唐人於此登高禪刹道觀爭據兩崖崖鐫佛像僅餘金碧乃若樓閣塵銷文字露立鳥啼荒塚草蔓石階雖足俯視兩山然

積廢太甚不可復矣

灘山人曰復湖之事始難言哉田旣負郭又便引水公賦所入已有定額興大役以市衆怨不免移此攤彼償所損賦其山雖濶其民則預所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者得無近之邪於李公時爲沮洳荏苒之區穿泉築室植菱芡於其中且答民勞蕪暢羈思時哉時哉南宋斯李神州化爲異域虜馬牧於江壖茲何時也灑新亭之淚猶以爲耻況可慕錢塘之湖窮財力於此哉臣主同樂鮮有競志尤之效矣亂可濟乎

桂勝集

十七

及至咸淳甲戌宋曆告訖近在兩歲無問愚智戶知其然乃率時發李興龍隱紀遊則曰時和歲豐與民共擊壤於西湖登千山懸雲戶又曰曠望幽尋於趣兩得何其酣昏若此甚也衝梯未及桂興先委戎而遁馬公堅義激代之死守不國之憂而禍是樂其罪烏可數哉善乎蟋蟀之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言行樂貴及時也又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寧好樂當無荒也余竊誦是以爲議復者規焉

中隱山

山去西城四五里至則小溪淺碧可踐而過循麓入
巖巖有三重其下附地者最高廣平上漸束削然戴
履純石瑩然朗淨無復下方埃壒之狀陟第三重倚
牖而望若遊目天表暝煙歸鳥似從下飛候山返照
入巖轉光風自西來薄巖拂樹與東麓僧庵鐘磬相
和炊煙縷縷起叢薄間遙聞餘響微似犬吠僧云此
去木林不遠木林卽其旁地名居人頗衆中隱一作
鍾隱上人曰佛子巖以宋乾道間建有福緣寺爲僧
祖華所居故名之寺廢已久惟東小庵其地陋院不

桂勝集

六

足騁目乃三巖下鐫有張公洞三大篆書又其先有
稱呂公巖各具爾時所爲序記中之呂之張不知誰
屬乃中隱則其昔名焉

離山人曰余觀福緣寺記見三四先政丹青重巖藻
輔衆壑不遺餘力矣其畧曰府判汪公新興精字經
畧戶部呂公建三門齋廳大帥紫薇張公初山亭於
巖右經畧微猷張公植壽松五百餘本以蔭巖居諸
所增飾一何盛之數公者豈直微福於浮屠氏哉無
亦以虛巖皆出麗若重樓近桂四野可俯而窺爲西

却登眺之最其時山僧若祖華之屬頗任住持卽是
記撰者日登書惠通雖於文義不甚嫻雅然差後來
目不識書口不持誦彼教所謂白頭者士大夫庸奴
遇之爾誰其任以住山哉往見廬山紀事江都桑君
喬於其名利多慨諸僧不追先軌致勝地因之榛莽
噓豈獨廬阜爲然哉余於吾桂諸山亦云

清秀山

從西清門下濠石道上西舉入夾山口緣山行一里
許有塘曰清巖出其上初名新後仍名曰清最後加

桂勝集

十九

以秀云環桂諸山本以孤峭標秀而是山則岡連隴
澹盤紆弗鬱鬱長可一里餘獨以巖門下瞰塘水山
澤通氣清彩映發如其名焉一入巖門則有兩巖東
西對開上出山半其迥朗亦適相敵北郭諸山近在
東牖可招而至其西則陽江北來倚巖可望批崖越
壑其流洄澁過下庄居者前水波寬緩山漸深土漸
衍似村塢者然去是山不甚遠向南行三四里出夾
山潛洞隱山躡踞其口頃行山中見衆山環合江其
裏愛其邃麗以爲近郭希有且幸秋霽一得縱目世

顧莫之問然亦以山隔在西北一隅不爲遊者少所命駕卽舉名亦罔識所在矣

離山人曰巖居蓋有朱元順云是時張安國帥桂年壯氣盛少所屈意乃紆騶入谷親與其客遊求所棲至勒之石豈桂乏蜚遞之士朱獨高舉希慕遺風安國遂從而禮異之於以風部內乎了達之牒乃判府汪公聖錫所給且稱了達有苦行巖刻具然在君子來遊獨於元順多追嘆之非遇張紫微誰將干旄在西之郊下從幽人遊哉厥後辰山有判之氏益聞其

桂勝集

二十

風而興起者惜朱無有可表見後世觀唐令開巖記所指呂公本呂源當靖康之年方乃謂呂叔恭以甲戌得之豈其未見唐記哉叔恭大節殊無足觀方於時號爲砥礪名行者不爲是山移文追數而反引之以爲已榮或呂旣隔世而公議遂漸弭未可知也不然以方矯矯而慕彼碌碌生平自許何如哉余於是竊有異焉

虞山

出自北門城山起東隅灘水漾其左黃潭縈其後下

有洞曰韶音入洞面潭水石清漪其地一名爲皇澤潭洞南平原舜祠在焉前則古松數十株鬱枝密葉交撐互拂圓若軒蓋長若旌幢彷彿有蒼虬翼翠鳳遠巡南表之狀於後則重巘上盤平障倒列又若負衆南嚮黃潭本瀕小支疑卽宋王祖道相城之北穿爲長池引潭灌注用作決水范方繼踵鳩工增繕或爲渠或爲閘名曰朝宗使東接灘江西達隱山之湖其曰癸水以方隅所直故云山左側臨灘處枕麓時高上有亭曰南薰倚檻東睇堯山積翠與波滢蕩修

桂勝集

二十

有風至前掠松林後憂潭聲鳥鳴其間諸響迭臻鐘鏞瑇石如奏有韶於是山下不但延眺稱秀曠也已離山人曰譚舜事者常據虞典其云陟方以死未指何方且蒼梧之名二典咸曠卽如南巡狩至於南嶽亦罔識上古所謂南嶽者安在至漢武帝周行天下所祭南嶽寔維瀟霍舜德雖大其如三苗以南難徧巡何蓋壤隔種異鳥言默心各自爲域不樂內屬者聖人必不捨狹之況肯輕御六飛遠越重阻而畢命南荒哉典無明文故弗之信大抵孔氏所刪皆繆悠

之說火記不深考相狗云然後世識其輕信亦一事也楚風好巫至婆婆舞二妃屈平陳其辭漢人踵其故度湘以南率用二妃事又謂蒼梧山帝舜葬於陽丹朱葬於陰或又謂二妃葬衡山乃唐莫氏風土記云雙女塚在府城十里俗傳舜妃尋帝葬於此不懼非聖曷耻証俗故不以錄意斯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克山 辰山 穿山 琴潭山 望夫山附

山雖界在靈川去桂城東北裁十里積土盤迴亦畧桂勝集

二十三

帶石長竟數百里高亦為諸山之別陰雨將至先有白雲起其中冥蒙漸合飄灑隨及山道多松從松間上山有盤石參差橫道望見兩掖皆有石巖在其下道詰曲處土人云靈官頭上有平田曰天子因克以名後訛曰天賜其最高處曰白鹿禪師故庵地按漢書始安侯國其下注引始安郡記曰東有駁樂山遼山立遼訛為克曰鹿即駁樂皆以其聲相近故邪有克廟在山下平地山無石壁可以鐫題故少采錄自廟而西七八里有辰山自辰山踰七星山龍隱而南

有穿山渡灘西行稍遠有琴潭山北城之外望夫山僅僅有宋人二三刻或止得其一難自或卷故附見焉

灘山人曰桂諸山克特以為高廣稱其他則洞穴空邃或納行雲或枕流水可備僭夫之卜然負策郊行往往而是其名難以徧舉故於今志所主在金石刻刻主唐宋以世代竊遠姓名易滅故多方訪錄非獨以補文獻之闕亦以成前列立名之意不然何山不嚴何巖不佳奚直取此十數山為邪乃余最好述

桂勝集

二十三

潛夫事無可據摭以當實錄者惟辰山劉升之有李公大異表其巖扉有胡公悅光以詩序有子居顯具刻巖石此豈不足徵哉即所刻漫漶過半矣然猶然掇拾不少汰棄審以其詩文爾雅乎高士獨善之風當塗旌賢之典執友篤故之誼孝子揚先之心一舉而四善集焉故謹志之將以厲世又非槩刻之取已也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藏可必也而行為難能藏則不喪吾寶若劉升之氏卯伯契合則欣然與之遊至訪以媚竈詩獨引却不應亦近乎知藏者余故假

以終諸山云

灘江 陽江

南溪

潭九溪

營家洲

朝宗渠附

桂川曰灘與湘同源出興安海陽山至縣之北驪為
二流灘則經靈渠南出繚繞桂城東北城之西南帶
陽江從灘山下入於灘水波寬水廣為桂金湯之固
岸旁數山或扼其衝或遮其去故間有亂石及沙潭
慶清淺為灘湛碧為潭餘雖深至一二丈其下石雜
五色草蕪諸種所有遊魚群嬉水面沒葉底停梳少

桂勝集

二十四

選種狀可盡別以此水最清洞澈無翳飛雲過鳥影
不能遁南中人士拔楔之外良辰吉日浮舟宴集乃
其故俗觀宋之問三月三日詩自唐為然矣至宋諸
公或有乘月汎遊播之歌詠良以清景娛人且無風
濤之惡故也諸樓亭堂館並水為勝其詩及文隨各
水後附焉

灘山人曰桂以山聞山以巖洞得稱秀絕微灘為之
池不但氣之盤鬱無所宣洩而山亦偏枯何所麗以
增其清韻也且城據之以為險人因之以為利其北

走洞庭南出番禺城下輕齋重裝水道是繇即軍國
所需鮮不取濟灘之功用大矣哉又不特增諸山之
美已也漢書郡國志注及酈道元水經注皆灘所出
昭矣宋人又從而為之說至以湘為上為先以灘為
下為後又讀湘灘為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是從義
也是有因也何其騁辨不審要一至此乎不惟其文
猥冗而於義亦無當雖今昔郡志采以為證心竊非
之故無取焉乃莫公休符風土記於桂諸山多所勝
叨至靈渠條下駁人言馬援鄭弘開渠之謬是矣其

桂勝集

二十五

謂戈船將軍嚴助則失考史記所云故歸義越侯二
人為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灘水鳥得有嚴助哉
余亦不之錄世固不乏是古非今者故詳探往錄著
考見同異如此

是書粗成深惟兩廣公暨當塗諸公加意文學遣
使蒐訪以此休烈方之勒山其名孰長久也抑山
雖神不能自言文無脛不能自至奈何由得寓目
哉第諸文亦有真贋如龍題名有高平希文安陽
稚圭廣平子京則範宋三公字黃金巖有妄僧

作蘇內翰碑余雖置不錄以數公未一至桂假令
至矣安得同時卽伏波米元章之題心疑程李兩
家父子所爲以經方提刑力辨之姑取入焉諸所
不錄意旨具書中不然則抄搨難給故爾且古人
往矣存之不足以見德去之不足賈怨亦何樂爲
鉤撫哉昔魯以厲往刑以真棄今一踵故竊恐知
言拊掌四至矣且置諸授簡盛意於何地茲屬書
成復視所爲不得已者如此云

桂故集

序

余志桂勝竊迹前事久之釋書而慨曰嗟乎嶠
岫森剌潭瀕交縈太皐以上非邪山川不改人
生其間與帝者更廢興殆千萬年於今矣乃按
壤之舊而問先民唐以前靡聞焉又不有剖符
建節南面臨人曾爲此中士民所式瞻者乎或
前史軼其行事矣甚或名氏亦與其人俱滅余
並悲之頃得諸山所鐫及他書間出者因藉其

桂故序

人廣爲探討或覩其逸事與其鄉里莫不緣飾
俾烈之傳而燬惡亦附見諸名不挂於桂勝者
亦不之及其他不能爲地闕如也或曰先郡國
官名者何余曰今桂林非古也又世無郊子官
失其名著志者兩失之不得不有舉焉焉乎舊
學已矣方來茂秀烏可忽諸設令當塗貴人擁
傳而來不習故事有所召問舉全蜀之郡掾述
會稽之書佐何可謂闔郡無是夫哉或曰書昌
云故余對以昔人稱魯侯能政每咨故實漢有

掌故之官用備郡國長吏訪所不及是書纂錄
亦因舊典上下千百年間桂諸使傳粗足披覽
雖故實失載掌故不設藉是以應顧問十可得
一本出舊典曷不云故或者又謂如蠹惡分明
何曰前載紛紛非自我作故也往裴行立以罔
上祠名宦朱禔孫以降元祠宣成之側眩名實
墮風教主者過舉若此又況遐陬小生鮮所指
視哉故不得不端議之桂雖最爾寧獨匪民撫
遺勒仰前軌一見先政卓爾有嘉聲者豈無遺

桂故序

二

愛之邪說先民之良亦可涉目得二三氏余輒
自謂勝故兩書庶足彌縫吾桂之闕至於其中
差有脫漏非貯籍不充則疑視易勸後世載筆
儻有亮乎而曰弗造者難為功則余懼可釋也
已

荆王先生集

桂故

始安明王父張鳴鳳著

郡國

桂故荆屬本南楚之境焉郡為國皆以始安名與秦
所置桂林雖土壤相接然楚自楚越自越名稱分
著在前史不可縈亂失自唐起如通典風土記志諸
書本唐人所撰畧不披圖按求故地遂一切曰桂秦
與魏晉桂林郡縣幾湮滅矣所以失者蓋因梁置桂

桂故集

一

州刺史於始安刺史雖可假桂而置始安顧可稱桂
而并沒其稱邪此不涉史者之過也茲特備列用以
舉正焉

離山人曰世之議者必云屠睢之所擊任囂之所戍
翁居之所監非此桂林明矣史錄鑿渠厭壤安在夫
後離之流以聞餉道伐粵之資非置郡後而始鑿也
無足疑者又以古有八桂為言山海經曰桂林八樹
在番禺東實今番桂果番禺東邪而邪名之不正遂
謂志以八桂太守始安抑何其輕信已哉又謂

余之著書亦始安何夫終之有故也猶豐之有新也名從其新實存其故執故以非新則備狗新而忘故則愚廣置詰難為以秦所開設亂楚舊疆云爾甚者又妄附交南必以唐中葉有安南桂管宣慰使之官不知爾時或因交南不庭遙為撫喻或蕩定之後徙其人於桂旁地不則桂當交人貢道貢士始入一慰勞之也豈交鄰境尚不得爭咫尺無故而舉桂數千里之外附之為設孔甚用以牖愚豈憚涉憚抑萬世後獨無解者耶有則昔人所謂且暮也已其借

桂故集

二

官名

夫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昔謂之紀近廼覽前策莫有問者以指各可知其職非若上古暮雲誤為象火紀水難厝思也故問者不憚越國傳者自謂額門即如周禮一書總之所載不過六卿諸屬與其所受之事文古義深劉歆雖獨識不能銳精至鄭賈解行猶遺闕孰謂官名乃細故耶唐宋以降事不師古冗沓猥衆官號不雅毋假考古者皆知之顧志者往往不為別白如宋經畧安撫轉運提刑所在並設皆網紀全

部之上其外有又常平諸官頗相韻頗故諸山題名迭為先後恐見者有所不解因并籍記亦以補志者之闕焉諸官首舉始安令何名見前史自縣起示有先也

灘山人曰余自官名見漢世之文辨物正辭義該事舉由周而後文訖於此蓋嘗學之研精史漢旁及黃圖雜記諸書嘉所稱謂率張局署吏間哉官殿樓觀館舍臺亭被以一字咸極精雅論者美之謂炳馬與三代同風信矣唐至中葉六典失守群盜擅節鎮廝

桂故集

三

輿濫侯王使名重沓幾至百字宋初稍懲又經元豐更定官制猶不能澄汰故習至其後領蕪紛紛而名號濁惡亦孔之甚蓋自景德慶曆四五十一年間運鍾隆盛人亦太康國體之墮廢吏治之苟且始不莊議後相曲徇不思更化矯俗黨同如異小人乘之遂煽黨禍其極也舉翠華而汙黃沙豈可令熙豐首事者獨任其咎哉不獨譚治講學亦爾將亡之主請諡為理何理之遵安坐待盡文物不振恒必由之觀桂勝諸所錄出自宋者何可掩也

記事之舊國史而下則有外志如汝南三輔華陽諸書皆州郡之所采輯郡縣之所甄列大者侯牧次則令長其頒示科條與夫治一著在境內者罔不籍記雖年代荐更而伊人如在近可述其善政遠可誄其流風不以異姓滅彼名籍如齊起太公上訴蕭姑歷逢伯陵至於李斯卒推本與鳩氏歷歷有據子故博物君子不有典籍藏在舊府何由默識而取辨立譚哉兩漢令相史蓋闕錄追尋莫從良可惜也故本諸史及他書與名勒諸山者或據其本傳或循其遺

桂故集

四

詠微以數語畧存風槩為諸先政傳參佐從事亦頗豫焉乃任華楊衡李商隱數君子其迹若顯羈遊其名實在桂府且於時主府得自辟選諸君例沾俸廩故不敢附之遊寓
灘山人曰唐諸先政若王收裴懷古韓休三四公或愛利著於屯田或信順格於黜賊功庸茂矣乃棄不錄顧歆豔李元之經營任吳之序記者何曰此志桂勝非循吏傳也夫隱山南溪顯於西南暨綵寶積光於東北繫二公是賴哉李則入山而有隱操立朝而

有風議元事不章其授諫議之制謂其奮發忠懇伏諫雪涕亦非無所指而然也又其文采皆可照耀巖壑任才跌宕似若出吳右均於吾桂山水多所個性乃譚者獨昌黎蓼帶之詠不幾淺之乎其涉邪古語有之有聞不如一見昌黎益聞者即斯兩句本非詩苑之極則何足述哉又郡志所采詩多自他處送人至桂質以身遊目觀殊科則余不尚陶度所操殆與朝者異矣

先政中

桂故集

五

桂在西南一隅非四戰之地議者必曰中原有故足可保守偏安十數年動引席安人癸水之識以為證其說近是而實非也蓋試一上觀唐宋五代之際乎宣武始亂馬氏繼之至番禹劉氏父子而止五十六年間土易三姓如反覆手其人得脫於劍戟之鋒矢石之慘者無幾譬之人身中憂腹心也邊隅四體也未有腹心受病而四體愉快如常者偏安之說其可信乎後賴宋稱制加以寬政夷節鎮建州府黜侯王置牧守解去武健額任儒生原野無戰塵之揚海嶠

有惠風之扇經畧轉運提刑諸大夫政刑具平聽覽
斯暇或以省耕省歛或以送往迎來或汎於舟或命
乃駕不東之七星則西之隱山諸處來迎接軫勒名
選石其抄錄至者余得按之節具爲傳焉

濰山人曰老子有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嗟乎大國尚
爾况理小國者乎又云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
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
有甲兵無所陳之信斯言也蓋莫若以簡靜弘風教
哉况桂全部曾不當江河南北一大郡山童而不材

桂故集

六

水淺而無所畜加以苗夷時肆毒螫不有長者護視
之寬其徵發薄其調歛苗非深入不輕議兵民胡以
有樂生之心一反此道騷然煩費欲求安富何日之
有故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
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民輕死則難乎爲上
矣至謂佳兵不祥孰謂伯陽而不達於治國哉漢文
雖稱明主曹平陽亦賢相國畧用之以臻清淨之治
宋因制法要在保民如傳中柳開黜卒不應條收下
御史獄胡宗回妄繫平民至死亦罔不按以効祖道

諸人伸國威以恢王畧何不可者宋史力詆其非似
皆不能坐進此道者也或曰子儒而譚老可乎曰吾
小國也簡靜者是使桂樂生之方也是孔老之所同
也不然何以敬簡臨民之言爲然哉

先政下

宋自寶鼎沒於金源翠華飛於浙水土宇旣蹙干戈
是尋內則有戰士之奉外則有虜幣之徵視昔全盛
不能稍減加以盜証其中潭衡而南半遭抄掠曹成
且逼我被蹂躪桂事亦孔棘矣不知當時群公所以

桂故集

七

安集本土捍禦外虞上之給國賦下之紓民力其策
安在况吾桂西南舉足夷境其人恒傾伺中國盛衰
以爲叛服民或岑晉夷必陸梁一夫盜兵闔城肝食
寧得揆吉日休公事偕我同好稱彼兇觥方身而泳
清川連騎而窺碧岫以行樂哉故觀司府之雍容則
知閭閻之暇豫厥後增樓櫓以與天翔浚池隍以絕
地脉財不告訕民不告病天下洵爲元滅宋桂政
能致此乎惜無紀述令人緝書而重慨焉周因字與
道浦城人建炎間直徽猷閣知桂州先是因任湖南

轉運使上語及谿洞事對曰有邊事邊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時初得燕薊故語及之因在桂曾遊屏風山與棲霞洞其名在屏風山

灘山人曰南宋遊者名書諸山大畧具是矣終之以其帥何夫治亂遞乘譬之紂纘兵蓋士大夫所諱言者談今邊圍檄飛山亭烽舉可遂不下堂皇以却之邪手握籌策躬擐甲冑本非所習其驅之前列者又多市人望風而潰亡足異也不得不駕言主兵脆弱借之他所及客兵集而禍有不可勝言者遠則驅勦

桂故集

八

之廻戈近則昭州之擁甲此非其覆轍乎諸衛將較世受爵秩高皇帝任以禦侮爲萬世之規豈獨行一時之賞哉一謂將門出將不煩外索一謂生長彼中能其水土且山川險易技擊長短皆習知之幼誦韜鈴於武學長試弧矢於監司又懼宴安鴆毒抗精損力則有不得乘肩輿及挾牀上馬之條列聖爲此慮深遠矣顧久棄莫舉何誠及今脩復故事明事令甲每當選用額主武健不器之以儒雅庶純綺之態漸銷果毅之氣益奮行之數年主兵自張倅有巨洲母

煩士大夫親驅市人而戰意者其道或在茲乎蓋兵無勇怯在將較所用耳不亟是圖至惡客帥勒名相高吁亦見之晚也

先獻

桂在前世南際朱厓西連黔府東北與楚爲界地幾數千里采山入水列方物充功貢者與他所驛使項背相望獨於名賢鮮可觀記漢暨六朝遠矣迺唐迄宋亦裁十數公而止雖然此其不名在山必論著有與是志相發明者不然何棄彼取此抑桂舊俗微涉

桂故集

九

不好學故曰邑有忠信不如好學信矣夫苟好學進足揚國休退足端里議所謂文獻於是乎存傳不云乎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謂之君子別於衆庶豈獨爲其擁顯號高貲爾哉故因諸山畧序先獻章斯志所由起焉其或不詳蓋無所徵矣

灘山人曰余傳先獻好事者將謂畧本實而采浮華似矣然士固各有本實也抑人有言玉產山潤珠生川媚士患所懷寶或屑爾審得其真其精光雖與天地敵可也曹先生碧潯亭詩與翁化簿君頌皆吾桂

所未有夫豈無本真哉學不積文不茂故曰不如好
學若曹先生豈直以文翰華國哉七論相國擅勢以
還其子弟嫻親根據朝署跡持柄者非其門生則
其故吏曹先生載一太常博士爾又南中孤生獨持
正議駁兩貴謚至今讀之猶使人不寒而栗假令當
開元佐明皇其勁風直氣與曲江公方軌並驚無不
可者乃郡志猥以文士抑之下列彼惡知曹先生哉
彼惡知曹先生哉

遊寓

桂故集

十

桂與湖南水道相接風氣不殊非四裔之境可換界
罪人者唐間有之蓋以朝貴列華要一奉嚴譴走畏
塗卽近在三輔亦嗟失勢況江嶺以南乎至宋則多
屏之昭象州郡遠且惡也曰遷謫曰安置所坐各有
名故不復鉤校其案與其人行事惟行李所經間有
屬詠及徙是中士大夫遊名著諸山者畧擬焉傳與
夫方外緇黃之流或標筆苑之鋒或齒華筵之末又
或以老壽謂有道術身曾棲山或足跡一再至故亦
得附見或曰寄寓獨無遊士何或曰唐桂府例得辟

舉宋諸闕官惟軍府所選補又可署攝遊者入境易
注名於官簿如唐楊衡戎昱李商隱諸賢雍容幕府
非浪寓也而他或寓者於山川不相涉故不志
離山人曰唐宋於前代見謂有道至遇遷謫無足言
者乃我明獨矜全之德何其盛也夫士起南詔北
閩解裘褐列冠帶內則備侍從外則領州郡所以爲
士人光寵者何厚一有不肖之迹輕在流竄稍重遣
戍廷論明白不復追按其以言事忤旨或權貴侵冤
者旋被召還不次顯用未有顛命遣使及授意所在

桂故集

十一

客行誅戮如唐周利貞之害袁恕已慘酷不可言以
忠厚立國如宋董必猶得希悼卞之意謀遣人殺蘇
軾呂愿忠誣劾李光胡銓欲致之死以快檜錢宏祖
欲爲史彌遠殺胡夢昱甚至如胡舜陟怒古令高登
不承意建檜父祠文致登不復生又況遷謫至者當
虎口也乃今有一於是乎宋諸事皆在桂故追論之
爲當時遊寓諸公危并著我朝弘貸曲全其深仁盛
德視唐宋真天壤哉

雜志

或曰諸故備矣蓋以難舉何曰夫桂阻山爲固土石
相揉物產不豐田園所出僅足自奉故其俗多儉儉
故鮮邪心其民畏上惟所指使一遭多故并力以敵
王愼及大事去而闔城抗節不恐有二志乃隋已然
宋元尤烈著在史錄何可誣也昔漢高帝見魯不下
謂爲守禮之國桂歷數朝大義居白亦何慙於守禮
哉嘉靖中學使吳人表襄遊桂詔山反以名世不生
而蠻種是繁爲山川羞余竊憤爾時無掌故者出詰
陳土風與其遺事使得聽覽庶山川不枉受譏至今

桂故集

主

馬象以一二平蠻碑何益桂僅自給幸諸賢大夫加
意附循膏雨時行猛政不施壯者畢力生計老得終
其天年亦一樂國也所患爲疆之警者蠻是已諸蠻
既平民乃不驚故終以平蠻

灘山人曰守國設險必資形勝自古記之矣桂雖多
山然皆特起不任屏蔽江瀕之淺可涉而過其險惡
足恃哉虞慶則一時狂言實速自斃故李襲志堅拒
僚佐援桂之策可謂英識雖然遭世降平寓內熙豫
鴻鴈下歌於側戎馬不生於郊山川雖小亦足游詠

不惟可暢越鄉之懷間行周覽土壤之腴瘠民居之
多少瞭然在目因事創畫廣爲便利得蒙游豫之助
不少有事則糾合士衆爲國家守封疆萬一不濟如
同馬諸公去千百世風烈如在雖倡義自諸公協心
戮力不辱斯土者非桂之人乎余故以爲不忝有禮
之國乃若諸蠻非我族類怙亂不翦耕牧無所仰四
境以不安席命駕造野祇以攪心或曰張莊平允從
州程郡集元州蠻且樂附山有麗篆何可廢諸曰聞
邊徽功爲國生事宋史非之張虛美而導侈心不得

桂故集

十

不熟之以塞禍源爲乃若周馬諸公舉祠與否非野
人所敢議蓋章節表忠用勸來者其柄在上即國
初死元事之人遠懸安豈近愧東莞然律以大義各
爲其主亡足惟也



羽王先生集畧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鳴鳳撰鳴鳳有桂故已著錄是集爲僧超撥所刻超撥卽鳴鳳之孫也自稱家遺鏤集七種值兵火幸存因從全藁內錄其十分之二付之剞劂然桂故等三書亦在其內惟詩文集及漕書八論世無別行之本而超撥刪削無識徃徃去其精華舉其蕭艾已非復鳴鳳之舊矣

石孟集十七卷

〔明〕汪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孟集十

七卷》提要

石孟集序

屠隆長卿撰

汪識環先生者御史中丞雷峰先生仲子也中丞礪礪鉅儒與王新建並以理學相砥志行純白不媿天壤識環生稟異姿結髮嗜學絕無貴介紉綺習為聞太宰石塘公倩當石塘公在天曹先生匿迹攷光恥借太宰為重以國學生謁選燕都深自引避足跡不輕踐太宰庭太宰貽之竿牘報書率言國家生靈休戚大計無一語及兒女寒

暄其直而恬愉如此日維下帷讀
古人書自六經子史及上古汲竹
墳索齊諧神怪河圖祕記後世裨
官雜說靡所不窺下筆誤結詩自
三百篇騷選漢魏六朝唐宋文自
左馬班揚崔蔡韓柳蘇王諸體靡

二

所不詣中季以仕宦杖馬簪弁走
南北垂二十年即簿牘鞅掌未嘗
一日廢書所至覽勝蒐古動形篇
章與海內交知闡析性命揚挖風
雅犁然矣晚年家居益耽此道可
方皇甫玄晏云不佞居恒謂唐宋

以來諸公好鎔古文意象而各師
心自出其敝也流暢淺易古法盡
亡明興北地信陽諸公反之力追
秦漢後生效之其敝也字勦句摹
史遷優孟至如詩學古學唐今時
蓋人人能矣驟讀之形肖徐叩之

三

味短先生稟法於古鑄格於心語
離則格合格離則氣合氣離則神
合其蒐之也博其研之也精繩削
宛存風骨自別洵近代作家之卓
然者耶先生居大雷山下大雷距
四明在程凡間構屋山樹為層階

復道漸躡漸崇祀遶派泉棟宿雲
霧至者如入僊都洞府即先生之
所得于溪山之助者豈眇少哉不
佞不及執鞭先生而得幸於先生
之子長文頃耳辱講媿好焉長文
博雅才藻名理超超玄著蓋繇中

四

丞而下司雅道三世盛矣長文屬
不佞序先生集昔也玄晏重太沖
今則汪先生重不佞耳世豈乏靈
心偉手乎則長文癖好余而睨就
之也是集為楊伯翼校選夫靈心
偉手則伯翼是也

萬曆丙戌嘉平月



五

石孟集目錄

卷第一

四言古詩

湯湯者河

吳之山

采蘭

知我

正月

卷第二

石孟集

目錄

騷

天閨

九章

辭

三岡葉公哀辭

卷第三

賦頌

高尚賦

吊屈原賦

宋
梁

哀貞賦

无妄賦

頌

天全閣頌

卷第四

樂府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石孟集

目錄

上之回

獨漉篇

碣石篇觀滄海

君子有所思行

飲歌行

阪田行

公無渡河

有所思

擬前緩聲歌

宋
六十六

鷓鴣篇

順東西門行

嗟哉行

虎欲噬人不避豪賢篇

升天行

曷月

有所思

春風伯勞歌

折楊柳行

石孟集

目錄

三

宋
七十五

怨歌行

相逢行

前緩聲歌

孤鴈吟

合歡詩

楊白花

興隆道中聞鷓鴣

君馬黃

雉朝飛

日東出

烏生八九子

董逃行

臨高臺

芳樹

投荒歌

短歌行

門有車馬客行

枯魚過河泣

石孟集

目錄

四

宋
七十四

將進酒

鷄鳴歌

募兵謠

卷第五

五言古詩

感懷二首

感遇十三首

答徐氏三首

新秋晚坐前除作

鷄鳴寺

赴太學齋宿

弘濟寺觀音閣

雜詩四首

雜詩二首

感述

感詠二首

白髮二首

夢別

石五集

目錄

五

八十三

丙午除夕

感述二首

明月照高樓

庚戌歲九月二十二日離程番過牂牁橋謝程

番父老

新鄭

衛輝

姜里

妲已臺

邯鄲

呂公堂

華不注

家童至志喜寄子禮約二首

夜底清平簡孫解元

沅陵道中

夜上嚴州灘

宣風早發

長沙途中懷古

石五集

目錄

六

一百五十九

癸丑十二月十八日夜龍陽分司因念我女今

日出門乃不得送悲不自勝漫爲撮辭

龍里分司

別泰山擬唐李太白六首

感懷四首

還山貽余鶴山施南渚

買得鯽魚寄子禮約山中

同日聞王中白徐龍陽訃

送子禮約往河南

寄友

鎮遠郡齋和周太守用晉人韵四首

赴清浪

昆陽

均州道中

寄子禮約四首

書冊中見亡室聞氏剪花燈紙葉乃五十年之

物聞氏卒蓋三十年矣

先公暮下五首

石五集

目錄

七

頁

孔興歸

卷第六

七言古詩

硯溪歌

龍山歌贈王子忠

陶真人行

貧女吟

凍雪吟二首

程番赴省得李孝甫黃甥履亨留都寄來書

涔之水渡涔河作

邯鄲秫酒行送人之甘肅

燕山行

王主簿邀過海神廟

鶴山歌壽余公八十鶴山公號蕪壽南渚施公

七十兩公交蓋莫逆焉

寄青羊道人蕪簡王東邀

玄洲歌貽張子

愍燠謠

石五集

目錄

八

全

巖菴行

石孟集卷一

鄧 汪坦仲安 著

四言古詩

湯湯者河

湯湯者河思母也

湯湯者河亦流於海行邁遙遙寤寐永慨

慨我嘆矣心之憂矣母氏勞思曷維其已

誰采衣斑斕誰旦夕具餐我適茲未還徒泣涕潸潸

湯湯者河三章章四句

石孟集

卷一

一

三言朱

吳之山

吳之山別兄也汪子北行其兄送之武林而還

吳之山其峯巖巖我行望矣不能以崇朝

吳之山其峯我我逝將遠處不能以咏歌

邊豆在堂琴瑟在御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我征邁歸

以鼓以飫

吳之山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采蘭

采蘭思友也汪子之留都貽其友薛子旂氏

采蘭采蘭于彼高岡我行思子中心則傷

我有廬待子以居我有酒待子以取反反舞我擊我

之缶

采蘭二章一章四句一章六句

知我

知我志學也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之求矣心

之憂矣心之憂矣惟其休矣

知我者謂我心癡不知我者謂我何為我之為矣心

石孟集

卷一

二

三言朱

之癡矣心之癡矣惟其會矣

山有喬木惟梓及杞泉有嘉魚惟鱸及鯉杞梓之良

兮曰予斧之張兮鱸鯉之時兮曰予錡之肺兮

鷄鳴喈喈盟類及笄鷄鳴不已冠綏纚纚佩服之穠

兮曰予心之忡兮佩服之呈兮曰予心之矜兮

知我四章章八句

正月

正月日食也嘉靖癸丑正月初一日日食

正月之朔日有食之瞻仰昊天惜莫我貽辰弗集房

嗇夫用馳此日而食亦孔之痲

昊天疾威降罔不寧獫狁大厲靡戎不成俾民不令孰秉國政忒忒回適匪猶是經

篤喪孔填靡屈靡臻兩無其極河流滔天徐方墊昏其瘵其瘼凡百君子莫肯用恤

航彼飛隼侯林侯丘汎彼栢舟載沉載浮亂匪自天伊胡謀猶訛訛滄滄則具是疇

坎坎伐木尚其掎之賄賄析薪尚其施之天方薦瘥不棘已之赫赫少師式慥式夷

石孟集

卷一

三

朱

少師國氏百辟爲憲帝曰咨咨下民屎殿無然躑躑無然燕燕曾是莫聽不畏于天

視天夢夢靡欽靡承讒說殄行允懷于成職競賄遷貨寶盈庭善旣卒殄何用不傾

哀哉爲猶匪蔡匪矧作福作威日用煊煊洽比婚姻淪胥以害人之云亡伊誰之藥

正月八章章八句

石孟集卷二

騷

天閭嘉靖戊申歲四月二十八日

翫天閭以瞰詞兮趨莽莽其焉如聞鼙鼓而可矧兮墜蒙蒙而颺颺旣前超而後邁兮復奔走以蹶趨顧岑岑而若隕兮心耿耿而不渝心寃結而致愍兮攢戈刃使余卒瘁休創缺而號呼兮冀芒刃之或拔號與號其相接兮痛與憤其交發抗擣首而屏息兮氣痛忍其或痛定惜務入而不可解兮寧溘死以隕性

石孟集

卷二

四

朱

條憑憑以上征兮紛容容之無極邈漫漫以四顧兮習冉冉其下擲目眊眊之不可見兮耳瞶瞶之不可聞魂惺惺之無所從兮心惻惻以自捫寤孽涕以汙貽今寐又欸焉以自悼物有在而忽失兮足豈別而可蹈申佗倅以軫結兮憐悶替之昏昏曾慄悵之嗟嗟兮證余襟之紛紛放子出而或返兮屏妻去而或還心一寤之可冀兮故雖九死其猶尚存閨中之遠遠兮心可剖而不可寤雉耿介而離於羅兮具爰爰之狡兔默省想而繚締兮愁翫翫而撓膺諶屢握而

轉九兮惜癰君之不明亢不忠以將亂兮室慙慙焉
其往醒發憚獨而不卹夫緯兮愍宗周之將傾

九章

九章識環子悼厥孫作歲在癸亥斗柄指孟陬
月既望余子禮約始生子在泰山之陽汶水之
上咳而命之名曰尊德生三日其母疾弗能鞠
鞠於余妾劉氏卽余子九歲喪母而鞠之者其
有保抱携持之功幾二世思深哉是歲九月自
泰安之聊城將謀南還弗果明年閏二月二十

石孟集

卷二

五

三百十六

有一日自聊城來歷下每僦居近市人無不屬
目呼爲嬰兒王以其頭顱圓聳面目偉秀嬰兒
中之持出者余朝夕出入必迎而投余之懷見
余讀書則瞋目視良久握卷指畫作琅琅聲生
而無疾乃以痘亡於四月二十有七日其父往
都下先是八日痘始出余往就乳媪抱視之向
余呼揖揖者再孰知其爲未訣者歟痛哉痛哉
誰無肺腸能不割絕劉氏抱而哭之慟曰他日
必葬我於其側以無忘於九泉聞者隕涕是日

哺昇而殞之天王寺送者爲閭秀才志明輩二
十有二人益未始與余識曰我等見是兒不啻
潘果之投傷哉已矣嗟乎老而歌沐椁者繫何
人乃嬰兒則爲人人之所愛其異矣哉余之哭
曰天乎天乎余固不得含飴者乎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余且不得茹荼者乎長歌當哭輒爲之
辭離以九章俾哀思有所屬焉

泰山巖巖兮汶水湯湯汨余情其修姱兮紛余佩以
芬芳蓬玄恤其閼密兮揖有吾以徜徉攝提貞於孟

石孟集

卷二

六

三百廿一

陬兮月之恒以旣望太占穆其允協兮熊羆闢以允
臧聲皇皇之旣載兮裳非非其彌章實覃訐以岐嶷
兮曰家之興以兆祥亶先德之靡悔兮庸錫爾以孫
子皇天純嘏爾常兮俾爾不康乎禋祀余固知蹇蹇
之爲命今日乾乾而夕惕也指餘慶之有在兮夫惟
先德之積也心孔填而不寧兮休矣皇考爲足恃靈
椿八千以爲秋子枝葉峻茂而弗替

右靈椿

寒暑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憐行踽踽畸於人兮

亦既侔乎天阼余身以淵谷兮戰余足以躋顛紛總
總其緯繡兮孰云察余之佞賢日簡簡以自譽兮歲
冉冉而弗遷懷余情其耿耿兮舌有捫而不可言皇
天無私阿兮覽余質其猶未覈矧先德之貺貺兮未
錫爾以祚胤孫謀翼以貽曾兮視夢夢者其克定余
既不難夫自信兮自前世而已然矯三槐以手植兮
固取必乎蒼天

右畸人

余昔滋蘭之旖旎兮又樹蕙之芳菲畦杜衡與辟芷

石五集

卷二

七

文

兮紛茵桂以充幃保厥美以永終兮唯昭質其無所
虧悲北風之彷徨兮雪霰霏而交下瓊枝儼以獨立
兮哀衆芳之委土忽曾孫之鞿鞢兮羌余心之可喜
春與秋其代序兮日峻茂而不疑民好惡之不同兮
惟此覽察其獨異謂何物之寧馨兮弗祿康而如幾
余冉冉其將老兮塊獨處此含飴又何必泌之洋洋
而後可以樂饑

右含飴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吾生之不良行拂亂其所爲兮

志肆苦而俛俛彼前哲之自得兮余焉能企而與之
同行忽孫枝之茁秀兮煦然燠我以春陽朝吾出而
投之懷兮夕摩頂而蒼蒼俯弄鞋於膝下兮登書聲
以琅琅日康娛以自適兮長坎壈亦何傷何皇天之
不純佑兮奪余所保以爲命忽溘死以流亡兮進號
呼莫余應杳冥冥其何之兮邈漫漫之不可知神渺
渺以默默兮魂慘慘而栖栖劇省想而竚貽兮翩何
姍姍其來遲

右哀生

石五集

卷二

八

文

心蹇蹇而煩冤兮涕淫淫其如雨情鬱鬱而紆軫兮
居默默而不得語恍孩笑之可聞兮幾髮髯而不見
聲有似而相感兮物有存而不變曼吾日以流觀兮
聞余耳以注聽冀一返之可得兮穆眇眇之無應隨
珠毀而不滅兮羌體質之猶存夫惟隕於深淵兮莽
茫茫之無垠思鬱結而不可解兮氣繚轉而不可止
焉皇皇如有求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隕淵

回極浮浮幹流而遷兮萬物變化沕穆無間兮禍福

之端孰知其然兮。藁施盈室蘭蕙其不妍兮。鳳羽譙譙鳴啾啾兮。神鼎淪沒康瓠其留兮。顏冉天亡距踦惟壽兮。余之不類世德作求兮。弗替引之以先公。齒兮余既抱孫優游爾休兮。胡溘而亡予心之矛兮。背應交牂戈刃之投兮。毀璧墮珠邈不可謀兮。出涕沱若雨雪浮浮兮。眴杳杳兮眇不知其所躋哀與哀其相接兮。焉冤屈而自抑。

右回極

長太息以蹇產兮。獨求歎乎曾傷。盼庭柯之飛鳥兮。

石孟集

卷二

九

三百六

日既夕而迴翔哀死者不復生兮。汨河流之湯湯。孟夏之短夜兮。獨展轉而不明。忽鄰兒之呱呱兮。紛余涕之沾裳。編愁苦以爲膺兮。紉哀思以爲纓。步徙倚以至曙兮。瞰將出乎東方。何昔日之昭昭兮。今直爲此茫茫。

右曾傷

人生各有所樂兮。何余心之不可聊。心冤結而內傷兮。情離慙而日清。愁鬱鬱而長鞠兮。涕淫淫以號咷。方始疾余就視兮。呼揖揖向余者再。乃遂焉而未訣。

兮。劇余腸以百碎。屬孟夏之滔滔兮。莽錯薪之翹翹。睇白日之永熙兮。盡哀思之忉忉。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吾令帝閭開關兮。指麒麟之可識。就重華而陳詞兮。九頓首且焉止息。夫惟往而復來兮。亦既喪而可得。苟探環之弗迷兮。倘茹荼之可釋。

右離慙

獨處廓而僚慙兮。步徙倚而彷徨。志憾恨以如結兮。悵倘固而憤恨。嗟生者之多哀兮。不如死之無知。哀無益於死兮。生何能以弗思。昔莊生之達觀兮。謂處

石孟集

卷二

十

三百七十五

順而安時。生假借而塵垢兮。嘻造化之小兒。雖異適以自縱兮。豈徇情者之可冀。余固董道而不頗兮。願中節乎。吾將詣聖樂天而知命兮。終然儼乎。吾之師

右達觀

辭

三岡葉公哀辭

公爲司寇郎奉

詔獄。迂權要謫戍遼左已。

天子察其冤釋之。復其官老以疾終於家。坦於公有

國士之感公有阡曰復始所于胥陟降者乃余
經之蓋焉山陽之悲其詞曰

有威者鳳矯矯其翮雲衢斯振貫城攸陟天命
具嚴播刑之迪彼何人斯爲虺爲蜴赫赫少師
職兢是力

帝曰於乎天命敬逆汝徂清問是實是極公拜稽首
明命翼翼明啓胥占式遏蝨賊少師曰喚伊胡
爲愚相彼雀鼠寧莫之惻以禦魍魎投之有北
帝德孔昭鑒下有赫曰此王臣蹇蹇司直俾歸桑梓

石孟集

卷二

十一

元

命服載錫藐余小子荷公甄識實余於懷每懷
罔極有阡復始于胥者昔鞞琤璫瑤陟降奕奕
人之云亡我用傷怒敬摛蕪辭綴其沾臆

石孟集卷三

賦頌

高尚賦

嘉靖二十五年六月既望汪子將之留都秋試
乃齋潔抱策而筮遇蠱之上九其系曰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曰嗟乎命之矣夫窮通存乎天用
舍存乎時天不可違趨時則吉輒不復以行爲
計而北堂之命方殷曰女但往於是乎往竟弗
有所就而返爰染翰伸楮賦以見志以高尚命

石孟集

卷三

十二

元

其篇辭曰

伊先子之齋跽步往哲之高衢周八極以馳騫漱六
藝之芳腴氣駿輶以無際思廓深而有餘攬道德之
精剛質鬼神之幽史夙乘雲以翩翩既端簡而容與
慨懷居者偃仰哀民生之疴瘼苟凋瘵之有瘳豈執
掌而爲劬同海宙以無間沛皇澤以如濡於是南陟
衡嶂北控神畿東撫泰岱西略牂夷吊三閭於三湘
瞰九章於九疑觀齊魯之還風挹洙泗之清澗登蒨
門以長睎指燕然而遐思對尊俎以折衝下堂階而

苞持清風滌而穠穠嚴霜浙而泠泠武焱拉而雷厲
文虎躍而龍騰揚光曜之燎燭信譽美之旬甸顧井
渫之方食詎天命之云傾雖淵泉之弗究庶物我之
有成余小子之不敏荷大造於罔極自孩提而有知
必義方而靡忒志母虛而行正居有常而就德供洒
掃以彌載眇衣帶之必飭好緇衣而徙義惡巷伯以
修慝鶴鳴臯而實勝魚在淵而叵測進於磐以衍衍
退考槃而寂寂是惟明訓奉以周旋恩斯九我最爾
三遷黽勉筭其來偃僂宮墻道在邇而得魚心或舍而

石孟集

卷三

十三

朱順
三言全七

將之白下益撒關於仲秋乃先期而往者於以北而
端策諏於泰筮得平告我失言不利數極變通文成
象麗爾乃異女內成艮男外嚙山下有風壞極而事
其名曰蠱惟隨之次靜惟五爻運觀上糸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吉凶無形明神攸示遂施笈而釋裝將從
棘而遠逝夫何北堂命之以但往南征聿焉而興思
蘊隆蠱蟲而徂征鍾陵窈窕焉戾止旣而吹竽者進
抱璞者傷衆滿堂而雪燁孰向隅而愴怳亟旋歸於
故里聊逍遙以徜徉顧惟唐虞蕩蕩鳥獸踰踰矧余
生之好修豈甘遜於荒涼第有命之在天雖懷寶而
莫行衛不敗以天幸李數奇而卬降行與藏其有定
得與失其奚量遇坎險而溙汙決江河以滄蕩若夫
遜迹江湖採薇西陽累革交趾叱馭邾岡或韶光於
聖世或知存而不亡旣已病夫王尊與馬援又奚取
乎夷齊與隨光至於周衰之不作士賢而不偶女無
媒而愆期龍戢鱗而在藪聖匪極於宣尼遜何譏乎
喪狗惟肆嘲於神聖斯見尤於多口時在我而莫爲
聖無方而不囿是皆知不足以知聖行不能以趨時

石孟集

卷三

十四

朱順
三言全七

余惟代玄哲之遺術冀出處之不睽退求已以自省
信用薄而才微載抱著以問易曰高尚以爲宜爰定
我居築室衙池藝書門之瓜樹烏桺之枿種陶令之
柳植張公之梨滋蕙蒨兮蘭桂畦揭車與江籬集芙蓉
以爲裳製芰荷以爲衣盟歲寒於松幽觀朝榮於
槿籬順情志於典墳屏宴樂於奕棋儻葑菲之不棄
賁穠楠其奚疑豈高尚以爲高而王侯之爲卑乎

吊屈原賦

嗚呼是惟汨羅也歟哉於維先生炳曜含靈敦德不

石孟集

卷三

十五

三百四十八

聞哉亮以貞諱謨猷而入告兮爲圭璋之特呈冀王
心之允勰兮迴九閨而弗屆亦有若芻豢之悅口兮
奚俟乎易牙之旨嘗王怒焉其如饑兮蓋將嗜之而
弗忘夫何旦晝之驟驟兮獨寤寐於謔言甘鴆毒以
爲飴兮履春水之若堅鴉嘒嘒以自鳴兮猿蹯蹯以
自娛鳳凰戢羽於枳棘兮麒麟跼足於羅虞將高舉
而長逝兮不忍淪乎故都抑隱忍以媮生兮又奚忍
喪乎故吾故寧溘死以隕性兮從彭咸之所爲皜然
泥而不滓兮珠沉淵而未輝不忠者謂不必然兮巧

者直笑其爲愚律中行則若過兮羌耿耿而不渝自
古忠言必死於讒兮孰若自歿之爲愈先生之見固
不在於是今而後死者往往辱於胥徒固知夫忠憤
之激發兮自遠辱而不遷苟有毫之不足兮豈千載
之必以爲然予小子之不淑兮縻寸祿而覩顏望夜
郎而長驚兮過汨羅之故淵撫蘭芷於江臯兮擬蘭
桂與申椒承蕙肴而噉詞兮儼八龍之飄飄風颺颺
而波辨辨兮神靈儵其欲旋捐予珮以下貽兮服遺
經而弗諼

石孟集

卷三

十六

三百四十九

哀貞賦

易贊牝馬詩詠睢鳩蓋坤德利乎靜方女則歸
於窈窕惟聞氏之歸余者二十載德音莫遠求
終無救可謂貞也已矣歿逾年而思弗能忘爰
爲之賦哀貞

歲戊子余弱冠今皇考作余以嘉偶朝祭輒於衙門
兮夕東皇下乎南斗乃親迎於白下兮侯堂乎尚之
以璫玖揚且暫而鬢鬢兮豔不屑而鬢黝佩紛恍以
攬抑兮芳菲菲其素纓鷄初鳴而及所兮問燠寒以

怡聲饒與醢其必調今湘錡釜以芼羹惟所欲之佐
餒兮罔敢睥而安睥惟貞淑其不二今匪宴私之或
介東淵塞而姬嬖兮亦嬖嬖而終允雖掩嫫其弗媿
兮矧姊姒其有外信中女之叔度兮貍德音之皆遠
皇覽謂余之好迷今曰得賢內助非細事家離起於
婦人兮牝司晨而家替顧內正之克先兮女威如而
必志亦既執手而成說今宴新婚之如弟羹洵美且
異兮煒彤管余以遺琴瑟靜而在御兮願偕老而無
媚就其深而方舟兮就其淺而泳游凡民喪而匍匐

石玉集

卷三

十七

戴

今何有無而黽求閔余室之翹翹今相拮据而捋茶
罹薦饑而罄罄兮口卒瘁而弗舖罔挾貴以驕兮罔
惕夫在室之佚安蓄御冬而凍皴兮喟勞心之博博
貧與賤其有命兮世固有無乎卓錫苟余口之足糊
兮亦焉往而不悵遭吾道夫龍門兮數點額而不化
謂反身之克誠兮奚外物之足疚心勞而志遠今固
窮而磻守不怨天而尤人兮固女圖之所厚九育子
而勤斯兮屢毀壁而隕珠僅二男之蛆蛆兮及二女
之姁姁傷問子之夭歟兮嬪亦溘先乎朝露旬三浹

而女尚之殯兮余盡焉其何額續將屬而目余兮恫

求別之在茲余曰余死其復見兮曰君百年以爲期

生無一言之忤兮死猶不忘乎其夫苟余心之非木

石兮豈能一息而不怵衣衿之在笥兮救緼而綴繒

美膊不入於口兮惟嚮嚮之自食嗟余心之慄慄兮

言有誤而喑訖惟諛諛以徐飾兮踵有容之前哲余

既不難夫速化兮故橫逆之直受貼危歟而不墮今

夫惟嬪心之力佑閨中之閒寂兮悽益友之顛仆何

規矩而執說兮余安能輟夫深憐燕于飛而頡頏兮

石玉集

卷三

八

戴

鴈雖離而南征春與秋其代序兮神踰佚而靡寧夏
日之永兮嚴霜下而冬夜愁悄悄而就枕兮氣繚轉
而倏倏思惓惓而悶瞢兮懷鬱鬱而結結莽茫之
無極兮神怳怳而自憐亂曰魂之逝兮莫知其方死
無所知兮生曷能忘一男一女兮遺我以珪璋苟有
毫之不及兮吾何以女於泉壤汨余年之不可百兮
屬哀思之久長

無妄賦

幼吾佩服韋編兮曰無妄之有災行牽牛以遠去兮

居者惟夫橫猜惟剛柔之效動今爰稽實以待來余
固顧慮以周圖今奉訏謨以必諧性旌旌以制佩兮
行惕惕以弗回宵耿耿其不寐今日孜孜焉繼余乎
厥懷庶姦美以練要兮將古人爲可追吾固惘然其
不惑今謂月錦之勿媒狡狴狴以相矛兮憑不厭乎
茂惡衆並舉而駢逐兮角鬚鬚其鯨觸岐文拘姜姬
旦東遷慈孺卒投市虎成言長縲綬其罔辜兮霸圉
固以受編班悼蹈夫長信兮衡詭出而思玄在昔先
民之有然兮嗟余邁此其奚瘥余獨傷夫蕭艾之峻

石孟集

卷三

九

宋

茂兮蕙芷萎而數化雄鳩矯以鳴逝今鳳鳥戢而羽
銑覽相觀於八埏兮覩高下之洪濛朝發軔於句章
今夕弭節於崆峒總余轡以逍遙兮班陸離其春容
驅望舒以先余今後飛廉使奔從焱回回以揚靈兮
皇剡剡其穹崇汨升降以上下兮羗渠燠之所同閭
啓扉以九奏兮聆廣樂之彤彤紛吾有此外美兮內
純粹而彌冲欣羈禽之反木兮悲代馬之依風何所
獨非吾土今爾何懷乎故宮

頌

天全閣頌

天全者姬子名其所居之閣在昔廬陵羅景綸
氏因蘇文忠公紅友黃封之說而廣之謂金貂
紫綬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不如芒鞋藤杖
醇醪養牛不如黃鷄白酒玉戶金鋪不如松窓
竹屋者其天全也顧其說之則是而未爲通方
義雖得之而當以充類何則君子之道通之斯
爲川塞之斯爲淵升之而兩施沉之而土潤殊
途一致而異轍同歸者也余固取其說以名閣

石孟集

卷三

十

宋

充其義而爲之作頌其辭曰

惟民受中以立厥命禮義威儀有則有定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朽索以馭春冰若墜孳孳爲義鷄鳴而起
外不見人內不見己獲之不隕詘亦不充鳳儀翱翔
龍德正中袵衣鼓琴削迹絕糧一德宅師破斧缺戕
麴蘖鹽梅後車傳食不厭糟糠如出金石或出或處
或默或言通之斯川塞之斯淵窮達同歸險夷一致
無適無莫何思何慮孔行四可思言四素其幾維何
不聞不覩厥臨不顯厥保無斁其極維何不已不息

扶搖大鵬掄枋尺鷃夢幻泡影如露如電不生不滅
無心無爲是曰異端索隱探微無方無體不倚不測
大哉聖人繼天立極維天生人維聖同天不以人喪
其天乃全噲噲者閤余之攸躋錫以嘉名顧謚式惠

石孟集

卷三

三十一

金沈

石孟集卷四

樂府

朱鷺

鷺于飛之翩翩鼓淵淵于胥櫓兮於皇樂壽萬年

思悲翁

思無窮生有涯兮思無終窮奈之何芄蘭之支佩以
童日居月諸倏而翁悲悲乎翁桑海東桑海西疇而
望之肅肅鵠羽雙飛

艾如張

石孟集

卷四

三十二

金沈

中林何有侯楷侯椅兔爰爰鹿伎伎羅之張于猶夷
往弗逐來之惟馬蕭蕭旆離離于胥歸乎祁祁

上之回

車之攻邪亦旣差馬龍從以飛赤流赭黃鵠之飛離
哉下卿雲出天長美人扶搖翺以翔九河湯湯蜺爲
梁天杓十斗瓊爲漿天子萬年丕丕基無彊

獨漉篇

獨漉獨漉上山入谷山有猛虎谷有短域上山采紫
芝下山采黃獨茹芝可延年青厓騎白鹿四海覽遊

數人命如轉燭夜久當九開月星晦漫漫當關關不
守金印繫左肘肘後不須更鬼火燒白榆

碣石篇觀滄海

登碣石而觀滄海一何茫茫海若自如河伯沮傷日
月若出安知所藏天大無外坤合無彊振而不洩茲
其可量乘桴而逝憂心豈忘魯狩獲麟筆削以章

君子有所思行

君子有所思所思邈不期入室各自媚出門寧復知
肝膽向誰是尊杳欲何爲野田飛黃雀高不過蓬茨

石孟集

卷四

二十三

赤鳳搏紫霄文采光陸離鯨蜆困泥滓螻蟻尚制之
螻蟻細小蟲從橫亦惟時

飲歌行

麒麟游苑囿虎豹乃當關磨牙攫其爪翩何來跚跚
盜跖泰山下恣睢脯人肝鳳鳥德不衰遭時亦盤桓
飄然逝玄昊邈爾遺人寰

阪田行

宛彼阪田仄蟋絲絲不知野蔓鈎連禾黍離離荼蓼
薶只仄田野蔓胡纒纒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生不逢

朱虛氏

公無渡河

河水深殺人褰裳乃就之公不爲我留我心先已死

有所思

雲之馳兮鳥之飛與俱之余兀以竚今如饑如噎乎
悲矣

擬前緩聲歌

黃鵠來翩拚下有王孫彎弓射之燕雀猶可奈何戕
彼飛鵠渴飲沆瀣饑不啄握粟汝何太荼毒鳴鳥不

石孟集

卷四

二十四

聞拉杳高飛安終極

鷓鴣篇

翩彼飛鷓鴣爰止於門噉噉其鳴翕翕其群有鷺在梁
有鵬止隅或以其底或以其吁黃龍負舟白蛇當道
視之輾轉竚而號咷維音嘒嘒維室翹翹我心塞淵
局云其切

順東西門行

時然言行不徑遇災罹禍不可勝犯忌諱操不軌富
厚逸樂世且累不愧影不愧衾我思古人獲我心志

驚驚行踽踽非今之人莫我與朝紛臂暮踰墻高談
四座氣揚揚爾爲魅我爲魑膠投轡結山嶽移莫張
弓莫挾矢太陽當空魑魅死

嗟哉行

太行能覆車輪造父無蹶顛灑瀕能決舟檣長年爲
周旋凶人惟日不足志在傷豪賢君子素位而行不
懼乃知天

虎欲噬人不避豪賢篇

天壽不二君子修身內不見已外寧有人于吟之特

石叢集

卷四

五

三

有蘭蕕蕕不采其芳於何云惻虺蛇噬膚蜂蝎螫肌
豈伊仇人物性如斯孔畏於匡孟有戒心愠于群小
憂心欽欽智者擇人見惡避咎君子秉心惟其孔牖
我行其野毒矢蜚興鴻鵠高舉薄於蒼冥

升天行

人世不可居緬懷天上樂青雲爲車輪班班轉寥廓
目觀紫霓旌耳聞鈞天樂天河流日夜洒落飛晴瀑
姮娥白玉拌笑啜長生藥

曷月

曷月汪子思母也汪子奉母就祿養於黔黔古
要荒外母不安於居且抱疴疾乃假函章便奉
歸別於武陵母南子北逖焉瞻思

曷月子旋歸淚縷縷班鳩過河野鵲飛心思故鄉鬱
累累瞻望曠野孰知我者

有所思

有所思汪子自牂牁底京師經玉河橋故寓益
妻聞氏求訣於斯

有所思有所思乃在玉河之西槐高高寒冬葉落無

石叢集

卷四

五

三

華茲孤鵲飛來啼不見當時雌日居月諸哀爾生非
其時嗚呼日居月諸那得復見爾雌

春風伯勞歌

翩翩雲中鴈秋南冬北見人生苦行役離鄉令人賤
有母不得寧有兒不隨行生年不滿百生離多苦情

折楊柳行

提上柳何青青春風一搖蕩萬里愁人行一愁人行
春風歲歲似誰知悵多懷日遠企予望之二鮮我有

老母東歸萬里途客從遠方來不見雙鯉魚三客從

遠方來不見雙鯉魚河流湯湯回回安能奮翅高飛
四但知斗祿養親誰知鬼國遭屯旨甘不遑口忍見
五疴疾嬰身六令我混迹胥徒令我負親嘻吁混迹固
爾耳負親怨何如六

怨歌行

怨歌行汪子哀其妻聞氏作氏有淑行偕行殞
於北乃挈二兒南還

綠葉著庭柯隨風自婀娜嚴霜一夜發葉落枝婆娑
一黃鵠雙比俎和鳴尾畢逋雌飛墮不起雄鳴將兩

石孟集

卷四

三七

宋

雛二兩雛聲磬磬不見雌羽毛羽毛隨風轉轆轤但

願北風號三皎皎雙玉簪置我齊紈襟簪襟得相著

幽明懸素心四朝亦垂總帷暮亦垂總帷琴瑟在我

御安用鷄鳴喔喔為五獨樹不成林獨柯不成木男

兒愛後婦斯言良錯莫六

相逢行

相知不相逢相逢不相知鳴鶴在於陰其子乃和之
鹽車服騏驎伯樂不可期相知苟不難何用絕絃為
神龍邈淵潛避世恒自怡

豫章行

丈夫膂力剛經營將四方盎中有宿儲杖劍離故鄉
黃鵠一舉翮離哉翻翱翔詎知墮羅網燕雀與同行
風飆懷素志宛頸中自傷去去勿復道濯足東溟桑

前緩聲歌

幽蘭生澗谷不在堂北之前用之稱國香不用乃與
百卉比有白茅為物薄藉重得無愆井渫可用汲王
明福臻駢膳肉與乘輿孔孟車為旋吁嗟聖賢之生
不能易命而回天

石孟集

卷四

三八

宋

孤鴈吟

群飛塞北雲孤立湖南渚落日羈旅情相將兩延佇

合歡詩

朱戶柳垂絲朱輪夾道馳燕泥含翠幌花露浥羅衣
寶瑟調銀柱金蓮下玉階鴛鴦浮曲沼春風萬歲期

楊白花

楊白花開滿樹春風一夜起飄搖不知處飛芳舞穀
須臾時墮地莫望低枝垂

興隆道中聞鷓鴣

行不得哥哥魚潛毒淵鳥栖惡柯此無奈何嗟爾行人
人趨趨阨陀不避爵羅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六
龍之山十年爲兵君將安行嗟嗟君將安行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白君馬騰驤臣馬不敢偏周道如底和
驚濟濟穆王四遊道彌棘枳虎園熊逸衛乃女子甯
武不稱愚安用丈夫爲

雉朝飛

雉飛五色斑斕雌伏啄食跚跚但憂雛翼未乾寧知

石季集

卷四

七

二百三

張弓挾矢雄飛雌伏死遺厥兩雛朝夕呱呱雄鳴
繞枝不見爾雌

日東出

日東出駕六龍卿雲從翔天中日東出開八埏龍之
飛群蜿蜒日東出玉燭明屢豐年樂和平

鳥生八九子

鳥生八九子八九子日伺兩老鳥兩老鳥朝攫腐鼠
夕啄赤莧羽翮脩脩口卒瘡日望子翮長寧知我覆
哺八九子既長各含蟲蟻飛斑斑轉輓轡來巢哺老

鳥亦豈知當年恩斯今其此毒荼朝望壺漿夕望尊
壘赤子不入井嫂溺乃怨之媒入門刎頸交出門各
啼悲

董逃行

倬彼雲漢昭回天門醮祭夜開金旌寶幢徐來玉女
三千徘徊中直層臺仙掌崔嵬侍臣跪進瑤杯一鶴
馭膺膺中宵來下但俾吹笙擊鼓姹女翩翩起舞神
水金波如組二黃扉夜啓霏霏元老踽踽裳衣香龍
蜿蜒金泥青詞繡楮揚輝天顏一展申眉三城南尺

石季集

卷四

三

二百八

五綢繡歌臺暖響續紛車如流水盈門苞苴山海輪
珍千秋萬歲長春四紛紛疇犯教言履客日稱萬年
白日胡薄重淵但願弗令華顛子子孫孫駢妍我生
有命在天五

臨高臺

黃鵠一舉可以千里拉沓溟滓尚貽矧矢仙人王子
喬參駕白鹿相遊遨相遊遨入紫虛玉樓十二嵯列
天衝吹笙乎拊鼓乎超忽者土乎

芳樹

麒麟可以遊苑鳳凰可以鳴岡魯狩西野孔袂扶傷
桂樹施薪管蒯揚芳志士心懷回回瞻仰彼蒼盍用
臧

投荒歌

遶邪荒邪投我者誰邪蒼蒼乎彼乎國士者遇乎疇
哉知已盍云其死

短歌行

甘言爲疾苦言藥促膝附耳姿綽約言才逆耳心不
樂胡不甘言恣歡謔頃刻垂楊生左肘盼睐何人爲

石渠集

卷四

三十一

奔走平生不識夷門叟白髮人前向人剖短歌行莫
垂手

門有車馬客行

朱門夾廣路車輪如流水但見車塵起不見車中士
下車入門來意氣何瀟瀟一顧羅瓘瓘再顧列旂旄
東風吹桃李飄蕭墮泥滓方何以爲期胡然我念之
棲遲衡門下室遠人甚爾相國齊晏子結交在終始
枯魚過河泣

貧賤慕富貴富貴履危機犧牛被文繡玄龜曳塗泥

將進酒

將進酒且莫歌盤渦作梁在洪河桂樹爲車輪西望
太行阿高臺飛閣鬱鬱我我意氣一以失黃金不爲
多嗟嗟黃金不爲多樂極悲來當奈何

鷄鳴歌

鷄鳴膠膠月在天竈而搔首心惘然竈邪望邪天何
蒼蒼其南馳

募兵謠

都勻道檄下各衛募兵多者六百少者三百卒

石渠集

卷四

三十二

無有應之者且爲之謠余聞而爲之比其詞以
見顧彼失此之非策云

募兵募兵再往銅仁城城中有兵十去九再往銅城
誰與守諸蠻惡少知我空昨燒西堡今復東急須募
兵各埽速滅毋使成飛虎雖然三兩之金安足貴且
對妻孥枕戈睡

石孟集卷五

五言古詩

感懷二首

高樹多悲風勁翮無群栖君子懷明德下學惟天知
叔孫毀尼聖狂狷人所譏漢士罹黨錮宋哲遭流離
天命固如此人情安足疑

二

亭亭巖上松矯矯庭前竹悠悠懷古人脩然在空谷
小人有虛譽君子慎其獨吾心苟無愧何必徇流俗

石孟集

卷五

三十三

二首

滔滔洛水間砥柱良不惑

感遇十三首

太白何煌煌衆星何歷歷爲光旣不同旋樞亦殊迫
鷄鳴天欲曙殘月如虧璧衆星忽已淪太白猶在側
乃知光盛者其暉自無極

二

王者化無外四夷爲我防禦戎有上策無忘亦無荒
暮南無王庭中國嗟耗傷屯田十二宜固守誠足減
吳楚殲胥玉千載悲人腸

三

麟鳳本希有倏忽不可求雉兔躡平原網罟於焉投
耕漁版築士囂囂何所謀千駟曾弗顧萬乘如蟬蛸
三聘幡然起先覺貽鴻猷網罟遺雉兔麟鳳安爾收
四
大地博且厚載嶽振河海乃云水承地水復爲天配
塊土投水中安能不腐壞坤厚合無疆惟天大無外
滄海雖望洋居然地爲載

五

石孟集

卷五

三十四

二首

我昔開東園手植櫻桃樹五載一來歸樹大乃如許
顆顆懸珠璣葉葉蔽衡宇垂垂白髮親朝朝挈雙稚
弄珠桃樹下念我天涯去俯仰迫衰腸啜粥同其糗
六

進旅退復旅比肩胥與徒簡簡方萬舞辟戟在廷除
懷古固有然問余何所居余亦何所居家有驪龍珠
藏之三十年手澤猶濡如恐復入深淵保之過微軀
所需升斗資聊爲金石圖

七

釋迦無文字象教乃其真仙人亦無言爐鼎爲之陳
鉛汞非外物魂魄在其身在天象乃見在地形爲存
魂魄成象者煉之若浮雲飛昇八埏間歲遠亦沉淪
大化有混闢而况萬殊分嗤彼服食者昏昏何足論

八

密雲有貧士赤體無縷絲長夏坐炎歊寒冬卧冰漸
不渴復不饑無言亦無思元神還內固外邪安所施
荆楚雄南疆憑陵江漢湄一朝寵無極囊瓦復相依
蠹之才二人亡國恒於斯去讒遠貨色修身乃其基

石彙集

卷五

三五

三

虞廷十六相明良千載師

九

天開十二廐驪黃紫雲錦飽飫太倉粟渴向潢池飲
寧無千里駒毛馬色斯擯芻秣常不充鹽車服坎壈

十

咸平憤讒佞沉淵殞其生嵇阮匪猖狂遭時乃爲醒
昭哉詠懷篇上續離騷經誰言千載下無能測其情
何如阜帽士遯世歸滄溟

十一

山深風雪零天寒日將暮迴車遠行邁荆棘彌廣路
高堂棟已撓埃壘冒軒戶夔魑雜魍魎盤薄復馳騫
安得巫咸招天閭或可覩

十二

灼灼桃李花春陽媚芳姿明明君子德生當治平時
調羹秉玉鉉壽芳維其祺叔季懷小人祿壽亦如斯
樂天復知命君子奚以悲

十三

平原解好客珠履常三千誰爲肝膽士相知復何言

石彙集

卷五

三六

四

一朝報君恩夙昔恩所先士爲知己死斯言良不偏
寧無千里駒伯樂曾莫前

答徐氏三首

明月皎夜光蟋蟀鳴前除生年不滿百立德在須臾
憂來百思集忘此七尺軀毀譽風前旌得失何區區
死者不復生慎勿乖遽廬

二

吾生寡諧俗未爲君子嗔生平四海內屈指纔幾人
爾來東海上邂逅賓州君君才信英邁瞋目何嶙峋

顧我一寸壤，譙挹無捐淪。

三

秋杜生道傍，其葉何蕭蕭。揚舠遠行邁，惆悵非崇朝。
有子未弱冠，問學無甄陶。跼蹐蓬衡下，矯首龍門高。
寸筵如可扣，倘獲聞簫韶。

新秋晚坐前除作

出門既已遠，而嗟歲月深。孤客寡親友，開除坐沉沉。
斜日下庭草，鳴蜩在高林。清風自東來，颯颯吹衣襟。
進知門前柳，尚對南山岑。高堂悲白髮，盡然傷我心。

石孟集

卷五

三七

三十八

何當附飛翼，即墮雷峰陰。

鷄鳴寺

空中藹蒼翠，磴道盤紆上。石塔既峻嶒，殿閣亦弘敞。
喜此闌闌中，清新獲心賞。禪堂祭清磬，山花落餘響。
天風吹雲葉，翩翩下仙掌。大化無停機，日月流空壤。
望教千載存，天地乃真象。因嗤空王宇，偏袒成烟燭。
虛寂本無欲，亦足除妄想。青衿汗塵土，媿我非鶴鷟。
朝朝明星東，走馬長安中。歲月消馬首，念之心忡忡。
梳溪有精舍，猿鶴行相從。

赴太學齋宿

跼蹐起中夕，端居悄以深。鷄鳴被青野，行行向西岑。
嚴城沉鼓角，長風吹樹林。層空浩無際，衆星羅森森。
出門各有適，豈必嗟鶉襟。無爲瑾瑜故，掩足荆山陰。
須臾天壤內，慎弗乖吾心。

雪霽早行懷楊伯庸并謝雪中見寄

曠野莽明滅，松林鬱沉沉。赤日出海角，烟霞霽群岑。
飛鳥任所適，流雲亦何心。蕭蕭寒驢背，長風吹布襟。
猶疑剡溪道，惆悵懷同簪。重感綢繆意，惠我白雪吟。

石孟集

卷五

三十八

三十八

子音信奇絕，媿我非知音。去日不可拾，來日當懷金。
吾斯未能信，擾擾將焉尋。匡山讀書處，與子相躋臨。

弘濟寺觀音閣

高閣闕危湍，結構歷機巧。昨聞靈谷勝，還茲足幽討。
倒影射虛牖，照我顏色好。遠翠凝不流，江光白如掃。
清梵飄天風，奇巖寄瑤草。遐憶羲皇人，悠然此懷抱。

雜詩四首

皎皎雲間月，濯濯池上蓮。奕奕宛清揚，的的明金鈿。
順風轉馨香，蘭佩芳且鮮。願言結綢繆，爲君合華筵。

妾身匪匏瓜良無媒灼言

二

南國有佳人二八理文機誓將成錦綺三年以爲期
出門聞所好乃在綵與絺絺綌本易成惜哉難久施

三

高樓臨大路上與浮雲齊盈盈樓上女日夕相遨嬉
清歌發皓齒不惜和者稀寧知錦衾薄遠在天一涯
感歎不能已况值秋風期

四

石玉集

卷五

三十九

三言五

白露沾野草螻蛄夕鳴哀展轉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飄埃云胡悲結束日醉高陽臺
抱德垂令名遺世非良才

雜詩二首

夜長耿不寐起視明星光勞生何所宜流光亦何忙
流光不可羈生命安足期區區三十載被褐聊自持
顧慚寡明德乃爲俗所嗤明德苟不昧邈焉增所思

二

游魚在深沼飛鳥投高林物各有託傷哉貧士心

雄膏不終食駿骨貽黃金筌篚恥諧俗誰辨黃鍾音

感述

人生天地間忽若處遽廬所以杯酒歡握手恒躊躇
至幸爲骨肉少長同追趨本爲連枝樹安能別庭除
來生有因緣亦不恨須臾別長已矣生別能弗吁
感詠二首

濁醪注瓦缶玉璫黃流中黃流豈不貴食飲焉能同
民生鮮知味况此鬱鬱功冥孚有至理棄置何忡忡

二

石玉集

卷五

四

三言五

處世寡諧合閉門恒自量便儼靡予性守拙無他長
萋菲成貝錦哆侈南箕張君子慎自守多口庸何傷

白髮二首

雷峰何峨峨梳水何浮浮耕讀雷峯下流光五百秋
我祖來石玉我公奕前猶束髮一萬卷置足青雲頭
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瓊琚謁承明鎖鑰當燕幽
乘箕倏霄漢齷齪悲箕裘

二

未強嗟已弱即弱無再強豈無王喬術使我年齡長

顧此一念間已墮徇私鄉君子公物我內外殊相忘
長生苟不滅四海何茫茫

夢別

綿綿千里道夙昔傷懷抱悠悠秋夜長委蛇來他鄉
蕭蕭倏風雨淒其各含語宛宛琴尊共自謂非宵夢
夢中恍顏色何事真相識相識不相久褊褊復分手
忽覺悲神遊茫茫何所求不謂夢中面復為相離變
會合亦孜孜聊慰終朝思

丙午除夕

石孟集

卷五

四十一

沈

歲除在今夕百感集中腸化始紹玄功物性歸已萌
吾生亦何為舍旃非有藏季夏涉金陵末秋始還鄉
適越非所嗟挾冊真亡羊憶昨黃小群毛髮忽已強
生年祗須臾咄嗟固毫芒徒倚盼庭柯仰見浮雲翔
浮雲西北風亭亭一徊徬安得九萬翼倒影凌穹蒼
窮覽際八極歲月倏已忘僊人王子喬聊可與頡頏

感述二

東海有一士自稱玄夷君發迹宛委丘手持玉簡文
偶落金臺前仰見金馬門金門開百二一一懸青雲

明堂坐天子玉帛來王賓坐令滄海收黃河日南奔
觀茲掌中書棄之若埃氛翩然駕青虬歸來千百春

二

物生有高下所遇不可常荆山抱良璞再別還再傷
萍實果何為厥質非孔良觸舟固偶爾走使尼山傍
白頭乃如新傾蓋焉可忘

明月照高樓

明月照高樓高樓臨大江登樓望大江大江何茫茫
輕舟從東逝一往天一方但見東逝波不見東來航

石孟集

卷五

四十二

沈

時見東來航問訊復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何由見
見面不可期月光有時虧月光虧復滿歸來應未晚
庚戌歲九月二十二日離程番過牂牁橋謝程
番父老

長虹臥滄波千載復萬載我心隨明月耿耿亦長在
寄謝牂牁人未言成寤慨

新鄭

鄭國古已淪於焉一逍遙土厓亦律率溱洧自迢迢
舉目無村厓何草不飄搖寒冬十二月風景更蕭條

朔雪下玄雲饑鳥啄荒郊飛飛復啞啞其羽多僂僂
感今念疇昔客思殊悲騷今人不可知古有公孫僑
時方逞矜智敬恭植時標民勞自此離惠義皆同袍
修辭集衆長大小無狂交南楚有北晉弱立強不驕
仁賢國空虛令聞何翹翹山川迴如昔善法非吾曹
蕪詞如可陳願假巫咸招

衛輝

大河流日夜沙土瘠不收民貧力自弱瑣尾無王仇
我馬日行邁修葺冲且邁云茲古衛地睇睠怒以憂

石孟集

卷五

四十三

曠野多悲風短髮寒颼颼杖杜古道傍葉落枝不樛
今時古則然懷古躋荒丘懷古亦何思展矣吾將求
伯玉五十化武公耄自修畜德富日新篤實輝光流
其愚羨衛武矢直稱史繭斯邦信多賢千載瞻悠悠

姜里

龍馬出河中姜里亦在茲聖人處憂患易象由有辨
易道復中興天意良可知周易未墮地荒陂尚有祠
易道大且廣常編絕宣尼聖學猶不厭吾儕更何思
吾心妙中和動靜何足疑動靜互其根兩在復不離

神易乃如此慎獨恒孳孳學易無難事文王真我師
妲已臺

殷鑒在妹喜妲已復有臺人亡臺尚存委土師將來
聖人懷遠憂狂者忽不哀赫赫宗周室褒姒成禍胎
煢處方未已一笑揚其灰女色固所戒更勿誇蓬萊

邯鄲

燕趙古多士於今寂不聞山川不殊昔豪傑多隱淪
白馬狐貉郎翩翩獵原村雄狐應箭落一笑生黃雲
歸來邯鄲市斗酒錢百文醉臥當墟上意氣何嶙峋

石孟集

卷五

四十四

呂公堂

富貴直一夢弱草栖輕塵黃梁啟真覺覺者能幾人
飄飄紫霞徒瞬息千百春乾坤等一粟不毀吾元神
元神十二萬萬化歸渾淪有終必有始虛無安足論
生順而必安吾當識其真

華不注

自我來歷下歲月忽已周扶搖跨渤海浩蕩凌蓬丘
嘗觀華不注未得從茲游早讀太白詩今見芙蓉浮
芙蓉如可擷白鹿吾將求

家童至志喜寄子禮約二首

我老遠行邁惻惻懷爾深迢迢四千里五月無家音
况聞烽火亟撓槍射山林撓槍射有時橫逆紛相尋
爾寡默以柔垂堂戒千金

二

夜來有嘉夢徒倚至日夕忽見孤童來欣然造我膝
問爾無他虞謂爾安且食我心百不憂如擲空中石
開緘見爾書縱橫蔚如織能文解如是令我心逾適
願汝日精勤蚤奮青雲翮

石孟集

卷五

四十五

阮

夜庖清平簡孫解元

炎歊鬱亭午節蓋無薰風行行赤日墮返照千巖紅
長空碧如水突兀撐火峰涼颼起木末草際鳴陰蛩
三年在萬里足迹如飛蓬春從東海來杪秋逐征鴻
非無平生志騶騶悲嵇空懷哉太玄子結屋青厓中
閉關入禪定耳目還內融余歸赤城上笑挹浮丘公
餓餐紫霞氣坐看江流東

沅陵道中

孟秋多苦雨草木變衰色居人堂上憂况此遠行客

青陽別閭里霜露還邑宅相看愧兒女玄黃最難續
而我果何爲萬里叨祿食舉足以傷榛抱志如投石

夜上嚴州灘

上灘似牽羊下灘如走馬灘高月未出石立灘流瀉
參商低欲擲風雨聲在下夜半入天津應識支機者
宣風早發

石孟集

卷五

四十六

阮

誰云服胡麻可使結髮理

長沙途中懷古

客路涉湘東衣裳苦泥濘不斷四時雨因懷杜陵老
平生負奇志麤糲常不飽讀書破萬卷下筆如電掃
雖無房杜業乾坤滿詩草蕭條浣溪上寂寞巴陵道
溷濁不可居竟夾群僊好遙瞻耒陽雲千載空浩浩
生才本不偶棄之如摧槁天意尚如此人情固了了
不怨復不尤夷然適懷抱

癸丑十二月十八日夜龍陽分司因念我女今

日出門乃不得送悲不自勝漫寫撮辭

今日亦何日我心悲不勝我身在萬里我女當有行
十五來其母有弟才九齡傷哉六載間撫之日丁寧
今茲別離去兩稚淚若傾有矜母不結有父不在庭
死者長已矣吾生伴其膺昔年讀詩送女多哀聲
吾今履其事哀聲何日平

龍里分司

薄雲露微日好鳥輒和鳴悠悠散庭下緜緜春草生
絕域有嘉思因之懷故庭臨觴不能御俯仰多其情

石孟集

卷五

四十七

三百五

別泰山擬唐李太白六首

余留泰山前後幾五載實惟山靈爲我知己茲
將別去睠焉望之嘗讀李太白詩真若天僊不
可擬攬興懷尚矣奚擬而作之以攄繾綣之思
自我來泰山於今忽五年每登日觀峰並坐肩吾軒
方瞳被兩鬢宛若垂雲烟佩服龍門衣霞彩光燁然
謂我畏壘山曾共庚桑眠重來五千載一笑俱忘言
而乃天僊姿疇能識毫顛既來不須臾又復歸滄田
攬衣不能住涕下如流泉

二

青雲四千丈誰能陟其顛倒騎白鹿行去若飛龍翩
道逢五夫人我冠何余前所言皆上古蒼顏不知年
自云秦皇帝登封汙遺編至今地天通無能伏其愆
顧子偃僂軀不揖霞宮僊自非生平力安能獨超然
行行重行行贈子華胥軒明滅不可覩黛色參中天

三

扶搖上天門下與人世辭四顧何茫茫湛湛青玻璃
銀河從東來泱泱西南馳五緯光芒寒衆星列參差

石孟集

卷五

四十八

三百五

乃知星宿海不在崑崙西黃姑處河側婉孌冰雪姿
熒熒白玉杆皦皦黃金絲終日雖七襄惆悵不勝思
謂當補龍衮舍此將焉持一見投余懷惠德非所私
感此迫衷腸躊躇臨路岐君門一萬里可望不可期

四

崩湍落兩厓風雷日喧呺飛梁十萬丈健倒青莓苔
洞門開石扇照耀金銀臺蘭楣桂爲楹白玉三重階
貝瓦碧參差珠箔白皚皚琪花雜瑤樹鸞鳳舞氍毹
坐我紫瑤床酌我青金壘瓊漿一漱齒神靈通百骸

逍遙游象罔最爾遺塵埃滄溟連渤海歸去何時來

五

朝飲玉女池暮宿日觀峰天雞鳴夜半海水搖空濛
陽光地底出倒影千虬龍龍宮七十二一一開玲瓏
粲粲啓金娥雙雙吹玉童揖我介我入肅我龐眉翁
大道本虛無絲絲出無窮虛無一無生空王更言空
虛寂乃同歸羽化非吾宗余言諒如此願子諧黃鍾

六

學道二十年妙悟義皇易非道亦非器無感亦無寂

石孟集

卷五

早九

二頁全

兩在不可知太極無無極緬彼塵中人視我如遺跡

竭來蓬玄游傾蓋如疇昔嘉會良在茲別去意彌惻

虹霓亘中天萬里僅逾尺南箕北有斗攬之在前席

相期俟河清睽別纔朝夕記取蟠桃花花開復來覲

感懷四首

黃狐號野外白揚風蕭蕭遊子遠行邁顏色慘不驕

墳墓日以荒松栢日以凋四時蔑忝嘗羈旅無尊匏

感此摧肺肝涕下沾綈袍

二

落日多悲風噉噉雙鳥啼云胡百年內生歟多別離
死者不復生生者日含悽牽牛與黃姑相望一水湄
脉脉不得語耿耿猶相依

三

斑鳩過河飛河水流悠悠含悽獨延佇謂我心何求
少日多苦辛生女亦琳球嚴霜忽飄零蘭蕙不可留
睠此孤松根歲晏風颼颼

四

町疃麋鹿至呦呦呼其麇戚戚堂上人藪藪沾裳衣

石孟集

卷五

五

二頁全

斗祿無朝餉一子不得携日夕未相望悠悠隔山陴

臨風附飛翼尺素不可題

還山貽余鶴山施南渚

携家信行邁羈栖逾兩月推心怵暮喪無妄在縲紲

生平骨肉親扼吭屢幾絕嬉嬉甫笑徒一簣成吳越

與公託比隣勤拳慰迂拙貽我金石言佩之忘饑渴

孟夏草木長白石多薇蕨緬懷式微篇旌仁誕藹葛

言歸理輕棹山靈足怡悅

買得鯽魚寄子禮約山中

朝辭窮窳窟暮宿空明天纔遠麋鹿群復見魚蝦前
日出錦綺明萬樹扶桑顛漁人盪漿來手挈槎頭鱸
笑買不論直百十青銅錢寄汝山厨去短竹燒青烟
新釀早已漉梅藥應堪憐老我百不聞一誦逍遙篇
知汝會此意臨風亦何言

同日聞王中白徐龍陽訃

平生少知己屈指纔十人修文已五六二子不復存
偉立右軍輩徵伯南州倫天台鴈蕩間並遇純陽君
謂我依鶴姿授以先天文摘取虎盤囊佩之雙垂紳

石齋集

卷五

五十一

言五

感此意綢繆愧負難具陳會合祗須臾分飛嘆離群
嵯峨三十年夢想勞魂神王子書一至徐子寂不聞
未久尚有期必別寧復論矯首望不極長號聲莫吞

送子禮約往河南

丈夫四方志及壯當遠遊汝行何河洛勉將焉求
河洛思禹功龍馬頌孔周五星燁奎聚群賢總前修
定性啓真傳魯鐸振中州逍遙弄九翁迴豁空山樓
學問求放心聖功適全收後學乃支離補敬如贅疣
靜中養端倪索隱還冥搜出話豈不然盡性非良猶

夷門吊侯生梁園想枚鄒知汝夙昔好余言非所投
我老無聞知好學懷琳球臨深履薄冰燕翼貽孫謀
嘗聞西亭子神解無全牛涉江采芙蓉欲贈嗟無由
汝往一握衣嵩高接浮丘青雲垂素手得指南車輶
未行念歸期遠逐征鴻秋行道多苦辛端居我深憂
擔簦步江干東風漾輕舟遙遙望江樹江雲日悠悠

寄友

群峰色欲曙宿鳥孤飛還悠悠散林下心與雲俱閒
風雨從西來須臾滿前山懷哉同心人千里隔河關

石齋集

卷五

五十二

言六

鎮遠群齋和周太守用晉人韵四首

我本山中人結屋燒溪濱夙興夜分寐度置書已陳
自從竊祿來所懷殊未均入門愧童僕傾蓋伊誰親

二

昔爲抱關計遠逐浮槎蹤明發懷二人寫之非焦桐
含英茁庭華秉節諒孤松竭來東扶桑沆瀣開群峰

三

驅馳何天末杖屨憶東臯苟無素位心枕席皆風濤
鐵劒拙倡優寶鑑析秋毫皜皜暴曦陽處處聞齊韶

四

開軒鑒止水風來倏而渙仍看水止萍一驟還一散
人生苦悲歡造化同劇玩璧白涅不緇墨翟徒成歎

赴清浪

簿書苦羈勒奔走復何爲薄暮適西關詰朝陟東陂
丈夫事行役未必無棲遲平生白石心對此青山薇
歸來東海上一照庚桑眉

昆陽

平生負奇觀足跡半九州再來昆陽下眈眈極雙眸

石孟集

卷五

五三

三

白日原上來慘淡雲不收桓桓討賊師所向無不投
有禽利執言安用孫吳謀英雄跡已陳草木悲深秋
乾坤浩無際櫛髮風颼颼

均州道中

西風吹浮雲欵向東南馳遊子在萬里行道多逶迤
衣裳旣已寒菽食恒苦饑悠然懷小星賦命各有宜
溝壑苟或忘安用丈夫爲騰言歸故園捋採南山薇

寄子禮約四首

客從白下來寄汝一書札云趨蘭臺下朝夕見篋篋

觸熱多苦辛旅食無彈鋏步出太平門長岡恣蹊蹠
鐘陵六龍盤倒影湖光燁花開爛若錦萬木森龍鬣
超然俯仰間世事紛蜚睫

二

我昔當汝年正向茲中游貫城鬱嵯峨法比時爲求
邂逅觀海士接我如浮丘嘯傲湖岡上李郭無僊舟
回首三十年夢寐良悠悠況茲良友亡念之雙涕流
汝應無索莫麗澤金蘭儔

三

石孟集

卷五

五四

三

汝祖與計偕重光作噩歲春官下第旋濟濟南雍內
楓山大司成三千稱拔萃經年旣卒業歷事在廷尉
我昔過湖山恭敬雪哀淚燕翼有貽謀箕裘忽先墜
老智耄及之終焉失三昧

四

鐘陵若龍盤石城踞虓虎古稱帝王州混一自皇祖
北開玄武湖湖堧列三府花開雲錦浮鼎鼎邈玄圃
而我祖子孫三世得旋觀鳳凰翔千仞尺鷃那比數
明發不能寐戚戚愧繩武

書冊中見亡室聞氏剪花燈紙葉乃五十年之物聞氏卒蓋三十年矣

于婦二八年嫋娜青陽姿箴鐫雜芳佩免薨瀆膏脂
昧爽上高堂下氣聲且怡旋歸闔窻中組紉復勤施
令節值花燈剪紙屬織奇瑩徹玻璃龕縷析冰紈絲
命薄不如紙紙薄猶在茲倏忽三十年柔魂邈何之
寧知當時刀創我今日肌人亡餘故物淚下如縷縻
百年幾相距閱世須臾期杳杳玄廬中偕處恒齊眉
先公墓下五首

石孟集

卷五

五五

三百三

流光倏孟夏白露沾柔桑上有哀鳴鳥音響一何長
展轉不能寐百結無迴腸人心懷苦憂禽鳥亦何傷
禽鳥傷有時人心邈天壤安能解天殽哀樂忽以忘
嘗聞漆園叟寂寞無何鄉

二

憶昔垂髫時先公掌中珠寶膝且摩頂口授童蒙書
哀哀屬纊日遺言更勤渠君子極高明小人日淪胥
明時倘不偶食力如南徐汝在余不忝掖勉錫嘉譽
寧知自暴棄萬歎辜有餘

三

青山啼布穀麥浪風颼颼攀號淚如血枯腸煎百憂
食力遙遺訓力學慙箕裘強仕趨末途足跡半九州
負笈多覆瓿敝帚仍包羞故人王與徐零落歸山丘
溘焉委朝露遺草將安投

四

宰木陰陰下啼鵲徹宵晨聲來若爲侶似我多酸辛
孤燈形吊影白日無相親陳編五十年開卷莫我嗔
精氣物已衰魂魄猶依因生平乏土釜乘光邈元神

石孟集

卷五

五十六

三百四

朝聞效先覺夕歿歸吾真

五

一豕傍先塋累累正相似蕪草何紛披孤鼠亦叢趾
同室二十年先藏忽三紀鷄鳴與昧旦交倣言在耳
飛鳥卷其匹迴翔尚無已糟糠不下堂死別情何弭
老淚莫深垂同穴日伊邇

孔與歸

侵晨發沙井薄午抵孔與萬山爭嵯峨我流水曲環抱
擔侶竹作垣灘橫石爲隄雲淡晝欲暝林空鳥頻噪

春聲出烟樹風花落衣帽途長僕已痛門開客初到
主翁坐未知兒童走相報顛裳下高堂丹拜驚二老
肴藪忽羅列尊罍爲傾倒擊鼓復高歌情親極笑傲
止宿累翁言辭歸渴余告出門失層巒披裘禦飛瀑
行思坦易途轉遇羊腸道巉岩一線通辛苦百年鑿
仰視雲冥冥俯視川浩浩僕夫衣裳寒余亦精力耗
何以勞遠行歸來問餘醪

石孟集卷六

七言古詩

硯溪歌

盧君爲我談硯溪自云擅有東州奇落花流水白日
靜空山霹靂驚蛟螭硯溪之山天與齊天台彷彿相
東西溪流曲屈走其下其上更有青雲梯石壁如屏
五百丈摩挲忽覩僊翁題春雲意態驚蛇勢元氣蒸
濕猶淋漓溪爲硯方石爲紙硯溪之名良以此盧君
好奇天下無茅堂結傍僊居趾臨流試寫遊僊圖貌
出僊翁及童子筆端造化誰與同風流直似長康公
他年召入承明殿手攀雲漢描飛龍龍顏一開天爲
霽硯溪刻刻恩波通有時伴食王堂靜手揮五絃目
送南飛鴻

龍山歌贈王子忠

山人昔年號東泉今也更號龍山僊四明東山多蜿蜒
艇龍山突兀東湖前謂有神龍窟其間淵泉上與銀
潢連山人卜築山之顛石田茅屋餘荒編童年題詩
似長吉二十攻文軋馬遷點額未遂龍門志抱膝長

吟染父篇古人不遇今猶惜世上才華胡弗憐嗟予
亦向齊門立妙舞清歌觀駢集千花驟裏金鞍垂萬
里江湖買生泣歸來柴門白日靜讀書懶向高官揖
山人炯炯雙眸空客星下燭光如虹九重天子欲召
見文采照耀懸重瞳天生豪傑有大用時來感激隨
飛龍商臣本欲爲霖雨孟叟何嘗貴萬鍾山人未出
有龍山山人旣出龍山之名乃得垂無窮吁嗟龍山
何龍從

陶真人行

石盦集

卷六

四十九

阮

有客有客來薊門向予道說陶真人陶生壯年出從
事暮沾斗祿趨遼雲時從邵老學金錄邵也日夕瞻
龍文邵辭龍歸歸首丘以忠推較陶茲留九重深居
數召見飛昇白日真可求人臣懷仁祝君壽况乃致
之仁莫儔錦衣玉食聊爾爾鵠立隨龍長不歎紫芝
青精何足拾但使神仙出寰宇文武五利本迂怪林
子王郎實相似銅盤露掌空巖壁月珠星皆口耳
當年漢武已深疑不特於今稱妄矣神仙之說非宵
茫鼎湖弓墮先陶唐陰陽之靈本吾有坎離既媾稱

純陽翩翩玉女持幡幢奕奕丹書拂御床春花秋月
千門迴虎瑟鸞車萬里將神僊此日真堪得莫道蓬
萊猶望洋予聞此言殊大慰帝舜聰明億千歲續述
皇皇紹百王對越明明輯群瑞乾坤俯仰成僊窟物
我長春無外內安能縮地與陶對問陶此述終能遂
白髮蕭蕭願少留慎弗中宵學蟬蛻

貧女吟

石盦集

卷六

五十

阮

貧女家近五侯門閉門日吐雲霞文十年不窺五侯
第萬里倏忽來崑崙崑崙咫尺開閭闔楚娃越女何
續紛金箏寶瑟調玉柱孤聲清角旋朝昏頭上金雀
釵腰下綠綺裙翩翩出青瑣鬱鬱含蘭芬但知富貴
人間少取寵爭妍誇窈窕寧知貧女亦娥眉手握雲
昆色皓皓日月光垂補衮衣區區機杼事全非烟霞
空瑣瑣蘿谷高臺不數貯南威商宗夢卜傳嚴叟夫
夫事業真不苟莫令婦女媿男兒關雎葛覃殊弗朽
入宮必妬古有言於今擯斥安能前操刀哂學尹何
製生平妙得因祗傳文成擬報青玉案豈期翻作荆
山憐天台四萬八千丈四明屹立東南天玉禾之田

二十頃採薪若木枝材纏歸來便作烟霞主一笑忽見滄桑遷東方小兒如邂逅呼余乃是雲林僊

凍雪吟二首

長安一朝雪泚泚石孟山人僵欲死捕麋逐鹿非所能辨龍識劍徒爲爾斗祿耶需菽水求寧知踐踏如泥滓燈前三復采薇篇人道人心自如此

二

遼門北開風怒號北風釀雪吹銀濤手中長鋏雄且豪饑來不作鬱輪袍文園讀書亦何用習池乃是高

石孟集

卷六

五十二

三頁上

陽曹天生我輩殊鹿鹿終然采薇歸山凹

程番赴省得李孝甫黃甥履亨留都寄來書

連峰碧草鷓鴣啼道傍蕨葉沒馬蹄昨宵風雨迷前谿岡頭正馬看朝曦黃花如金莖寸齊弱植不染黃汗泥峰迴壑轉聞天雞野橋屹石誰鐫碑楊花無風飛屢低茅簷紫燕聲喃呢前村舊獐扶長犁花裙復見來苗姬風光不殊鑑水涯人物迥異心含悽故人三載相睽離黃甥別我亦一期攀雲同坐燕子磯尺書遙向黔中題洞庭木落鴻鴈遲春深始得開陝璃

李膺耿耿胸蟠蜺叔度有子才不羈念我遠適西南夷生平有願恒自齎牂牁冠賊仍歲饑顛仆何須察其眉推心不忍先耄倪駑駘鞭策胡能爲淵明早賦歸來辭獨立莫遣秋風吹掛冠奚必須瓜時籬邊共酌卽州瓷

泚之水渡泚河作

泚之水流濺濺望母不見立河邊我母宿留在渚前三月不甘粥與饘燕雲迢迢一萬里我母東歸甬東汜尺書欲寄無尺鯉泚水濺濺淚泚泚

石孟集

卷六

五十二

三頁上

邯鄲秫酒行送人之甘肅

西風落日吹黃塵行人遙指邯鄲門鞭羸且向城頭宿邂逅當年屠狗人與君意氣如相識直須呼酒過一石高歌擊劍殊有情射覆藏闔曾莫測邯鄲秫酒紅若榴當壚女兒唱梁州梁州一曲悲秋草望絕胡天征戍樓樓頭橫笛楊柳生胡兒聽之雙淚零丈夫生身在萬里莫怨邯鄲秫酒行

燕山行

燕山八月風吹雪北酒壚頭點猩血美人高坐碧瓊

瑜手撥琵琶唱胡關銀璫曉出紫駝峰華燈夜剪青
蓮月蓮花旋舞金蓮蒂鴛鴦繡幕流蘇墜頃刻能開
上苑花逡巡笑綰章華臂年光逝水人間擲昨日纏
頭今不識絲鞵寶匣出長楊皓齒蛾眉復東陌東陌
西樓秋月明十二闌干曲曲凭縱山玉女烟霞上悔
不當年學鳳笙

王主簿邀過海神廟

海風一夜吹茅屋海客披襟坐幽獨主人邀客過南
澳兩馬蕭蕭携兩僕滄溟紺色浮坤軸晴空峭影含

石玉集

卷六

五十三

宋

蒼玉頽垣破瓦纖茅束短衲枯容如鬼觸靈旂不閃
祠無木毒龍上天原有犢鯨吞鼉作波神逐潮平月
落山魍哭

鶴山歌壽余公八十鶴山公號蕪書南渚施公

七十兩公交莫逆焉

神仙三島東海東何年飛落壘湖中崢嶸四萬八千
丈勢拔五嶽摩蒼穹丹厓歷歷瓊瑤樹白日晶晶玻
璃宮玉禾年年長玉粒天池颯颯飄天風豈無紅菴
夾錦浪但有白鶴巢雲松仙翁調鶴如調馬撓渠白

兔徒爲者朝騎白鶴瑤池顛暮騎白鶴蒼梧野雲林

手撥珊瑚盤口嚼蟠桃顏渥赭河上千言坐不談玄

夷一函行自把列宿名鐫寶籙中墨綬香携金闕下

翱翔夾舞群仙久疇咨曾念蒼生否流離節屋苦催

科墮落顛厓拉枯朽翁從乞降初非謫再爲人間添

杜母不用丹砂乞勾漏但遣雙鳬翔帝牖陽春有脚

慰三農鄉里折腰甘五斗去後爭看潘岳花歸來漫

植陶潛柳紗帽間烹諫議茶葛巾笑漉逡巡酒松顛

呼下當年鶴拍掌仍騎向寥廓萬里雲霞錦繡圖層

石玉集

卷六

五十四

宋

空星斗珠璣錯碧海時過南渚傍仙翁亦坐蓬萊閣
回月同吹子晉笙臨風共吸嫦娥藥慙余濩落漁湖
上曉汲湖波作春釀携供山前獻壽杯兩翁笑拄青
藜杖白鶴行看化玄鶴兩翁壽比山無量

寄青羊道人蕪簡王東遐

黃山道人人不識身騎青羊才一隻朝游渤海暮天
台手斫扶桑煮白石石橋高倚赤城標散髮餐霞坐
紫霄須臾來過四明上邂逅當年王子喬子喬吹笙
向碧天青羊笑繫金屏前鳳凰飛舞長蛟立三十六

峰開玉蓮瑤函自有長生訣殷勤欲向何人說眼底
難逢關尹奇山中且臥圖南雪幾見蟠桃凋復開主
人况復瀛州來逍遙已閱人間世滄海桑田聊復哀
拚飛更有遼東鶴千載歸來嘆城郭安得無心如白
雲萬里乘風度寥廓洞門深瑣花冥冥何日扶搖朝
太清相携且拾金光草仙人亦自有虞卿

玄洲歌貽張子

仙人十洲在何許海水茫洋接天宇年來會有玄洲
奇玉樹琪葩殊可觀甬東東南太白高東湖倒影分

石彙集

卷六

五十五

宋

秋毫波流日注長江下雲龍滾滾生風濤湖光江光
日蕩漾玄洲宛在江湖上綺閣瓊樓栖紫鸞玉管金
簫懸碧障冰壺瑩潔渾無滓中有高人如處子時倚
危闌弄碧霞更向孤槎讀秋水御風游戲行長空隨
雲暫憩來空同振衣長揖廣成子忘言默諦先天翁
東傳震旦分支品西出函關發玄牝但遣無心邈太
冲未許長生汗唇吻爲笑楊雲空草玄劉生覆瓿真
知言六合由來一塵壤萬古從知在日前洲中高臥
悟玄人從此玄洲處處聞我亦有玄君識否相携同

詠魯沂春

愍懷謚

去秋七月今夏五淫雨滔天失平楚已嗟杭稌少登
場更苦來甍稀入土六月大雨宜時行晝日酷烈夜
淒清桔槔懸楹罨蜘蛛石梁無留垂三星洞壑龍藏
傳自昔遠邇奔趨殊殫力額衆捫蘿振石厓稽顙臨
淵承錫蜥迎歸度冥荒祠下老巫揚枹拊鼉鼓願得
雲旗四海橫即遣風車一朝雨夜中河漢但昭回日
出扶桑杲杲來早魃無能投有昊麻姑應自慘飛埃

石彙集

卷六

五十六

戴

枯苗勃窣龜田灼讒口鳴張金盃鑠明川在昔稱樂
土節屋於今苦兵害民輸租稅給兵餉軍挺戈矛充
保障 聖祖神謨炳日星歲久時移失矩矱陸有馬
匹水有船北傳遠索東南田正統之年國多事計田
歲出民兵錢三十年來島夷嘯召募民兵爭惡少又
令田畝出兵需厝火積薪原已燎里甲仍增保甲名
叫嵩厖突團鄉兵三頃兵需一私伍南疇北畝誰爲
耕未耕早已納兵需一金每索三分餘吏胥歲獲千
金利官充私索仍苞苴紗羅龍袍費不訾詎謂蠶桑

課耘耔無端假此益兵需周官餽服輸關市額外征
輸紛莫詳官家稅農不稅商隻影隨形入囹圄質兒
剗產那得償畎畝真驅咎獲危剗戕孰鼓刀鉞爲他
鄉遠去作商賈町疇鹿場生蕪蕪惟餘老稚守鄉邑
強把犁鋤望秋入寧知雨澤復愆期涕汗頻揮共沾
濕泣望青天飛白龍垂髯下吸滄溟空滂沱沾足一
千里聊慰吞聲白髮翁

巖菴行

南雷之南石澗幽昔年嘗有高僧遊曹溪早識慧能

石澗集

卷六

五十七

巖

至國清不解寒山留白日長松虬虎臥明月疎篁山
鬼墮石上架裝似鐵輕肘後鉢盂如斗大碧澗香流
功德水蒼厓景落天花紫飯煮風前折脚鐺香銷洞
裏安禪几定餘朗誦法華經雲中遙聽木魚聲形骸
自我已如失牛馬從呼何有名相逢但呼鄭毛眼木
石居深出偏簡有時杖錫過南雷獨向余家參玉板
余家昂藏曾大父先公在膝纔乳哺摩頂從僧受記
初笑指奇孫作羊祐楊家尚書康簡公筆耕壯歲開
童蒙朝餐相面僅素布夜臥摸骨呼司空袁公妙得

歷本訣老僧漫鼓豐千古和南不望族車塵摩挲自
可中庭月高僧一去幾百年風泉雲壑空依然蒼苔
可剔石可洗安得復有高僧眠

石孟集目錄

卷第七

五言律詩

春晝

它山

柯橋舟中聞鍾

勾曲道中

春日經常王墓

十一月十九日先公忌晨是日聞大司馬太子

石孟集

目錄

一

阮

賓客張公訃

乙巳元旦

中峰精舍貽董公子

書懷

六和塔

旴源分司後卽田野蕭然

鄭家驛撫松亭

新店驛晚發

過馬鞍山

五月四日夜三鼓底鮎魚堡

五月七日夜宿平溪驛夢亡室抱尚女余携問

兒相特慟哭若喜復生者覺而枕淚如雨

楊老站觀音寺

龍里道中聞蟬

宿楊老站

黃絲堡用韵

自程番赴省途中作

郡廳閒坐

石孟集

目錄

二

阮

不寐

自省還程番宿青厓尹秀才家

曉發松黃驛

江陵沙市雪夜獨坐

京口紫陽洞

龍陽道中

渡白馬底旴川宮

南祠白樓晚眺

山塘驛早發

壬子八月五日沅陵舟中逢先公生忌

晚渡湘水

自宜春夜底分宜

壬子都下除夕

雨中書懷

贈郭山人

梁松巖携酒後湖

太平寺枯木堂夜坐

漫興

石孟集

目錄

三

阮

水雲莊冬夜

山閣

夜坐

初霽

黃戍堡道中望海

宜春道中

河塘鋪

沅陵道中

甲寅正月十三日夜清浪

油榨關甲寅三月十七日

石首渡江

習家池

羊祜廟

襄城道中

望太行

早發新樂

丙辰除夜示子禮約

湖上

石孟集

目錄

四

阮

武林客舍雨中

曹娥廟

江雨

江上午晴

積雨初霽憶子禮約

避暑前林

南樓晏坐

秋日園林即事

雪夜宿劉將軍山亭懷王東遐董漢田蕪余子

禮約時在金陵

雪霽

春日新晴山行

曹娥江

書懷

約兒還泰安携之出郭涕泣不輟余亦返袂還

坐館中黯然作

送郭山人遊關中

泰山俯仰亭

石孟集

目錄

五

三百七

夜登泰山

肥城道中二首

南宮竹二首

雄縣道中

癸亥臘月二十日發都下除夜底聊城

五道嶺

高郵湖

寄王質山

放舟

燕

携酒邀嘉則遊之溪嘉則乃先往魏奧薄暮始

還即往之溪

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往夾村祭定齋王公墓夜

鳳輿發舟五更抵道士堰下

夜坐

送余漢城會試聞諸名家有贈續貂不果

張孺穀屠田叔枉顧寺中小集李孝甫愛鳧樓

分得尋字燕簡孝甫

石孟集

目錄

六

三百七

南雷懷古

晚坐竹林下聞吳守去

孟夏夜坐子禮約談禪

往楊家陵亡壻楊四郎殯所二首

卷第八

七言律詩

三茅觀

清道觀二首

雞鳴寺望 宮闕感述

過翠山寺燕上人留酌晚步東林用韵

寄題王子西淵用韵

嵐海樓成二首

六月十三夜月

北郭

瓜步泊舟

渡錢塘江

奉酬章三洲侍御邀飲甘泉書院

送謝靜溪授閩藩都事即謝歸故山

石孟集

目錄

七

百卷

送許平湫屯部還留都燕寄王中白虞部

宣風館用陽明先生韻

燕子厓

興隆月潭書院

興隆早發途中望香爐山往年先公於克捷

之次日登絕頂望闕謝恩

再過月潭書院

九日鎮遠東山道院

迎太夫人赴省宿偏橋分司用壁間韻

雲泉閣上壁間見桂洲夏公詩

偕本道學之二弟燕携子禮約登龍里紫虛道

院雷壇

程番郡齋冬夜書懷用韻

清明厲壇

白雲庵建文皇帝所居留題四首尚存

四月二十五日臥龍司臬老勇素

送李知縣還省

江陵沙市阻雪

石孟集

目錄

八

百卷

昭明文選臺

裕州道中

呂公堂

草萍驛壬子二月十八日

東鄉酌別陳鳧川節推

新安舖

龍里道中新霽

武陵早發

自醴陵底湘東舖宿

留別李遇齋壬子九月一日

萬壽羅原同宿泰山絕頂歌陽明夫子詩

泰安州七里舖獨坐聞蟬

甘露寺

元夕言懷

留別黃浮玉黃質山

雨夜書懷

武林旅舍北牆外竹

南畝豐公西湖小集奉酬

石孟集

目錄

九

一百五十五

江天閣懷郭山人去歲六月余過此有書留寄

嶽頂夜坐對月

壬戌九日岱祠城樓

顏張途中言懷

邀脫二守陸判官岱麓小酌

龍山驛

自蓬萊之棲霞道中作

萊陽公館晚齋書懷三首

自萊陽之行村途中作

夜雨述懷

奉懷莓厓周公

濠梁渡淮

早朝

草萍驛用壬子歲韵

癸丑除夕馬底驛

七盤坡

月潭寺

平越分司

石孟集

目錄

十

一百五十六

龍里道中

發省城赴鎮遠呈大方伯玉華高公

宿月潭寺

沙灣甲寅三月二十一日

東山道院

南陽道中見獨山

曉發邢臺宿羅漢寺甲寅十月三日

夏蓋湖

九日登泰山二首

飲罷過酌突泉

四月朔日早登泰山

蟬

董敬輿留山中四日別去因贈

千佛山對華亭

中秋夜雨懷董揚名并寄子禮約

除日前二日山行感興

芙蓉

桂

石孟集

目錄

十一

二百五十一

中秋董敬輿來訪山樓玩月有作酌之

薛霞川偕黃甥道亨訪余山中附至滄溟李公

詩酌霞川道亨并寄滄溟公

紫薇花

九日樓上憶子禮約

閒中閱一統志

酌山陰王氏來訪山中

送別王氏

怡雲閣上對雨簡黃省菴二首

黃省菴還自天台乃姪敬存爲余甥歿於錢塘

詩以訊之

用韻奉酌司馬東明范公

人日楊杜二公子來訪山中

余君房有事山中枉過

人日雪中簡楊太溟去年今日嘗枉過

庚辰臘月立春日病臥延慶寺

黃資穆詩來約秋清過我用韻奉酌并速

邀黃資穆過橈溪泛舟

石孟集

目錄

十二

二百五十二

卷第九

五言絕句

題畫

竹林

題畫

寄薛霞川

祈澤井

懷山居

西陵卽事

江上候潮

桃溪

篔簹竹岡

新泉

參差亭

卷第十

七言絕句

葡萄

山翁

石玉集

目錄

十三

一百四

贈阿育王山曉上人

題秀上人畫舫樓

哭王子忠

螺羹

河塘鋪

偏橋道中

庚戌歲九月二十二日離程番宿青厓留別臥

龍土官龍霖常番土官常欽小龍土官龍通海

洪番土官洪顯貴

醴陵道中聞鷓鴣

長沙道中

姑蘇舟中

癸丑除夕馬底驛

燕山歌三首

都下護國寺冬夜不寐

雪夜憶兒禮約時往都下

迴馬嶺

張司馬武陵莊

石玉集

目錄

十四

六十二

石孟集卷七

鄧汪坦仲安 著

五言律詩

春晝

日靜長於歲春風二月初嵐烟炊石細花雨映簾疎
步屨來飛蝶移床亂浴鳥人生足行樂何必問蓬壺

它山

秋風生殿宇庭樹立森森碑古苔增暈湍迴石未沉
潮來江岼濶鍾響碧山陰坐忘歸路晚竹露暗衣襟

石孟集

卷七

一

二百四十一

柯橋舟中聞鐘

湖海輕舟楫溪山繞夢魂形容愁裏改歲月靜中論
春雨片帆杳疎鐘野寺聞因懷塵世客頭白自昏昏

勾曲道中

蕭蕭驅疋馬秋興果悠哉山傍鐘陵小人從帝里來
細雨侵晨急晴暉何午開獨憐苗就稿吟望幾低迴

春日經常王墓

草樹春還碧蟲鳥晝故催未勞田父指猶傍紫山隈
功烈碑千口英雄土一盃但得侯封舊年年英玉壘

十一月十九日先公忌晨是日聞大司馬太子賓客張公訃

寥落寒山在淒其風日同有生何所用無地可瞻容
手澤將遺世箕旋已愧予可憐小孫子學拜問先公

乙巳元旦

四海吾無慮悲歡共此辰十年人易老千載歲常新
庭竹猶存臘墻梅已報春喜聞胡馬道從此息風塵

中峰精舍貽董子

太史文章在歸來結構深空堂餘石几斜日照疎林

石孟集

卷七

二

二百七十五

世講推先誼襟期慰夙心越山無限好何日更相尋

書懷

幸免餐霞慨誰知食柏心平生未半百哀淚幾盈襟
宰木疎朝露殤魂入夜砧故鄉千萬里何以慰慈音

六和塔

荒塔俯江潯江流日夜深登臨還自古感慨一如今
霽色浮蒼嶼天風拂素襟數椽存老衲兀坐篆煙沉

桃源分司後即田野蕭然

已謂居塵市那知即野田遠山低木杪白鳥下簷前

楚越悲殊域雲霞秬一天村村鼙鼓急新綠半盈阡

鄭家驛撫松亭

驛宇開蒼巘亭欄對古松幾留名世客爲爾起潛龍
此日盤桓意當年種植功桃源看未遠猶得託幽蹤
新店驛曉發

突兀萬峰青肩輿度井陘已看穿虎豹猶喜遠戈兵
露草香生細巖花日照明忽聞黃鳥語越客不勝情

過馬鞍山

小棧疑三峽危磴過六盤連峰如聚米絕傲豈封丸

石五集

卷七

三

三首全

舉目欣瞻日低頭愧轉官越鄉何處是長望路漫漫
五月四日夜三鼓底鮎魚堡

白日豺狼窟中宵欵段行雲迷前嶂黑炬燹兩厓青
骨肉重離別他鄉倍慘情老親應不寐惻惻念孤征
五月七日夜宿平溪驛夢亡室抱尚女余携問
兒相特慟哭若喜復生者覺而枕淚如雨

破屋歌塵榻蕭蕭鼓角殘三魂歸北土一夜到黔山
慟哭悲長別相持喜再還覺來渾一夢惟有淚潸潸
楊老站觀音寺

小刹依山市停騶午未過奇峰綠曲磴丈室在巖阿
閣迴藏如斗花開剪若羅鷓鴣啼更切暫爾一高歌
龍里道中聞蟬

聽爾哀吟切今年與去年何予聲欲斷隔葉語難傳
未解齊姬恨偏令越客憐孤栖定何處雙淚一爲懸
宿楊老站

寥落空山成孤亭爲倚檉燈花看不寐蟋蟀嘆宵征
峽靜灘流轉天高風雨聲奔趨成庖事何以答平生
黃絲堡用韵

石五集

卷七

四

三首全

亂峰天際險一鳥不來過火種無桑苧刀耕僅黍禾
中華惟卒伍市井雜夷歌古服迷荒要從茲侈甲戈
自程番赴省途中作

連朝好雨至今日喜新晴野蕨分疎秀林花掩映明
獨樹看仍在危橋漲欲平不堪啼越客嗷嗷鷓鴣鳴
郡廳閒坐

夜雨侵堦綠迎風綴葉明頽檐喧瓦雀高樹轉流鶯
天遠孤雲度春回列嶂青民稀官事少惟有盜縱橫
不寐

寂寂擁孤衾清宵萬里心愁偏聞鳥語淚豈下猿吟
老大徒懷切栖遲祗歲深生平能莫愧何必遠山林
自省還程番宿青厓尹秀才家

莽莽疑無路遙遙見邇家居深同木石歲久歷烟霞
竹戶浮新翠苔堦印落花故園何日到愁絕何天涯
曉發松黃驛

曉日蒼茫下北風原上來有懷書鴈侶無語憶鄉臺
歲月消行色乾坤老病才奔馳果何事端擬何巖隈
江陵沙市雪夜獨坐

石孟集

卷七

五

宋
頁七

遊子懷南旅慈親念北征他鄉聊闊別客夢屢深驚
短褐圍爐影孤燈坐雪聲願聞天仗罷歸向九灣耕

京口紫陽洞

洞口春遊日重來春復深鶯花從媚眼身世獨傷心
僧老看非舊余衰亦自今蹉跎三十載此去幾迴臨

龍陽道中

三月堤上行飄飄傷旅情北風吹雨急片渚漫莎青
暝色初無際江聲自不平懷貞憐賈傳渾欲續騷經
渡白馬廬桃川宮

路轉石門通何年斧鑿功川橫白馬渡洞隱碧桃宮
晴日波星躍沉雲水石空獨憐東海士復爾何黔中
南祠白樓晚眺

何晚獨堪憑長空落照明家書遲海鷗鄉思滿林鶯
稚子能無念慈闈祗自驚如何百年客萬里任飄萍
山塘驛早發

一雨新秋思千峰送馬蹄還家先菊令觀國後瓜期
世事無分酒人情不辨棋葳蕤凌紫鳳早握鑑湖絲
壬子八月五日沅淩舟中先公生忌

石孟集

卷七

六

宋
頁六

膝下稱觴日流光廿四春兒童知有已老大却思親
不就箕裘業空成血肉身五溪嘗按節哀淚更紛紛

晚渡湘水

鳥篆平沙渚蘭橈鼓碧灣三閭悲放逐賈傳羨生還
綠橘洲中寺夕陽江上山湘靈千古在秋水爲儂顏

自宜春夜廬分宜

回首宜春嶠鈴岡忽已前流雲先使節修竹競鳴蟬
落日霞分彩明蟾水在天襟封吳楚列景物自堪憐
壬子都下除夕

六載逢除夕他鄉五度過天涯孤燭影客夢參差歇
白髮生新雪微官耻大謨慈帏雙稚子無母淚滂沱

雨中書懷

五月涼颼滿樓居枕簟偏千峰驚夜雨萬壑響風泉
病悟從前夢閒期去後年無聞忽強仕及業仰先賢

贈郭山人

四海誰無往君稱獨往生羊腸非項領鳳羽自鸞騰
宇宙皆吾分江山本戶庭未須嚴子釣不是馬遷行

梁松巖携酒後湖

石叢集

卷七

七

三頁六

載酒同官好移舟何後湖清風下榆柳返照入菰蒲
宵宵青山近翩翩白鳥孤未須遊枕夢即已坐蓬壺

太平寺枯木堂夜坐

身比浮槎使堂憐枯木名泉源連堞影鼓吹愜蛙聲
卿思愁砧切孤懷對月明歸來鑑湖曲花外一輪輕

漫興

我愛陶弘景看雲日解顏花間來碧澗竹杪見南山
短笛從梅落雕弓試月彎索居何足歎鹿豕共投閒

水雲莊冬夜

偶輟藏舟壑移來水竹前安時能佚老力穡未逢年
短燭蕭蕭夜踈鍾澹澹天白頭搔自在寂寞已忘言

山閣

橫逆朝朝至衰顏恰自由澗泉常帶雨山閣早橫秋
老樹風蟬及空梁社燕留端居觀物化俯仰思悠悠

夜坐

浴罷披襟坐空庭絕點塵秋聲先到竹蟲語漸依人
珠露殊堪挹明河自可親征輸何日緩菽水未應頻

初霽

石叢集

卷七

八

三頁六

積雨逢初霽尤憐少簿書鳴鳩荒厓宇落日下庭除
風葉吟蟬細花蜂習網踈會慚垂老士猶自索離居

黃戊堡道中望海

東海垂綸客遙過渤海前塹沙晴麗日溟渤紺浮天
雨露山無木蓬萊浪有僊島夷來卉服行復靜狼煙

宜春道中

歲序收殘臘風光度暮春林深鳩自語徑仄草如茵
客路紅塵舊天涯白髮新消埃何所用早乞病閒身

河塘鋪

燭影宵宵似鄉音日日殊官卑無自適性拙本天拘
家弱妻亡後身衰藥誤餘鷓鴣啼向我似爾只南趨

沅陵道中

春來未十日草色已堪憐好雨生新節塵囊束舊年
然犀花照水倚極鴈書天不道鑑湖影又落五溪前
甲寅正月十三日夜清浪

野戍荒荒夜花燈亦自然遠峰環古堞積雪際高天
太乙分藜杖文迦茁紫蓮不堪羈客淚滴滴何程前
油榨關甲寅三月十七日

石孟集

卷七

九

三百八十

條爾躋宵漢悠然望獨賒石關天設險叩竹漢通槎
索處聲遷友無書夢有家登高情不限況復在天涯

石肯渡江

欲作東歸計重爲北薊遊遠天低片帆平野入江流
此日初聞鴈何人獨倚樓秋風吹白苧萬里繫鄉愁

習家池

穹碑留道左云是習家池世事何嗟及風流聊在茲
川光浮正練堤曲變銅鞮欲學當年醉寧須倒接離

羊枯廟

寧期蒼水使獨上峴山臺落日登臨好秋風鴻鴈來
回首已陳迹捫心何必哀交歡傳盛事元反尚同猜

襄城道中

白馬去翩翩銀鞍壓轡妍片雲初結嶼平野一如天
寥廓無今古推移豈後先欲知風雨會龜馬出長川
望太行

決莽日東升岩巖倚太清龍飛皆北何帝遣護神京
雍上新隅與燕雲敞大河源與江漢滾滾在離明
早發新樂

石孟集

卷七

十

三百九十

晨起踐嚴霜因歌道路長平生豈無願老太自嗤狂
濁酒聊新樂綈袍只舊香松風山閣靜默默到羲皇

丙辰除夜示子禮約

百歲除能幾終天恨獨長兒童殊孟浪老大極悲傷
淚浥盃棬潤書傳手澤香克禋看獨汝爰業際前光

湖上

侵晨泛小艇水木近秋中精舍低浮嶼官城遠映空
塔高先得日湖虛偏受風季真祠尚在脫屣孰爲同

武林客舍雨中

老至難爲客驅馳枉自慙江湖還獨臥風雨共誰談
地僻多魑魅機危豈二三遠遊因遠害斗祿固非貪

曹娥廟

宇宙無多事綱常植萬靈但知身有父寧論死無生
一水流貞白千峰炳汗青題碑較智者土苴不如輕

江雨

昔日江行麗今看宿霧稠流光驚孟夏苦雨似深秋
細柳青依岼新秧綠滿疇村村啼布穀兵革早時休

江上午晴

石五集

卷七

十一

朱

霽色開亭午山青染不如林鶯啼自好隴麥秀還疎
舟楫吾無事書圖舊有廬子虛元不賦何以待吹噓

積雨初霽憶子禮約

積雨彌旬久羸軀病日慵憑闌開霽色拄頰破愁容
雲壑看來滿風泉聽不窮有懷誰共語念汝更爲邛

避暑前林

東園一畝竹避暑爲披襟葉葉吟風細枝枝蔽日陰
鳥藏驚客去蟬語何人深白髮誰知已因之話夙心

南樓晏坐

小樓成晏坐悠然見南山萬古此幽色百年誰好顏
屏居非避客佚老自投閒但得心忘適無慚俯仰間

秋日園林即事

微雨朝來過園林秋色分玄蟬翳高木落日澹孤雲
池上芙蓉發墻隈薜荔存主人能愛竹無客款柴門

雪夜宿劉將軍山亭懷王東遐董漢田蕪余子

禮約時在金陵

性僻耽泉石猶憐處處逢寧期來委巷忽漫見群峰
白雪初停竹長飈自入松金陵千里道愁絕甬江東

石五集

卷七

十二

朱

雪霽

擁衾愁夜永曉霽聽啼鳥白石寒流細青天雪嶠孤
長林飄玉屑矮屋坐冰壺況有梅花發村醪可暫沽

春日新晴山行

細雨彌旬久東風喜乍晴鶻啼松葉紫雉雊麥苗青
日墮雲間影泉流石上聲生憎蕉葉醉不挂一錢行

曹娥江

舴艋輕於葉蕭騷此復臨菰蒲侵雪短風雨度江深
黯黯疑殘鴈泠泠寫素心雍門何以者千古有知音

書懷

早結王喬侶能爲鸞鳳吟官從淪一芥身已忘千金
短髮悲明鏡青衫負夙心天應憐拙逸隨處有山林
約兒還恣安携之出郭涕泣不輟余亦返袂還

坐館中默然作

念汝心殊切思親意更長獨跨汶上蹇來浣灤源觴
細草搖金蕊空庭下夕陽此時聊默坐惻惻斷余腸

送郭山人遊關中

忽漫經年別相逢復岱宗慙余同老馬美爾似冥鴻

石孟集

卷七

十三

三十一

獨往心何往無生道本空青牛如可問一劍遡洪濛

泰山俯仰亭

海右名亭在無如此獨高八荒來蕩蕩千古去滔滔
斜日明殘雪長風吹布袍有懷渾莫語搔首誦離騷

夜登泰山

豈有王猷興衝寒夜上顛白雪俱墮地明月自行天
萬里風何限千尋嶂獨前寂憐肌若雪皎皎藐姑儂

肥城道中

山路多盤曲三年此復臨春秋肥子國雲樹越鄉心

白鳥悠悠逝玄蟬故故吟臨風搔短髮渾欲不勝簪

南宮竹二首

道人貧自若種竹比南金白日娟娟淨清風灑灑深
有懷如可語無地不同心六逸今無在那聞魯詠音

二

冉冉孤生竹森森已百餘清音當戶好斜影射窓虛
愛惜誰同爾來過但有余莫作玄都觀桃花不自如

雄縣道中

陸走風塵捲搖搖漾小舟即看天上坐還擬鏡中游

石孟集

卷七

十四

三十七

日影虛堪挹波光澹不流漁人俱自適隨意祭新謳

癸亥臘月二十日發都下除

夜聊城

言旋忽除夜還憶故園扉歲月曾何盡乾坤是處歸
宣尼忘老至伯玉訟前非澆水春光暮相將詠采薇

五道嶺

落日低榆柳秋風寄薜蘿來過五道嶺何似七盤坡
歲月乘槎遠文章覆瓿多天留滄海濶隨處著漁蓑

高郵湖

西風吹五兩短棹未須牽遠樹猶懸日平湖但有天

蒹葭隨意落鴻鴈識期先俯仰曾何慮長歌秋水篇

寄王質山

君家震澤上倒影射柴門久作烟霞主還隨麋鹿群
匡時無傲吏閱世有高文千載顏樂在何時共討論
放舟

莽莽從余適輕風颺小舟青山一鳥去白日大江流
草木朱明候餅壘里巷愁定應勞肝食何以睹宸旒

燕

薔薇花欲盡不見燕來過物候有如此人情可奈何

石孟集

卷七

十五

三百六

莫擬王公賦還憎衛女歌長安風日煖知爾何鑾坡
携酒邀嘉則遊之溪嘉則乃先往魏興薄暮始
還即往之溪

登臨興不極何晚復躋攀落日微茫外群峯曉靄間
飛梁懸絕澗古木墜深灣小酌荒祠罷歸來月滿山
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往夾村祭定齋王公墓夜
鳳輿發舟五更抵道士堰下

殘月流光晶猶疑剡曲行官城促梵宇曙鼓雜鍾聲
天遠江雲度潮平海日生昔來余弱冠白首此重經

夜坐

兀坐空庭久翛然百慮微天高霜月小野曠梵音稀
夜靜人猶語江寒鴈獨飛山中麋鹿在詰旦抱琴歸
送余漢城會試聞諸名家有贈續貂不果

士豈黃金致文應聖代論觀光歸薊北祖席散江
村待詔先金馬颺言動紫垣五雲占太史天子正臨
軒

張孺穀屠田叔枉顧寺中小集李孝甫愛鳬樓
分得尋字兼簡孝甫

石孟集

卷七

十六

三百七

不見故人久幽居忽漫尋官城來返照芸閣坐秋陰
水落鳬鷺近墻垣梧竹深何時重過此相與共論心
南雷懷古

家占南雷上於茲六百春嘗觀松陵集知有謝遺塵
顧瞻溪山舊因懷古昔人當年高隱士身後跡俱埋
晚坐竹林下聞吳守去

雲白天如水山青花欲然林間來返照石上響流泉
劒去留新犢春深種早田麥苗無碩鼠樂土不須遷
孟夏夜坐子禮約談禪

忽漫春歸盡寒輕麥秀天山空禽語響坐久燭花偏
老閱人間世間逃物外禪但能無住著撒手謝塵緣

往楊家隄亡婿楊四郎殯所二首

一往憑棺慟蘭橈鼓鬢紆流光千丈鏡哀淚百年軀
繡虎生來異童鳥歿去呼莫爲烟霧散早協探錄符

二

汝嘗誇梯粟遙指大雷岑少俟秋成日當醉挂劍心
幽明途已隔翁壻分殊深但有中宵夢青青見子衿

石孟集

卷七

十七

石孟集卷八

七言律詩

三茅觀

石磴捫蘿百丈紆洞門深處道人居空庭日轉花陰
細江濶風輕樹影疎清坐獨憐消俗慮斷碑猶自識
殘書東南此地多形勝莫問當年帝子趨

清道觀二首

山勢西來此獨尊坐深梧竹正黃昏高壇萬木龍蛇
動虛閣半空星斗繁石几清風延客子玉簫明月下

石孟集

卷八

十八

天孫浮生擾擾成何事塵滿紗籠總未論

二

杖藜初過月明中玉殿虛無絳節通不信吾生成夢
幻漫傳瀛海訊僊踪吟當半壁看紅日手掇飛花坐
碧空岐路紛然堪一笑居閒木石願誰同

鷄鳴寺望 官闕感述

石塔層層依木杪回廊寂寂抱山腰江流吳楚仍東
坼勢接鐘陵自北朝萬樹春深元氣合九天神在
翠旂遙垂椽片瓦皆遺慮莫忘當年 聖祖勞

過翠山寺廡上人留酌晚步東林用韻

落日遙連萬樹霞野人沉醉啜新茶興來獨倚烏藤杖春去猶看謝豹花擊壤但從歌帝力登山何必問仙家風光隨處吟難盡白首平泉緒轉麻

寄題王子西淵用韻

露葉泠泠曉日開平川對酒碧於苔明時得假清流枕曲徑徐看鶴筆來細雨蕪葭堪獨釣春風鳬鴈不相猜何當共語西淵上歌罷停雲思重徊

嵐海樓成二首

石齋集

卷八

十九

載

北峰高積翠微深南嶂橫開宿霧沉簾戶春風還乳燕尊罍竹葉自疎林憑闌忽見諸山小披卷時回萬古心堂構幸傳清白裔北門遺素畏黃金

二

祗緣地偏思重構不道登臨眼倍明烟火百家低右左雲松千樹遶窓櫺翠屏晏對如聞語嵐海潮騰欲放舳出岫歸林同一慮水英山伯慰吾情

六月十三夜月

空山無暑坐清霄牛女星河入望遙此際獨憐秋月

淨移時未必片雲消涼颼颼動來天閣愁緒分明到野橋四十年前傳盛事白頭箕踞說漁樵

北郭

渺渺澄江帶郭流短松修竹境偏幽潮來幾見帆檣順樹老還應鳥鵲留海嶼片雲天際沒雪山晴日半空浮川原極目傷群盜愁對尊罍未解愁

瓜步泊舟

十九年前一繫舟秋風秋日此悠悠何人慣負穿楊技媿我重爲抱瑟遊月落遠應分越嶠潮生猶自入

石齋集

卷十

二十

朱

淮流涉江蘭澤多芳草欲贈無緣且復休

渡錢塘江

秋風秋水思茫茫隔岸欣瞻列岫蒼歸路漸聞鄉語近征鴻還逐去心長半生牢落成何事千里奔趨有庑忙慙媿鹿門龐處士且分幽竹傍書床

奉酌章三洲侍御邀飲甘泉書院

甘泉先生舊有堂千柳萬柳低成行庭空花落白日靜樓虛野曠青天長絲繩玉缸酒如乳楚舞吳歌歡未央余行往吊望諸墓公持繡斧歸明光

送謝靜溪授閩藩都事即謝歸故山

薰風同入鳳凰城秋水君先故國行
萬里誰能歸白髮百年空復倚青萍
鑑湖忽漫誇君賜栗里何妨沐寵榮
此去溪山得真主他時還許共茶枰

送許平湫屯部還留都兼寄王中白虞部

御溝春盡水如苔百嶂流鶯樹杪來
愛日喜瞻鳩鵲觀攀雲重上鳳凰臺
清朝忽枉吳公駕瀝膽慙非賈傅才
爲報天涯舊知己錦魚珍重得頻開

宣風館用陽明先生韻

石五集

卷八

三十一

朱

雨沃新苗翠已痕石溪曲曲正流渾
千山淑氣開南楚十里鶯聲自一村
未有消埃碑玉陛漫留燈火坐黃昏
羅施升斗還叨竊慙媿湘纍萬古魂

燕子屋

不見當年燕子飛紫雲綃霧尚霏微
懸厓墮石俱無意矯鳳蹲螭自不違
三島未應能絕勝百年花木迴含暉
春風幸坐明山舍指點遺鐫淚滿衣

興隆月潭書院

盡日山行霧不開偶經林麓淨無埃
陰陰夏木生秋

思滾滾寒泉起畫雷古寺經堂眠偈石
千尋蒼壁隱樓臺僊寰亦墮羅池地會
遣汪郎幾度來

興隆早發途中望香爐山往年

先公於克捷之次日登絕頂望闕謝恩

疊巘遙看似掌平若爲不貯露華清
經年虎旅先公計三箭天山絕頂行
稽首直掄干羽頌臨風猶聽凱旋聲
苗夷自古多傾側三十年來又用兵

再過月潭書院

疋馬秋風此復來飛泉猶自響春雷
垣低恰映青山

石五集

卷八

三十二

朱

白砌古偏滋綠樹苔人去石樓終爾閉
鶴歸華表定應開他年把釣撓溪上縮
地還能數舉盃

九日鎮遠東山道院

小院藏幽出翠微白雲低戶晝還扉
湍聲滾滾來何處倒影暉暉上客衣
風雨定聞獅石吼星河欲傍使槎歸
登臨正值重陽節歎息巖前花事稀

迎太夫人赴省宿偏橋分司用壁間韻

迎親萬里入黔中行李蕭條歎旅窮
薄祿可充甘旨養小山真負桂花叢
陰霾苦憶雲霄遠絕徼曾無鴻

鴈通戎馬似聞韓范計願從耕讀課兒功

雲泉閣上壁間見桂洲夏公詩

獨憐高閣倚雲開更有飛泉樹杪來洗耳不妨便書
楊看山聊自覆霞盃秋深欲動江關賦塵滿空悲相
國才最是謀忠幾未達百年遺恨坼中台

偕本道學之二弟兼携子禮約登龍里紫虛道院雷壇

荒壇高倚石巖隈丹竈何人解結胎秋去山中初見
葉風行天上似聞雷鶴鶴最喜殊方並笑語尤憐稚

石孟集

卷八

三

千來便欲憑虛歸越嶠舊栽松菊何蓬萊

程番郡齋冬夜書懷用韻

莫遣諸番坐陸沉青山梁父定誰吟揮戈欲問援陽
計荷簣空懷擊磬心百歲中宵看蠟炬一官萬里在
山林春風且泛橈溪棹試聽丁丁伐木音

清明厲壇

最喜春風度百蠻青蒲細柳滿前灣他鄉白骨無新
土故國疎篁有舊斑望祭不堪雙淚墮餘餐應見幾
魂還息肩莫爲民勞計敢謂浮生半日閒

白雲庵 建文皇帝所居留題四首尚存

磴道縈紆一線通獨憐幽谷少人蹤叢篁古木陰陰
下啼鳥鳴蜩寂寂中石洞高懸紅日近亂峰低遶白
雲封當年 帝舄空遺恨不向天門駕火龍

四月二十五日臥龍司臬老勇素

聞道牂牁在百蠻於今始見水潺湲野航寂寂還藏
壑甲馬蕭蕭自涉灘風滿旌旗懸白日雲消鼓角傍
青山樛材尚未閑戎畧緩帶終朝祗汗顏

送李知縣還省

石孟集

卷八

四

宋

長安邂逅李膺舟此日牂牁復並遊身在不辯千嶂
險親衰難爲兩年留孤城落日收禾黍絕徼秋風散
馬牛盃酒臨岐倍惆悵白雲相望思悠悠

江陵沙市阻雪

草舍離離傍水斜平原漠漠望中賒兼天白浪舟如
葉無數黃蘆雪作花十里郡樓王粲賦三年越客楚
天涯才多自古知難偶海上真堪泊釣槎

昭明文選臺

當年人物已塵埃此地猶餘百尺臺檻外長空行日

月雲間碧漢走風雷文章極目觀時變今古何人鈔
選才諸子紛紛迷六籍翻令豪傑望秦灰

裕州道中

路入中州自可人更看雲外碧嶙峋風輕溪柳將舒
臘日暖江梅已報春漢苑當年曾莫問越鄉何處此
堪無端遠涉牂牁水毒霧如虹醉欲昏

呂公堂

黃梁一熟已千秋草莽相傳是故丘此日忽看天上
世幾人不作夢中遊雲消萬瓦蒼鱗動日是雙龍紫

石玉集

卷八

二十五

宋
二頁三

殿浮多少行人驚乍見漫疑陸地有蜃樓

草萍驛壬子二月十八日

古驛何人記草萍半生飄泊此重微官正負三年
俸貴竹仍嗟萬里風雨無端驚楊夢滄江不盡倚
門情若爲更輟橈溪棹慙愧嚴灘一釣輕

東鄉醉別陳鳧川節推

鷄鳴山下柳如絲回首東風十六年世講他年推父
輩雅懷今夜叙燈前雄才定擬司封諫弱植旋將理
釣舷契闊乍逢還乍別暮雲春樹總淒然

新安舖

梧葉陰陰幾歲華空山數駐使君車再來我已真成
夢到此誰能不憶家莫以功名輕別恨更慙升斗何
天涯老親稚子殊懷切歸計思隨八月槎

龍里道中新霽

簡書可畏復西征野戍荒山尚爾驚雨霽乍看雲影
白春歸未入燒痕鄉園夢杳啼鵲切爲道天低落
日平但得秋風歸翮便北堂尊酒綵衣輕

武陵早發

石玉集

卷八

二十六

阮
三頁三

萬峰行盡見平川一片孤雲度遠天景物已含鄉國
思羈栖莫忘楚騷篇香粳早刈家家杵老樹微涼處
處蟬歸去籬花開已徧綵衣稱壽勝斑僊

自醴陵度湘東舖宿

曲曲青山一徑通喜看書劍過湘東三年浪跡南荒
外九月看花故里中眼底紛紛誰獻璞人間碌碌盡
亡弓劉亭兀坐心無事河轉參橫萬籟空

留別李遇齋壬子九月一日

愧我乘舟復遠遊憐君踏歌無限愁芳尊祖席人初

散落日河橋水漫流齒髮已衰行役外稟書暫過甬
江頭無端又向燕雲去南北東西何所求

萬年聶羅原同宿泰山絕頂歌陽明夫子詩

五月山花雪裡殘並騎白鹿上巔峴明河半落秦皇
樹新月斜懸漢帝壇客子舊懸蒼玉佩僊人對酌紫
霞盤相携朗誦丘陵句矯首翩翩彩鳳翰

泰安州七里舖獨坐聞蟬

獨坐郵亭思黯然短牆高樹乍聞蟬瓜期屢過余仍
在絺服初成汝又前忽漫經年如故侶羈栖斗祿羨

石孟集

卷八

二十七

三

高竊舊栽五柳桃溪上隔葉吟風最可憐

甘露寺

空王高閣倚蓬萊選勝真憐逸思倍萬里江流雙極
目百年身世一登臺長風落木天邊下白日浮雲海
上來遺恨山前留狠石英雄不數仲謀才

元夕言懷

無端病骨滯聊城小酌盤蔬入夜青市近不聞燈火
競天高惟有月華明朱絃自負齊門誚章甫空爲越
客行寄語當年饒舌士看雲終伴石梁

留別黃浮玉黃質山

扁舟兩日艤閭風雨蕭蕭對夕曛咫尺尚違黃叔
度篇章真負鮑參軍征輪盜賊堪流涕木石烟霞可
避此去乘桴浮海上不知何地更逢君

雨夜書懷

歲月滔滔似雪消祗應踪跡混漁樵空山靜夜聞風
雨小閣燈花坐沈寥齒髮未須悲往事稟書聊自樂
清朝天台咫尺烟霞外時倚長松看石橋

武林旅舍北牆外竹

石孟集

卷八

二十八

三

旅舍偏驚夏日長病懷愁緒兩茫茫思君便欲尋幽
徑對我真應破面墻已借清陰沾枕簟最憐高臥有
羲皇桃溪萬條脩然在此際那堪憶故鄉

南禺豐公西湖小集奉酬

白髮宮袍老謫僊鬢髮還復集華筵玉樓光映千秋
雪銀漢花開十丈蓮自有湖山多勝饌幸聞詩樂信
無前風師雨伯知嘉會一洗炎歊更灑然

江天閣懷郭山人去歲六月余過此有書留寄
三山僊嶼思悠悠忽漫重過十五秋地迥雕闌園玉

樹天但白日見江流洗心最喜中冷酌散髮還期五
嶽游尺素遙將應達否詩篇復爲故人留

嶽頂夜坐對月

朝來無事日如年病骨真便更隱偏坐久虛檐惟石
對夜涼新月何人懸青天碧海空懷切玉杵金函程
自憐莫向塵寰悲白髮且從此地學神僊

壬戌九日岱祠城樓

久矣蓬玄坐碧霞登臨尤喜思無涯千年樓閣初成
賦萬里風雲一放槎天上三漿皆綠髮人間九日有

石孟集

卷八

二十九

三頁

黃花飄飄已結王喬侶不向龍山數孟嘉

顏張途中言懷

上天同雲風怒號凌兢病骨雙肩高廿年踏徧荒山
道一日看到秋江濤休誇有藥不龜手自笑無牛空
善刀便從未老歸三徑豈爲多愁嘆二毛

邀脫二守陸判官岱麓小酌

公餘日日步郊原爲惜春陽欲暮天馬首東風花爛
熳夜來微雨柳蟬娟清流白石曾何意乳燕鳴鳩自
可憐此際明年誰與共傷多莫厭酒盃傳

龍山驛

六月鞭羸向海東百年行役愧何功身方觸熱官偏
冷事靡從心道不窮碧洞花瓷金盃凍晚風庭樹玉
樓空他年赤脚天台上踏徧層冰看古松

自蓬萊之棲霞道中作

最喜東來得大觀道人猶自著鵝冠雲間磴道三千
丈海上青山一萬盤園苑舊憐曾折葦島夷何必用
封丸漆園自笑非凡吏老樹婆娑寄一官

萊陽公館晚霽書懷三首

石孟集

卷八

三十

三頁

扉宇偏宜草色青更堪庭樹夕蟬鳴端居忽漫江湖
思遠別其如夢寐情未許生平能自信敢於身外兢
虛名十年臧穀渾忘却愧歟羊裘一釣輕

二

溽暑才經一雨過山晴偏得晚涼多他鄉歲月拋書
卷故國池亭長菱荷金馬祇應從笑傲漆園還復寄
婆娑吾生偏側緣何事悵望滄浪鼓枻歌

三

空庭雨後長莓苔愁絕曾無屐齒來好景不妨頻笑

語夕陽聊自一徘徊歌傳下里猶難和讀罷緇衣敢
謂才千古英雄推洛下小晴花外小車迴

自萊陽之行村場途中作

長風怒號原濕長原頭急雨鳴淋浪客子衣裳苦不
早吁嗟浥厭垂空囊山迴澗絕無木葉草深泥滑多
鳴蟬十年尚負黔中債千里重過此地償

夜雨述懷

西風吹雨入山堂百感那堪客異鄉老去江湖多涕
淚愁來骨肉半存亡家留稚子誰爲侶身倚孤童自

石孟集

卷八

三十一

夏竦

綴裳辛苦未緣升斗計此心安得語聯床

奉懷莓屋周公

聞道旌旗尚角東向來消息渺飛鴻青山暫爾留安
傳紫閣終期坐益公早見義方無瓦合應知仕進有
黃鐘伯華久負祁奚譽簡簡方將在日中

濠梁渡淮

朔雲初散北風輕曉日淮流似掌平萬樹霜華看玉
潤經年使節坐冰清乾坤莽莽誰非客歲月蕭蕭我
是白髮漁樵天已分強將踪跡混塵坰

早朝

萬里朝宗集譽髦九天宮闕漏聲高似聞僊掌臨風
動莫遣宸衷午夜勞玉輅青陽開左个金門白雪點
紅袍小臣亦有消埃念咫尺無緣到海濤

草萍驛用壬子歲韵

山靈疊疊對青萍山下郵亭我又 鬼國未完平日
債天涯重見此迴行冬深日暖便行色木落鳩啼傷
客情南北支離今七載出門端咤別離輕

癸丑除夕馬店驛

石孟集

卷八

三十二

三百五

去年此夕候華清端笏遙聞玉漏聲曙色乍分開左
掖驚輿徐退拜彤庭兩逢元旦趨鵷侶三句蠻烟信
馬行百感偏從除夜集異鄉孤燭不勝情

七盤坡

郵亭寂寂傷山阿救榻連朝得臥疴一夕九迴千里
夢六年三過七盤坡天高日出雲山下地遠春回草
木多已見凌風近牛女長安直北更摩挲

月潭寺

幾度經過愛爾真空將毛髮老風塵巖前恠石誰傳

偈澗庭長蛟解作人四十無聞終誤已百年多病獨
思親竭來已悟生心妙不用逢僧說相輪

平越分司

屋上春鳩亦自鳴天邊孤客不勝情
慈帷寂寂三吳外險道勞勞九度行
病骨敢叨新曆俸空囊猶貯昔時
洛陽年少終流涕况復樗材短髮生

龍里道中

鳥道縈縈一線通亂山常見白雲封
開邊不憚乘槎遠戡亂猶傳流馬功
一命驅馳逢主聖百年身世

石孟集

卷八

三十三

二百九十四

坐詩窮鹽車十二閑無異莫歎人間伯樂空

發省城赴鎮遠呈大方伯玉華高公

官城流水鬱湯湯病骨仍看蹬道長
可教愧非新主簿不欺端拜古平章
東風正馬禁書潤歇雨千山草樹香
親在越中身萬里只應此際不思鄉

宿月潭寺

最愛青山古佛堂杖藜頻過紫薇郎
六年塵夢悲鄉國一夜泉聲到客床
石鼎香銷燈黯黯虛簷月落樹蒼蒼
明朝又向盤阿去知是浮生有底忙

沙灣甲寅三月二十一日

寒巖百尺不可攀青陽倏忽已將還
紫花碧草可人意白鷺黃鸝殊自閒
臨流倒影澄江閣迴欄曲調東沙灣
吾生百年豈無事塵袍日月徒摧顏

東山道院

紫閣陰陰皆晚晴杖藜徐步獨含情
千尋若木天邊下一片銀潢地上行
入室自應塵慮滅到門惟有石淙迎
何時得遇張平叔踵息徐看白雪生

南陽道中見獨山

石孟集

卷八

三十四

朱貢主

驛路行行似砥平馬前又見佛頭青
中州日月光華麗鬼國山川夢寐驚
萬里未能忘獻納小臣無以報承明
忽聞寇盜彌吳越憶向燒溪理舊盟

曉發邢臺宿羅漢寺甲寅十月三日

年年歲暮走天涯迢遞真逾漢使槎
暝色漫投便几榻夕香時襲喜袈裟
客談塵土夢中夢僧念恒河沙復沙
久矣吾行能不繫五臺西望路從賒

夏蓋湖

扁舟三月我東還細柳新蒲翠滿灣
幾向雲中餐白

石重來湖上看青山向平足跡初償願范蠡烟波一
解顏滄海桑田渾已變三花琪樹正堪攀

九日登泰山

未遇方瞳綠髮翁天門咫尺正須通奇巖不盡三花
樹瘦骨初携九節筇漠漠片雲無鳥翼飄飄雙腋但
天風從今莫問長生訣到處流泉有葛洪

二

金庭玄鶴寄遐蹤獨誇飄飄俯岱宗絳節謬傳天上
女白麻真媿石間松高雲漠漠千年思短鬢蕭蕭萬

石孟集

卷八

三十五

朱

里風極目雙阡何處是不堪涕淚越觀峰

飲罷過趵突泉

童年曾上濼源臺潦倒流光首重回白日蛟龍元自
鬪清霄雷雨更堪猜即看銀漢地中出須信黃河天
上來最是葛洪丹井熟醉餘慙負謫僊才

四月朔日早登泰山

海客東歸若木田扶筇重上岱宗顛瞳瞳曉日懸千
嶂澹澹孤雲沒遠天青帝駕迴蒼玉轡緋旌花映碧
霞僊明年此際知何地澗芷谿毛一悵然

蟬

一雨空山暑半消鳴蟬嘒嘒坐相邀九宵風露凜
切萬里乾坤對沈寥石上流泉如共語林邊木葉
同飄人間會有盧家婦莫更蕭騷過遠條

董敬輿留山中四日別去因贈

獨倚高樓傍翠微會逢嘉客款荆扉自憐倒屣迎王
粲更恐前身是陸機白石徧題黃絹句青山一振紫
霞衣莫嫌老夙家醅舊乘興還來飯蕨薇

千佛山對華亭

石孟集

卷八

三十六

宋

出郭偏令客思清登臨况復翠微亭芙蓉白鹿雲中
過菡萏金波石上生洞壑潛蛟春寂寂驛樓官樹晚
青青若爲忘却耶溪道白首人間負愛憎

中秋夜雨懷董揚名并寄子禮約

去歲今宵月滿樓美人同坐看吳鉤燈花落落惟孤
影風雨蕭蕭又一秋天上陰晴元不繫人間萍梗若
爲謀莫嫌老去堪情話乘興來過鹿豕遊

除日前二日山行感興

倚杖蕭條對藥闌山梅零落尚堪看高峰旭日懸冰

瀑古峽寒流下雪灘海上蓬瀛何處是人間歲月又驚殘平居里巷相徵逐未信羊腸道路難

芙蓉

搖落群芳及此晨淒其何意得逢君九天涼月從蕭史萬里秋風見洛神石上莓苔明若洗水邊花樹爛生春未湏浮白誇金谷直遣狂歌倒玉尊

桂

木葉秋清萬壑迴巖前一樹桂花開昔聞子向月中落今見香從天上來醉折生平何所贈淹留白髮未

石五集

卷八

三七

宋
三頁三

湏猜小山招隱徒爲切簫鼓汾流秬自哀

中秋董敬輿來訪山樓玩月有作醉之

積雨經旬喜乍晴况復嘉客話生平百年此夜君來共萬里青天月自明檻外峰巒如有待空中樓閣正湏憑詩成珠玉揮毫在不羨猴山子晉生

薛霞川偕黃甥道亨訪余山中附至滄溟李公

詩醉霞川道亨并寄滄溟公

多難頻年齒髮凋憐君過我思偏饒山中一夜來風雨燈下三人慰寂寥喜有雙魚傳尺素愧無投李報

瓊瑤文章峻極齊松岱極目江湖萬里遙

紫薇花

薇花手植幾經秋病骨無端作遠遊別去遙憐頻入夢歸來獨對已齊樓樹猶如此真堪惜老自相將莫漫憂綠葉華枝殊足羨呼童聊覆掌中甌

九日樓上憶子禮約

獨坐高樓傍翠微長松落落對朝暉即看此日無風雨尤喜黃花慰渴饑多病百年常作客登山臨水送將歸遙知白下徘徊處悵望衰顏正倚扉

石五集

卷八

三十八

蔡
三頁三

閒中閱一統志

即看鳥雀下庭除更有琴尊慰索居高閣臥聽三日雨病懷時閱九丘書當年足跡過司馬此際風雲遯太虛詩草總憐多覆瓿垂綸挂角意何如

醉山陰王氏來訪山中

君是山陰鼓舵人棲遲余亦謝遺塵連床夜雨池塘夢尊酒梅花草閣春詩卷盈囊青竹杖江湖滿地白縑巾醉餘共詫張平叔不問金丹誤谷神

送別王氏

抱病經時臥草堂君來信宿對藜床開尊相葉寒仍
綠點地梅花雪乍香江上孤槎還自泛雲間磴道恰
爲長居然汗漫游方外不向蓬瀛覓渺茫

怡雲閣上對雨簡黃省菴二首

憑闌極目對朝曦忽漫東風雨脚垂竹几蒲團聊自
適白雲青嶂共誰怡家貧臥病無參朮道在忘情有
鹿麋最是相知黃叔度雙魚尺素寄新詩

二

林端曉靄失斜曛索處蕭騷共此君山色乍宜雲外
石五集

卷八

三九

三九

見雨聲偏好閣中聞尊傾綠醕巾堪漉几拂名香手
自焚花外小車何日到巖前早已落紛紛

黃省菴還自天台乃姪敬存爲余甥外於錢塘

詩以訊之

桂席東皇路不賒隨雲飛度赤城霞真僧解遇豐干
舌大藥還過司馬家直數名流追漢賦坐聞僊樂飯
胡麻歸來歲月渾忘却競爽那堪小阮嗟

用韻奉酬司馬東明范公

樓臺倒影月湖間鄴架書圖未即閒興至吟蹤惟有

杖退居家事百無關十年草樹裴公野一詔經綸謝
傳山廊廟豈忘蓬累士素絨應附海鴻還

人日楊杜二公子來訪山中

老我橫琴碧嶂前白雲青鳳下聯翩明時海國嘉公
子京洛多才美少年酒散空庭山月小茶烹石鼎竹
床偏生芻一束人如玉縣寓長留錦繡篇

余君房有事山中枉過

抱病蕭然獨掩關空林惟見鳥飛還封書屢附風前
翼乘興來看雪後山絕巘片雲真欲贈寒泉落木正

石五集

卷八

四

三九

堪攀花開重覓桃源路白髮漁磯在九灣

人日雪中簡楊太渙去年今日嘗枉過

人日題詩憶去年肩輿嘗過可留軒松筠鹿豕看仍
在歲月悲歡嘆屢遷幾樹疎梅橫澗底千山飛雪舞
樓前眼中似此稱奇觀安得重來鶴望僊

庚辰臘月立春日病臥延慶寺

雷山西望渺雲煙病倚孤童思惘然繡佛香燈明梵
宇官城風雪滿江天三冬欲盡青陽入百感無端白
髮前莫向泥牛占旱潦桑麻何以話豐年

黃資穆詩來約秋清過我用韻奉酬并速

倒屣清宵夢裡迎
詰朝詩到不勝情
聽蟬早已懷秋思
折芰偏宜結夏盟
好雨自消三伏暑
輕雷忽送萬峰晴
谿螺碧鈿花菱瑩
莫待蓴鱸解宿醒

邀黃資穆過橈溪泛舟

余嘗擬棹舟谿中
因以橈名谿且嘗與資穆約
同泛今年始造舟
距名谿五十年矣不惟有舟
復得踐約不爲南雷一勝事耶

笑我名谿五十年於今方棹木蘭舫
相看忽漫頭顱

石孟集

卷八

四

沈

白有約終然勝事傳
泛泛花鳥來硤石
陰陰古木響懸泉
流觴會美群英集
此日論心萬古前

石孟集卷九

五言絕句

題畫

聞道春光暮綠溪
問落桃花幾源應
不遠只是白雲遮

竹林

移榻修簷下坐我
簣簣谷秋陰掃更
濃時看上衣綠

題畫

僻居遠城市危闌
獨成倚日夕山翠
重笑看閒雲起

寄薛霞川

石孟集

卷九

四

阮

細雨暗山城梅花
傍茅舍獨犬聲
寥寥殘燈照深夜

祈澤井

天光墮深碧石龍
中夜語坐撫青莓
苔颯颯聞風雨

懷山居

蛺蝶翻晴牖薔薇
架短牆午風吹又
熟柴葉滿庭香

西陵即事

江上曉朝平江樓
雲樹溟迴舟向漁
浦聞有過江兵

江上候潮

江浦朝弭楫江潮
暮始來忽聞人語
亂天際走風雷

梳溪

溪流莫知始蘭梳自今日仰看松上泉俯見水中石

筴竹岡

手把竹如意來坐高岡上上有幽禽鳴下有清泉響

新泉

澹澗澗水深新泉出厓庭日夕山童歸頃筐洗石耳

參差亭

永夜空山靜風清月白時未湏王子晉天籟亦參差

石孟集

卷九

四十三

阮

石孟集卷十

七言絕句

葡萄

綠雲繞繞鏡鸞開綬立宮車久未來舞袖西風吹已冷暗垂珠淚滴歌臺

山翁

老翁結屋清溪上時向南山採薺薇松風不動暮雲碧白鶴下庭歸未歸

贈阿育王山曉上人

石孟集

卷十

四十四

蔡

當年海上看降鉢此日隨雲度石城千載重來折蘆處月明沙白草青青

題秀上人畫舫樓

石澗松筠起碧潯樓開青雀坐來深高僧自得虛舟意不向人間歎陸沉

哭王子忠

從今夢裏得逢君剪燭書空坐夜分自是愁來不成夢昨宵風雨更紛紛

螺羹

榆葉如錢柳葉齊
菠蓀生菜青滿畦
小鑊正煮螺羹
熟簷外遊絲拂面低

河塘舖

落日村村飛鳥歸
牛羊下坡入柴扉
行人本是無家客
獨向天涯淚滿衣

偏橋道中

六月東風吹雨涼
大男小婦猶種秧
千山無木鳥飛絕
惟有鷓鴣啼夕陽

庚戌歲九月二十二日離程番宿青崖留別臥

石孟集

卷十

四十五

二百廿八

龍土官龍霖常番土官常欽小龍土官龍通海

洪番土官洪顯貴

臥病牂牁忽一星
西風回首涕堪零
諸君不盡相留意
一曲青崖似灞陵

醴陵道中聞鷓鴣

泥濘淙淙沒馬蹄
行人揮袂夕陽西
從知世路難如此
却向空林聽爾啼

長沙道中

恍疑身在九灣西
十里青山古木齊
馬首東風忽垂

淚楚天不斷鷓鴣啼

姑蘇舟中

油菜花開水面風
盡船搖曳夕陽紅
青春不與人間世
白髮猶慚萬戶封

癸丑除夕馬底驛

旅館蕭條思不禁
况逢除夜亂山深
相看惟有孤燈在
照見思親白髮心

燕山歌三首

彰義門西古道長
崩湍激石日湯湯
山靈不解藏幽

石孟集

卷十

四十六

二百廿九

勝直遣清溪繞建章

二

羅城三面比金湯
元輔群工拜寵光
從此安邊歸上策
暮南遙遁左賢王

三

夜夜靈旂拂紫虛
詞爭獻玉皇
除苑西四老無他事
駙馬多言有諫書

都下護國寺冬夜不寐

獨眠人在木蘭堂
碧瓦霜飛漏未央
海峽夜深常見

日欲移旅館同扶桑

雪夜憶兒禮約時往都下

泰山寒雲四千丈燕臺雪片大於掌地爐滑拙火無烟夜深獨坐蓬窓響

迴馬嶺

莫吊臨邛病渴翁君王從此重東封顛厓自爾迴千馬絕巘曾經過六龍

張司馬武陵莊

一水盈盈泛小舸山光瑟瑟點宮袍秋來莫忘春來

石孟集

卷十

四七

宋一百九

路洞口丹楓似碧桃

石孟集目錄

卷第十一

序

擬同選錄後序

記

大宗祠記

怡雲閣記

登岱記

先公都御史祠記

石孟集

目錄

一

蔡九十六

卷第十二

跋

書秀水項氏女外事錄後

書孫觀簡牘後

書衡山文公為先公書橫渠先生鞠歌後

跋太僕金公畫竹

卷第十三

傳

先公都御史傳

南雷子傳

墓誌

先夫人墓誌

亡室聞氏墓誌銘

鄭氏墓誌銘

卷第十四

祭文

祭王觀海文

問兒祭文

石渠

目錄

二

一百

祭石塘曾公文

忘室首七祭文

啓攢祭文

女尚祭文

終七祭亡室文

祭祚兒問兒尚女墓文

先室小祥祭文

謝程番府土地文

先室大祥祭文

祭王定齋老先生墓

祭戴氏女惠姬

告先公都御史文

奉安曾祖考妣祖考妣神主祝文

石渠

目錄

三

四

石孟集卷十一

鄧 汪坦仲安 著

序

擬同選錄後序

今之所謂遠方在古爲裔夷之地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混一寰宇悉皆郡縣然尚多不可人居之地然不可以曠官弗治也乃定著爲令凡士之家貧親老六年以上願就遠方者聽之夫因其所願而授之遠地不爲使之失其所祿之厚薄而皆

石孟集

卷十一

一

三頁七

得以養其親官之大小而皆得以盡其才此所以體群情優士類盡人才卹遠民之意也甚哉 祖宗立法之善用意之仁也或者曰古之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而今之輒爲大夫爲郎官者不其過歟曰此非士之不安於卑且貧也所謂體群情優士類盡人才卹遠民 祖宗立法之善用意之仁也且夫帝王之創制立法而通變神化之者豈真以泥古爲哉士生於今時何其幸歟乃嘉靖戊申春三月爲遠選之期天曹以冗奪至五月廼舉惟諸明公仰體

祖宗立法用意官不濫授類不紊舉文不謬置夫除

止於四十九人者授不濫也舉貢例之必審者類不紊也上中下之不苟者文不謬也於是乎授職則例之必下於貢貢之必下於舉者不以文奪類也而舉之有次於貢貢之有下於例者不以類奪文也古之人稱立賢無方而時之不同要亦不得泥焉爾矣凡與茲選者慎毋以類自拘以卑自限以遠自棄存心於愛物宣德而達化求無愧於其職無負於朝廷無負諸明公而已矣茲選也爲東西南北之人爲之

石孟集

卷十一

二

三百十四

私錄以紀一時之會某不佞以諸君見屬聊用序諸末簡

記

大宗祠記

聖人聯屬天下之道二曰君曰宗君以統於上宗以宗於下天子君天下而天下統於天子諸侯君一國而一國統於諸侯卿大夫有大宗以收其族士庶人有小宗以收兄弟上之一統於天子則尊君親上兆民允懷而人道之義以立下之各有所宗則尊祖敬

宗收族而人道之仁以修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立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向明而治垂拱而天下平者舍是其何以哉天下一統之義萬世無弊乃宗法則莫之有聞春秋楚執戎蠻子致邑立宗以誘其遷民彼其時宗法猶有存焉者爾儀禮子夏傳曰都邑之士知尊禰言乎士庶人之小宗也大夫及學士知尊祖言乎卿大夫之大宗也小宗四繼禰之宗宗乎親兄弟繼祖之宗宗乎從兄弟繼曾之宗宗乎再從兄弟繼高之宗

石渠

卷十一

三

三百六十六

宗乎三從兄弟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而祖遷于上不復宗四從兄弟之遠而宗易於下矣大宗一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者諸侯適子之弟別於適子者公子來自他國別於不來者庶姓起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皆爲別子與後世爲始祖別子之後世以適長子繼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祖之不遷而宗之不易也小宗者以收兄弟而尊於兄弟各有所宗各全其尊而各尊其祖各敬其宗大宗者以收一族而尊於一族獨全其尊而同尊一祖同敬一宗子

夏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又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傳曰廟在宗子之家祭必宗子尸之冠娶妻必告於宗子死必計於宗子曾子問曰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宗子越在他國庶子爲大夫攝主以祭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庶子無爵望墓而爲壇以時祭內則曰適于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

石渠

卷十一

四

三百六十六

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尊祖敬宗收族之道班班若此小宗者草莽之士則固委諸草莽而大宗者弁冕端委之徒棄若弁髦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嗟乎天下之幾於蓁蓁狂狂者乎牧也久矣近代丘文莊公謂卿大夫當准古庶姓起爲卿大夫立百世不遷之大宗肫肫乎反本復古之義先公起進士官至都御史如文莊公言當立百世不遷之大宗者坦謹建祠於寢之東爲楹四祠之左四楹以當寢不列於後

者限於地以藏遺書遺衣冠與夫祭器及爲治祭具
燕私之所歲入租米若干石以供祭需飾祭器修祠
墓田在先公墓旁者若干畝外祠旁者若干畝詩曰
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弗替引之書曰弗求
寅念於祀嗚呼坦固有無疆之思亦有無疆之恤也
哉

怡雲閣記

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人之常情饑則憂憂則無
所解於其心賢者饑而不憂不憂則無改於其樂是

石室集

卷十一

五

三頁

故泌之洋洋而可以樂饑非泌之可樂也樂天知命
無入而不自得也昔陶弘景屏居山中梁武問其山
中何所有對以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
君陶蓋習於七返九還之說者其心飄飄然遺世而
獨立是故怡然於白雲雖其無聞於樂天知命之道
然於小人之常戚戚者則猶河漢之於溝渠者也樂
壽堂之上爲閣青山白雲朝夕在目余以怡雲名之
余也上不能如詩之所云而下不爲陶之所爲非覩
顏於白雲者乎奚其怡奚其怡

登岱記

余以己未歲八月二十一日至泰安州九月九日登
岱天氣沉寥雲光泱莽流淙玉潔琪樹霜華得律詩
一十二首鐫石寘會真宮奉左方伯鎮山朱公命觀
新鐫朝陽洞大字余乃書岱宗二大字不敢自居假
鎮山公鐫東嶽廟後石厓以岱顛宜有此二字其厓
壁立若屏障左爲唐玄宗鐫紀泰山銘蓋磨去以禹
貢一篇大書深鐫之右鐫唐蘇頌文近爲林煒磨去
鐫忠孝廉節四大字當亟磨去鐫易大傳易有太極

石室集

卷十一

六

三頁

一章與禹貢奎聯壁映而天生巨厓於岱顛爲不虛
矣顛有巨碑無文相傳爲秦始皇立蓋大書孔子小
天下五字鐫之議者改玉皇祠爲先師祠先師非學
宮不祀不當於此而褻之庚申歲二月十八日再登
三月初八日從大叅石洲張公登是日岱麓桃李梨
花盛開至顛雨雪夜宿得律詩二首明日早起見白
雲在下千里萬里海不揚波傲徠山頂微露如遠島
真大奇觀得律詩一首石洲公命余書兩餘雲海四
大字鐫東嶽廟後石厓余并書龍洞二大字不敢自

居假右方伯高泉謝公鑄小龍口石厓以龍口之名不雅乃易以是厓之北爲三清殿前門書曰先師過化處鑄先師象左爲釋迦右爲老子庋寘門上不知始於何人而未有能毀之者十九日余登視鑄脯時返燒香人填塞磴路不可行先是長山尹武林龍橋邢君登岱過余道燒香事庶幾山靈之所奔走余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泰山巖巖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此其爲靈而以降生聖賢豈以狂惑奔走夫愚夫愚婦蓋自秦漢登封之侈至於唐宋

石壘

卷上

七

阮

上下矯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流風習俗以至於今地天之通在所通乎在所絕乎夫以其岱名之者以其當艮位始終之方故以名祇表識之非謂山之終始萬物猶北極而識之以星不可謂星之爲極邢君拱手曰幸聞高論復道玉女事余曰汪子卿輯志載高誨玉女考謂黃帝遣七女雲冠羽衣迎西崑崙真人間有飛昇夫黃帝堯舜皆聖人堯以二女事舜而黃帝以七女迎真人何其不類若是彼其時豈有所謂真人而廣成鑄鼎皆後人之寓言而七女之說鄙

藝誣侮孰甚卽如其言則玉女者鍾離洞賓之流豈能降災祥於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定之於初而無能移易於其後天且無如之何而況於人之爲仙者邢君拱手曰幸聞高論復語顛齷諸廟余曰祀祖考曰廟居生人曰寢此寢廟之所由名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生而居寢死而有廟祭天不敢以壇社所以神地之道而有壇祭日月星辰寒暑象陰陽而以坎壇祭山川象高深而以坎壇人鬼廟毀有事亦以壇壇祀岱而以廟岱烏乎居之以壇禮也他若玉帝青

石壘

卷上

八

阮

帝后土升元三官鄧都森羅有不當象之以人而非所當祀者有并其神之無者於乎泰山千載之辱孰從而洗之邢君至是蓋三拱手而無不以余言爲是余凡七登岱茲將別去羨勝遊之獲屢慚紀述之無能姑撮其槩而屬之以邢君問答之辭

先公都御史祠記

古之人五十命爲大夫則仕於其鄉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曰父師其不仕而有德自處名處士者曰少師皆以教於其鄉歿爲明神則祀於其鄉明神者生

有明德臧武仲之謂聖人有明德穆叔謂太上不朽者其無乃是也乎是故明德之以爲祀後世聖人之學不明不足以語明德鄉社之祀廢而祀於學宮然惟薦紳之是與且下以賄成上以寵徼苟有明德不由是二者則雍害其事若是者祇以自絕庸何傷於君子何則君子之明德不以祀存不以不祀亡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君子之明德典刑具在人固得以式而靖之者矣詩曰敷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君子之明德久而繹思人固得以求而定之者矣

昔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洛汭曰美哉禹乎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冕弁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夫春秋之世去禹千數百載而其不忘若此明德之遠殆與天地同之奚以祀爲哉若泰伯端委以治吳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漢管幼安曰潛龍以不見爲德幼安以自道泰伯幼安之德至於今人亦思之奚以祀爲哉是故明德之祀人之所以崇德以盡於君子者爾先公諱 字 號雷峰官至都御史生

而塞淵年十五六以聖人爲學及官京師聞陽明先生之言得博約之真傳修辭立誠不愧屋漏四十九年卽世蓋幾於知命云新建魏師孟先生莅郡日欲祀先公於學宮然必自博士弟子貢以狀舉非數於其門而有以藉手則不可坦謂先公之不可及者人之所以不見乃今僕僕爾以求之人非所以奉先公故惟時師孟先生言諄諄如而坦終不敢以布四體頃年張惟誠氏會 詔修 肅皇帝實錄以先公狀上督學部使者檄不下尚德論世表章風勵君子之能

事其能與是者歟有幾顧惟先公生有明德歿爲明神乃晉江顧載祥先生信陽孟望之先生崑山周克之先生仁和邵思抑先生山陰蕭子雖先生同邑王天宇先生葉肅卿先生皆曰雷峰先生必爲明神不啻蓋棺之論况乎諸君子之聲同之坦是以云也是則在禮所必祀者而鄉族於謀之僉同乃謀建祠桃源鄉今夫以建則私以謀則公公於謀者固以私建建固以私則夫尸祝於家者猶夫尸祝於鄉也豈必外求之人以附於公無私者之爲得乎哉於是買地

與先公兆域歧望距一水且先公昔嘗于胥者卜之
再食吉乃以告於先公工始於壬申歲孟冬月望日

工竣垣之周以百堵堂與室之

基高尺許鑿土因以爲塘中植蓮華環以梅桂桃杏
芙蓉俾四時鄂不羨秀而文無間門四楹署以雷峰
書屋乃陽明先生手書堂四楹中設先公神象左右
夾室四堂之後室四楹以居守祠者東西室皆四楹
墓旁田 祠之後與東西田 歲入租米

以供祠墓及大宗祠春秋醴齊脯資餼牽及

石孟集

卷十一

十一

三百四十三

儲以需時而庀材修祠墓與祭器之敎者先公遺衣
冠遺文藏在大宗祠其副本則藏祠之側室立石刻

勅命一道

勅書四道

諭祭文一道吏部科道會舉賢能請

欽賜旌獎疏一通

石孟集卷十二

跋

書秀水項氏女死事錄後

余讀錄秀水項氏女死事者曰嗟乎死一也有重於
泰山者有爲生民立命者臣之歿君子之歿父妻之
歿夫其義一也所謂重於泰山者也爲生民立命者
也夫項氏女許嫁未行而婿死赴而自經則未成夫
婦者也未成夫婦而誓則得之死過矣然而絕非暱
近情欲之私感而出於真誠惻怛不可已之至意豈

石孟集

卷十二

十二

宋

不足以拯夫波頽風靡之俗增夫三綱五常之重而
與古之貞姬烈媛同一不朽者歟嗟乎項氏女死矣
重於泰山者矣爲生民立命者矣有風化之司者當
爲之疏請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孰有大於是者乎乃
若婿之父哀其死迎其柩與其子合葬爲之立嗣宗
族鄉黨皆韙之禮男女之父母死而辭昏曰不得嗣
爲兄弟不曰夫婦者遠嫌也重別也親迎不曰夫而
曰婿者遠嫌也重別也親迎而至之夕合卺而酌質
明執笄贊見於舅姑贊醴婦以特豚饋厥明舅姑共

饗以一獻之禮莫酬則是以賓禮禮之未婦視之也三月而廟見廟見而後配未三月而死歸葬於母氏之黨以未成婦也是故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春秋非之夫項氏女生而未行死也安得而合葬然則項氏女之自處其死者過乎禮義之中而人之處之者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矣昔年先公觀察山東有夫死而其婦自經者家人以之同棺而殯有司以聞先公與其死而不與其同棺坦在都下有夫死而其婦坐而哭以首觸其柩七日夜不絕不勺水而死有司

聖集

卷十三

十三

宋
三皇十二

書孫觀簡牘後

宋靖康之亂欽帝幸虜營虜索文欽宗詔從臣孫觀爲之冀其不奉詔而一揮立就詞甚精麗若宿構者過爲貶損以媚虜虜大喜酬以所掠婦先是宣和五年秋鄉試第一褚承亮真定人明年登進士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虜南侵破真定藉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匿不出虜知其才嚴令押赴策問上皇無道

少帝失信諸對者望風極其詆毀承亮詣主試劉侍中曰臣子豈得言君父之罪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由此觀之則孫觀者梟獍之類所遺簡牘刻者以鳳毛麟角稱之烏知其爲獍毛梟羽不直一焚者邪

書衡山文公爲先公書橫渠先生鞠歌後

先公日暇之以愛誦楚辭及歸去來今辭橫渠先生鞠歌至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兮寥哉濶焉未嘗不三復咏嘆慷慨擊節嘉靖乙酉飭兵臨清丙戌冬遷按察使丁亥正月赴濟南時聞衡山文公致仕

聖集

卷十三

十四

三皇十二

南還會東昌府通判姚奎與公同邑里且厚託之求書橫渠先生觸歌裝潢成幅懸之堂壁丁亥秋遷都御史赴薊之遵化行院亦以是幅懸之己丑冬先公謝世享年四十有九迄今又四十九年矣惟是幅與不肖孤之存也不肖孤今年六十有九雨雪維霰來日幾何將惟是幅之存也於乎手澤在焉懸之以象生存敢不珍藏欽於世世於乎於此可以仰見先公之學克開厥後敢不繩其祖武欽於世世

跋太僕金公畫竹

太僕金公之子爲先曾大父之婿公嘗爲先大父寫
竹大五幅小四幅皆有題識歲在成化壬寅時先都
御史公方二周歲五幅伯兄藏之伯兄歿人竊之去
余子禮約購得中幅一日過楊伯翼所出是幅閱之
曰此君家百年之物也輒以投畀不啻磨室之鼎之
返而伯翼之高誼則過於吳公子之挂劍何者劍之
挂以酬主人之意今茲之投非有所酬而然謹識之
以永終弗忘

石孟集卷十三

傳

先公都御史傳

先公歿墓有誌矣諸行實固可槩見而於學闕弗誌
其大者顧泯泯焉坦爲是懼敬爲之傳而識見淺鮮
文甚不足不能以掄揚表著而愧憾無所於釋也已
傳曰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文王
聖人也彼其興之者固必有道焉爾也嗚呼若先公
所謂豪傑之士非邪汪氏居大雷山世田農拙業有
詩書則自先大母吳氏太夫人始蓋太夫人之父與
其仲父以明經貢舉故太夫人以詩書教先公及今
幾百年而汪氏之族間亦知有詩書繫誰之施是故
君子曰季札觀樂於周南召南曰美哉洋洋乎始基
之矣於唐曰思深哉吾觀於吳太夫人亦云先公十
三歲太夫人請遣補弟子負於博士官先大公不許
曰吾一年種穀十年樹木雖董董然足以更費吾何
求哉舍是則皆竄吾生也再請則瞋目不答比夜就
寢太夫人夢龍從室中起驚寤謂先大父曰兒必大

吾宗奚以家人生產爲先大父乃悟遣之十八歲廩
於學官二十一歲中式鄉試二十八歲賜進士出身
官至都御史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永平夫以明經
取科第猶夫用貧求富雖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其遲
速固爾而富則具可致也是奚足異哉惟夫不溺於
流俗不滯於舊聞不驚於新說無所師承於今日之
而徒然以聖人之學爲學若先公者真誠豪傑之士
也已矣先公十五歲忽有悟於顏子四勿之旨喟然
曰是聖學之正道也外是則幾無學矣於是自鷄鳴

石齋集

卷十一

十七

三言

至晏息一話言一舉動一人之晤一事之酢以至端
居默處誦詩讀書無不謹於一念之萌已則克之禮
則復之必慊於心而後已壯歲官京師數過陽明先
生先生爲格物說以貽自克益勵而追蹤顏子於至
必期嘗有詩曰過當二處根猶在怒未遷時火始然
三十二年都不是九泉無地起顏淵然深懲世之講
學者騰口說而行實倍之故自陽明先生與一二可
與言者之外雖終日無一言及於學頽然如弗學者
嘉靖乙酉歲九月之任山東過會稽進陽明先生宅

留三日夜始出其言雖不得聞要不外於立命知天
固可以默識之者也於詞章漫不屬意嘗曰今之所
謂士者科第遂其初心則舍舉業而習爲一種古文
夫文非所宜習爲也爲之而反古以矯俗者則有之
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然隨其識見議論之不同猶
自成一家言今之習爲古文者其何所爲而爲之彼
韓柳歐蘇猶爲徒救精神於無用況其下者乎吾直
棄之不爲耳又曰今人贈與贊述之作雖不經目可
也人有恒言曰虛文曾謂若是乎虛哉人心之昏惑

石齋集

卷十一

十八

三言

風俗之淺薄且往往自集刻以貽人公方未冠讀周
子太極圖張子西銘若人相得驩甚無厭時有所謂
筆之成秩晚年於尚書有存疑錄公自叙曰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固有可疑也孔子曰多聞闕
疑夫多聞固可以闕疑余寡於聞則姑存之焉耳於
詩有如見錄纔數條益絕筆於是也有雜記公亦自
叙曰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余坐此病恐言之窒也
而姑識之久矣今垂老矣竊有感焉憶舊聞遇新得
輒疑而錄之曰雜記云年四十有九卽世在薊之道

化行院當是時去家數千里家無一頃之田十楹之屋婚嫁未畢情亦戚矣然寢疾一再旬曾無一言及之惟詩書執禮命坦讀書學文如其不偶則自食其力目將瞑命展衾正卧曰平生不作虧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嗚呼向使自克之志少有濡忍卽不咕嚕將無幾微見顏面乃至湛然自如毫髮無所於入不愧屋漏誠之不可掩者生平作聖之功至是而益徵焉者矣則與古人之啓手足試觀化者何以異哉何以異哉公諱 字 號雷峰一號默休

石壺集

卷十三

九

三頁

論曰學問之道肇於堯舜而孔顏曾思以迄孟子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因殊以離析則有動靜內外彼此先後之分而其失則支厭離析而專靜致虛則以形骸爲外物嗒乎若忘而其失則禪其最下者空談性天而無敦於善行學之不明大體如此矣蓋聖賢立言不同而其道則一是故千百言而其致一也卽經傳之言具在由前所云支與禪者奚有哉奚有哉先公有見於是乃一以克己爲學任重道遠而聖功徵於屬纊里中舊有童謠云大雷山小雷峰五里路上

出聖公嗚呼其弗徵於先公矣乎

南雷子傳

傳言臨財毋苟得相古先民揮金還玉藏丹識死大可見惟艱南雷子讀書覺舍夕閩商忘命素今數百卒卒投同舍生睨覬鼎鬻俾挈空所南雷子頰曰乃徂厥亡乃攘率由冠越罔顯聞人乃神聽高懸罰越數月商來乃昇商藉手稽首南雷子曰而以余利余無寧沒沒顧乃淮嫗罔若起羞商涕頓首去世多豕林類無期競錐末責劑或罔具負肱篋竊局鋪通自

石壺集

卷十三

十

三頁

斷棄啓罔畏乃今數百金若保抱攜持罔遘疾厥完昇厥肅致強庸報罔受實無多讓古南雷子余從兄諱必彥嘗以課呈先公與可至竟鬱湮坻伏古不颺還玉陰易爵崇顯乃罔錫類福謂天道詎信邪

墓誌

先夫人墓誌

昔先公以中執法開府薊門卒坦買燕石歸刻尚書甬川張公所爲誥誌銘頃年遭家不造盜以燕石於之人茲用樹碑墓前刻前誌銘不改圖者以知先公

無如張公但於陽明先生講學闕弗誌然文錄中蓋可考見也已碑之陰誌先夫人之姓氏與生卒之年月刻之先夫人姓陳氏父諱楷母范氏成化壬寅二月二十一日申時生年十八歸先公三十一受

勅封嘉靖甲寅六月十九日午時卒享年七十有三年乙卯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合葬先公墓若夫懿德徽音無所論議者遵先夫人之命也不肖男坦泣血言曰先公繡衣持斧外臺十一在內先夫人每夜非麻京絲繭則裁製絮組坦爲兒童時呼至燈前讀

石渠集

卷十三

三

三頁十八

書先夫人每諦聽之一日呼坦言曰吾見世俗人始居約時纖膏筋力營旦暮之業晝田夜難脂火作攻苦茹啖尺縉褸裂至養父母舅姑執巾櫛振衽席菽水之薄旦暮必自上歲熟薦新執爨踏踏惟謹迨後未必業以比封脩爵貴男子不知稼穡之艱難驕淫矜誇惟耽樂之從女子娥媚靡曼饕餮燔炙挫鍼治繡皆取成於婢僕身體惟綺縠純麗蜚纖玉綏口腹惟醒濃肥厚肴藪芬藉至侮昔之人無聞知矧肯以巾櫛敦牟蘋藻錡釜爲事哉乃不思於凶德作哲

作謀人顧以丈夫幹蠱稱之流風胥漸泯泯焚焚不可詰已乃今聞爾讀列女傳內則易書詩所言婦人

女子之道則窮巷掘門之人若克少由繹而積富隆貴之家罔弗爽侮者何哉吾未嘗誦詩讀書稽古人之德乃今惟省平日肅將秉爲者於詩書所言因罔克由繹然幸無爽侮乃若丈夫幹蠱五音以不克臬爲耻今知其作不典者矣易言無咎無譽詩言無非無儀婦人之所丕式者不在是邪一日有大夫喪其內子論議其善以寓先公者先夫人曰婦人無善奚

石渠集

卷十三

三

三頁十八

以是爲哉吾亡但以誌其姓氏生卒不可加一辭焉爾謹識之坦之所得聞於先夫人者如此今茲強且艾矣愈思而愈不敢忘故於先夫人之行不敢贊一辭焉遵命也嗚呼先夫人之行固不以外播聞乃不以遺後人休乎嗚呼即坦之所得聞於先夫人所以遺後人休者在是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惟末寅念於茲乃爾有聞其尚嗣先人恭明德乎嗚呼士之飭躬潔行列于當時見於後世求名而不得先夫人乃不欲以聞於人聞焉自持此其見卓

乎不可及已今名於是乎在將日昭焉永終且弗替也何以辭爲哉何以辭爲哉是無庸於贊焉也已矣不啻不敢

亡室聞氏墓誌銘

孺人卒四月而塋塋十有五季而志蓋不欲以其志假於人而奔走多難則又有弗假焉乃者爲歲壬戌余自濟南來泰安監葺岱祠兒禮約刻余哭戴氏女惠姬嬪所詩余則涕洟而志之而禮約遂以其母之志請余曰是余之責也已余之責也已乃志之曰

石渠集

卷三

二十三

三頁九

孺人姓聞氏父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母曾夫人正德癸酉十月十七日巳時孺人生於京邸再期而曾夫人疾鞠往於外氏七年而來歸曾夫人沒嘉靖戊子先都御史在薊之遵化命余往南都迎孺人時年十六先公先夫人性嚴飭家威如貴而衣粗茹淡老而風興夜寐孺人若素服習教訓無纖微不先意承順先公先夫人喜曰賢新婦其下氣怡聲於姊姒於外肉少長罔有二三其逮下亦惟是以稱之無間言自始適余至其卒二十年愉愉翼翼如一日余多疾

藥餌醴醢不以假他手曾無怠思余多暴怒則默而承之而徐爲之辭久之余知所懲伯兄分割余以隙地乃從構室遭歲不稔孺人親甕曰相口分粥食冬月手爲凍皴人以其貴室不堪而無幾微見顏面豈惟婦人之所難能者哉丁未春從余謁選北上留京邸歲餘每有庚癸之呼太保公時在吏部一再往寧未嘗以爲言即余授官亦弗以之請是又不但婦人之所難能者也戊申六月初感痢疾百藥弗瘳十七日申時卒距其生三十有六未卒前數日吏部授余官貴竹乃拊床太息曰萬里之行君何以堪余慰之曰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領之續將屬謂余曰余不幸短命而死願君百歲呼女惠姬男禮約至執其手以授余曰此兩塊肉耳呼側室劉氏至指二兒曰爲我善養目弗卽瞑余撫而哭之曰汝以子女之寡之幼而弗瞑者乎余將有以自瞑者也乃瞑嗚呼至死不忘夫孰有如其貞者乎余是以爲之賦哀貞嗚呼傷哉以其裳衣之鮮好者歛之餘悉納之棺中蓋痛其平生之所服者澣濯補綴者也以其澣濯補

石渠集

卷三

二十四

三頁九

綴者篋而藏之以昭明德而貽則嗚呼傷哉余嘗哭之以文曰女中叔度余友黃資穆讀之曰非私美也夫婦人無儀不以外聞然而古之貞淑不有聞於當日安能以垂之百世乎昔孔子稱孝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乃孺人則弗之有間焉爾矣既卒之逾月自京邸啓櫬再逾月底家是歲十二月十有三日未時葬於鳳原阡先公墓側虛其一以自埃孺人凡育五男三女止存其二而惠姬適戴氏六年而亡悲悲銘曰貞而柔余匪汝速辭之弗修而以銘諸幽石

孟集

卷十三

二十五

三百四十一

嗟乎余曷之猶

鄭氏墓誌銘

爲人臣子舍生以急君父之難若齊逢丑父漢紀信梁吉粉是已足謂忠孝之大節丈夫所難能之事千百歲之內數之其指不能以多屈至於婦人女子亦復親身爲之能爲丈夫之所難能者若漢之緹縈曹娥唐之裴貞一指可僅屈而已嘉靖甲子歲九月余還自稷下十月初八日舟次丹徒之新豐夜群盜入舟挺刃俱下鄭氏嚴氏余子禮約皆以身代余受挺

刃幾斃盜曳余出舟墮水沒滅頂鄭氏即投水禮約繼之掖余登岸得不死夫出之盜賊殺傷之地乃復入於波濤陷溺之所出死入死若履夷庚而視其生不啻弁髦者蓋其心之所嚮往目之所注視一惟主之所在而不知其身之所存知主之必不可死而不知其身之不可以生勇往而直前忘死以犯難初非一時所遭陷之死地若獸之投於罟獲鳥之離於罟羅無所逃匿不得不然者爾卒之身不徒死而主之得生直與緹縈曹娥裴貞一所處同之彼三人者之

孟集

卷十三

二十六

三百六十九

節與日月争光天壤同敕然又列之史傳著之奇文施之後世而名益章若鄭氏則以余非青雲之士且不能文無以表揚終於湮滅而不章悲夫雖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以虛名無實之不稱焉爾已若夫有其實而名不章庸何傷乎夫章人之善者其責有在章善莫大乎文有其責而無其文則不能以無憾者余之謂也余是以於其卒也哭之痛而不自知其哀之過也鄭氏生於嘉靖甲辰歲正月十八日卯時卒於萬曆丁丑歲二月二十一日子時育一女甫七

歲余抱而哭哭而舐犢之痛則又不自知其哀之過也巳
年 月 日 葬於鳳原阡右偏隙地銘曰節之懿懿文之莫紀嗟余之愧其曷巳

石孟集卷十四

祭文

祭王觀海文

維嘉靖丙午之歲七月二十有九日友弟汪坦自鄞底留都秋試聞我契丈觀海先生之訃爲之廢餐而哭哭累日乃寓辨香束帛而重之以詞曰嗚呼以君之才而不得一第以死哀哉以君之德而不得一壽以死哀哉以君之仁而不得一子以死哀哉君之才也橫照古今君之德也淵然內深君之仁也克復厥心天之所以畀於君者何如其全也而不得一第不得一壽不得一子天之所以畀於君者又何如其缺也嗚呼天道不可得而知矣觀海不可得而起矣吾之知己者無復有望而區區之哀不可得而拜矣十年之別謂君生全忽聞君訃黑風辛酸庚子之秋君以詩來嗒嗒鳳鳴凌跨九垓甲辰之春予以書往豈其鱗鴻而擲草莽墓且宿草山川阻滯千里緘辭有洸者涕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問兒祭文

嗚呼兒問爾之死也命邪其非命邪爾之生也未始有疾而日者謂爾之弗可存吾固弗之信也生三月而目之以書則諦視且笑循至提孩未嘗有暴促頑梗見書輒琅琅作吟哦聲握管塗鴉此皆爾所最樂者與兄嬉而有所爭奪兄怒則能爲下氣柔聲之狀吾固謂爾之必育且壽也今年二月吾以兒祖母之命謁選天官亦復以命携爾遠來出門之頃祖母摩爾之頂爾大啼曰不去不去行十五里而啼止吾謂爾之知所愛戀也而由今觀之爾其自知無復生還

石齋集

卷十四

二十九

宋

而故爲是依依也傷哉傷哉跋涉江湖撼頓咆哮輒左右睞嗷嗷不寧蓋有以驚怖爾神者矣以故至武林而忽直搗至潤州而再舉至廣陵而一日三舉乃繼以痘醫者謂驚痘之無虞也迺運至淮痘續發不可數吾固疑爾之殆也而尋醫問藥實勞月翁鹿翁二達尊吾爲爾慶得所福庇也夫何痘已痂腐而齒齒齟齬而閉目瞢瞢而數遺矢出此三症吾又疑爾之殆也舟行所進不得而滯乃強醫至宿遷醫百口保無事而去然而三症未除然尚幸乳食之如常也

吾謂爾母曰調養之法勿忘勿助遲以月日庶其有生未至濟二日爾母謂吾曰兒喉中若有痰聲乃如淮醫言接以所遺凡藥自是乳食減少而齒甚而遺數復訊之醫則謂是傷於藥之寒涼者也然疇昔之夜吾嘗夢置爾於袖俄而袖裂而爾遺矢顧見爾在水中而足浮浮覺而若刃予之心者固未之忍言也至是乃始以語爾母行二日而底開河是爲五月二十九日之午而爾遂氣絕不復甦嗚呼傷哉爾生而無疾疾生於驚怖殆於誤藥是爾之死也非命也吾

石齋集

卷十四

三十

宋

之過也痛悔何極痛悔何極然自日者之言疇昔之夢言之則爾之死也亦命也傷哉傷哉死生有命悲哀有節吾固知之但三千餘里之程途六十餘歲之祖母兩孫在懷而天奪其一五內之傷何以慰遣且也爾雖亡歿而爾音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之嬉戲孩笑種種在吾之心吾安能忘之猶記爾在丹陽舟中一日忽數數呼祖母又呼伯父曰來矣來矣豈死期將至而顧念及之邪傷哉傷哉死者無復知生者欲其無知而不可得痛莫之定哀不可弭自今以往

吾何意於人世計在今冬明春還歸故山携爾歸葬於先塋之側縱予未得往亦將有所託今暫停爾於清源之彌陀寺遊魂飄飄無所不之然爾父爾母爾姊爾兄哀爾痛爾思爾爾如有知尚其歸依

祭石塘曾公文

嗚呼公之生也鐘乎河嶽之異公之謀也屹乎宗社之計公之死也察乎日霜之麗公之名也赫乎葉萬之世公之復疆攘寇既無愧乎岳武穆之忠而舍生取義又復同乎文文山之地公固已騎箕尾而翱翔

石塘集

卷十中

三

三百五十三

乎霄漢之際惟夫貽吾人之憾者雖黃河如帶太山若礪而耿耿於方寸者曾不能以少祛而或替吾固憾夫九卿脇叔姬之執而法司攘萬俟之臂舉朝臣工曾無一抗忠簡之疏而甘東海之棄遂使讒賊之媒孽醞釀者得以嚙嚙啗啗顛倒從容而直遂其稽天之勢彼賊檜者當時猶有所齟齬畏惡而今也則無固可以占知夫江河之日駛世變滔滔莫知其既靡所止疑云徂何詣益不待知者而後爲之泣血瘋思者矣則夫今日之所以痛哭之者又豈止於公之

一身而直有在於邊圉之孔棘與夫國步之攸繫尚冀公之神靈驅套內之虜殄君側之孽生無以償其報國之忠死有以揚其陰相之勤矧他日必有爲立三忠之祠並乎文山之俎豆而同乎肅愍之巍謚人之賊公天實厚貤小子何知惟德之懿敬摛蕪詞以哭公之靈而復爲震電等篇以隱括乎事之本末而發洩乎痛憤激烈不平之氣蓋欲使百世之下倘董狐之有關則野史足徵而大有取於狂生之無忌決東海之波不足以流讒賊之惡罄南山之竹不足以

石塘集

卷十中

三

三百五十四

書讒賊之恣豺虎不食其齒骼而有比不足以投畀瞻仰昊天曷其有既

二室首七祭文

嗚呼爾其可以至於是邪予之於爾也相倚以爲命相輔以成德相矜以有家相持以同卹爾十六而歸予明年予先公謝世予時抱危疾未瘳而爾以冲眇之資保慰周旋以全喘息非爾則予之滅性者必矣乙未之歲予病瘡甲辰予又病痢皆殆而後甦爾入則調餌出則綜務俾予無復繫抱而安心於枕席非

爾則予之滅性者又所不免矣三四年來橫逆之加
歲無虛月予固知所以弗較而爾之承我以溫然之
辭怡然之色惟恐予之不能遣諸胷中也予用是益
以浩然而自適非爾則中之所存者不能以不變而
禍或至於莫測然則予之所以屢脫於虎口者又有
藉於爾者矣予少不能懲忿爾略不爲動如川之流
紆徐曲折於崩崖屹山之間而曾不至於衝激久之
予知所悔改不惟不及於爾而所以加之臧獲者亦
改途而更迹故夫橫逆之來能直受而不報者皆爾

默相之德予先公占仕籍者二十年而其遺之子若
孫者薄田百畝破屋數間予與爾扶櫬南還意爾之
有所不堪而由衷以達外無毫髮之不懌且曰貧富
有命天下固有凍餒者而衣食之裁足奚有於咨咨
而戚戚且復朝執爨饋夕御績紡上以奉之姑與夫
而下以投之子女其所自處者真惡衣而惡食曾不
於其家之富貴有所歆羨而於予之貧賤有不嫌於
其臆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以
予之得以忘情於醯醬瑣屑而肆志於典墳稽籍內

外大小無一不稱爾爲女中之叔度而可以成閭壺
之懿式予每下第爾必以富貴在天爲言見予之閉
戶呻吟作無已狀則戲曰文人多窮君猶謂弗窮而
予之造化者如是之亟予曰恨不工耳窮則何憂復
曰工不工人也窮不窮天也天之所以在人莫之易君
第工之予自庚子之歲學之稍悟而有慨於隋珠瓦
雀之擲則又舉鹿園萬公之詩以戲曰君非所謂我
已出家惟戴髮者邪予曰爾謂波波者是乎曰非也
固安安耳吾因是以知君泰然之思而超然之識去

歲之春以太夫人之命携爾就道爾則曰如太夫人
何予曰太夫人命我以往曰侯爾有官守我從爾行
爾侍我側至開河喪子問予與爾哭之哀爾曰吾與
君之哀則已矣太夫人聞之不幾於泮膺而傷盡底
京師不意羈滯浹期乃始克選爾輒感痢疾百藥未
愈乃復產下曰吾殆不能起矣去年喪子今年喪妻
君亦何辜而天之薦殛至於將屬之際執予之手曰
吾此生不復與君相覲奈何予曰予死不相見乎曰
君何出此言也吾不幸而短命願君上壽之必格乃

張目視余以手指畫心蓋欲言而不忍且有不能言者予曰爾之不言予固知之予必不急於萬里之行而使爾棺槨之暴必不復爲繼室之圖而使爾子女之厄古人一劍不負於逆旅而况爾託我以終天之膺言迄而續屬矣傷哉傷哉痛哉痛哉顧予孱羸之軀扶爾之櫬携此三幼跋涉萬里五內崩拆予固不自知其存亡何如也予之存也衣服孰爲之製飲食孰爲之則賓客孰爲之供而疾病孰爲之側堂構孰爲之相而婚嫁孰爲之飭孰爲相觀而善孰爲相附而

石壘集

卷十四

三五

阮

植孰爲宴笑孰爲悲頽自今以往予固怆然一身而已矣縱爾之有以陰佑於我而我何樂於年齡之可百自爾之亡七更晨夕爾魂何之我心如蝕四壁蕭蕭莎蟲唧唧幼女呱呱疾下綆直撫膺長號林木爲惕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啓櫬祭文

我亡室安人聞氏卒於京邸之十四日爲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迺扶櫬入潞河舟中以南歸也夫坦謹具牲醴之奠而哭之以文曰嗚呼孰使爾之生

出而死歸也邪冤哉嗚呼孰使爾之粹美而夭折也邪冤哉嗚呼又孰使爾之呱呱在室也邪冤哉爾身婦人爾德君子非愚者予曷克相吾子嗟二十年怡如弟昆敬恭友賓罔懈於朝昏願言偕老與子同抱豈不我思棄我乎中道中道則傾則棘其醒則靡有成莫適予所征潞河之湄有舟南征總帷飄飄爾喪聿在途撫棺長號我涕如雨載擗載號爾一子一女魂無不之浩乎穹蒼倏忽萬里遄歸乎故鄉雷峰之麓有室有廬我構爾劬無忘乎舒徐嗚呼哀哉尚饗

石壘集

卷十四

三六

三言

女尚祭文

維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距女尚之卒五日矣父以餅果羹飯祭之而哭之曰嗚呼汝復死邪汝復死邪汝之母死才一月耳而汝輒死不於母之前而於母之後也予是以益痛汝也汝之疾也而不得母之一視藥也而不得母之一嘗歿也而不得母之一哭天下之歿者固不止於汝而如汝之不一得於其母者殆亦僅見爾也傷哉傷哉汝母之將歿也呼妾而以汝屬之且諗汝之食益以方絕乳也言出

而逝矣傷哉傷哉母死汝旦暮指其室而啼啼之必竭其聲而止子腸寸斷也子固謂天地間無復有此哀也越四日而成服汝見兄之服斬焉指其首而索經與之偃偃而拜越六日而感疾飲食坐臥在床簣間欲食則呼欲起則呼睡而醒則呼食而坐坐而卧循循然未嘗一啼也而亦未嘗強人以提抱也固儼然若成人爾矣子日冀汝之生也而汝輒不生母死以六月十七汝死以七月十六亦異矣哉夫始也痛汝之啼今而聞無啼聲予塊然心死者矣傷哉傷哉

予以二十一日携汝一姊一兄出城先一日昇汝櫬入舟中以從母汝之不亡其有知乎嗚呼去年之春予携汝母泊汝一姊二兄以及於汝六口出門今亡其三子何意於生全但以汝祖母在堂汝祖文錄未梓墳塋未完固猶恐死在人世也子豈有他爲哉子豈有他爲哉南望雲天萬里罔極有哀如之有恨如之尚饗

終七祭亡室人

維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八月癸卯朔越八日戊

申夫坦謹以牲醴庶羞之奠祭於先室安人聞氏之靈曰嗚呼爾之棄我而逝也忽焉四十有九日矣爾之存時予爲數日之別爾則告子曰我實思君恐君飲食之弗宜也而今胡爲乎棄我而逝也爾之不忘者其亦有不能忍然者乎然自爾之亡無一夜不夢見乎爾而諄諄如平日乃知爾之誠有不忘於冥冥者也然又見爾鬱鬱愁苦之容亦無異於平日者豈其生爲戚戚之人歟作多憂之鬼也邪傷哉傷哉夫自爾十六而歸予二十年間予以危疾以橫逆以喪

子無一歲不貽爾之憂癸卯之秋分門割戶甲辰乙巳歲之荐饑與予聯拮据卒瘁以有斗室是又貽爾以瘁且憂也乃者選官爾呻吟床簣間則復貽爾以萬里險絕之憂喟而嘆曰是何可往也子則慰之曰滇南更遠也徐而領之爾之死也以目目予以指畫心續已屬而目不瞑非其心有無窮之憂者豈若是哉是故憂子女之無恃也憂余心之多疾也憂橫逆之或加也憂田地之未治也憂貴竹之難行也是皆予之貽爾者而卒使爾魂之猶戚戚也爾下之一月

而女尚輒死是又重爾之傷也女尚之疾也予於醫藥無所不究其心灰而余積比之去歲問兒者殊加厚焉凡以痛其不得爾之一哭且以慰爾之靈也惠女聞兒朝夕在我之側飲食衣服無不調啓爾之亡者亦可以少慰也已雖然予與爾一也雖幽明之異途豈憂樂之頓殊予不能一日忘乎爾而有碎心割骨之痛爾之有知亦安得而不戚戚也潞河解纜俟將旬日舟迂滄州屆爾終七爰爰者櫬有積在側我身炆炆兩兒倚膝南望長途有懷孔悵是固予與

李集

卷十

三十九

三百三十六

爾之不能不戚戚也傷哉傷哉尚饗

祭祚兒問兒尚女墓文

維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阿爹以酒果庶羞之奠祭於祚兒問兒尚女之墓而哭之以文曰嗚呼三子胡爲而來邪胡爲而去邪胡來之難而去之易邪汝與汝母之去者則亦已矣而我痛苦劇勢淚若洗潰慘慘日瘳靡明靡晦我何用生爲哉惟汝三子尚其從母於冥冥之中以邀以嬉百歲之後復從我提携

先室小祥祭文

維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十有七日是爲我先室安人聞氏之忌日夫坦時寓於沅率女惠姬男聞謹以牲醴庶羞之奠祭而哭之以文曰嗚呼去年今日別我床簀子無一言謂我金石子也不疑我則自食生既有愧死亦何惜瞻仰高堂兩雛倚膝恣死須臾如彼既植子靈不昧鑒我衷臆我仕爲貧子曰行惻扶携萬里來此絕塲母子東西夙夜罔極嗟哉觸藩靡有遐逃少俟明秋以附歸翼殮子金臺附子營宅採沅芷奠之几席姑號在前子啼在側子靈不昧庶其歆格嗚呼哀哉尚饗

石集

卷十四

四十一

三百六十九

謝程番府土地文

昨者鬼魁魑魅瀆神校指惟神效靈不疾而過罔弗踴發罔弗繼遷亦既旬日侯休侯便有恒安處不遐有愆蠢爾仲蠻如鸞斯籥如虺如獬我罔棘瘡題彼諸司匪猶匪先惜愾格克亂況斯然曰戎式臧覆出罔悛民之罔極職競用傾實恫小子式訛爾嘖感摩騁癩憂以擊惟神不顯靡魑不削我心孔疚盍云

其旋有掌斯酤有俎斯脰以烝以衍以洽我虔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先室大祥祭文

於乎別爾而來今牂牁之澤雨露再濡今宰木陰陰朝烏啼兮蜚暮吟我獨處兮爾掘以深堂垂白兮侵尋孤繞膝兮啼啞人不語今出不禁神恂恂兮涕泗淫形枯槁而憑噫懷貞慙之歡心嬰早寡而不重行兮余有愧夫黃鵠之音苟余心之不及今夜臺寂寂與爾而偕臨

石壘集

卷十四

四十一

歲

祭王定齋老先生墓

嗚呼公之亡四十年於茲而坦一人乃奉其恫罔有越志乃弗知其所日歆念在昔先民有言知我生我亦復有言國士遇我顧坦多矣罔敢大言起信惟公休休其如有容樂選人之美罔掩人之善詢于芻蕘無遺於蠢愚已予小子不敢不聰聽先人之彛訓亦不敢不置觀省作稽中弗腆修辭罔敢諱張爲幻惟古叙欽公用羞告坦曰惟天降才惟艱厥才孔良厥艱惟逾甚民罔弗才惟爾之才亦罔弗中惟爾之中

石壘集

卷十四

四十二

歲

祭戴氏女惠姬

予用登進汝汝乃大宣乃心職競克臬乎于靈成嗚呼公和告言於予小子欽若茲克勵乃訓未有一心日就月將其乃吉迪圖惟厥終亦幸將老不殄心痠時罔不小大好讒說殄行非人其吉惟貨其吉民之設中罔喜康共相與爲敵讎顛隳于壑谷卿士師師如彼流泉予小子嬛嬛在疚胥傲隋胥絕遠胥媚嫉殄滅嗚呼惟公之知若進而加諸膝惟今之疚若係而冥諸棘瞻仰我公云如何里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公之不亡鑒茲思繹

嗚呼汝何至於此極邪汝笄而喪母二十而適人才六年而輒夭折嗚呼汝何至於此極邪余嘗讀詩至莊姜讀春秋至共姬讀朱程伊川先生志其伯子之女之墓之文讀山谷老人毀壁墮珠之辭未嘗不歎諸姬之有令德而無景福也夫以汝之在家而爲淑女既嫁而爲賢婦且復孝思深長昔余走黔中萬里汝如疏誦佛氏語余嘗疾且病汝涕泣祈以身代余居太夫人喪及遭橫逆日伻來無間余北上別汝燧

前擁髻懷然淚下曰大人可勿行乎嗚呼孰知夫是言之爲永訣者也傷哉寃哉汝一再舉女不存昨復產女醴醢不得時首岑岑死無他言曾莫卹其女而獨不忘其父曰嗟乎我父在數千里外固不得一見而死目且未瞑問其弟之至否益嘗遣人以疾報而他有以沮之也傷哉寃哉嗚呼至死不忘父孝思爲何如夫詩詠其頌載歌無非而孝思不與焉汝之令德固無愧於古之諸姬者矣亦復與之同其不幸者焉天之福善其無徵於婦人女子固若是乎余行吳

石壘集

卷十四

四十三

三頁十八

朱

江舟中嘗有憶汝之作曰樓鴉啼遠樹落日滿村墟此時真憶汝知汝更愁余自今而往啼鴉落日轉而爲哀汝痛汝而汝之不復能愁余者矣傷哉傷哉今年二月余補官山東將迎汝與婿與汝弟俱來顧廩祿菲缺解宇卑庠而止而姑有所待也然不意汝之莫余待以死自今而往豈惟不得以迎汝且不復得以見汝者矣傷哉傷哉六月十二日余在萊陽忽慘慘不樂乃作五歌其四則以懷汝而曰組紉不必人前學婉婉何須性後成則是距汝之亡者五日豈非

喘息呼吸之通而默焉感乎其中者歟傷哉汝母育五男三女僅存汝與汝弟而三犧之痛舐犢之愛恒切於衷汝母喪時汝弟幼不知哭泣則謂余之老而死也將一男一女之啼而汝復先余以死而使余之無聲而涕也傷哉傷哉陽月望日有人自句章來云汝以產亡余哭之三日有慰余者曰是或傳聞之謬也十二月十一日汝弟書至報汝以五月二十四日產女六月初七日死十八日昇汝之棺殯之中野汝死之明日汝弟聞之痛哭走五十里不食者二日可

石壘集

卷十四

四十四

三頁十八

朱

謂克念天顯夫亦以汝之無忘鞠子哀也嗚呼汝之疾也余不得視死也余不得歛死之一百八十五日而始聞之則已逾歷三時而汝暴在原野暑雨之蒸濕秋日之皜烈雪霜之悽切夫旣以備嘗之矣矧濕不時而朽蠹是虞余也安居而無留患死生哀樂之隻殊是尚得爲父子之情者乎傷哉寃哉且聞歛之收服不以時也松棺三寸厚衣薪也奠之崇朝其餘閣也浹旬而昇大不懷也殯之中野葬無期也嗚呼汝得無首陷焉者乎鬼猶求食汝得無餒焉者乎傷

哉寃哉余是以爲汝設靈座朝夕哭奠日九九而徹
是所謂以義起焉者矣天乎其苟鑒汝之孝思與余
之哀思使余不卽死則夫力之所能爲與夫禮之所
可爲者將於汝乎一振之以終吾二十六年父子之
情者也傷哉傷哉

告先公都御史文

坦於後園鑿池瀦水引以資烹飪濯漑池之左植以
芰石以荷中則梁而屋之名之曰芰荷亭時不敢私
以酒食落之擬奉請神主登亭然不敢輕易適得府

石玉集

卷十四

四十五

言九

君朝冠於亡兄墀室謹卜日蠲饌奉冠服登亭儼然
臨而落之愀然如復見焉不勝哀感哀慕又將以陽
明先生所書雷峰及濯去舊見字鋟而揭之楣間庶
我府君神靈陟降恒於斯而凡後之人登斯亭仰而
瞻之如在其上肅然警惕率乃祖攸行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而日進於高明則我府君燕翼貽謀之道無
不奉以周旋而弗敢失墜者矣則是亭之建也不敢
以佚遊宴樂安肆日偷者也謹告

奉安曾祖考妣祖考妣神主祝文

維萬曆八年歲次庚辰四月庚午朔越十有五日甲
申孝曾孫坦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三府君 顯曾祖妣施氏孺人 顯祖考

封刑部主事府君 顯祖妣封安人吳氏坦准丘文

莊公謂崛起爲卿大夫者立百世不遷之大宗乃於

新寢之東構祠奉安 顯考都御史府君神主 顯

妣封安人陳氏神主禮也於舊寢中堂奉安 顯曾

祖考妣神主 顯祖考妣神主古者庶人薦禰於其

寢亦禮也惟茲舊寢堂樓四楹乃 顯曾祖考府君

石玉集

卷十四

四十六

言十九

所構於今一百十有餘年東廂樓七楹 顯祖考府
君正德三年所構於今七十有三年拮据捋荼蓄租
卒瘁勞苦之所在可以想見寢於斯食於斯笑語哭
泣於斯會族屬於斯精神之所在尤當哀慕詩詠鴟
鴞春秋書新宮皆以是也爲子孫者雖不肖豈無瞻
仰思慕怵惕懷愴之心乎無之則非人非我族類者
矣敢不旦日拚掃歲時薦獻以申如在之誠乎不共
則非人非我族類者矣苟有非人非族類者以室售
之人則必訟之官往年某氏子以室售之人祠弗售

百計逼奪益不知古人不買裴晉公第與夫買宅而
夜聞嫗之哭詰旦還其券不索其直者之高誼乃訟
之官官爲之撫然寘之夫麥秀悲殷甘棠懷召况夫
毀人之祠絕人之祀鬼猶求食使之餒而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豈忍於是哉謹以牲醴用申虔告謹
告

石孟集

卷十五

書

宋

石孟集目錄

卷十五

書

奉外舅聞石翁

與何叔明

奉外舅石翁

謝趙侍御

與徐徵伯

與王惟昭

石孟集

目錄

復沈氏

與何叔明

與張惟誠

與李遇齋

寄滄溟李公

東東明范公一

東東谷族兄

東友人

簡余君房

八阮

答余君房

答余君房

與余漢城求章溪橋記書

與沈蛟門太史

與張之果

與余漢城

答余漢城

與集之族兄

復楊畏所

石孟集

目錄

二

阮

簡楊受堂親家

與杜武川太親翁

答司馬東明范公

與南楮施公

與諸親友

署鎮遠府事呈方伯玉華高公帖

告諸父帖

簡集之族兄

卷十六

雜著

讀周禮儀禮禮記

周烈婦事略

于肅愍公

平苗議前後二首

孝物

卷十七

贊銘

自贊

石孟集

目錄

三

宋

泰山五松蒼格

端溪石硯

雪浪石硯

歛石携研

筆架

書鎮

錐

石磬

叩竹杖

石孟集卷十五

書

鄧坦仲安 著

奉外舅聞石翁

五月盡拜領書錄一封乃范憲副附至者恭諗起居萬福不任喜躍坦治生讀書雖無所廢而於操筆作文詞則有不暇及者益自去歲在南都聞家間經營分割事知自此無復能爲舉業乃即給引而還天之所與人固安而受之者也今年二麥無收而久旱不

石孟集

卷十五

一

朱

三頁十六

雨晚禾有不得入土議者亟欲賑貸減糶而減糶之事本府即已舉行坦謂二者騙局多而實惠少所謂安得人人而濟之而所濟亦不過旦夕之間不若以所賑官帑抵充益口之銀而無徵於民則單丁小戶無不受賑者饑饉閭閻之民朝不謀夕願少須臾無以沾寬卹之仁 廟堂之上神謨睿猷必大有以慰天下者固非芻蕘小人所得而窺測之也然而觸目感衷亦有一得之愚敢於大人之前一吐露之耳

與何叔明

昨承詢及祠事閉門坐甕乃有得於君子者也何幸何幸里中舊有呂不常祠相傳嘗從始皇東巡此野人無稽之言祠之所當亟毀者也近日坦之族人謀改祀越國公及汪氏來鄞一世祖然越國保據明州不在六州之列庶人無祭始祖之禮考譜來鄞第四世祖諱鐸字師文當宋高宗建炎四年金阿里蒲盧渾來侵明州兀術以兵會張俊走台州遂入城屠之復分兵暴掠至里中師文翁率衆禦敵手格殺十餘

石孟集

卷十五

二

阮

三頁九

人虜懼引去卒賴以安後郡守上其功爵之辭弗受與翠山寺方禪師友善隱以終其身若翁者非所謂能捍大患者邪即其辭爵高隱之風亦自不可及焉者也倘獲崇祀則四百年之曠典一旦修舉豈特爲之子孫者不敢沒其祖先之善亦里人之所以追報其德者也坦言不足以取信敢借重於執事者惟留神萬萬

奉外舅石翁

坦不敢朝夕走候起居者蓋不欲以兒女子之情而

涉大嫌也刑部徐員外某亦嘗見教謂老先生素性
董嚴况茲要地吾兄雖在子婿亦不宜數往坦董佩
之茲敢瀆聞北風其涼歸心赴壑途有嬰觀家有倚
門但得一選而去何敢擇地與官但大人愛卹之周
則不欲漫焉而投之感德於不言之表圖報於將來
之年又衆監生奏復舊制兩次進稟俱蒙溫諭感激
踴躍然不特此舉之輩凡在部中者孰無愛戴向往
之誠是以有前有三原王公後有四明聞公之言大
人固未之聞也是舉也實以大人在上而後敢舉所

石孟集

卷十五

三

宋

謂臣亦擇君者也蓋以例與貢同考在六品而不得
通判同在七品而不得知縣夫以其爲堪者文焉爾
也例之文同於貢何以別知其有所不堪而不與是
特在上者知例之殊於貢而不究其文之同取是以
在下者執文之同於貢而欲求乎官之同授况茲進
本之人未必皆得府佐縣正但目覩其不平而姑爲
是公舉耳諸生仰望切切之情倘蒙俯賜曲成則天
地生物之德萬一書生不達時宜而過於褻理亦乞
恕其狂妄冒瀆之罪坦雖不與其事而樂其有成則

不敢以欺尊聽者

謝趙侍御

某山海之野人也學無師成志非矯卓知非達時而
區區不滿乎俗習之風靡波頽上下以虛文相誑以
瑣法相維忽昭曠悠遠之圖而較計於斗筭不急之
務故輒舉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
放飯流餒而問無齒決者以私自太息流涕而已乃
者獲覩明公以超軼古今之資充之以義理精純之
學該之以并包物類之知本之以憂國惻世之誠酌

石孟集

卷十五

四

宋

之以知幾識時之妙參伍以盡變感通以盡神是以
剛而不激柔而不隨直而不倨緩而不弛明而不察
晦而不沉誠蓋世之雄豪達賢之範猷也然且恒存
不自滿假之心詢於芻蕘矜於孺子以某之謏微庸
陋顧無以進足於大人君子之庭者方且吐握虛納
而孜孜與進此泰山之益高而滄海之益深葑菲之
不遺而糠粃之不棄其所以柱石廊廟而潤澤生民
如明公者能幾人耶夫以習俗之頹靡則不能不抱
貢生之憂以明公之偉特則可以盡忘杞人之慮孟

子曰國無仁賢則國空虛今不可以空虛言也唐德宗謂天生李晟爲社稷也天之所以生明公者其意不端可識耶某何幸以枯槁之資得先時雨之沛且將洗耳以聽朝陽之鳴拭目以觀見龍之化董此以謝雖然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天下實受其福也則夫今日之謝明公者雖謂之天下之謝可也豈區區一山之人而已哉不宣

與徐徵伯

夜來領教言疊疊歸而思之夜分乃寐令人有寥廓

石孟集

卷十五

五

元

之思益不特濠濮之間而已人生莫貴而碌碌泥塗人各有願而不能使之自遂乃卒吾喪我焉夫復何尤昨者猶勸吾丈且復留止一念倏興便欲買舟東歸尹和靖十九歲卽絕念仕進大夫軒昂磊落安用北齋齷者爲哉行矣行矣將爲吾丈先報麋鹿也敬俟仙舄已還龍陽山中卽走供薪苓之役甘露之惠必先區區賤子者矣江東客草神州寓錄乞各惠十餘冊釋迦舍利八萬四千散在四大部州吾丈諒不過客也不具

與王惟昭

南人食蝦蟆北人雖螺蚌少食客久思海味不可得姑取其次乃令小者於北城外河中掏螺得數升葢天氣未燠不能久於水中也山妻作羹宛然鄉味思與吾丈共之敢輒奉去然不意爲二丈之所啜賞何其幸與茲復奉去二孟幸轉致其一於歐江丈更煩二丈爲我賦之昔蝦蟆傳於柳柳州之味倘辱不棄豈惟螺羹之得傳區區亦因而有託焉者也幸甚

復沈氏

石孟集

卷十五

六

元

辱厚儀不任感愧灤州志書法擬春秋禹貢與別志更異存之以備商確夫謂之志則固不同於史矣魯史爲聖人所修則謂之經經又不同於史矣故二泉邵公嘗謂史異於經不得用春秋之法豈不以志自志史自史而經自經歟恃愛妄及千萬見教嘉幣不敢受董用返錦容而謝

與何叔明

薄暮立先公墓下靜惟二十年内哭父哭子哭妹哭妻淚款款墮忽小仆捧尊翰至先讀輓先室之作云

九歲賢即能哭母不覺失聲長號次讀謁先塋之作而曰雷峰墓道未曾鐫曰此坦之罪也此坦之罪也往歲嘗求王定翁撰文逾六年而定翁謝世遂遲遲至今坦之朝夕不敢自安者墓碑之未鐫也文集之未梓也此二事便可無憾若夫鄉賢之事雖百歲不舉其責不在於坦近年皆爲之子者任之坦不敢以是事先公也漫及之幸勿罪最後讀送行之作曰惟願存心於愛物甚哉長者之哀我教我無不以其道也夫哀以幼子失母坦也敢不爲慈父此益堅坦

石齋集

卷十五

七

朱

三百四十三

之不繼娶也教以墓道之鐫坦雖不文敢不擬瀧岡之筆教以存心愛物坦雖不良敢不服程子之訓由是而無畔於大道皆長者之造也豈勝感佩人便先此奉謝尚容稽首榻下不備

與張惟誠

舍弟每道執事高才博學篤行君子人也傾企之私切於夢寐然而未得一承接爲恨昨者舍弟造拜回復道執事齒及於坦且索觀敝藁豈其一二酸醜同嗜者爲之延譽於左右者哉然又未敢輒爾登龍董

錄去敝藁數章以先介紹惟郢裁而與進之幸甚幸甚

與李遇齋

五月念八日倭寇到章村奉昇先妣柩出在僻處六月初二日寇往小嶺奉昇柩入置坦屋蓋舊所不得復入初三日兵自章村來說言寇大至十二日傳言寇至白米堰兵沮由去路來入海乃從索昇柩繩木不與顧履昇非所宜因以堇請若弗聞也者豈其視先柩不如破筭救篋蓋皆舉而藏之深山者矣乃以

石齋集

卷十五

八

阮

寄滄溟李公

向在歷下不久不得瞻奉威儀顧時時得誦高篇大章每一誦一喜左氏司馬遷千載下讀其文如見其人故不必於親炙不以不得瞻奉爲恨恨不得盡誦高篇大章嘗從劉春元借白雪樓集亟索還疾速讀一過乃者薛子熙來顧山中附至高篇譬聆韶護偕

以蹢躅耳又得誦太華山記太華從此流行宇宙亦復峙程几莊生風聲妙罔踰之青州府志叙綜括古昔貫纒纒卽序卽志矣徐給事墓表愧及地下爲不亡蓋錄其行者溢美皆藏之山中光炯炯騰牛斗有茂先當就索之不得爲一家弘壁某甲子歲九月自歷下發足十月行次丹徒遭寇幾死還家遭偽嗣獄又幾死豈復有意於人世蹢躅庭戶望重華而陳詞焉能至汨羅吊屈賈者哉謹錄上偽嗣獄記別族告文辭薛子熙詩倘辱批抹以示何如之幸不宣

石莊集

卷十五

九

三百五十一

東東明范公一

倏屆離明伏惟台候對時百福坦衰病支離無能趨候爲罪去歲臘底小兒走謁蒙命坐賜茶得瞻威儀聆德音雖少頃臾而鼯鼠飲河已滿其腹矣且稱頌老先生博聞洽識如古人絢辭爛翰如古人探玄抉蹟如古人虛懷廓度如古人不幾於童子之知大隗者邪坦何以蕪稿奉來批抹析楊廁於太音醯雞求乎發露悚仄不遑獎與聿至昔仲蔚獨知於劉龔龔固足以知人而蔚則實有諸已若坦則慙慙無所有

但以老先生之明德過於古人不以姬姜而棄憔悴不以絲麻而遺菅蒯者也感愧不任

東東谷族兄

少時妄謂人間事功文章無不可以立就比壯則知其爲非是乃謂聖賢可以幾及而精義之學在所必講方其有所未得則食不知味寢不成寐者累日夜髮爲之白一日先夫人自城中回迎之門外見輿人而羨之此古人之羨堦前老卒之臥也時有所得而喜則誦昔人之詞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

石莊集

卷十五

十

三百四十六

狂耳不意年光滔滔大馬之齒忽過六十氣反游散日見衰憊數年前自定海徒步至府城今則不能三四里外期將至學無所聞向之所謂可及者若望三山於溟海之上爲之浩歎不已豈惟心之不能自盡抑恐身之無以自存苦於乏資不能擇處夷髮與隣攬搶日加僅能視之如豺狼虺蛇無一毫恚恨之萌則是身墮阿鼻心游鈞天庶幾一旦溘焉有以還諸造化雖不敢言夕死之可其於醉生夢死者不有少間矣乎初夏少霽芍藥石巖映水紅並開敢邀杖屨

過我同一娛目老懷空空無可傾倒所可傾者賴有
老瓦惟惠然爲幸

東友人

古人上已修禊事茲惟其晨日涉園修竹百竿澗水
泠泠作小龍吟瀦爲方池芙蓉葉初出貼水面宛然
古鏡蠟茶斑也令小童斫筍往梳溪九灣掇青螺一
二升挑肉貯花甕中瀋肉瑩然碧玉味甘微苦涼滲
入脾探松花蜜蒸小餅柳飄挹取澗水注瓦鼎烹穀
兩煎茶種種清味山人不敢私思與君子共之且小

石華集

卷十五

十二

言

樓占斷翠微山中他樓無與並嵐霏平抹碧海無波
松濤滔滔自九天下群鳥皆能歌不同而同一睨眄
衆芳無不葳蕤而相雜而文寓之成色得之成聲取
之無禁用之不竭無盡藏者悉爲我有造物至公真
於我乎私之此尤其不敢自擅思與君子共焉者也
不審可少輟鉛槧肯然來思一觴一詠尋浴沂風雪
之趣不但拔除舊事而已拱竦拱竦

簡余君房

屏翰過情之譽豈垂老將溘焉與草木同朽者所能

當慙負慙負伏惟執事器識文章清修節樂人所共
仰至若精義克已闇然日章於人所不見之地不入
於支離不涉於佛老不爲近日之談天說性人或未
之能知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蓋我知天則天知我
矣斯固執事之謂也小兒童時嘗以深造自得爲問
語以擴充四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則盡心知性
而自得卽能領略比長乃以字畫詩律爲事自謂博
文之學而不知心之放失夫學之有本本立則凡字
畫詩律未始不嘉卽不嘉何害其爲學也然於道德

石華集

卷十五

十三

言

知所尊崇每得執事教言不但書紳而已所望終賜
曲成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其所願望之者德成而上
豈復有他事哉近作鄙律二首錄求覽正不宣

答余君房

奉去拙稿俱辱高章并諸簡首照乘之懸光射魚目
燕石之籍用重連城此論衡啓秘於中郎三都騰聲
於皇甫坦之無聞以詞章之富麗固衙官於二子以
聖學之窺測則二子不能不左次者也老狂之態適
資執事之一撫掌耳董此奉謝暉如之光何日瞻承

不任馳仰

答余君房

文範二十冊奉納其後二十冊不敢復假蓋思過半矣嗟乎何其多也夫自外六經以言文則左傳爲始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未泯故其言蔚乎有章戰國先秦惟縱橫捭闔之術故其言雄而詭奇而辯而於所謂蔚然者蓋鮮矣西漢承乎先秦之緒太史公文酷以戰國策非有所擬而然去其時爲近惟其時物也東漢而下陵夷萎蕩是故唐宋以來以太史公文

石孟集

卷十五

十三

阮

爲法至於近日則人皆修辭以範來世且十百千萬於先秦西漢何其盛歟某嘗妄評諸名家無不取法史記然空同得其質對山得其澹大復得其纖浚川得其通滄溟得其晦足下贈劉將軍文則兼數子之譏而加蔚焉具體而彬彬焉者也

與余漢城求章溪橋記書

章溪石橋構在正德丙子歲費若干醵金自遠近者職其事汪某是時東南稱樂土寧波瀕海海堠絕無狼煙中官司市舶民絕不擾民兩稅外無別徵閭里

大小皆積著民間凡有造作若橋梁道路隱金若可咄嗟坦童時侍先中丞公嘗談弘治間民樂生生其食美衣烟火相望鷄犬之聲相聞至老必不入城市隆慶某年大水石橋壞東谷子職復構某某往醵金歷若干年僅得銀若干穀麥豈紆徵債銀若干東谷子一稽其出入而已顧金少無以充石橋費乃架木而屋之若干楹竣於萬曆四年丙子與石橋歲次適符且先職石橋者東谷子之大父也周官野廬氏掌道路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昔井樹則橋梁例比可

石孟集

卷十五

十四

三百六

知矣東谷子非有野廬氏之官非有胥徒之可使且復時屈而以身職之嗟亦勞矣東谷子名必成字集之蚤歲補博士弟子員凡幾大比有司不以赴公車老而屏居章溪之濱讀書談道假日乃職構橋以濟行者唐陸宣公有言士不相則醫醫以濟人橋以濟之醫其濟不亦博矣哉敢求高文鐫之石以示久遠石之陰刻諸施者姓氏倘辱惠然灑翰他日駟馬車過題識則固暉如在也不宣

與沈蛟門太史

周游擷攬不遺一丘一壑并包大小富有日新太史公之家法固如是耳卽欲走拜少聞天祿石渠之緒顧衰病經年僅能搢床拄頰與南山相爾女山中之人春采穀雨茶秋收橡栗家未全貧芹有美味專童賁上尚荷笑而啜之幸甚愛甚

與張之畧

初八日小兒自城回知尊翁老先生謝世不勝搏踊而涕墮山喬嶽凡在仰止者無不同之不但生一人而已伏惟孝心純至荼毒太苦何以堪居生自夏來

石菴集

卷十五

十五

阮

脾病肌肉消盡終日不越戶限不能趨吊罪悚不任禮之吊於其生者古人雖途路之遠歲時之隔必身親往之若將軍文子之喪畢而越人往弔者可見已時俗遺僕以帋燭及以帋燭附人弱其人怠於禮者之所爲同年生妻之來至親皆遺帋燭有一於三年之外以帋燭付之去俘是可以歌相鼠者矣生不卽必當必趨吊兼奠辨香於尊翁老先生靈柩前力疾謹勒短疏奉慰伏祈鑒亮不備

與余漢城

某感脾疾脾虛則諸藏皆虛百脉皆病萬無生理安時處順在莊子尚然况少聞外生之說者乎但先公祠未完百世太宗蒸嘗禱祀一子多疾尚未有孫頰頰於懷者言之不可不言不可誰謂荼苦其甘如薈先公遺文藏之五十年未曾鋟梓某之罪不容於死某自束髮操弄筆墨迨壯以升斗政履吳楚鄭衛燕趙齊魯夜卽耕耨周游四萬餘千里多所感詠連篇累牘桑弧蓬矢之願庶幾酬之且復爲諸鄉先生諸當道及海內四五文章鉅公之所謬掖遂自以爲幽

石菴集

卷十五

十六

三頁七

冶氏之劍乃得其售近日同邑一二名家則笑其爲周人之懷朴豈不信然然不焚棄之者以古人於齒髮藏而納之棺中言者心之聲雖其不文然精神所在比之齒髮豈不爲重將亦以納之棺中又有日知錄錄其日所知者某自三十歲妄志於聖賢之學河伯駭於觀海仲由勇於乘桴龜鼎染指鼉河充腹名家視之殆劉歆之於太玄某則謂比之詩文豈不爲多尤不欲棄顧某生平知己若仲蔚之僅有劉龔近乃辱執事之知古人有以遺草累故人者某之子倘

疾脫去克完祠宇刻先公遺文及不因名家而厭家
鷄漫以蕪稿災木所望執事教而督之則生歿骨肉
者也恐一旦溘焉朝露先此以布四體不任感仰願
望不宣

答余漢城

生以衰老之年感心腹之疾雖加調治恐難保全歿
生有命顧生平無能修身以俟至於今日不當如胥
靡之登高者和屢辱賜存不任感感且以生所奉之
簡及祭受堂公之文謂皆有氣可占不亦君子之言

石孟集

卷十五

十七

三百

信而有徵固所願望焉者也倘藉庇賤疾與暑者偕退
則不必季咸而可以知全然有生矣登堂拜謝秋以
爲期不宣

與集之族兄

黃甥道亨省乃翁整菴還自岳陽送洞庭湖魚鮓餅
小如拳楚人重魚固爾邪稽菜新州熟艾整菴刻余
寄詩揭岳陽樓楣間揭數幅來三種分送上居越而
食三楚之鮓畜艾以應七年之求升寸木於岑樓廁
燕石於下牒一覽失笑噴飯滿案者也

復楊畏所

自春涉夏無日不候文軒枉過嘗有鄙律奉促恐卒
至不果上嵇呂命駕心之苟同固不必於其迹也適
領手翰知有歸州數千里之行滄長江而上兩赤壁
黃鶴仲宣二樓必皆登臨有作吊屈宋二大夫遺宅
而續九歌九辯平生抱負將有以盡發之老當益壯
不爲徒行者矣坦之齒少絳縣老人者三學問之道
一無所聞老馬知途是尚有愧辱高篇寵昇一字華
衮乃至數十章之多河伯望洋匹夫懷璧雖乏瑤函

石孟集

卷十五

十八

三百

猶有階篋以爲家寶以貽世講顧獎拂過情豈以其
老之將智而耄及之終須知己愧罪愧罪謹此奉謝
俟還自歸當走拜請倒奚囊盡閱嘉章恍然若共登
高作賦吊古興懷何其快也不宣

簡楊受堂親家

四令即存日戲言山中果如拳大將俟冬間柿栗之
熟一投潘車不意即成童烏之慘復許以懸象而奠
文已登軸又復不得如願如去冬所奉告在今年清
明至陵中殯所奠之又小女之母歿所不已於

呼天踊地者小女不得執箕帚於階下又復喪其母何天之降罰於嬰兒如此之酷要之坦之積愆天之割裂衰老之腸因以貽禍於嬰兒也歟者曠將屬以設奠令即爲言不惟不忍食言於今即亦不忍負歟者之未訣顧坦痛不可言筋力不可強禮不可以遣僕乃令小兒至殯所拜奠薄物奉上乞揮涕而奠之
不宣

與杜武川太親翁

聞軒車琴鶴旋自百粵即欲趨拜承接容辭以慰數

石叢書

卷十五

九

三百七

年馳仰之私兼得聞中州清淑之氣磅礴融結嘗見宋石湖范公所記若俘來以圖及坦兒童時先公挈之一再過南嶽清湘之勝猶能記憶彷彿者則是不出門庭而坐收太史公周遊之迹向平恣游之願顧衰老無能以筋力爲禮且與麋鹿熊豕相親日引月長體貌粗野不可以揖遜於弁冕端委之前乃令小兒走謁荷蒙與進賜教言良久歸而能一一道之若復桃源書院堯源先生於惟精克己之學雖未有聞然而敦行不怠令聞徵於朝著宋神宗書堯源書院

字賜之卿之人當與修緝至於今弗毀可也文王之避風雨召伯之芟甘棠千百世之下猶識其處若季氏成寢無改杜氏之塋古人厚慎之德若此乃今書院遺址爲群阡所侵四十年前坦嘗作賦以吊志在舉復而力所不逮公今覩河洛而思禹功負殷墟而悲麥秀欲即遺址復構書院崇明德而表宅里樹風聲以勵後進舉曠世之墜典垂不朽之令名坦則謂既復之後若宋秘譔張公 皇朝都御史朱公與凡賢哲之生於是卿者皆以之從祀未爲不可又言公於閩中將不復命駕得邸報時皆謂以年資則外臺之轉以譽望則內臺之陟兩皆闕然無不爲公不平者坦則謂公之雅量遲速利鈍皆所不較其不欲往者殆別有所爲耳坦又謂武夷山川奇紀太史公向平所遺乃若五曲精舍爲文公註騷之地夫人之所願至而不可得者公往矣祝芝山所云登堂拜先生進爵流黃流丹爲謝臯羽之擊竹如意誦楚騷俯仰浩然誠宇宙間一大快事桓圭衮冕不足爲榮公之別有所爲而不欲往者於此較之其輕重大小之相

石叢書

卷十五

二十

三百六

懸豈固執彼而舍此者哉傳曰申伯信邁謝於誠歸
坦固知公之無留行者也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惟
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
若明命使賦公之德與仲山甫異世而同神其歆歷
中外事功所就亦必與之同之坦敢誦是詩以爲公
贈展轉不可見悠悠隔山陂臨書惓惓伏祈鑒念不
宣

答司馬東明范公

辱高章大篇蕪復俯念感佩無已益自冠萊公以卿

石孟集

卷十五

十一

三

相之貴下交處士魏清逸其風寂寥乃今始見公之
尊光之盛顧坦非清逸之流愧負多矣然不讓土壤
不擇細流而高深之益增致士自隗始將軍有揖客
芻蕘之不遺孺子之有取其於尊光之盛不有所重
邪坦向喜作詩近年一二名家謂去初唐遠甚內敎
精神外災楮墨遂禁不作茲辱 高章譬之八珍之
遺野人芹獻無容已者董用嚴韻強裁一章并舊稿
一冊日知摘條一冊奉上總乞批抹擲下加夜光於
魚目筐筥之上藉以不墜者矣坦之不造門牆者忽

七八年以衰病日侵徒步不能二三里惟日坐臥蓬
門與青山白雲相爾汝又以蚤歲見儒先謂子思孟
子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史一呼於其門
則攝衣而從之君子之不以其爲畏齊魯千乘之君
操幣執贊開門而不納君子不以其爲傲何則其分
定也坦愛其言如好色之入目以謂居身所珍一惟
是道自先大夫歿出門交有固執前言不敢造就卿
大夫之門至於今耆且老矣且日與田夫野老談樹
藝較陰晴偃仰無所不至卽一僮僕卿大夫之前而

石孟集

卷十五

二十二

三

體貌粗鄙無以承端委委蛇之榮適負愧罪友人李
孝甫每見必以爲規然性有所分若水流濕火就燥
不能使之反之者也小兒好讀子史百家古今詩文
好臨古名帖雖不知上達而恥於下流嘗荷南禺東
沙二公與潔每欲求瞻德容聞德言顧無爲之先容
倘許進謁其一念向往之誠未必不在所鑒者也由
此而知所以上達則坦有子無咎生必骨肉者也臨
楮不覺覩縷罪罪伏祈照亮不宣

與南楮施公

相去數十里經年不聞問若在天涯緣自去歲遭無妄慘禍歿而復生日坐小樓與人世真已隔絕然橫逆之來無日無之造物者俟我靳靳可自太息承惠新書山人得聞甲子感感冬筭數十莖奉上玉板禪幸一參之不宜

與諸親友

坦虛度七十十二月三十日爲所生之日不能損已之年以益先公之壽終天之恨雖生猶歿知我者吊之可也人道莫大乎相知而愛次之倘不以吊而以賀則平日之相與可以言愛而不可以言知豈所望於君子者哉

署鎮遠府事呈方伯玉華高公帖

本職誤蒙與潔比造庇曲至不啻膏肓之微用以承藉感激殊德淪浹肺腑蒙委前來署本府事值撫按游臨纖巨迫索幾無所措仰遵明命祇竭駑力幸免譴戾適令公子奉老夫人華軒過正以往清浪候迎撫臺僅於焦溪一申荆請悚仄不已伏乞俯賜鑒宥切惟本府所屬二縣二司共才六里賦役鮮少詞訟

絕無若爲簡便然路當要衝奔走迎送月無虛日舟遽餽餽公多缺乏私無處裁市虛皆軍伍駟僧絕無繫屬土官貪殘自恣縣官賢否不倫民多不逞租以日逋夫官邪在於速糾民病在於溥卹苗患在於計弭稅蠹在於深剔但坦官小而勢沮事攝而難行病久而體羸親遠而憂積慘慘劬勞其毒太苦范東明先生來得家書垂白之親倚門長望令伯陳情無以逾此且陸機思深於篠飲張翰志適於蓴羹代馬依風羈禽返木在物尚爾況於人乎伏乞俯賜矜念委

告諸父帖

惟歲已卯春子來歸自黔遭先夫人喪孀孀在疚越四月乃遣飛蟻曰嗚呼昔我先大夫顯慙出矢言乃予復違茲予其用罪伐厥歿我祖宗其崇降弗祥乃諸父用斷棄我罔敢事祖宗暨諸父用自竄匿猷黜乃心凡厥祀事罔敢與奔走厥追遠乃弗敢愆用私吉蠲厥祭田黍稷罔敢或攘厥田賦乃用供於上嗚

呼予其懲而悲後患俾諸昆弟誕用創弗勸憂乃克
大宜乃心善進善俾我祖宗餘慶弗替引之則予一
人起職自臭尚其有滌逖績乃命於天尚亦有利哉

簡集之族兄

去歲冬雷今秋必旱然旱既太甚苗盡枯槁奈之何
民間求雨當於一鄉之山林與五土五穀之神不當
於龍龍之爲物坏戶而藏驚蟄而出雷雨之動滿盈
則洋洋窮乎玄間否則未嘗見其飛騰於青天白日
之下蓋固於陰陽而無能有所幹旋是故能大能小

石孟集

卷十五

十五

可得醢而食之明道先生之脯蛄蜥以絕群疑則又
以龍之不知其所在而蛄蜥之非龍也卽有所在豈
能以致雨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
者雲之所爲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固未嘗言龍
也古者諸侯之雩哀苦迫切以籲於神明乃今以綵
旗鼓樂此歡樂之具直以爲戲失而又失者也

石孟集卷十六

雜著

讀周禮儀禮禮記

周禮儀禮二經之不完者其弊有三錯雜一也脫失
二也僞爲三也周禮冬官雜於五官之中俞氏獨得
之見補而補之至於九職九賦九貢九式本司空之
事而雜於天官大司樂而下司樂舞者本司徒之屬
而雜於春官土地財賦本司空之事而雜於地官此
其較著章明者也其他錯雜者尚多俞氏知司徒之

石孟集

卷十六

十六

典教而謂兼治財賦以天官之統五官而謂主治財
賦知禮樂之典於司徒而謂春官之兼隸知冬官之
雜於五而不知五官之復有所雜知五官之復有所
雜而不能截然皆有所釐正且知冬官之缺而不知
司徒司馬之缺五官無可軒輊卽有所較則養與教
之爲重夫何於財賦則司空掌之豕宰治之而司徒
兼之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自古皆有歟民無信
不立謂敷教擾民之輕於財賦可乎夫豕宰主財賦
而敷教擾民之不主顧於此而失之於彼司徒兼財

賦而樂舞反隸於春官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其顛倒錯亂而自相矛盾者無能辨於統與聯與兼之說也蓋六官有統有聯而無兼統者天官而聯者五官統者無不轄而聯者比其事兼則不專一而不能直遂矣是故可統也可聯也而不可兼也天官而治財賦則兼而非統矣司徒而理財賦宗伯而掌樂舞則兼而非聯矣有能辨於此者則思過半矣俞氏辯世婦環人二之之爲僞者得之若夫醫獸去蟲鳥治市廛官之不必設而設法之不必詳而詳以至天官太史

閏月謂王居門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牲帛各放其器之色小宗伯兆五常於四郊媒氏之判妻入子禁嫁殤大司樂一變而致羽物至六變而致象物天神皆降地祇皆出赫師掌教誅樂祭祀大享用之司儀合諸侯四時爲壇於四郊禮日月山川丘陵天揖地揖時揖后治陰道立市饗諸侯后亞獻有好事於四方好會於卿大夫司巫掌巫降此皆後儒之所僞爲者也司徒典教司馬論官二者莫大之務官與法之宜備而不備者是則簡泰之脫失者也近代舒國裳氏

有別僞於所傳會者皆弗之剔由是言之俞氏之編謂之復古而古之未盡復舒氏之編謂之定本而本之未爲定也然必以天官之於五官無所不統而凡學政樂舞之屬皆歸之司徒儀文度數之屬皆歸之宗伯軍師馬政之屬皆歸之司馬詰姦刑馘之屬皆歸之司寇土地財賦之屬皆歸之司空於是錯雜者悉爲正之脫失者闕以俟之僞爲者削而去之於聖經其庶幾乎儀禮諸篇所著儀文無不詳密周悉至於觀禮諸侯觀於天子莫大之禮而簡畧之甚蓋後

儒倣聘禮而爲之與夫昏禮燭出婿脫婦之纓者皆後儒之所僞爲者也又若士相見始見於君執贄以下則記禮而非經文也有士喪禮則必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則必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服若喪服一篇不知其爲天子者歟爲諸侯大夫者歟抑上下通之者也至於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繼父同居不同居之說聖人人倫之至制禮豈有是哉且其文與諸篇不類子夏傳經而何諸篇之無說者謂爲公羊氏之作其文與春秋傳絕

相類其殆信然則儀禮之存而全者十有五篇而
覲禮卷服二篇斷斷乎後儒之所僞爲者也當以儀
禮爲經禮記冠義昏義鄉飲酒射義燕義聘義六篇
各以類附於經文之後而爲傳曲禮檀弓王制曾子
問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內則玉藻明堂卷服
小記大傳少儀樂記雜記卷大記祭法祭統奔卷問
卷服問問傳三年問深衣投壺喪服二十八篇別爲
一書於經文雖無可附而可以備參考月令學記經
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坊記喪記緇衣儒行

十篇又自別爲一書與孔子家語孔叢子韓詩外傳
諸書並傳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夫周禮已訂於先儒
而謂其有所未盡儀禮無聞乎別議而謂其間有僞
爲禮記列於易書詩春秋爲絕者久而離之或以附
經或別爲書顧生平未嘗問學衰老無所聞知而於
經傳妄有擬議如此雖知我者亦將有以罪我矣是
非可已而不已者乎然而不自知其何心也

周烈婦事略

倭賊寇定海縣城外男女奔入城中一夫病令其妻

避去曰君在何往曰得無辱乎曰有死而已安得辱
婦姓周氏父爲定海衛千戶俄而父遣二人至負其
夫一欲負婦曰安得負我隨之行寇至負者疾走入
城婦不及爲寇所執負而走輒噬寇委頓丹負丹噬
寇怒盡褫其衣負如初噬亦如之寇大怒斷其鼻爲
三嗚呼是烈也其亟章之以樹之風聲繫誰之責乎
乃遂無聞使就泯泯焉義士仁人奚能已於扼腕流
涕者乎余邑後隴陳子爲余道其事陳以從事在定
海登城陴所親見者余謹識之他日歸當訪其夫之

姓字及婦生歿之月日爲之傳以備史氏之采擇云
嘉靖己未二月二十日時寓都下玉河橋之西

于肅愍公

人臣之功莫大於保大定傾而公實居之公之功自
古人臣之所無者不幸而以誣成議者遂謂公之不
能無罪若丘文莊者余因是而覽公之行狀神道碑
與夫祭公之文序公之奏牘但以誦公之功而已竊
後覽祠堂記以李空同之高明不能明公之無罪以
排文莊況於他乎余以公之事求之於心者不啻數

年乃始得之顓天而嘆曰嗟乎公之事有經有權經者可知而權者不可知可知者人以功而誦之不可知者人以爲罪而非之昔孔子稱管仲之仁甯武子之愚若公者可謂兼之豈惟兼之殆有過之者矣春秋宋襄公獲於楚以國與其弟目夷目夷曰國固吾之國也目夷立國人謝楚曰賴社稷之福國有君矣楚是以釋襄公目夷迎之歸而反其位始之以權而終之以不失其正是以見美於春秋當英廟之北狩太后命郕王監國立太子未幾即真當是時公

石齋集

卷十六

三十一

言之則必死而社稷之必不可保公之不言以保社稷非以自愛也乃以一身任安危之重選將練兵足餉治戎器慎偵諜固防守絕徐理之妄議責許貴之枉策是則可知者而人皆知之以爲公之功者也至於不與師以問罪不窮追以冒寇不捐幣以挫威不迎駕以折奸社稷爲重而不奪於人變事有權而獨持於已潛機詭智忘死徇國是則不可知者人不能知而以爲公之罪也卒之六龍旋軫於沙漠九有莫牽於神州管仲之仁止於九合而公之九有莫牽

武子之愚止於薄醪而公之旋軫沙漠管仲之仁豈有若是之大而甯武之愚豈至若是之甚哉英廟之駕返郕王當表請復位乃錮之南內公於是時豈不知當以目夷之事諫之然言一出而必死矣而英廟之必不可保矣觀李文達公之對英廟曰天位乃陛下之所有若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於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陛下何以自解由此言之公豈可以諫者哉公之不諫者

石齋集

卷十六

三十二

非以自愛保英廟也其後易太子而不諫者亦惟是爾是又不可知者人不能知而以爲公之罪也卒之英廟復登大寶而公死於石亨徐理之誣管仲之仁止於不被髮左衽而公之保全聖躬甯武子之愚止於不避艱險而公之誣殺身管仲之仁豈有若是之大而甯武之愚豈止若是之甚哉以是而論公其殆有以敷公之心腹腎腸者矣憲廟登極臣下有白公之寃者乃遣官諭祭贈官賜謚亦旣褒卹之矣皇朝誅謀反大逆者封伯爵後有以治河封

伯以戚畹封侯者公之功豈特誅逆治河而已謚以章美肅愍之謚豈足以章之當封以伯爵雖公侯不爲過賞別議其謚若忠貞不爲溢美褒卹之典斯有以稱公之功公之靈固不以是爲望而千百世之臣子不因是而有勸乎

平苗議前

苗可征乎曰不可可撫乎曰不可然則如之何曰苗之所以不卽平者撫征之說誤之也湖省主撫撫於東而叛於西至於劫殺則稱貴苗而目爲漏殄之寇

石孟集

卷十六

三十三

貴省主征兵不足而餉不給至於用兵則入湖境而稱爲已撫之苗又有爲先征後撫之說者嘗以百萬之費而僅斬苗首五級遂以凱旋而撫綏之未幾輒叛至於今十年不息者此非不可撫征之明驗也歟蓋征則毒民無則驕寇不征以安其反側之心不撫以折其驕悍之志惟務安內以攘外此制馭夷狄長久之道而所謂安內之策者一曰得賊窺伺之情以固防守之術夫苗賊之敢於反側者知我兵食之不足也出沒要害之地舊皆有城堡專於哨守無分晝

夜然刁斗弛於承平之久哨守轉爲偷安之地狡猾之徒營求投堡老羸之卒聊以充衛夫營求投堡而哨守之有虛名聊以充衛而操備之無實用卒然有警徒見夫兵之不足而不究其所以不足於是調取腹內各衛之軍以充戰守然使之遠父母妻子困頓於長途饑餓別土疾首蹙頰在在相告如此而望其勇於越敵胡可得也至於調取宣慰宣撫之兵而宣慰宣撫則又轉借鎮筸銅仁諸惡苗以爲之先鋒夫國初於貴州一省開設十八衛及湖廣沿邊諸衛自

石孟集

卷十六

三十四

足以警二司而制諸苗無庸於假借者也夫何軍政日弛一有征勦我兵不足而後假於外兵此固出於一時之權宜既有以啓其窺伺之心矣而二司則又假於諸苗此其所以益無忌憚而敢於反側者也夫兵之強弱視食之有無軍餉之乏久矣且又不能以時給散給米則每斗六升之實給銀則一斗八釐之計故皆願米而不願銀也其間官有剝取之名私有稱貸之息得之不足以償其一二也爲今之計惟在修築堡城其有當增築者增築之清查各衛軍伍有

缺光須議請於湖廣腹內各衛所量撥分補使之挈家而來與之田廬以爲久住不遷之計隨即行文勾取及議請令江南各省及南直隸凡間發充軍爲民者俱解赴總制衙門分補各衛所量撥之數然在堡而哨守在衛而操備者一年之中春秋兩班更番迭換勞逸既無不均操守常如遇敵其應得月糧務給之以時痛洗剥取之弊邊徼限於山多地少宜教以多種黍稷麥菽略倣充國屯田故事更須別爲之處必使充足庶幾士飽而嬉馬騰於槽而人人思戰者

石孟集

卷十六

三十五

三百九

矣然不可輕舉擅入蓋其山川之險峻竹箐之茂密彼固飛蹠如猿猱而我軍板援顛踣彼據險而逸我蹈險而勞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者也今夫西北雲屯但爲防守虞騎竊犯止於驅逐在昔宣王之時儼化至於涇陽亦惟薄伐而已自古中國之於夷狄未有深入其地而征之者惟漢武帝窮兵黷武漠南無庭而中國疲耗自貽伊蹙今旣不能遠法先王之制馭又不能近倣西北之防守一則曰征譬之不固元氣而急於攻邪邪雖少退而元氣益衰況未能卽攻

者邪一則曰撫譬之諱疾忌醫而養成癰疽至於潰爛而不可救藥者邪不征不撫而足食足兵是誠安內攘外而萬全不易者也二曰略其反側之罪以昭大公之仁苗賊之刼殺譬之虎狼之吞噬虎狼吞噬而人不之怒者以虎狼之不足怒也宣王之時儼化至於涇陽豈無所刼殺而但止於薄伐然安知夫宣王不自咎其豫防之無道而奚足與之計較也哉爲今之計弗問其已往之惡弗絕其貿易之路彼知我待以更生之仁則雖使之反側有弗忍也至於諸苗

石孟集

卷十六

三十六

三百九

之在我地者亦須處之以厚弗令怨叛然我兵旣足卽須徙之於外所謂非我族類其性必殊者也王者如天守在四夷五伯假仁一匡天下諸葛之於魏羊祜之於吳王猛之於晉皆不欺以待敵國而保有疆場其以狙詐之術濟其殺戮之慘如孫臏吳起之流僅能一戰之勝一城之取而已安能有所大濟也哉故曰孫吳之兵法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夷狄之人未嘗無性至信可以及豚魚況其尚爲人類者乎三曰不拘常格振

用雋良夫成大事者必在豪傑故曰爲政在人我國家以文武二科取士固足以網羅一世然其間豈無有隱於草萊淪於行伍埋光於屠賣混銜於下寮者爲今之計在於略勢分博延訪開誠心布公道廣衆思集忠益不遷於輕舉好事之人不惑於天文六甲之說不避乎親讎無分於人已如有思慮深長才猷卓軼德器沉重經濟弘博真足以保障于城者舉之塵埃之中而升之雲霄之上又俾各舉所知以彙而升則罔不竭盡心力圖濟弘艱以此而施之天下

有不足以治平者况茲疊爾之荆蠻矣乎四曰非常賞罰以妙鼓舞語有之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堯舜不能治天下近年以來有功者未必賞而功疑惟輕有罪者未必罰而罪疑惟重往歲征苗斬首級必責二人之証獲一級者僅得五分之賞軍官不遷職宣慰無重賚夫既以臨陣則士之不能無忤然緩於紀功而急於錄亡國初之設令蓋恐將之輕舉易動不惜民命也今也亦須善爲之變弗令掣肘夫何保卒太重而避攻者無罪視將太輕而勇戰者無功爲

今之計在於懸不測之賞如漢高帝之拜韓信示不測之罰如漢高帝之斬樊噲然善戰不如善守賞伐不如賞禦其有能爲固守之計者則大加之賞而憚怠不飭者重爲之罰如此則有以鼓舞人心而以守則固以伐則勝者矣五曰體悉群情以大聯屬天下一家也中國一人也一家者爲父兄子弟一人者爲手足頭目然其所以能使之爲一家一人者善同其情而已矣尊卑之分雖殊而好惡之情則一故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也父母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先王制治之盛也今之撫按猶父兄元首也二司猶子弟手足也二司之視有司軍衛猶撫按之視二司也有司軍衛之視軍民猶二司之視有司軍衛也然上日驕而下日誦分日嚴而情日睽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又曰今而後得反之也今之上下相視殆近之矣貴州二司之設施率阻於兵食之不足亦

以因循之弊相沿於無事而倉卒之警莫得而支吾一不利當道者輒從而論列之或罷職又截俸精神不安於內事勢窮蹙於外安望其有所成功也哉下逮諸司庶僚則有有官而無土有土而無城郭有城郭而無廨宇有廨宇而無人民有人民而無俸祿取給洞苗之手不過雞豚之類其有本色折色者折色每石銀三分近年當道者又令於本色每石折銀三錢軍職之俸本色折銀亦如之故不能不痛剝其軍以爲糊口之計也上之臨下且復較責於期會奔走

之間而下之事上則務爲搖尾乞隣之態真有臧獲所不爲而妻妾所羞泣焉者夫幼學壯行固不在於溫飽而啼饑號寒亦何忍乎妻孥貧賤憂戚固皆所以曲成而卑污苟賤奚可安於素位野有青草室而懸磬舉道途之疲卒悉溝壑之棄夫是以上下貴賤同然一辭以爲飲啄之得時栖止之得所不如禽鳥饑寒之切身行止之自由不如乞人人情如此亦大可危也已吾恐自飭之不暇而安可遠事征勦也哉爲今之計在於撫按體二司之情二司體有司軍衛

之情有司軍衛體軍民之情真如父兄之愛子弟心腹之愛手足使之各得其願各安其所則聯屬而爲一家一人不幸而有警則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而無媿於先王之盛者矣至於天曹之黜陟亦當視別省從寬以大卹遠之仁也雖然識時務者在俊傑區區管窺之見固不足以備采擇之萬一姑私錄之以識其耿耿者云

平苗議後

苗賊之所以困我者無他術也我聚則彼匿我散則

彼至而已矣夫何十年之久而不能一破其術者豈真不可破邪抑亦不究夫所以破之者而卒自困焉已也是不可爲之長太息者乎破之之術無他固守也機勦也固守之者在承平所不廢況有警乎在中州所不弛況邊徼乎機勦之者因其動而勦之是謂以靜致動以逸待勞萬全之師也是故分哨要害遠近聯絡勢如常山之蛇彼此應援其命將也貴選其任將也貴專其用卒也貴精其蓄銳也貴練其餉士也貴足其裕餉也貴屯其賞功也貴重其罰罪也貴

宋賊之款微而來也則撫之其犯微而逆也則逐之
截其歸路奮擊而前其有不糜爛者鮮矣其有不畏
服者鮮矣如是則在我無所聚散而賊將何以困我
者乎今時則不然賊之未發也偷安以卒歲賊之既
發也倉皇以圖事兵不及調糧不及運將不及選士
不及練哨不及分兵苟聚矣糧苟給矣將苟命矣賊
固深匿而不出之者矣而苟且以務一戰則山谿之
險峻竹箐之茂密賊則乘高據險士罔不顛蹙於矢
石之下往歲之征勦是已邇者以是爲鑒聚而不發

則遠來之兵不安異土旋運之糧食之易盡輒撤而
不防賊於是乎突至先寇印江未幾及石阡而當道
者束手無措而已矣或者謂貴州之賊無歲無之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不然天下之事人爲之也
是故無不可爲者也但上下左右之人難乎其相值
耳上之欲有爲也而下無可用下之欲有爲也而上
無所主左右之人不同則協力者寡此天下之事之
所以難爲也雖然亦上之難乎其耳上之人欲有
所爲則下豈無其人所謂不必借人於異代惟上之

人無其人雖有才智賢能無所於施矣貴州之賊之
不平其罪不在於下而在於上蓋下之未嘗不以賊
聞也然而以爲虛聲誑聽希圖功賞輒痛斥之故請
兵不許請糧不許議防不許議勦不許有功不賞有
罪不罰因循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於地方之重計則
置之弗問非自貽伊蹙者邪吾恐不止於銅仁之賊
已也夫貴省一體也銅仁其股足也程番其肘腋也
股足之瘡矣肘腋之疽矣瘡者莫知所以療而疽且
弗治其有弗瘡者乎兵家者曰攻瑕則堅者瑕攻堅
則瑕者堅銅仁之賊其堅者也程番之賊其瑕者也
然程番之賊又自有瑕堅之分攻瑕以瑕堅而銅仁
有弗瑕者邪富道者曰有事於銅仁奚以程番爲哉
嗚呼有能用予之說者貴州之賊其殆不足平也已
矣

孝狗

牂牛與人牧收其子息蓋亦以本業之人有牧余之
牂牛者生二狗一日牽之至以一狗去其人去余家
幾一舍突入其阻是夜拘逸欄至余墻外周走而鳴

家人睡弗覺比曉爲人獲失者追至調得之余昇之
直俾孖子母聚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人之
良知也顧此一狗爾而知愛其母良知之同於人者
如此矧磁道盤紆未嘗一丹往來而輒能識之夜色
其晦不迷於行不傷於虎豈畜之孝思亦有所感而
庇而導之者邪異哉是狗也可謂之孝狗也已矣世
有親之襁褓而身以僭爵之貴親之彌留而心惟怯
簋之謀親之竄謫遐方而安居邸里親之陷歿刑戮
而耽樂寵榮夫若是者喪失其良知而是狗之不若

石孟集

卷十六

四十一

也豈得之人矣乎

石孟集卷十七

贊銘

自贊

是爲識環汪子之象也貌之恭吾懼其餒於中也言
之簡吾懼其疎於檢也三十而志學吾懼其弗果確
也直而溫斯德之淳和而介斯德之邁匪驕匪傲侃
侃而蹈顧吾子之不足於是也而人有所譏謂苟俛
焉以自修則心逸而日休而於人也何尤

銘

石孟集

卷十七

四十四

泰山五松著格

泰山五松相傳秦王避雨其下則其生當不在
媯簣女磬垂鍾之後乃今存者四二生二枯枯
者踣其一萬年聶文元斷以爲文房墨譜崇古也
黜汪坦命匠氏斷而爲著格重用也昔枚叔有
言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上有千仞之峯下
臨百尺之溪烈風飛雪之所激雷霆霹靂之所
感獨鵠晨號乎其上鷗鷄哀鳴翔乎下斫而爲
琴師堂操張伯牙爲歌斯固天下之至奇者也

若夫岱宗之峻極固非龍門之可擬而松之生於其上其所激者所感者所號翔者又豈百尺之桐之可得而擬之者哉至若桐之爲琴不過以資操歌而著格之制則以利乎神物之用是誠美矣大矣赫矣遠矣以貽世則而傳而無窮者矣夫豈虛握靈珠而空擅岷玉者和乃爲之銘

銘曰

植之峻極世之莫億是斷是尺爰資於易其用孔碩

石孟集

卷十七

四十五

其傳無斁其光奕奕

皇明嘉靖四十有二年歲次癸亥五月朔日

端溪石硯

坦十二歲時先中丞公默休先生手以貽之者恐其踣損秘而不敢用今垂老矣知其免於是也敬爲之銘以貽子禮約銘曰

端石之函兮手澤之覃兮髮之鬢兮而無玷兮文之鑑兮而有慙兮後余以爲鑑兮弘璧之譚兮其永無憾兮

雪浪石硯

先中丞公默休先生觀察山東副使江樓錢公貽公諱宏先公同年進士

雪之雱雱濤之湯湯文之洋洋其允藏

歛石携硯

余子禮約購得請銘之銘曰

涅不緇守其黑用則行忘其適余與女服無斁

筆架

蒼良之竹於女歸宿于嗟乎旱麓

石孟集

卷十七

四十六

書鎮

謂爾區區鎮之以晏如

錐

知其鈍守其銳善藏無悶

石磬

莫知我之心託子之音莫可與之言託子以宣

叩竹杖

薛子和氏自蜀中携歸以畀子者乃爲之銘曰曷生平越雋曷歸乎南浚曷爲之携惟君子惠而昇

之子則趾踣踣涼涼予女倚或咸于腓履虎尾愼厥身修責其趾

石孟集十七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明汪坦撰坦字仲安號識環鄞縣人是集爲其子長文所刊凡詩賦十卷稌文七卷前有屠隆序稱其詩自三百篇騷選漢魏六朝唐宋文自左馬班楊崔蔡韓柳蘇王諸體靡所不詣然核其所作不出七子之體

陳士業先生集十六卷

〔清〕陳弘緒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士業全

集十六卷》提要

序

吾豫章人士以詩古文名當世者同
時鵲起爽慮十數家求其博通古今
確然有以自命體用全備可大可久
者獨推陳士業與徐巨源二人而已
士業先生承蠡源公清忠之遺家徒

書序一

四壁惟藏書極富先後所購計數萬
餘卷列篋書目坐見山樓一一取而
讀之遍游天下名山川通都大邑締
納聲氣訪求經世實用之學操筆爲
文章伸紙萬言凡今昔巨細事悉包
羅而臚列之奇宕光怪令人不可迫

視斷自某歲以前者免石莊集其後者爲恆山存稿免鴻桺集刻成屬予免之序曩予放居湖上與先生聯吟澤畔每當啣杯擲管皆蒿日時艱共
以忠孝相期許戊寅應

萬序二
詔詣對闕下僦舍隔予一垣先生謁

選時馬蹄蹀躞汗下成雨披帷視之猶著作不輟橐中僅贏數金一僮一被挈以之官予蚤卜先生此行建豎必有異未幾敵犯三輔陷城凡五十七
廷遣首輔督察師中予方僻處永州

求閱邸報第見先生被督察特糾以檻車徵心知所以亟貽書家次謙往語士業第師古人獄中演易受尚書故事以必需大用蓋次謙未入都而先生已荷

萬序三
賜環矣後予爲武陵相抑置行間先

生復用舒城令遭柳下之出比予還苦次倘詢治狀更讀其所免舒城寨記諸篇文章經濟足稱兩異吁嗟乎處今之時得如此牧長乃復有爲督察之續以扼吾循卓者甚矣異同之成風而

聖明之孤立之爲可慮也今人習爲舉業僅取博一第先生有言世之攻帖括者不越數科房廩程墨黠者竊割子史亦必審其某爲可用反是雖韓范之相業龔黃之政績孫吳之兵法悉指爲棄與吾事而弁髦之予三

萬序四

復斯語曲中瞽儒膏盲克此一念移而服官相率薄外僚爲借徑巧投時好思致清華凡當岑所急悉置度外倖而脫去便竊搗齷齪之論出入諷議自鳴得志不幸而身值其變徒相率抱首以膏敵鑽汙國斧彼五十

七城者其初豈不皆習舉業以博一第思致清華者乎攻帖括之効彰彰若是先生視事百日力守孤城橫遮突騎感動士民伏闕誦冤其得力於經世實用之學夫豈淺鮮哉

天子識拔累臣於園中而號稱士大夫者不深維

萬序五

主上憐才至意懷新令丰裁巧行排擊以成先王閉戶著書之願蘇子瞻記韓碑謂公之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予於先生亦云卽取是集讀之博通今古伸紙萬言奇宕光怪令人不

可迫視固居然今之昌黎矣

崇禎壬午仲夏社弟萬元吉題于墨

山草堂

萬序六

敘

士業先生旣全晉州而還刻其恒山
存藁攝苕菹舒有鴻楠集通前石莊
諸編哀然滿家矣豫章以古學倡天
下者三十季于茲然初時率用以攻
劇時文惟艾千子力步廬陵萬茂先
徐序 一

要歸麗則士業出而沛然以浩氣達
辭王長其間於是天下始明目正聽
復覩所謂大家之真古文者蓋斯道
之亡傳久矣唐以詩國家以制藝非
功令所在士固弗趨退之崛起于元
和歐陽子感慨時文之陋力洗頽習

而慶曆元豐之文幾與西漢並美固其志力殊絕抑其人實關乎文章之氣運焉當士業居石莊時寂莫中林如山澤之癯及應乎徵命受州社不旬月間頓以孤城卻百萬長驅之衆壹何壯也若雪雖佳山水哉而盛名

徐序

二

之下遷謫所至賓客如飈上官且舉屬邑俾來聽令則嘯歌游衍吏事又奪之濟瀋望皖又羣盜所出沒也夫以崎嶇戎馬鞅掌簿書之間如此與曩時田居窮愁蕭瑟皆曾不能累其文心豈非所受於天者厚爲國家文

章氣運所關者與余與士業遊二十餘年矣藏書數十萬卷一夕所閱十吏兼書不能給于典故律令星曆輿圖兵農譜牒之學無不貫穿故其出之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日夜注漑而無不繼之憂今之爲古文者少所讀

徐序

三

多所作譬猶以中人之家欲椎牛日饗大將兵士吾知其難也孟子曰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欲窺士業之文者請循其本而可矣

年盟弟徐世溥頓首拜譔

序

豫章稱文詞家甚衆其尤工而未遇者吾愛徵君陳士業萬茂先徐巨源數人自少時已聞其姓名而讀其文矣及官湖西茂先巨源已死惟士業先生獨存至則相暱就別去旬月必一再寓書如是者三歲而士業又死予哭之哀惜斯人之難得易失僅存而又亡也嗟乎徵君余尚忍叙其文哉文者道之見於言者也本之茂者其華盛學之勝

一

者其言富近世淫靡於文浸刺謬乎道德或擬議剽割心知其然而言不能盡吐無磅礴汗漫之勢者學未足氣未充也士業之爲文不務詭奇不俟蒐討修飭而油然霈然敷陳畧盡蓋嘗以賢良徵於朝謂宜珥筆侍天子左右脩顧問卒不大用以州縣免歸其學不究於時率見之文章所爲忠正發憤道賢臣義士之行嘯呼歆泣若草木之於春勾萌畢達若淒風驟雨之於

二

秋冬霹靂暗鳴而不能已非其
有本者然耶天下以文入目士
業而士業之志若不肯僅以文
人名此其所爲慷慨而不平也
往過予臨江晝接賓客夜屬文
燭跋而就竊怪其敏給又酷嗜

三

予文予間以文相可否則謂文
以載道而氣行乎其中如黃河
怒流破山走石而莫能禦也豈
必句繩字削哉其立論如此欲
以序吾文予亦許爲其序會有
文字戒輟不即爲使知其止於

是也予兩人亦何憚不言哉始
予發南州而北士業病數月矣
執手恐不復見比予還而其病
已亟扶杖出拜訣且屬以其遺
書越三日死矣嗟夫徵君之書
即無待予言予又烏能已也

四

康熙丙午孟春宛陵施閏章撰



陳徵君文集弁言

天地精英之氣迤迤發越於名山大川間故流而爲江河之浩衍峙而爲山嶽之嵯峨亘古亘今不可磨滅者其蓄之有本也人之於文亦然彼夫耆英宿儒好學深思殫數十年精魄丘序一

才智畢逞於含毫濡墨之頃又迺不屑與世之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者並求苟悅於世而惟肆力於詩古文辭以自娛宜其精英所發與天地等而文章之光怪陸離不可埋沒亦如山川之閱終古而常新也士業陳

徵君爲吳西名宿其出處大概固已燐燐炳炳昭人耳目識者讀已刻諸集自可想見其生平予又何事掇拾緒餘而爲之揚扝哉然予有不能已於言者非謂徵君之文必待重於予言誠有感於文章之盛衰固存乎時丘序二

數而其旣晦而復顯者不能不賴乎嗣續之有人也不得其人雖傳而弗克盡傳苟有其人雖及身未能盡傳卽傳之不數載而時事遷移至於中衰而或幾乎息又無不可因其人而振起光大之也徵君籍本新建族著

安仁其孫玫遊饒州弇庠原本家學
駿爽豪邁克繩祖武予甫下車采風
即得以文字相往來風雨晦明問字
於予弗輟因詢其家藏遺書對曰兵
燹爲厲廬舍悉歸烏有何書之能存
其文集之已付剗剗者亦多燬棄殘
丘序三

缺所有暮年手著遺編玫竊私寶之
雖流離患難中必携與之俱以故今
幸無恙予聞之輒色喜旣而喟然曰
有是哉文章之相遇洵有時焉不可
強而致也曩見徵君文特片羽耳移
我寤寐者十餘年於茲矣今一旦讀

其全編且因苗裔之賢而並讀其晚
歲著述不可謂非予之厚幸也爰是
謀所以脩葺其殘闕者期與徵君傳
不朽而陳生固已早見及此矣時丁
卯春仲命梓人鋟補百數十餘板力
固未優也予於是捐俸而爲之助以
丘序四

成厥志其未刊者有周易備攷詩經
羣義尚書廣錄山房讀書跋江城名
蹟記晤齋詩集荷鋤雜志輿地備考
等十餘種什襲於家如珠在淵如玉
在山光芒呈露自不可掩行將並壽
棗梨公諸海內是固徵君精英之氣

所必不容閔者而所以振起而光大
之斷非傳人不爲功是則予之所不
必言而又不能已於言者爾

皆

康熙歲次丁卯季春文林郎知安仁

縣事淮陰丘象豫拜題於雲錦署

丘序五

之退思堂

菴

豫象

石莊初集目錄一

重修南昌府儒學記

松庵集序

陳中孺文序

桶亭稿序

與梅惠連王在明論文書

祭亡友萬美叔孝廉文

永寧寺募建前門序

酉陽山房記

石莊初集一 目錄

吳逢因制菴序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徐氏合刻序

劉懷峯先生七十壽序

綠雪樓制菴序

李平叔文序

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先府君

行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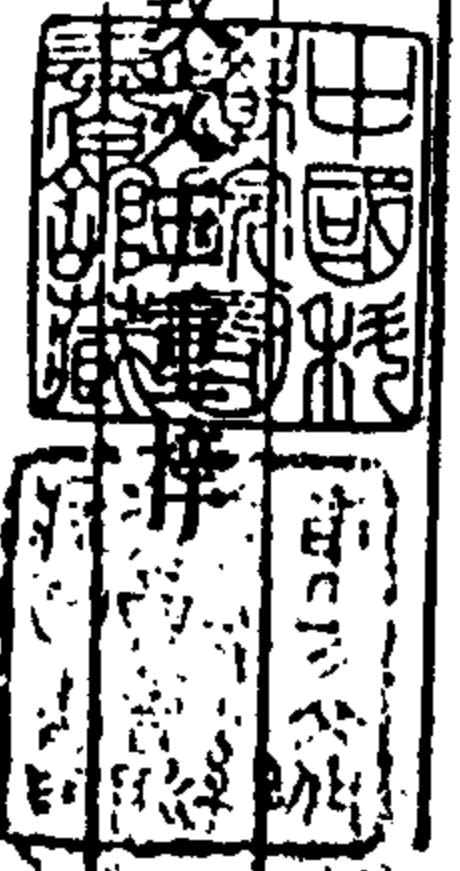
先母周孺人行述

石莊初集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致

重修南昌府儒學記



郡邑之宮室莫重於學校郡邑之學校尤莫重於首
郡之地羣州縣之士俎豆絃歌詩書羽籥則必於其
郡取法焉羣他郡之士俎豆絃歌詩書羽籥則又必
於其首郡取法焉是故學校之在首郡者其興廢之
故視州縣與他郡爲獨重所繫獨重故其廢也有數
其興也有時往往視王教之盛衰而興廢因之南昌
石莊初集一

記

一

於江右爲諸郡之首其學校之設盡江右士其所取
法者在焉當
高皇帝克江州駐蹕茲土也是時羣雄槍櫓介馬紛
馳其於禮樂之教宜其力之有未暇者然考其時王
師入豫章

上躬率學士大夫與夫武臣健將釋奠孔子之廟成
禮而後回鑾於其槍櫓紛亂之際而其汲汲禮樂之
教如此醞釀至二百餘年士之被服其教者相率而
競趨於道德仁義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偉人傑士

頃昔相望是雖聖賢之德澤漸摩實深抑豈非

高皇帝之過化有以使之然哉在昔周之盛也當其
干戈未戢弓矢未櫜而鎬京辟雍之詠已見於詩人
故成周學校其在三代爲獨詳陵遲以至春秋之季
庠序之制失而子衿之刺興然而流風餘澤猶寄人
心未泯洙泗之濱一布衣起而倡明其道而從之者
至數千人此豈獨孔子之聖爲能致乎無思不服蓋
武王周公之教真有不可誣者則學校之興廢本於
王教之盛衰也因其自然之勢也今去

石莊初集一

記

二

高皇過化之日雖已二百餘年而吾郡俎豆絃歌詩
書羽籥未嘗少弛

今上銳意文治所錄忠貞節義獨吾郡爲盛一時博
士弟子翕然嚮風爭相濯磨砥礪以無負棧樸菁莪
之化王教休嘉無過今日則其紹明

高皇帝之遺教以佐乎久道化成之理宜無過此一
時者於是郡侯彭公進博士弟子告之曰學校之興
於首郡爲尤急吾其先之以爲他郡邑勸遂躬赴學
宮而觀之乃觀其門門得無有樞腐而闌朽者乎乃

觀其廡廡得無有座傾而席頽者乎乃觀其廡廡得無有梁摧而棟折者乎乃觀其堂室以至庖湍庫藏得無有雨侵而風剝者乎於是慨然捐俸謀所以新之更請之兩臺司道各捐若干公實捐二百餘金落成予乃更進博士弟子而告之曰若知公所以興學之意乎

明天子在上崇尚儒術而賢有司輔理於下長養人材以爲十三郡倡其盛心也雖然上之教之者亦既至矣則下之從之者宜何如夫搶攘紛亂之秋士之

石莊初集一

記

三

興於學也較難然其憂愁困苦苦心怵慮者爲獨切故其忠孝之操爲獨著優游承平之日士之興於學也較易然其安閒佚樂聚萃而鮮道德之言平居而無仁義之守一旦而以忠孝責之未有不搖撼而震懾者士生今時所謂優游承平之日也向非其搶攘紛亂之秋番教獨至亦何能休養覆育以至於此諸士其幸無忘

高皇帝過化之澤焉鼓之舞之勉而至於聖賢之域則於公興學之意亦庶幾其有光乎予旣誦鎬京之

章以歌咏

高皇之化又爲公誦泮水之章以歌咏賢侯之德泮水之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旗諸士試於修廊崇垣之間旅進而俟之其有旌旆後而至止者必公也羣十三郡之士於是乎觀焉豈獨一郡之所儀刑已哉

石莊初集一

記

四

松庵集序

予與符元夫居洪崖前後二載洪崖之山秀異而多
石如馬如牛如熊羆之蹲伏如麋鹿之蹶起其土
宜松宜檜宜栢宜櫟宜蘭元夫之廬曰林前書屋
屋之前有池有溪池有鯽有魴屋之旁有園園有鶴
有山禽是時元夫於書好周易尚書楞嚴圓覺道德
南華諸經已與元夫居石賀前後又三載石賀之山
宜竹宜椅桐宜櫟宜栢有庭曰石庄庄前有溪有
田是時元夫於書好詩禮春秋及韓柳歐蘇諸大家

石莊初集一

序

五

集中間元夫居翠巖者又數載翠巖予未及至其地
其山之所宜與其泉石池沼魚鳥之勝皆所未悉獨
聞元夫於是時沈覽百家博涉羣籍於書尤好司馬
遷班固諸文已元夫居鳥品又數載予亦未及至其
地然元夫爲予言其山荒渺與僻荆莽叢翳虎豹蛇
虺縱橫是時元夫注周易歷選古今文章於諸書無
不所讀益元夫與予居洪崖者二載居石賀者三載
其獨居翠巖鳥品者六七載總前後而計之亦已十
餘年矣是十餘年之間元夫既得乎山川之勝而據

之而又借六經諸史與夫楞嚴圓覺老莊以至韓柳
歐蘇大家之文盡滌其胸懷開拓其智識故其發而
爲古文詩賦往往超出等夷是與山川之勝相敵其
文磊落雄偉不拘拘前人成法而法自我立古麗獨
絕蓋其得之於山林泉石之助者爲多洵矣其足與
山川相敵也然元夫於十餘年之間學益博文益高
而其不遇於有司益甚或見而悲之元夫語予曰子
無用爲予悲也予性頗達聲色裘馬之好既絕而功
名富貴之想亦忘所可自適者家本洪崖往來於翠

石莊初集一

序

六

巖鳥品諸山所居石可以倚溪可以聽松檜栢櫟可
撫檀蘭之局可採鶴可以對禽可以狎魴與鯽可以
釣時而過子之石庄焉歌咏於翠竹蒼桐之下酣醉
於婆娑櫛杭之側樂何如者此後當盡謝百家羣籍
日取周易詩騷楞嚴圓覺道德南華諸書反覆快閱
可以養生可以愜志其或不遇亦復何歉子無用爲
予悲也予聞其言以爲真達者之語達者之於世何
所不樂而其樂於山川與文章爲尤深元夫之文既
足與山川相敵而元夫所居之山川又足爲其文之

功元夫可以傳矣元夫古文詩歌若干卷號松庵集

陳中孺文序

歐陽永叔嘗閱漢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書之體
亡磨滅百不存一而慨然致戒於立言之不足恃且
以爲言之工麗者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
之過耳也予嘗讀其文而疑之以爲言之爲用大矣
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實與之相配安在立言之
不足爲恃卽公所稱述孔子弟子如顏淵之流彼誠
不特言以傳矣然其聲施至今又安在不賴乎仲尼
之紀載也夫草木之華鳥獸之音誠不免乎散滅之
石莊林集一序

八

患然果其華之旖旎而艷郁者音之雖喑而和吉者
人猶將貌之圖畫寫之律呂而豈忍付之飄風過耳
之幻乎然則公之爲此言也何與公非致慨於立言
之不足恃而致慨於立言而無當於傳者之不足恃
也苟其無當於傳則豈獨藝文所志四庫書目所紀
不免乎散亡磨滅之患由公之言而推之彼王儉之
錄牛弘之藏鄭樵侈之而爲略馬端臨矜之而爲考
葉夢得之所愛而玩晁公武之所寶而貯者幾何其
不歸於散亡磨滅也嗚呼是其中豈無誇儼詭之智

檀樾錄之巧者而俱不免於散滅之患若此何有於
今人之著作又何有於今人之著作而卑之爲制執
而况於其所爲制執者又出於勦襲腐穢而必無富
於傳者也則其易於散滅豈獨榮華之飄風好音之
過耳蓋其勦襲腐穢無異於黃茅白蒿之彌望而鳴
鴉妖怪之夜號也芟之翦之殺之弋之惟恐其散滅
之不速而又豈足以辱公之慨也哉吾家中孺傷今
人之所爲起而思有以救之居常語予制執之文所
以明聖道而尊王制苟其言之足恃方將與日月並
石莊初集一
序
九

橘亭稿序

橘亭稿者宗侯朱廣澤之所爲詩也廣澤之詩工矣
然世莫知其所以工者予於廣澤之詩見友朋之誼
焉見父師之化焉見性情之徵焉是乃廣澤之詩之
所以工也廣澤語予曰予於世無他嗜惟詩之癖喜
悲哀樂憂愉舒忿一切皆於詩發之雖其風雨晦明
寒暑無間也意欲一當於古之作者而病未逮予其
有以語我昔曹子建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
定予竊私嘆其達詩之美惡難知蓋有深於文者才
石莊初集一
序
十

如李杜不免有所未至况其他乎近代如李夢陽何
景明之徒可謂一時之豪矣然皆痛護其短嘗讀其
互相詆訕之書何其異於子建之所好也夫人若不
能自知向使兩人降心以相商榷豈遽不能造於古
人而以忌諱之過自限抑外矣今試取其互相詆訕
之書觀之其謂夢陽偏於直殺而無要渺之聲讀之
如播鞞擊鐸者何之說詎不信然而景明徒濶大而
鮮把持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李之摘何者固未嘗
不當也兩人之短即使兩人不言後世必有知之者

徒以友朋之譏彈爲忌諱亦獨何與予之望予深
夫子幸有以語我且不特予也予所友如萬茂先黃
武功戴初士熊伯甘家康侯凡其深於詩者予皆以
予建之言望之猶其責望於予者也已又曰嗟乎予
之癖於詩也蓋先鎮國之教也先鎮國時卿公藏書
數萬卷自姚姒姬嬴以至勝國迄於嘉隆莫不丹鉛
三編誦之嘗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仁恩溥
臨高世之士輩出而獨樂府詩歌不能及古每欲取
安建業半曲都諸曲做漢人房中郊祀之作一改定
石莊初集一 序 十二

之以補何李之所未及既已有其志矣而未竟其業
汝其勉之于服膺先鎮國之教四十年然徒工於近
體而已其於先鎮國之所志未嘗不倦倦於夢寐也
然予於近體稍有所窺不獨先鎮國之教實又予師
酉陽先生之切嗟而箴砭也予豈敢忘乎哉已又曰
夫人有所癖必於其性情之近者予性好幽澹閒遠
不耐喧囂故其於詩亦惟幽澹閒遠以自快而已悅
於古者如是出於手者如是予試觀之如以燈取影
也廣澤之言如此廣澤豈非工於詩者哉夫友朋之

語父師之教得之於人者也性情之微授之於天者
也得之於人者既深授之於天者復具是乃廣澤之
詩之所以工也廣澤云予建好人譏彈其文是矣然
予敬禮嘗作小文使予止淵饒之予建自以才不過
若人辭不爲也予才遠遜予建何能有加於廣澤於
其詩徒有擊即嘆賞而已廣澤試以質之茂先武功
初士伯甘與若家酉陽康侯當知予言之不妄也

卷梅惠連王在明論文書

弟緒自合一世之人取聖賢之語而規度之其中者不能什之三四焉合百世之人取而規度之其中者則什之五六矣合千萬世之人取而規度之其中者則什之八九矣一世之人無以異於百世與大千萬世之人也然自一以至於什百千萬其爲世也愈多則其爲中也亦愈多矣今夫商高之測天也推之出地者幾何度推之入地者幾何度然後赤道之所在可得也豈玄之量地也極之於東西者幾何里極之

石莊初集一

書

十三

於南極之於北者幾何里然後方輿之中可得也求赤道之所在而不能推之於出地入地之度而妄意之曰此赤道之所在也是替者之談象緯也求方輿之中而不能極之於東西南北之際而妄指之曰此方輿之中也是賊者之談里道也地之上地之下非赤道也而求赤道者必驗於是焉東西南北非中也而求中者必驗於是焉爲文亦然聖賢之語六經語孟而已文之有六經語孟猶天之有赤道而地之有中也然而其詞微其旨與度之者未必能選中也於

石莊初集

書

十四

是博之分子史以弘其識廣之於諸大家以究其理縱之於稗官小說以盡其變子史文集與夫稗官小說其經也吾取聖賢之語而規度之而固於子史文集與夫稗官小說之是求亦猶之乎求赤道者而推之於地之上地之下求方輿之中者而極之於東西南北也凡以期得其當而已是故合之一世未已也而合之百世焉合之千萬世焉然後聖賢之語其微者顯矣與者彰矣庶乎有以中之矣此爲文之則也宋之文人深於經學者王介甫歐陽永叔是兩人者依孔孟以摘詞本虞夏商周以立說者也介甫之告子固者曰其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而永叔之答宋咸者曰經非一世之書其傳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夫必馳騁於百家諸子與夫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必採擇於學者而十取其一百取其十是亦弟前者合之百世合之千萬世之說也如

是以爲文則於古不悖也而於今亦必傳其不必盡
傳於今者今人之闇也而非吾文之咎也於道不失
也而於時務亦必合其不必盡合於時務者時之敝
也而非吾文之咎也嗟乎誰其當於古而傳於今準
於道而宜於時此昔人所稱吾雖爲之執鞭所忻慕
焉者矣今乃於兩兄遇之讀兩兄之文其於聖賢立
言之意宛然如口授如面印無杪忽毫釐之不中也
蓋兩兄之脰藏并包無窮真能合之百世合之千萬
世以成一家之言者其無所不中也固宜辱翰示反
石莊初集一
書
志

中可謂不遇矣而歐陽修韓琦亟稱其文於是老泉
之名遍於海內此所謂共傳其文而不幸而不遇者
也今兩兄特未遇於有司耳風雲之令一旦相被則
世久已尊其述作而識其姓名豈待遇而後傳哉然
則兩兄於古今之際復何疑乎弟資質鄙陋僅及中
材雖有志於古人而實無當於作者有志於古則未
必遽遇於時無當於作者則又未必能傳於世既無
于雲之遇又無明允之名蓋兩失之者也然其不能
至乎作者之域是則才之所限而其有志於古則
石莊初集一
書
志

少至老不敢變也雖其脰之三折足之三刖而其所
以自持者固在世其如弟何哉茲者讀禮之暇亦欲
取子史文集與夫稗官小說之書傳之於千萬世者
窮日夜之力而討究之以求如介甫永叔之所云者
庶幾發而爲文於聖賢立言之意或有中焉他日或
可以請政兩兄之前也

祭亡友萬美叔孝廉文

嗚呼吾兄而旅櫬以歸耶蒼蒼者真不可知而冥漠真不可問耶其猶狂厲鬼之爲虐耶其陽九百六之爲災耶嗚呼吾兄而旅櫬以歸耶當兄之北征也臘已盡矣公車之士悉已往矣予見兄病勢之劇也私念兄必無意於行也予偶以事就日者卜兄亦值卜卜者曰吉歲在於羊鳳鳴高岡用賓於王邦家之光兄曰吾其行乎予曰子學道人也又病廼不能忘此區區者耶兄曰非也予有所不得已矣予詢其不

石莊初集一

文

十七

得已者何兄時已失聲數月喉喀喀不能爲言詳也嗚呼兄之不得已者我知之矣貧也親黨之交誨也嗚呼貧也親黨之交誨也乃竟甚於病也予語兄曰子雖行不必以抵長安爲期去此而彭蠡之洶洶長江之浩浩黃河之濺濺皆可以徜徉矣盍偕風后行乎兄曰吾子偕行予曰甚善可以行矣嗚呼豈意兄遂抵長安耶豈意抵長安而復終關中事耶兄學道人也豈真爲卜者所動耶記別兄日冰厚三寸雪厚一尺強大風拂野作饑鳴叫子過兄曰子性不飲子

不設祖餞兄曰子爲我歌驪駒吾酌子手一卮向子予立盡復連酌數卮子皆立盡相願意甚慘慘予以兄病且吉行也不欲哭兄去而予乃哭哭失聲嗚呼豈意茲哭也而遂成永訣耶兄之歿予不知其病勢又何似然而聞之於風后則亦慘矣兄病方甚之時予見其尪羸也驚問醫者曰此癆瘵也美叔何以致癆瘵醫者或曰癆瘵或曰是爲談詒或曰是爲痰飲予曰必癆瘵也已而其失聲也而果癆瘵矣初兄之病瘵也實先之以懸癰予曰懸癰者下漏也下漏則上必稿美叔以弱體而膺斯疾其憂方大然風后性至孝子時不欲危言以傷其心尋本草得所爲治懸癰單方以屬風后曰必以是愈而翁之疾蓋單方者其力厚其用專未有不驗者也嗚呼豈意竟不驗耶兄計至里門萬茂先過予曰吾叔竟不祿矣予泣曰信矣吾之夢不祥矣茂先曰子何夢予曰疇昔之夜夢而叔幅巾玄裳揖我而他適也嗚呼醫實也卜與夢虛也醫不驗矣卜亦不驗矣而夢乃竟驗耶鬼神之事儒者之所不道乃其效有不可誣者兄之他適

石莊初集一

文

九

予不知其何所然兄生平深於禪悟辛酉兄舉于鄉
予爲敘其行稿有不食肉者五年不御女者七年之
語蓋實錄也其後兄雖食肉而猶不御女如故蒲團
貝葉日與相親於人世一切嗜好泊然無涉也兄病
革風后跼而號於其側兄微笑曰吾此中曠然聞汝
號如得數部鼓吹矣兄之甥李匡台過兄永訣兄與
之談禪曰吾生也爲貧而已此去吾必直下了當不
復作此展轉矣兄之所得者如此彼釋氏所謂西方
者非兄之適而誰爲適也哉嗚呼兄之所適善矣獨

石莊初集一

文

九

予將何以爲心耶予與兄交十五年於茲宵盤而盡
接交臂而倚肩未嘗有旬日之間匝月之遠也而兄
今竟棄我以他適耶嗚呼痛矣痛矣兄雖旅櫬而歸
而吳浙燕閩齊楚淮汴秦晉蜀粵暨吾鄉負義之士
無論識與不識匍匐往吊有長號而雨淚者所知爭
傾客囊以助喪甚有假貸而代買輻車者而予獨不
得握手一訣救血一視予又何以爲心耶嗚呼痛矣
痛矣兄之子風后文行足以繼美兄歿可以無憾予
之所以痛兄者懷典刑而感交誼雖兄無憾而予自

不能已於悲也嗚呼哀哉尚饗

石莊初集一

文

三

永寧寺募建前門序

吾江右之俗其食貧而好儒道樂清靜而重信誠其地土瘠原鮮士大夫或不能共中人之產富商大賈不敢比他郡邑素封之家其爲學一以周孔爲依向過叛於其說者雖高且妙必羣起而排之是故凡氏之徒往往不樂居於其地其所爲佛圖僧房經藏莊嚴之類視他處崇奉其教者不能什之四五以爲松於布施者莫吾江右若也然其樂清靜而重信誠有道者亦往往願歸之自唐以降如法會智通之石莊初集一序

三

流號稱高禪者不下數百人而馬祖爲最著闢揚教法代石宗主其所爲佛圖僧房經像莊嚴之類雖不能如他處之盛而其事亦未嘗少替恪恭信向視他處或反過之然則吾江右固非實悛於布施也權其施之得當焉者施之而已永寧寺者馬祖過化之地而江右叢林之最也創始於梁復建於唐修葺於宋至國朝而改遷於帝師殿金碧輝耀威儀整齊猶與盛矣頃年以來頽圯頗甚諸當事暨鄉紳謫所以新之亦既底於成功獨其門制未備觀者不無遺憾

少司馬劉公慨然肩任其事不踰年而崇垣屹屹遂成壯麗之觀然儀門新而前門敞行道爲之咨嗟僧某謀欲完備其役謁予來請予告之曰若亦知吾江右之爲俗乎其何以爲諸檀越勸也曰載有之矣園觀林樹橋梁園厠美水漿飲此施之兼利於凡夫者也立塔構舍以爲之祀錫石鎔金以爲之像焚香燃燈以爲之供此施之專利於釋衆者也施億萬凡夫不如施一釋衆施億萬釋衆不如施一如來夫斯門者固如來之所儼臨者也我其以是勸之予曰予之言是也雖然未盡也吾江右好稱儒者之說而予專以釋氏之說進恐未足爲諸檀越勸也予曷不聞司馬之言乎永寧寺者國王會之所而祝釐之場也今天子新膺大寶清肅班聯羣江右受事之臣紆朱攝笏委珮垂紳於是乎在焉乃頽垣未更樞繩如故致使進退而赤舄無光出入而鳴珂失彩天威咫尺之謂何布施之當孰有大於此者予其以是告之然後取彼釋氏之說而告之以唐宋之遺蹟在焉則江右雖食貧之區必有恪恭信向樂爲捐助不待

序

三

予言之畢者矣

酉陽山房記

酉陽山房者陳子自名其所藏書之室也按盛弘之
荊州記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世謂酉陽逸典蓋
秦人遺蹟云陳子所藏自尋常經史子集外大抵近
代著述暨農圃醫卜稗官小說已耳非有魯壁汲冢
羽陵陶穴瓊文秘冊足怵心駭目也名之酉陽也何
居曰是則陳子之酉陽也陳子生平無他嗜欲聲色
裘馬間涉焉而未嘗好焚鼎玩器法書名畫好之而
未嘗溺也好而溺溺而不復返惟圖史爲然雖其所

石莊初集一

記

二五

藏未能如魯壁汲冢羽陵陶穴顧世所稱說瓊文秘
冊筭篋中所不可少者亦稍稍備之矣則雖名之酉
陽焉可也陳子家世清貧無從得重貲購墳典家大
人早歲頗留心焉爲曹郎時所入俸悉以付之書買
積至萬卷有奇萬曆丙午弗戒于祝融數十年來訪
求于南北者一夕之頃化爲灰燼家大人進孺子
之曰汝知之乎夫物忌多嗜欲忌無厭書者物之產
妙而嗜欲之靜遠者也多而無厭造化且弗使爲
有况其他乎予不肖悚然于家大人之言念凡物之

爲我有皆非我有之物矣顧就僻成性弗克自治數年來頗違家大人之戒好而溺溺而不復返如故其所聚歛益又多至三萬卷有奇矣雖然吾安知今所有三萬有奇更數年後不又如向者一夕之頃歸之祝融乎卽幸而不歸之祝融安知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界之豪家大族乎卽幸而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不界之豪家大族安知更一世二世數世不淪于烏有乎隋嘉則之三十七萬卷焉而亡唐乾元之士萬餘卷焉而亡宋弘文之二十萬卷焉而亡彼以人

石莊初集一

記

卷

君之尊威殿閣之崇邃守之曾不能一瞬况以陳子之瑣瑣三萬有奇乎其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以違家大人之戒真惑之甚者矣陳子曰吾所藏者僅以自娛他非所知也夫僅以自娛則此三萬有奇越于吾耳目之外者多矣雖名其室爲酉陽焉可也赤壁波冢羽陵陶穴無庸問也

吳達因制義序

予讀考工記而有得於文章之說其所爲文章之說則在於桌氏之事桌氏之言曰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金可鑄也嗟乎此非桌氏之說也而文章之說也夫世之爲豆爲區爲黼爲鍾者其資于金錫之用則同然其所以用是金錫者蓋存不必黑濁之竭者矣而况于黃白青白之是竭乎黃白青白之未竭不害其爲豆爲區爲黼爲鍾也而聖

石莊初集一

序

卷

人病之以爲金之良者未出也金之良者未出則雖苟可以爲豆爲區爲黼爲鍾而吾無取是故著其事於桌氏而以觀于四國而以爲法于後世吾將比而况之於文凡古今之文其足以資于我者皆金錫之類也大之而經史小之而農圃醫卜雜之而典藏志乘其足以資於我者不可勝窮也然而資之而或不精精純則不獨典藏志乘與夫農圃醫卜之語足以爲吾文之疵雖其經史之言亦有足爲吾文之病者矣何者黃白青白之未竭與其黑濁之未竭誠不能

無間若其不足以語於金之良者則均也是故古之爲文者其取材甚富其徵實甚廣至其資之以爲文則未嘗不靜氣以汰之沉心以鍊之以求至乎精確純粹之域誠以爲吾欲爲其良者以觀四國以法後世則其于黃黑青白之氣不敢不竭之以至於盡蓋古人爲文之苦如是其至也惟其如是故精神足以自持於久遠而不爲前人所奪吁其難也而吾今得之於吳逢因逢因於經史之言典藏志乘農圃醫卜之語類皆舍其英而咀其華涉其流而得其源而逢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蒞會省聲名文物之美稱於海內邑有儒學則宋宗濂書院故址也創於洪武五年復建於正德末年重修於萬曆二十六年二百餘年之內士出於其間者沐浴仁義而被服道德蓋彬彬乎盛矣然自萬曆二十六年以後歷二十餘年之久圯者弗葺朽者弗更廟廡堂齋敝漶垂盡歲乙丑西粵龍侯來蒞茲邑首以教化爲重祗謁文廟顧視咨嗟慨然進博士弟子謀所以新之計費需千金有

奇當是時

天子方建

三殿大工諸郡邑各有捐助兼之東事未息歲所加派遠餉尚未罷征而三王又同時之國吾邑計增供億若干軍國之費不貲勢不能他有所營建卽有所營建勢不能取給於民間又不能那借於官帑然營建之大者無如學宮而學宮又不可以少緩諸大夫士計無從出侯曰請無煩民間無煩官帑盡括邑中所有而成之於是捐俸斥羨銷積銖累遂鳩工於

丙寅之冬迄丁卯秋月畢役若孔廟若明倫堂若祠
齋廡舍若庖庫廩廩若亭若門若枋悉皆丹雘輝煌
金碧璀璨而廟後復建巍哉之閣顏之以尊經則又
侯之特創也是役也侯實苦心焦思區畫經年而後
底績工成屬予爲之記予考古之設教者有專學而
無專廟有專士而無專官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
殷之瞽宗周之類宮凡其立於鄉國建於州黨者莫
不有一定之制及其春秋釋奠與夫皮弁祭菜則皆
卽其學校之堂楹設先聖先師之座無所謂廟也其

石莊初集一

記

元

人之隸於學者自八歲以至十有五歲而後士農始
有分業擇其士之秀者升於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期於有成而後已及其設教之官則僅
有大司樂大胥之可考無所謂郡邑學官也無專廟
則尚慕者無瞻仰之地無專官則肄業者無依據之
人宜其黽勉於學者未必能如後世之盛也然士之
生乎其時者忠孝仁義廉耻退讓之教無不衆著於
心而爭相砥礪以成俗而其出爲名公卿者至不可
勝數逮乎漢武始詔郡國立博士弟子唐宗始詔郡

邑皆立孔廟於是有專廟復有專官尚慕者旣得慰
其瞻仰之情而肄業者復得有其依據之勢宜其人
之黽勉於學數倍於往昔然其於忠孝仁義廉耻退
讓之數者漠然不以爲亟而日習於偷敗之風其出
而爲名公卿者雖或代不乏人類皆不能如往昔之
稱美古今學校之相懸若此者何哉蓋古之人求聖
賢之精神於語言踐履之實而今之人玩聖賢之迹
象於俎豆几筵之間古之州長黨正皆有化民覺世
之責是故雖無專官而其教不廢今之博士師長不

石莊初集一

記

年

過課文釋奠之事是故雖有專官而其教已亡然則
後之學校其不能及於古昔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夫瞻仰有地依據有人上之所以教之者亦旣至矣
而絃誦或輟講習或弛以不能追於古昔之盛斯則
博士弟子之過也亦勉之而已則龍侯之重修茲學
者其屬望豈不盛哉當學宮告成之日是秋吾邑之
士舉江右賢書者七人皆侯鼓舞陶鑄之功由是而
賢才蔚起人文丕變侯所以造於新邑者當與歲月
而俱無窮予故因諸孝廉之請而樂爲之記且以見

夫當軍國費用不貲之時而不煩民間不煩官帑
卒能捐俸斥羨典起學校如龍侯者世固無艱難之
事也侯名文光廣西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佐侯而
有功於學校者則牧諭蘇君名應璧江西吉安人萬
曆壬子舉人

徐氏合刻序

周秦兩漢之文奇而奧者管子逸周書穆天子傳也
奧而僻者鵲冠太玄也奧而僻而偽者乾坤鑿度鬼
谷也奇而奧而雜冗者春秋繁露論衡也後之文人
其所取衷於文者莫不以周秦兩漢爲至至其所以
重乎周秦兩漢者固不以是數者而重也其間惟管
子之文深於天人詳於經術而逸周書穆天子傳有
尚書之遺風後之文人共尊之其他奧而僻與其奧
而僻而偽與其奇而奧而雜冗者後之文人稍有識

者莫不厭鄙而吐棄之其所爲重乎周秦兩漢者以
其有左丘明之簡勁焉有屈原之奇肆焉有司馬遷
之錯綜變化班固之醇正典雅焉而周則又有若莊
周列禦寇荀卿韓非之徒秦漢則又有若李斯呂不
常晁賈淮南之徒是數人者後之文人擇其一端畢
力以從事皆足以有名於世而不朽然則周秦兩漢
之見重於世者徒以是數人之功而非鵲冠太玄鑿
度諸書之力也今之爲文者以爲是數人之文吾習
之人亦習之吾將以人之所共習者而取法焉則吾

無以見異於衆鵬冠太玄鑿度諸書吾習之人未必
習之吾竊其說以附于制莠之內則人將蹶然而駭
而吾始有以大異於人於是不言道德仁義而言陰
陽鬼神不言名物法象而言金木水火不言禮樂刑
政而言晝夜之好醜金粟之死生凡其所爲著蔡奉
之什策藏之者固皆向之文人所鄙薄而吐棄之者
也而猶嘵嘵然號於人曰吾爲周秦兩漢之文者也
嗚呼世惟無爲周秦兩漢者耳苟其爲周秦兩漢也
正僞統而嚴假借則必自今之爲文者始矣今之有
石莊初集一序

劉懷峯先生七十壽序

豫章之區饒名山水或曰山高而水深隱者之所窟
宅或曰其山阻峭而幽鬱其水清瑩而秀澈蓋神仙
之所鍾也夫仙之與隱殊矣然古所稱隱逸如許由
巢父介子推陸通之流往往皆以神仙目之其道疑
若有相同者竊嘗思之世豈真有所謂仙哉蓬萊瀛
州方丈之說與夫黃金丹砂之術司馬遷斥之爲怪
迂而歐陽子亦曰自古有道無仙斯則仙之誕妄也
審矣顧以隱逸而目之爲仙其說不爲無見予以爲
仙者適性之名耳凡自適其性而不役於塵俗執掌
者皆可以仙名之而適性之樂惟隱逸者得之爲深
夫其仰而登於高而挹攬之無盡也俯而瞰於深而
邈澗邈遊之靡窮也烟雲之與浮沉麋鹿之與出入
較之軒冕組佩逐逐塵俗執掌者其爲樂也蓋不可
同日而語矣則其以許由巢父介子推陸通之流而
目之爲仙宜也然是數人者其於隱逸之事皆生而
好之彼其視軒冕組佩惟恐不脫去爲快一能自適
其性爲獨深至於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

不得已而後托之隱逸者其於軒冕組佩固未嘗一日而忘也雖其托之隱逸而無聊不平殆甚是故憂感憤懣怨恨思慕之心戰於中而是非毀譽炎涼升墜之態怵於外彼其仰而登於高也峯巒若爲之增其嶮嶮俯而瞰於深也波濤若爲之助其勃怒衝瀾烟雲有愴怛之色麋鹿盡蕭索之羣是其所謂山水者皆其焚和滑真之具也又何適性之云乎然則隱逸者雖可名之以仙隱逸而無聊不平者其去神仙之道遠矣惟其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而不

不莊初集一

序

三

又能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感以自適其性者斯真隱而仙者也懷峯先生殆其人乎先生少抱偉志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其才又足以經營而綏乂之遭數不偶蔽置泥水之間不獲一伸其所長以自見其後先生之令子我疆從垂髫之年知名海內咸謂先生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未伸之業行且托之我疆直旦暮遇之矣而我疆讀書三十年文益日工譽益且甚而尚以明經淹滯太學間雖其文之必售如珠光玉氣終不可掩然已不免於遲留之嗟矣

是先生既不得見用於身而其子雖有待而用而又不免於遲留之嗟先生之遇何如也而先生固未嘗有無聊不平之感以戰於中而交於外居恒履信思順敦篤孝友循循然有古人之風而且不欲以其履信思順敦篤孝友者矜於衆而夸於鄉日惟徜徉山水之區玩烟雲而狎麋鹿若不知軒冕組佩之爲何物者所謂隱而仙者先生真其人乎先生今七十矣由是而耄耋焉期願焉先生之樂固當日深卽由是而我疆且舉於成均焉舉於南宮焉大烹爲奉

不莊初集一

序

三

封爲寵然先生終不以彼之樂而移此之樂也所謂隱而仙者先生真其人乎吾聞先生善浮屠之學達天人明心性則又非神仙隱逸之所敢望矣

綠雪樓制義序

予友熊伯其嘗與予論詩其言曰今之爲詩者叶之五音羽商居多而宮聲最少夫特鏞之在簠也而弘舒之奏不作則無爲貴鍾磬矣舞籥之在列也而優游之調不聞則無爲貴簫管矣建鼓之在楹也而淵沉之響不發則無爲貴鞀鞀矣漢之郊祀鏡歌晉魏之古初盛之近體蓋其弘舒優游而加之以淵沉者也長吉則噍殺而近掉偏於商義山則僛靡而多姿偏於羽宮聲其亡矣夫嗟乎豈獨詩爲然哉文之有

石莊初集一

序

三七

經也猶之五音之有宮也詩之優游易春秋學庸論語之淵沉尚書三禮與子輿氏之弘舒是其九夏之節也是其八音之元也取以爲制義求以當其體達其意而已而世之爲文者其目則經也其所役屬者則莊周韓非墨翟慎到楊雄之書而其所崇尚者則陰陽名法支離詭僻之說噍殺僛靡之病生於心而見於詞章較之長吉義山不啻過之是豈獨文章之病也與哉夫噍殺者兵戈之象而僛靡者風俗之憂也中於兵戈於是奴酋之猖獗有宦寺之凶逆中

於風俗於是或失而奢淫或失而諂媚宮聲亡而害氣隨之奸亂起焉文章之關於世運如此

今天子仁聖恭儉與天下更始維新之化被於海隅其所下詔令一以崇獎儒効尊尚經術爲先世必

有大人君子出焉沛九夏之奏調八音之元以鳴一代之盛者當是時而伯其之制義刻適成予所期於斯世者行且於伯其見之矣伯其有才如海所爲樂府歌行近體之類既已登兩漢之堂窺晉魏之室抵初盛之興其所長不獨在于制義而制義之文又復

石莊初集一

序

三八

弘舒優游而加之以淵沉絕無有與六經相刺謬者揅文章之權以鳴一代之盛非伯其其誰與歸嗟乎世之工爲文者僛靡之習易除而噍殺之氣難盡伯其不爾夫伯其蓋有所受之也伯其尊公塏石先生以秉持風裁爲宦寺徒黨所忌罷鎮不已繼之削奪削奪不已繼之謫戍慷慨激烈之士聞其事者扼腕唏噓爲之髮指而先生固夷猶自得也丙寅之歲浮沅湘過三閭之墟問二酉之藏弔古悲今宜其有不能自己者而先生之夷猶如故迫其梁五溪閬水

樵髻侏儒之與隣淒風瘴雨蒙犯閱歲而先生之妻
猶自得終無變也其發而爲詩文悉皆溫厚和平之
旨求其所爲唯殺者蓋已汰之無餘而消之務盡嗟
乎憂愁困苦之中如此況其平居之日乎憂愁困苦
有幽風居東之什則出而興發太平必將有周官君
與靈臺清廟之篇斯宮殿之效也夫伯其蓋有所受
之也

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先府君
行畧

嗚呼痛哉府君遽奄忽以逝耶府君之生平誦於學
士大夫傳於販夫走卒何待不孝孤喋喋而泣陳耶
卽不孝孤喋喋而泣陳之亦何以加於學士大夫與
夫販夫走卒所誦說而傳播者耶不孝孤之生府君
年已四十餘是四十餘年之間旣未及得之目擊而
府君又不欲自誇其事業有學士大夫與夫販夫
走卒所及知者而不孝孤或不及知之不孝孤又何

煩喋喋而泣陳耶然述先代以垂後嗣人子之職也
於是拭淚而次之以告夫司文章之柄者府君諱道
亨字孟起別號蠡源其先江州人陳宜都王諱叔明
之後歷唐末十餘世同居號稱義門傳至諱績者紹
興中仕於安仁因徙居之遂爲安仁人傳倫七公傳
至毅庵公諱標以潛德著生先大父錦江公諱瑞錦
江公後徙居新建遂爲新建人錦江公娶於藩府生
子諱民表早夭又娶于袁是生府君府君生而岐嶷
小童子已負倜儻之志讀書一覽可誦尤好返復

閱務盡其曲折蘊涵爲文以典雅博大爲宗無取軋
前示異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屢試高等廩於學宮通
喟然扶策嘆曰學豈徒獵科第已耶遂取古今諸史
及先儒語錄晝健戶夜焚膏讀之益銳志於學問其
學以方正爲行已之大閑以廉潔爲居身之正軌以
忠誠恬靜爲涉世之要道所見既定遂毅然措之於
躬行由是生平大節皆以此數者爲準萬曆壬午舉
於鄉是時府君貧無儲粟有以賄請爲居間者府君
盡麾去之丙戌舉進士房師蕭公良有持其卷曰黃

石莊初集一

行畧

聖

鐘大呂之音當必備丈夫也無何錦江公捐館府君
銜恤毀瘠杖不能支終三年喪守厭冠苞屨不入公
門之制已服閱授刑部湖廣司主事或曰刑曹非久
處公地需之當以美秩相畀也府君遜謝再四曰吾
母老無心於官又何心於美官乎亟告改南遂改南
兵部調南吏部考功郎中府君清名籍甚執政寓書
期改北銓房師蕭公亦以相告府君復遜謝再四已
語同事者曰仕宦如嚼蠟耳就之過甚者至此之肯
人啖蔗愈入愈覺其佳何其溺而聞也無何遂移病

歸歸四載左右於袁太夫人未嘗少離久之起補南
驗封司郎中南銓號爲清署府君日與李公廷機楊
公時喬瞿公汝礪諸君論學不倦所得於躬行者持
之益堅癸卯丁袁太夫人艱哀毀如喪錦江公時已
服闋有勸府君北上就補者府君勿應林卧數載薦
疏交騰是時

神廟慎惜官爵所推補大僚往往 留中不下卽應
僚散職起用之疏亦多 留中又或間用陪推以示
不測部議起府君潘臬章數十上竟不得

石莊初集一

行畧

聖

旨已復改爲陪推微幸一中又不得
旨府君於是時歷部曹二十年幾老矣功名之會誰
其蔑然者而府君不以爲念也府君旣家居久貧益
甚丙午秋尼於火屋宇圖書衣裘器具蕩然灰燼假
子僭別業寄寓歲十一月盡矣風雨浙瀝府君床無
帷劉夫人猶御葛裳不孝孤拾斷梗燒以禦凍府君
怡然自得也有過而贈遺者却弗受久之至戊申起
湖廣武昌道叅政武黃爲江漢劇郡盜剽殺月無虛
旬府君與分巡陳公千王敷陳十二款防禦甚備

願以安庚戌以卓異舉於吏部是歲代署司篆所發
三額金悉以原緘給發斥奇羨凡受金於藏者悉溫
其常數無何而司署災延燬公堂府君倉卒視庫藏
仰天祝曰嗟乎祝融是全楚赤子數十年之脂膏也
俄而風返火滅簡庫藏僅失三百餘金府君悉捐所
入作為抵郡守請以藩司贖鍰足之府君曰吾代藩
收非代支贖鍰也庚戌遷山東按察使悉取前後爰
書窮日夜展閱標摘其可疑者平反之獄無冤囚時
東土連歲饑府君悉括贖鍰實倉廩不足悉以俸益
石莊初集一行畧

聖

之活饑民萬計壬子遷本省右布政代署司篆斥奇
羨如其在楚省者癸丑吏部復以卓異提敘乙卯遷
福建左布政閩受塗毒於稅監高宋洵洵如被夷虜
之寇府君憐憫而安輯之徵放之際斥奇羨如其在
楚與其在東省者丙辰吏部復以卓異提敘府君自
戊申起用歷潘臬又十年矣三舉卓異然未嘗有不
次之擢也在閩黃中丞公承玄舉以自代府君復遜
謝再四已當事竟寢黃公之議久之遷提督操江南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操江所轄新江營舊制額軍

萬五千戰船四百餘遞減至於軍四千猶多疲弱
六十餘艘多敗敗府君以為卒有緩急此羸者朽者
何以當之今即不能驟如原額而軍以六千為半船
以三百為率不可減遂移咨兵工兩部務足所議之
數又以為水兵以船為家陸兵以營為蔽營房不立
陸兵徒有訓練虛名未幾各鳥獸散耳於是復移咨
工部造營房百二十間下令水兵離舟陸兵離營者
各以擅離信地論如法於是水陸操練無虛日屬操
院兵遂號精銳習戰事是時遼餉不給大司農奏屢
石莊初集一行畧

四

上輒以匱乏為憂府君檄郡邑各覈操院所儲庫金
具數報揚鎮二府得水兵存餉三萬七千安慶得萬
師水手巡江贖銀一萬九百具疏上之得稍佐司農
之急在院以方正廉潔為臺中表儀一時翕然歸向
久之至泰昌庚申遷刑部左侍郎未仕俄而改工部
左侍郎總理河道河天下之鉅任也而又墜叢積事
多掣肘其在黃河惟恃堤坊為捍隄又恃埽為捍隄
工多虛冒簽椿束柳往往不能如法其在運河瓜儀
淮洲之間沙泥淤淺歲資帑於山資雨於天惟恃賴

夫洗滌而額夫往往爲沙豪包占稍按問輒以計中
禍於有司府君至一以法絕之驗堤戢夫告親至其
郡邑所疏落築塞無敢欺罔而虛月者兩載黃加安
流無何而妖賊之變起妖賊徐鴻儒者以白蓮教惑
衆其黨號爲掃地王未勝之七頭目者衆各不下數
萬以天啓二年五月發難鄆城連攻破四邑猖獗不
可嚮適當賊之未發也其黨謀先犯濟旣得濟然後
號召逆徒南攻徐淮北寇臨德劫漕糧以飽十萬之
衆中原可橫行以逞也會府君以遼警狎至抽夫兵

石莊初集一

行畧

聖

八百名捍境上又檄中軍募勇敢繕器械賊始陰相
震懾已聞濟有抔血聚謀者府君同濟寧道熊公文
察探得其狀亟發卒執其渠魁斃於下賊益震懾遂
去濟而發難鄆城至鄆城賊之謀出下策矣及賊之
旣發難也是時都司楊君國棟提兵至濟府君亟諭
之曰吾度賊勢必且犯兗破賊未易撲滅矣濟雖
危吾與熊參政併力以守尚可支持吾慮兗食咽不
下汝亟往乘其未定而擊之彼以爲從天而下也楊
君曰兵少而當方張之敵柰何府君曰敵雖方張然

其衆素無紀又無鎧甲火器突之必亂此以少擊衆
之時也楊君遂悉衆卷甲急趨迨抵兗而賊果圍城
數匝矣楊兵出其不意鼓噪衆之賊衆奔殪斬獲數
千賊不能得志於兗始爲退保巢穴之計賊之謀愈
益出下策矣然府君之功其大者尤在護運運道所
經延袤千餘里無城郭之衛無險阻之防賊以萬衆
掠之頃刻盡耳府君曰吾以虛聲阻其四出而以實
算阨其要害於是檄諸路兵並進每百號千千號萬
或號十萬賊果爲聲勢所奪徘徊疑慮不敢渡河已

石莊初集一

行畧

聖

檄調淮兵千粵兵千餘毛兵千運木川兵真保援兵
各千濟兵千餘分布皋橋南陽夏鎮視要害屯之賊
衆望旗奔靡不敢以一纖相加運艘得啣尾抵倉不
後期不減額五越月而妖賊平是役也府君之功較
城守爲大或告府君曰是宜疏報於
朝府君遜謝再四曰吾河臣也河臣無兵無餉變起
倉卒不得已設奇應之以 宗社之靈將帥之力漕
得無悞何敢言功且報功撫按事也卒不報已部覆
東省功次府君得加脩一級 賜白金文綺已又覆

徐淮功次又賜白金文綺或曰是宜進秩錫府君復遜謝卒不自明其功也府君任操江及河上每省直撫按交際悉命幕升收藏而籍記之異時即以原餽往報在濟例有廩給悉以犒賞直宿兵士所按臨境上肅然無敢侈厨傳者壬戌冬進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都兵卒素驕悍無紀縱之則國法日替懲之則百千羣連誅司馬之門府君蒞任首嚴禁將帥之苛虐誅求者然後申法而訓戒之軍士帖服取先臣戚公繼光教練之法日操習之壁壘號令石莊初集一行畧

溫旨勉留有碩德宏猷之褒已復連疏乞請復下是時逆璫魏忠賢竊弄大柄懷蓄異志左副都御史楊公漣抗疏論其二十四罪天子降旨切責以爲漣疏皆屬牽誣舉朝力爭不能得府君時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矣聞章奏忽奮激扼腕曰嗟乎國家安危誠在此矣吾備位大臣不言誰爲言者於是卽日出署令部院九卿諸大臣具公疏爭之疏畧曰先帝嘗命楊漣等輔石莊初集一行畧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正漣忠於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臣等視近年四郊多壘百未弭一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種種遞現邇來愈見朝政參差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蕪豈無召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損聖德傷和致戾况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陛下若徒念忠賢今昔勤勞遂舉魁柄而授之必

竊弄姑息養奸優柔釀亂將謂以是酬勞何待立見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法何疏凡千言指陳剴切既上逆璫深惡之府君曰此何時尚可在公卿間耶卽又具疏引疾遂得

旨馳驛回籍矣府君歟歷中外四十載決大事斷大

石莊初集一

行畧

五

義皆從容不動聲色得之事無大小虛心咨問務悉其利病不敢徇一己之見以拒衆以是人各得盡所長自爲憲長至正卿十五年不携家官署蕭然冷如僧舍挈一老僕執爨膏滑肺炮悉所不解府君安之至十餘年不易所至執法不少假貸權貴人有以私干者謁則力拒刺至則峻詞以謝竿牘不入於長安請囑不聞於鄉里性好保護善類服官以來爲德甚衆或知之或不盡知府君未嘗示德色也與人推誠置赤絕去城府有警聞者府君輒談笑以釋之或奸

暴人之短者輒以微詞止之去則隱之至於賢奸之別君子小人之分辨之精當錙銖不爽蓋其生平之學問措之於躬行者如此府君性至孝錦江公有小疾輒爲傍徨廢食竟日生平尤篤故舊歸田以來訪素交淪落者躬造之循循請問家貧不能數張具食交至輒持數錢市餅菓與暢論陰晴農圃事其知學問者與談說古今壘壘不倦卒有接遇無論下走賤隸皆忘勢慰勞之視其肩宇不知爲尙書也

新天子御極方議起府君田間而府君竟卧疾不祿

石莊初集一

行畧

五十

矣嗚呼痛哉府君之得不孝孤也晚憐愛倍至幼課讀皆手丹其章句授童子師稍長益期望之記在東省署府君既未携家止不孝孤一人隨侍每夕府君治吏牘設長几展閱輒命不孝孤侍坐几側課菽或命之讀史俾知古今漏下二鼓煖酒酌數卮然後就寢率以爲常今不孝孤年踰三十矣四罷鄉闈頭顱如故無一可稱述也追憶府君之所叮嚀而告戒者痛矣慘矣不能竟言之矣府君之歿也語不孝孤曰吾已一絲不掛胸次浩浩汝無怛化爲耶既歿其遺

篋止存數金不孝孤貸於親友而後能備殯當府君之生芝產倫七公之寢鄉舉歲安仁之祖隴號爲合掌山者溪水化爲赤色歿之先二夕大雷電風雨暴至府君強起具衣冠命不孝孤掖至中堂設香几禮天地祖先謝歸全而後返榻是夕遂不能言矣生平於文章好陸宣公奏議王文成集常持以自隨又好稱說薛文清海忠介快事爲部郎時南都有江右三清之號一爲鄧文潔公以讚一爲袁簡肅公貞吉其一府君也府君生於嘉靖壬子年十月十九日歿於石莊初集一行畧

五

崇禎戊辰六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七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陞授資政大夫先曾祖毅庵公先太父錦江公並贈南京兵部尚書先曾祖妣余氏祖妣朱氏袁氏並贈太夫人嫡母劉氏累封夫人兩遇覃恩族子者再又娶吾母周氏庶母趙氏男二長郎不孝弘緒周出以廩生補廕入監娶熊氏郴州府同知公鍾弘女次弘綸趙出以附生補廕入監娶劉氏禮部右侍郎公曰寧女女三長適雷州知府符公蔡子文嫡嫡母劉出次適南太僕卿涂公喬遷子元豫

先母周孺人行述

先母之歿也自癸亥至戊辰六載矣歿六載而不肖緒猶未及銓次其事嗚呼莫於迺者既已有章矣吊於遠者亦已有挽歌有哀辭矣而不肖緒尚無一言以彰吾母不肖緒之罪莫追矣遂瀝血銓次於左以乞言於仁人君子母以周爲氏外王父慕谷公諱勳卿外王母羅氏慕谷公賈於四方輒耗其貲慕谷公固未嘗有鮮衣腴食之奉未嘗有狎邪之遊未嘗有六博蹴鞠之好而輒耗其貲或相與聚而察之慕谷

石莊初集一

行述

五

公之所以耗其貲者爲德於戚里也施惠於貧也困恤於鰥寡孤獨也聚而察之者曰慕谷公之所以耗其貲者必有報也不於其身必於其子也不盡於其子已也已而先母遂生焉在室事慕谷公甚孝晝則綉夕紡績以佐慕谷公慕谷公曰此手經指挂者幾何也母曰此手經指挂者無幾何也然不忍安坐而蠶食也年十七歸先大夫以嫡母劉夫人之政是時先大夫舉於鄉矣先王父也王母春秋並高先大夫語母曰吾雖貧然二人甘上不可缺也母聽之

汝必親無代庖於下母唯唯果無代庖於下又曰吾母善病汝侍湯藥宜謹藥必祝嘗無聽火候於婢子母唯唯果無聽火候於婢子如是者事先王父四載事先王母二十載四載姑無恙二十載之開日本嘗不以美饌奉也歲未嘗不值生王母之病病未嘗不跪伏前終夜以視也先王母曰勞哉婦也母不敢自言其勞先大夫曰勞哉婦也母曰愧未能副所命也其後先大夫語不肖緒曰然哉汝母也不肖緒曰勞哉母也母曰勞乎吾猶以為歉也嗟乎勞或能之

石莊初集一

行述

五

不敢居勞於先王母與先大夫之前尚或能之至不自言其勞於子則是真以為歉也嗟乎母女流耳而真以為歉也雖有道者難之矣母事先大夫與家嫡母劉夫人蓋四十年先大夫清苦居然寒士月持二金昇母為中饋費已食指繁稍增之母勤儉拮据能令母乏人亦無病其織綺者其自奉衣無紵縠被雜錫而已首無珠璣赤金翡翠於骨角之外間飾以白金而已事家嫡母劉夫人循循婉婉未嘗稍有疾言色癸亥夏嫡母病幾危母叩額呼天請代質棒耳

為僧禪參苾芻木之劑無不手煎以進也其事先夫與家嫡母者如此母生平猶識大體語不肖緒曰自吾為汝家婦未嘗見汝父妄受一錢雖其以禮而來汝父猶力為謝却若將挽我廉潔者人之大閑也汝其念之又曰汝父位尚書秩崇高矣然意念嘗有以自下儆者凶德也長汝子孫其無忘汝父之戒又曰與其過於刻也寧過于厚微如臧獲皆當念之況其上者其訓於不肖緒如此母性尤敏慧初不識字隨先大夫一載遂能多識字未幾遂能書凌雜米鹽

石莊初集一

行述

五

皆手記錄其數好觀覽勸戒圖說暇則與吾妹及吾婦娓娓道其事有里嫗至亦娓娓言之里嫗皆感動歡笑稱善以去生平奉觀音大士惟謹忽一日語不肖緒曰觀以目音豈可觀耶不肖緒曰聖人觀不以目聽不以耳所謂六根互用也為陳六根名與互用義又曰大士何至有千目千臂耶不肖緒曰經所稱有八萬四千燦迦羅首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有八萬四千清淨寶目何止千目千臂耶母曰汝識之忘身之至目可以聽臂可八萬四千首可以千也其敏

慧類如此母之生以隆慶丁卯十月其歿以天啟癸亥十二月享年五十有七先是不肖緒於是月八日舉一子母歆甚聽其啼聲輒微笑不止告家人輩曰天之於吾厚矣始吾艱於嗣育或不及旬月而半產產或旬日或數月或及朞而亡若是者七產矣今吾幸已有子子復有孫孫復有二又有孫女二孫復七歲矣吾暇時視其紛美筆硯爭棗栗而呱呱羣泣輒爲之開笑口也已命橐中取錢千爲乳母資且語不肖緒吾所以資汝子乳母者盡此矣不肖緒頗怪其不肖緒集一行述

語以爲近於不祥痛哉豈意數日後遂真成語識耶數日後母以前向北牖絮蘆服遂襲風寒竟以是不起也痛哉人子之於親也雖其壽登期願不免終天之恨母年止五十餘不稱爲壽矣而又勞苦備極乃不能少緩須臾之祿不肖緒安能不腸裂而心摧母歿之一月而十二月所舉之孫遂亡又一月而次孫女復亡又一月而七歲孫又亡未及半歲而一室之內老者不聞其謦咳稚者不聞其啼泣不肖緒又安能不腸裂而心摧其歿後一載而先大夫歸里又四

原缺

石莊初集目錄一

與張謫宿書

集虛館詩序

吳城募建觀音閣疏

方外司馬雜劇序

田上則詩序

與孫孟樸書

南贛巡撫陸公壽序

屯田議

石莊初集二目錄

鹽法議

與周介生書

車雲而落花詩序

與吳衆香書

李平叔文序

絕命帖跋

報黃袁吳三君書

陳興公文序

荅梅惠連書

熊仲平制統序

瑞芝亭社文序

祭張母蘇太君文

石莊初集二

目錄

二

石莊初集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玫

答張謫宿書

石莊初集二

書

一

去夏得兄翰示及所寄佳稿併何心隱集李卓吾說書二種卽欲馳短札奉答會弟有南閩之役匆匆道途遂失茲報別後弟以罷斥西歸窮居抑鬱四方知己槩未通候與兄音問阻隔遂至兩載兄無乃以疎濶兄督耶抑亦諒其誠而寬其罪耶讀兄佳文深心厚力卓然無所依傍小序草率應命圖水火者未易肖似繪風雲者難爲形摹恨不足以盡兄文之妙也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我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塋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卽其詭托箕巫陰去分宜之相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梓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議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

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携劍緱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馴僮僕夫厮養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傍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塋者其一迺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其鄉之人頗有識光

石莊初集二

書

集虛館詩序

漢魏而後言詩者必稱晉二陸然予讀陸機文賦而嘆機之未嘗知詩也其言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以瀏亮言賦淺矣而至於以綺靡言詩則其失也更甚詩主於情而已三百篇之作凡其出之里巷歌謠男女謳吟者一切因情爲聲彼固不知有所謂綺靡也卽其雅頌之什登於郊廟朝廷詠於學士大夫者其體類皆典重深奧豈以綺靡之爲尚乎言詩而至於以綺靡爲尚莫如六朝爲甚六朝之詩陵夷至於元嘉永明之間可謂綺靡之極矣試讀其清商諸曲彼其流連光景繪寫藻麗其視三百篇之典重深奧不啻如黃桴土鼓之於繁絃急管也然詩之弊亦莫甚於元嘉永明之間其爲害不但中於語言詞句而已人心由之以淫佚風會由之以奢蕩國運促而王澤竭皆於其詩見之蓋綺靡之流弊一至於此由今觀之六朝之詩之弊機爲之也機以緣情綺靡一言啓其端而六朝諸人卽以綺靡爲其情以綺靡爲其情而詩人之情亡矣豈獨三百篇之典重

石莊初集二

序

三

深奧者不可復見雖其漢魏以來質朴高古之作亦漸減無餘何者其情亡也嗚呼機以一言而使六朝諸人併亡其情豈不亦可嘆也哉夫詩主於情而已主於情而又能典重深奧斯真足以傳矣更何綺靡之足言乎予友公留宗侯其爲詩亦既勤而又矣然未嘗以綺靡自累每有所作大抵於典重深奧者爲近卽其求近於典重深奧亦未嘗徒擬議於語言而肖似於字句也又能悉本于情以爲之主公留豈其學於三百篇者深耶何其能絕六朝之弊而傑出也

石莊初集二

序

四

公留生藩王之家戴璫弁綰朱組繁妖足以感其耳華艷足以感其目公留皆一一屏去之而獨沉醉於詩其所爲詩又能屏去綺靡之累而一一取法於風雅焉公留真可敬也嘗考漢武帝時河間獻王獻雅樂於朝班固侈爲同姓之盛事以公留之才使其作爲聲歌登於郊廟朝廷被之管絃以鼓吹休明賞有繼河間之所獻者豈獨笑陸機而卑六朝也哉

吳城募建觀音閣疏

距省百八十里爲吳城鎮鎮之山麓有亭焉爲望湖亭鄱湖之水滙於其下漕艘官舫買舶商艇往來無虛日亭有張令公廟焉鎮之士民與四方往來之侶屠豕刲羊以禱祠者踵相接也廟祝皆髡髮之流其徒定週以爲有鬼神之宇而無浮屠之宮於其教爲大悖遂建庵於廟之後而祀佛像於其中焉而又以爲觀音大士尤浮屠之所最尊奉者有佛像而無大士之宮於其教亦爲缺典復謀建大士閣於廟之側

石莊初集二

疏

五

而屬予爲之募疏予考令公廟者張睢陽血食之所也睢陽在宋亦嘗封公封景佑真君矣然無所謂令公之號令公之號出於村野之謬稱祀典所不載也睢陽生於鄧州之南陽而死節於河南之歸德祠睢陽者當在大河之南江淮之北其於吾豫章固非降生之地而亦非死節之鄉且考其宦遊與其旅寓皆於吾豫章無與焉吾豫章無故而廟祀之也何與正直之神不享非禮之祭吾豫章無故而廟祀之而神亦無故饗享之以著靈於茲土又何與我知之矣

湖之浸西南之大澤焉昔人所謂控蠻荆而引隄越
天下用武之處也其破浪而至冒險而來者豈盡皆
忠臣義士偉人傑夫無亦有盜賊之徒與夫潛奸隱
慝之輩陰以窺伺於其間於是建睢陽之廟於茲土
而假其忠烈之魂以捫其叵測之念然則其廟貌之
立也無故而祀之而不爲無意無故而享之而不爲
無功至於浮屠之宮與夫大士之閣通都大邑所在
而有之卽偶缺於茲土亦未爲祀典之廢而其徒旣
以爲其教不可以不存則又當別擇基之亢爽山之

石莊初集二

疏

六

寬衍者構立浮屠之居奉如來與大士之像朝夕講
嘆禮拜焉而以廟祝屬之村民羽流亦何不可乃旣
建庵於廟垣之內而復建大士之閣以與睢陽並列
其合之不倫而祭之非禮豈非尤屬無故者與徒知
其教之不可以不存而不知乎鬼神之不可雜居而
混處也亦已過矣雖然天下承平四方無事鄱湖之
浸昔時誇爲用武之處者今皆化而爲漁歌出沒遊
俠臨觀之區凡漕艘官舫賈舶商艇破浪而至冒險
而來皆得落帆停棹相與徙倚謳吟羣爲樂事無復

窺伺者出於其時以生川澤之擾此雖忠烈
默爲匡作夫亦釋氏之教扶昌明之運而贊
帝王之化有不可誣者且也觀音大士以三十二應
遍入國土成就有情安知其不能復現忠臣烈士之
相以與睢陽雜居而混處也僧之謀亦未爲無見事
有無故而興而理有可從者君子亦樂從之於是書
以告夫好義而喜施者

石莊初集二

疏

七

山上則詩序

弘治正德間李獻吉崛起關中而我明之詩始盛獻吉之論詩者詳矣或以質朴宛洽或以柔澹沉着或以含蓄典厚而要其獨得之詣則蔽於自序中詩求其真之一語嗟乎詩至於真而詩豈復有餘蘊也哉凡人之動息勞佚窮愉泰羨慕哀感其變不可勝窮也寫之而惟恐其不肖繪之而惟恐其不合而又何暇襲浮響而飾虛詞也乎哉彼其襲之飾之也屑屑焉求所爲質朴宛洽與其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而石莊初集二

序

不得真者何在則亦土偶而被之以青黃楸枿而綴之以綺采也果可謂之詩與是故詩至於真此古人所不能盡而今人所不能亡雖與天地以終始可也然獻吉之言詩是已至於以詩之真者獨歸之風則其說猶不能無弊詩之有風有雅有頌也其音響節族誠不能不異矣然而其真者則固未嘗異也上而陳之於郊廟朝廷猶其下而抒之於匹夫匹婦也今試取雅頌諸詩讀之其美形容告神明者固非後世誣誣之所可及而其敬諫功德中回福祿出於聖人

之徒之所作者亦豈有後世誕妄之說於其間耶小雅自六月以下大雅自民勞以降其詩已非復盛世之什矣然惟其不忍詭托於盛世也故其真者自足以存則聖人亦不妨採而錄之於二雅之後不然以幽厲而侈靡鳴采薇之詞以平桓而假天保卷阿之句則又何所肖而何所合也雖其襲之甚工飾之甚似吾知其不足以當仲尼之採錄也明矣言詩而至其真安在乎獨歸之於風也乎予友田上則產於閩中實獻吉先生之鄉其於詩蓋生而能之猶之齊魯石莊初集二

序

十

於文學其天性也迺上則之詩在閩中尤爲獨絕於其質朴宛洽柔澹沉着蓋已種種無不具備矣而要其至則尤以真爲主上則有曾參之孝屈平之忠憤然諸重意氣此其協之聲律被之咏嘆者皆其中之不容自掩者也今年春上則隨其尊公臨江署中於吾江右得詩若干首併途次之作在焉題曰湖南草而屬予爲之序昔獻吉以詩名關中迺其篇什所紀散於江右者獨盛見於近體十可四五他如樂府之豫章篇雨雪曲歌行之土其行豆莖行諸詩文人學

予所最爲膾炙者則皆吾江右之所得也豈亦遊觀之所助與上則繼獻吉而有茲稿匪獨關中之勝事抑又吾江右之一奇也

與孫孟樸書

孟樸仁兄足下歲月遒逝不晤仁兄遂已草木一易矣側聞道體清和著作隆盛良用忻慰所論大社之舉甚快弟嘗謂古者有太師陳詩觀風之典大司徒一道德以同風俗皆於此取裁其所陳之詩則其黨庠序之所作也雖其作之未善如鄭衛之什亦皆出於黨庠序之人東周而後詩不復陳於太師矣聖人於是採而刪之其採而刪之也以爲道德風俗於乎繁固不可以不存也今詩教之廢久矣唐以詩取士而亦未嘗有陳詩之事至於國朝取士專用帖括黨庠序之所作帖括而已然苟取其帖括之善者陳之大宗伯或陳之大史而義正焉因以一道德同風俗則帖括亦猶之乎詩也通令甲所載督學使者歲取考課上之大宗伯亦古者陳詩之遺意然其所陳皆試牘也但取其舍卒投合之辭而不取其平居獨得之執於是黨庠序之間風乎大雅之篇其淪沒棄擲者蓋不可勝數也苟有作者出焉聯之以大社合海內之帖括採而刪之

而又示以仁義禮樂性命經術之準茲其功之宏偉
固不在仲尼剛詩之下矣永示九月吳門之會實今
日陽穀葵丘之舉所以輔佐

聖教助流德化者皆於仁兄是賴弟爲俗冗所羈不
得捧珠槃奉玉敦以周旋於左右翹首斗牛之墟殊
不禁其神往也社刻何時可成敝省文當與小星令
微寄上拙刻未完先以數首呈政緬懷昨秋把臂之
樂耿耿在日而弟於疾病之中過承照拂尤感念不
忘促膝之期尚未可定倘有便羽惠我好音

石莊初集二

書

上三

江西巡撫解公壽序

代

禹貢所紀東南之州惟荆與揚揚介江淮之交瑤琨
篠簜羽毛齒革之所自出鑄山煮海織貝之所叢聚
公卿將相忠孝義烈之所挺生而我石帆解公實崛
起其間以應昌明之運公居諫垣以忤璫削籍
聖明御極首拔公出開晉長戶垣已繇奉常陟同卿
歲在玄默適江右巡撫需人

天子擇可輯寧重地者公遂拜秉鉞之命羣十三

郡聞公姓名則欽然而抃舞曰吾江右黔赤庶其有

石莊初集二

序

十四

瘳乎公旌旄至止距其降獄之辰僅旬餘監司諸大
夫將酌兕觥獻岡陵之祝而以頌詞屬不佞不佞進
問於諸大夫曰公於江右未嘗有所市恩於風昔也
十三郡何以抃舞哉諸大夫曰公之致此有繇然矣
宋蘇軾有言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
當 熹宗朝羣閹煽亂衆正毒痛一時輔相有血肉
而無氣骨大僚有面貌而無肝膽臺諫有耳目而無
聰明甚至州莽市井有唇舌而無議論公獨痛哭於
廷諫之將動力折於凶燄之已狂卒中含沙幾羅罔

謝公於斯際厥惟艱哉其大節彰著如是抑又何事
不可辨也朴舞者其信公以此不佞曰諸大夫之言
是也雖然如軾之論亦猶未盡也夫辦天下之大事
者有天下之大節而又必有天下之大識在昔若江
應元之策氏戎張文獻之料奸逆彼其智智誠有過
絕於人者余曩備員史局讀公封事凡所建白皆關
天下至慮不具論論其最鉅者其一言當代極重者
惟史史之傳信者須人苟其叅稽未定袞鉞無主勢
必至於野書偏記紛紜爲祟而總總以國本一案持
石莊初集二 序 十五

挺一節若明若晦爲憂其一言東事之壞專恃撫夷
此中國大利大害也用撫靡虜策之上也用撫媚虜
策之下也用以修吾防十年之福也用以弛吾備數
百年之害也繼繼乎詳言之其辭危其旨遠予閱奏
讀至此未嘗不掩卷三嘆息云其後崔魏諸奸潛移
大柄先謀紊亂國是於是假借宮掖倒黜乾坤幾使
三案不見天日又其後狡奴窺我內地我素卵翼如
三十六家者皆轉爲之鄉導奴遂闖入大安馬蘭蹊
踐逾數月遁去公前此兩疏洞如觀火無索黍毫釐

最著者於林鳳則江寧金公澤於何積玉則縉雲周
公文化於池仲容則餘姚王公守仁於張璉則歸安
陸公穩於賴清規則義烏吳公百朋於葉楷則婺源
江公一麟以公今日較之安在不足後先掩映乎諸
大夫於凱還之日謀所以壽公則請以魯頌闕宮之
篇進闕宮之美僖公也祝之曰俾爾昌而熾俾爾耆
而艾而必先之以戎狄是庸荆舒是懲夫戎狄荆舒
與呂熾耆艾之祝若不相涉詩人何以後言若此無
亦戎狄荆楚服而後龜蒙鳧釋安龜蒙鳧釋安而後
石莊初集二 序 十六
士樂於庠序農樂於畝畝婦子樂於家室則是朱英
綠縢二矛重弓者固僖公所以錫魯人之昌熾耆艾
者也信既以此錫之魯之人因遂歌咏其事轉以爲
僖公祝斯闕宮之所由作耳茲之嘯聚剽掠者其視
戎狄荆楚殆或過之賴公之石畫勝算環四省父老
子弟綏荷莫安焉魯侯之功詎能遠駕於公之上則
夫如崗如陵之頌播於江楚閩粵者自茲以往豈有
窮哉予職在載筆既特書以紀其盛而遂以有於酌
者是爲序

屯田議

國家養兵之額曰民糧曰京運曰屯田民糧有推轂之勞京運有轉輸之費有其利而無其害法莫善於屯田矣舊制衛所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城守雖間有四六二八一九中半之或異而大畧以三七為率每軍受田一分分為五十畝雖間有百畝七十畝三十畝二十畝之或異而大畧以五十畝為率每分納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其後減餘糧為六石歲止數餘糧之數而正糧十二石槩免上倉雖間有本色折

石莊初集二

議

十七

色與夫八石四石三石之或異而大畧以六石為率此屯田之通例也自有屯田以來其於墾新屯清舊屯之議亦既諄諄乎其言之矣今以京省原額計之得田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以京省見額計之得田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其在南北直隸浙江湖廣福建山西河南廣東萬全陝西雲南遼東則額有加於昔其在京衛江西四川貴州則額有減於昔然總見額而計之實減二十六萬五千有奇夫以數萬里之疆域三百年之蓄聚不能使頃畝之

石莊初集二

議

大

加而反減至二十六萬五千有奇然則歲所為墾者果皆盡墾而歲所謂清者果可謂之清與夫極重之弊才智不能挽之於積漸之餘而未盡之利豪傑不欲委之於無用之地屯田之弊極重之弊也而屯田之利前人所未盡之利也愚以為清舊屯之煩瑣不若墾新屯之便益請得而畢其說可乎為清屯之說者有數端拋荒之宜復也隱占之宜問也餘糧之宜增也正糧之宜蠲也似也然拋荒有可復有不可復或畝多伍少或人衆牛稀此其可復者也前為膏腴後為磽确此其不可復者也隱占有當問有不當問將帥之侵漁而以額糧累士卒豪強之占奪而以通賦累孱懦此其當問者也甲無耕耨之力而轉佃於乙軍受厚重之值而歸業於民此其不必問者也餘糧可增矣然徵課太重適以啓逃亡之漸正糧應蠲矣然出納徒勞反以滋多事之擾是故為清屯之說者誠有見於極重之弊而欲起而清之清之而不得其術而更以煩瑣為害則不如其已夫畝有拋荒而易地可補產有隱占而子粒未缺未嘗有所大損於

國也清之之法去其太甚焉而已而至於墾新屯之便益較之清舊屯之煩瑣則大有異爲墾屯之說者亦有數端牛種之難具也農器之難備也召募之難行也似也然不必盡資牛種於官不必盡仰農器於國不必盡需召募於民也今誠下一令曰某衛某所沃壤若干能開墾若干者準上納例籍之庠序其又有加則升之太學其又有加則徑授之職銜各定以項畝之數願以武爵顯者亦如之如是則屯必墾矣古之人有言之者元虞集是也集請於京師瀕海之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阡畝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當時未能行集之策其後海運不至而國用不足始悔不能用其言則已晚矣是故懸賞以示激勵之令可行也又下一令曰某大將歲限墾田若干某偏裨歲限若干某萬夫千夫長歲限若干其過於額者以武功論不及者比照子粒不完之例住俸參降有差如此則屯必墾矣古之人有行之者宋何承矩是也承矩爲河北屯田使歲令武臣發諸

州兵萬八千人墾田於雄莫霸等州輿墾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歲得粟稻之積兼有莞蒲蜃蛤之利是故立限以責將帥之令可行也又下一令曰某賊吏應追償若干准以墾田相抵某罪人應輸罰若干亦以墾田自贖其非重辟者皆如之以比於城旦鬼薪白粲之條如此則屯必墾矣古之人有行之者唐韓重華是也重華爲振武營田使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吏得釋罪死齒平人爭相感勸盡力奉行資其歲入軍不復饑是故抵罰以廣積貯之令可行也是三令者皆古人所已試之事而今日可立見之効也其或荷戈之士編戶之氓力能相度原隰開闢汗萊者聽以所墾田定爲世業永不起科如是則數年之內率土之濱野無棄壤國有餘藏雖使井田復興內政復作亦無以過此且夫三令之懸惟其歲限於將帥者不免假之以牛種農器資之以召募耳其餘皆可以不必資牛種於官不必仰農器於國不必需召募於民也夫興未盡之利與轉極重之弊孰爲煩苛孰爲便益周

有不待衡量而自明者與其刻議清而祇增煩瑣曷
若詳議壅而坐享便益是在才智者權之而已重華
承矩度集之流世固不乏求所以省推輓而助轉輸
者必有訂謨石畫在矣

鹽法議

鹽筴之興自齊管仲始也鹽鐵之設官自漢元狩中
始也召商輸粟中鹽以實邊自宋雍熙中始也蓋其
法行之二千餘年矣而其歲入之數與其經制之方
其在我朝有可得而悉數者兩淮也兩浙也福建
山東長蘆河東也廣東海北四川雲南與夫黑鹽井
白鹽井安寧井五井也凡產鹽之地各有征權之官
凡征權之官各有歲辦之引以每歲所輸銀計之其
入於太倉者兩淮六十八萬有奇長蘆十八萬山東
八萬兩浙十五萬福建二萬廣東二萬雲南三萬八
千有奇除河東十二萬及川陝鹽課雖不解銀太倉
併其人數實得鹽課百萬有奇兼之各邊商人所中
鹽糧折色淮浙蘆東共銀六十餘萬兩總鹽課鹽糧
二項通計共得二百餘萬之數每歲所入實居民賦
之半而民賦之徵不辛而有水旱蟲蝗之災上有蠲
下有逋則往往復於鹽課取給焉歲人不可謂不多
矣而其課之人也董之以專職分之以總催行有分
地場有定所奏討占窩有禁夾帶私販有刑其經制

之方又不可謂不備矣然而引目無增國課屢欠者
何哉患在法有未飭而弊有未消耳今鹽課之多者
莫如兩淮而鹽政之壞亦莫如兩淮爲甚論鹽政之
壞者必曰自弘治中戶部尚書葉淇改輸粟爲折銀
始也是未爲深知鹽法者也按兩淮每歲七十萬伍
千一百八十引所謂鹽糧正額也每正引附餘鹽三
百斤則所謂餘課也邊例報中鹽糧惟其肅則一引
折銀四錢五分耳遼東則本折相兼而延寧宣大獨
原薊州山西神池堡等邊則皆徵納米豆本色仍係
石莊初集二議

重

國初輸粟於邊之例洪未嘗大有所變更也惟餘課
之納則全以折色上之運司每引淮南七錢淮北五
錢計一歲輸于太倉實得前六十八萬之數此則倣
洪議而行之者也夫正糧定例于國初而餘鹽則加
增于後日洪之改折非正糧也而餘鹽也洪法行而
使諸邊不廢米豆之入司農歲收倍加之利益於鹽
政有裨而無損者而反以爲鹽政之壞自洪始嗚呼
冤矣然則鹽政之壞者何也則前所謂法有未飭而
弊有所未消也今欲飭法以消弊其道何居嘗反覆

籌之而得六議焉一曰綱法之宜通二曰私鹽之宜
禁三曰浮課之宜革四曰搭配之宜遵五曰影射之
宜杜六曰鹽地之宜復何謂綱法之宜通自萬曆中
行套搭之單而積引壅至三百餘萬邊商內商因且
不支兩淮疏理道臣袁世振始設立行見引疏積引
之法編爲十綱每歲運行一綱而套搭之弊盡除其
綱法之設蓋以兩淮歲例有十二單之鹽應行九十
餘萬之引以邊商所中七十萬五千有奇爲見引令
其納課以充國儲而以二十二萬行減斤之法附銷

石莊初集二議

議

二四

先年所積之引免其納課以蘇商困每歲邊商倉鈔
隨到隨賣內商買引隨支隨掣蓋亦立法之至善者
矣今十綱運行已盡積引雖多亦可漸次銷除而此
二十二萬之鹽亦無終不納課之理局無踵綱法行
之俟其壅積俱盡另召商人上納餘銀每歲認行二
十二萬則引目不加而課額日益法無便於此矣何
謂私鹽之宜禁有夾帶之私鹽有典販之私鹽有越
境之私鹽種種弊端橫溢四出此計臣之所扼腕而
憂可奈何者防夾帶之私鹽在于責成掣摯之官防

其販之私鹽在於嚴立捕擊之格防越境之私鹽在於盤詰從入之路此皆人人能言之者然而言之者詳而私鹽之行愈熾則亦未嘗防之於其源耳防之於其源其法有三一在增餘鹽之課夫兩淮行鹽之地南盡江楚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延袤數千里行鹽不下數百萬以竈場物力課之歲可辦引三百萬今兩淮歲辦止七十萬五千有奇正引與二十二萬附行之積引耳其實商人收買之外尚有餘鹽二百萬也此二百萬之鹽既非有所消折又未登於國度安

歸十皆歸於私販者也今莫若於每歲一綱九十萬引之外凡有餘鹽厚給工本倍收入官量增引目行之或召商開中或另立名色附賣使餘鹽變而爲額鹽則私販轉而爲官課私鹽不必禁而自無矣其一在嚴倉鹽之數兩淮歲辦鹽可得三百萬引其額鹽止九十萬引耳計入以待支宜無有不足者迺歲歲關支輒稱無鹽每千引或給四五百或以不堪物貨抵償商恐連限不得不貴買以足榜派竈戶所入縱橫狼戾而竟不足於關支之數此何說乎蓋場官也

總催也竈戶也吏胥也盡以場鹽之私販無一不于察者儲峙幾何而顧堪此尾閭之洩耶今莫若嚴責分司清覈倉鹽務與所報之數相符如有虛入設法追比限完如是而倉鹽可得無欠倉鹽無欠則每歲淮南八單淮北四單行之決無滯矣夫增餘課以收場鹽嚴倉儲以足正引則官鹽轉盛私鹽又不必禁而自無矣其一在復食鹽之制淮揚二府歲行食鹽六萬六千引分令舖戶均買此舊制也其後私鹽價賤官鹽價昂舖戶屢訴迫併不堪遂改派於江楚

併盧鳳池太等處帶賣又其後以民間盡食私鹽原非法紀復於揚州府派五千引淮安府派三千引然近額雖有八千之引而淮揚二府仍盡食私鹽如故其實未嘗行官鹽一引也夫法行必自近始淮揚爲行鹽首地而法先不立何以責之四方計兩府幅員之廣戶口之衆何止歲食引鹽七萬徒以私鹽之賤遂致官鹽之壅而無法以通之非策也莫若仍照舊派之額淮安行三萬六千引揚州行三萬引而於餘鹽之中減價增斤以賣使舖戶行官鹽之利與私鹽

之利相等如是而官鹽轉盛私鹽又不必禁而自無
矣所謂防之於其源者此也何謂浮課之宜革凡一
切非歲辦七十萬有奇之引皆浮課也每歲行鹽止
有此數浮課一行遂不免因外加之引而割正額之
鹽而正額虧矣正額虧則內商不免於停壓而積引
遂衆矣萬曆中積滯至三百萬引其弊正在於此道
臣袁世振設綱法以疏之而後浮課盡去今歲辦九
十萬引如無浮課以阻之正額何憂不足而近稍有
不然者如崇禎戊辰當插苗狂逞之際宜大總督王
石莊初集二

議

五

奉乾准大同巡撫條議欲開新引七萬赴兩淮運司
開支歲可得二萬餘金夫此新引七萬非增加於九
十萬引之外而割鹽於九十萬引之中者乎此七萬
之引正浮課之漸奈何復踵其弊而行之邇來疆場
多事度支告竭浮課一開後遂至於不可禁止將醴
政日壞而商困日甚不可不預爲之防者夫積引漸
疏則七萬之數即可分於二十二萬之內而不必另
開新引餘鹽衆多則七萬之數又可開中於九十萬
之外而不必分割額鹽皆可融通設策以處之者其

他新引悉當準此裁之斷不可於額鹽之內增加浮
課庶幾綱法垂之於永久而無弊矣何謂搭配之宜
遵兩淮運司所轄泰州淮安通州三分司共計鹽場
三十處舊制內商榜派支買各有定場于此場支正
鹽卽於此支餘鹽上場派定次第以下場配搭場無
不售之鹽商無自便之計乃頃年以來羣三十場關
支之商併聚於富安安福梁榮何梁東臺五場其餘
二十五場之鹽委棄莫收已榜派者不肯赴支未榜
派者營求不派彼二十五場之鹽無所消歸則盡付
石莊初集二

議

二六

之於私販無怪乎私鹽之日夥也夫越場必禁國有
明條乃商人以道里之近舟行之便人情之熟習併
聚於五場之中非制也所宜申飭舊法於榜派之時
照定搭配場分禁其預先營求於榜派之後照定場
分入鹽禁其越場支買此實疏通之要策未可視爲
緩圖矣何謂影射之宜杜凡商人支鹽出場已定口
岸發行故事立之程限責令繳還原引一以防其延
推歲月增糧價一以防其牟利轉賣展轉詭借而
混借以影射爲害尤甚條例所載各省有司官員派

賣鹽引果盡銷繳准以賢能論如繳引或不及額
照不及之數提問叅罰甚至一引不繳者即同縱放
私鹽以罷軟報罷其在商人過期不繳則有提查之
令沉匿在庫通同轉賣則有私鹽之律設法以防影
射者至密也而有司以釐政爲不急之務條例爲虛
文之設往往終歲不繳一引聽其宛轉盜賣益非一
日而然矣嚴考成而稽程限務令已行之引依期繳
還此又今日之不容玩愒者也何謂鹽地之宜復而
淮額課最多行鹽之地最廣自南額巡撫陳金請借

袁臨吉三府改食廣鹽克添軍餉王文成踵行其議
若爲定則每歲三郡所食廣鹽二十萬引每引一錢
二分共計二萬四千兩內以八分濟邊三分充餉其
充餉之數僅僅四千八百兩耳兩淮失三郡膏腴之
地歲損額課至十萬引增四千八百兩暫設之餉而
損十萬引見行之額持籌之失無過於此者今罷兵
已久相應請還借地停止廣鹽當事屢有議及之者
而以人情不便竟成道旁之築他如長寶永辰舊係
淮鹽之地亦未議復所宜與三郡一併歸之兩淮無

須聚訟者也至近年因黔中軍興議行淮鹽於黔
亦屬一時權宜之策然自淮人楚自楚人黔關河
遠跋涉崎嶇奸商祇借黔地之名恣行私鹽黔
既無益楚實受病所宜罷置前議不必再籌者也
上六議其於飭法清弊未必盡詳然其大槩已具於
此若夫勦襲局外之說不察利病之源祇以鹽政之
壞歸究於葉洪之改折餘鹽一切欲以輪粟之法爲
定此實理事之不可行者至如齊國計口授食漢時
官給牢盆亦欲有議行於今日者徒成畫餅何裨儲

署似不必過而問之矣

與友人論文書

緒白 仁兄足下制義之文汨沒於腐儒學究之
手久矣自仁兄大暢宗風天下始知有通經學古之
業至于今日薄海內外視仁兄甲乙去取以爲榮辱
是非片紙單詞奉爲著蔡仁兄所以致此者豈偶然
哉夫名者君子所不得已而後見者也名尊而道益
光故君子樂得其名以隆其道仁兄之名不爲不尊
矣世之才人文士惟仁兄司南所指則弟安敢不一
吐鄙衷於仁兄之前乎古之善爲文者內有以足乎

石莊初集二

書

手一

已不得已而後其言隨之故其文有餘於氣而無萎
靡不振之憂氣有寬賒急促而法生於其間班孟堅
燕明允曾子固之徒法主于寬賒一篇之中往復詳
贍而人不以爲冗左丘明公羊谷梁之徒法主于急
促峻潔自守絕去支詞兩人不以爲滯其他如司馬
子長韓昌黎出入于二者之間而並臻其奧是數君
者雖其所得之法各有差殊而其氣之渟渟藹藹汨
汨然探之而靡窮用之而莫殫則自有文人以至于
今未之或異也舍氣而徒求之於法其短才者既

叔敖衣冠之誦而無才者或不免於刻鵠畫虎之謔
然古人之規矩尺度未嘗不存於其間也今之爲文
者吾惑焉內無所得于已而外欲有所飾以欺於人
雜取經史子傳之語排比櫛次竊割以附於篇章之
內及循首尾而觀之或前後畔越而不自知或顛趾
倒置而冥然罔覺蓋併古人之規矩尺度去之以至
於盡而其於寬賒急促之際求其氣之克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始而應乎其終如昔人所云者豈
可得哉夫今之爲此者乃不學古之咎而非過于學
古之咎也而世之小儒曲學反指爲仁兄及江右之
流弊不亦過與今仁兄之文與江右之文具在深奇
博大足旌古今若仁兄暨受先維斗天如前後諸作
所謂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者而江右如大士于
子及敝社兄弟其所得各有根柢其所著各有機軸
仁兄所云原委次第瞭然可循非虛語也而小儒曲
士不察而繁譏之因李斯而罪及于蘭陵緣宰我而
泝憎乎洙泗吠影無端彈射四及此則弟之所不解
者嗟乎盛衰相激理勢宜然易俗回風是在仁兄大

石莊初集二

書

手一

力挽之而已悅之元夫來並接手教久未能裁報雖
踈懶良深而傾慕之懷未嘗須臾間也名山詩選且
夕想卽告成小序俟覓便寄上衡廬合社辱仁兄大
序足爲兩國之重選本因友人持去稍有遺失茲欲
向仁兄覓補楚中諸稿式簡寄爲感弟古文諸選頗
費苦心但採摭未廣不敢出以問世來歲仲夏請書
秦淮樽酒細論得與仁兄相期於雨花樓葉之下樂
何可言乎

一 車雲而落花詩序

咏物之詩風人比興之遺也芳樹浮萍採蓮種葛桂
華桑條載於樂府者悉有所托以見志雖其寄情於
一草一木一花一卉非其草木花卉之謂也皆其情
之遍觸於物也比興之義微而咏物者遂滯於物矣
滯於物而豈復有咏物之詩乎漢魏以後咏物而工
於比興者莫如杜少陵今試讀其枯枿病橘諸詩何
其深而婉感慨而不怒也若夫陸機之園葵鮑照之
孤桐則咏物而不免滯於物之病矣落花名篇不見
石莊初集二
於古鄭漁仲所列逸詩於草木得二十一曲而亦未
有其目自少陵有舟前落花之作後之詞人競起而
爲之咏然少陵濕久飛遲縈沙惹草之句工則工矣
其視枯枿病橘之感慨深婉孰至孰不至必有能辨
之者近代落花詩獨推唐子畏寅子畏負儁才而以
所弛見廢閑居佗條無聊托之殘英墜蕊以寫其飄
零之怨摧敗之痛其志有足悲者車雲而城居閉戶
取子畏作反復吟和得若干首予讀其詩其意黯以
傷其聲噍以殺倘亦有子畏之志而托以自見耶雲

而以是歲遭室人之變夏露秋陰晨霜夕月撫絃鳴咽頤影徘徊時而見飛紅之掛於簷碎辨之集於砌如與其淚俱隕魂俱蕩也由是假之七字之詩以見其志蓋實有風人比興之遺焉夫落花之咏其借以喻佳麗者多矣雲而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子畏豈得專美於前也哉

與吳衆香書

別衆香仁兄忽忽三載道德意氣如仁兄何可多得弟安能不馳想於夢寐也仁兄考案失意同志俱爲抱憤弟每遇知交輒爲仁兄咨嗟不平但恨處位卑賤虛言無補倘有可効區區自當竭力以報知己矣季夏雷榮子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見惠此書與劉蛻集俱警較精密剗刷不苟誠案頭佳本也唐人之集散亡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

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於散亡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樵劉蛻諸人之書尚存於今日則何可不急爲流布雖其流布之於今日猶恐傳之未久終歸散亡苟聽其隱顯任其完缺則其散亡

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隨得隨刻使微者賴之以
復顯殘者賴之以復全真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
人之集當流布也宋世之集其傳於今者蓋亦可數
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
劉騁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
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
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
陽秦漢以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
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宋之
石莊初集二書

毛

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
關係之作也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馬端臨通考有
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
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是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
特未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嘆乎古文之存於今者
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剞劂之家求之而
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
可嘆也卽伯長一人推之其餘可知故弟以爲宋世
之集亦不易得而況於唐人唐人之集如孫樵劉蕡

諸人之尚存者猶且隱顯於時而況於俟喜吳武陵
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次第授梓當必
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頗覺
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諒

石莊初集二書

書

天

李平叔文序

文以法爲主而無取于徒異以相高徒異以相高世之求爲異者未有盡也凡人之才可以無所不之約之以法則有所止焉而不敢過法不足而挾其無不之之才將以窮無盡之變其勢至于詭譎百出迷謬而不可知嗒乎至于詭譎百出迷謬而不可知則才士無乃亦將病之而法愈以重于天下夫斷木爲棋梲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于文乎古之爲文者六經無論馬班歐蘇諸大家之作俱各有法以傳而非苟

石莊初集二

序

主

爲異以自見苟爲異以自見者漢楊雄唐劉蛻樊宗師數人而已子雲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既不足道而文冢銘絳守園記諸文讀者比之槌梨橘柚小虫水草官庖餼之餘一啖而止未有以爲常飽者也是三人者其所爲文亦自有法未遂至于迷謬不可知而止以好異之過見黜于大家然則文之果無取于徒異也明矣吾江右制莠世共指爲異而奉之然吾觀江右之文類本之經以深其源參之史以審其變博之歐蘇諸大家以蕩其氣開閣疾徐淺深濃

淡無不一依於法吾江右之所爲高天下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而負才之士不造其堂不齊其轍而槩以異目之不已過乎李平叔江右之奇士也平叔于儒籍外典諸子百家山經水志無所不讀兵刑禮樂農圃醫卜無所不究然未嘗有好異欺人之心兩載以來閱其文且以百計取而質之易詩書春秋三禮之旨與夫馬班歐蘇諸大家宛轉頓挫之妙未嘗有黍米之差毫釐之倍平叔之文其深于法蓋如此夫以平叔之才能爲異以自見此天下之所共信以平

石莊初集二

序

罕

叔之才而能不苟爲異歟而就之于法則負才之士所迴顧却步而不敢方駕者也世之先生長者痛文章之弊欲起而救之屢矣然以楊雄劉蛻樊宗師之類學吾江右者曾未少棄試取平叔正之其庶有裨乎

跋絕命帖

辛未冬予有鳩茲之遊與友人朱仲韶方冊於石亭寺大風淡旬舟次閒靜仲韶爲予言勾股張矢風角鳥占之術靡靡忘倦已復旁及書畫出一紙示予則其王父貞吉先生絕命帖也予讀先生之篇什多矣而不知其能書今其書精妙乃爾而且出於易簣之手澤然則先生之所長固不特以其篇什已也帖中畫成語語歸於仁孝予又以知先生真有道之士豈獨其書之精妙也哉陶淵明作自祭文蘇子瞻稱其出妙語於屬纊之際非涉死生之流者可及以先生之仁孝較淵明之曠達其所得又何如甚矣予疇昔之知先生者淺也賢者不可以一端盡大抵如此世之以勾股張矢風角鳥占窺仲韶者又安足以盡仲韶書此以發一慨

報黃暇伯袁仲完吳威侯三君

天之懸象一也北虜名之以忝攸利西域名之以寇答以騰華力今有齊楚秦晉之人於此踐中華之土服中華之服而其名天也則以北虜西域之所名者名之不以爲病狂則以爲怪民不免於衣冠之所笑矣世之爲文者何以異是豫章諸君子之文真古文也世之爲文者舍諸君子不之學而取太玄鵠冠諸書以文其短曰吾以學古也讀其文侏儒鵠舌九譯莫解此何以異於呼蒼蒼而名之爲忝攸利指太空而名之爲虎答爲騰華力也其亦不免於文人才士之所笑矣返而正之非其畜藏千古貫通羣籍者不能舍三兄其誰與歸乎正之如何去夷虜之音而被之以大夏之稱焉則語言當矣去太玄鵠冠之字句而被之以經史之辭理焉則文體端矣以兄臺之才起一代之衰而正賢聖之統或其所優爲者不肖弟翹首望之而已拙稿呈選不知有當於明眼否其斤斤尺度或不至入於侏儒鵠舌之儔然其識淺力薄蔽於一流或失之滯重如西北之偏於喉嚨或失之

輕佻如東南之偏於齒唇土音之累去之未能三兄
其何以教之弟當奉爲莊獄之頂傳矣

陳興公制義序

未嘗無奇士士之以奇自見者往往權衡售與不
售之間而自敗其奇及其奇氣已盡轉而爲和平漫
衍之好以庶幾一遇固以爲必售之矣然而和平漫
衍盡人而是也售不售竟未可知則顛踣困頓以老
者有之而主司厭于同體之能求所爲孤峙絕俗之
材則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者又或出于負奇之士嗟
乎夫其自敗其奇也爲其售也售不售竟未可知則
已失其所恃而又不能有所獲而奇者有千古之
不茲初集二

名復能揀一日之券將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乎自余
社中兄弟好爲高古之言卑鄙勦腐之流旣以爲萬
無一售之理卽世之好奇者見諸兄弟抑鬱窮途屢
遭刖足亦以爲售者什一不售者什九也自辛酉之
役大力美叔子強子美衰然皆得高第吾黨始稍稍
見信而甲子捷於秋闈者復有艾千子陳興公千子
世所指爲奇而不必售者也今且駕多士而登賢書
矣興公則又吉州之最奇者也其所爲文盡其才之
所之與其意之所赴委曲演注淋漓滿楮忽如風霆

流而雨雹集忽如漲海立而山昂撼而又裁以古法
雖復縱橫浩蕩而刀斗步伍肅然其工且妙如此然
使與公搯其所爲文懸之國門進洛誦者而問之遇
合之推未敢爲與公必也則與公不能不疑疑則悔
悔則自貶其奇也必矣今讀與公閣中七菰其才其
意其法與其平日之好尚無異也夫與公之自信何
其審也世之能爲奇者不必能如與公之奇如與公
之奇者能爲自信不如與公之奇者反以自貶甚矣
其惑也皇甫湜之言曰何草本不芝盡莖而落何蟲
石莊初集

序

四十五

荅梅惠連書

拊讀翰示反復淋漓何其文之奇妙而窮折也江漢
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擢上第
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
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鷄犬皆得昇天而安
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凄然足以感人固不獨
其文之奇妙而窮折矣雖然仁兄借神仙之說以論
文章之遇而弟請卽以神仙之事復於仁兄世之所
謂仙者亦論其得仙與不得仙耳至其昇天與否可
勿論也果其得仙也昇于天而躡雲御風可也卽不
昇于天而巖棲谷處亦可也何者彼其爲仙者固自
在也其所以爲仙者何也仙之道在于得丹而丹之
得在於得其所以成丹之法日魂月華玄珠白膏與
夫五金四黃八石之類皆丹也然是數者之類非卽
丹也烹之煉之融之合之而後九轉七返之神物見
焉苟其不能烹之煉之融之合之則雖有是數者之
具而丹亦決不能以成然其不能烹煉融合也而其
爲丹之具則固未嘗不同也世之爲丹者異於是徒

石莊初集二

書

四十六

習聞乎日魂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爲丹也而實不知其爲何物僞揉之而僞造之而亦以號於人曰是其九轉七返之神物也嗚呼其得丹耶其不得丹耶其有不自殺殺人者否耶設使其人別有假詭幻妄之術足以排空虛而凌閭闔昇天則有之矣其以語於成仙也可乎哉夫劉安之鷄犬其所舐啄之藥器此眞丹也非僞也是故不獨劉安仙而鷄犬亦仙其鷄犬卽不昇天而已成其爲鷄犬之仙至如左吳王眷傳生之徒亦嘗附安而昇天矣然而安之所謂藥器固未嘗得而舐之而啄之也雖復昇天何益今海內羣而効仁兄之文者果其烹煉融合而得仁兄之所爲丹法乎抑徒舐啄於仁兄之藥器而爲仁兄之鷄犬乎抑又僞揉之而僞造之乎無亦僞揉之而僞造之者之多也彼以其假詭幻妄之術幸而富貴亦如左吳王眷傳生之徒幸而昇天寃至沉淪銷滅與草木同腐其不足以語於仁兄之鷄犬明矣而又何羨於其昇天乎嗚呼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上之增華天地次之輝映古今此仁兄眞

丹已成之候也排空虛而凌閭闔直聽之而已而豈仁兄之所急也哉弟恨夫羣而効江漢豫章之文者非失於臃腫支離則失於怪僻詭譎譬之於丹皆其僞揉之而僞造之者也但欲得仁兄之丹法以示於天下而其昇天與不昇天弟之所不暇計矣昔魏伯陽丹成而恐弟子之心懷未盡也以其丹試之白犬犬斃試之於他弟子而他弟子亦斃然伯陽之丹則眞丹也故其他弟子與其犬雖暫斃而可以復生弟輩之懼蹙屈抑何以異于服丹而反得斃然終不能令仁兄之眞丹矣仁兄其謂之何草率附復不倫不悉

熊仲平制菴序

余夙昔受知於石門熊公公與先大夫同游於泮同
舉於鄉同旋於南宮交稱莫逆公嘗語先大夫曰吾
與若有子當令合塾共業若其男女或異當申之婚
姻以久二姓之好已而公舉伯陽後五歲而先大夫
舉子伯陽幼負岐嶷之譽而予當齠齔頗嬉遊自放
先大夫患之公曰此君家駿良駉也庸何傷歲已
酉先大夫起參楚藩公設祖道於舟中手一卷示先
大夫公去先大夫喜動鬚眉呼孺子詔之曰此熊某

石莊初集二

序

覽

文才如此石門有子矣予時年已舞勺益奮發攻苦
聞伯陽私心向往之其後公留滯楚越之郊而先大
夫亦執掌南北兩家子弟音徽隔絕逮予歸受室伯
陽亦返于舍兩人始得握手定交伯陽遂與予開杏
花樓社已復負笈至予石莊莊殊荒寂芟蕘菹豆常
不繼兩人晨夕較藝靡倦予謂伯陽曰而翁合塾共
業之語吾兩人庶不相負矣獨婚姻之盟尚未及克
踐前約無何而公復舉子於楚若則今之仲平氏也
逾歲而予亦舉女公即馳札至曰當以仲子委禽於

而門予以公父執也遜謝久之公致書於先大夫曰
若忘二十年之約耶予乃許諾至是而予始得以世
講稱姻好於公矣然公之知予獨深其娓娓借齒牙
於予固不獨以其世講與夫姻好已也公歸田先大
夫亦謝政予與伯陽侍兩家尊人杖屨數相過從時
見仲平於公之側縞帶瑤環鬢髮如漆視予頗雷雷
拱而不言又數歲予與伯陽皆齒踰三十仲平則已
稱成童習帖括矣一日予過熊公公持仲平行或使
之蒞相示予見其機致綽約爲公深相慶幸因念曩

石莊初集二

序

畢

者公持伯陽卷示先大夫時時予年正如仲平之歲
曾日月之幾何而仲平遂已能文如此予與伯陽殆
將老矣無以慰兩家尊人幸兩家尊人猶及見仲平
之有成也乃未幾而先大夫捐館熊公繼之予之所
屬望於仲平者兩家尊人竟不及待矣嗟乎尚忍言
哉尚忍言哉公沒之後仲平文益日進能好奇食古
如今名士所爲使公及見仲平於今日其爲慶幸當
更倍於疇昔惜公之不及待也嗟呼公之於予何如
伯陽之於予何如則予之屬望於仲平豈徒以其子

好之誼也哉曹孟德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以仲平之才而加之茂齡乘時摩厲以纂乃考服固其易事仲平勉之夫申椒杜蘅世知其美矣然漸之以醢則不能保其芳南山之竹括而羽之鏃而槩之其入屏草也蓋利仲平其尚講於羽鏃之法乎予將藉仲平以報熊公之知已也

序

五

瑞芝亭社文序

國家之運至於昌明博大而文章之觀始盛文之昌明博大者其視淳朴敦固之初不無升降之異然當其淳朴敦固求爲今日之昌明博大蓋庶幾遇之而未能至也幾遇之而未能至非其不欲至之也時有未極勢有所不可也昔者唐虞夏商嘗以忠貞自命矣然三代以下語文章之脩者則必以成周爲法大之朝勤祭祀冠昏觀紀師田行役之事與夫車服物采梓匠輪輿之度細之而昆蟲草木之繁衍盡績刮石莊初集二序

序

五

摩埴埴之冗雜凡其足以揚三才之光而吐萬類之秀者莫不燦然於成周宇宙如使禹湯之君復生於文武成康之世則舍其舊而新是圖也豈顧問哉何也禹湯之君求爲成周之昌明博大者已非一日之積也制莠之有成弘也其淳朴敦固之習猶之乎夏商之時也自

神宗皇帝垂裳四十餘年歛其戈之氣而消融於詩書絃誦之中士生其間者恣其才之所之投之所向

莫不如意經與而法史博而奇班駘闕肆孟荀醇雅

以逮南陽河東之所錄眉山廬陵之所傳其才之可
至者莫不竭智盡能期以達乎其域而後止醞釀至
於

今上薄海內外奇偉英特之士雲蒸霞起故語文而
至於今日非夏商之時而文武成康之時也夫上之
人有以問之而下每病於不能應下之人有以待之
而上復病於不能先上病於不能先則難以韓柳之
才而無以振中晚之弊下病於不能應則或以絳灌
之陋而不足壯休明之采今功令所懸與其里社家

石莊初集二

序

五十三

塾所學翕然同風羣然首嚮未嘗有參差異同之說
以底滯於其際則夫昌明博大之運日變而月化者
固知其未有盡也而世之拘儒曲士處今日之勢而
欲力返於淳朴敦固之初舍其所已至者而循其未
至者奉爲尺度準繩上忘乎神聖之薰陶而下不足
以爭川岳之光美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文之昌明
博大自吾豫章始文武成康之君坐明堂而受玉帛
則吾豫章必先晉泰而拜弓矢秬鬯之賜沈昆銅生
長江左而與豫章之聲氣相合其才其學皆足以龍

罩天地而牢絡古今其選吾豫章之社也昌明博大
之文於是乎在進成弘諸君子而問之不能舍此而
就彼也審矣詩云膺力方剛經營四方昆銅以弱冠
之歲而負未有之奇行且採十五國之風上之太史
以鼓吹文武成康之治則亦將自吾豫章始故予於
其社蒞樂爲之序以紀其盛

石莊初集二

序

五十四

祭張母蘇太君文

惟具區之渙泔兮指星紀以分躔誕貞良以輔世兮
實名母而開先帝顙頊之苗裔兮儷洪族以承乾因
旋嫔而成性兮亦祥順而有文不聞國士曰觀翁兮
隱蓬蘽以稱賢紛懿美其難匹兮母佐之禮義而無
憾事尊章其謁謁兮佩箴管而謙謙黍醢柔嘉之是
虔兮齋室頤之而愉歡服靡務穀與米統兮并摩
磨與與璫躬織紉以借晷刻兮勤滌濯以戒怠般
汙滌以明儉兮乃太姒之所傳謂紉帶以習勞兮又

石莊初集二

文

五十五

德美之示憲處閨闈而履大慮兮撫先後而極緼
維芳翰以共操兮雖黎糗亦同餐考彤管之所修兮
閨女史之所編彼內美與外淳兮蓋兼柔而畢全於
儒人以爲令子兮降列宿於上天道博廣而依畢
今德齊栗而遵孔顏漱六莖以濡翰兮傾羣言以揚
篇卷世俗之涼薄兮或根本之不先循庭闈之左右
今奉天經以周旋惟至孝通於神明兮則令子之無
忝焉專射策而魁多士兮來以保久乎臨川怡茲土
此外叨憤兮又或詭譏之譏譏邑周環其殷床兮

入令子之耳而惜然昔忠鯁以自命兮不忍偏方面
爲圓也沃膏澤以長禾黍兮亦擇稂莠而必剛也於
至德之動天兮諷聖謨而靡愆化行於朞月兮尸
祝而郊誦絃懸慈母而瞻望兮渡板輿於汝泉銷瑤
瑁於公府兮將以觀乎和風頤孝子之養志兮戒父
老其勿獻豸挹清流而烹葵菽兮陋埤鯨於前賢嗟
今子之勤政今朝戴星而夕忘眠顙早魁而暴烈日
兮昊天不鑒而雲之以疾遭悵培塿之屹然兮非松
柏之所緣旃翩翩而去此今誓就故園而舞萊班超

石莊初集二

文

五十六

軒軒之既駕兮士女野哭而喧闐謂公歸何以自給
今我生何以不辰公作貽而歌兩袖清風兮曰予
不以組紱而易吾親衆崩厥角於泥塗兮祝太君以
千年曾日月之幾何兮駭內耗之無端聚猶子之數
輩兮僉論度其未然何伯強之煽災兮果離濁世而
追羣仙嗟小子之昔歲兮夙托願復於令君雖異姓
而實吾母兮咸惻惻而涕漣漣哀仁孝之至性兮載
溢米之悉捐山修邈而川淼泔兮悵吊唁之遙遙
楚夢而申痛兮奠椒酒以抒丹墜遙天而長號兮庶

靈魂其降於幾筵亂曰翟雉今明璫紫誥今霞觴母
安適今徜徉招不來今慘慘風霜瓊枝今蘭芽目清
揚今髮鬢參母安適今忘家招不來今慘慘啼鴉鳴
呼哀哉尚餐

石莊初集目錄三

讀萬茂先田居詩引

二劉合刻序

萬季玄新稿序

方翼雲時文序

蔡顧斐公文

楊維節選稿序

重建白馬神廟募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忠介公祠碑

石莊初集二

目錄

一

曹廷生時文序

與楊維節書

薊南雜咏序

陸氏兩生傳

瓢園制義序

曹西潭先生八十壽序

崇禎庚午江西武舉策

太學生姚孝子傳

分守南瑞道叅政王公封翁雙壽序

與馮躋仲書

南贛巡撫陸公壽序

萬思尹刻稿序

蕭守遜翁八奏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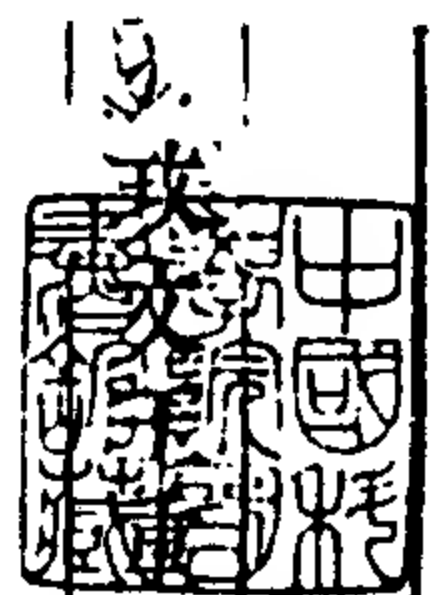
清賦役議

永利議

莊初集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讀萬茂先四居詩引



公酉冬茂先爵爵不得志讀書劍湖得詩二十首蘇

武子日子以爲較淵明何若予曰甚似甚似淵明之

真且甚似淵明之怨也嗟乎彭澤五斗淵明於三徑

之資似稍具矣迺茂先竟不能傾身營一飽也茂先

怨而達慨曰寶招綺季猶之淵明之曠遠也江西詩

實祖淵明以無甚似淵明者遂移其俎豆於山谷山

石莊初集

詩引

谷易似淵明不易似也今得茂先當以淵明爲祖茂

先爲稱從而長子孫焉江西自此而益張矣茂先日

古今人或幸或不幸昔之淵明傳矣今之淵明安必

其又傳也嗟乎峴山之淚騷人文士之所不免然而

羊叔子則竟傳矣茂先不見謝無逸潘邠老諸人乎

彼其似山谷者猶傳况於甚似淵明者哉

二劉合刻序

今之爲文者其廢乎其茅乎其東海之魃乎北方有物焉前足鼠後足兔其名曰廢不得發發距虛則不能達於尋丈今之爲文者號於人曰匪經匪子吾無以爲庸華也匪諸家吾無以爲膏澤也匪先正吾無以爲几杖也是其於文也廢也風起於南茅必仆而之北風起於北茅必仆而之南今之爲文者號於人曰時亦不可失也俗亦不可矯也良賈多滯不如賤賈之易售也巧工受嗤不如拙工之有獲也是其於

石莊初集三

序

二

文也茅也比日之魚合兩而後成明失左則暗於右失右則暗於左今之爲文者號於人曰我能是是亦是矣不必觀其全體也我善是是亦傳矣不必矚其與窳也是其於文也魃也嗟乎其亦有不廢不茅不魃者乎是非今之文也而古之文也是雖今之文也而猶之古之文也孰能是其予友二劉子乎小貞兄也不屑同其美好於弟深公弟也不屑同其美好於兄進而舉世之所共趨焉弗屑也進而經子諸家與夫先正之是步是趨焉弗屑也夫創而不已斯能力

其行時而舉出新能立極於通豈獨不廢其獨不

石莊初集三

序

三

萬季玄新稿序

萬季玄今之豪俠士也季玄退讓如不勝言所不
能出口危坐終日不聞噦噦噦咳亦不親欠伸跋踣
當其急會時一啓齒然亦未嘗數數也以豪俠日之
或謂子謬戾無當是不然古之以氣蓋天下者必出
於深沉自抑之士深沉自抑而後胸中之勇氣遇全
一發於高譚雄辨遇事風生而氣斯薄再發於暗啞
叱咤拔劍併地而氣斯亡荆軻游邯鄲與魯句踐博
爭道句踐怒而目攝之荆軻嘿然逃去子房步於下
石莊初集三序

四

邳爲老人取履圯下長跪以進不敢置一詞卒之入
虎狼之秦如入無人之境與夫破楚定漢決勝千里
者匪異人則軻與良也軻隨秦王不中天實爲之抑
豈可謂軻乃不足於勇哉世詎無軻與良無軻與良
之深沉自抑而已季玄之退讓如不勝言呐呐不能
出口其於軻與良也近矣且子聞之傅玉生季玄赴
人緩急時至廢箸抵掌當世人物不爽鈞石絲黍海
內特無爲季玄知己者如其有之季玄且立以頌
相謝然則季玄之豪俠玉生信之子又信之天下也

無如玉生與予之信吾季玄者乎季玄爲文雖復
綜載籍馳騁古今然而思甚篤摯語甚澁遠大抵來
類人生命之曰豪俠之文真能無愧季玄茲且汎彭
蠡浮長江揚舫秦淮鼓柁吳門胥濤過
高皇帝與僞漢戰爭之場觀豐鎬之宮闕城郭登
眺虎丘看潮錢塘江上其氣沸然而生其才勃然而
怒發天下讀其文而因信其人也知不復有以予言
爲謬戾者矣

石莊初集三

序

五

方翼雲時文序

方翼雲以其文若干首示予予適入山遂携以往甫讀之驚再讀之喜三四讀之不自覺其坐卧出入之不能離也已而偕我同志支筇探幽時則日在於胃律中姑洗矣輕風扇和新泉落澗旭日無蚤莽皆妍隨步所之柳絲可憐嘉卉各異口是翼雲之文之娟秀者也偶經一處老捨參天大槐十圍杉櫟松檜蔚蔽左右雲霞至此皆變為清冷之色曰是翼雲之文之蒼古者也有潭窅窅蓄黛浮膏投之以石不聞墮

石莊初集三

序

六

於何所旁之居民告以怪物潛匿其中山則掛星斗而與雲霧曰是翼雲之文之淵深而奇變者也遙望青嶂踴躍爭出其最峻者是為蕭峯勢若削成與天相迫曰是翼雲之文之高峻者也一日詣江邊大風如萬壑俱下雷電轟掣地上近村兒啼皆失聲電如鷄卵跳白波上山河城郭墟落樹林一時皆失去曰是翼雲之文之雄偉者也客曰蒼古也高峻也雄偉也淵深而奇變也娟秀也是皆散名之者也請悉其勝而榮之以一言曰翼雲蓋靜者也動之變態有盡

之變態無盡文安能不飽予不見夫其變態乎方其寂然也一念不起然而天地水火風雨鳥獸歌舞戰鬪憂愉哀樂彼皆從幻見而幻成也惟其靜之至而已客曰翼雲之靜其亦有所自乎曰有之吳起華先生都顯隆而詩法嚴門簡索冷却見僕人懷古之情用修著蘇雄才擅稱海寓而竟虛寂著書居然風昔名士翼雲情於起華先生而真修兄弟朝夕切磨是亦其所自也夫

石莊初集三

序

七

祭顧斐公文

嗚呼大江之西章貢之水洶湧怒號少壯之壘於其中者蓋不知幾何矣今乃惟之於斐公耶嗚呼斐公自古文人之苦何所不備謝靈運以刑死柳宗元以憤鬱死陳師道以寒凍死斐公茲又以水死等死耳水死亦復何憾獨惜彼數子者皆能勒成一家言以自表見於萬禩斐公實有志焉而未逮而遂如此而死耶中徒狄沉魄於河仙原浮骨於江彼皆有所不容自己故其涉洪波巨濤也若履平地斐公豈亦有所不容自己乎斐公明眸秀頰圓準瓠齒衣冠如畫見者靡不共以貴顯相期豈有忍於逆料其死者而况忍於逆料其如此而死乎天下事何可臆度如斐公者竟如此而死其他又何足云斐公之友嚴子岸同危于水偶值小舸以免其不死者特倖耳蓋幾幾乎一日而喪兩文人於洪波巨濤也嗚呼天之生文人何其艱而殺文人何其酷乎斐公之尸舉之於漁人之網明府何公同諸兄弟哭於江濱而殮之殮之日風鳴潮湧沙飛樹拔如聞斐公之喑啞叱咤如

斐公之混處於蛟龍魚鱉眦裂而髮指也嗚呼公其尚有知乎其抑無知耶如其有知則宜安於此洶湧怒號之中以享有珠宮貝闕金支翠旗樂山無量其愼勿再出而爲文人以犯河伯之所憎而蹈馮夷之所忌則斐公之苦方曾今日而且長息矣不然水死殆其一端天之苦古今文人者政未有涯也斐公其諦聽予言

楊維節選稿序

時抗雖小技然聚天下雄偉奇俊之士自誦詩舞勺以來積歲月殫思慮傾記問將以求工於此一途期竭智盡能而後止是故其人之才具與其心術品行往往悉載焉而不可以覆匿嘗試取古人之文而銜之孔明他著述不少概見出師二表忠義奮涌千載之下習其辭猶曉然洞見其抱膝長吟之志王介甫荅楊忱書稱魏公偶一見之私語所知曰介甫他日用事勢必貽累宗社毒撫生民當是時呂獻可之先

不莊初集三

序

十

見衆且疑其太過而魏公獨能決之於尋常尺幅之間文章之不能矯飾也如是孔子學琴於師襄已乃畢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人矣擊而黑頤而長曠如望羊非文王孰能當此夫聲音之較語言文字也淺矣而形狀之難以意測其視心術品行也殆又甚矣由其淺者可以得其頗長擊黑探其深者抑豈不可以辨其邪正純駁也哉予友楊維節天資茂異海內特絕之才也然維節政不欲以高才自見視易一以聖賢爲準語之聲色貨利如以丹青搏

惑達了無染着或卽語以賢豪所共矜詡美名顯號亦復嗒然不顧皇皇焉祇以忠主報親敦友濟物爲務與予每相晤對造次不離斯旨而其生平意向悉皆見之於其制抗讀維節制抗恍若維節之心術品行挾以俱出固不必按其色笑傾其聲咳而後識吾維節也今年春維節馳書告予曰擬欲掃去舉業擇生平制抗可存者數十首以授梓予曰甚善制抗如維節得數十首多矣侈矣何者維節之制抗非徒遇合之資而寫照之文也非徒寫照之文而立教之

不莊初集三

序

十一

書也茲數十首方將與天壤俱泯過此可以無庸再益矣予於維節而憬然有悟也他人於題能爲合焉止矣而維節獨能妙于離夫合於彼者或離於我合於彼而復能離於彼以爲合斯於我無不合矣是予臨論畫不貴形似之說也

白馬神血食於吾土千有餘年不詳其姓名何按
淨明全書云際真護法白馬忠懿侯王者分寧人素
業鐵冶兄弟三人從許旌陽斬蛟二兄已被害忠懿
復奮勇而往卒擊殺蛟豫章爲立廟祀據其說則神
廼旌陽部將其有功於豫章甚大然侯王之號不宜
復稱或侯或王應有一悞不然或先侯而後王傳者
不察而遂混舉又不然或以神之姓氏雜入於神之
封爵俱未可知載籍無所表見不敢臆爲之說神有

功豫章與旌陽弟子甘施兩真人當相頡頏今全書
所紀但云誦從旌陽斬蛟而已於所爲斬蛟之功亦
俱畧而不備獨是神之靈威著於茲土則上自學士
大夫下暨村氓市販婦人孺子類皆能指次其事以
相駭詫每有磯岬臨幸之薦如聞神之警咳每風雨
晦月皎星稀如見神之鸞旗晃漾翠旌容與也宋
宰相江文忠公萬里爲江西提刑時事神甚虔及歸
旣郡復建神廟於府治儀門之左予疑文忠嘗有碑
記紀傳以載神之靈威於不朽求之屢年而竟不可

得也豈其有之而以歷久殘失與抑予固狹聞寡識
偶未之見與夫鬼神之尋求知於世或有甚於人之
尋求知於世是故其神之肆爲威福者或洩誕妄於
巫覡或飾功德於簞卜惟恐里巷之不吾識而忠懿
獨深藏于千餘年之間其微驗愈奇其姓名愈闕神
益有顯功而兼有隱德者矣然則神之廟祀乃其避
之而不能如古之高士逃名而名愈隨非其求之而
後得如今之淫祠禍人而人乃應也神舊有廟在東
湖鎖巷已徙高士橋茲橋之廟震於隣火居人謀再
建廟以祀之予感神之庇佑不一其事頗怪頃者隣
火之前夕予忽夢神鼓吹羽葆儀衛等於藩王告予
將有他適次日果有祝融之災元旦謁神彷彿如夢
中所見予爲之瞿然迺書其事以爲諸檀越勸落成
之後將更搜考神之姓名功績以補文忠之未逮俾
與旌陽鐵柱共烜赫於茲土亦吾郡之一快舉也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忠介公新祠碑

綱常名教之任代必有大人焉爲之主持其主持是任者往往名足動乎寰海而身或不能安乎

朝廷道足昭乎來茲而力或不能勝乎群小程正公在紹聖朱徽國在慶元當其時山陬海濱庸夫孺子能知兩公生平而蔡京邢恕韓侂胄沈繼祖之徒號稱士大夫者迺反摧抑詆陷不遺餘力我明王文成繼程朱而起而亦有劉瑾張忠輩刺刃設罪文成卒瀕九死僅以身免山斯以觀聖賢之生必有好邪之

石莊初集三

十四

敵其敵愈盛則聖賢之名愈重而道愈尊譬服靈之鹿天非有蒙汜之人不足以顯扶桑之照譬江河之行地非有磯衝石齧之險不足以成澎湃之觀揆之古今若合一轍不獨三先生爲然矣其在

神廟暨

光緒兩朝則有吉水鄒爾瞻先生先生自束髮毅然以綱常名教爲己任得王文成格物之說獨心會於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之旨以爲大人質的常不外是祥祿江陵張相戀位奪情先生唏噓語同列曰三

綱常九法教矣是時太史吳公中行趙公周賢抗疏力爭江陵其傳

閣下血內狼藉時忽出彈文袖中觀者股栗項縮翌日庭杖先生如不太史杖幸不死遂投荒都勻以去於是先生忠直震於天下其後神廟知先生爲人望所屬數起田間數爲僉壬所中最後嘉宗登極先生孫少宰晉總憲世方翹跂於先生之柄用而中涓魏忠賢者盜美太阿南樂魏相助之先生目擊國是倒置勸修明信史一疏爲南樂所齟齬立逐先生

石莊初集三

十五

踰險去國先生去而中涓愈益無所顧忌其私人養子太起黨錮之獄指先生爲門戶遂被嚴譴削奪育下而先生則先已厭世矣先生登籍且五十載在都勻七載在里居三十餘載計其立朝不過數載而其觀程正公之西監朱徽國之待制位雖過之而其不能一日安於朝廷則猶之兩先生終身岌岌也然自神廟以來綱常名教之任必首先生先生出則天下咸爲拊舞先生去則天下咸爲沮喪其山林則或望爲景星慶雲或奉爲祥麟威鳳幾幾

曹蕤生時文序

選實擊虛之法今之爲文者人人能言之類皆不能窮竟其妙彼求之有字句之內而不能求之無字句之外也求之於死字之中而不能求之於活字之中也此不知題之虛實者也若夫妙於行文者卽或無常於題之虛實而能自以其文之虛虛題之實求之於有字句而勢能使之超忽求之於死字之中而力能使之飛動此所謂文之虛實也知題之虛實而拙於文譬之驟入靈巖閑壑仙都曠境而以凝重之手石莊初集三序

十六

題之奇士也過吾豫章予適伏處山中蕤生誠其近作示之予讀之竟六鑒俱爲清爽且令予舞蹈而不自覺也蕤生何以使予至是夫兩者而旣合矣蕤生何能使予不至於是也蕤生有喜王爲之父有驥侯爲之婦翁有易氏伯叔爲之外兄弟無一而不奇者蕤生之奇固宜雖然作者之妙父不能傳之於子况於婦翁况於外兄弟蕤生之奇其殆天授非人力也

石莊初集三

序

九

與楊維禎書

弟少時讀書甚樂但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讀書既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
重索亦復覺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寥阿堵在目
便思投授若長此蕭然實城無限馳逐呂申公每於
窮時慨爾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之句
便得適然願與台兄共受享斯語也閉戶之餘繙閱
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負痛今
日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秘本應多幸有以貽

石莊初集三

書

年

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臆者願
以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利官小說偶爾紀載者
多裨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爲經濟錄
者反未必有裨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曹
別分一畧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一事台兄得千信
述幾何雖方畧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因以
觸發也宋吳武順王璘所著兵法二篇弟求之篋中
矣台兄案頭有此否孫吳之作雖指畫微妙至于制
禦夷狄之法槩未之及漢衛霍戰勝攻取可謂精練

魏武吳西史稱其爲有以幸其能制禦夷狄者宋之
魏將是已然南渡諸將多以舟師致捷雖韓蘄王虞
雍國兩公用以破虜者皆舟師也南北伎倆既不相
當違其所長未必歷久不敗獨岳武穆暨吳氏兄弟
能以陸戰致勝而武順在蜀功蹟尤多千古禦夷之
奇者莫如武順其書決能出人意表如拒馬地網疊
陣之法今誠踵而行之豈憂戎馬馳突哉惜未見其
書一悉其要領也望台兄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
以病移居遠郭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
石莊初集三

書

主

與烟相亂雲來几上樹入簾間大足供我嘯傲弟得
綽綽此處而賤恙猶未見有霍然之勢其矣二覽之
頑也

薊南雜咏序

今上卅衣之二載冬十月建州酋乘我不備擁三衛諸夷闖入大安口整居遵永犯京師

子赫然震怒詔繁大司馬王洽下督師袁崇煥

分獄檄諸路精銳並進命將中誠賞信罰明諸文

武大吏人人惴恐同心畢力誓死滅賊凡七閱月

復諸郡邑建州酋奔號痛哭而去當酋之犯京師也

弘緒之友蘇桓武子適居長安凡城中搶攘沸騰之

勢諸路格鬪雜沓趨迎勇敢之情與夫帝羈羈慕之

石莊初集三

序

三

去來殺父咬決之多寡飛勢輓粟派煤輸馬之事陟

至鑿顛斷脰膏原血川之慘武子皆紀以詩得三十

首較杜少陵潼關陳陶石壕新安諸作往往相類見

者並稱之曰詩史陳子曰武子之詩視少陵其工同

而其情不必同天寶之亂漁陽鼙鼓動地玄宗倉卒

出延秋門六宮不及相顧問關劍閣經數載之久而

十戈尚未少熄于美崎嶇鄭州漢西問求旦夕安不

可得今武子幸際

明度越千古戡定禍變於指顧之間雖閉處京城

城月然七尺之軀得免於刀癘箭痕與其倂偶飢寒

渴飲無異常日武子之遇夫豈子美之所敢望哉然

則武子之爲此也非徒以洩悲憤抑亦以識慶喜也

頃予聞之邊塞酋之鄉導如來不的輩已多死亡其

謀主大害榜什亦又老而且憊矣所部慄悍號稱白

鶴子者畧盡於錦川及灤河之役而其孤山牛鹿類

相猜忌互吞併近聞其黨桑昂兒介降我而得好官

諸酋時有思稽顙而歸順者審如所言酋之滅也可

計日以俟武子方將歌采芑咏常武奏之於羽旄綴

石莊初集三

序

三

兆之間以補少陵之所未及以此三十首當變風而

以異日之作當正雅焉武子足以傳矣

陸氏兩生傳

陸起鵬字怒飛其先吳之崑山人國初以事戍黔
遂爲黔之安順人在黔十數傳至陸希武生起鵬鵬
有弟曰起鵬俱好奇節負至性黔土酋安邦彥於水
西諸夷號最雄悍天啓初邦彥連其黨四十八枝發
難龍里挾苗仲數萬爲之作殺副總兵徐時進攻破
畢節烏撒赤水永寧四衛遂鼓行薄安順城環攻安
順三閱月城陷鵬一門相枕籍死者五十餘人獨希
武與起鵬得脫城陷時陸氏倉皇縱火自焚鵬從烈

不莊初集三

傳

五

焰中忽忽衝出若有物翼之者鵬父子兄弟幸不死
起鵬隨其父奔竄鵬遂爲賊所掠邦彥陷安順愈益
挾苗仲寇旁郡邑乘勝進圖貴陽鵬居賊巢七月暇
其無備間道走蜀且走且泣已復縣蜀走楚泛瞿唐
浮沅湘崎嶇水陸間日夕念其父與弟咄咄自語或
至寢食俱忘楚蜀人憐之貴陽圖解王師尅復安
順城起鵬隨其父復入安順已希武遂被殺於羅戎
方安順之圖也斗米至四十餘金及解圖斗米猶至
五錢希武乃與起鵬謀就羅夷寨山安順卒遇羅戎

不莊初集三
傳
五
不與賊羅俱生鵬以其事泣告直指直指下於道帥
時苗仲攻掠稍倦已就撫矣道帥畏諸羅如虎且受
殺狀鵬驟聞一慟幾絕鵬語鵬曰弟幸得脫賊中誓
求其父與弟或告以弟居某賊中鵬乃鬻田畜質
表得百金往贖其弟鵬出特鵬大痛具言父就羅被
鵬饒膂力善騎射既入賊巢益習知諸羅伎倆陰結
壯士七人時時仰天而呼腹日四顧壯士相對飲泣
羅戎以鵬兄弟之受其贖也且有道帥爲庇借益聽

羅重賂寢其詞不爲理祇議羅罰金起鵬號曰父冤
因以爲利古人痛之況於仇讎之利乎亟斥去吾惟
磨必以須而已復諦視其兄唏噓曰吾斥去羅贖是
使羅知吾意必復仇也羅知吾意必復仇則仇不可
復仇不可復則是斥去其贖與因以爲利等也姑俟
受之受其金輸之學宮於是鵬與其兄謀復仇益力
鵬饒膂力善騎射既入賊巢益習知諸羅伎倆陰結
壯士七人時時仰天而呼腹日四顧壯士相對飲泣
羅戎以鵬兄弟之受其贖也且有道帥爲庇借益聽

一日羅戎以事入安順城諸殺希武賊俱從鵬戰然
起曰吾今日適得報吾父於地下矣趣其兄盟諸壯
士扶羅弩毒機矢以往密令所親以好語酒請羅戎
羅大醉踉蹌出安順城壯士伏發鵬躍出射戎中肩
戎墜卒無所避顧其族曰噫嘻鵬就斫之扶其頭還
餘賊壯士四面從之餘賊悉就擒鵬殺其剽劫於父
者四人扶出其腸剖心脅肌號其父而野祭之遂染
血題其道旁樹曰陸起鵬以某日殺父仇羅戎等四
人於此鵬撫鵬而泣曰若不亡賊黨聞之道帥且其
不莊初集三傳

三

心於若若亡吾請以身當之鵬持不可鵬曰吾一門
死者五十餘人若復同吾俱死非孝也鵬因遁去賊
黨重成果以殺降誚道帥道帥給鵬入營中果欲甘
心於鵬鵬曰某死固快雖然某且願畢其說夫殺人
者死豈與殺人獨不死乎羅殺人則贖之士殺羅則
殺之公之行法乃如是耶羅不知有公而殺人之貨
公但知有羅而且以助羅之殺也即公不去安順之
爲人父者盡危矣且公異日之議贖也以爲道除
遠賊不可得賊得矣而又爲賊報仇公何爲者道

語懸崖之去於是鵬不敢更居安順復山游於楚楚
之豪曰嗟乎是昔之咄咄自語於吾土者也聞其事
大義之鵬又走吳越豫章吳越豫章多其奇節爲之
詩歌傳贊者若而人野史氏曰予遇鵬於南都鵬爲
予言與其弟復仇事時在坐聽者數人皆爲鵬兄弟
嗚咽相向一不知涕之何從也鵬語予殺賊者胞弟
起鵬同心共事者勇敢七人鵬復何與嗟乎當鵬之
抗辨於道帥之前也鵬已誓必死幸而不死鵬適
欲自遜其名乎予不遇陸生安知當事之所以處苗
不莊初集三傳

三

仲者如是今之謀國事者豈獨一道帥也哉

瓠園制義序

今年春予讀書西山之麓與友人挑燈課藝相與嘆
文章升降之變或進問曰文有三權貴與貴巧貴俊
子以爲何若予告之曰此古今升降之勢也世之爲
文者鮮不以三權自矜而世之爲文者不能躋於作
者之堂不能復乎先民之雅亦鮮不以三權自敗夫
古之善爲文者非其與僻巧俊之爲高而惟其淡朴
與其敦厚之爲尚夫其與也巧也俊也是三者古人
非不能爲也以爲此小材之所就而一時之所趨而
不莊初集三序

二天

悅也吾爲其大者久者則不當安於其小而徂于一
時故寧去此而取彼然後其文歷奇平而不厭嘗試
與子登西山而觀之苦霧之蒼蒼陰霾之黯黯子樂
之乎雲之悠悠水之漉漉子樂之乎鑊石以爲人物
壘土以效峯巒子樂之乎巖壑洞穴之天造地設子
樂之乎一卉之特一草之秀子樂之乎松栢豫章之
子霄蔽日經霜雪飽風雨子樂之乎夫雲之悠悠也
水之漉漉也巖壑洞穴之天造地設與夫松栢豫章
之干霄蔽日也子之所樂其必出于此數者審矣則

是子之所樂者淡也朴也厚也子之樂於山者如
而子之樂於文者顧反在于與也巧也俊也則是子
自有情于自移之也亦獨何與子友陳元夫爲文得
其淡者朴者厚者爲深元夫處今時固宜爲其與僻
巧俊者以媚于世而元夫之才使其爲與僻巧俊之
語或亦易易者而元夫不屑也元夫家滿園書貯藏
其壯本其敦厚出以淡朴蓋非旦暮之功力也子以
救世子以迫古元夫其足以壽於天地之間矣

不莊初集三序

二天

曹西潭先生八十壽序

古今之變其足以係吾感慨者可勝道哉予與氏稱
達尊者三爵至於侯王猶欲等而並列之於齒德而
況於一命三命也乎世之降也爵焉而已齒與德兩
者雖兼有之猶不足以抗榮顯之一途况於徒有其
一而思以爲之則立耶且不獨不敢爲之則立已也
有爵矣而德與齒亦遂若可兼而有之夫天下之難
據者德也而所可見者齒也道古今而譽盛美於有
爵之前雖妄加焉彼以爲隱而可受也不則以爲我
石莊初集三 序

三

實能是焉彼未嘗妄加而我未嘗妄受也至於孰爲
耆艾孰爲耄耋孰爲期頤一望而畢著者也立談而
卽辨者也而世有大異焉而不察者其於德也吾不
暇與之辨矣而今之於有爵不問其年之幾何也齒
之果長於我否也動曰先生長者夫古之所謂先生
長者吾亦既聞之矣或其父兄也不則其父之執友
也不則其人之可師者也蓋先生長者之稱專以尚
齒而亦或用以尚德未有以之貴貴者卽以之貴貴
亦必父之執友也人之可師者也未有槩以之貴貴

者吁嗟是孰爲之孰踵而行之以至於今也吾所言
者禮之所稱也司馬遷以先生之稱而屬之薦紳自
漢而已然矣唐之登第者其儕伍並尊之曰先輩則
遷爲之作俑也禮之失也千有餘年矣幸而其髮已
皓其眉已厖吾尊之焉宜也不然審其德之何如焉
可也然而貧賤之士以無謂爲守卽其德之足式焉
而齒猶未逮吾寧兄之官之勿父之師之而遷先生
之也於是以其先生長者之稱專以之尚齒卽有德
焉吾猶進之而後齒立之勢遞成嗟乎吾能言之俗
石莊初集三 序

三

未必能行之也吾能言之吾亦未必能行之也而獨
是於其齒之果爲先生長者而不敢不先生長者雖
賤焉苟非厮役輿臺猶先生長者之也則予能行之
矣曹西潭無爵而齒躋於八十此真先生長者矣或
告予曰先生敦名節愼然諾老而勤於農桑衰而不
廢文史則先生殆又能全於德者吾將告於邦之大
夫謀如古之漢衣北而執爵執醬以進以乞言於先
生之前豈獨被之虛稱也哉先生其姑舉觴而頌之

則當不侔而反顏之後虎慙兇慙號爲插漢者復乘隙蠢動東併抄花西逐十戶兇且擁衆窺我新平堡矣不得已議增賞至八萬有奇而後設誓以退此其勢較之匪茹而孔熾者又豈減乎夫以成周之盛徽猷之授未足深慮而猶不忘元戎之命至於六月興師犯司馬之忌而不顧而又況於今日哉雖然戰可也戰而後圖勝非戰之善者也昔者士會之議伐楚也曰觀釁而動而邢轡之論兵也曰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是兩說者謀臣之所必審而將帥之所不

石莊初集三

策

三

容緩圖者也今之論遼事者一則曰出遊騎於盤山鎮武以扼三岔河之險而鼓行以前遼可復也一則曰駐兵於旅順蓋奎相爲犄角以倣東江皮島之故事而徐商進取遼可復也其論揅事者一則曰三十六家素所羈縻之夷且不可信而況於虎酋款局之不可恃也一則曰虎酋東惕於朵顏之令縱西惕于泰虜之報復如大海之萍飄揚靡定窮圖無聊轉而挾款於我而我復用款以飽其衆壯其勢真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耳款局之尤不可恃也是數說者

於議戰亦既無遺慮矣而其所以決勝之策則未之聞也夫遼陽宜復矣而度之今日果卽能執訊獲醜如董山王果之事乎款局不可恃矣而又度之今日果卽能問罪出師而以嘉隆所不能快意於俺答者乃能折其桀驁於茲時乎當此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之日議戰誠不可緩而獨其所爲決勝之道則何其宜聞而不聞也夫見兇顧犬亡羊補牢亦已晚矣而不權乎萬全之計不察乎觀釁而動之機則幽營之城上谷白登之境一堪復敗壞而潰裂哉無已而

石莊初集三

策

三

求所以決勝之策則惟七備我中夏而已中夏者內也夷狄者外也修內所以攘外是周宣之所以中興亦文武成康之所以爲治也今欲修內以攘外其道何居則亦曰簡練兵卒而後捷伐可張也簡練兵卒其道又何居則亦曰芻蕘糗糧悉秭之充足而後士卒可簡練也然而使之充足其道又何居則惟有墾屯之一策而已自東西交訐以來以每歲餉額計之遼東年例舊止六十八萬而近增至數百萬揅首歲費市賞三十二萬五千而復增之以八萬有奇河

農無日而不蒿日等餉也等餉則易嘗不抵掌於屯
田爲採惡之要務哉然而項畝之數未見溢於常額
予粒之收更復減於往例者何徒議清而未嘗議墾
也夫塞下之沃壤可望而數也原隰膏腴其沉埋於
黃茅白蒿狐縱麋窟者可疆而理也被之以錢鎔耦
之以鉏耰其收穫歲可飽百萬之衆獨恨地利之
未盡耳非如東南之無地可耕也今誠責成沿邊將
帥踵國初之制驅所轄士卒以大墾之量給之以備
直稻鐵牛種捍籠藁其之費汙萊旣闢卽授爲世業

石莊初集三

策

三

令之且戰且耕以彷彿井田之意如是則金城湯池
之固如茨如梁比比相望所省轉輸金錢不貲而又
慮其屯之不廣也則漢晁錯拜爵除罪之議可變通
而行也爵者民之所甚欲而罪者民之所甚惡懸其
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以驅之而使之盡力於南畝
民無不樂就也而又慮其屯之不廣也則魏叢祗召
募之議可變通而行也顯爵之外人之欲得者又莫
如利誘以自有之利而使之盡力于南畝民又無不
樂就也寵之以爵招之以利寬之以罰而一切皆歸

於屯田如是而金城湯池之固如茨如梁者奚啻五
倍十倍而又何必拘拘於孔明之分兵厘屋於元凱
之故迹哉夫墾田之說近儒之說也然田墾而後芻
茭糗糧悉可足而後士卒可練則墾屯之說非迂
儒之說而大勝之長策也或曰誠如子之策屯墾而
後糧可足矣士卒可練矣所爲修之於內而於以決
勝者遂盡之此乎曰此特其內修之要務耳胡爲而
盡之於此也城堡亭障不宜繕乎斥堠不宜謹乎蹊
澗科頭勇悍之士不宜錄乎甲質製鐵募革挾之

石莊初集三

策

三

用不宜精乎偏箱武剛之制不宜究乎間諜規避不
宜嚴乎以墾屯裕其財而以是數者厲其兵需之積
漸而後勝勢在我而我可以無戰而不勝夫然後出
其萬全之計而觀釁而動其於奴酋也馳檄於盤山
鎮武而恢復故土可也設奇於旅順葢套而直犁奴
庭可也董山王杲之事未必不復見於今日也其於
捕酋也大創之以示恩於卜酋而振威於三十六家
可也其暫以款局羈縻之而令之爲我宣雲之外藩
焉其亦可也及顏然驚之裔未必不騰落於今日也

太學生姚孝子傳

崇禎己巳予旅寓燕市因得盟交姚子雲一日過予
子寓步至其室室懸小像豐頰顴眉目疎秀戴笠
而野服子雲泣而告予曰是吾亡弟仲宣也子愕問
如此人何以速殞子雲嗚咽不能言其明日手寫孝
錄一編示予涼秋客舍剪燈讀之子亦同子雲之鳴
咽後數載遂爲作仲宣傳按仲宣者浙之慈谿人也
諱元昌別號秋水自其祖東園公數傳至澹寧先生
先生配馮太君以至德間於鄉族生子二長卽子雲

石莊初集三傳

三

名元台次則仲宣也仲宣天資敏異讀書日數行俱
下所爲文好作超軼之語不欲僅以帖括自名與其
兄朝經暮史寒暄暑吟寂寂不問戶外事子雲數不
得志於場屋由明經適太學仲宣困諸生幾十年素
慨然有鼓篋之志濟南王大司馬豐其修脯遂偕入
成均六館之士得子雲仲宣人人以爲何蕃陳東之
復出而仲宣之友馮鄴仙先生方令揭陽招仲宣爲
庠生泐溪之遊是時逆璫肆毒屠戮端人一時宵小
導爲義父或稱之元輔或號之上公甚或望逆刺而

膝行或效嵩祝而醉媚汚行醜態日異月新仲宣且
學念念曰吾幸有故人可依吾不復存功名之想矣
遂躡屨而至揭陽客揭陽數月日共鄴仙啜嗟時政
耽梨髮指是歲竟不月與秋闈之試居無何仲宣忽
致語於鄴仙曰吾心以吾父母豈有不安耶吾歸矣
急兼程以歸歸未幾則太君途病疽伏枕矣仲宣曰
吾固知吾母之不安也照進醫藥繼以禱祀皆罔效
仲宣念母死則身必死身死而母不死則身猶不死
也於是灑血書疏籲於上帝請以死代母天捨地凡

石莊初集三傳

三

三晝夜已通夢上帝所帝允其請且告之曰若母以
翌日愈若以明年之孟夏代若母也仲宣瞿然而起
具以其夢語姊姊籍記六語爲驗至翌日太君果愈
至明年之四月十日仲宣果卒悉如其所夢云仲宣
死子雲仰天啼噓曰嗟仲宣吾復有姊吾仲宣之
賜也吾不忍避廷誕之說以終沒吾賢弟之名遂投
血而以其事白於四方四方爲之傳贊論次者得百
三十餘人繼而起者尚不艾云仲宣所著有汗漫篇
如雲篇雨新社稿白雪詩讀史小評綠天清話

歷述諸草其詩有雁來吳地雨衣入越山秋之句諸
名人亟稱之陳子曰予觀仲宣當其感憤逆璫之亂
不肯與丁卯秋試予已知仲宣之能爲其毋死矣予
獨慨仲宣能爲其毋死而竊高位擁厚脩者適欲以
假父生也然則於斯時也仲宣之死非徒足以益太
君之齡且足以生天下無窮之愧死有重於太山者
仲宣之謂矣夫以仲宣之死予雲爲之涕泣以白之
而猶或不免于疑人之難格甚於豚魚要不能掩仲
宣日月之光也

石莊初集三傳

聖

分守南瑞道叅政王公封翁雙壽序代

往予持使節渡淮水聞其鄉有隱君子王翁者予不
識其何許人而其聲稱籍甚於渤海頃予休沐里舍
潑生王公來叅藩江右公固萊之所產也予語父老
子弟曰若亦知漢有蓋公其人者乎當高帝初南離
秦之湯火百姓之瘡痍未起呻吟未息曹參方爲齊
相問所以安集之者諸儒言人人殊而蓋公獨以黃
老清靜寧一之音進其後參用以治齊齊卒大治予
嘗考志乘蓋公實萊人夫今王公之治吾豫章其亦

石莊初集三序

聖

有蓋公以爲之師否耶迨公之蒞政也適吾豫章騷
騷方甚督漕之檄如雨祈寬之案如山萑蒲之聚如
林而又加以旱魃之如焚如悵風俗之如沸如羹其
視裝所謂瘡痍與其呻吟殆或過之而公不剛不柔
不就綏徐起爲之調劑已而述者如宿病之悉蠲
斯者如紛絲之就理萑蒲者如鳥舉魚逝之消滅雖
迭遭灾祲而如在大有之秋雖卒逢艱險而如遊化
國之日於是諸父老子弟咸手頷以相慶曰公固吾
豫章之曹參矣無亦真有蓋公輩之舍於茲土乎不

然何其清靜寧一之相類也歲在作噩陽月之朔
老子弟方聚族而謀殺羔羊弭兇能以壽公於紫微
之署而監司諸大夫忽手乞言之牘以徵祝詞於予
則公之尊甫封戶部郎某翁暨其太夫人七袞之期
也予按其牘嚴其姓名乃知某翁者即予向所聞之
隱君子聲稱籍甚於渤海者也於是復喟然而嘆曰
有以也夫公之於吾豫章與勢若此也則以翁之式
穀之訓爲之也翁生平學術要淵源於儒者不必盡
符黃老而其清靜大畧與之彷彿其孝友之施於親
族恭謹之被於鄉黨與其不言而躬行拙青而用晦
往往多柱下之風迺若捐棄金而增已成之賈辭顯
榮而安田居之樂庶幾哉知是不辱知止不希而其
或逃於清或寓於詩或託於江湖則又肯人拙銳賴
光之妙術也翁之以身教而示於泰藩公較慕公之
於曹參何如而太夫人之端恪惠穆儉素淵凝亦若
有悟於清靜之道肯然則公不獨外而得師於其父
而兼且內而得師於其母也抑亦奇矣予聞渤海之
墟蓬萊之界祖洲半山諸名蹟環繞秦漢以來神仙

之窟穴異人之藪澤也翁與太夫人實生長而且老
於其間嘗試駕連舳泛巨艦往而問焉其尚有食巨
棗大如瓜者乎其尚有黃金以爲宮闕而坐之若雲
者乎是其中當必有超出於蓋公之倫者翁旣得狎
而遇之竊其微言與指以佐泰藩公於他日泰藩公
之所得亦侈矣哉

報馮躋仲書

躋仲尊兄足下弟緒之於吾躋仲兄也積思已十載而投契在一朝頃來快心之事獨有錢柱觀中與仁兄把臂片晌耳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殷浩間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如仁兄之端方俠烈弟目中真不多見也睽離以來弟夙病大作邪火宿於三焦從鴈會騰躍而上貫於顙息如焚如灼如烟之迫於甕缶如沸湯之陟瀝醫者投以黃芪石莊初集三書

聖

茸草其勢益甚復以涼瀉劑進之亦徒奪人梁穀罔有少效今且五十餘日矣坐是杜絕酬應避匿厭原山中庶幾需之歲月真可霍然也承示勾章海錯弟聞之饒涎委地卽擬扁舟東來飽啖大嚼以果生平茹齏食荼之腹復爲賤恙所苦言之但有朶頤難然弟且有海錯於此嘗試展仁兄佳文讀之其雄偉也則巨鱗之鼓鬣爲山飛沫成雨其悍勁也則螭蚌之鉗蛟則虎蜚帆之乘風衝濤其綺麗也則丁班之陸離魴鮓之五色其奇快也則江珧柱之雲腴露膏

礪房之脂凝霧結其鮮秀也則車鈴之美舌白餌之雪形弟朝而餐夕而殮未嘗或離去之仁兄有以悅弟之心更勝進珍異於樽俎之間祇以悅弟之口也且夫巖市鰲峰龍宮貝闕變化千萬蕩心駭目者仁兄之文靡不俱備又何必舍此而別求東海之大觀也哉弟把佳文以當卧遊焉足矣天益山聞清幽特甚仁兄著述其中所得無量晉書前五代史賢隸事古字法諸書何時常得脫稿跂予望之晤令叔鄴仙先生乞叱名致感維持氣運仰恃大賢之山幸勿失石莊初集三書

哭

稽東山此不肖之所私禱者也子雲兄聞已旋里併祈致聲不盡

南頓巡撫陸公壽序

代

我國家幅員遼廓雄藩恭峙設御史中丞填撫之而又以壤齒交錯之區絕遠會城控御匪易復視要害

簡重臣開府以資彈壓虔陽其一大鎮也晉陵陸公以文武兼才受

命秉鉞蓋兩載於茲矣七月既望爲公覽揆之辰江右藩臬大夫暨闔帥謀所以觴公而屬不佞爲辭竊考虔治當南頓江漳潮惠彬韶之交結江楚閩粵而

石莊初集

序



保障之其西則責草黃茅之瘴域也晚歲復嶺縣且益紆束則南詔之城鄣江之蹟在焉風所稱爲居魚食之鄉也南爲尉陀之舊國鯨人鯢族實逼處此而其北則黃岑來木控五嶺而帶三湘云地曠法疎不幸失於防衛奸宄獷暴之徒往往撞擔呼號毒流數省試以故牒稽之在弘治有若林鳳擾亂於汀漳在正德有若何積玉攻劫於羊角若池仲容盤據於龍川三洲在嘉靖有若張璉之僭號改元若賴清規之屠城破邑葉楷之逋逃屢叛總計數百年間章貢橫

石莊初集二



浦之境迄無寧歲是故御史中丞之職於他處專撫而於虔則兼用勦即於他處或兼用勦不旋踵而定而於虔則用勦而愈不免竊竊蓋虔之難撫如此以予觀於陸公何其易易也公之擁旄而來也適有粵盜陳萬鍾凌秀之變而吾江右罹禍尤甚江右固羸弱之區也材官騎士伏飛技擊與耕夫賈豎同鉤戟鐵劍長鎗刺稍與鋤耨耨耨同鞮登鎧甲武翼大櫓與義薛簦笠同當二賊之狂逞也猝乘無備諸郡岌岌公慷慨誓將士曰曩者虔陽之寇其兇謀悍力視陳鍾二賊何如者胡以卒就折馘於俄頃頃時也其無羸弱恃吾方畧獨勝耳於是援袍鼓列游徼偵諸賊所奔向輒決策殲除之而是時閩帥某以智勇雄海上所部號東南精銳公馳檄召之閩帥鼓行而前長驅深箐懸崖不數月而陳萬鍾凌秀亦自縛於幕下今其餘孽奔馳喙息且暮計且蒐薶靡遺矣方賊初發難時類謂用勦於今難於昔日而公徐起芟夷較昔之用勦者倍加速焉公之造福固不特在於章貢橫浦之境矣往者虔陽盜起其蕩平之積

最著者於林鳳則江寧金公澤於何積玉則晉書
公文化於池仲容則餘姚王公守仁於嚴璉則歸安
陸公樞於賴清規則義烏吳公百朋於葉楷則婺源
江公一麟以公今日較之安在不足後先掩映乎諸
大夫於凱還之日謀所以壽公則請以魯頌闕宮之
篇進闕宮之美傳公也祝之曰俾爾昌而熾俾爾耆
而艾而必先之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夫戎狄荆舒
與昌熾耆艾之祝若不相涉詩人何以侈言若此無
亦戎狄荆楚服而後龜蒙鳧繹安龜蒙鳧繹安而後

石莊初集三序

序

士樂於庠序農樂於畝畝婦子樂於家室則是朱英
綠滕二子重弓者則傳公所以錫魯人之昌熾耆艾
者也傳既以此錫之魯之人因遂歌咏其事轉以爲
傳公視斯闕宮之所由作耳茲之嘯聚剽掠者其視
戎狄荆楚殆或過之賴公之不畫勝算環四省父老
子弟綏荷莫安焉魯侯之功詎能遠駕於公之上則
夫如崗如陵之頌播於江楚閩粵者自茲以往豈有
窮哉予職在載筆既特書以紀其盛而遂以侑於酌
者是爲序

萬思尹刻稿序

萬氏以文章名南昌者予所得十餘人皆與予隳于
序天啓以來時藝幾百餘獨於萬氏能文者缺焉雖
最曜而甚心折如茂先者今年夏始一序其田居詩
刻未嘗及時藝也往歲曾序美叔時藝今讀之覺殊
委備未能發揚美叔之盛則又不足爲萬氏有無故
予居恒每以未得附名萬氏集爲歎思尹者茂先猶
子而孔昭之子也孔昭則又萬氏之能文而與予隳
者予既未得序孔昭之文今其令嗣聲名藉甚於壇

石莊初集三序

五十

坵子雖無思尹之請猶將樂爲之序而况思尹之懇
慇懇懇以相屬乎予於思尹未能如茂先之隳然以
壇坵之好時時過從習其人頗深思尹慧而清風流
而靜去冬坐茂先芳樹齋飲雲間王子野子野寓於
重閨危樵鑿發疾趨以出思尹砥其去徒倚徬徨久
之語予曰子野不獨工詩畫歌尤絕倫惜其去之速
也俄而子野以郭門閉復還思尹喜殆欲狂爲言其
情子野歌南詞數闕或抗或隊悉融其字以入于聲
自是時思尹爲之魂癡息伏不能自己然平時他缺

金於里閭之貧者賴以舉火甚衆嘗謂其以爲
有千金而不善用僅爲酒食之資而已翁固負
奇而豪俠者也已久有鑒衷而星佩者曰翁之深於
鬼神之理儒者弗能及也翁居恒謂事神以實不以
文然文與實兼隆者爲至其於山川禱祠歲時招化
與夫浮屠老子土木之事傾囊勿惜於二氏欲與之
言尤所留心翁實遊於方外而有道者也予輒然而
復於戚友曰諸子之所稱備矣以方外稱者得其骨
以豪俠稱者得其髓以儒之醇篤稱者得其神盡矣

石莊初集三

序

聖

無以復加矣予於翁而深有所羨也方今海寓炎熾
靡室靡家者所在有之獨余邑號爲安靜而翁之族
又余邑之樂土也翁雖壽躋八袞然其神益泰力益
健過此以往優游以享有茲土之化日政未有艾翁
之視富貴利達其爲樂殆未可同日而語也爲之詩
以歌咏其樂詩曰惟比之郊其水斯清有美一人能
崇其名惟比之郊其林斯深有美一人能潛其身能
索其名于焉迷之其髮皓如莫能招之能潛其身于
焉忘之其髮皓如莫能方之擊鼓擊鼓于江之湄絃

瑟絃瑟于江之側鼓有好音瑟有嘉吟於百千年休
佑自天

石莊初集三

序

聖

清賦役議

今甲田凡二等一官田一民田田賦亦二等一夏稅一秋糧役凡四等一里甲一均徭一驛遞一民兵此賦役之凡也賦有圖則魚鱗圖是已有籍則黃冊是已圖以田爲主冊以戶爲經以田爲主者原坂填衍腴沃硤确靡不犁然備也以戶爲經者新收舊管開除實在靡不瞭然晰也考之以圖正之以冊所以絕詭寄杜飛灑者盡矣役有力差有銀差其後富者困於編排貧者困於津貼而銀力二差變而爲條鞭通

石莊初集三

議

五

一邑之下糧均派一歲之差役民出資以納官官募民以給事所以軫彫瘵惠卑弱者詳矣圖冊具而條鞭之法行宜乎無不清之賦役也而猶有未清者非役之未清而賦之未清也曷爲乎賦之未清也飛灑之弊未絕也曷爲乎飛灑之弊未絕則推收之未得其要也今夫百里之邑大者不下數十萬戶小者不下萬戶是數十萬戶與其萬戶之田土蓋日有買賣而旬有轉鬻至紛頤也假使逐日逐月賣者卽爲付買者卽爲收割猶恐豪猾之輩潛爲奸狡於其

前今之爲制必待十年更造黃冊始聽過割推收夫十年掛造之時都遂櫛比簡策山積僅以一州縣長總之雖有隸首之妙筭周髀之巧術亦安能於數沙量海之中而一一究其飛灑安在跡是而胥役恣爲奸狡或派重而爲輕或增輕而爲重甚者寄糧於賣主之戶存稅於退付之餘其飛灑又不止一端已者獎皆原於待掛造而後過割而止之人遂無策以清之也按大明令凡典賣田產過割稅糧各州縣置簿附寫正官提調收掌隨卽推收年終通行造冊解府

石莊初集三

議

五

毋令產去稅存與民爲害煌煌典令奈之何弁髦不行而必需之十年掛造也今宜立爲每日推收之法凡遇鬻買田產者州縣官限令半月內呈契對冊卽與過戶納糧間有數日未令原冊卽與推諸務得其抵牾何在至遇十年掛造止憑每日推收之冊按數磨寫州縣官再爲之磨勘而已夫以平日之稽查而加之臨時之磨勘卽飛灑之弊未能盡絕其視倉卒求悉於掛造者固已逕庭之相遠矣此清賦之一策也其他如水珊沙壓之頃畝與夫新漲之膏腴可以

移此情欲以寬虛糧之累者所在州縣處處不乏清
白之吏簡上其數俾得相爲抵償以紓民力邇久可
以不勞而辦此又清賦之一策也賦清而徭役之清
益易易矣何者今之役亦今之賦也均徭變而爲條
鞭實倣王安石免役之法行之蓋以賦之實而存役
之名耳則清役亦止於清賦無他法也然而有說焉
賦有定額者也役有定額而實無定額於是均徭之
中有歲派有坐派歲派一成而不復增損而坐派則
潛有增加而不可致詰矣夫坐派之名不得已之舉
石莊初集三

議

五

也或暫行而遽罷或別借而暫加而牟利者因之以
爲奇貨小民何從而究詰之爲廉吏計莫若於坐派
之後另爲縣票附於徵糧正單之外事至則徵事竣
則已仍宜揭示通衢使小民曉然知事竣之日開除
此項無令胥役朦朧追索然後坐派不致散亂於歲
徭之中而均徭之入始亦有定額而可守矣此清均
徭之一策也總之清徭亦止於清賦而其百孔千瘡
莫如飛灑之弊爲甚則推收之不可不早諒亦非僅
清者之迂說矣

水利議

氣數之不能不有旱潦者勢也旱則灌溉而使郊原
無龜析之慮潦則注洩而使畝潄無橫衝之虞者其
惟水利之修乎夫水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專其利
而辭其害則在乎務以人力勝之周之時遂人以治
野匠人以治溝洫稻人以掌稼下地其於水利之事
詳哉其備之矣漢世則有陂湖之官有淮浦之官有
雲夢之官其條縷分析不必能如成周之制之盡而
其精蓄決瀉其制亦非後代之所可及然詳考周禮

石莊初集三

卷

之時其官之以水利爲職者非一人而大抵責成於
守令爲獨專卽其水利之典非一官而其功之最著
者大抵多屬於守令如魏史起爲鄴令鑿漳水溉田
而民有稻糧之詠漢召信臣爲南陽守於穰縣南遠
鉗盧陂用以灌溉歲增二萬頃而民有召父之謠皆
守令之留心而彰明較著者也我朝洪武中遣監
生及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利其所督之吏
則亦守令之官而已其後郡邑別設水利之官而守
令遂致失職守令失職而旱潦於是乎無備矣豈以

爲恤農之事有二俟旱潦之至而設法以救之者賑濟之說也先旱潦之未至而預防以待之者堤築溝泄之說也今之守令詳於賑濟而疎於堤築溝泄是猶之樹藝而反其根抵振裘而例置其領也其亦過矣然則欲爲旱潦之備莫如修水利欲修水利尤莫如專責於守令之官今水利之在東南者首三吳次江右次三吳代有名賢以區畫之如先臣夏原吉周忱海瑞之流其人之才畧視史起召信臣之輩實數倍之故其講究爲獨精而江右號爲澤國歟濱江

石莊初集三

議

五九

湖田皆恃隄阡以爲命乃圩之整葺完繕僅僅恃之圩長間有守令躬親之者而其後或莫之繼先亦任其圯敗而罔察及至旱潦之及徒議賑濟而於堤築溝泄漠然無聞焉非如三吳之代有名賢以區畫之也是故水滂之爲害於江右獨甚且其水之爲害於江右者又不獨以其隄圩之圯敗已也蓋又有縣焉三吳之水其害在於泥頭而江右之水其害在於溝戶何謂泥頭凡畚鍤之役有該年有塘長而泥頭則積積而爲之包攬者也最舉畚鍤泥頭則其積不

深悉將各鄉之該年塘長舍本鄉不派而派之他鄉該年塘長不便則歛人戶之貲以供包役包役既窮人戶之貲而圩工業已報畢矣此三吳之大害也若夫江右之圩長雖無捍築之實工而亦無包攬之巨貲視泥頭爲差善而獨其漁戶之害較之泥頭則又有甚焉蓋江右傍水之田所恃者惟圩圩既固矣所恃以宣洩者惟圩傍之稅耳稅以內則蓄水之湖稅以外則浩蕩之浸皆田之所資以爲利者也然漁於其地者不必皆有田則田之所利反非漁之所利

石莊初集三

議

六

矣於是稅以內之漁戶或有湖而無田則惟其湖利是圖而田之害不問也水漲則決稅入水以透漁而田爲之災水殺則挖稅出水以取魚而田爲之涸而稅以內之害不可勝言矣稅以外之漁戶或租港而無田則惟其港利是圖而田之害不問也漁盛則漁船基布衝突乎堤岸而不恤魚耗則網戶趾錯盜割乎禾稼而不顧而稅以外之害不可勝言矣夫漁與農非真仇讐之相尋也而利專於漁則害歸於農斯亦其不相並立之勢使然耳欲辭其害則莫若導其

利於農曷謂專其利於農凡規以外之官港悉捐之以與農勿令無田者得佃而規以內之湖水農得司其啓閉而漁者無與焉如是而圩始得有其規之利圩有其規之利而田始得有圩之利矣然而難言之矣非專責成於賢守令其勢不能無旁撓非得賢守令數人持之不變其法不能無中弛嗟乎安得前之史起召信臣後之夏原吉周忱海瑞其人而與之究今日之水利也哉

石莊初集目錄 四

望湖亭詩集序

讀書雲在堂記

何心隱選集序

甲戌房稿辨體序

送中丞昭度潘公巡撫虔鎮序

周母王孀人六奏序

程楚石制菽序

益社序

石莊初集四 目錄

賀子翼制菽序

分巡南瑞道左布政使潘公德政碑

永新管侯壽序

壽瞿母七奏序

何非與時菽序

鄒母賀太孀人七奏序

刻袁了凡先生四訓序

贈天長王道士序

宋榮公近稿序

重建圓覺寺募疏

積善巖詩序

重修啓聖祠記

刑科右給事中如吉陳公行實

與張天生書

熊澄源翁七袞壽序

祭周毋黃太恭人文

石莊初集四

目錄

二

石莊初集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致

望湖亭詩集序

予邑吳城山有順濟龍王廟廟有碑刻宋御製飛蛟
文建中靖國次元蕪子瞻賦舟此地得石祭於江上
藏之廟中往來吳城者瞻禮神像而觀玩異物至必
低徊不去廟後爲彭蠡之瀦建望湖亭以快憑眺蓋
予邑之勝境也予每過輒觴詠其下徜徉竟日昨秋
理棹金陵復再過之寺僧持一帙索序題茲亭之篇

石莊初集四 序

什悉在自蘇子瞻以下得百數十人味盛矣夫爲什
生於感慨感慨緣於登臨嘗試與諸君步茲亭而望
之其南則宸濠濺血之渚而烈焰彌空之岸也其又
南則海昏侯昌邑之故城也其西南則王伯安之出
奇制勝擒逆藩而奏凱樂之墟而其北則晉周續之
劉遺民與夫釋慧遠棲真遁跡之峯巒也遠者相去
千載近者亦復百年其人既已同於逝波之淼茫飄
風之倏忽矣今諸君之來也廢堞荒涼寒濤悲咽此
曩昔之王宮漢殿也殘陽寂歷漁唱悠揚此曩昔之

戰場敵壘也雲烟蒼莽瀑布橫斜此其奇矣
循諸賢所窟宅也愚如賀逆如濠功業如伯安高風
如續之遺民慧遠曾幾何時遂漠然而同歸於盡夫
又安能忘於懷抱已於吟嘆也哉然而智士觸之動
經營之想達人觀之起脫離之思則彼伯安慧遠諸
君固將與鄱湖俱不磨於茲土而劉賀宸濠輩徒以
其姓名貽笑後世俯蕩蕩之流水而竟不能爲之洗
滌也詩可以興過茲亭者諷誦遺編而因以自警焉
庶不虛此登臨矣乎

石莊初集四 序

二

讀書雲在堂記

豫章東北曰永和門城內三湖之水出焉距城三里
餘曰規子湖水所匯也湖心有墓曰贈君墓方伯熊
公后門塋其祖於此傍湖有堂翼以夾廡繚以周垣
曰雲在堂方伯之所築也崇禎甲戌三月余假斯堂
讀書其中堂帶郭而湖湖外爲岡內爲田中爲墩者
四其一爲贈君墓環湖皆岡環岡皆田衆墓錯居焉
賦草木繁夥樵牧耕漁者群處焉土頗饒予所耳目
者三月剝芥芥大肥異迺種魚締蕭以障水四月種

石莊初集四 記

三

秧釣蛙童年四五歲輒善釣蛙五月禾大好每晨禾
聲蕭蕭疾風至禾迺生浪綠氣御風如拂拂行水上
六月刈禾復耕窪地是月牛豕驚鳴散滿阡陌七月
立雞棲於場聚稿籜以蔽風雨農艾靡草助薪八月
採藕於湖日十餘人迺捕魚九月初鵲芥苗四月拖
白練來苦棟花野薔薇大發鳴蛤連畝燕語迺喧群
浴於岡農云燕生子四占爲有年五月溪魚大上木
草齊香蝶迺陣荷始挺獵獵風中野菱被於遠邇
葦皆登棚童數近棚輒多得葢六月荷始華蟬響岡

振起纖夜鳴蕭蕭茂樹草深人許驚千百州舞湖光
中七月湖蓮盡白色與群鷺相亂綠陰濃盛遂不見
雄蝶八月荷枯塘始涸未涸者色如深藍蓼花綠於
岸九月紅樹黃葉相錯如繡三之日湖傍墓祭多社
服諸王子遇晴明籍草鼓吹酣飲九之日野多稻稔
懸燈燭望四月盜入我寢九月風環群書閨月夜聞
鬼號三之日大雨雹五月寒望日猶御重袂七月伏
日涼風竟夕遂與城邑異天八月狂風屢吼閨月忽
一日晨起看西山日光映射峯頭久之飄搖往來非
石莊初集四 記 四

日也俄而四山皆黛中作青黃金碧紅紫火焰閃爍
之色或瀾漫凸凹或纓帶半腰乍起乍滅居民云是
西山雲氣五月看雨七月有霞皆大異雨時村郭林
莽盡爲滂沱之氣迷掩雲落湖面茫茫如海七月中
晴久生霞月從霞光湧出柳參差扶之矧視盡二十
刻迺去自三月至九月讀書斯堂中凡八閱月益是
歲閏八月也三月萬茂先一至四月萬茂先鄧仲威
熊仲平各一至蘇武子再至五月萬茂先蘇武子各
一至六月後無至者十月歸自雲在堂是歲始大有

之秋遺秉滯穗浦野夜析不鳴黎庶樂業太平之象
宛如時平載遂有秦晉流寇之警江州羽書狎至郊
原鷹犬非復曩時而予亦五閱月不復再過斯堂矣
感念今昔漫爲之記如此

何心隱選集序

何心隱集若干卷四明錢沃心先生擇其獨得而足以發明周孔之蘊者手自抄錄授之梓沃心先生自臨汝致書弘緒而屬之序竊惟道之有統也如山之必祖崑崙如水之必宗溟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去數千年之遠而其統則固未嘗不一也一則同同則何假於獨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猶不能離同以爲獨也而況於心隱乎然而其所謂同者或在聞見之間或在心性之際而其同遂不同莊初集四序

六

能無辨周孔之所同同於心性之際者也不得已而有言又不得已而有書迺始以其靜悟於心性者播而通之聞見當其靜悟人各不相資貸未始不獨也及其播而通之於聞見先後一揆彼我互印雖欲不同焉而不可得是謂以獨得爲同以獨得爲同是千聖之所爲真同也然自周孔以其靜悟播而通之於聞見而秦漢以來之儒者遂專力而從事於聞見之間夫肖人之形者耳目口鼻顙頤頭顱幾幾乎似矣而其神情運動則固非縑素之所能傳也屑屑焉求

之殘縑敗素而曰神情運動悉載於是豈理也哉漢以來之儒者何以異是於是有鉅儒出焉冥之於心性之際而索其所爲獨得者在宋則有陸子靜在明則有王陽明兩先生病夫章句訓詁之汨沒而格物窮理之支離也一掃而空之蓋將推其獨得証於同然而實未嘗有離同以爲獨之心迺朱紫陽詆金谿爲禪學羅整庵訾姚江爲異端夫其詆之訾之也亦未始非兼濟互劑之術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箬而置一隸也不力門者出之彼其所以

石莊初集四

八序

七

言之者豈非所以愛之哉整庵吾不具論紫陽象山陽明其以獨得而証於同然均也如是而又奚疑於心隱哉心隱生平不肯襲餘唾而傍故轍人未有不以好異目之者孰知心隱之所以異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同乎心隱之學淵源陽明先生而尤以好俠著其師爲顏山農其友爲鄧豁渠爲羅近溪爲程後堦爲胡庚陽其徒爲胡時和爲呂先午皆一時之奇俠也然心隱卒以俠而見殺於江陵之相悲夫悲夫心隱欲偕天下共証於同然而江陵迺

悉其獨得豈非命哉而或者以爲心隱之見殺則學術之異有以致之斯則吠聲之羣固然於心隱者有加損也沃心先生產陽明之鄉而篤好心隱其學常繼陽明先生之傳而光大之固有百倍於心隱之所就者而猶孜孜於心隱之集若是夫亦樂証其所同而非特驚嘆於所獨也明矣

甲戌房稿辨體序

數科以來房選如予友受先天如介生千子次尾惟斗伯宗公亮爾公諸君子各有明道匡俗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繇是逢掖咕嚕之儒不以一日進取之績爲準而以諸君子丹鉛之業晨哦夕誦選者之權遂足以尊主司之勢吁盛矣盛極而衰房選一途遂爲噉名射利之捷徑或寒胸儉腹未能參究章句便已恣意雌黃其失不獨僅僅好醜倒置已也彼見諸君子於嘆賞之中間有指疵攻繆以挽持末流者從而

詭之以爲非譏彈塗抹無以詭已之高聳人之目於是以至陋之識而索無取之篇捨意而求之字句虐今而併及古昔而其訾毀吾江右也逾甚遇有雄奇高古之作輒曰是江右派不力爲醜詆不已嗟乎彼安知吾江右派爲何如者哉夫文之有派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根抵從古未有無派而能雄長於壇坫者至其末流之弊亦復何代蔑有効龍門者則有褚少孫摹扶風者則有陳宗尹敏孟異然而龍門扶風之傳自若也又其高者六籍之文或以簡易爲派或

以奇與爲派誠非擬議之所可及矣然太玄者易之
流弊元經者春秋之流弊從其末而訾毀之雖六籍
不能免也今有人焉病夫六籍之不免於流弊也而
妄取六籍之文加以譏彈塗抹非其愚闇之徒則必
狂悖之夫審矣夫虎嘯風生龍舉雲屬非特帝王爲
然文士亦往往坐致其盛篇章之內苟有非常之士
出焉一時英偉才俊計必靡然從風群相依倣及其
事久論定世往習移巍然獨存者數人而已舉天下
爭笑其流弊而不能奪此數人之傳是故有此數人

莊初集四

序

十

之傳則其流弊可勿問也而又何訾毀之足爲重輕
乎予友鄧左之悲時流之好爲訾毀也所選甲戌房
稿一皆存其足以當吾嘆賞者典正者錄雄奇者亦
錄清脫者錄高古者亦錄不必以江右派立之標的
亦不必以江右派故爲刪棄要其文之足以傳於久
遠而已予嘗謂八股之莠至連十餘句爲比偶體陋
而幅隘決不能垂之後世而溥海億萬之衆畢聚精
神於中則雖以禹湯之法令孔顏之學術猶不能禁
其好新趨異之想然則時執亦徒然而已茲以右之

所選觀之于始悔前言之輕易真捫其舌矣左之學
既淵富才益沉雄世無左之之腹與手則又安能如
左之之目其勿以難事爲難者射利之捷徑焉庶不
至爲左之之罪人也乎

莊初集四

序

十

送中丞昭度潘公巡撫虔銀序

江楚閩粵之交地曠壤沃營衛基置督府重臣必擇文武足以憲萬邦者廷議以烏程潘公往

特詔授之節鉞於是公繇南瑞分巡永命而行時

公治南瑞蓋三載矣凡軍伍屯田鹽法水利以追城

郭學校械罷扶胥倉廩堤圩罔不釐然具飭凡監司

守令以追郡倅邑佐亭長督郵罔不瞿然顧化凡諸

王子侯以追薦紳士庶奇材劍客豪商大賈罔不沐

沾膏澤佩服教誡而門下士陳弘緒辱公之知遇尤

石莊初集四

八序

十三

深公之行也諸席公之幘幘者競徵文於學士大夫

以歌功詠德於無窮弘緒仰被知遇雖復鄙朴寡文

不敢假手於他且兼容并包如公靡遺牛溲馬渤備

其言足備芻蕘要亦公之所不棄也於是不揣卑陋

拜而獻之於幕府曰昔公之鄉王文成之填撫茲土

也越士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蓋代之功

已而勦漳寇蕩荆頭定橫水桶岡悉如其言夫思輿

之料文成也非有已然之効旣成之績可覩然猶能

度不與如此若公之

久矣往者劇賊鍾凌秀之馳突於九連望箐公方在

局外輒投袂而起削平於指顧之間今大阿在握無

旁掣之虞而公以雄才偉識宵旰綢繆他日銘旂常

而勒鍾鼎以與文成相輝映也豈顧問哉雖然處公

之時較文成之時則難易又不啻什百倍蓰矣以弘

緒所聞近者虔事之失蓋有三端歷考弘治以來每

有嘯聚必竊發於湖湘東粵已乃流毒章貢二百年

間未有驟起於境內者頃將吏以督府之蒞虔州也

徒盡心於一隅之內而於湖湘東粵反漠然度外置

石莊初集四

八序

十三

之迫其勢已燎原迺始張皇東應譬之進狼虎而登

堂與徐議殲除雖有責育不免動色此其失一也曩

王文成用以平池仲容者則曾長盧珂鄭志高其後

周公相用以平杜柘者則蒙族孫宏葉天序大抵皆

土人也當是時劇賊之參隨族黨皆爲兩公伺察動

靜何況部下士卒比歲忽汰主著而增召募其伎倆

旣無以踰於儕偶而於險阻要害問之愕然不知所

對但能交手都市蠶食良民而已將帥利召募之資

未有指陳其患害者此其失二也五嶺之地崇岡複

嶂四方奸究盤據其中然自昔恃山以爲命離山而
窟穴遂窮及劉香橫行海上距麗江鯉溪不過數百
里而遙出沒飄忽往來無常山賊因懋勢必稠載而
航於海山海合爲逋逃之藪鵬勦卒不能盡其可憂
方大迺防山者不復置慮於海防海者不復計及於
山此其失三也夫決高原之水而注之於溪壑者其
爲力易迺狂逞之濶而束之於隄防者其爲力難公
之所處固已不同於文成之日矣然以公之雄才偉
識而撫治之則天下無難爲之時一時無難定之勢

石莊初集四

序

古

何者其已然之効旣成之績固有昭灼而可信者豈
待智如思輿而後能料之於先事也哉夫古之豪傑
建非常之功者其氣象規模輝然如珠光玉彩之不
可掩抑然往往不免過於矜揚公獨几几溫溫虛懷
接物居公卿之貴而同布衣之謙雖以邀樸如緒猶
復屢歷咨詢况於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哉然則公之
媲美文成不獨勲猷之烜赫抑又道德之比隆也弘
緒受公深恩不能侈爲歌詠紀載以耀公于千古庶
幾竊附於思輿之事以爲公他日鍾鼎所常之錄公

行矣緒當把酒章門聽殊恩異數之來馳報於賀蘭
山頭以志喜公其俟之

尚集四

序

古

周母王孺人六泰序

古無所謂壽文今之文集無無壽文者古之贈人以言也先有其行事而後文章從之今之祝人以言也先有其文章而後徐問其行事行事得其一端懼言之之寥落也繆援引以汎濫於他端甚而竟無一端之可稱焉則借古人以文飾之作之者不慙當之者不愧則曰壽文宜然嗚呼果孰爲之限其體製而輒以宜然相欺哉予嘗謂仕宦而後四六之章鄉國而盛稱頌之詞兩者皆徒憊精神而增虛罔而禱頌之

石莊初集四八序

庚

謂其爲蠹也尤甚不獨費辭已也且復大費緣素於無用之地予友宋長庚作原耗萬言鉅至於銓選賦役兵訟小至於桑麻綿葛冠幘履屨事事厯江河之慮而獨不及於此無亦以習俗久安而畧之與若夫婦人女子威儀不出於閨闔職業不外於中饋非有貞烈奇特與夫翰墨辭章之能求其足以當吾禱頌者尤不易得苟其人足以當吾禱頌則亦大抵數言而已可畢生平古之賢婦如姜嫄大姒之流詩人歌之亦不過數言而止而今迺連篇累牘之

吁可怪也予所爲壽文多矣握管時強半對之泚筆僅存什之三四而猶間有不愜於予懷者王孺人子母黨之戚也然予未嘗識孺人之面雖予母亦未嘗識孺人之面也而其子抑之求予文以爲孺人六旬之祝其子賢而投徒於僻壤予雖一識其面而不能深知其人况於孺人乎雖然以其爲母黨之戚也而得以禱頌之故列其姓氏於予集中則亦予之所以重母黨也予旣不欲以虛罔加於母黨之戚而孺人之嘉言善行復深閱之而戒其子以勿傳曰非婦人與足以傳矣

石莊初集四

八序

七

程楚石制菰序

曩余放浪湖海陰求天下奇士或爲予言黃山白巖間多豪俠劍客之流往往伏而不出予豈有意於茲主乎壬申冬予始至海陽低徊久之庶幾得遇其人以快夙昔向慕居無何予里陳仲陽忽偕一客相遇則程君楚石也意氣慷慨眉宇精悍大類劇孟朱家予心奇之呼酒佛寺與抵掌當世要務聽其議論雄辯卓犖則又娓娓接君卿之唇舌也是時山陰章爰發安成傳玉生中州方賓穎悉寓海陽三君同負青

石莊初集四八序

六

舞軒亟挾楚石過之復呼酒酣對皆慨然恨把臂之難翌日四人遂別姓盟於郭內大寺盟之日狂風怒號屋瓦皆震乘炬長跼於闕壯繆之前矢各不負以平忠孝之志誓已旁若無人其後復款聚旬餘四人各以事散去今倏忽遂三載矣予既再試南雍不得已意玉生銜恤家食苦不能其膏火爰發實穎又皆困頓公車獨楚石年最少方以才學補博士弟子差不落寔私念楚石文益日富交益日廣其所樹立豈如劇孟朱家樓君卿輩僅僅以豪俠見奇已哉去

予方墜戶忽有扣扉甚急者則楚石也予愕問其故楚石曰予被誣謗無以自白來與子尋盟以耳諦視之敝裘羸裳僕馬皆有饑色與之譚臨以啗若不勝其憂者其慷慨精悍之氣雖復隱隱見於顏而然較往昔之雄快則已頓覺懸絕矣予適慨然曰其與三君亦既鬱鬱若彼徒恃子朝氣以鼓言予復委頓至此耶嗟乎天之於奇士何如哉夫天下之大事而不求劇孟條侯策其無能爲五侯爭名者得君卿不足以登士大夫而動觀聽士患無奇不不遇楚石亦需之而已卽或遭逢不偶終鮮知音彼賤爲布衣而推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亦獨何人楚石之奇固在也復何歎哉楚石文如其人爲予盟友王佐之之所賞拔天下多有知其奇者予不具論姑爲紀其先後晤對之情以志感

石莊初集四八序

七

益社序

吾郡閭閻首梓溪諸劉不異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他族姓所不敢望當文皇時其祖季莊先生抱遜國遺詔痛哭殿陛卒與方景諸公從容就義吾郡祖豆忠烈十五人先生在焉迨熹宗朝鄭李相倚盜權官掖相國受顧命力申大義陰折逆璫邪謀其有功於宗社甚鉅予少又及見少宰文簡公雄幹長髯聲如洪鍾先大夫數爲予言公與稅監李道爭南康守詔獄事抗疏論礦稅利害疊疊數千言剛石莊初集四序

直震於海宇蓋諸劉人才魁傑奇偉如此他以著述擅名菰苑者尤縷縷不能盡予嘗持芝草醴泉之論以爲閭閻可以庇凡庸不足以特豪傑獨於諸劉心折其盛樂與其後裔往還庶幾得如前此諸公以快予之聞見十餘年來所交得七八人如不踰西佩士雲諸君皆一時之僑盼也甲戌冬劉自誠偕其弟敬叔手所作制菰見示亟讀一過皇皇乎黼黻山龍之耀日而扶來咸池之盈耳也乃兩君皆出自文簡公益信諸劉之魁傑奇偉愈出而愈無窮已自誠語予

曰某昆弟叔侄十人將有益社之梓子曷序之予隱其文如長江大河分王南北復如曜靈望舒各司晝夜均之不可磨滅予然後又知十餘年來所交於諸劉曠爲卓絕者於其族中猶不能及十之五劉氏之盛抑豈王謝崔盧之所敢望哉夫自古風俗之隆替每係於太家巨室之賢否其力往往與君相相抗殷宗盤庚之作所及復告戒皆其世祿之臣也崔盧不其論以王謝之顯赫而塵尾蠅拂爲陳江州所譏卒以此致兩晉清譚之禍蓋閭閻崇高者其關係於此

石莊初集四序

五

之重今劉氏諸君奉其累葉之集訓獨以節義概砥一切騷客淫佚之習驅除殆盡卽就制菰論之典雅清嚴絕無近日離經叛道之語其予以起衰救弊挽斯世之頹靡令諸君又安有他屬乎予之序茲社也將以樹四方之儀型非徒侈一門之文藻異日諸君繼三先生而起則茲社其先資予言其左券矣

賀子翼制菰序

工於爲文者必不數變以趨時數變以趨時其不工於文也審矣文之能爲工者經之以才緯之以識錯綜之以學才與識與學足以自異則隨其人之目我而我皆有以表見於時時之所趨不能出我之範圍而又何至數易其故步魏徐邈當武帝時人以爲通及爲涼州刺史人以爲介或以問盧欽欽曰此自時之修爲轉徙耳公固不改其常夫使其人誠如徐邈也日以介可也日以通可也介與通人之目趨也趨

石莊初集四

序

五

也文取其超然自異而已高古清雅勿問也子友翼子翼禾川之奇士也子習其名十餘季矣往子從社刻讀子翼之文私擬子翼蓋王荆石顧涇陽之匹偶今安得有此人徐而睨之子翼不僅與王顧頴頴也眉山而後如其卓越者幾何人哉乙亥夏過禾川謁管公元心元心亟爲予言子翼之奇索其新菰閱之雖復變化莫測如龍蛇虎豹之不可馴擾然其雄才偉識濟以絕學較予十季以前所讀之菰未嘗大有逕庭因嘆世之攻苦於此道者其變態屢矣而皆不免於譏子翼恃其長技以徇高古者既爲心折清真者亦復深賞惟其有以自異故不受變於世而足以壽之千秋子翼豈非時菰中之徐邈哉嗟乎今之論文者譬之樛蒲然勝負未知所定槩之以超然自異則所謂樛蒲之盧也可以食雉而況於梟夫拘拘於救時之說者則亦梟雉之相競而已

石莊初集四

序

五

分巡南瑞道左布政使潘公德政碑

吳興潘公以方伯司憲江右時粵寇竊發章貢會省武備久弛機駭遙沸公甫蒞茲土念鍾陵爲會省門戶亟檄故將子率健兒往守而躬簡技擊飛騎於東鄉崇仁碼祭而誓遣之賊衆宵遁會省按堵如故已甲戌江右赤旱千里晨曦暮火裂岡焚畝膏腴相望龜圻幾無莖禾溢米之收公下令薄征散利撤廉幕發官帑暨俸糴賑又諭關吏毋得閉諸商於上流於是吉贛稻舟鱗集會省百萬衆賴以不饑蓋公司憲

石莊初集四八碑

五

江右三載大寇大荒皆百年所未經見公從容戡定而勞來之士民所以德公者甚深而公尤加意於宗藩歲祿先是公分臬中州中州本支蕃衍永租食稅每苦不給公悉其困憊愁苦之情至江右惻然問諸宗藩得無如中州所見已知其困憊愁苦猶中州也軫恤不遺餘力歲祿給散悉逾常數幕吏無敢侵漁復以饑饉食艱易祿金以米人若干減市價之半其尤貧者則賑貸於是宗藩德公之深無以異於士民德公之深也乃旅進而乞豐碑之言於不佞不佞曰

江右不能一日離公猶弱子不能一日離慈母也旦夕幾幾以企公之開府茲土子始徐之諸旅進者曰君言固當然如公者君將屢書不一書豈獨此片石哉予嘗讀先臣唐文襄公東厓書而慨然於其言之當也其告東厓曰不自用而用人此開府第一義嗟乎文襄真知第一義者矣天地之生人才也日蒸月蔚如取材於山挹水於河愈用愈出故明古每有不能盡才之嘆而未嘗有乏才之憂惟其求之也不廣故其遇之也或難今夫精鏐之蔽於塵土美盪之

石莊初集四八序

五

沉於砂礫也披之揚之汰之滌之而後鏐之精者出盪之美者呈然其始則塵土而已沙礫而已見其爲塵土沙礫也而遂以爲精鏐美盪之所不存而棄之則併其鏐與盪不復遇於吾目矣是故勞于求才者不特下逮管庫廩養雖盜賊亦錄而問之夫惟盜賊之不遺而後奇才傑士之狎至如是則雖以持衡天下可也況於開府一方乎公之來吾江右也值大寇大荒之餘而汲汲求才一念未嘗少懈於俄頃凡遠邇之城邑鄙野毛髮絲粟之才公未嘗不多方面物

色之虛心而咨詢之也然則宗藩感公之深者實感於公之汲汲求才一念諸王子侯如劉向趙汝愚輩者皆得挾其奇以自見而非獨以軫恤祿米之一端也審矣嗟乎海內至今日而才稱盛明天子求才於上而未嘗得求才之名碩助之故求之者愈切而應之者愈緩是爲臣負君而非君負天下安得卽登公三事之列而持進退之衡其於以坐致大平易易矣予又惟古昔能濟變於一時者未必遂能立規于百世濟一時之變而能立百世之規者李鄴侯石莊初集四片

三

韓魏公暨王文成于忠肅數君子而已公之敦德于江右其所爲種種救變者皆百世之可遵而守者也卽其處宗藩之一端亦既赫然而不磨矣予之屢書不一書方自此始遂爲揭其梗槩如此

永新管侯壽序

往穆宗朝管東溟先生以理學鉅儒登辛未進士歲周六十今上改元之四載令孫元心亦以辛未巍捷南宮子適居長安或過予邸中曰國家得人之盛無踰於兩辛未前鄧文紫榜阮已得東溟先生矣今茲如管如張如吳悉產婁東皆一時倚盼也而管又東溟先生之後名賢未竟之緒其將張大於此君子子亟從輦下物色之則英英茂齡耳而舉止沉毅議論闢達諸耆宿不逮也時吉之永新缺邑長予解

石莊初集四片

片

三

嘗事爲桑梓計遂以公往公出春明予把酒歌騷屬之曰

明天子協和萬邦俱選長令公以師錫界之茲土需當守之恩肯恢先祖之鴻烈在此行矣已予歸卧里門悉公所爲治永新種種循良之績其雄才偉識視尹鐸之保障虞詡之將畧殆復過之當虔賊之竊發於九連也江右久安永平鉦鼓不聞於城關參予不設於郊垌一旦忽覩鉞矛林立劍楯四馳環顧有鹿駭散之勢而永處僻壤援尤易沸亂公徐起鶴扶

擊鎗器械折衝於堂陛階序之間賊吐舌縮項遁去
及虔寇既靖復有漳州攸縣之警公曰昔之震隣也
在於六百餘里之外今之震隣也在於二百餘里之
內吾終不令奸宄蹂躪吾土矣擇勇敢得二千人練
習之公戎服佩刀弓褭服矢插房而首事焉一邑特
公長城各有戒此朝食之想賊卒不敢逼近永新公
於生聚教訓之餘能以文事兼武備如此記萬曆初
粵方中寇東溟先生僉憲南韶履任甫一月請於制
臺出師清遠設奇以芟夷之條東寇事纔經千百言
石菴初集四八序

天

區畫善後之策甚備公今再禦且寇於發剛之初業
一亦與盜也公之張大東溟先生方自此始豈徒如
尹鐸之保障虞謝之將畧僅銘功勒蹟於一方已哉
頃公兼攝安福安福畏而懷之如在永新吾吉遂欲
移公安福而浮梁者江右之門戶也水帶彭蠡陸控
彰歙五方之所繡錯萬室之所陶埴當事以爲非公
雄才備識統理之不可吾吉大夫士庶念爲全省咽
喉所關遂不敢爭公閤中所舉士郭君來諗於予曰
吾師旦暮且去吉矣七月阮望則吾師之誕辰也

乞于大夫一言以與萊昔長安驪歌相和予惟茂齡
如公鞠膾奉觴之舉似無妨需之異日然古之樂得
賢才者誦其德音必加以無期無疆之祝南山有臺
之詩是已夫賢才之在邦家此紛紛總總者不苦於
剝膚推髓得一生不困於鞭朴因固得一生不疲於
供億奔馳得三生不迫於豪右奸胥得四生而最大
者出之鋒鏑予以樂利民之得生也無筭是故于戈
底定之後凡里巷之黃髮兒齒悉皆此底定之賢才
所賜也公壽民民迺壽公公又安能辭於茂齡之日
石菴初集四八序

天

哉且夫耆艾而壽之者俗之常禮英壯而壽之者衆
之至情禮之不能抑情久矣予方將紀公之勲陳於
公之座師太史姜公以備列於史冊與東溟先生後
先映照他日公或視草承明或秉衡銓署試以質之
姜公當知予非阿私所好也遂書其語復於郭君以
爲公壽

壽瞿母七泰序

海虞距吾豫章殆二千里有過而問曰子識海虞之能文者幾何人指屈而或得其半焉窮矣又有過而問曰子識海虞之賢者幾何人指屈而或不能得其半也夫海虞能文之淵泉而賢者之林藪也或指屈而不能得其半或得其半而指不能復屈是豈海虞之不足於縷數哉則以吾兄聞之陋也而吾兄聞之陋則又地實使之蓋相去二千里雖其赫然於庠序鄉邑者吾猶未能遽識之而況於橫笄衣祿之儔乎

石莊初集四

八序

三

今適有人焉其地則相去二千里其人則又橫笄衣祿之儔而吾忽一旦稱之曰此夫德言容功之兼備者也此夫無非而無儀者也孰從而知之知之則必於其子矣吾所爲言者則瞿亮公之母夫人海虞瞿氏自文懿以來久爲當代望族而亮公尊人元初先生以雄才鉅筆擅名壇坫者四十餘年當代推戴瞿氏不異范陽之盧清河之崔而其折服於元初先生復不異唐之昌黎宋之永叔也若此者天下皆共知之無俟予言獨是亮公之母夫人操修於與宦之間

符模於房閨之際其事已赫然於鄉邑而吾豫章以相去遼遠缺然若罔聞者今年夏亮公從海虞來訪何非鳴先生於豫章同社知其爲元初之子也亟走物色之讀其時菰接其聲咳莫不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已亮公於諸兄弟益狎諸兄弟正襟而進曰元初先生既已不可復見矣與子交好如是恨不能登子之堂拜子之母也亮公曰某之母以是歲某月七泰子能錫之誦言詎不勝於拜之堂上嘗於是諸兄弟爭問夫人之平生者屢滿戶外亮公悉跪而陳

石莊初集四

八序

三

之大抵夫人於詩書保傳之訓若其出之性成至於織紉組紃之職酒食遵豆菹醢之務雖耄老而未嘗少懈也其佐元初先生也有鷄鳴致警之誠而其啓迪其子也有和熊相助之勞亮公雖畧言之而聽者已可以類推而信矣昔陶侃之母湛氏得范逵而名迥彰而達則侃之密友也達蓋因其子以知其母當有信之於截髮剝薦之先者今諸兄弟足跡雖未嘗涉於海虞然既已識吾亮公矣穆如清風澄如秋水一道德存若斯人者其式穀之傳豈必俟登堂拜母

而後識之而後信之也哉茲亮公歸而稱觴膝下諸同社各爲詩篇附於岡陵之誦以庶幾范遠之誼而且以告夫天下之爲子者使知相去二千里而能致其身夫人之聲譽遠播見於歌詠被於金石者皆其子之力也諸爲子者可以憬然而自勵矣

何非與時菴序

柳河東記永州山水獨取於曠與興二端以盡遊觀之適而又以曠不病散興不病遠爲宜河東深於文事者也其記山水也予以爲作者之旨寓焉他日與常中立論文而抒寫其自得則在於抑之欲其興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蓋作者之能事要不出此二端而獨是失之於散與失之於遠者往往伏藏於興與曠之中故未已也而甚則卑庸遠未已也而甚則晦澁曩乙丑丙丁之際海內方以古學相高僞經僞子群相剽割每讀一菴如行荆榛蒼蔚之叢幾不知有日月開朗頃功令屢申矯枉不遺餘力我黍與興我稷翼翼亦既豁然於平原廣澤矣而復不免翳望黃茅白蒿之嘆吁其難也夫曠不能興猶之興不能曠兩者均不能無病而況於興與曠之交失乎曠不能興嘉隆之名手時有之興不能曠吾不能不致惜於近代之徐子卿孰能兼有河東之所稱而並據其勝則崑山歸太僕震川是矣而今復得之于友何非與當于巾角時讀拂水山房社刻得何非鳴先生制

就擊節不能已已每語友人先生之文政如清廟明
堂挽雲霓風雨及其微思渺義則非探珠於重淵
之下者不能獲驪龍之所珍惜此其震川之永鉢矣
非與則先生之介弟也予閱其水上篇洗滌自恣一
瞬千里殆無以名其所至憶昨觀濤胥江天風雪浪
駭魂悸魄底幾近之而發前人之所未至抉羣言之
所難明令讀者六鑿俱爲靜遠則又屬非與之餘技
何先生得非與而歸太僕則足之勢遂成蓋所稱與
與曠並拈者非與頃繇虎丘泛金焦過采石磯浮於
石莊初集四
序

三

鄒母賀太孺人七泰序

感應之理莫著於洪範至於雨暘寒燠皆可驗之於
行事之際而況於修短窮通浮屠氏依之以立說其
幻極之他方別界多生綿劫悉有一定必至之報以
洪範福善禍淫推之善之至者福愈奢不善之至者
禍愈久浮屠氏其亦非誕而無徵者與然洪範所叙
感應斷之於善不善而浮屠之說則以爲種種修持
雖復遍滿如恒河沙而皆不如信向其教之食報爲
不可限量其不信者名之謂提得禍亦較他惡爲最
石莊初集四
五

甚其果有見之實證者與其亦或以此而誇大其傳
與若夫閨閫之流昵神而佞佛性情固有以使之於
其間誠心崇奉遂能通其微言入義數十年精進匪
懈如一日則雖號稱比丘尼猶猶有不逮况於等輩
斯亦可謂出類拔萃者矣如此而其食報又當何如
哉安成鄒氏江右之鉅族也自文莊公哀然首舉南
宮迄於今冠蓋蟬聯蓋閱數世而猶未艾今孝廉端
侯則又隆隆特起矣端侯則太史四山先生之次孫
也其母賀太君以乙亥孟冬壽躋於七泰諸戚友念

太君毋端侯而子婦太史且又名士賀可上之女弟
謀所以稱觴端侯曰吾毋無用此爲也吾母棲心禪
學久矣諸戚友曰唯唯否否某等之稱觴於太君也
豈其封羊膾鯁以破太君之殺八又豈其考鐘伐鼓
以擾太君之清淨然而太君之得躋於古稀令子之
得列於賢書也太君實有以致之夫果報之說太君
之所樂聞請以此遂爲壽於是擷蔬摘菓而進之曰
太君之事太史公與事其姑趙宜人與代太史而事
太常公與代一更而事陳夫人非所稱視於無形聽

石莊初集四

序

吳

於無聲者乎太君之教其子端侯底於有成與教端
侯之兄若弟與教端侯之子教端侯之兄若弟之子
非所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乎太君之施惠夫子
之友與施惠夫子之族黨以登州閭鄉國也非所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者乎然則太君之得躋於七奏
令子之得列於賢書也夫亦響之應桴影之隨形而
已某迺進諸戚友諭之曰君言當矣雖然棲心禪學
如太君者夫豈有責報之思哉往端侯爲予言其什
舅可上深於性相之宗而端侯季父子尹堅持淨土

通者宿叅証是時端侯尊公朝就其弟講求暮就
其弟論難太君智慧過人遂得從旁聆側聽之餘
密諦忽一日引佩刀自難其髮請爲名山之遊
鳳志太史公大駭愕舉龐婆靈照事勗之太君
止然自是視五濁如糞土矣今太君於華嚴圓覺
五經宗鏡諸書皆能歷歷成誦兼復旁究指歸太君
之於禪學夫豈徒他人信向可止而諸君欲以果報
之事進之淺之乎窺太君矣雖然諸君將以爲信向
者勸乎則自此而耄耋而期願自此而端侯對

石莊初集四

序

毛

大廷策要路其所以爲太君之報者政未有涯也雖
吾前說則太君無責報之心錄吾後說則太君之食
報方駸駸未止諸君其第以今日爲始事焉則幾矣
試持予言質之豫章儒者毋謂予之勸襲洪範爲援
儒而入墨也

刻袁了凡先生四訓序

度量權衡稱物而施之者也或輕於豆而置之於銖
於鈞則權傾矣或溢於斛而載之於合於龠則量狹
矣造化之爲度量權衡也甚於人之所爲瘞藏之錮
不發於殘刻之子英梁之蒿不昇於情竅之農而况
於司徒之所貢宗伯之所材乎儒者高語性命剖析
玄微至尋常遇合之間輒曰是何足言是蘓子所稱
舍猪內而說龍肉者也迨顯晦熱中升沉動念營之
藿食者茹菽餐蔬之久忽而望屠門至止焉肥腍沃
石莊初集四

序

三

驚方恨大嚼之未厭而又何暇於龍肉以欺人然
則向之高語性命剖析玄微固不如近言遇合之爲
切實也易於履之上九曰視履考祥祥之來也惟其
所履而已雖其求有道而得有命實則求之之道政
以操得之之命也豈有所哉而修於內之道更其致
於外之道也又豈有富貴功名之道而異於仁義中
正之道者哉予友汪玄淵清修骨鯁人也痛風氣之
頹靡慨然欲勉以爲善之樂而懼其不悟念舉世競
美而汨沒者惟是科名一途誘之以所欣然後可以

鼓之於不倦而事有徵驗衆乃信從袁了凡先生之
事是其已有徵驗者也於是取其立命積善諸訓與
友人何宿海姜功懋合刻之而又輔以他刻若干種
庶幾志於功名富貴者皆將勸於仁義中正風俗其
自是而有瘳乎雖然更有說焉鍾氏之爲染也當其
未嘗得售也厄菑茹慮恒恐其不精且潔也及其得
售而陳沈淳漬之功往往怠棄於他日世之以遇合
遂志而易轍者豈少哉夫有所爲而爲善焉淺矣有
所爲而爲善而復不終焉不逾淺乎是故力行格天
石莊初集四

序

三

而致顯榮之數殺身成仁而守不回之節如是而適
可語於立命之學斯了凡先生之所未及而玄淵之
所樂以告於天下者也

贈天長王道士序

古者太祝之職司禴禘之事大抵彌變異逆時雨寧風旱其說雖近於玄渺然而聖王未嘗或廢我國家建崇雩壇於國丘隸在太常而又於諸郡邑設都紀道會之官元陽霖潦之爲害於是乎禳之蓋猶成周太祝之遺也國初鄧仲修周玄真諸君遇有祈求其應如響至邈聖書褒勞寵異有加天人相感之際其理固有不可訛者予友羅紫虛今天長邑有王道士流斗者仲修玄真之流也紫虛聽斷之暇物

石莊初集四

序

四

色得之時天長苦旱寺壁之薦弗應紫虛請於道士書符呪水甫三日而甘澍大注已又旱又請於道士亦以三日得雨如前予惟太祝之職其廢棄久矣雖有郡邑專屬僅取備員無裨災祥之數令長每當蠶隆蟲蟲之日徒檄召公真正一輩勉修故事驗不驗弗計也非有道之令長不足以致異人非有道之術士不足以格上帝流斗之屢禱皆驗固有自信於登壇之先者而紫虛之快遇流斗也抑豈徒然者哉夫陰陽醫藥其教皆統於令長而禴禘尤其大者於其

大者不復措意他更可知世不患無流斗之術患無紫虛之令長而已然流斗實有道者而又能謙讓不遑要未可以祈禳一端盡也予何足以知之

石莊初集四

序

四

宋榮公近稿序

秋氣澄鮮天宇高曠余方坐湖邊聽竊簌之涼颼
菱荷之清露友人宋榮公馳其所作近藝示之喟然
曰今何以得此文也何其澄鮮高曠與吾目之所遇
不謀而同也嗟乎今之爲文者其孰能有此也乎或
曰吾爲秦漢樂府也象觚也仲西之敦也而實則廣
模也或曰吾爲唐宋湛盧之劍也昆吾之刀也而實
則鉛質也或曰吾爲成弘扶來也咸池也朱絃而蹶
越也而實則槁木膠柱也榮公之文不必襲貌於秦
石莊初集四
八序

望

漢也而古色陸離青翠欲滴矣不必假途於唐宋也
而肉試斷虎兇金試截盤匱矣不必肖衣冠於成弘
也而搏拊足以動神人節奏足以感異類矣蓋其澄
鮮高曠原於性成於好不移易於俗尚而豈徒然哉
昔之治六藝者必稱師以明其授受之自榮公之至
於此也則何非鳴先生之教也夫以司馬遷之才而
無孔安國之傳則於堯典禹貢微子金縢諸篇無繇
載之史記榮公得於性之所好固也授受之間其又
安可誣乎予將益推明非鳴先生之教於天下則必

自榮公始過此而冬之夜夏之日氣候屢遷景物各
異予下隄湖上把榮公之文讀之以窮其無盡之變
澄鮮高曠之目恐未足以舉吾榮公吾幾不能測其
所至矣

石莊初集四

八序

望

重建圓覺寺募疏

往予與太模居士同叩無來禪師問大乘法居士每有所証入而予憤憤無聞今十五年餘矣禪師已薨寂滅予方汨溺於載籍詞章意欲稍窮吾儒之聞與而居士則長齋持戒較曩昔倍加精進予愧居士殆甚今年春相晤城隅溪上居士出一編告予曰是圓覺古刹緣疏文藁予將以讀禮之暇勉成勝事予不可以無述予莊捧而詳閱之則予友黃給諫水簾萬司理吉人丁仲陽余元禮余小星諸公之言悉在焉

石莊初集四

八

疏

給諫備示茲寺之興廢其文古而嚴司理附梵宇之增盛而致慨士風之凌夷其論深而大元禮咸嘆於有形之必歸朽敗而勸之捐捨其意曠而達仲陽借募石而說無上義小星記神木而陳希有觀其語奇而悟而居士之臺臺提撕也復引建旅舍拯漂溺之事而動之其旨遠其情切矣夫誦諸公之言而猶不能祛其慳吝之習則予且奈之何誦諸公之言而雖然傾餘囊分剩錢也予又何爲益之以贅疣哉是則設嘆眾美迺所以勸勉慙慙固亦士衡文成君苗輅

筆之心云爾他水經見者不具載然雖屢出摩訶

不能外諸公之包舉也

石莊初集四

八

疏

積書巖詩序

蘓子瞻論詩陶謝而後獨深取乎常柳以謂常柳之簡古澹泊唐之餘子不及也而於李杜顧反有不滿之詞子瞻論詩徒論其意義而已夫詩之異於文不在意義而在聲情子瞻未之知也青蓮妙於聲少陵妙於情情之至者深心之士忽然遇之而自動至聲之微渺則又非驟遇之所可悟矣是故宋元以來論詩者往往左青蓮而右少陵不獨子瞻之論爲失當也聲情之難知甚於意義而聲之難知又甚於情畧

石莊初集四

八序

四

其慷慨淋漓與其絮欬嗚咽詠嘆往復而徒以蕭然高遠爲至則又何怪而有子瞻之失當哉近代專以意義選較諸家而詩之情亡詩之聲愈亡一切幽怪奧僻如易象之未易測童謠之不可解夷音鳥語之無從而譯者悉皆擊節贊賞於是併詩之意義亦亡如是而豈復有風雅之遺也哉管侯元心以絕代之才併包古今之學崛起吳會婁江之間所著舉子藝當世既已珍之照乘明月奉之玉璫宗鼎矣而尤工於詩古文詞古文予不多見頃讀其序然切青詩雄

備奇瑰泱泱如天風海濤之震盪魂魄若其長歌大篇微吟短什予讀之屢矣大抵其縹緲超忽癡然而清鬱然而蒼與常柳之簡古淡泊無以異至於忠臣孝子之懷憂天憫人之思凡之絮欬嗚咽詠嘆往復者則非青蓮少陵不能與之齊驅而並搏也而何有常柳哉元心積書巖諸詩得之於絃歌之暇爲盛昔淵明今彭澤八十日考其時爲義熙乙巳之秋梁蕭統搜較淵明遺稿獨於是秋缺然求其殘辭剩句不可得豈以才如淵明亦不免以農桑勸相而遂廢乎

石莊初集四

八序

四

嘯歌與元心當荒旱之餘寇盜驚擾之際適能雍容談笑以底時和俗易而猶用其餘力發爲五七言諸體且其諸體又復工妙如此以視淵明何如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不謬哉

重修啓聖祠記

若天下者傳以世師天下者傳以道傳以世於是有
禘嘗之禮傳以道於是有配饗之文禘嘗及於其先
配享則慎擇賢者而侑之道公而世私也然而君天
下者止於一時師天下者被於萬世是故傳以世者
不能並道統之赫而傳以道者足以兼世澤之盛孔
子師天下者也其生也限於數阨於命不及躬備禘
嘗以致崇於尊養而其沒也俎豆遍於海宇凡周秦
以來德行經術之賢悉列廟下而從祀焉嗚呼隆矣
石莊初集四八記

哭

然歷代之祀皆詳於道統而畧於世澤伯魚子思孔
氏之似續也伯魚子思之得與於祀也非以其孔氏
之似續也猶之乎顏閔之得與於祀也且夫等而下
之伯魚子思既已得與於祀矣而推而上之則未之
前聞焉斯豈非古今之缺典與粵我

世宗肅皇帝以天縱之聖創非常之禮九季治定功
成百度具舉迺

詔宰臣宗伯釐正祀典於是易廟像裁僧舞明稱號
所以妥至聖在天之靈者靡不周盡而又以爲啓聖

公之明德遠矣勝國僅建殿於曲阜未能遍及四方
於禮爲畧而未備乃令天下學宮並建啓聖祠祀孔
子父啓聖公以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及孟孫氏配
享堂上而以宋儒程明道朱熹蔡元定從祀兩廡其後
復益以周公順成然後諸儒聚訟之議一旦屈服於
大聖大卓越之舉而孔子迺得以道統而兼世澤食
報於無窮嗚呼我國家之所以尊儒重道者何其
至與昔之君天下者追王上祀之典及於其九廟而
止未聞以其錫類之仁而推之以曲體於先聖又推

記

四九

之以曲體於先賢先儒如我肅皇帝之卓越者今
其祠之建也歷百季餘矣人倫明而德教滋學士大
夫相與衣被仁義沐浴詩書而窮州下邑皆知敬業
樂羣絃歌講習夫非以禮隆則道著道著則學興學
興則人才蒸慤與然則肅皇帝功德之在於學校
者何如哉記曰禘嘗治國之本也不明其義君人不
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學校亦何獨不然夫今之爲
之上者旣已明其義矣而守土之臣從執掌數星之
餘能留心學校者幾何至於啓聖之祠尤其屢過而

不取置問者南昌郡侯沈公獨能仰承 肅皇帝之
意而首及之公下車之日水旱頻仍寇盜狎告司徒
貢供億司馬討軍實而氓之蚩蚩犯禁捍問者日異
而月衆公皆不動聲色徐取亂絲清理之卒以其餘
力鳩工召匠舂鍾以時而啓聖祠之役興焉計修祠
之費爲門爲堂爲廡爲亭爲座爲龕爲垣凡若干金
而公又當賈誦之後不費公帑不煩衆助卒能俄然
底於巍煥使郡守皆知公也天下無頽廢之廟貌矣
而又安有頽廢之學校哉茲祠之設雖已百季有餘
而莊初集四八記 五

贈光祿寺少卿原任刑科右給事中如吉陳公
行實
陳維春萬曆壬辰進士少負才名劉一晁稱其文詞
繁如日星之暉浩如江河之注識者題之起家庶吉
士授刑科給事中已改吏科陞刑科右給事中巡視
京營維春歷省中前後八載自萬曆甲午迄辛丑值
國本未定戚畹陰持邪議適又平秀吉構亂於朝鮮
楊應龍拒命於播州東西一時交訐而內申河決黃
壩口丁酉三殿災度支病於經費不給興利之臣爭
石莊初集四八行實 五
交關中貴建搜括之策開礦採木榷稅紛然而起當
是時台諫諸臣慷慨論列者類中不測之禍維春忠
直自矢遇事指陳章奏數十上多痛哭激切之語海
內壯之然維春卒以忠直被斥先是巨璫陳奉徵稅
湖廣大縱爪牙肆毒焚民不堪命蜂擁鼓噪道臣馬
應京急捕璫役斃杖下奉大怒以阻撓 明旨特參
詔繫應京於鎮撫獄奉益無復顧忌狎侮監司郡邑
日無全楚襄陽通判即存宅襄陽推官何棟如棗陽
知縣王之翰抗不爲禮奉以之借清查庫藏劾奏悉

命緹騎逮治於是維春啼嘯曰白馬清流之禍迫將
復見今日春何敢愛此七尺也手屬疏備列奉諸不
法狀請必殺無赦 天子以爲朋黨在悖嚴旨切責
遂降貴州銅仁縣典史維春去未幾 上召輔臣論
以罷礦稅諸事蓋維春身雖不用其言實已有回天
之力矣里居十六季食貧著書卒未竟其忠直之抱
而死天啓三季卹錄廢棄諸臣得贈光祿寺少卿維
春在吏垣劾贊畫主事丁應泰黨倭賣國在刑垣具
言京畿之內群棍滋蔓如樂新爐之代草內批王一
不莊初集四 行實 五

宇偕南昌人

與張天生書

去秋曾有一函附書賈轉致不知已達記室否吳山
旬日之聚荷仁兄照拂靡所不至臨行因於疾病又
辱仁兄灑淚相祝雲云高誼未嘗頃刻去懷也今春
傳聞仁兄有豫章之遊弟與禹符日間於南浦滕閣
敞地越帆鱗集杳不得仁兄之信七月間得手札乃
知因貴恙中止甚爲悵悵仁兄云曾有三札及弟弟
俱未得寓目弟札想亦爲人浮沉千里之懷獨恃郵
筒傳寄而傳寄者忽畧如此彼亦安知我輩離隔之
不莊初集四 書 五

苦也所示諸刻想已漸次就緒而易文之刻尤爲快
心震川虛齋理齋遵巖諸先生其經義實勝於書菴
得仁兄大發其藏真先輩之遭遇也易文之壞莫甚
於今日今之習易者於皇極啓蒙本義大全諸書槩
未嘗討究且不知朱邵之易矣不知朱邵之易何能
辨京焦楊雄諸家之易又何能辨周程橫渠慈湖之
易乎此數人之易皆未能辨又安能知四聖人所傳
者爲何事震川虛齋諸先生卽未敢必其果合於四
聖然於啓蒙大全等書俱已深入其奧非今人影響

眩昏之學也仁兄幸速梓而流布之孟樸兄亦有易
經應社之刻兩兄先後共成勝舉易道其有與乎弟
生平易菴殊覺寥寥前此有作皆不愜意不欲出以
示人俟有近菴當同小序陸續寄政也宋文鑑尚批
閱未竟今歲以陳公祖委作吏治一書考求錢穀兵
刑利害未及了此近雖稍暇又不欲草草成之誠以
古人之批閱皆能與其書並傳宋之謝疊山要迂齋
近時之唐荆川茅鹿門皆以著書之精神而爲批閱
其批閱亦卽其著書之一種也若其草草塞責漫加

石莊初集四

書

卷

之以點抹議論則是古人之精神反因我之點抹議
論而湮沒矣夫點抹議論本以顯古人之精神而其
弊至於反使古人之精神湮沒則不如去其點抹議
論之爲愈此弟所以遲之而不敢輕耳茲因小价寄
金陵至問門附此字於孟樸兄處轉寄不盡綏懷嗣
當再悉

熊澄源翁七泰壽序

郡姓最著者推北山熊氏今大司馬璽石先生之族
也先生令嗣伯廿數爲予言從大父蔚宗之賢于心
識之督學使者試豫章拔一奇士於童子除中聲稱
籍其里問問其人則伯廿所亟嘆之蔚宗也今年春
歲蔚宗於城隅修頰電目譚笑駿發蔚宗語于某尊
人今且七泰願得如椽以侑酌者予識蔚宗因識澄
源翁之行事北山去城八十餘里彭蠡湖環帶左右
湖流浩淼魚龍蛟鼉叢育高流逸士之樂土也翁少

石莊初集四

序

卷

銳意進取提鉛懷輟罔輟晝夜已屢戰屢北輟棄去
放浪菰蘆之中垂綸把釣以自適茲山之烟月雲霞
風雨晦明翁坐而享之已七十載矣翁既隱處不遇
念無所表著於當世庶幾如閔仲叔范稚春以篤行
至德風示庠序學校斯亦布衣之極軌矣已又念遠
東模楷不若近爲步趨而翁族先達總憲公當一世
廟朝齒已六旬抗疏歸養偶封公邑稍不和長跼膝
前竟日盡析宦囊分餉二弟頃大司馬以壯齡歸里
力以謙讓廉靜挽持頽習譙訶不及於馬走竿牘不

至於邦君翁時時舉而公懿美申訓於子弟而又躬
體而允蹈之事母必備極甘旨不知其爲貧賤之奉
養也事伯氏必曲盡歡愉不知其爲異產之手足也
遇橫逆之加笑而謝之不知其爲戈予之凌侵也伯
氏無子以其子子之伯氏之利不以其子故利之大
司馬每稱翁之踐履無忝古人翁真無忝於古人矣
夫昔之高流逸士以謫激得名者名成而報必新登
彼是已以忠厚得名者名顯而報必奢陳寔是已陳
翁生平言動起居無一而不根抵於忠厚其福祿豈
有旣哉且夫食報於其身每盈於其量而止食報於
其子若孫每過乎其量而猶未盡翁之報將在蔚宗
是不於其身而於其子也負久未償其償必倍今蔚
宗才識雄爽加以力學不倦兩公之勲業行將於蔚
宗兄之翁雖老可以扶杖而跂俟也今日者南山之
歌侈於堂上無幾何而鹿鳴之歌列於堂下北山之
北吾恨其非復高人逸士之窟宅矣蔚宗試以予言
而進觴焉可乎

石莊初集四

八序

五

石莊初集目錄五

贈方元亮序

會堯臣文序

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解公考績序

環漪閣賦并序

六科房選序

三湖記序

與邑侯何父母書

復邑侯何父母書

石莊初集

目錄

一

魏素臣制菽序

南京太僕寺卿聲宇徐公行實

劉士雲遺稿序

文學易曦侯傳

崇祀錄序

上司理李公懇辭解撫臺薦辟書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畢嗣美社選序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倪公壽序

近草自序

公祭元輔劉是庵先生文

余小星時文序

程母丘太孺人七袞序

錢不識文集序

劉大有刻稿序

熊封翁六泰雙壽序

與朱禹卿書

石莊初集五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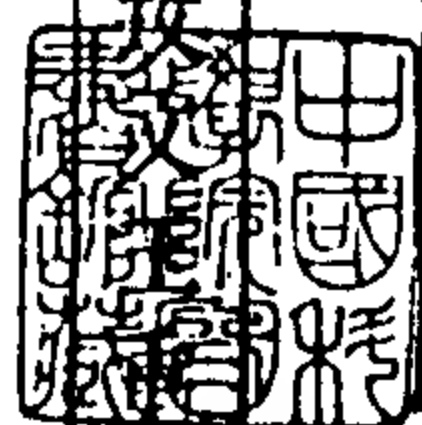
二

石莊初集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

贈方元亮序



梓

方元亮新安俠士也而隱於琴於琴曲中尤好漢宮秋每對客撫絃輒以此曲自娛往歲過豫章值海內昇平閭閻樂業豫章諸王于侯暨賢士大夫多於論文作賦之餘六博跕踟吹笙弄笛挾元亮茗椀酒尊之間聽其搏拊悠揚人人爲之酣適起舞當是時元亮日鼓漢宮秋數過殊不覺其悽惋已已春元亮別石莊初集五
序

一

吾豫章他往足跡不入灌城者七載矣丙子自建武來予視其意况蕭瑟殊異往時問其涉歷之處則蘇汝潁浮江漢達於淮泗皆寇盜蹂躪劍槊磨擊之鄉問其從遊則自添張諸君而外寥寥無賞音者而元亮向予遍訪舊識則向所最暱如劉士雲者基木亦已拱矣相對唏噓蓋不必拂軫動操而已悽惋欲絕居然漢宮秋之洋溢於吾耳也夫音生於情情深而音益至使元亮而鼓此曲於今日也其感人神魂當有迥異於曩日而予則固已不願聞於坐上元亮亦

不願一彈再彈以甚其悲愁也行矣元亮此去過郊
原黯淡隴水潺湲鬼嘯猩啼猿吟蛩泣試取漢宮秋
舊譜寫其聲於旅館郵次較昭陽秋月桐雨之怨孰
至孰不至必有能辨之者予恨不得操絃綺以從可
奈何

曾堯臣文序

乙卯予識曾堯臣于李雲將座上出所著龍灣草見
示適雲將茂先豫章社選成諸兄弟盛推臨汝之學
而堯臣獨以高古靈秀另闢手眼予心異之時予方
舉杏花樓社強半分才於豫章社十年最少幸得因
文事定交於諸郡名宿所見悉皆球琳瑯玕與夫夜
光鼉采私念海寓承平無事天子方壽考作人磨
髦蔚起詩人所爲賦棫樸而詠思皇者庶幾得以躬
逢其盛當是時雖心折於堯臣之才然不謂世遂乏
不莊初集五 序 三

堯臣之偶也已予落落不遇益得肆力於文章見古
慷慨俠烈仁孝之行事輒復低徊懷想以謂文不難
工而品爲可尚更復細觀堯臣之蹈履其慎然諾矜
緩急赴君父友朋之難不避危險而又糞土黃金敵
展名位意所不可奉以三公享以千金而不顧則居
然古慷慨俠烈之士矣予復私念凡所交於海寓者
得如堯臣之人迺不徒僅以文章表見今予與堯臣
交二十年矣南浮閩海北涉漁陽上谷齊魯鄭衛之
墟東過錢唐歷會稽足迹幾半天下求其慷慨俠烈

如吾堯臣者指實不容數屈不獨其人難違已也
之高古靈秀義味無窮而變化莫測使讀者如對友
國檀考馬遷韓蘇諸書則三百年來吾猶未敢以六
七計也而況於一時哉予然後知曩之期待於斯世
者過厚而人與文如堯臣洵矣其未易卒逢也嗟乎
如堯臣而尚困於諸生主司不以目迷方叔爲慙同
輩不以黜落劉蕡爲耻而知堯臣之深如予輩又復
屈抑蓬蒿不能効孔文舉之論盛孝章軋巨源之薦
阮仲容而坐使之窮愁於螺江龍洲之間天之生堯
臣者何心而阨之者何意操堯臣之子奪者可以果
然而悔矣

石莊初集五

序

四

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解公考績序

繫我江右控章貢帶彭蠡閩粵有變則憂在上游荆
襄告急則慮深左臂光黃多事則俱橫截陽侯之波
惟今上神聖文武戢寧中夏而運數未臻於恬嬉
南北烽燧屢馳我江右不獲享有寧宇五年粵寇蹂
躪於吉於撫於南安八年中土流寇攻黃梅陷廣濟
掠團風鎮潯陽震恐時則維揚解公秉鉞奉勅
來撫茲土公曰兵無強弱地無險易弱而使強易而
設險則惟政教之功於是謀所以殲粵賊者檄饒南
守備鄧光汴赴永豐檄都司張啓元赴宜黃檄袁州
知府田公有年赴南贛一捷於黃牛峒再捷於富田
而粵寇平已復謀所以備中土流寇先是賊圖鄖陽
荆襄岌岌公投袂而起躬擐甲督師乘流而下開幕
府於江州以防叵測公鎮江州無幾何賊遂從齊安
窺黃梅公迺檄都司沈公壽崇率標省營兵檄叅將
曹公光寓率舟師檄守備袁彬張獻表率江州防禦
之卒悉從江上扼賊一堵截於孔家隴再堵截於瞿
港而中土流寇遁去諸大夫逢掖拜手颺言曰公之

石莊初集五

序

五

再造江右也弱而使之強易而設之險斯其偉伐鴻
施豈獨彰赫於一時已哉昔韓退之論淮蔡之事歸
於惟斷廼成當公之移鎮江州也上未有簡書之
迫促下非有父老子弟之祈請人情樂安佚而畏艱
危喜退避而憚勇往而公不謀於衆不牀於難履及
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彼狗盜稀突之徒擁衆至
十數萬不敢以一矢加於長江者則惟公移鎮之先
聲有以懾其氣而褫其魄夫非惟斷廼成之明效與
在昔有非常之禍變必有非常之豪傑底定之卽以
石莊初集五

八序

六

晉江右論廬陵饑民之亂韓襄毅崛起而著廓清之
功宸濠不軌之害王文成慷慨一承迅掃之烈人才
之生非其時不見非其會不成公之繼兩公而特出
也豈偶然哉且襄毅嘗正統初海內晏安無事偶遇
潢池之警僅屬疥癬之疾宸濠發難勢雖猖披而時
值全盛物力充牣徵召立辦則剪滅一衆所共奔之
叛諸侯要亦易事而公處今日議餉則一空四盡訓
兵則防彼慮此境內有窺伺之奸隣封無犄角之
公之撫此艱苦百倍而卒能兩定劇寇俾四郊安於

覆盂其勲業較襄毅文成爲何如者夫建大功立太
名者類皆見端於一隅而徐收效於天下往襄毅之
破大藤峽與文成之平思田八寨也諸君子於其撫
治江右之日蚤已信其足以有爲今泰晉楚蜀廬鳳
之地介馬紛紜羽檄狎至以聖明側席憂勞之一
念卜之當必有非常之人颺驅電掃盡勦黑山綠林
之兇孽佐中興昌明之治吾知匪異人任必我公也
何者其見端於我江右者固已丕隆而不爽矣公以
乙亥當三載報績天子備悉嘉謀嘉猷錫之綸
石莊初集五

八序

七

諸自身而及父祖晉俸一級以示異數諸孝廉賡
長安索不佞摘詞稱賀且告之曰公之未至也某讀
其文章則著作之司馬子長其旣至也某佩其教訓
沐其德澤則好士之歐文忠子大夫其幸爲某暢言
之于謂孝廉之言一事之私感也而公之再造我江
右者則在於戡亂禦賊之鉅績遂擇其大者而謹書
之他如搜括贖鍰至四千餘金以增高雉堞使會城
有金湯屹立之勢捐俸備糴使旱魃不能爲災而涓
天不能爲沴則皆我江右之所式歌且舞者又如樊

循良性大塾舉廢墜肅紀綱御宗藩種種懿美更非
累蹟能盡然皆有郡邑之口碑在未暇備書於東氏
之特筆諸孝廉其勿以爲畧焉幸甚

環漪閣賦并序

江右滕王閣雄壓洪濤高延靜景騷流之所暢懷快
士之所騁目者也我高皇帝破偽漢兵於鄱湖聞
茲閣之名而悅之命駕臨御而飲至焉張綺燈於水
涯賦新詞於垣上六軍騶湧四國情傾於都哉足以
陋唐宋之游觀盛宇宙之企想矣閱三百載中丞解
公來撫是邦申令而底定之不震不懣民莫厥居公
廼登茲閣而喟嘆曰東南所長恃水戰章江實此邦
之天險也馳檄召諸郡舟師集南浦悉加磨練因構
石莊初集五
序
危閣於舊基之側躬閱水犀之剽勇者而公又以爲
治固不可以忘亂武尤不可以勝文閣之建也始之
以習水戰終之以極宴樂他日庶幾浪浪不喧魚龍
咸若變洶湧而爲淪漣息澎湃而成淺澗以仰副
高皇帝綏靖茲土之盛心因命之曰環漪夫漪者波
之成文而悠恬者也公之意遠矣予嘉其名遂爲之
賦

長江萬里曠宇千秋悵帝子於異代瞻英少於昔遊
波瀾迤今近郭林翁愛今遠洲懷仙李今歌舞之唐

虎溪景業今冠蓋之繁稠雕梁改而鶯不去蘭栢
而鶴常留咏夕陽於今古吟芳草於朋儔爾乃皇國
肇開乾符首握誅章郡兮秦雍推建德兮滄洛起虎
雲屯犀衆星絡布勾陳於危圍環紫微於傑閣節屆
上元軍奏凱樂驅韓彭集衛霍徐庾走於堂下燕許
於欄角毫絢色而掩華燈句騰輝而闢銀蕩既長
劍之紛紜亦錦囊之錯落想風雅兮當年仰神聖兮
著作已乃時移事遷蹟遠基荒視融達崇匠石靡良
疎櫺背月連毫披霜振衣窮步把酒面牆粵有名碩
石莊初集五

序

十

生長維揚遇淵雲兮詞翰紹韓范兮勛勳秉龍兮澤
國奮武兮雄方耀組練於鼉鼉之窟建旗旄於蛟螭
之鄉威壓濤勢氣凌滄浪於是俯頽洛臨沅莽關飛
樞納衆爽廓舊址於鄧肆顏新額於高敞嗤往代之
慘隘快一朝而軒朗當其波澄無際颺來不驚帆如
鳬影撥雜歌聲望彭蠡兮天盡指荆楚兮烟橫文鱗
兮弄旭潛蚪兮如晴開羣鴈而霞滿憑列檻而虹生
亦有駭浪排空凌滿拍岸走怒雪於沙間吼殷雷於
波畔雲起兮山迷歲馳兮村暗長嘯兮竹胎簾窸兮

日麗若夫疊岫西峙脩巒右沿鷗邊翠滿樹裏青連
掛芙蓉於藻梲繪屏障於賈松更冬夏而皆好旦晦
明而俱妍又如曲渚斜通懸磻層遠香荻曉滋垂楊
秋暈城烏啼兮花落江燕翩兮畫悄送遠眸兮食秀
愜逸興兮忘老雖登臨之殊族固眺睇之同驩莫不
攀芬榛歷井幹手攬日馭項摩星團或胸吞章貢而
濡簡或腕推匡嶽而揮翰或彈華絃而笑語或遲鑿
屨而盤桓或維吳榜而問徑或停越櫂而凭欄櫺洞
蕭兮漢表彈素琴兮風前挂醉兮繡幄蕙肴兮綺筵
石莊初集五

序

十一

數青螺於儿席辨紫氣於樓枰傾義墜而靡倦嘉賓
散而獨延緊中丞兮芳躅續往季兮高蹤紛履鳥兮
交錯吐珠璣兮安窮陽侯靜兮馮夷寧嶺月皓兮川
霧清佐寶曆兮無算調玉燭兮長明

六科房選序

六科文選起萬曆己未至崇禎甲戌予得而縱觀之
已未之靈秀壬戌之高凝乙丑之古奧戊辰之宏博
辛未之雄奇甲戌之清超嗚呼備矣歷數六科以來
代閱四朝年更十有五載生民之變故口繁奴酋
蹂梁於東奢安諸酋狂騁於西虎酋雄視於北內有
運甯崔魏之禍外有陝豫川湖流寇之擾中間白蓮
煽變海賊猖披蓋天下之事沓沓矣然而河嶽星辰
之氣蒸爲賢才蔚爲文人者益趨於盛豈非運數之
石莊初集五
序
隆而國家之福哉其在 熹宗朝不具論若己未
則神宗久道化成之終而戊辰辛未甲戌則今
上械僕作人之始也紀其終以見 祖宗之教澤積
而逾厚詳其始以見 聖人之鼓舞方來無疆是余
予仲舉黃子坤寧選六科房稿之盛心也文之工拙
與選者之當否世能辨之予不敢復贅且余于黃子
爲壇坫推服深矣亦無俟予贊之也

三湖記序

往讀應仲遠封禪儀記叙天闕環道奇詭如在目前
而紀事尤簡朴可喜竊嘗坐卧持之私念仲遠而後
得其奇詭者爲酈道元兼得其簡朴者爲柳子厚子
厚往而山川之幽翳不傳者多矣茅鹿門嘗遊粵中
歸恨永柳以外之勝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悵
然載之柳集鹿門特舉粵中一隅言之耳天下之大
如粵山川之湮沒者何可勝數幸而得與文人相值
政如名士得與傾城相配蓋千古難之且以五嶽之
石莊初集五
序
雄峙域中僅一泰岱偶遇仲遠其他如嵩如恒尚以
模寫未工或不能舉其形似彼望秩之名山大川猶
不能不假於筆墨之靈以顯況於餘峯剩壑也哉予
郡有東湖迴環郭內閱數千年爲葑菱之所掩蔽天
下鮮知之者一旦而顯於司理李少文先生豈非特
其人而傳與予友戴初士歌之詠之又創爲三湖之
名而爲之記詩吾不能擬議其妙大抵摩詰詩中有
盡一語足以槩其奇險至其叙次之工則于厚黃溪
鉅姆渾諸作之勁敵也仲遠而後簡冊久不見有此

快作而適得之吾郡何其幸與雖然湖景佳遊事廢
初士亦既侈言之而予尤服膺於篇末雷戒數語夫
觴詠管絃用以樂昌明則王者之澤存焉用以恣瀟
放則風俗之弊滋焉且桂子荷花夫非西湖之所以
召寇者哉今吾郡遊事幸不至如西湖之盛而初士
以微歌選妓爲非初士識慮抑豈仲遠諸公
所可及而或者徒以文士目吾初士淺之乎窺吾
初士矣

復邑侯何父母書

昨附數行馳復計已達之大府矣操練舟師不獨且
前要務實爲將來勝算中原銳卒不足敵長江水犀
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但招募之際須廣羅尤須精
察廣羅則技勇之輩畢出然恐賊之奸細詭來効用
爲害滋大不得不加精察以防意外今有一法擇近
郭近鄉有家室而機密者收充隊長統領之人卽當
委任隊長爲腹心使其互相伺察則奸細自不能潛
藏庶保無倉卒之變然統理者勿失之疎脫尤須勿
石莊初集五

失之苛擾斯適盡善才難自古所嘆老父母博訪而
慎用之當自有鑒裁也舟師旣集則日後劇賊雖已
殲除勢亦難於罷遣兼之海內脊脊應安淮揚之間
設有叵測操江下片微盡調南湖一營應援豐鎬則
沿江皆空虛無人之境矣此番舟師尤不宜輕易議
去伏惟豪傑舉事遠則圖萬世之安近則規百年之
利乞老父母商之大公祖定爲畫一之策戰艦若干
舟師若干每歲共需餉銀若干請於兩臺作何區處
以合十三郡量助或別別項支給亟爲奏請施行他

日此中安枕無虞皆老父母綢繆保障之力也長
尸祝自當世世相引於勿謏矣不揣縷瀆曷任主臣

石華初集

書

十六

魏素臣制莠序

頃予山居遭俗子意外之謗其人負詭譎工唇舌酒
食微逐間祇以冷語造誣爲事予既付之不聞不見
獨居常以文字自娛不能已於筆墨之役其人復假
借語言篇什巧爲挑激庶幾友朋之怒我去冬爲某
某作序斯人以爲言不誠譏予笑謂某某文之低昂
抑揚有識悉見且天下無訛人羊叔子也然從此亦
更以文字爲戒不欲數出以示不知已者予友魏素
臣梓其近稿索予序屢矣而予雅不欲破例以來口

石華初集五十八

十九

實置之數月已復念予與素臣友好非他人可比曩
素臣尊公澹明先生知我尤深每與友人萬美叔杯
酒談笑輒問予讀書何似時語美叔此君要非局促
轅下者予既感先生之知遇今素臣才麗英英爲文
有名士磊落之概足以繼澹明先生予安忍重却其
請而坐蹈蔽賢之咎予惟自古有譽而無謗者莫如
鄉愿然政不能逃孔孟之嚴詞其餘未有無謗而能
赫赫于天壤者文章特小技耳而退之之在唐笑之
則喜譽之則憂誠以爲見合於流俗者必非卓絕於

千古者也嗚乎豈獨文爲然哉夫溫雅退讓如吾素
臣數年間得謗亦不少矣然錄今而讀素臣之文彼
其叱咤怒號如風雨之驟至慷慨激烈如刀劍之夜
鳴頓挫宛折如龍蛇之起伏山沒何莫非其壘塊不
平之氣借抒於毫穎而拂拂以出則是向之誣謗皆
素臣學問之功臣而益友也又何憤恨之足云乎昔
天寶中常武謫守壽春李泌以處士放逐於此中夜
同宴聞鴟音常流涕而嘆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
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梟音者浮以
石莊初集五八序
二十

太白坐客皆翹企於梟之一鳴也終夕不厭以素臣

之得力處觀之則梟音誠好音矣予方將傾耳以俟

用爲幽閒數部之鼓吹而又何必食之桑椹異其變

易也哉素臣聞此尚亦輒然而一笑也

南京太僕寺卿聲宇徐公行實

徐喬遷南昌人萬曆己丑進士令合肥有廉能聲於
已授山東道御史初建儲之議未定宰執瑩諫屢以
爲言喬遷入台班是歲適有三王並封之旨中外
洶洶慮且有他變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光祿丞朱維
京痛哭爭之疏上兩人俱遣戍喬遷曰事孰有大於
此者乎裂麻還詔臣等職也遂抗章力爭已長安雷
火地震喬遷中言災不虛生皆因國本未建語甚
切直尋以他事降典史事頗細且誣未遽得重譴還
石莊初集五行實
二十一

重譴者以上怒前疏切直故也光廟改元特起

光祿寺丞天啓元年擢光祿少卿陞太僕少卿上訪

禦邊左十二事晉左通政熹宗朝逆璫擅權變亂

典制勢要陳乞類顯非分又東隅告急當事方格外

用人請纓之奏山積率多廢弁市棍與遊士之不操

者喬遷司封駁二載不少假貸引例程材悉皆屈服

四年二月晉南太僕卿南部院卿寺諸曹並建於

京城獨太僕以馬政擇水草善地建於滁陽署僻在

郭外遙連林莽近歲馬既折價慮郭外置幣不慎遂

以所入分寄直隸府州以故南太僕寺實無藏銀
遷任太僕適范濟世爲操江都御史范濟世者逆璫
魏忠賢羽翼也思有以媚璫以爲璫方佐 天子建
三殿大工諸臣悉皆捐助然徒銷鉢而已不足快璫
意安所得百餘萬踞而進之可以立致卿貳卽詭言
南鹽馬諸庫藏藏銀百餘萬然非內臣搜括不可得
璫喜請遣其養子胡良輔劉文曜往良輔等至索所
稱百餘萬實無有運使運同暨揚州前後守下至胥
役俱以追賠收逮累累道途矣於是良輔等坐二十

石莊初集五

行實

二十三

六萬於太僕寺建旗幟盛騶從檄羽林兒前驅赴滁
陽勢甚橫喬遷侶昵之曰南太僕無藏銀久矣歲折
價二十六萬七千各府州已如期盡輸之北部矣虛
派以殺人吾不忍良輔恚曰如若言何以復厥命是
時忠賢方在東廠奏疏或稱厥公而不名時又有建
祠以誦忠賢者良輔遂曰曷亦建祠於關山以畢斯
舉喬遷曰吾頭可斷祠不可建也良輔恚甚曰安用
若吾輩自成之耳喬遷曰太僕署在此若安能自專
悲視吾輩在乎吾不負吾輩也良輔面色如上立以

其語聞逆璫未幾遂指爲門戶削奪璫所恨於喬遷
者不獨力沮建祠亦以喬遷曾抗疏議 國本璫方
修要典謀紊亂是非故遂以門戶中之遷旣削奪仇
直益著或言其擢太僕 陛辭修省一疏有主上冲
膚當陽亟宜勤政講學官府應聯爲一體不當中外
殊觀數語尤爲璫所深忌云喬遷始終伉直然居鄉
和易近人無大小僇僂接之崇禎中議起用遂卒

石莊初集五

行實

二十三

劉士雲遺稿序

嗚呼才如士雲而竟如此而止可勝痛哉天之賦才也若屈原馬遷韓蘇李杜是爲盈量得其半足以雄海內得其全足以旗古今得其半而假之歲年底於有成者鮮矣得其全而終老著述之間則曠古今未易多見也補衡王勃皆負絕世才鸚鵡一賦滕閣一序特其少年之作耳使兩君或躋耆艾則子安當與文通明遠齊驅而正平亦復不裁相如孟堅矣世徒知士雲長於制藝不知士雲王於古文今試讀其序

石莊初集五

序

二十四

記書疏論議大者風雨電電之交作小者珩璜璫瑀之鏗鏘所稱天授之才非與而迺竟如此而止嗚呼此禍歟正勛所爲不免於後世之唏噓而涕泗也士雲知交遍天下最暱者萬美叔甘禹符萬茂先余小星萬風后鄧左之李平叔徐巨源與余數人而已諸君子才俱超逸過人屢試落落不遇又大半貧不能自給幸而優游太平得以詩書自娛則雖不遇何憾復不幸而美叔死平叔又死士雲死且五載矣不獨志壘奇傑之士不可再見而交游零落如此復何以

徜徉於俯仰之間乎士雲何構漪亭讀書其中嘉卉芳樹映蔽左右清波迴激長堤亘亘歸自武林復管汎閣池上念且坐消寒身於此中迺告成之日而士雲已溘然長往天之生斯才也隗其富貴功名而併靳其園林之樂園苦至是而當世猶有快意於其死者然則補正平之洩憤於鼓史視士雲猶未爲不遇矣

石莊初集五

序

二十五

文學易職侯傳 代某公作

易道進字職侯黃岡人爲諸生以文章俠烈名海內
博涉群書尤工舉子業嘗挾冊浮江淮渡錢塘訪求
奇書異人一時賢士大夫樂從之遊里居重然諾好
施予遇英少負才而名未燥者汲引獎勸甚於爲其
私圖自崇禎己巳奴酋闖入大安口蹂躪畿輔殘破
數郡已逆賊孔有德攻陷登萊執撫臣殞大將海內
不遑寧處是時秦晉邊兵糾合饑民乘變突起流劫
太行之西當事獨慮奴酋視此賊爲鼯鼠爲疥癬置

石莊初集五

傳

五

不設備職侯每處類曰此賊起時事大可寒心約其
鄉人立堡建倉日夕爲不虞之計繇是職侯復以經
濟名楚黃之間亡何流賊犯鳳陽連破廬江英山迫
近黃岡勢甚熾職侯之子爲瑚請移家遠避職侯曰
吾邑素恃我無恐今先去爲望邑必不保矣吾聞盜
賊不入禮義之鄉或不至是亦未可知其棄之也而
職侯所著四書易傳詩徵諸書卷帙浩繁又所購求
於四方瑰文秘冊多至汗牛職侯意尤惜之不忍舍
去因貽書與其友人黃正色曰不聞天下亂元道自

嗟乎職侯之死烈矣如職侯者真能無愧於名士吾
於職侯而重有感也當己巳奴酋之變白養粹崔及
第之徒皆已儼然巍科位至列卿迺或獻妻孥或獻
城堡覲顏爲犬彘不若之行孔賊之難僅一張海眉
公瑤以鄉紳抗義閨門死難他皆泯泯無聞職侯偃
蹇諸生白首不遇而能明於大節若此視彼食君之
祿而偷息苟免者何如哉考遜國時漳州文學伍性
原陳應宗等六人捐軀殉國卒與方黃諸公赫赫天
壤職侯聲施後世安在不與海眉諸公並傳士亦貴

石莊初集五

傳

五

自立耳何必科目之顯而文學之湮沒哉夫植名節
維名教者然後迺稱之曰名士予特表職侯之事爲
海內名士之勸不獨大書以愧白崔之徒已也讀此
傳者其亦可竦然而興起矣

崇祀錄序

贈少叅王西屏先生永嘉之名賢也其令嗣少叅公龍友督學江右時溫之人士以先生生平孝友端方上於浙之學使覆覈得實檄俎豆如例於是少叅方拜新綸旋里祇謁木主於宮墻梓其郡縣師儒崇祀之詞而屬予弁其卷首嗚呼如先生者詎不有光於盛典哉昔唐荆川却其鄉公舉祠祀之請至援三桓爲詆笑而羅念菴先生過吉州學携先人之神主以歸卽與匪人並列蓋茲典之濫已非一朝一夕石莊初集五

二五

之故矣夫以著述之楊雄竟緣仕莽之故黜之於兩廡此紛紛總總於六佾十籩豆之側胡爲者如先生之孝友端方斯真無忝矣予初未識先生而叨蒙少叅知遇聞先生流風餘澤事事三代典刑慨然懷高山仰止之想頃少叅捧簡書佐天子棧模薪樵之化絃歌洋溢於列郡溯其淵源悉先生式穀之遺也先生所稱以道淑世者非與古者司樂教國子沒而祭之於瞽宗瞽宗亦當日之學校也其人類皆德誼語言兼備者以先生生平較之茲錄不居然周官

之曠舉哉然則荆川之所歎美而念菴之所求配其先人而不可得者其必在於先生也矣

五人序

年

上司理李公懇辭解撫臺薦辟書

弘緒樸樸無似猥辱老公祖暨何父母俯鑒礪礪之
守保其片長臣其多疵曲賜商類於院司公祖致蒙
撫臺過聽置之保舉之列弘緒感佩嘔培乃其有極
惟是弓旌盛典自 國初鄭誦等三千餘人被 命
之後此舉不行於當世久矣中間偶有薦辟然多用
之備史館充教鐸至於民社之寄累朝未嘗輕畀載
在故牒可考也今 主上宵旰求賢特慎守令之選
明詔下於郡邑計必有龔黃卓魯而且兼以郭伋之

石莊初集五

書

三

威信虞詡之謀略者庶幾不辱玄纁弘緒何人而敢
謬當斯任且夫資格之限人甚矣一旦而遂欲破已
往之積習使據其上者絕去崖岸而引與制科並列
居其位者忘情爾我而不以未躋巍第自爲疑沮計
今日之勢固萬萬有所不能而其人既以薦辟自見
則舉海內繁難之事與盜賊殘燬之城郭災傷頻仍
之非里皆不問其稱否何如而悉以責之於薦辟之
一途此又事理之所必至限之以資格而責之以繁
難他日滿歲而去其遷擢又未必能與制科相等如

石莊初集五

書

三

是則雖有龔黃卓魯何繇昂首伸眉一吐出胸中之
奇乎夫人臣之義不避艱險不辭危亡此固賢者自
勗之本懷迺若束縛困頓有才而不能自遂有志而
不敢徑行則亦智士之所躊躇而未肯輕試況於抱
負設施俱不如人而冒焉以犯大易涉川之戒其不
免覆餗而債轅也必矣此弘緒之所爲趑趄而未敢
躬承也伏惟人生之生如元氣供四時之求而不容
斷遏弘緒不敢遠引卽以 國朝論之方孝儒吳興
弼則繇布衣擢用鐵鉉宋禮則繇太學選舉楊士奇
辟自儒士錢芹徵自府掾郭傳吳印又皆崛起縑流
此猶曰 國初用才之不拘也再稽之近例若文徵
明葉幼學王良章潢諸賢或以諸生被薦或以儒士
或以布衣何嘗不踵 國初之成法蓋我 列聖立
賢無方網羅不遺如此夫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百家
之邑必有善士如弘緒輩固應縷數而不能盡且有
什百倍蓰於弘緒者乞老公祖鼎言轉關於撫臺別
擇賢才以光鉅典俾弘緒得優游田園菽水以娛八
旬之母誦讀以傳先人之業異時學稍進識稍堅然

後出而捐軀以報 聖明酬知己未晚也侍在門下
具昧誠懇臨楮局任主臣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昨者辦香絮酒竟未獲踰薦尊夫人靈輓之前寸衷
良用耿耿惟老公祖寬其簡畧之罪爲感捧讀台諭
仰識老公祖俯念沉淪虛植不遺餘力夫士爲知己
者死况重之以章服之榮畀之以井邑之寄弘緒非
有胸無心者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弘緒家有八旬之
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菽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
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
少伸定省之私毫耄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忍然

者一又先大夫暨先母殯於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
爲皇皇旣爲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圖馬鬣之封
竟無期日春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忍然者二
弘緒幼懷攻苦之志濡首鉛槧之業廢箸售奇輟餉
尋異積之日月得書四萬餘卷擬欲偃仰此中竭其
負山之力勒成一家之言雖不足鼓吹休明亦庶幾
稍存筆墨於人世更微旣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忍
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弘
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老公祖之於弘緒不減慈

父之於弱子輒敢盡吐衷曲萬乞婉達於撫臺懇其
俯允辭免感生成之德更非筆札之所能盡耳肅此
再瀆諸容伏謁縷詳

畢嗣美社選序

羣海內之士而令之以社前此未有自予爲兒童時
從坊間得悅響編小築野乘始有海內大社之選已
予及唐宜之有鍾山刻削介生有人文聚刻最後孫
孟樸張天生國表國風相繼行世而作者之盛極矣
蓋自開國以來聲應氣求之通未有過於今日者則
皆以帖括爲之聯屬而招徠豈非一時之快舉哉有
告我者曰士務實學無務虛譽閉戶下帷實亦古人
之隆軌矣大社亦復何爲予竊以爲斯人之言過矣
不莊初集五

今天下北極漁陽南窮昆明東至海隅西暨碣西連
劍車書玉帛萬里無所阻間士欲有爲於斯世彼夫
人才之良楮偏全風俗之貞淫熾隱形勢之險易僻
要皆期了然於心而犁然於指次然當其鴻冥蟻伏
也見不能越里閭識不能超井邑雖欲邀稽還覽而
勢有不能而帖括者士人之職業也假以爲之聯屬
而招徠庶幾此往彼來之中凡其良楮偏全與夫貞
淫熾隱險易僻要之故悉能周知而遍閱之則是大
社之舉適以廣士人之實學匪徒邀四方之虛譽明

矣嗟乎當其光岳分割列國並爭之際敬叔求車於
於其君而孔子適得一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季
札崎嶇千里至魯而始得一聞風雅頌之遺當是時
士之得大遂其詠咨宏博之願者固亦鮮矣今幸遭
遇 聖明中國一家不以此時捐藩籬擴聽視而但
驕語閉戶下帷之風則雖窮年矻矻把卷伊吾世亦
安所繫賴而尊崇之易曰窺觀利女貞夫士也而豈
女也是效乎哉信州畢嗣美有海內大社之選問序
於予予竊見三載之中壇坫氣色稍覺寥落嗣美是
石莊初集五 序

舉足以繼諸君子之盛而振起之序之以爲將來之
勸嗣美清才妙致爲予友萬吉人朱子美之所嘆賞
過豫章遍訪同社獨予以冗病未得晤譚昔劉令言
入洛見諸名士各加品題予未知嗣美之目我者何
似旣爲之序且以質其言之當否何如嗣美當有以
語我也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倪公壽序

天啓壬戌浙之越州有以伯仲列巍科者則今江右
直指倪公暨其叔氏太史也公與太史俱以茂齡積
學工文章傳頌海內太史旣入中秘而公於例應得
出宰百里始試祁門已調歙浦主爵以卓異舉 天
子特加褒勞拔置柱下惠文辛未持斧來視江右周
一載而文恬武飭吏畏民懷江右大治冬十月七日
則公覽揆之辰也監司諸大夫旅諮於某曰君居里
門歷春徂秋耳目於公之治蹟久矣曷序次其事將
石莊初集五 序

介羔羊朋酒以獻余乃揚輝而語曰余之知公豈獨
在於里居之日哉當夫中涓擅權寢區毒痛是時虎
而翼於市者隼而據於墉者不擇地而有之而尤莫
如新安爲甚黃山之役一叛奴齟齬其弱主而通邑
坐派山稅遂至九十餘萬公於斯際呼吸及及不忍
其桁楊箠楚於民則必旋引其刀鋸鼎鑊於已然公
視其身之刀鋸鼎鑊如其衽席而其視民之桁楊箠
楚也如其身之刀鋸鼎鑊至於今青蘿白嶽之間猶
有熙熙攘攘者誰之賜也崔魏旣敗公首抗疏請罷

黃山波累皂囊屨上所排擊者則媚璫之權奸而所薦援者皆忤璫之正士公豈非宏才偉節屹然而特立者哉余之知公久矣於是諸大夫復旅諗曰公之按治江右也無以異於新安之日也江右風攝彫剋而邇來釋騷逾甚以賦入言遼餉之加派未已也而且有新餉有王莊矣以冠盜言九連之嘯聚未已也而且蹂躪於吉闔入於撫矣以風俗言奢靡驕悍未已也而且有鉅猾之舞文庶宗之扞綱甚或有倡優后飾臧獲士服以犯上無等者矣公披繡衣而來進石莊初集五

序

三

守宰而誠之曰賦入增矣若復有額外漁獵是重增也違吾禁者必以白簡又進父老子弟而誠之曰風俗弊矣若復有法外寬假是益弊也敗吾約者必以三尺於是十三郡貪墨既望風解綬而豪右亦聞聲屏迹迺公之功最鉅者則尤在於戡亂當流賊竊發於九連也江右陸無鉅鍛水無兇革在在風聲鶴唳而公簡練將士指授方畧以芟夷之未數月閩師有冠朝山之捷已粵帥復有黃牛峒之捷曩之柴炭於嶺深菁者旋且鹵獲殆盡公之功何如者公處難

爲之勢其在江右猶其在新安而公之造福於匡山蠡水猶其造福於青羅白嶽矣嘗考易於泰之九三其所信爲于食有福者必驗之於艱貞之守而書之箕疇其侈言五者之報也必先以平康正直之德公遇大險定大亂能以艱貞自見而其護碩果於摧剝之餘轉陽和於瘡痍之日平康正直蓋兼而有之其歛福致報詎有量哉公今旦夕乘駟馬以入帝都主爵悉公之宏才偉節行將舉三事之任畀之公之造福於天下余知其有更儲於江右者矣請以予石莊初集五

序

三

言復於諸大夫以爲公壽

江草自序

所居爲先賢潘清逸故宅當時樓臺之勝灌嬰城
與爲比手植木大十圍者以百計清逸往而傑
老樹蕩然無復存矣頃予架小樓而山臨城江水
東迴如帶意欲需薄田數畝買書吟哦其間庶幾如
清逸所爲於時藐聊以游戲應之而已客有過予者
索觀不已遂不揣而授之剗剗夫以清逸之文章與
曾南豐王臨川並著於熙寧之際而予尋其殘編佚
帙已不可再見何有於此區區者然而峯巒環峙雲
石相初集五
序

聖一

公祭元輔劉是庵先生文

嗚乎公之生也 當神廟垂裳負展之日而其沒也
當 今上避殿減膳之秋其秉成也在 慶陵賜環
直諫之初而其謝政也在逆瑞專權煽亂之始貴極
三公不足以爲公榮寵備 四朝不足以爲公重而
其道德洽於一時節義著於千古勲業爛於百世則
小特梓里之私幸而實海宇之休光當夫 貞皇升
遐選侍竊位 冲主處東朝之地客魏造番簾之謀
正人嘖蹙而莫敢誰何賢者躊躇而無能爲計公獨
石莊初集五
文

聖一

霞互盪低徊賞玩之久率爾弄筆亦足自娛他非所
謂也海內負才之士足以繫比曾王者衆矣予不敢
謬附清逸試以質之同人其謂予之於此道工拙爲
何如也乙亥仲冬弘道題

縱橫 天子方側焉厯多事之憂庶幾耆舊登庸極
此生民於塗炭而公竟辟穀未幾溘然長往矣公之
生平可以無憾於九原而斯世不蒙再造之澤大河
南北未有底定之期則不能不致恨於造物奪公之
速唏噓而隕涕也某等或叨令嗣之壇坫或附名族
之門或屬成均之門墻痛哲人之云亡憤蒼蒼之
追懷疇昔哀感曷勝不腆椒觴伏惟歆鑒

余小星時文序

嚴滄浪論詩以妙悟為主於盛唐中獨推服孟襄陽
襄陽則滄浪所稱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者也國朝之
制藝猶唐人之詩未有悟境不深而能躋於神妙者
予閱成弘嘉隆以來之文多至數萬其能傳於久遠
而不磨者大抵皆有獨得之悟而私心擬議足以當
制藝之孟襄陽者惟王房仲歸季思兩先生兩先生
不必有成弘之渾雅不必有嘉隆之博大而靈氣恍
惚秀骨清森實又王唐諸君之所未逮滄浪既往予
石莊初集五 序 聖
此語不敢以聞於人久矣竊謂今之論文者較曩昔
石渠虎觀異同之論紛紜殆甚然類皆爭勝負於末
流而未嘗操必勝於源本夫聲聞辟支之悟已不足
參正法之席而況於野狐外道今之譚理學譚經濟
皆野狐外道也救之以先正而徒拘拘叔敖衣冠復
不免聲聞辟支小果之累庶幾得如兩先生者匡扶
而鼓盪之則予友余小星是已小星之文世共驚為
嗜古而耽奇者也夫以奇古目吾小星譬之以阿難
之多聞迦毗摩羅之幻化而目世尊世尊不任受也

小星之文一以妙悟過人其間非無如天風游海之雄如履市龍宮之怪如雲壘象城之班剝如歐冶劍徐夫人七首之犀利然皆從其獨得之悟境出之微詞渺義縱橫錯落無異瀉水於瓶發矛戈於武庫令歸王兩先生而在其心折於小星猶之小星之心折於兩先生無疑夫小星之妙悟非得之於操觚染翰之際而得之於冥參靜會之餘小星之制藝小星證道之文也而豈語言詞章之末也哉昔歐陽永叔篤好梅聖俞之詩自謂知之特深他日屬聖俞誦其得石華初集五八序

聖

程母丘太孺人七哀序
古者九嬪掌婦學之法其教止於四事而尤以婦德爲先然閨閻之懿美往往不逮士君子百行之備故其見於紀載播於歌詠者大抵舉一端垂範而不必責其兼全敬姜以勤漆室以智陶嬰以貞緹縈以孝桓少君以順陶侃之母以敬賢是數人者旣已赫赫簡冊間然考之紀載歌詠皆取其一端足以垂範而止夫非以傳之約者其事嚴傳之侈者其情僞與夫又非以事嚴則傳雖約而信深情僞則傳雖侈而易敗與予獨怪於世之爲詩若文以稱書閨閻者何其夸且飾也舉敬姜陶嬰諸人所不能兼全之懿美悉獵取而加之於一人之身進而砥之實則皆子虛烏有也嗟乎子虛烏有之事不足以欺閭巷而又安能以欺古今是故愈夸愈飾而愈無傳夫惟擇其真有以過人者而謹識之迺可以歷久而彰著程母丘太孺人是矣予邑距新安數百里而遙予所知方友與太君令嗣光祿公稱莫逆嘗以太君之懿美相告予然後知閨閻之卓然足以紀載歌詠者則太君也今夫

石華初集五八序

聖

素封之室類以貨賄爲依而多男之家不免反唇誶
誶之習至有同居而求析愛懷抱已子而戕賊他子
者迺太君實產鳩茲其夫子贈徵仕郎又客鳩茲屢
歲彼鳩茲之甕甕蒸蒸者非太君之有而誰有哉而
太君一旦我任我輦而遷之歛也時太君僅舉光祿
公贈君以異母諸子爲言太君曰形家言鳩茲不利
於孺子歸而棲托安好足矣遑恤其他卒航一蒿而
至止於黃山之間遇其冢婦介婦融融怡怡俯視諸
子無以異於屬毛而離裏也光祿公早艱於嗣撫異

石莊初集五

序

七

母仲氏之子爲後迨光祿公既貴顯則已似續有主
矣而太君視仲氏之子顧之復之不知其出於螺視
也諸子中有艱於嗣者爲之焚天告天皇皇然如其
身之無以似續凡太君之爲此者皆安若性成無幾
微德色見於顏面較同居而析愛懷抱已子而戕賊
他子者何如哉夫德不必夸飾期於數而可傳如太
君者此真足以傳矣况乎慈惠恭儉與其信佛好施
更有縷數之未盡者哉太君以乙亥孟冬壽七袞光
祿公方總大曹內養之職舉觴以進屬方友乞言於

予予識光祿公賢而多才且生平以忠誠自矢能不
負太君之訓遂漫書太君之事以復方君其幸母以
未侈爲歉也

石莊初集五

序

六

錢不識文集序

昔之以夙慧稱者代不乏人如徐稭黃琬孔融之流
皆以片語之異揚聲當世索其少年著作無有也他
若張儼朱異輩稍有詞賦然韓盧宋鵠之篇南嶽鐘
山之詠了無奇特徒以其少年之著作也而恕之至
於論議序記書疏碑志贊頌箴銘苟非才學識兼擅
其長蓋有班白之老猶不能窺古人之堂與者况於
學書計肄簡諒之日哉錢不識齒未及於舞勺而吐
語驚衆從尊公彥林得其古文詞閱之奇頴宏博幾
石莊初集五八序

罕尤

於讀等身之書而窮丘索之奧不獨儼異諸君望而
自失雖成人而號爲文士者猶將退舍避之非河嶽
日星之鐘異何能有此
今天子留意人材網羅過於深巖幽谷當有以神童
舉於鄉國鼓吹休明之治如前代所云者不識卽欲
謙遜不遑吾知其不能避也雖然不識才學之超絕
固不必言而其胸懷復有大過人者嘗誦其士先器
識論灑然異之其言曰馬卿無器而渴瘠楊雄無識
而臣莽夫不識年歲幾何而迺能持論若此然則徒

以夙慧目吾不識要未爲深知不識者矣

石莊初集五八序

罕尤

熊封翁六泰雙壽序

歲乙亥春王正月熊足庵先生壽躋六泰令嗣公遠
綰符肥水不獲膝席稱觴諸戚友代公遠舉爵以進
先生則趨避之厭原山中日期願而觴禮也者而觴
則某何敢且以某之攻苦不遇記曩者於秋風落日
寒蒼中自會城歸吾父倚閭以望某念無以慰吾父
闔扉飲淚者旬餘今幾何時豈以吾子一旦而叨列
制科也而遂忘疇昔哉蓋趨而避之於厭原山中閱
月而始出也於是諸戚友復謀舉觴以進時秦晉劇
石莊初集五八序

盜自汝頴犯中都淮南震恐梁城蜀山之間赤羽長
戟遮蔽日月合肥被圍幾二旬公遠躬登麗譙冒矢
石捕城中間謀殲之賊環攻卒不得乘瑕以入淮南
恃以無虞厥功著於社稷賊既遁公遠適當報最之
期天子下璽書授階如例足庵先生暨其配皮太
夫人皆得因其子 褒封諸戚友曰是曩者落日寒
蒼之所貽也先生其幸無辭酌者而公遠自合肥屬
伯氏于岸捧卮佩象服致兩尊人前曰大人之不忘
落日寒蒼也兒豈敢忘之哉然而戚友之言可念也

於是先生念劇冠旣近淮以南方當飲至爲 天子
稱壽萬年某得以此時叨 恩綸之榮誼弗克辭迺
遲至九月又當皮太夫人六泰朋酒羔羊以至者踵
接其戚屬某廼酌醴而進曰嘗讀南山之詩其致祝
於眉壽無疆之君子也始之以德音不已終之以保
艾爾後予以爲岡陵之頌不如南山之信而有徵也
夫本於德音魯論仁壽之旨也極於保艾行蓄以引
以翼之說也今公遠之叙先生也其言曰吾父事父母
事本生父母志常餘於力之外急人之急不替切

石莊初集五八序

五

膚笥有衣裳隴有禾黍恒以周給困厄而致屢空遇
後輩一言一字幾於道者贊嘆之稱述之因而砥礪
成名者比比此非德音之不已者乎其又言曰吾父
爲文簡古力追先進屢試屢躋遂以其業授之兒輩
卒底於有成今家于岸暨弟暨某之侄某之伯子之
子又翩翩翔翔膠序續某而蔚起矣此非保艾爾後
而克昌者乎夫貴不忘賤泰不忘窮是故居貴而不
傾處泰而恒久試觀黃華絢爛鴈影欹斜非向者落
日寒蒼之秋哉而且縱金擊鼓於茲日矣迺先生於

縱金擊鼓之日而每念不忘落日寒蒼也匪獨先生
彼其操中饋而佐之者夙夜匪懈則猶然先生不忘
之盛心也恒久而不傾先生與太夫人之食福固有
既哉過者 聖明留心郡邑 詔循卓之吏以次登
入中秘公遠治行異等較羊續之在廬江聲望不啻
過之主爵非借重銓衡則榮選木天冠佩象服之錫
旦夕來而無已詩人所稱德音保艾之報自有百倍
於此者先生當是時或浩歌微吟或揮毫灑練於漁
艇釣繚之間顧太夫人而笑曰吾猶不能忘落日寒
蒼時也吾知八公之山必有騷鸞鶴採芝朮以至於
熊氏之庭者公遠其慎勿曰無以騷鸞芝朮而傷吾
父吾母飲水之介也則戚友之旅至者當益歡抃而
無量也矣

石莊初集五

五十五

與朱禹卿書

社中佳句珠玉滿把而仁兄推敲處又備極苦心此
社爲不虛矣七言律古稱難工蓋命意最難氣格次
之非謂琢句爲難也琢句特其一端耳卽琢句之難
亦有數種情致須深音調須亮使事須工落韻須穩
至於寫景摹象又特琢句中之一端耳究而論之近
體縱復高妙終非作者極至之境唐人選詩多畧近
體惟才調集則近體爲多然此集通唐選之最陋者
莫西山先生所選亦止李杜韓柳諸家下詩其五七
言近體雖工不錄此公自具隻眼未可謂爲宋人議
論遂忽其言爲不足聽也鄙見如此願以質之仁兄
泰老札中所列甚當限韻一事似不必拘拘弟已詳
之篇末矣六魚韻仁兄改稿大佳但拙句雖涉草率
似與秋社相關存弟之舊可耳

石莊初集五

五十六

石莊初集目錄六

書淮陰侯列傳後

再書淮陰侯列傳後

續書日記

南昌何侯五十壽序

熊伯甘練絲集序

公孫弘論

心水堂時文序

宦祀編序

石莊初集六 目錄

復司理李公書

傅玉生稿序

丙子紀事

與萬茂先辨府學署石書

博依堂文集序

竹山隨意草序

豫章二祀紀序

重修南昌縣儒學記

汝源王氏重修族譜序

勦撫流寇策

與何父母論救荒書

再與何父母論救荒書

丁時之刻稿序

跋寫韻軒記

萬孝子傳

寂光上人像贊

復嚴子岸書

石莊初集六 目錄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致

書淮陰侯列傳後

楚有張君燧讀書好奇之士也云廣南有韋土官自言淮陰後當鐘室難作淮陰侯客其匿其三歲見知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冤哉淚滔滔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趙陀遂作書遣客匿兒於陀曰此淮陰兒公善視

雜著

一

之陀養以爲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埔間有鄭侯所遺之書尉陀所賜之詔勒之鼎器陳子曰炎漢之初何多義俠哉淮陰侯客較魯朱家之匿季布抑又有難焉者夫子房之博浪沙中誠俠士之尤也其後劇孟郭解繼之百年之間流風餘習未泯甚矣其多義俠與夫忠烈之死與功高不賞之臣死而非其罪者造物每巧爲之庇其後國朝方正學噴血殿庭族誅者至八百四十七人而一綫之脈卒存於寧海典史魏澤之手非獨

人力也蓋亦有鬼神之助焉予嘗怪趙陀以魁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迺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雜著

二

再書淮陰侯列傳後

或曰子記韋土官事奇矣柰與史抵牾何長樂錢室之禍蕭相國實給之司馬遷云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蓋實錄也何忍於其身而迺稱冤於其客不亦外乎曰唯唯否否何之給淮陰也悉出呂后之謀何亦愚禍而迫於不得已耳呂后謀之而何不從高帝之疑當不在於請苑益田之日矣且召平不云乎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衛徒以淮陰新反疑君心也夫益封置衛不以爲報功而以爲見疑平亦知誅淮陰之事於相國無與矣自古功臣冤死者衆而淮陰爲最悔不用蒯通之計之一言淮陰心事昭然司馬遷以及一字加之非爲呂后諱爲高帝諱也高帝儼然南面呂后非有所指授於平日豈遽敢專擅至此哉鐘伯敬之言曰信實不及史遷作傳書淮陰侯不書名者重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及也嗚呼伯敬斯深於讀史者矣

續書日記

予以壬戌作酉陽山房藏書記今遂十五載矣壬戌以前間從家大人於齊於閩於淮濟然皆閉置署中無繇縱觀都市丁卯應試南畿已復北涉汶泗抵長安泛於金焦東過錢塘已又浮彭蠡旅食海陽者二旬乙亥之度之禾川之臨汝舟楫輿馬殆無虛歲勞矣然雖至輒汲汲以訪求典籍爲首務在長安四閱月時閣部院寺暨諸司新志告成予念實錄之所未及會典之所未詳者畢載此書一代之制度條教備焉屬友人遍覓之僅得吏部太常二志其後數載金弟士言官太僕迺得太僕志又歐邏巴國利瑪竇願迪我輩挾其徒傳西洋曆法於中土徐玄扈相國參驗而考定之著崇禎曆書識者嘆其奇博予亦求之未得雲間姜神超入都門予往晤之就神超索所抄文淵閣書目神超許以見昇未數日而予已策蹇匆匆出春明矣卒未見文淵閣書目爲幾卷幾冊也居南畿最久盟友王唯士焦弱侯先生之壻也屬其叔先生藏書數種唯士曰焦氏書誓不以假人言之無

我忽一日過廊下見有宋江鈿文海計一百冊書法
工好裝潢精潔書頁向予索十金傾囊僅得三金客
邸無可質貸翻閱竟日低徊不舍已恐書頁見厭坐
所識他賈肆中托其持至更翻閱數過適去中間頗
得唐宋集十數種則皆海陽錢塘之所購也因憶予
里居時二十餘年收藏典籍大半得於王趙二書賈
之手二書賈遇坊間新帙過而不問惟從故家巨室
索所藏簡冊鬻之故書多秘本而二書賈遊名人文
士之門殆遇且久於諸書其難購某易得有儒生學
士或不能悉者而二書賈言之歷歷今王賈老矣以
鬻書家頗饒王本安義人遂不復數至會城至會城
亦不復以鬻書爲事趙故世家子貧窶寄食數載以
來嗜書者落落趙生計益困秘本日益以稀每過其
肆敗絮塵漫而已迺知奇文異錄非但安坐而讀之
爲難卽其幸而致之於几案笥篋亦大非易事因取
壬戌以後所得者彙爲目錄二卷以續前日四卷之
後庶幾海宇安恬烽火漸熄國無枹鼓之驚身無病
魔之苦幅巾縵袍消磨歲月於此中則予生平志願

畢矣或不幸而事勢不能如意則此書之人
此書之遭遇也千百世之精神其顯晦升沉莫不有
數存焉予又何必過爲之慮因記之以貽來者

南昌何侯五十壽序

歲在柔兆月在協洽日躔鶉火之次邑侯崑山何公
壽躋五表諸子祔受公之知遇者謀書詞於純麗以
侑酌者或曰惟茲柔兆品物暢茂而垂布惟茲協洽
陰陽交遇萬類協比而和合惟茲鶉火位中央而律
林鍾爲坤道致養之候焉公之得天厚矣或又曰崑
於方域爲斗宿之次林屋之洞金庭玉柱神仙之所
窟宅太湖三萬六千頃匯合江海宇內之奇觀併焉
公之鍾美於地也豈偶然與不佞進諸子祔而復之

石莊初集六

序

七

曰詩有之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此天之說也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此地之說也然而南山之致禱於不
騫不崩也獨不曰羣黎百姓偏爲爾德乎夫魯頌近
於夸大雅近於諛而天保之歌言天地而必歸之於
人則固釐祝之信而有徵者矣公之治吾南昌也五
載於斯往甲戌旱魃爲虐則公賑救之已乙亥流寇
震隣則公輯寧之盡西嶺之石不足紀公之勲猷竭
章門之穎不足侈公之懿美無已則以目前最鉅之
績揚勵之可乎頃仲夏之月吾郡苦於宿潦既匿商

糴不來四境沟沟懸釜以待朝餽饑民度不能存則

挾亂民瞋目語難剽掠之形一日數十告而會城索

求糴糗者假以枵腹爲詞攘臂狂逞訛言甚於焚洗

公曰爲今之計廣徵粟以救饑嚴立法以遏亂兩者

竝行庶其無意外之虞而救饑繇鄉及城遏亂先城

後鄉今不敢以勞怨爲辭於是單騎馳炎曦中日百

餘里計某墟落需粟若干某坊廂需粟若干急請於

撫軍畱南糧以賑不足則勸於豪右不足則移於虔

州俄而商舶鱗次廬集陳因盡發民賴以生者無算

石莊初集六

序

八

於是又康知亂民聚徒衆而扞罔者若而人其挾凶
器而肆劫者若而人立捕元愆白於撫軍請以斧鑕
從事一時反側股栗當擾攘遑遽之際卒皆安堵如
故民賴以生者復無算蓋公五載以來江右之民或
荷其勞來而生或蒙其寬恤而生或因其創艾而生
又或奉其誨言循其約束而生而獨是肉白骨而起
溝瘠未有若茲役之廣且衆者於都哉盛矣董子之
言曰壽者讎也讎之爲言酬也吾以無算貽之則亦
以無算報之山之不騫不崩也大氣有以扶之豈者

心不塞不崩也至仁有以致之然則公之用壽無疆
也人則使然又何必矜千支以表異誇疆域以示育
而獲云天地之力也哉方今 聖明留意民瘼念吏
治廢惰 詔擇令長於諸途務求賢者能者而授之
任誠得如公廉卓剖符錫壤太平之象可計日以俟
予不能不致望於主爵異等之權爲之表揚而風示
也昔鄒忠公論熙寧元豐間循良獨惓惓於江都令
羅公適以爲俗儒貴耳賤目不當近捨江都遠慕卓
魯夫公之救荒諸鉅績則亦赫然今日之江都也諸
石莊初集卷六 序 九

爲 聖明之所求者其尚無務近捨我公而遠慕江

都也哉於是子衿聞予之言適當懸象鵠大之日瞻

斗間之瑞氣歌南山以進於座右公其一笑而受之

則予之叨榮而邀寵也厚矣

熊伯甘練絲集序

韓退之序裴楊倡和集因感慨於惟愉之詞難工而
愁苦之言易好予竊以爲不然退之此語論屈宋以
後之文章則得矣而非所以語於三代作者之盛今
夫湘纍之怨九辯之悲其比物連類索欬嗚咽誠亦
千秋之絕響矣及超屈宋而進之彼益稷之贊禹臯
陶之陳謨九官十二牧之拜稽相讓其詞和吉如聞
咸英韶濩其氣象雍容如覩肆夏采薺之步武以較
屈宋何其盛衰之不侔而升降之殊軌哉且小旻大
石莊初集卷六 序 十

東與夫板蕩諸什非不淋漓婉折也然周公之七月

召公之卷阿上以揚勵乎君臣之隆下以抒寫乎農

圃飲食祭祀燕饗之事雜之變風變雅一若雖雖嗜

嗜之音淫溢高岡之上一若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憐

然操商調而懷水僊然則三代作者之盛大抵以惟

愉勝而不以愁苦凡長安在彼易好而此難工哉嗟

乎屈宋以後之文必其愁苦而後至無怪也何者古

人之惟愉原本學問而後人之惟愉繇於境會原本

學問者忠孝之思仁義道德之旨無所往而不見於

語言篇章之內雖其突不黔而靡不暖而溫柔敦厚
自足於中猶然歌聲若出金石而不變也而況於得
志之日乎繇於境會者功業之輝耀富貴之薰灼而
已性情既汨而又何有文章固不如窮巷陋室之士
甘荼如薺飯羊腸若平地者爲能鐫刻萬物抉摘幽
奇之動人而可喜是故屈宋以後之文非其不能工
於惟愉之詞也不能深於學問之道而已盟友熊伯
甘以世家名賢早登賢書其於人世既已無不如意
矣然伯甘不以境遇之得失爲忻戚其氣冲然其意

石莊初集六

序

上

念欲然自下遇人無大小貴賤輒偃僕接之忘其富
貴功名而孜孜以學問爲事予每當事有不平一往
不禁之時輒念伯甘之溫文不覺五內屈服伯甘之
所得深矣哉伯甘詩文傳於海內等之和璧隋珠不
待予言而予尤心折其古文迺伯甘於古文每謙讓
不逞強之再四始出以行世予每謂惟愉之詞其難
好也非一日矣讀伯甘著作湛於道德仁義沉酣於
忠孝居然唐虞之颺言庶歌而文武成康盛世之體
裁也古稱退之起八代之衰惟伯甘足當此語豈徒

一時之僑盼已哉往聞伯甘尊公大司馬論詩以富
聲爲主惟文亦然夫嶢谷之管長九寸圍九分積八
百一十分而度量權衡出焉十一律之損益生焉是
蕭韶之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也伯甘之文夫固
非屈宋之偏於羽商者之可比擬矣

石莊初集六

序

上

公孫弘論

自古人主在位之久有君而無相者莫如漢武夫以武之雄才猛氣誠得剛方正直若中屠嘉魏相之徒佐之使其好大喜功之念有所憚而不敢逞吾未見建元元朔之治遂不足比隆於文景也惜乎武之相無一而非庸猥之流迺其庸猥而兼以忌刻則其如公孫弘爲甚史稱弘之事君也每朝會議間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而他日又載於別傳曰弘以希世用事位至公卿桀弘生平要不過此數語

石莊初集六

論

古

盡之矣嗟嗟用弘之術而進以事乎雄才猛氣之主不犬馬畜之則奴隸視之其後禘祠封禪征伐土木鹽鐵榷酤之事紛然繼起謹論不聞於前昌言不入於耳則豈非弘之從諛有以開導而馴致之哉夫使弘而僅以庸猥自安也吾尤不爲深責而弘又以忌之諸媚忌人之剛方以已之希世用事忌人之正直於是遇剛方正直之士若芒刺在背蒺藜在體惟恐不決去之爲快主父偃之族也猶曰劫齊王令自殺其罪不容逭也郭解之誅也猶曰布衣俠行而

犯禁也漢之儒者孰與董仲舒仲舒以廉直著於一時勢必與弘互相枘鑿弘私計膠西王之縱恣可以假手而割之刃也遂遷仲舒爲膠西相卒令廢棄終身卜式漢之賢臣也臨財廉居家友孝其謂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與烹羊天迺雨皆侃侃不阿當世獨輸邊一事或以爲不免矯情然式自有說以處此實非矯也弘迺指爲不軌之臣詆毀備至至於汲黯之犯顏直諫弘嫉之尤深內史之徙卽他日淮陽之廢也當是時武與弘君臣之間謀所以殺黯者屢矣是三人者之剛方正直天下後世孰不聞之然皆弘之所欲殺而後快者也幸而弘在相位不過兩載薨耳不幸而使其久於其位也漢之賢者寧復有噍類與吾故曰庸猥而兼以忌刻者莫如弘爲甚洵矣其非苛論也夫武之雄才猛氣誠不易遽挫其鋒然不冠不見汲黯固非漠然而罔知所憚者弘既不能以剛方正直自持而又惡人以此自持有弘而爲之相焉雖其柔弱之辟亦將馴致於恣睢憑陵而況於爲之君者迺漢武哉然則後之論相於雄才猛

石莊初集六

論

古

氣之主之前無亦先求其剛方正直而後求其休休
有容焉則於論相之說斯全也矣

心水堂時文序

制藝始於王荆國終宋之世以此設科而呂東萊先生文鑑之選其存者僅張庭堅尚書二義而已近何公喬遠選有皇明文徵碑銘序記書疏之外亦復採及經義然自洪永迄於萬曆不過七首而止予俱得而閱之呂公意在垂世立訓所選必其識力英偉議論卓犖而萎蕤沿襲者不錄何公意在辨體裁明法脈選必先正道勁淡逸渾厚爾雅之文非是棄不登入今兩公之去取而觀之制藝之能事畢矣陸公生石莊初集六

甫以名進士起家嘗從房牘中讀其制藝識力議論超絕時流更復深於法脈私謂呂何兩公而在其擊節嘆賞未知何似頃者公來分臬江右雄才遠畧所剗割目無全牛亦既已吏稀庭階鶴馴簾幕矣而公尤耽耽於舉業嗜之靡倦從署中暇日得文若干首每落一語類多閒闊天地之句絕非經生可及而起秋頓挫虛實呼應則儼然兕陵震澤之遺響也抑亦奇矣今時俗方厭薄制藝以爲區區入股未遇則尋相矜尚邇則舍之然如公之飲食寢處於其由亦

以貴顯而移其寒素之業乎夫明經所以經世矣禮樂之事淺而洗心退藏之學深制菑亦洗心之一端也讀公之制菑者其幸勿以其爲制菑也而輕視之哉

宦祀編序

弘緒世家饒郡之安邑每從父老問遺事備悉司訓萬言初先生高風偉節媲美古人乙亥秋舟過鑑湖文江觀其風氣伉爽儒生學士絃歌洋溢喜以節義表私意必有名賢過化之蹟存焉或告緒曰子之鄉有萬言初先生曾設教茲土殆其人與弘緒曰然是饒郡之所尸而祝焉者也歸而問於茂先生爲何族之所自出年幾何爵止何官其後裔爲何茂先詳語以故則吉人次謙之大父也語云不知其父視

其子祖孫之間淵源具在吉人次謙之有此大父也宜哉今先生且列祀於兩郡之官牆矣時吉人次謙方被弓旌之典愴然曰茲惟吾先大父足以當之惜其年壽之不能待也弘緒曰先生何憾夫淵濱之蒲輪不如尼山之羹豆明矣先生何憾獨考宋慶曆間天子畱意學校二三大臣咨求條約於庠序適胡安定先生教授蘇湖有司遂取其設科之法著爲令不數年安定門人范純仁錢公輔輩蒸蒸蔚起今百度維新羣策畢進學校又其最大者誠得先生躬行於

饒吉之事網舉而目疏之關於 黼晨頒之海宇記
不足與安定後先輝映而佐 中興之鴻烈也哉不
然貌示尊隆而簡畧其實效先生有惘然於姓醜之
前而已何足以榮先生

復司理李公書

昨所白張遐事偶得之稿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
中伏承明問謹備錄於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
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
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
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
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
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
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

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口得
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
一動而生陰陽實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
蔚宗徐穉傳意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
之其敘次論易一際較君實先生所記頗未稍詳君
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
矜爲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與義如張
遐者夫僕公列薦之忠烈在勝國擾攘之際身死而
名湮沒猶曰時勢使然迺若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

得儒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
數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
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視微君子然據南面而坐
而曾不得一脩食之弟子輒爲低徊竟日頃老公祖
開發幽潛表揚先德僕公一門死賊之奇旣已揭日
月而光天壤矣竊意明經大儒與仗節孤忠兩者並
重誠得乞靈片楸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
儒道統實淵源於微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
以嚴子陵之特絕而脩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
不莊初集六

書

主

之名賢若選則親受業於微君者又非干郭之北山
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文章風節如老公祖人神共
澤屬望弘緒謹拭目俟之矣
饒州府志別錄一紙呈
覽諸容聽悉不盡

傅玉生稿序

齊辛毗嘗語劉遜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說非
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瘵劉
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辛笑曰可矣予嘗
感嘆兩君之語以爲劉固不易之論也辛亦豈非見
道之談哉夫苟其中微尚桂沅芷澧蘭也雖僅供乎
須臾之翫何害如其不然則與資紫蕭艾何異政不
若無此春華之爲愈矣黃山谷告徐師川云文章遇
我輩之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
不莊初集六

序

主

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至哉言乎夫
亦辛毗語劉之旨也今天下文益日工然寒木而兼
以春華者蓋難言之盟友傅玉生當世之文士也自
戊午登賢書盛名在於四方十餘年矣玉生於姬晨
炎漢以來之書無所不讀於當代人物典故佳言逸
事無所不討究詩賦碑記銘誦之體無所不工好其
所長不僅以制梳然卽以制梳論驅豐隆而鞭列缺
懼太行而倒滄溟抑又一代之雄也顧予奇玉生不
在此玉生居家孝睦處已孤介赴朋友緩急奮不顧

身然慷慨而衷之以義非如郭解輩徒以軀借交報
仇之比海內名賢若方書田倪鴻寶張天如管元心
諸先生悉折節下之迹其生平所謂寒木而兼以春
華者非與嗟乎擾攘如今日誰能已於風雨漂搖之
憂以玉生之制菰何慮不能立奪大物出而任世道
之責當必在於星紀之歲幾幾十丈松其羣起而屬
目者知不獨予一人明矣

紀事

吾郡歲荒莫萬曆戊子己丑爲甚後十年而予生當
其重時見貧窶相告者輒曰某不減戊子己丑歲中
人也里巷遇鄙耆之甚者笑之必曰此豈戊子己丑
歲耶予不識戊己時情景何似今生四十年矣遭逢
旱潦螟螣之災不一然大率有某色而鮮道瑾薄收
貴糴而已獨崇禎丙子先之大浸繼之商販不至終
之剽掠通告遂死者相枕籍孝廉周維斗世家荷湖
降有某者老儒也頗禮義自防是歲館穀不繼餅盤
盡日矣謀假貸不可得則謀鬻妻妻聞而悲號矢與
殉老儒迺挈其子女沉於淵妻從之一時共盡者五
人予友萬吉人所爲歌上畱田者也羅紫虛曰予親
死者得三人事滋異鄉插秧時凡餽彼南畝者例以
其餘餉同井有老姑與二穉婦相倚其子以乞食他
邇某氏以插秧之餽貽老姑姑則已先至其家索飽
矣某狀之曰曷歸以飽餘餽姑覺而歸二穉婦憊悵
以其姑且飽於某氏也盡啖前所貽者姑歸而泣曰
老命適如是遂雉經死二穉婦駭曰姑之死以我

人之一嘆也亦雉經死時又有誓死而得不死者凡
七人則予聞之表叔袁君云七人者武陽渡人也方
墟落洶洶持挺壞垣毀屋七人者視其盡止餘米二
升餓且斃矣相顧曰吾寧共斃不敢爲壞垣毀屋之
事遁出毒藥雜二升米合煮之七人期以一啜而盡
突有乞過而乞所煮粥七人曰是未敢以相率乞請
之七人具語以故乞曰君何輕生於鴻毛哉傾囊得
白金七錢以授俾易粟而傾其粥於地俄而不見乞
者嗚呼姑婦之死慘矣迺七人不肯爲壞垣毀屋之
事與老儒之以禮義自防何異老儒死七人卒因乞
者而不死豈亦有幸有不幸與不死者七人死者五
人又三人則死者衆矣嗚呼死者之衆豈徒止此五
人三人也與夫戊子己丑之災天之所爲也竺之大
浸低者喪於波濤而高者猶尚登於廩庾然則丙子
之災非盡天之所爲也非盡天之所爲而迺至是釁
遇戊子己丑之災雲漢靡有孑遺之歌其必驗焉無
疑矣嗚呼其果救荒之無奇與其抑未嘗救之以無
奇也與

與萬茂先辨府學磬石書

考范甯爲豫章太守時曾採磬石於交州非磬石也
磬石以備擊拊之用郡庠中所不可少者交州卽今
交趾古人以一石之故至不憚數千里之遙發使於
於日南之域其留心聲律如此山海經載磬石所產
之地不一而足而交州無聞焉今人但知泗濱浮磬
與梁州之璆雍州之球琳而已亦未有序列交州者
不知范甯何以採及於此然此事實吾郡一段佳話
惜未經前人拈出舊志敘此事云甯在郡大設庠序
石以供學用不載其爲何用也於是遂有誤傳爲磬
石者一字之更易遂開訛謬之端以此知先輩著作
不可輕爲改抹承問漫以所聞奉告幸轉達之

傅依堂文集序

文章不能不與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限匪獨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之晉魏無蘇子瞻蓋又有後起而凌跨乎前者焉王元美曰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嘆於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為史記之書蒼最尚書毛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通能獨絕元美之言似也然遂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記

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

序

記則誣矣夫古今作者要皆各有獨至之處以傳於無窮固不在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子瞻之阿子子長而子長不能挾之以自異者恒在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建宮殿官師郡邑當其時狎間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號焉未見其既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央儲元也今之順天河間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於史家之體勢不能不廋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寶嬰游俠貨殖諸

索常有尚書毛詩左氏之採錄也今其傳又豈出

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染之雖猥鄙如使酒罵坐之事與夫市肆簿帳之料俱可以錯而縱橫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旨哉夫退之子瞻不屑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為子長也者迺其不為子長者也元美非勦拾櫛比或遂不能操觚乃以勦拾櫛比而求子長子長之亡久矣無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固於時代而卒不悟也與子

又方密之以特技之才崛起桐廬浮山間所著鏡歌

序

一吹吟嘆楚詞諸曲居然建安元嘉以上而五七言古近各體亦復不減開元大曆頃更得其古文讀之鞭風霆而決江河捕龍蛇而搏虎豹見者羣而詫之曰密之洵一時之異才矣子以為密之迺今日之子長也一時異才何足以盡密之夫元美之勦拾櫛比或者推而置於退之子瞻之上此必于鱗子與之徒阿私所好則然若迺頡頏退之子瞻於子長著作之庭苟能深心讀書者未或病其過當然則子之擬密之於子長也迺深心讀書之士知不以子言為阿私

明矣閱審之之文者其幸勿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
字句而求之也乎

竹山隨意草序

往讀盧真常太守郡志竊怪其間見簡陋多濶畧于
先輩隱君子意欲補輯之而未逮也記髫年隨先大
夫閩楚濟先大夫不枋家十五載向夕治吏牘罷
一老蒼頭理杯鐺輒命不肖伶每舉爵輒娓娓述嘉
隆間懿德名言斗轉河斜鴉鳴漏絕童子不耐睡魔
或以首觸屏迺笑就寢率以爲常今先大夫弃獲孤
已忽忽九載矣不肖里居酒食微逐凡接于吾耳者
大抵多功名利祿之語至先輩懿德名言喜譚樂述
石莊初集六

以勸勉于吾前者蓋亦鮮矣近始從鄉賢達悉姜石
泉萬育初兩先生事則皆郡志之所未載茲豈非今
日空谷之音哉若羅竹山先生則又居然姜萬兩先
生之鼎足也先是予友羅光大有一帙過予予讀之
竟歔然而問曰斯何人詩迺淡遠深厚至是試與予
評之其癸亥諸作則予品感遇之遺也其定情判案
則摩詰西施之詠也其不死藥一條輒則杜工部遺
興石龕諸篇之旨也伍律如孟襄陽七律如陸放翁
予里中迺有斯人何以至今始得聞其姓字予愧矣

愧矣光大曰是先王父竹山先生存稿也王父豈獨以詩傳哉當其饘粥不給破釜無煙王父歌聲若出金石歲壬申冬大雪閤扉王父與吾父似山公僵臥不食已五六日矣隣有揭家婆婦將改適某氏餉王父粟五斗王父亟謝却之其人請益堅王父厲聲曰吾惟不食非義之食以至於此吾豈以五斗苟生乎卒謝去嗟乎王父豈獨以詩傳哉予然後知先生遇古隱君子之流而予曩所聞懿德名言如先生之卓卓者實未易多遘甚矣郡志之踈脫可恨也夫其卓

卓如先生猶不獲傳之紀載况於片長曲藝之士其湮沒于里巷者可勝道哉然先生卒賴光大恢弘其業表揚盛美於無窮其流澤長者其致譽也遠玉光劍氣終不可泯滅往往如此先生性鮮他嗜篇詠之外獨好種蘭所居前後左右皆蘭字之曰端卿昔周茂叔先生云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幾人夫是二者之好過于古今而茂叔不輕予以能愛之名先生之于九畹之芳所謂曠千秋而獨契者非他人怡情草木之比也韓昌黎之詩曰不採而佩

蘭何傷先生亦安在以紀載爲榮乎先生令嗣似此公孝友端莊人與文俱足媲美前哲而生平著述厄于祝融今僅得其三詩附于茲刻之後嗚呼如似山公者光大卽欲表揚之而亦無從則又可悲也矣

豫章二祀紀序

南州勝蹟在城中者一爲東湖之高士祠一爲章江門之久佳樓高士祠人知爲徐孺子蘋藻之區而已莫知其他至久佳樓則已非復曩昔故名遊覽登眺者俯仰江山低徊煙月漠然不復問其興廢之繇蓋兩者僅存其蹟亦已久矣廣陵李公之理豫章也旣已化洽刑清民懷吏畏暇日搜考郡中遺牒往事遇久佳樓喟然嘆曰茲豈非元忠臣僕公列荒之第宅乎自嘉靖來易僕家爲久佳忠烈姓字遂不復流播

石菴初集六

序

三

梓里可勝嘆哉於是亟請上臺製僕公木主祀之樓下已閱饒州志得漢張子遠遐從孺子論易事則又喟然曰此君湮滅不傳亦僕公之儔也祀孺子不祀張君惡其弗備則又請增木主於高士祠歲祀如例一旦殉難之節明經之賢昭然輝赫國中間者靡不式歌且舞公復以其事形之詠歌載之告文卓然與河山不朽矣而以弘緒生長茲土命爲之序緒嘗讀陳公文燭夕佳樓記備述陳仲舉王子安諸君絕不一及僕公豈以旣雅如陳亦遂不知茲樓爲勝國之

遺耶若徐孺子出處大節得於易之進退消息爲歷千餘年間惟曾子固知之然子固亦不知孺子之傳在於子遠也公治豫章當百務紛拏而能挾微末逸於湮沒之餘如曾如陳其有愧於公也深矣嗟乎以僕公之忠烈埋骨井底而不顧何有於後世之名而張君屢謝辟舉潛心庖畫周文亦豈有意於古今之聲譽者然而彰美示勸則賢士大夫之責也公斯舉不獨以昭前徽夫亦因之以勵繼起其所繫詎不重哉緒不敏不足以當公之子遠而得附名茲刻以耀

石菴初集六

序

四

無窮其遭遇過於子遠多矣

重修南昌縣儒學記

令長之職首農桑次學校蓋教與養並課誡重之也漢文翁治蜀郡班史列之循良第一考其實無他奇能其狀惟是修起學校招致下縣子弟使之傳教今出入閭閻遂以此爲兩漢吏治之冠我高皇帝嘗諭銓曹諸臣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詔自今州縣報政無課農興學之績不得註以上考大哉王言其所爲開萬世太平之業者豈徒然哉夫特世必資於人才人才必始於庠序此俎豆絃歌敬業

石莊初集六

記

五

樂羣之地非僅以虔禱祀而盛聲容已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於是乎飭中和祗庸孝友之德於是乎辨詩書禮樂之訓於是乎崇受成獻饗養老習射之事於是乎舉得其教則公卿將相之材出不得其教則商宇鬼瑣之徒聚焉令長之急務孰有重且鉅於此者比郡邑但以催科鞭笞爲旦夕不容緩之圖其於農桑固已有不暇問者而何況於學校夫學校廢而人材奚繇以興遂致逢掖子衿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不知有道德而已已奴酋之變

博士弟子或相率拜迎於逆酋馬首甚有奉虜王於明倫堂匍匐不耻如永平之所傳者嗚呼此豈特師儒之失其職無亦令長之教未之或先與今天子銳意中興網羅遍於四國一時縫掖子衿之賢應詔而蒸蒸蔚起猗與盛矣夫遠之祇承高皇之明諭而近之恢弘今上之盛典以鼓舞人才於多事之秋者緊惟令長是倚而已南昌邑侯何公蜀郡之文翁也侯循卓之蹟史不勝書其大者如賑饑民清風通修城堞實倉廩募水兵繕武備懲積猾除衙蠹

石莊初集六

記

五

種種皆文翁所未逮而尤加意學校每春秋朔望釋奠祭菜肅然盡其誠恪非如他人之徒取虛文而其待諸博士也等於手足之誼其視諸弟子也不殊顧復之情蓋令長之留心人才而惓惓以學校爲急務無踰於我侯者茲又以宮墻圯壞幾來茂草園蔬之嗟特捐四百金謀所以新之是時賦額日增侯斥去火耗藏無銖兩之餘兼以哀矜惻怛罪人鈞金之入蠲免殆盡茲四百金則皆侯清俸之所積也俄頃之間峻宇翼翼周垣煥煥過者靡不瞻仰聳動抑孰知

皆成於侯之清俸也哉夫使令長而皆如侯也博士
弟子因之觀感而砥礪吾知人材之盛必且百倍
昔惜其汨沒於催科鞭笞之末未有以侯之事告之
者予故因學博黃君之請樂記其事以爲他郡邑令
長之勸他郡邑聞吾之說者幸毋曰多事之秋農桑
且有不暇母以不急思迺公則於我侯興學之意庶
其無負而予亦不徒爲一方紀興廢黃君亦不徒爲
一已致禱頌矣侯其以予言爲然否

汶源王氏重修族譜序

吾爲江右名郡浮岡鶴湖之間山秀而水澄往往多
高門巨閥汶源王氏其最著云門卿曙東先生以偉
節雄才數歷中外居二十年勲業爛於天壤問其系
則皮源之所自出予至皮間卿曉赫號以請曰王氏
一有譜也一修於正德甲戌叔祖坦菴公任之再修
於萬曆壬午光祿伯儼所公任之今茲續修則不宜
累承大人之命而勉就者也敢乞如棣以垂休光
惟宋張子有言家法譜牒立則人人各知來處而朝
在莊初集六 序

廷大有裨益夫橫渠之爲是言也豈徒侈蟬聯於堂
構祇以遙遙華胄爲榮寵哉夫孝友睦姻之誼篤而
後忠義俠烈之情生忠義俠烈之情生而後詩書禮
教之澤不泯是故宗法譜牒者治天下之大端而垂
獨奠世繫辨昭穆於一姓已也他不具論且以汶源
諸王言之當 神廟朝方修端拱恭默之化上下
於釜鬯叩關伏蒲日進不御 國本一議大致紛拿
加以礦使鳴張稅監旁午下逮軍政察典亦褫諸政
源至十餘人是時王氏光祿儼所公目擊時艱獨

泮泮瀝瀝肝膽而痛哭爭之嬰鱗觸怒 廷杖奪職
直聲光於日月亦既詳之問卿譜序中矣做所公之
爲此豈無所感而致然哉予少讀盧溪先生集見其
英毅慷慨勁氣溢於楮韻私心嚮往之竊意當泰桯
之致恨於胡邦衡而投之嶺南也一時聞人要路不
免下捷屏跡以求絕於逐臣而盧溪獨重繭而往送
之又連篇累牘而歌詠之考盧溪則王氏之分派也
敏所公之忠俠夫固有所受之矣然則譜牒之裨益
豈其微歟今夫國史明是非勸懲垂之金匱石室

石莊初集六

序

美

其立教也公公則感人於同同則淺家乘別源流記
發惡藏之西塾東榮其立教也私私則感人於獨獨
則深今有瑰異之物於此其爲五父之衢之所設則
進而嘆之其爲吾祖吾考之所珍則歲時奉之寢處
懷之矣且夫成周以宗族飲食之禮屬之大宗伯而
譜以前世繫之譜並歸之於官則其視家乘猶視國
史也宋以降此風逸不復見則家乘者又國史之所
取信矣張子之言豈欺我哉問卿此舉將以辨一門
之支派而實以勵千穰之人心固予之所樂序者而

予每眺橫浦型番都大庾諸山吊盧溪先生經過遺
蹟又時於皂囊白簡之間覩敏所公曩昔所上封事
則雖無問卿之請猶將屢書特書不一而況重之以
千里之托哉王氏之孝友睦姻忠義俠烈自茲而後
而生則繼二公而起方且代不乏人予不能盡此譜
之美此譜亦不能盡王氏之美予與問卿其並需之
異日焉可矣

石莊初集六

序

平

勦撫流寇策

變起於夷狄者患其驟至而不患其持久變起於內地者患其蔓延而不患其猝發夷狄之憑陵也大畧乘我之所不備及其持久而彼有深入之虞我有徐施之緩往往不戰而屈敵人之兵若夫內地之盜賊雖當豐饒盛之日不能免無意外夫惟乘其旋發而旋撲滅之則疥癬之疾不至爲腹心之憂積之以歲月資之以機糧委之以子女玉帛使賊得饜飽其欲而吾民遂翫然喪其樂生之心賊飽則作賊之念

石莊初集六

臣

愈堅而吾民喪其樂生之心勢必轉而從賊以苟旦夕而天下之事始岌岌已今之揣摩流寇者曰是狗偷鼠竊之輩耳其何能爲且此賊未嘗據城池也剽掠村鎮而已未嘗有專轄也各自雄長而已愚獨以爲不然賊之竊發自己已迄丙子八載矣當其首難於秦晉一偏裨提技擊千餘可以電掃而立盡失在於疆場者未能圖之於早坐視其日熾月盛不可爬梳至於今而蔓延且數十萬毒及五省犯及 寶國視正德中之齊彥明趙燧何如哉今問其渠魁姓名

不知其誰何也問其盤據窟穴不知其何地也所稱老回回闖世王蝎子塊滿天星諸賊亦僅有此詭號而已設一旦而遇其人亦不辨孰是而孰非孰真而孰僞也嗚呼古之用兵者凡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無所不知敵之飲食起居無所不悉居則有行入之規戰則有前茅之慮今併其渠魁與其窟穴之顯然易推者而未見有一卒爲之偵探況於其隱微之情乎不能用偵探而又何能用五問之術不能用問而又何能僥倖以取勝賊之窺我者逾密而我之料賊者逾疎此時雖未嘗據城池也而稀突不已南北處處可虞矣此時雖未嘗有專轄也而鳴張益甚豪傑起而乘之則禍害未知所底矣頃 聖明赫然震怒命督臣督關中理臣督關外同心討捕而又下寬大之詔有投戈而縛者待以不死蓋勦撫並用廟算亦既已周詳而無遺策矣而愚竊以爲自古禦寇要不出於勦撫兩途而勦有勦之方畧撫有撫之機權未有僅持其空名而徐能妄冀其實効者夫欲定勦賊之方畧則請先變示客之形情然後可以逞志於一擊

石莊初集六

策

臣

今所患者賊西竄而我東奔賊南轅而我北轍彼方
爲主而我反疲於角逐鋒鏑未接而勞逸之勢已不
可同日而語矣夫我之兵力有窮而零星之賊無盡
日爲零星之賊所誘而大股之賊奮銳以伺間者適
什之不問此倒置之術也昔宋賊李成糾十餘萬之
衆據江淮湖湘多造符讖幻惑中外時張浚爲招討
使岳飛副之倭策成之驍將惟筠州馬進爲最乃與
飛徑趨筠州進聞而疾驅至洪俊命楊沂中絕生米
渡飛潛出賊右突之進大敗坐而降者八萬成靡寨
而亦復敗於樓子莊遂絕江而遁已而興國軍等處
羣盜皆潰計今日之賊雖復蔓延至數十萬而其驍
悍如馬進之徒者不過數人而已覘其驍悍所在以
全力扼之驍悍勢不能支則其零星之剽掠者聞變
而膽落不棄甲而潰散則俛首而乞降如是而後可
以徐議招撫而招撫之機權則又有前人已驗之實
事往者成化中劉千斤和尚之亂襄鄧漢中屠掠
備極慘毒尚書白圭統數將殲之未能盡也已遣都
御史項忠往討忠至乃募人持榜入山諭有能去賊

自歸者禁勿殺一時自賊中來者無算忠簡其精銳
者編爲戍卒得萬餘其願復還鄉井者聽得百四十
萬未幾而還鄉者值歲饑爲有司所逐亂復如前副
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延問流民所欲諸流民欣然
願附版籍爲土著之戶傑廼開竹溪邯西桐柏南召
諸縣一旦流寇盡爲良民今誠能踵白圭之事挫其
猖獗而以三策安置其乞降之餘黨願爲戍卒者登
之於籍給以口糧使之分隸諸將備城守屯操之用
願歸鄉井者給之文牒俾令長覈實收附原籍其土
田室廬尚存者清還之願安插便地者擇襄鄧鄖陽
廣谷大山開置郡邑俾之什五相連耕種而長子孫
三策兼施互用各因其意向而招徠之行之以漸守
之以誠雖有百萬之衆計可數月而散遣也夫張角
黃巢之狂逞此罪之不可赦者也戴淵張嬰之誤陷
此罪之有可原者也是在我之方畧機權而已嗚呼
乙巳之冬奴酋乘我不備連陷遵永諸郡是時肉
食者餓然日以東事爲亟太行潼關羽書狎至漠然
度外置之豈遂逆料數載之間延蔓至是至是而復

曰狗偷鼠竊之輩其何能爲嗚呼張角黃巢何一而非狗偷鼠竊之蔓延也哉夫失之於先事而救之於決裂豪傑已不免束手之嗟失之於先事迫其決裂而復不能救也天下事可爲寒心益非愚之所敢痛哭而昌言矣

與何父母論救荒書

不意地方有此駭發仰煩老父母戡定寢食不遑弘緒輩風附門牆念之五內焚灼前走謁頗有欲言值老父母無須臾之間不敢冒瀆大抵此番搶奪非盡鳩形鵠面救死不暇之人也半皆乘釁生端之亂民耳然亂民不挾饑民何以一呼多至數十甚或多至百餘則亂民與饑民連結以成此變灼然無疑亂民易靖而饑民不易卒飽亂民穢厥渠魁其餘自當爲散饑民若無生路其勢日見猖披計惟有截留青蘆石莊初集六書

速招商販廼今日救荒之實着也搶奪元凶昨得盡臺立斬數人殺以止殺此自仁人權宜之妙復復有豪家勢族借剽掠一說修平昔之仇怨又有素封之室忍心閉糴反欲借官府殺一二鄉人以立威而保其所有者此後凡團聚党與妄有鄉縛申報萬乞老父母詳審而慎行之卽果陳告得實似止宜治以白晝搶奪杖一百徒三年之律其非真正傷人者勿得坐以重典如此則威惕仁懷交施並用諒老父母自有不測機權當無俟弘緒之喋喋也

再與何父母論救荒書

咄咄怪事以老父母之竭誠虔禱尚稽甘澍之報天道真不可知矣弘緒對此炎曦憂心如擣計五日不雨則無秋矣又五日不雨則茲地情景遂不可測矣事有應預備者不敢不盡一得之愚仰祈裁擇故省每當大比應試之士例凡四千八百有奇而七月中以考遺才大收而來者亦不下數千兩項計所攜僕役暨親黨當得數萬以萬人之食計之每日需糧百石數萬則數百石當此土膏盡裂災傷頻仍之際日

石莊初集六

書

卷

增數百石之糧何以支持爲今之計宜移文各郡凡鄉試諸生與遺才大收諸生俱應於本州縣計口貯糧人以三月爲率舟載至省備用如此則人雖衆而糧不至驟增庶保無倉卒之變且諸生養旅之需前後不免與其持高價而索之於甚荒之域何如因便勢而儲之於東裝之時況以各邑諸生卽聚各邑之糧絕無他端騷擾諒亦人情之所樂從者如鄙言可行乞老父母卽商之撫臺決策行之爲禱諸容印

謁再詳

丁時之刻稿序

極天下之誣謾畢注於評文之一途宿痼也而以爲夷光嚮茂也而以爲子都椎結叩鼻也而以爲孟陬固不獨美鄒忌於城北徐公之上矣有識者起而矯之矯之不得其平於是有索瘢於傾城之面求瑕於凝脂之膚者矣夫寒修之譽人也人不任受申韓之推人也人亦不肯俛首屈服兩者其於閱文均病然前之病多見於全稿後之病多見於選集於其全者不加以溢美之詞於其選者不苛以一已之癖庶幾

石莊初集六

序

序

哉其先民直道之盛乎然而勿失於苛此閱文者之責也勿失於溢則存乎其文矣嗟乎吾於此不能不泚顏也今迺得之於子友丁時之時之刻其稿若干予得盡按而閱之或稱其昌明博大則真清廟明堂之鍾鼓也或稱其深穩靈妙則真駉駉之過都歷塊神龍之嘘雲布澤也或稱其容與閑暇則真珩璜琬琕之錯錯管絃樽俎之怡怡也或稱其典雅堅潤則真商周之色如瓜綠辛曲之紋如紫褐也蓋時之文章之工諸君子猶有累言之未盡者而又何有於溢

美哉善乎予友徐巨源之言曰昔人稱子建八斗康樂三斗今于時之當以斛相推予以爲斛猶見少也直當以石爲計量耳時之尊公見白先生守婁東時好士若渴三吳名宿靡不歸其網羅時之讀父書而復廣以四方之聞見其工於文章也固宜他日選時之之莠者政知尹姬之兄那夫人雖其故衣敝服尤足令人低徊泣下若復有非理而索瘢求瑕者此則無日之甚於時之又何憾焉時之試以予言質之蔑先其謂之何

石莊初集六

序

四

跋寫韻軒記

虞伯生作寫韻軒詩辛好禮諸才人皆侍側伯生授毫疾如風雨亦一代之雄也此記不知作於何時其辨文吳遇合事亦他人胸臆中語獨伯生引證有據遂令好奇者屈服以此知泛論理道不如實徵載籍之可憑也彩鸞手寫唐韻伯生猶及見其三四本今殘滿剩幅蕩然與滕王之蛺蝶俱空矣然則神仙不假文士亦何能長存其蹟於天壤哉陸務觀云永康軍導江縣有迎祥寺藏唐女真吳彩鸞書佛本行經

石莊初集六

跋

五十

叔光上人像贊

生於燕趙厥衣水田悲歌慷慨聊以隨緣游於淮揚
厥居寶蓮窮奢絕艷不擾其天宵而梵唄如澗咽泉
晨而跏坐如月印川其應物也見呪之雪其住世也
乘風之烟燈燼燭地而影不滅劫銷灰盡而性猶傳
吾將索之器界之外威音之前

復嚴子岸書

別經兩載每有友人來自湖上輒娓娓道仁兄起居
雖復疎于聞問而仁兄近况得之頗詳殊不減貌面
之樂也舍弟浪游武林更辱仁兄照拂備至感荷無
量久未得覓便申謝寸衷殊川耿耿弟比來一切灰
冷雖筆硯圖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者亦皆等之
遺瓜棄髮不復流連但耽靜厭鬧一念未免障礙特
甚迺知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之境真未可爲狂慧借
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主上迪畏焦勞殆
同日豈不遑之懷而普天類皆漉漉夢夢江以北肝
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恒舞自如以弟度之劫數
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捍勞忍苦
衣蔬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
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懺悔首着弟已將仁兄所寄
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敢虛吾兄之慈悲也冗次
草率附復把臂在即不盡願言

寒崖近稿卷一日錄

詩慰序

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繼宗傳

理學施允升先生傳

王研田詩序

黃氏歷代文獻乘序

石幢菴記

定初諸子詩序

贈刑部主事孝友施先生傳

寒崖近稿 卷一日錄

一

楚亭記

絕句合刻序

孝廉余聿雲先生墓表

就亭記

三唐傳國圖諸序

徵君伯宗劉公墓誌銘

紀行詩序

六息軒書解序

重興翠巖寺記

公莫王方伯太夫人文

江上清風序

寒崖近稿 卷一日錄

二

之崖近稿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詩慰序

孫汝文

予與軒海內知交所著爲什權度而刪定之授其清
異汰其繁蕪合五十餘人名曰神聽集其比閭而最
久以詩高植者莫如萬茂先日必以雪藤箋書其日
之所得互相褒賞并擊略不少恕月必用烏絲欄格
下錄其月課馳示期於傾篋而止積歲時而朱黃淋
漓紙札相壓局鑰於筐箱中以爲常余小星荅園距
寒崖近稿

予見山樓咫尺自其王父德甫先生暨其尊公悉能
詩每剪燭閒步輒取以高下甲乙小星貽予有臥病
草堂生燕子懷人風雨落燈花之句友夏涉彭蠡寓
鐵柱觀與諸子祖眺大叫呼盧轟飲暇輒持鵲灣吟
稿索評臨記其公車東于云悔不南而北南可以見
吾士業士雲北徙北耳復出所未刻詩索評臨如往
昔爲手錄其可傳者而頗效他山之攻伯宗寄嶧桐
前後集予寢食以之許以作序至今尚負然諾黎美
周擁楫龍沙過予室櫺相徙倚或書箋或寫須菩提

或自描少林面壁像去則遺僕阿三持卷快見界
知子無暇然閱美周詩安可以後于他酬應是昔予
神聽集中最契洽之友也自喪亂以來風昔汲冢魯
壁之藏既已蕩然烟雲而諸君篇什亦遂爲突騎拋
擲委置于溝渠瓦礫馬通很穢間竊痛念諸君生平
拓落不偶或賴子選而以其驚人句長留天壤庶可
以騰光怪於異代而又不幸如此則是拓落不偶之
中而重傷乎不偶也又安能已於太息嗚咽而繼之
以涕泗漣漣也哉吾宗伯璣詞壇之飛將也總角時
寒崖近稿

已工爲古近詩如射洪襄陽荆川當日比年風絮雨
萍飄泊靡定類杜門著作以自娛頃從長于寄于詩
慰數帙取而披讀之率多予神聽集中人爲之雀躍
狂喜無以異明月之乍還合浦于將鏤錦之耳今延
津也昔楊雄沒而法言興仲長統逝而昌言出馬遷
生而史記未振文固如是詩亦宜然諸君幸得伯璣
搜括表章抑又何恨于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
悠哉嗟乎作詩者可以好醜並見而選詩者必不可
以瑕瑜倒置是故選詩者尤難海賦一篇蕭統

存木玄虛而略張融淮西片石姚鉉採段文昌而刪
削韓愈選者如是作者其又何賴焉今伯璣茲集所
遇無非雋永所拔無非奇秀銖兩而稱量之不爽諸
君其真可以相慰於九京矣予既樂爲之序而又以
胸臆所記憶之姓名別載一紙屬其尋折戟于沉沙
訪殘珪斷壁於宿莽以補南陔白華之闕略焉伯璣
其尚有以慰予夢寐於異日也夫丁酉陽月書于章
貢讀書樓

寒崖近稿一

三

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繼宗傳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縣人性廉介剛鯁少讀書
慨然慕包待制之風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
時福建司寇繫繫百人尚書軒公輒命繼宗往鞫不
旬日爰書畢具曲直咸得其情錦衣衛千戶李銘愛
孽子欲奪嫡子爵誣嫡子不孝繼宗鞫得實釋嫡子
河間府獲盜遣里甲張文郭禮械送中途盜逸於法
解役縱盜者罪同盜文知郭禮有老母在乃啼嗟陳
慨謂禮曰吾二人俱死無益吾爲盜若爲解役庶可
寒崖近稿一 傳

四

全若母子禮泣而聽之按京械張文詣刑部繼宗察
文言動疑非盜再鞫悉其狀大奇之立釋兩人別遣
役踪跡逸去盜卒獲之於是繼宗聽斷之能赫赫中
外適嘉興缺知府王忠肅公朝以繼宗薦乃命知嘉
興嘉興苦賦稅科徭煩一且輸派叢弊每夏稅視秋
稅僅百一里胥當盛夏追呼小民往往廢耕種至不
堪禁歛迨竄繼宗立法併於秋糧所徵之歲計通郡
丁田大數應科徭役者幾何人應輸金者幾何酌其
額頒之各邑田多力寡者俾出銀定爲柴薪皂隸之

類田少力多者俾出力定爲祗候弓兵之類自是民無漏報官無擅科然繼宗尤以聽斷著稱凡纖細曖昧他人窮年不能晰者繼宗決於咄嗟之頃尤執法不少假貸性強記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周可立以負罪匿繼宗嘗識其人數歲後更名立復克他圖老人以事謁繼宗繼宗曰爾非久竄之周可立乎可立股栗服罪郡土豪張某號張四凶窩盜肆惡一郡患苦家鉅富權要多爲耳目一日劫桐鄉縣官箱繼宗收捕置重典當道力庇而欲脫之

東崖近稿一傳

五

以張無失主爲詞繼宗厲聲曰朝廷是失主又謂無原告繼宗笑曰知府是原告當道語塞而止某富貴厭其壻貧妻賄權宦求准詞悔婚繼宗以大義拒責權宦求益力繼宗怒曰如是當令某輸二百金爲罰聽別擇壻權宦喜語富民富民輸金如數繼宗忽持金召貧壻曰以此資汝婚速擇期富民愕欲置辨繼宗曰汝悔婚以僭貧恐病汝女也今得汝助僭不貧友一郡大快之時繼宗雖以執法見憾於諸權貴顧自負其剛饒益甚御史孔某至嘉興氣憤不

可物適筮殺無辜其衆繼宗榜於衙門告孔御史者赴府孔大恨更久駐不去筮殺人如故繼宗忽具與馬戒軸馳呼夫役數十人送孔御史至御史堂呼曰郡困憊不足供大人脯資輒牽大人行矣御史愕且恨然不得已登輿奔驅輿直入府私署抵臥內搜索僅獲敝衣一篋圖書數卷御史愕且恨且媿遂去中貴人以織造至在他郡暴橫要重賄聞繼宗名憚之繼宗遣廷於境中貴人問繼宗何嗜廷者曰嗜麪飲酒乎曰稍飲乃設麪具酒候繼宗於舟至則款飲已

東崖近稿一傳

六

山金爵行酒繼宗手其爵笑曰君用此朝廷用何物耶吾百姓貧不能支君僭侈之費中貴人愕然失色竟不敢留然孔御史與諸權貴中貴人輩益大恨繼宗值繼宗入覲不持一縷亦不投一刺諸權貴遂以韓叅政某分守嘉湖謀中傷繼宗先是郡邑歎道雖踵接繼宗發倉粟賑之全活數萬韓以此罪繼宗惟用倉粟據兒爲贖往按吏書贖竟持展閱忽狂風大作捐贖至空中旋繞飛揚韓仰視間方指呼羣吏俄蒼鷹挾天而來從十鷹從之如相嘯命攫其贖或爪

或啄轉盼紛如雨紙韓怒曰若周楊繼宗黨耶吾將親往按怒而登舟甫登舟群鷹復至若詬詈於舟之前後左右俄而百俄而不知其數韓益怒呼兵勇群獵之弓者弩者彈者石擊者網者手益多鷹益衆韓猝無可奈何忽一老鷹拳而下擊於韓韓急以手蔽面鷹又倏攫其冠而去至空中衆鷹爭相爪啄如其頃然於是韓乃駭異事遂獲寢在郡滿九載考擢浙江按察使浙素習繼宗之廉介而縛繫酷吏率望風解綬鎮守中貴暨藩臬諸司徧往陋取供億良間繼

寒崖近稿一 傳

七

宗至悉革去常積倉大使十餘員以虧糧見繫需子女不能償繼宗憫之而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溢於正數者四五斗繼宗悟因語僚屬曰俸者民之脂膏也食之而能盡職尚有天殃况敢食其羨食其羨是食倉官之子女也僚屬咸惕然願捐俸以釋大吏罪無何丁母艱歸中貴汪直往弔繼宗衰經立墓次直趨至墓埒其墓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繼宗曰某貌固陋但虧糧事親未之敢也直心啣之司禮張敏亦汪直黨其弟某官守浙江憾繼宗偕時以

語中傷 上前頰 上知其廉而免敏與慶又皆心啣之制終 詔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當成化間皇親助衛暨中貴多暴橫其管庄家人侵占官民田土園圃無算繼宗至訟訴旁午悉奪而還之會生變求言繼宗抗疏歷指內臣及文武大小臣貪殘狀於是前後恨繼宗者假疏劾河源事誣陷甚力中貴直與敏與慶復從中相助遂左遷雲南副使雲南洞徭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毅然請往暨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果見驚相告遂羅拜曰聞公名

寒崖近稿一 傳

八

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諸洞帖然信服俄擢湖廣按察使下車未覩篆命祇候汲清水數百斛洗硯梁棟門礎公座與其堂下磚石曰吾以滌貪污之氣諱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去雲南未久鄰布按諸司皆舊僚友蒞任日舉公禮衆拜畢忽降階拜拜曰明日幸相諒諸司愕不解所云明日疏諸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悉落職爲民已繼宗遂卒於雲南時弘治元年十月也訃聞特遣有司致祭繼宗在嘉興僅攜一蒼頭及撫雲南亦僅蒼頭一人隨嘗

論人曰自古名公鉅卿何限至海內童穉婦女銅鞮
包待制包待制吾慕之而未能企及也然識者謂繼
宗生平實無媿於拯云

贊曰孔子稱未見剛者吾於繼宗見之繼宗德威感
懾賴以保全尤衆當兵書項襄毅官總憲其僭千戶
沈植怙勢爲惡繼宗每升堂食白牌令隸立府橋曰
告沈植者入月餘得狀百許然亦未有重情乃密緘
狀於木匣召植父子戒之改過及秩滿持匣付架閣
吏曰郡有大事啟此後項罷歸東廠訪奏植忘蹟將
寒崖近稿一傳 九

加籍沒吏持匣至御史某御史據實擬植近戍已而
嘉興人欲爲繼宗立廟植子輪首輸金曰吾家得免
籍沒者公之賜也然則繼宗豈徒以地擊凡能者哉
繼宗所至著聲而功名尤盛於爲郡故予錄嘉興之
事獨詳焉

理學施允升先生傳

江南布衣以理學著稱者則有宣城施先生施自魯
惠公之子尾以施父之字爲氏漢有施讐唐有施士
句皆彪炳千載籍宣城之族不知分自何代至元石
硤山長壩而始有聞數傳至養默翁志和生思默翁
尹政則先生之父與其王父而爲名人所誦說者也
先生諱弘猷字允升世家宣城之雙溪里甫三載而
母見背七歲就鄉塾穎慧異常見十四習制舉業輒
能見奇至三十有七列諸生又十年年四十六而卒
寒崖近稿 十

于其里先生生平留心理學雖僂蹇不售而終以理
學顯名當代自王文成公首揭致良知之旨闡明絕
學千載下其門人王龍谿從而張大之一時學士
大夫厭支離崇易簡交相切摩于風雨晦明之中月
有講歲有會往來無虛旬至盱江羅近溪先生汝芳
崛起江右與文成後先輝映所從遊較文成駸駸欲
過之然以縉紳居高而倡奔走海內英才未爲難也
先生焚焚布衣獨能發揮盱江之傳以提撕鼓舞于
東南初交洪元夫而始有證入繼而北面盱江門人

陳文臺履祥日抽繹其微言緒論湛深默識操行傍修被其風者靡不感奮興起擗筌蹄倚至傾江南十四郡人士嗚呼自有明二百餘年來布衣中未之有也當是時海宇晏然無事君若相汲汲于巖穴遺賢如恐不及其以理學徵辟者時則有若茹蕪王公猷臣西蜀來公知德黃梅羅公九思豫章章公清建昌鄧公元錫或待詔翰林或教授郡邑雖弓旌未能如往代之盛然業已被物色邀蒲輪先生獨抱遺經講論卒未嘗沾一命之寄御史楊公備兵副使金公皆

寒崖近稿一傳

十一

知之而皆不果薦先生亦竟夷然不屑也庶幾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矣先生之學以見性爲宗以善與人同爲大而要歸于躬行實踐嘗得叔父所遺絕產不下千金悉推以置義田建議鑿鑄銖不以自私性好施予視人緩急不啻切膚往往廢箸稱貸以相拯李孝子實夫困備保中力加獎掖俾得儕于士類未幾李以友人冤死沁州獄先生發憤不遠數千里往直之歲懷道阻不得前每語及輒泣下師事文臺陳公十有三載左右服勞如一日文臺歿京師迎其柩

視廬墓雲山建專祠祀之其見于躬行實踐如此類者殆未易以枚數也先生歿四十有八年其令孫少參聞章持焦太史所作墓誌銘獨弘緒爲傳嗚呼理學廢于干戈不絕如綫士大夫其有過而問者况布衣哉如先生則雖特書屢書之可矣先生有子二人長曰啓贈刑部主事次日譽以詩文名贈刑部別有傳生平所著書若干卷藏于家

寒崖近稿一

十二

王研田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能言之然性情之所寄各異或以孤介或以曠達或以溫恭或以沉溺或以詭僻前溪子夜玉樹春江其沉溺者也玉川之結交甫里之散人歌其詭僻者也是二者吾無識焉抑或性情善矣而偏駁乘之要非其至竊以爲語性情之至者莫如春陵周夫子其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此學問之說也而非詩說也而吾謂古今說詩者莫如濂溪爲高深夫中正仁義性情極至之則也或率寒崖近稿一序

十三

之而合或治之而後合治之而後合與率之而合無以異然及其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詠歌之其所以道其性情者則又有至有不至焉是故其妙於主之以靜靜則天地間之日月霜露風雨雷霆山峙川流沙飛石立與夫人事之歡愉悲戚歌舞戰鬪以迄草木鳥獸蟲魚無一而不可攝入於吾性情之中而物之性情亦遂莫能自遁由是而後形之於言而後長言而後詠歌遇則爲周召之卷阿七月不遇則爲仙平之騷陶彭澤之四五言杜少陵之古

其體而豈瑣瑣漢魏初盛云乎哉予友金谿王研田今之中正仁義人也丁酉鄉闈愛知董淡園令君令君過我函出其累菰相示予爲獵纓正襟而慶得人俄研田見訪江樓復持其制菰與詩刻授之予讀竟喟然曰周誥殷盤其比偶也本乎二南雜出乎變雅者其有韻之言也吾乃今而又得忠孝益友矣未幾而研田東舉南宮聲名滿天下歸而下鍵讀書稀跡城郭予與研田不相接者蓋三載然眉宇時往來吾胸中與人言輒舉研田以爲人倫模範今年春忽夢寒崖近稿一序

十四

研田揖我於梅香柳影間次日而赫蹏至矣予以負疴未竟讀其制菰而先讀其詩藹然而忠厚悠然而婉切穆然而思深慮遠有是哉研田之詩研田之性情爲之也研田之詩之妙研田之性情而又主之以靜爲之也而豈易幾哉讀研田之詩者無遽求其所以道之者而先求其所以治之者則幾矣不然吾未見其能爲研田也昔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輒於夢中往尋予疇昔之夢其于研田無亦偶有性情之合乎研田其益毋忘所以切嗟我

而治之研田一字惟歲其詩日缺壺編茲則缺壺編
三刻

寒崖近稿一 序

十五

黃氏歷代文獻乘序

川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繁衍而後合離盛衰之故
始可得而言其合而不能不離盛而不能不衰者勢
也超乎合離歷乎盛衰而有以長存于天壤者則其
人之爲也古者或以國氏或以邑氏或以封爵氏或
以官氏諸不在此例者又各有其受氏之自然皆不
轉盼間而其所謂國與邑與封爵與官悉已散爲萍
梗飄爲烟雲獨道德品行之嶙峋事功節義經術文
章技藝之卓犖者赫赫不與同歸堙滅是其族者奉
爲不祧非其族者莫不徵依以爲高會豈不以其人
哉竊姓十有四氏而黃居一司馬遷所稱徐氏劉氏
呂氏江氏皆竊姓之以國爲氏者黃亦如之陸終之
後受封於楚定城之西此黃氏之所肇始也閱二千
餘歲名公碩卿偉人傑士項背相望所謂澤澤長源
蔚蔚洪柯者斯無愧矣南昌之黃分自雙井文節公
文節以孝友詩文馳聲元祐紹聖間至與眉山伯仲
相並故近代諸黃咸指雙井爲冠冕更十數傳而予
友敬渝孝廉與其弟子咸嶠起里閭闡明王文成良

寒崖近稿一 中

十六

知之傳風雨晦明砥礪靡懈迨世變多端敬淪既不得志於時益發憤著美慮諸書以譏切當世比于買生痛哭流涕識者壯之子威紹其金昆未竟之業講學益力又謂受氏以來賢士大夫踵接未有網羅其事而類聚以張楚者乃著黃氏文獻乘若干卷起周秦迄於明崇禎凡四百餘傳簡而有法詳而不濫允矣黃氏之良史也自文節公而外若叔皮若次公若世英若仲昭若勉齋若楚望若近代之石齋相國得其一足以先昭海宇得其二三足以夸耀來茲而黃氏抑何其勳勳星連珠貫於簡冊哉予因是而有感矣凡詔告于世者莫如其鄉之前言往行爲易勳尤莫如其家爲最易軒轅而傳氏者計二千五百三十有五雖其支派互異然受氏既同亦猶之乎其一

寒崖近稿一序

十七

威矣子威別有詩文語錄各若干卷茲不具論

寒崖近稿卷一

序

十八

石幢菴記

大石輪囷崩崩舞瀾漫而來泉之欲出者尋道不得怒而鬪轟震林谷如是者六七里忽然聲恬氣歛遂爲香城寺距寺里許曰鮑公坑烟雲草樹幽澹自得成有人外之態隱匿數十年不使屋廬樹城洪浪淵公其友吼石初公霞生王公避地至此陟巔屹攬窮朽結數椽共問題之曰石幢菴言其狀童童然如幢也或曰取精進幢之義以示來學也古雪禪師過其處留六詠有奇怪石頭能自立法幢高建白雲

東崖近稿一記

十九

中之句予友謀聖問亟稱之于是石幢之名一旦著于洪州余嘗慨山川與文人苦不相值其湮沒者不可勝道然幸而與高禪遇則不須文字而亦傳如百丈道吾曹洞濤仰諸山是已然則其急於欲得高禪亦如其急於欲得文人不幸而兩者俱不相值則寧隱匿數千年之久而無憾今石幢有洪浪上人此地遂與百丈道吾爭勝吁何其幸也予不能文聊以苔澗漫之響而已

建初諸子詩序

予曩與伯宗次尾眉生農夫孟瑋諸君結社秣陵數往來江上所識名宿稱一時之盛從皖郡賦歸來物換星移匪影不出者十五載舊都良友存亡不復可問其間筆墨馳騁文章瞻逸爲近日壇坫所推者予亦不能悉其誰何獨伯宗似續得與父次尾之王友山賓得與父之子王孫頻以赫蹏相慰勞如其先人時昔歲己亥昌霜雪棹舴舺歷雷港秋浦憑吊二水三山放於射陽湖以歸跋涉幾二千里其得惟然班

東崖近稿一序

二十

荆道故昔者亦僅二三子而已一日王孫從座上出詩選一編積寸許垂示則溫陵黃俞邵所錄也夫俞邵抱海鶴先生遺書居秣陵問業於予友高座道人道人擲置一切何有於語言文字之障而獨不能廢詩俞邵有才如海時以其近體就道人篝燈商榷故其詩率多可傳復取江上州郡詩手選之如予曩與道人暨伯宗次尾諸君故事名曰建初社按其姓字予雖不能悉知然大概皆吾良友之子姓與其戚黨予歸而徙倚寒水之側誦其詩彷彿再覩良友

之吾家鴻祖忽聽開元以來巡幸五嶽千乘萬騎雷
湧之盛自不覺破涕而爲笑矣諸詩類博奧而超忽
幽異而秀雅凡古人之佳處既已無不兼擅而吾一
言以蔽之曰茲真讀書人之詩而非時流徇俗之比
道人其以予爲知言哉嗟乎古今來才與時各操其
貞勝之權其才不能抑之使下而其時復不能抗之
使上則往往以雅頌之才屈而爲國風周成王時詩
五十三篇無一而不奏於朝廷宗廟不聞所謂達事
變而懷舊俗者豈其才之獨殊絕哉時則爲之若夫
寒崖近稿一 序

二十一

寒崖近稿一 序

刑部主事孝友施先生傳

今公守湖西道叅議愚山施公歷刑部主事時以
早恩贈父曾省先生如其官安丘劉相國爲之墓表
四陵公爲之誌銘而施公意猶未已復屬弘緒爲
傳以告史氏緒非拜而復于公曰贈君之有墓表有
誌銘宜也傳則緒愧非其人然不敢不識其大者於
是取所爲墓表與誌銘竟讀之乃知先生蓋孝友君
子也特題之曰孝友施先生云傳孝友不必贈君傳
贈君之孝友則猶之傳孝友也傳曰先生諱啓字會
寒崖近稿一 傳

二十二

省宣城之雙溪里人父允升公以理學著聲萬曆間
先生能世其家學甫四歲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
食先生侍王父肉食歸見母淡食悲痛仆地移時不
能起七歲就外傳十歲通毛詩義易尤篤好孝經晨
起必焚香拜讀之率以爲常每語人曰吾夫子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之所繫不可以一日而相
違也始婚之夕從賓或強以酒固辭不勝允升公以
爲客意日攝之先生跪謝罪客請而起之猶退而
泣於室門每鵲初鳴血漱庭前問衣寒煖疾痛背

瘞無不如禮年二十四允升公捐館舍先生哭踊毀
瘠哀感路人既殯朝暮食一盞米寢苦枕塊不脫經
帶終三年喪癯骨柴立抑又無不如禮者其致孝于
養生送死之詳且盡蓋如此先生之高祖迄于曾祖
祖父三世終鮮兄弟及先生而始有弟譽撫摩教誨
之不遺餘力坐必聯席寢必連床食必同饌飽內無
私橐外無私交遊終其身雍雍怡怡彈琴賦詩以相
娛樂不少倦其篤于友愛又如此然則題先生以孝
友之目先生豈有愧哉自秦焚詩書孝經藏于河間
寒崖近稿一傳

二十三

人顏芝家迨漢昭帝而始山大儒孔安國鄭泉馬融
皆嘗爲之注當時傳習之盛至于期門羽林士卒皆
能通其章句近代以六莚選舉而獨不及茲經遂有
登枝鼎本之恨先生獨能表章而又躬蹈履之真有
功于聖門者矣惜哉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弗克竟其
理學之家傳而光大之也能無歎與先生同善詩賦
不輟出以示人人亦罕知之者今其子少叅公乃以
天授之才頗頗揚馬李杜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然而
言必稱先孝友恭謹一一推本於先生人以比之石

香石建子故樂爲敘次其事無使不言而躬行者獨
專美于前代焉少叅名閔章順治己丑進士

寒崖近稿一傳

二十四

舫亭記

崇禎己卯冬盡子始以謫籍來攝長興長素稱嚴邑
自石令有恒爲盜剽刃更數令皆先後投劾去至晉
陵吳令密稱又以漕輓失額左遷子從干戈患難之
餘來蒞茲土苦辭代庖不獲時遼餉外復增練勦二
餉練最急特遣給事中專督勦屬督師閣部軍需方
武陵氣餒甚時每鞅鞅手赤羽立曉請守長諸守長
率揣恐失措長邑虧勦餉至六千練至萬四千又罷
某以中車御命偕坐撫按上其廨養號把牌者四出
寒崖近稿一 一記 手五

催漕郡邑長漕輓七萬餘迄歲暮廩無升勺予仰天
嘆曰吾其不免於茲邑乎乃晨起皇皇治公事底
漕盡而返問前羨耗幾何曰食者五分廉者三最廉
者二乃盡去其二問盡漕者何曰押差盡何狀曰差
四百人人輸五金私令令獲二千而差取償於民者
萬數千不啻也乃去押差問侵漁之胥之甚者何曰
錢允中曰朱寧乃罪錢允中朱寧問其次曰縣總乃
革縣總甫三月而勦六千報竣練萬四千而萬二千
報竣又閱月而漕七萬餘悉報竣乃遂無事暇則退

而讀書於私署署有夢鼎堂堂堅完而頗漏漏稍爲
修葺之堂之旁園可縱廣六七畝方池澹蕩如環出
園地之半舊有亭翼然跨池南而老樹叢篁夾立左
右魚鳥旋繞陟降入其亭泛泛然類浮江湖而瞻遠
漪也因顏之曰舫亭或曰舟居之樂其如東南而尤
莫盛於湖子朝而橫艇若川夕放於蓮花庄白蘋洲
空水搖曳鷗鳬成圖而所蒞長邑舊書溪古木參天
十餘里又豈不可幅巾輕裘絃管嘯詠願乃取尺波
勺水以自娛而矜之又以其偃息之亭強名以舫某

寒崖近稿一

三六

或滋甚曰子之名亭非其嬉遊是舫而漫漶之也子
不聞之乎治大國若烹小鮮吾亦以吾之亭喻吾之
治而已物莫安於亭而莫不安於舫蓋當其利涉大
川雖風濤恬適之際亦若有不可以終日者退而寢
處吾廬遂若畢世而可無患然而善操舟者縱一葦
凌萬頃能使吾之舫一如吾之亭而使處其間者安
之而忘乎舫與亭之爲二物方子之始至也其視此
地殆甚於敝舟及其既與吾習也吾于子徐徐而已
雖然吾處焉夫舫可使安之如亭而亭頗有時而來

不測棟折榱崩僑將壓焉非吾曩者寢處之亭與常
變有定形而安危無定勢舫安矣而亭之危或有時
而甚於舫吾又可恃乎哉吾不敢當此地之長年三
老而繻有衣御之戒尤所不敢忘也子乃較量於舟
居之樂而遂以病吾名吾因而記之亭中且將告子
於茗川之上

絕句合刻序

詩難于近體而尤莫難于絕句近體之難在于略辭
藻而崇氣骨至絕句則非天授之才不能臻于神妙
昔之論書者往往苦筆多而意不足獨索征西筆短
而意偏長或比之畫一松氷河危石見者輒徘徊
不能舍去此作詩之要法也洪景廬囊括唐絕七
言至七千五百餘言至二千餘號曰萬首大抵唐
人之詩以專力於絕句而以餘力從事諸體故絕
句較諸體爲獨多其傳世亦惟絕句爲獨盛然自李

供奉而外若王龍標之靈異杜少陵之放曠王右丞
之幽澹韋左司之閒適岑嘉州之雋永李姑臧之痛
快杜樊川之悽惻在景廬集中亦不過寥寥數家而
止則甚矣筆短意長之難言焉武林姜真源張祖望
兩先生崛起詞壇如長江大河分王南北如岱宗華
嶽並峙東西所梓五言古與五七言近體世既已隋
珠和璧奉之頃彈節像章兩先生並轡而來日以吟
哦爲事復出五七言絕若干首以問世姜則幽澹自
賞類不丞張則雋永爲宗類嘉州至其脫去鵝鵝洗

盡浮埃馳騁于古今作者之林則所謂沛公殆天授
非人力兩先生之于李供奉遂將鼎足而相參矣嗟
乎世才士應時角立然率未能操其全以制人其連
篇累牘而無際者約之於單詞片語而輒多敗蓋大
小長短之不能相兼類如是若乃神龍之爲物或嘘
氣成雲掛星斗而搖河漢或拳縮蠖屈下宿羈絲之
孔不以浩蕩見奇不以局促爲累羽毛麟介之紛然
者皆祖之兩先生操其全於菽茹何以異是絕句特
神龍之爪與尾而已夫爪與尾而詎足以盡神龍也

寒崖近稿一 序

二十九

哉

孝廉余聿雲先生墓表

余於江南爲鉅姓氏族譜所載唐有太學博士余欽
宋有登科余贊皆吾南昌人其散見於四方之諸余
各有淵源不能悉數而諸余中莫如南畿銅陵之大
通族最盛其先世諱起者宋末義聚馬仁山衆至千
三百以詩書名節相砥礪終元世無一人出仕於朝
迄明而族益蕃人才益多孝廉余聿雲先生其瑰瑋
絕特者也先生諱翹別號燕南祖諱傑新化知縣累
封奉政大夫父內齋公諱敬中以名進士官吏部稽

寒崖近稿一 序

三十

勲司主事歷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內齋公在吏部謫
生先生於京師先生生而秀骨豐頤目光燁燁射人
人莫敢仰視年四歲讀書以異敏稱成童博聞強記
五行俱下而尤不以韻慧廢攻苦肆筆爲文章落紙
日數千百言津涯滯汗烟布雲施居恒手信陽何景
明文集不置以爲類我臨川湯若士頤祖詞賦名天
下從吏部座見先生異之爲命字而貽以詩有山公
臺榭卽逢君愛汝能飛字聿雲之句早補諸生與兄
曉同著聲庠序間年二十五中萬曆辛卯應天鄉試

明年壬辰上春官中副車時先生以鉅族貴游子未壯而登賢書又中副車其才名又久已噪東南莫不以爲旦夕掇高第取卿相于跬步爭望門相納結江南知名士如金陵焦弱侯顧初吳門張幼于王百穀宣城梅禹金及同郡劉敬儒鄭用章楊長孺柯賢市悉相與倡和無虛日迨庚戌計偕則先生已五上公車年四十四矣宣城湯太史賓尹以例應入會闈嘗私嘆曰余孝廉猶尚困公車乎數就其寓物色之先生下門杜自絕竟不得見而去太史益相敬重倍

寒崖近稿一 序

三十一

常然先生是歲竟不得第亦竟不得中副車於是歸而頽然自放益恣意于經史詩賦間及填詞慨然千秋自命視弱齡所手之何信陽集駁欲駕而過之文類孫樵詩類許渾司空圖填詞類關漢卿時所識知名士漸寥落先生亦久於詞場漸老矣適應天巡撫張孔教生辰十四郡太守暨太守僚佐謀修酌者之辭屬先生爲文以壽張產湯若士鄉稱能知詩文重獎賞先生辭章迥絕常均遂屬池州守黃流芳以池志專煩先生不雜他名流池自乾道中吾南昌胡

爲守成秋浦志八卷其後王伯大成新志十六卷歷數百年殘闕無爲之繼起蒐討先生坐所居東園日夕編摩靡懈黃太守頻式問以析疑義與先生相得甚懽忽一日商榷抵夜分卒中寒竟以寒疾卒卒僅四十六歲距登賢書蓋又二十有一年嗚呼困矣明以帖括取士在國初有司率精研經學衡文之繩尺非然諸名士獲舉於鄉未有不繼舉南宮者及成弘以後遂有老死於孝廉之名士如陶朴菴澤桂北海茂枝邵北虞圭潔然率不過一二人或數人而止萬

寒崖近稿一 序

三十二

曆改元有司類多淺陋無實學又不守繩尺以論士至末年復關節賄賂雜行於是諸名士異登賢書不啻難於登雲而登賢書者異一第又無以異排虎豹之九關而登閭闔於是困頓公車以老者南畿則有若歸李思子慕頌明仲雲鴻張賓王榜李長蘅流芳宋羽皇鳳翔浙則有若聞子將啟祥陶君真與齡江右則有若李長卿鼎羅尚之曰張李雲將與聞中則有若李東一光緒山左則有若王補之來開西則有若趙子兩嶠大梁則有若張林宗民表其賦才皆可

伯仲先生然皆未嘗膺一命之榮未嘗霑升斗之祿而老且至死豈特一僅僅二十一年之孝廉聿雲先生已哉然則先生抑亦可以無憾也已且先生局

神宗四十八年垂拱之盛生廕仕厚祿家前經後史左賦右詩擁鄴架細帙支頤而著述其間製彩舟曰浮齋往來秋浦九華嗚咽扣舞而填樂府所作賜環記至天子見而改容稱善黎園弟子奉觴以祝萬歲其視奄奄一高第醉飽沒齒者爲何如哉爲何如哉抑亦可以無憾也已先生著作有幼學記池陽往

寒崖近稿一序

三十三

哲記逸不傳偶記四卷齊山奇紀一卷池陽三忠傳一卷翠微集一卷白下集一卷秋浦詩十章浮齋百詠一卷鎖骨菩薩雜劇量江水求諸傳奇各一卷行于世賜環記一卷尤著娶青陽施氏繼娶呂氏子四人繼鼎繼珂繼樞繼香生隆慶丁卯正月十三日卒萬曆壬子八月十日卒後若干年辛丑春日珂子心傳持相國何公行狀與貴池劉德輿書以片石乞言旣已有爲之誌銘者而又嘉心傳之能文不獲辭因爲表而揭於墓左

就亭記

湖西分守使君之署舊有古柏數株森然挺立青葱茂雲左爲天寧寺右爲石溪禪院幽深裏曠蓋郡城之勝境也署中有地隆起可二丈餘面闢皂俯清流雉堞環遶前此蔽于樛翳棄而弗顧宣城施公愚山乘節茲土裘帶雍容遠邇各安其居於是謀所以偃息而登眺者乃構亭於其處上下左右無不以竹成之名之日就亭有取于江山雲物皆來睚就于我也公旣已自爲之記適予從章門來乃以暇日觴于於

寒崖近稿一記

三十四

亭周覽垣壁名流勝士題詠殆遍又有爲之圖書者公日子不可以無記夫就之爲義廣矣漢許慎曰就高也从京从尤尤異于凡也宋陳彭年曰就成也卽也是二者茲亭殆兼得之而義有進于是者古之君子成一代之治功未有不因乎人情士俗而爲之變化臨江素稱瘴壤地僻罕所見聞幸而有蟬蟋山樞之儉復不幸而有中谷兔爰之嗟其士大夫不獲安于絃誦以自見其小人困于水旱迫于賦籍旁午於軍興供億間之罔有不嘔憾相向者公一切因勢

轉移之培養其儉朴而蕩滌其嗟嘆誘以詩書撫以
易直子諒不踰年而聲教大洽謳歌四起詩云就其
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滌之泳之斯豈非公之所
以爲政哉抑更有進於是者周頌有之日就月將學
有緝熙于光明言不忘所有事也公於詩歌古文辭
類殫精竭智以窮其奧不底于精當而不已其沉酣
義理以續先世正學之傳也磨礱砥礪歷寒暑晦明
而靡間皆茲亨日就之益也是則政事學問之大悉
於公之命名寓之而豈徒侈一亭之登眺云乎哉後

寒崖近稿一記

三十五

之人其幸謹護而深繹之以無負公于他日

三唐傳國圖譜序

史之難言雖太儒不免似是而非之惑文中子修元
經以斷諸家聚訟而歸其統於後魏北周司馬公修
通鑑帝曹魏而冠蜀帝朱梁而冠河東邢康節修皇
極經世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其事皆關
乎君臣父子之大其書皆並平日星河嶽之久而其
持議外忤如此三君子且然況於下此者乎歐陽正
統論與秦而不與東晉不與後漢其謂桀紂而不廢
夏殷之統未可以如皇而廢秦歐陽之說是也至謂
寒崖近稿一

三十六

愍帝及瑯琊位非嗣君正非繼世而欲與昭成並黜
則已失之其大謬者尤在於進梁而黜晉黜南唐夫
夷晉於五代夷南唐於十國可也進礪山篡逆之人
而加於懿宗之賜姓憲宗之裔之上而曰劉智遠與
朱全忠特小異而大同歐陽氏不其替甚矣乎予友
吳山賓淵沉嗜古而於史學尤深嘗下帷劉伯宗家
盡取諸史濡首而研究之作史跋十數篇網羅百代
於胸洞若觀火予爲驚怖縮舌復依春秋之旨作三
唐傳國圖譜馳以示予而索序其所繫天祐之十九

年則正統之唐也起同光迄清泰譜之曰後唐起昇
元迄開寶譜之曰南唐當南唐去帝號稱國主統固
未嘗絕也故雖奉周宋正朔而猶以南唐繫焉至入
汴而後絕而不書嗚呼其義精其例確矣書成山賓
爲之說曰莊宗雖族本沙陀然冒姓實出朝廷之賜
其改元而建唐高祖太宗懿昭四廟並稱七廟則已
祀夏配天矣李昇固屬憲宗第八子之裔同祖玄元
皇帝者也舉高會故業復十一於千百夫誰曰偏據
不正乎山賓可謂晰於君臣父子之大義而其書遂

東崖近稿一

三十七

足與日星河嶽並垂矣夫神堯以一旅崛起討元兇
楊廣而錄隋之子孫其得天下甚正傳十四世曆二
百九十年而遽絕之孰與夫傳二十帝歷三百四十
二年而徐絕之之爲厚也且夫一方一郡一邑之足
以繫人心尤甚於天下共戴之日也於共戴之日則
以不祧尊之於一方一郡一邑之崎嶇顛沛幸九鼎
猶懸一絲乃欲以未能混一而遽絕之也能無悖於
春秋之旨乎山賓誠可謂晰于大義者矣孟子曰不
知其人論其世山賓以忠孝仁厚立心復抱黍離之

痛其唏噓而爲此也豈特泫然于神堯之統哉山賓
別有三梁系譜本姚叔祥而正其所未安以立帝續
南正統而迄于隋一洗昔賢之外迂予謂山賓晰于
春秋之大義此又其一端矣

東崖近稿一 序

三十八

徵君伯宗劉公墓誌銘

宗祔間以守令不職致民生憔悴詔舉堪任民牧者聞於朝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擇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得貴池劉城以應颺言於主爵者曰諸生劉城物身制行古之大儒淹籍窮經今之良吏雖以之蘭臺石室可也至爵牒撫按趙公束裝公堅臥力辭旋奉嚴旨督催不得已一詣京師俄又引退其同舉友人陳弘緒貽書于公曰滄海橫流子豈能袖手以觀焚溺公曰固也吾不袖吾手而掣吾肘者環於左右吾

集賢近稿一 銘

三十九

將若之何夫資格之限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子欲救焚拯溺吾徒見子之焦頭爛額而已未幾撫按又教督催公又不得已再詣京師考授知州卒不拜官而歸歸六載遂有甲申三月之變當弘緒貽書時意南北擾擾人方有投袂而起之思庶得二三同心戮力以匡王室雖委蛇屈辱所不避及子辭京職而刺賈甫八十餘日鐵騎攻圍七晝夜幸獲全城而督察閣部力殺之左遷舒城闕獻介馬交馳于張空拳而守亦僅二十餘日而權貴愈欲力殺之乃始大悔向

者孟法一出出而幾喪吾之軀而卒無所裨補益服公之早識也公歸未幾子亦告養返子舍期與公爲避亂之圖乙酉間猶致長牘於子冀歛嗚咽淚血漬於尺幅戊子金聲桓兵起空江間其無人遂杳不相聞問庚寅冬吾宗伯璣札至而公竟以疾不起矣嗚呼痛哉公諱城字伯宗貴池人生而美姿容豐上修下望之若仙幼隨父之青田讀郝離子輒解頤仰止甫成童補弟子員遂以文章名天下時爲制舉菽者各以所長分立支派於是有臨汝婁東金沙之學有

集賢近稿一 銘

四十

東鄉湖上之學大指不甚悖戾而末流率多矛盾所選讀評駁序論義等彈文至讀公著作咸頌首抽繹而心折休寧金正希聲嘗稱之日頃挂淋漓此時文中之杜子美也公尤留心當世要務著河渠市馬邊塞流寇屯鹽諸議類可立見設施非紙上揣摩擬拾語史閣部可法知公獨深任安池道時欲舉公應詔而爲張所先厥後有軍國大事親手馳赫蹶商之皖撫鄭二陽黃配玄繼史公而來皆以利病諮訪月無虛旬黃又欲辟公爲九江同知公力止其薦劉黃益

重之適左帥良王假勤王名毒殲江南公同池大兵
備道程世昌登陴守禦危郡特以安堵黃每向予誦
說不置然公翺翔諸公間侃侃建白未嘗有所阿附
當弘光南渡江淮初設四鎮公頓足曰五侯皆盜賊
之餘今列爲鎮未必甘蔽黃河而先牽制自下嗚呼
祚不長矣急爲書上閣部閣部心是其言而已追悔
無及至今有遺恨焉公生平篤孝悌厚宗族一姓婚
喪必給其求而于友誼更非時流所及家本素封至
公而漸窘迫後以廢箸售書與館穀四方來者生計
未遑近稿一 銘

四十一

益落然一聞賢士大夫急難輒駭嘆奔馳城口縮腹
以相拯崇禎朝黃詹事道周繫詔獄成御史勇繫刑
部獄公皆力爲周旋弘光朝馬阮諸人大興鉤黨之
獄周禮部鎮山御史續祚光給諫時亨並在繫公又
周旋之某弘緒被督察劉宇亮之誣叅也方目矢石
城守僉甚一蒼頭又病隻身就繫於霜雪迷離之中
有蒙犯霜雪而大呼者則公所遣與周二爲南之俘
也予猝視驚訝爲一笑逮抵獄索饋盡絕自分必死
公假貸而賙恤之卒賴以給晨夕而脫于難嗚呼公

何予于幽囚之日而予不獲哭公于寢楹之間予其
何以爲心哉記往歲過公江上廬公語予以時事曰
非欲退而爲著書之計乎嶧桐集詩文各一帙昇予
曰子無爲而諛予曰孟堅昌黎之間虛一席以待子
詩則少陵之嫡子也雖然時且孔亟君茲廬且不保
矣安得閒歲月而著書公默而不應已出所著春秋
左氏地名錄人名錄諸書屬序之子亦諾而不果作
無何而天崩地圻予踉蹌棄家走厭原山中痛哭痛
稍定輒輦所藏書置墓左之廬然終爲士卒恣取以
未遑近稿一 銘

四十二

藉馬羈公崎嶇峽川獅山間悲感與予相類然獨幸
藏書尚存得以慰俯仰消寒暑貴池固有吳應箕者
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癯而悍目光若炬酒酣岸幘
道人間不平事輒聾張齒切而眦裂自國變來日同
君聚哭于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公益孤無所
向又日與其子廷鑾徬徨四顧哀歌以見志或有至
豫章者予問伯宗近何事曰伯宗自署一私印曰謝
髮鄭心將自比於皋羽之髮所南之心也予曰伯宗
摩娑此四字以終餘年幸甚吾不免以未死媿公嗚

呼公今真獲歸全矣聞公將屬續前喉吻間獨咄咄
籌畫東晉南宋事起抱金陵臨安圖志至氣絕不肯
釋嗚呼此益可以見公之胸懷矣公固以文章名天
下而砥行植節不愧古人獨其留心當世而不獲一
見設施人頗爲公嘆惜然于公無與也爲文高古渾
成類西漢于詩尤工樂府暨絕句其著作滿家而行
世僅數種曰嶧桐集曰讀書略記曰古事異同曰今
事異同曰南宋文鑑曰古今名賢年譜曰古今廟學
記皆已成者曰後通志略曰劉氏藏書題跋曰劉氏
集近稿一 錄

四十三

家訓皆未成者以屬其子廷鑾廷鑾曰後樂苑亦未
成以屬其孫漢系嗚呼卽公文學之一端固亦昔賢
之所罕觀矣公生于萬曆戊戌年六月二十四日卒
於庚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某山娶王氏子四廷鑾
廷鑾皆以文章顯而鑾尤著世所稱江上名士德輿
甫者是也晚舉于添丁膳丁尚幼孫漢系漢威銘曰
人亦有言耳自於而聲名四被吾視吾友厥狀維肖
且其卓爾節則晉逸詩則唐盛文則漢史嘯或能兼
兼而長傲勢固難已公獨抑抑良賈深藏下問不恥

原缺第四十四葉

紀行詩序

五言詩托始於枚乘而沿於蘇李昔人稱其折繁簡
之中居文質之會詞意高古爲難其工此者類得之
於送行惜別登高訪遠尋幽覽勝之際蘇李而後子
桓之芙蓉池淵明之斜川曲阿其尤超絕者也至於
放懷山水連篇累牘而無盡則莫如謝康樂今讀其
人石室山登江中孤嶼與夫遊赤石進帆海諸詩抑
何其雋異而英多耶雖其賦才卓犖寄託淵遐抑亦
山川之助不可誣矣余友倪閣公蚤負仙儻非常之
集近稿一 序

四十五

舉抱其先世文僖文毅兩公遺書倚菰蘆而洛誦益
馳騁於千載上下而涵泳之著作滿家旣已浩汗若
河漢燁赫若雷霆爲世所震駭而猶不免嘆季女之
斯儼悲孤裘之蒙戎也乃作沈騷遠遊九變諸篇擬
楚詞以見志周伯衡先生爲序而傳之今年春偕先
生橫彩鷁而來發石城歷秋浦涉雷港徘徊孤山澎
浪磯陟香爐峰問布水樓賢諸勝放於龍沙而至止
得紀行詩若干首皆五言古體也予讀之其蕭然玄
實則清且索幽異之句其穆然寄懷則江南倦歷覽

之什其懷新搜奇則峭然陰霞屢興沒之詞以較康
樂遂與之揚鑣並轡而爭先至其骨格若勁筆力變
化則飄飄然收乘之十九首矣嗟乎闇公當奮力方
剛之歲縱不得志於有司然得從賢大夫周歷千餘
里壺鼓鳴笳以射虎南山刺蛟江上因以發抒其慷
慨激昂之氣於篇什豈不亦雄甚矣哉異日者海寓
晏然尉侯無警山而制禮作樂庠序勒鼎成雅頌於
著作之庭余老矣猶及見其修笳鼓而再過茲土也

六息軒書解序

功令取士之法易詩書春秋禮記人各占一經而分
治之學庸語孟四子之書則群天下之士而合治之
朱子曰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伊川先生亦云論語
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自明是則四子之書蓄
理宏博蘊義淵深非他經之所可並也雖群天下之
士而合治之常苦不能得其旨要往晤郝公仲與于
閭都公偶及子路問成人章口次節當是子路語舉
其生平得力者以印證於師不然則曰字爲贅矣予

友宋長庚嘗言太師摯適齊章記聖人正樂之後雅
頌得所乃遂分散群工開列國而韶樂在齊非師
摯不能詳定故首造之且樂師皆無目待相而行當
時列國聞元音在魯或共起而徵聘咨訪未可知俗
儒以爲避亂而去何其外也家弟士言授經萬美叔
一日講子在陳曰云狂簡與斐然成章誠是三種狂
自狂簡卽狃者斐然成章則語言政事文學之過也
時講乃欲以一狂字槩之可乎諸如此類皆能換前
人之所未發每欲措摭其說勒成一書以備參考而

苦臥疴中輟至于尋常義諦之中慧心人別有點睛妙手尤足令讀者解頤徐子卿以觀世音爲聞文章照面陳懋功以君子坦蕩蕩是橫說小人長戚戚是豎說此皆能以數字拈弄開拓胸智比之禪家則真教外之傳矣同邑胡三不甫潛心經學析及蘭絲牛毛壯齒北面于萬恒麓先生深悟致良知之宗于四子旨要靡不洞燭其微阜比所臨戶外之屨常滿六息軒書解則其授經時之著作也其挾前人所未發如却宋諸君者往往見于篇章而其指次雋永悠然

寒崖近稿一 序

四十八

使人意消如徐陳之點睛手者則又未可以一二數也三不甫既貧而屈抑蓬蒿此書雖成世固未有識而好之者卽好之亦未有出力而梓行其書者予爲之掩卷太息雖然世獨患無王仲淹耳仲淹在安知無董常房玄齡魏徵輩其人忻附門牆而受王佐之道於講帷乎河汾元經抑又奚患其不傳哉

重興翠巖寺記

西山崔巍其高蓋天中有道場實稱翠巖創如梁朝普通二年再造於唐武德初載迨宋元祐可真守芝悟新圓瓊以般若智談說妙義一時叢林諸大比丘稽首贊嘆得未曾有俄諸比丘淪散各盡俄翠巖寺亦歸殘燬有一中貴奪爲柎厥感彼旋嵐毒熱惡風吹其肌骨及其皮髮展轉痛苦生大怖畏求哀懺懺遂移柎厥有戌陀羅聚族南山復踞其地以長子孫牛羊犬豕鷄鶩魚蝦酒漿血膏種種污穢至不可說

寒崖近稿一 記

四十九

爾時香城大住持字曰慧習修行如幻三摩鉢提見彼祖庭淪於俗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其不自量願相髮屑恢復茲寺乃至命終誓不退轉爾時自法又一大德字曰古雪以種種法廣度有情如灌甘露如昇良藥時慧上人迎古大師至於香城爲說十重四十八輕說是戒已值刀兵起熾然克盛薰徹梵天無可棲息上人思惟我有夙願恢復翠巖今此搶攘云何勸化云何究竟忽一居士現宰官身

唱大乘辨才無礙是爲熊公亦與上人同其宏願

於是諸山大比丘衆若三止若雪崖若洪浪若霞生
各以方便善巧相助諸成陀羅或喜或怒或讚或罵
或旁袖手或陰阻杞或束犀甲或挾利刃彼慧上人
若無所聞若無所視說誠實語開示悍獷悉令踴躍
捐其所有鎗鋒珍貝衣鉢杖椎莊嚴器具靡不畢捨
至無可捨又復奔走遍告諸山婉轉成就於是居者
咸生信仰乃負乃戴乃徙他處爾時上人復遣比丘
迎古大師師自念言我此幻軀何不可寄把茅蓋頭
荒林覆體亦日亦月亦飲亦食云何依托而必茲土
寒崖近稿一記 五十

諸比丘衆周匝圍繞兩淚堅請師不獲已放大光明
作獅子吼宣揚如來第一勝諦乃同比丘詣於翠巖
時有廢樵五體投地而作偈曰
我聞符氏言昨歲元旦日積雪至牛日開門四無
人見彼皚皚者中有四字存曰大雄寶殿筆畫巨
如椽又聞慧公言晝寢於招提夢現一浮圖晃耀
難正視髮鬚見胡僧招搖百十衆已亦湧身入感
嘆爲希有我意茲二瑞端爲大師設大師持梵行
如彼雪無染大師傳佛心如彼塔無縫我今作是

觀政如童子戲有時團獅象有時疊瓦礫雪消塔
復頽忽然失所恃願垂大慈悲豁我多生障長以
葛藤偈獻此新開爐

公奠王方伯太夫人文

嘗讀史至漢范滂吳孟仁晉陶侃之母皆能以詩書道義訓勉其子以顯名當世至于今誦說之然未聞有功德以及物也宋楊東山母羅氏以誠齋先生元配產多子悉自乳曰吾不忍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東山秉鉞五羊積俸十千餘緡適歲饑母勸之悉出以代下戶租稅此爲有以及物矣然猶有限之膏澤也若章邯公得象之母練氏魯脫閩將某於阨其後閩將攻福州城招練使出曰吾且屠城練曰將軍倘念寒賸近稿一 文

五十二

疇昔願全此城不然願與俱屠未忍獨出也將感其言而城獲全此其及物廣矣澤至渥矣然猶曰一時之恩施爾未有若我王母盛太夫人之再造吾江右也江右苦賦稅繁重惟南郡爲甚以元朝舊額較之浮折色銀一十九萬五千餘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餘間閭皮骨俱盡而無以供惟正有司叅罰接踵而無以謝考成督撫藩臬諸公蒿目而憂至于日甚不遑有伯邁人王公適當三載輯瑞例得拜手幾言慨然曰累就右甚于此者立抗章搏額而呼于閭閻

天子爲惻然動容下於度支復降 溫綸核於督撫兩臺於是一州七邑三百年溢額之征旦夕可與蠲減而億萬載僅存之子遺亦旦夕可與舍哺鼓腹而嬉遊大哉言乎其利溥其賜悠長以視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者其廣狹爲何如哉是時太夫人壽踰八袞方就養於紫薇之署惟右伯慨慷敷陳有以輔當宁如天之仁惟太夫人優游庭訓有以成右伯仁者之勇是則再造江右非太夫人爲之而誰爲之哉卹公之母生全一時東山之母恩施下戶以繁比於寒賸近稿一 文

五十三

太夫人之前不啻浸水之與甘澍矣迺若右伯之稟持名節類范滂清介絕俗類孟仁功在社稷類陶祝莫非太夫人之教則莫非太夫人有以成之也某等識其大者以告來茲不能悉數之矣方圖畫像範金尸祝右伯因以尸祝所生區區絮酒之薦未足以告哀而達悃也嗚呼痛哉尚饗

江上清風序

吾郡蓼洲爲章貢肝汝交滙之區一日鹿谷洲一日
駒韃洲蓋三國時呂蒙作大船之地也今少司馬熊
雪堂先生自壬辰賦秋蓼途哀歸里抱藏書構綠波
樓偃仰其間所著江鴈草有桃源面而青嵐起蕭嶺
曾肩紫氣浮之句詠其詩可以想見其名勝焉先生
負伯仲伊呂之望高臥丘園澹然浮雲富貴一時督
撫藩臬諸臺暨郡邑大夫勸駕踵接先生夷猶江楮
輒杜門以謝之棲遲南浦東湖忽忽遂十有一載矣
寒崖近稿一 序

五十四

生平無他嗜好獨耽玩墳典涵咀今古往往日易不
遑公卿篤志學問殆有甚于韋布者前後著作日有
香剡日山畝存日彼稷行日伊蒿集日恥廬集類皆
國是民瘼所關憂天憫人所寄上可以羽翼典謨訓
誥次亦可以裨益政理懸諸日月然尤專力於詩刻
燭擊鉢咄嗟而辦其清真高古不肯稍拾牙後以掩
匿性情多至連軸盈車最後江鴈一編則其自系之
年譜抑亦金匱石渠之寶錄又藝林之創體也先生
高臥既久凡九牧之諮詢四牡之往來與夫縉紳達

掖駭人墨客探幽訪異而至止莫不造廬請益側席
開道所交皆博物洽聞之名流投贈篇什充溢寄遠
先生悉取而依韻和之題曰江上清風既自爲之引
而復屬序於小子予惟古昔卿士大夫交接四國以
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志然有不必自
作者嗣後聘問不列於侯國而斯道寢微蘓李崛起
河梁庶歌再盛然亦未聞依韻屬和又其後唐之令
狐楚韓琪爲斷全集宋之楊億劉筠爲西昆集繼以
蘇子瞻陸無已趙德麟爲汝陰集斯倡和之甚盛者
寒崖近稿一 序

五十五

然其書今又散軼不傳先生茲編肝膈相注道義相
劇遂足追周漢而陋唐宋詎非千秋風雅之快事哉
且夕先生出應鋒車之召殆將以吉甫穆如之風披
拂四方化養萬物如說蒸民之詩之所云云江上固
不得而私有之其更唱迭和婉二雅而紹三頌必有
倍侈於疇昔者予又得徒倚於鹿谷蓼花間而快聽
之矣

寒崖近稿卷二目錄

洪崖鄉大陽神廟碑

上黃樵院書

三梁系譜序

祀鄉賢文學喻公傳

開喜縣志序

河北屯田右叅議前武寧縣知縣寇公傳

明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晉秩副總兵汪公神

道碑

寒崖近稿

卷二目錄

一

傳經樓詩序

泰錄崇禎詔書記

楊文學傳

鷺湖讀易序

西江遊草序

天傭子集序

正氣記

公莫黎母楊太夫人文

南渡詩集序

樊任母文

熊聿仲平傳

竹齋詩題詞

壽姊氏七十序

滁江留草序

寒崖近稿

卷二目錄

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致文

洪崖鄉大陽神廟碑

距會城三十里有村曰南寶負山帶流荷姓聚族而
托處予業讀書其廬間有大陽神者靈驗甚著每歲
六月廿三俗傳爲神誕日符姓偕居民旗幟鼓吹肅
不冠而虔祀祀必具酒醴蔬菜侑以角黍云神固與
汨羅同嗜予好夫符元夫時以祭餘相餉因歷問神
之鄉土姓字與其行蹟封爵則故老槩未之詳也崇
寒崖近稿二 碑 一

顧問予方刺晉夢置身層臺之上臺中折崩聲如雷
自分肢骸瞬息齏粉俄而赭袍從空而下掖之起仰
視寬旌飄搖彷彿有大陽字已爲督察相國誣參繫
詔獄賴神之庇佑卒免於難游宇瀕洞予避地石河
咫尺讀書舊廬擬載牲醪酬夙願竟以倉皇未果戊
子變起肘腋襁被就元夫商所以全家室語未畢鐵
騎颺馳而來予攜累急詣所謂南寶青龍山者則神
之廟貌在焉得頌拳石謝且祈是夜宿靈寶壇村氓
奔集以數千計抵二更呼聲澎湃見大小虎十三頭

魚貫而下鐐騎怖不敢上嗣後圍城止久兵日衝突
於崇山峻嶺早暮無間予輩岌岌不免一日有兜鑿
數騎介而登馬健甚持矛而衝者皆辟易至廟前忽
一馬仆兜鑿者四顧若有所畏而去去且遠村氓走
胝則馬死久矣時暑甚馬至旬日猶僵伏如虺隤衆
請於神謀遷之筮弗許迨夕疾風暴雨死馬忽自移
去離故處數丈許若有鞭策驅之於是衆咸知神之
保護一方面示威靈于馬也喪亂甫定符氏內甲與
庶諸君暨予甥于後感神曲全茲村謀飾土木以報
寒崖近稿二 碑 二

乃拓古廟而更新之益以堂室門廡丹雘輝煌予友
詎聖問爲之記事與文並奇崛可傳而于後意尚未
已復徵廟碑于予念前此邀庇佑於冥漠者屢矣不
敢以續貂爲辭獨嘆神之威靈赫赫如是然大陽之
號僅著于洪崖數十里間上之封爵固聞於宗伯不
得列版懸沈潛之典次之姓名無徵於郡邑群有司
亦未嘗有犧牲粢盛玉帛之薦宜其於禦災捍患漠
然度外置之乃神之勤勤懇懇加惠以生吾民不以
莫我知而少怠也視夫陟崇班而痾瘵不切于衷受

顯名而陷危弗關于危者能無過祠下而汗背也哉
古稱名山川澤度可以出財用者皆在祀典洪崖壁
立千尺秀削不可名狀泉湧其側凡九十七曲而建
於河斯固神之所徜徉而樂處也廟創始于辛卯落
成于壬辰捐貲而耶許相助者若而人別伐石以紀
姓名茲不備書

上黃樵院書

緒聞古之君子其行已也高難進易退之風而其川
人也欲其易進而實不欲其易退與所自處若方圓
枘鑿之不相謀今之君子不然方其未進也亟頸企
踵如恐不及迨其得而患失也雖復人言安至彈文
醜詆而猶望溫綸之勉問當塗之私庇至人才川合
之際漠然於已無關有告之者曰某祖某長某能某
事則必容其出身何途非夫資格之卓卓者則必姑
聽而且姑置卽其資格卓卓非素所狎暱與所通財
寒崖近稿二 書

賄者則又必姑置之幸而川或喜怒一不當意毀譽
一入其耳若遂不可終日於吾前嗚呼數十年來士
大夫蕩然忘魏恥之情魂類傑士惘然於知己之難
進而甘老猷猷以至寇盜災變之紛紛者職此之繇
而已若夫軍旅之事尤非尋常之才之可勝任而輸
快緒聞人君命將避正殿而詔之齋三日而後遣入
太廟而躬授斧鉞其獲居是任者類有腹心謀士若
兩人通糧奮威若而人權士遊士爪牙羽翼若而人
下至時日鬼神藥餌飲食會計之委瑣又有方術法

算若而人誠得其才雖指頤於咄嗟而有餘否則積歲月以延訪而猶苦不足是故古之人其夢寐皇汲於此也如溺者之呼岸卒如痿痺者之問醫如行迷徑者之求侶溺必待父母而後呼醫必待盧扁而後問侶必待故舊而後求匪狂則愚焉而已是故古之人當其用才師中也未嘗貴之以儒者坊表未嘗察之以問謹廉隅以爲遵坊表飭廉隅如金玉之可玩而不可飽如駟馬鸞鷟之可悅而不可驅吾方擊鼓相接金鐸相向矢石甲冑相往來又安得去彼而取

寒崖近稿二 書

五

此昔者齊桓知甯戚之能將任以政群臣譏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間之問之而賢用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卿嗚呼大臣用人誠若齊桓於甯戚尚何冠盜災變之足慮弘緒獲奉馨咳于茲四旬矣執事受朝廷非常之遇勢必圖非常之報竊謂圖報之大者莫甚於用人今執事扼南北之要控舟車之衝耳目所週計當有度越於常均緒且獲舉觴幕府爲執事得人慶乃

幾幾日夕而竟杳莫之聞也豈執事求其人而未之得與抑有其人而不足當吾簡拔與抑所謂遵坊表飭廉隅者之容有未至與愚陋賤吏不足測量高深然私懼倥偬洶湧之時聞風暴足爲害封疆滋不小昨胡職方所薦某某黃尚寶所薦某某執事誠加之親試而果無所短長麾之謝之未爲不可若但逆撫夫持刺而來者必無豪傑則執事固未能開閣以攬英賢吐哺以速賓客士又將何術以至執事之階庭耶執事素以難進易退自命碩執事在位一日賓師

寒崖近稿二 書

六

中人才係屬之一日也惟執事其亟圖之

三梁系譜序

頃予修豫章志過龍沙文孝廟郡人曰此梁昭明太子統也而署之曰帝何也予曰是其稱帝固宜昭明薨于儲位其長子華容公歡應繼主也武帝捨嫡孫而立第三子綱爲皇太子是日簡文此武帝之失而載之惇史者不可掩也臺城之變侯景矯詔奉歡之子棟改元天正加統爲昭明皇帝以其父歡爲安皇帝豫章固歡分茅之土署昭明以帝號其殆昉于此乎已岳陽王譽稱帝江陵則進昭明廟號爲高宗享寒崖近稿二 序 七

禘嘗之祀者且三十餘年矣惟文孝二字不詳所自然昭明者太子之謚也詎有追尊而仍太子之謚者乎計亦必棟與譽爲之史略而不備今已不可考矣歲已亥過秋浦訪吳山賓於劉興父家因與山賓論史山賓出所著三梁系譜曰君嘗瞻懷于南朝之統而不予王仲淹之帝後魏也抑知梁固歷百一十年而未絕乎予書起武帝迄孝元起宣帝記梁公鉅起帝銑鳳鳴元年迄鳳鳴五年分爲三梁以紀事實而復爲之世系表又著之譜也君以爲何如予曰甚矣

山賓之能揭大義於天下而爭光日月也夫中國之舊衣冠禮樂之盛豈可以強弱論哉昔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祭器所在雖不百里而亦共主也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瑣尾流離迨四十年其所爲百里者安在縱使寒浞不滅夏后之祀自如矣奈何以強弱而置軒輊耶且元經之作書陳亡而并其五國王纒進而問之仲淹曰衣冠文物之舊不欲其先亡也如寒崖近稿二 序 八

是而仲淹之帝魏何居詎非以子之戈攻子之盾與夫四國絕而梁固未嘗絕也元經書蕭齊立於江陵號後梁則仲淹固知梁之未絕也知其未絕而遽絕之不猶夫探其喉腕之氣之未盡而遽引手以盡之乎山賓此書揮魯陽之戈而挽江東正統於永鑒其有功乎史學鉅矣豈特敘事核持議辨而僅以博雅見長與予又讀金華王太史禕之記其於蕭棟卽位特紀天正以紹太寶元年而後書孝元承聖之號以爲昌祖謙標目如是禕因之竊考棟世系山昭明正

嫡不幸爲侯景擁立而實無辜祖謙與禕皆大儒非
苟然而作者是或史家筆削之一義與請以質之山
賓氏

寒崖近稿二序

九

祀鄉賢文學喻公傳

從祀孔廟自四配十哲而下受業身通者六十二人
歷代先儒二十三人外此則附廟而祠祀於其鄉若
朴放鄭玄盧植輩郡邑各以其輿論增入幾不可枚
舉矣然受業身通諸賢率皆以間巷韋布著稱惟子
貢相魯衛宰我爲臨菑大夫冉有季路子賤子游亦
嘗爲宰於其宗國計七十有六人中其貴顯要不過
六七八人餘未有出而仕者而近代鄉賢之祀類皆高
官要秩與高官要秩之祖父而封爲某官某秩者匪
寒崖近稿二傳

十

獨其德行無聞雖其言語文學咸泯滅無足稱道而
乃以濫洙泗之俎豆督學使者暨博士弟子員曾未
聞一按其姓名爲之評騭而去留焉豈不亦可慨之
甚哉吾郡韋布而與鄉賢日魏公良器口鍾公文奎
日章公漢俱卓然一時名賢而喻公全禩復以諸生
增入則崇禎之庚辰九月也先是歲七月全禩以疾
考終于寢督學侯峒曾素諳其生平履蹈歿未三月
卽馳檄于郡邑日喻君文斗大儒德星真隱謚合凡
於王中誄有符于貞曜應崇祀如例輿論咸以爲允

惟無媿云按全禩字仲延別號東澗南昌人漢蒼梧太守猛之後父言興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兵部主政全禩少讀書中喜經史不務俗學迨補弟子員嗜古益甚所爲制舉藝與時尚方枘圓鑿不相入試輒落落不能前獨江西左布政楚黃李長庚知之爲深李有子春潮固才士每月之三九日約全禩與同郡李吳萬曰佳萬時華陳維恭李先倬輩角執於薇省之左亭月無虛旬後乃因而廣之於十三郡曰豫章社社刻成海內至家有其書全禩之名於是噪甚然寒崖近稿二傳

十一

全禩雖見知李公而守介節靡有私干郡邑大夫多因李公而知全禩皆莫繇一覩其面居常曰非公不至此孔門之家風也誠使魯男子學之何妨井公事而亦不至哉當崇禎戊辰歲全禩落落于衿中且三十年困于場屋者屢矣自悲不得志於有司不獲備計吏覩皇居之壯麗私恨無窮乃與其戚饒元瑛挾蒼頭數人策款段攜蒯緱馳入京師晉邸中十餘月默啓朝端有君無臣時事日非會將有變喟然曰國祚修短之數殆不忍言歸而遂絕意仕進摧挫折

牙以自匿于榮利泊如也諸子衿入京師未有所覩觀惟山陰徐文長謂白頭落魄騎跛驢謂

高皇帝寢園有破帽青衫拜孝陵之句全禩繼之而適值治亂安危之際其惓惓爲尤甚南北雖殊然皆瞻懷君父不忍以未遇而熱然度外耳全禩事父母備盡孝養居喪易而戚雞骨支床撫弟姪底于成立不啻以疾言遽色相加嘗奉母命與諸昆季析產田取污萊宅取湫隘臧獲取老穉間里至今誦之嗜古固其天性由京邸歸來益究心於聖賢釋道諸書旁

傳

十二

涉楓天棗地之術及火珠林龍髓經太乙統宗靡不精研其奧素善虞褚楷法隨意抄摹悉中繩準著讀書解大易解詩文若干卷新建徐世溥手之不置世溥死于盜書不知何在別有與竟陵譚元春倡和一卷行于世子周孫綜皆能詩文周郎子友京孟父歿之七年而周始舉于鄉歷廣西恭城令甫數月掛冠還歸郡邑莫繇一覩其面亦如其先人之介節焉

聞喜縣志序

古聖人過化之區必有流風遺澤之被而其人才之
挺生必較他處而倍盛晉於禹貢隸冀州屬陶唐氏
之舊都迄成周千有餘載率能相勉以勤儉相戒以
荒淫如詩之蟋蟀山樞諸篇宛然當日之都會吁咈
也枚杜作而人懷緇衣之好杞梓梗楠不擇地而生
於是狐偃趙衰介子推先軫之徒繼踵崛起蔚然爲
海內之望吳季子觀樂至於斯而穆然以令德歸之
誠以其流風餘澤之不可誣爾聞喜故曲沃地在晉
寒崖近稿二 序 十三

爲名邑詩人之所爲賦揚水也晉幽公時韓趙魏
質偁公室獨曲沃與絳絳懋故王父之而後下嗣後
唐之裴中立宋之趙元鎮皆以偶儻非常鍾靈於其
處故語令德之後者尤必以聞喜爲首稱焉邑固有
志創始於正德丁丑王紳氏重修於萬曆甲戌李公
成菴之手王志已久廢李志咸稱其詳最盡善然已
歷八十餘年未及纂綴值兵燹之餘典章湮滅賢士
大夫過故都而廩廩然念之適濟南蘓公劍浦視篆
茲邑進隴西令王祀畊先生謀所以補其闕略甫越

月而缺者已完略者已備居然一代之鴻裁也不過
番江屯憲翟公語及郡邑典故出其書以示曰予未
能泛涑水而觀董澤之蒲請以此當臥遊因并出其
跋語而屬爲序余讀之竟而深嘆祀畊先生腹笥之
富有與翟公識力之卓絕爲不可及也紀載之法自
司馬子長而著子長同茲郡之所產其紀晉事宜其
不遺後日餘憾然以晉世家考之文侯之命周平王
之所以命仇也而悞以爲襄王之命重耳趙盾之車
八百乘諸侯之所以納捷菑也而悞以爲平王室至
寒崖近稿二 序 十四

其論晉往事徒及復于伯材之見棄而無一語追憶
平帝澤之尚存今祀畊先生囊括百餘年間沿革損
益未嘗有毫髮抵牾而翟公撫簡牘而慨然興思於
培養保禦之人視前賢之紀載其得失爲何如哉世
謂古今人不相及吾不信也翟公行將有饒郡志暨
豫章文獻之梓子更將縱觀涑水筆削以與祀畊先
生揚鏹而並馳也何樂如之因漫爲序以復

河北屯田右叅議前武寧縣寇公傳

裝甲中聞賊李自成陷京師一時文武殉難者自大學士范文貞公而下得二十餘人皆抗節都城而慷慨赴義者也既邀新綸諭祠官祀於首善之地而都城以外諸藩鎮郡國死王事者槩未殊錄褒忠有待闕典宜增則河北屯田陝西右叅議寇公其一矣公歟歷中外所至著廉能聲而起家于江西南昌武寧令武寧人至今思之予頃叨郡乘之役每過書肆輒搜敗帙于蛛絲煤尾中一日得年友李孝廉頴賀寒崖近稿二傳

十五

公考績序至比于執金吾之在穎上萊園之在巴東孝廉理學名賢素不虛美予因以知寇公令武寧無媿千古之循吏今仲夏公孫德滋手郡邑名宦中詳乞傳則公已爲學使者楊公兆魯廉其治狀列于郡庠俎豆予乃迫然而喜曰褒忠雖稍後時而脩食已愆輿望是不可不亟爲表章於是拜手而爲之傳按行略公諱可教字宅虛別號圖雲湖廣德安府應城縣人登萬曆己酉賢書越七科用頓公車遂謁選授武寧知縣先是可教嘗言爲民父母要在念民之身

不疾苦勿損下益上此爲最先其餘信心直往忠熱有不快于民也蒞武寧輒以生平期許而力行之痛革火耗囊中不名一錢郡守中州郭公亮稔知可教廉恒語人曰某飲章門勺水寇縣尹飲修江勺水吾兩人庶不媿于清官耳方南北多事江右防禦素弛武邑地接衡沙風鶴頻驚可教請于巡憲潘公曾統特建武寧營以鄧將軍子龍孫名禪者統之別立黃竹哨號爲龍哨丁驛山哨號爲虎哨募勇敢繕器械探甲介馬訓練無虛日草澤奸宄無敢窺寇公治所

寒崖近稿二傳

十六

者邑學官創自萬曆初元迨可教至傾圯特甚時官帑如洗私囊又適懸罄可教方躊躇間偶以丁祭至學天大雨諸子矜諱曰屋漏屋漏可教若弗聞也者成禮而退越二日呼典祭者薄責云諸生昨諱鹿鹿鹿誠小是汝之舉也亟至學謝諸生屋鹿音相訛可教詭以謝諸生諸生悉皆愧服後卒捐資卜吉以遷學官迄今人文日盛舉于鄉者踵接武寧人無大小咸德之此其文武之宏略彰著者也然可教於聽斷尤稱摘發如神而陰寓轉移曲成於其間鄉民虛願

以貧頑包攬負官緝無算可教法懲其頑而心悲其
貧往復勸誠山貨代償窮妻子泣而誓願日若以頑
而累慈父慈父不以若頑而累若妻子若不改行復
何面目以立於天壤乎顓乃深懲往事率鄉民建祠
祠可教其後賊過是鄉鄉民置私家而力護尹祠曰
此寇公祠也其勿毀邑捕魁劉京武斷肆毒可教到
款上之直指論如法丙子作賊入覲京率子姓多人
追送於途可教慮其不利及抵九江京叩頭痛哭
哭攀轅而前曰公往治京罪而薄坐賊罪固小人所
集崖近稿二 傳 十七

自蹈而薄坐賊則公之生我也庠生李善衡無禮於
趙兵憲兵憲怒可教亦怒遂爲申聞于督學然善衡
父子皆號能文值歲試可教拔其子置冠軍已而由
爲申請俾善衡已燼而復燃武邑士佩可教高誼習
俗爲之不變諸如此類轉移曲成甚衆兵燹燬燼父
老能言之而不能盡言之焉在武邑七載膺薦剡者
二十有二舉卓異者三至崇禎丙子冬以入覲晉部
旋下外艱讀禮庚辰召起兵部武選司主事擢戶部
山西司郎中甲申正月陞陝西右叅議兼僉事屯田

河北三月十九日闖賊陷都城後十日可教爲賊縛
去慷慨罵賊而死

贊曰予聞蒲俗士大夫甫離蔬釋爵里中不肖子願
往爲之役者如鶩寇公舉孝廉悉焚券謝去僅貧賤
時一二蒼頭持漫滅刺往迺豈不超然塵俗之外哉
武邑志固其手自補緝所紀名宦如成化間之黃雋
王僑正德間之毛駿嘉靖間之陸浚皆各有所長以
自見然未有備美如可教者父封翁年八十亦先可
教罵賊而死父子相繼以七尺殉綱常雖古名臣猶
寒崖近稿二 傳 十八

難之聊識梗槩以俟太史特書其不繫武邑事者不
詳也

明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晉秩副總兵汪公祿

道碑

崇禎甲申三月 烈皇躬徇廟社五月弘光帝鑄福
藩紹統於南都召兵部尚書史公可法入內閣辦事
公請得備禦江北遂以大學士督師揚州以其標下
都指揮同知汪公思誠晉副總兵司賞功事乙酉四
月寧南侯左良王數奸輔馬士英之罪提兵東下史
公奉命入援至金陵爲士英所迫不得陞見時 大
清兵已破徐泗乘勢渡淮史公還維揚兵未解甲鐵
寒崖近稿二 碑 十九

騎已直逼揚城四月十八日與平伯高杰部將李本
身率衆迎降鐵騎攻西北二門甚力二十五日城破
史公義不受辱死之汪公方朝夕左右素以身許史
公亦抗臂大呼不屈而死汪之子與國徒跪求父屍
不得乃具衣冠招魂而葬於其鄉與國之弟漢屬友
人劉與父乞言於予不佞而勒于墓左按狀公諱思
誠字純一生而儻好奇計偉幹豐願紫髯燁燁有
光飲可五六斗抵掌忠孝大節慷慨動人少以父命
賈于市自史公備兵池皖遂以文無害從及史公歷

皖撫文無害如故迨陟總漕公方謁選得真定幕以
母難歸史公強之至越下堅不受官其後史公晉中
樞晉督師閣部從容謂公曰以子之才鬱鬱文史何
如獨當一面公慨然遂改戎服初授都司歷遊衆最
後以功晉副總兵司賞功事其在池太憲幕時史公
好微行公必與之先後所部文武有微忤而觸怒者
必陰爲排解卒不自明其功史公敢戰深入屢瀕於
危公每爲畫奇策得脫其在皖撫幕門外車聲鱗次
日以爲常公偃倭相接率得其歡心然有以暮夜進
寒崖近稿二 碑 二十

者輒正色叱絕之其在總漕幕諸凡急飛輓登樊嶽
一皆公佐助之力至今誦史公轉輸于不棄賞功固
殫地史公累閣部筦兵食于危疆適當東南匱竭之
日故府茲任者尤難其人史公素知公廉卒以授公
公繼悉必精出不踰時予必課實用省而士卒得以
宿飽職事之外時代史公條畫大政如解驕將之關
定廣陵之亂此其尤彰著者也四月二十五日之變
公固可以無死史公亦曰吾大臣事迫祇有斷頭決
厓子宜早擇便毋戀戀我爲日師相不負朝廷某安

忍負師相哉竟死以踐夙昔一時從而死者甚衆云
其最著者揚州知府任公民育江都知縣羅公伏龍
皆與公平居而抵掌忠孝大節者也公世居池之西
城祖大經公父必洋公皆習儒不仕公生于萬曆辛
卯閏三月十二日卒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娶
王氏生子三長興國授叅將次興周郡庠生次興泰
改名漢邑庠生著舍風堂詩集銘曰

惟張有南惟顏有素惟文有杜史則汪焉如日與月
如海與川長流于地並垂於天我謁制府于壬午年
寒崖近稿二 碑 二十一

魂未識公我心悵然淮水湯湯公名不遠鐘鼓俎豆
有待而全賴茲貞珉以開其先敬慎松楸陟降在前

傳經樓詩序

金陵建初寺未詳創自何代其紀元則漢章帝柔兆
之歲也頃上江八郡諸名流結詩社其中黃俞邵爲
評次而桐山方田伯實司駢旄之盟焉予旣已序而
受梓庚子冬杪田伯省其尊公密之太史於黎川馳
一帙見寄曰傳經樓詩復屬爲序予暇日披閱則皆
建初杜所選刻也最讀田伯新竹詩至千竿荒寺月
一片王人心嘆其著意淵妙琢句超忽殷璠稱孟棻
陽全削凡體殆欲類之因夢寐思得其全帙以豁胸
寒崖近稿二 序 二十二

懷今驟見珠璣滿眼發背鼓洪鐘之音破蜩螗蟪蛄
之聲豈不亦一代之奇偉哉予嘗怪西京大手筆若
太史遷賈誼司馬相如董仲舒劉向諸人其文章皆
卓絕千古而獨詩賦無聞孟堅起扶風遂能兼有其
長自春秋考紀表志傳百篇之外東西兩都賦宏博
典雅足以鼓吹六經而明堂辟雍寶鼎白雉與夫詠
史諸篇穆然高遠不雜後來浮靡輕佻之習此真建
初傑山之材矣今田伯英英年少而銳意墳典畢羅
胸藏浩蕩津涯無不臻到他著作滿家視蘭臺今史

無愧固不獨詩傳傳妙起筆奇偉如畫子以方記
建初作者雖有數典記子與田伯真書則且二十餘
載閱其著情如樂陶陶首開者七年漸老而相見影
於尸骸者之福賓所謂高座寺者寺傍兩花臺與建
初寺咫尺田伯真得以遺集餘生傳竹關而吟哦豈
非幸事然子聞尸骸書不作此土語追思僕軀雖寄
廬揮涕作數千言田伯真雖死和歌微羽之聲紙
札相屢試以繼於墓前上人其亦一揮涕而託諸嘔
嘆焉吾耶子見廬前山相若相樂相笑上人有如此
事豈是偶二事

二十三

子以筆勢墨香爲爾天花日暮林前其又可以笑爾
而一笑矣

恭錄崇禎詔書記

先帝詔諭凡四十七道錢塘草莽臣朱東觀輯梓臣
弘緒流涕而錄之已乃泣而恭識於其後曰禮有之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以言乎居常而
以疾病沒也以疾病沒而不能讀其書不以疾病沒
而以非常之變聞其又烏能讀之然而手澤因不可
以不存也臣今茲之錄不忍讀不忍不存嗚呼先
帝之至仁盛德凡所發號施令務以誠心實意爲本
其度越世王者豈盡在於詔書而詔書之溫恭懇摯
集錄近稿二記

二十四

不愧不浮不襲故常亦豈盡於東觀之輯然而事變
紛紜史氏失職如綸如綍漸且與烏號之弓曲阜之
履同歸烟雲飄散幸而存什一千千百則此四十七
道未必非他日之九共棄佚也臣俯伏而竊誦諸篇
其大者若宜示魏忠賢罪狀撤回各鎮內臣誠交結
近侍論文華殿親政賑饑荒求賢才蠲租稅與夫大
赦中外風靈修省視漢文除肉刑勸農桑諸手詔殆
且過之乃漢文時山東之民老羸瘡疾扶杖在聽願
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先帝所頒布諸大

真率皆高閣相置匪獨窮僻罔知又一所載雖號稱
通都大邑亦杳未聞 德音之懸爲何語遂至貪橫
熾寇盜生以底于異變嗚呼有君無臣而欲以一人
興道致治也其可得哉臣悲痛之餘竊又不勝憤懣
遂撮淚而記之且虛左以俟補錄其未備者

楊文學傳

楊太冲字不盈新建人學易於高安喻氏樸學慕公
懋德拔置邑庠性耿介不好交游窮年閉戶啜菽風
雨孤燈往往頽影叱咤家貧賃下市墜屋而居無四
壁用蓆席爲間蔽事母孝養備至暑月缺甘旨持小
網網魚沙岸得則以巨鱗進母前以其細者鬻之酒
家積錢以供餅餌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賊陷京師
母方病臥太冲聞變淚簌簌下急出走問入輒私泣
泣至不可忍母從席後聞聲曰醫言我不可起

也問太冲婦婦不知問太冲太冲輒曉暈哽咽終不
言其故無何南都登極詔至乃稍解顏曰有君矣母
亦良愈始爲言國變母曰幾令我疑殺乙酉南都再
陷母病死蓆席間方召僧誦經懺薦亡太冲從垣中
聞之卽發狂出門行卜卜徧數十處或曰訛口吉則
喜曰殆有之卽哭呼奈何比歸僧止散矣出袖中卦
紙取其言凶問實者悉就燭燒之取其言訛者示僧
曰我固知無此也未有烈烈如 先皇帝而不陰相
嗣君及臣子復仇者也尚勸以勿憂且及時營殯葬

越數日葬母江外適英王遣左帥部將金聲桓抵江
右江有大震太冲疑卜如初然手中益空無不能多
卜卜四紙而言吉者三又至次日謂諸廟神求籤徘徊
道途絮絮自語輒與婦對泣金聲桓兵薄目邑會
城內外走且盡或曰葛自卜之易乎錢下一交一拆
一單而外象三折發書曰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
子于行三日不食數日明而夷矣君子安行乎與其
婦皆不食三日至三日聲桓兵果入城太冲夫婦並
縊于母靈座之橫闌左右相向而死鼠鬬鬬聚果

寒崖近稿二 傳

二十七

銀杏諸菓置門檻上祭之拱立作啼聲市人推門而
前鼠驚竄見兩死人橫陳驚相告語卜者龔完初過
而見之泣曰楊不盈也始卜國時我數言吉今負子
負子矣爲出些棺殮之瘞於德勝門外龔翁行告其
徒曰國變以來凡好人來占者皆勿言吉也又一年
而龔翁碎所題賣卦牌擲置章江抱周易入西山後
不知其所終嘗南都再陷時蘓州顧所受儒服哭文
廟投泮水死常熟項志寧舍山張秉純絕粒死貴池
吳應箕宣城麻三衡桐城孫常吳福之舉義不

屈死皆諸生而以身殉者太冲爲吾邑人故知其死
爲尤詳

寒崖近稿二 傳

二十八

爲湖讀易序

經解之繁未有過於周易者漢得十三家唐得七十
六家宋得一百四十家近代焦弱侯太史本鄭漁仲
荊文略十六種而合傳註去擬易二類爲十四種又
多出於漢唐宋諸志之外抑何其浩森而無窮也統
而言之或主義理或主象數卜筮主義理者自王輔
嗣始主象數卜筮者自鄭康成始于是易學遂成中
分之勢人持其說紛如聚訟雖以程朱大儒崛起而
亦不免左右袒於其間伊川以義理晦菴以卜筮各
集崖近稿二 序 二十九

自以其所得爲書而未始同也嗟乎易之道廣矣大
矣易有太極此豈象數卜筮之可名乎自太極剖而
兩儀生而後有陰陽之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而卜筮之事起則是象數卜筮者固太極之所流行
而不容自己者也而又安可略之譬之于水海有星
宿萬派所歸斯則義理之喻也江山峽山河出積石
泄出桐栢濟出王屋悉有源委而不容紊斯則象數
卜筮之喻也不佞年來屏居厭原懸義圖于座右而
寢食不去頗欲採儒先纂著酌其異同而折衷之衰

顏員病力有未逮今秋直指宜公以經學名賢持斧
出按江右俄頃之間風霆馳而日星炳諸路瞿然碩
化私謂得易之鼓舞盡神而見諸設施者莫直指公
若要必有其淵源焉尋直指過草堂出其曾王父我
真先生爲湖讀易相示不佞讀之而旭旭然驚曰易
道其殆大明於茲編乎其言天而消息盈虛之故瞭
然指掌其言人而淑慝大小之辨凜若列眉微而通
於鬼神顯而徹于庶物前此諸儒所未有也先生之
易以及對爲主每卦皆拆取雜卦之語綴於其前如
集崖近稿二 序 三十

李鼎祚析取本卦之例而亦有取于沈談之卦變朱
子發林黃中之互體務酌其至當以垂訓蓋伊川晦
菴兩先生所未能令者而先生合之不蔓不肅不旁
涉於識緯洵哉其廣大而潔淨精微也書成先生不
肯輕畀他人序而自爲序頃直指公奉遺牘而來思
得弁言以表章之遂以屬於不佞自頃黠淺安能管
窺而盡玄穹之量且先生後嗣如元圭蒙衍兩公皆
能博其家學富有著述不佞益安敢持瓦礫而混群
玉之府無已則以先生之躬行實踐于易者而撈

之先生令鉛山官署蕭然日坐觀我樓與義學周止
靜對濯水部即以方正忤璫削奪由郡守至憲副飄
然未老而懸車跡其出處進退大節真所謂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而豈虛談義理與夫拘拘
于象數卜筮之末哉直指公之見諸設施固即先生
之躬行實踐者而是則是倣也予不佞當齟齬時魏
未能進履圯上而獲玩韋編以慰仰止于今日比商
瞿之於宜聖茲固不佞生平之幸矣

寒崖近稿二 序

三十一

西江遊草序

予友方爾止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尤長於詩所著五
七言古近體類皆登峰造極一時壇坫咸以集大成
相推吾無以擬議其至處大約如龔聖予之贊方韶
卿者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
地不在古今持此二十二字彷彿足以囊括爾止全
詩歲辛丑爾止從秣陵經東西梁涉長風沙歷雷江
徘徊大小兩孤山憑吊昌邑故墟放於章門隨地成
吟題曰西江遊艸則皆吾土之所得也詩未有不借

寒崖近稿二 序

三十二

資于遊者自屈原賦遠遊騷人詞客踵事而增篇什
若陶元亮之於斜川謝康樂之於永嘉杜少陵之於
夔府皆彰明較著於簡冊爾止足跡幾半天下當其
盛時馳騁舊都優游上國指開闔而詠風雲觀文物
而歌王帛固屬丈夫快意事曾幾何時而江山不可
復識舟車所至無往而非澤蓁依井荒葛冒塗之感
爾止之詩因之而遂成變風矣可勝嘆與江以西自
昔稱其多臨觀之美其爲海內所低徊而想慕者固
不獨一滕王閣頃戊己兵燹以來靡不蕩爲冷烟樓

爲殘礫爾止俯仰其間詎能免怵惕於中而躊躇於
手口其淋漓而載之泓穎也以視少陵夔府諸篇豈
有異哉世無採詩之官則已設有採而陳之者則此
數十百篇固江以西安上門之圖繪也爾止之有造
於吾土不其以且宏與爾止固與韶卿同氏族其生
平履蹈又同所著畝山集二十四卷忠臣孝子之恩
悲天憫人之意往往累欬嗚咽而出所謂在人倫不
在人事者吾今於爾止見之茲編特旌檀寸節吉光
片羽然已足以傳不朽矣吾老且病庶幾得附韶卿

寒崖近稿二 序

三十三

月泉之社以耗餘年知爾止常不我拒也

天傭子集序

道統與治統並峙於域中賴文統以輔轍而維持之
猶三才之鼎立闕一焉不可也道統之所傳備於昌
黎送浮屠文暢存中國之人世守之以至于周程張
邵朱陸如河之有源山之有支有幹合則是離則非
叛則入于異端是故語道統者不容雜以他岐而或
世治統則未免有正與閏之分自堯舜歷夏商周秦
漢而絕晉得之兩漢絕隋唐得之而又絕當其絕也
雖復偏如昭烈如琅琊僭竊如碭山沙陀君子亦

寒崖近稿二 序

三十四

置之畸贏之列而不忍廢以致天下之無君若夫文
以闡明道統而臣治統所不逮必其慎守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旨而有裨益於君臣父子之綱常然後
以文家正統屬之否則紫色蠹聲餘分閭位而已鳴
呼其難也苟明其旨而無其才讀之者遂不免昭烈
琅琊之憾有其才而浸淫於諸子九流二氏則又類
以碭山沙陀見黜而不登於作者之壇吾嘗俯仰於
其間韓歐會王而降元之虞劉吳明之景濂希直震
川伯安荆川遵嚴鹿門數君子而止不誠難哉而今

得之予友艾千子先生當 神宗垂拱五十年

大夫倫安於全盛之日徒以私智小慧捫辭不遇祖龍於崑崙不探黃河於星宿句剽字掇竊史漢皮毛以自詫一時靡然從風千子起而憂之方挽頽瀾於既倒而歸之正食昌黎之氣而弗屑於襍積腐廬陵之神而弗屑於樞釘每一榻管未有不束之於周孔而闢繁乎綱常者且又負大過人之才家藏書數萬卷手抄亦數千卷流覽靡不周遍腹笥既富御以鞭霆掣電過都歷塊之才筆不停綴而已卓然足長存

寒崖近稿二 序

三十五

於天壤則謂繼震川伯安鹿門三先生百年來僅得一人焉可矣千子志在經世留心故府典章凡兵農禮樂刑政河渠屯田諸務靡不洞晰於胸而貫注于手口惜其假寒孝廉著書終老而未獲見之設施間亦嘗拾遺補闕於閩畿向河山以流涕稽歲月以編年續春秋而救世扶拯救而予皆未獲見之今其令嗣取所著天傭子集重授之梓嗚呼讀此已足窺千子之全又安用求益如嚴陵所云云也乎是爲序

正氣記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文信國之言也形雖雜而氣足以綱維之則無論貴賤智愚皆可與日星河嶽並垂不幸而貴者或淪於嗜欲以獨其心智者或騖於趨避以奪其性於是浩然一往而致命遂志或反有媿於賤與愚焉豈所謂石壓筍旁出者非耶予所聞遯國時則有若燕山衛卒王華山樵若而人以視李景隆茹常輩有覲面日於人世者竟何如哉甲申乙酉之變吾得數人焉其一爲中河橋管卒卒隸提

寒崖近稿二 記

三十六

督曹存性標下鐵騎屯洪武門外存性策馬而出卒隨之出忽問今日之事如何存性曰降卒曰爺降我不降存性曰爾小人何知勿復言卒曰我真不降也撫膺仰天大慟至失聲遂投橋下水中死其一爲金陵瓦匠當乙酉六月下薙髮之令匠聞而慟哭謂其儕曰爾輩剃否我決不剃其儕嗤之曰爾不剃除是死匠笑曰死亦何難俄束網正示自縊其一爲百川橋乞兒五月十五日弘光被難於江寧乞嗟咽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上朝如何文武盡皆遯綱常

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題訖擲筆投橋下死之
其一爲吳興縣吏王元振振舊服役於潘昭度中丞
國變後振與中丞之子國瓚隨郡守某起義兵敗同
被執臨刑大呼日起義者郡守與我也國瓚何辜卒
脫國瓚父子於市場其一爲四夷館回回使者崇禎
甲申三月闖賊陷京師宜諭大小臣工廷見回回使
者六人亦召入皆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我受
命聘中華吾君知有大明天子不知有易姓之禍也
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
寒崖近稿二 記 三十七

敢耳賊終不能屈之使拜已上共一十人其姓名可
數者僅元振一人而已然其事已與河嶽爭雄則其
姓名抑何必與日星爭耀而後傳哉且也卒與匪與
乞與僕其賤者也回回非中夏之偶則中夏共以愚
者日之賤者愚者之所守如是吾益於貴且智者而
不能已於致嘆也夫歲在重光赤奮若辜月記

公莫黎母楊太夫人文

於惟太母名族誕生賦性婉嫻守禮堅貞作罷千門
來傾周京如珪配璋若芷和藹顯允給諫青瑣蜚聲
定陵初載冊立紛爭大本未建誰秉國成譴論抗章
仗馬立憲神武掛冠實惟壯歲太母偕來優游里第
卜築城南耆舊攸寄水木清華文史傲睨爰產石麟
孔釋抱至猗苑三鳳何讓五桂督學巍科孝廉繼志
京熙袍笏輝煌奕世追憶先代簡任名賢權闕錢塘
焚香告天惟母板輿甘饒悉捐兩浙人材浩若雲烟
寒崖近稿二 文 三十八

特擢名譽掄王藍田惟母晨夕啓迪必虔奠養梁棟
以濟迪邁輪囷杞梓至今聯駢運屈陽九海宇沉沮
蟬赫日月化爲斧鉞權相在朝彥聖媚嫉督學遭謫
歸臥斗室于時烈皇難挽頽日何況一木而支舉摧
母日子來無胥淪溺永基先塋爾膏吾績闕達之春
箭入昭陽公卿宰輔鼎鑊爰槍督學油油視咎短長
朝進魚菽夕奉杯觴著雍之憂變起豫章父老子弟
耆南踉蹌督學雍雍侍養故鄉出袖菜餌入展經綏
左右服勞幾逮六紀太母之齡八十六矣縱在承平

五濁孰比滄桑若斯一人而已印懸於肘金高於壘
願永承歡誰得皓齒沫羨子福豈獨母祉矧有明封
光賁泉水某等或列壇坫或忝葭莩締交令嗣情同
友于若母吾母甘旨代圖昔臻大耋奔走通衢岡陵
擬頌犀兕齊對僅轉盼間忽聽號呼母儀頓失淚眼
徒枯嗚呼降於萬曆節於昌啟崇禎禁生康熙哀死
中逢順治舍館井里幾朝簪紳幾代孫子百歲戢形
千秋流美林鐘應律大火司烜草萎露滋野荒風駛
聊莫鬱金靈其鑒止

寒崖近稿二 文

三十九

古詩集序

少以家爲主詩亦如之負過人之才而氣不足以振
其藻彩往往不能以獨步擅長東方曼倩誦四十四
萬言抵掌詩書文史孫吳兵法戰陣自比孟賁慶忌
抗論於金馬門旁若無人稱正平謫鼓吏揚枹爲漁
陽慘澹淵淵有金石聲章陵太守大會賓客酌酒請
賦鸚鵡攬筆而就文不加點李太白脫屣軒冕喜縱
橫擊劍任俠玄宗召見金鑾殿親爲調羹賜食賦清
平調迺至以飛燕比太真是三人者其氣既足以蓋
寒崖近稿二 序

四十

天下而靡所屈則其嘻笑怒罵又安所往而不可傳
哉子友顧黃公幼以神童馳聲江漢八歲作賦十五
作寶劍篇作龍池柳色聽鶯歌見者稱其珠光歷錄
王氣芊眠較正平殆欲過之不幸運遭否阨襄陽齊
安間弓如霹靂聲劍戟刀槩摩挐有光黃公坎壈流
離隨尊公先生避地穀轉旣無崔宗之之同舫又無
李陽冰之可依僮署司理銜衆人軍事若謫仙之于
宋若思於是黃公悉以其佗條無聊愴悵憤恨之致
一寄之於騷賦樂府與夫五七言古近體訖然而蛟

龍翔颯然而風雨至洶洶然海水運而崖石崩也其
于忠君愛國憂天惻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視太白
遠離別蜀道難古朗月行諸篇寧有槐樹嗟乎黃公
以彼其才使得如曼倩優游盛漢之代出入承明廡
從行甘泉祀雍時禪梁父以與枚乘鄒陽輩作爲卷
阿常武之什庶幾哉足以鼓吹二雅三頌矣惜其佗
條無聊恰悅憤恨年四十而尚困蓬蒿未知天竟何
以位置之也然而其書則已傳矣黃公南渡集總四
十八卷詩凡二十六卷予既序之而未及讀其文然
寒崖近稿二 序

四十一

此二十六卷亦徒置之破囊收篋未有謀爲剗削者
則又可悲也矣朔風怒號彤雲欲雪予與黃公稟別
于梵鼓仙筵間拳縮以鼻升斗所謂氣蓋天下者其
無聊一至于此後之讀者其亦將有感於斯文乎

莫任母文

嗚呼此吾鄉都諫僥公型萬之岳母也記有之知生
者乎知死者傷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于中
其等於孺人令嗣未嘗得定交杵臼而又未得登堂
以展拜光儀其弔而傷之也何居所以奇孺人之識
也蓋都諫之言曰其不幸蚤失怙恃值桑梓板蕩焚
焚靡所棲止抱殘編爛帙崎嶇於晦明風雨中吾岳
母一見而識之告吾岳父任太公是子有異必以弱
息締絲蘿之好其後某稱贅壻居廡下脫簪珥以佐

寒崖近稿二 文

四十二

膏火治麻枲以助饗殮凡若干年如一日某得從容
誦讀雋西江第南宮旋且出入承明脩員青瑣聞秋
毫皆外舅外姑扶掖而底于成也吾豈忍忘之哉昔
趙松雪爲其妻仲姬父母作管公樓奉蒸嘗又買腴
田以供祀君子不以過禮和譏某媿室如懸磬不能
爲吾岳母置數畝而構三間庶幾乞言於道義知交
而傳其姓氏於後倘亦記禮者之所許乎於是某等
咸憬然奇孺人之識過於鬚眉丈夫而都諫公又某
等所朝夕而承語言者也其弔而傷之也固宜且夫

世不乏英偉人傑往往因頓風塵感慨知己之難遇
卽以仇儼論則謙得之於甘公而不能得之於甘之
妻韋卓得之於苗氏而不能得之於張延賞而都諫
獨能得之於太公與儒人乃儒人又田家之機杼婦
也其具高世之識尤奇今其令嗣方蜚聲庠序旦夕
馳騁天衢而儒人曾不能少待尤某等之所不能已
於弔且傷也嗚呼尚饗

熊聲仲平傳

熊啟竣字仲平新建人湖廣方伯熊公石門仲子也
母丹徒李氏方伯年六十二而生仲平生五歲而母
亡方伯度已老欲擇壯齡而氣稟嶙峋者爲托孤息
予方與仲平之兄伯陽結杏花樓社以文章著聲鄉
邑間先司馬任採江時予舉長女曰中林者少仲平
一歲方伯馳書先司馬曰請以若孫女歸好兒竣公
與先司馬少同塾長同庠序壬午丙戌同舉鄉會場
非泛七僅以齒稱父執行也予謝不敢書再至力贊
寒崖近稿二 傳

之遂不復辭戊辰先司馬不祿後一載而石門公遽
逝于所謂世德堂者仲平適當舞象之齡雖斯從院
板上祗交手哭如禮既祥伯陽以嘉期告予女遂以
壬申春歸仲平仲平生而秀逸眉目若高軒七無恨
瑣離離熊讀書五行俱下然不肯僂首帖噪及石門
公既喪鞠育于葉夫人夫人尤憐愛之益因循廢學
忽一日兩坐無聊急持葢往售管轄荀楊諸子暨八
大家盈樽而歸焚膏油以讀鼓琅玕與曙鴉相亂仲
低低毫輒有卓犖飄瞥之致未幾隸名子衿業益日

進與同里喻京孟劉小貞晏叔勝輩結社湖上爲文
力洗餽餽穢積而一以跌宕婉折行之使人俯而思
思而覺其無際予里巨室多構廣廈類少書屋偃仰
劉士雲作泛閣至買舟而求匠石於吳門予見山樓
交疏綺戶亦命工摹倣于秦淮而成仲平有盛在三
洲傍一日盡毀而改造之地雖狹隘而能以慧想開
拓咫尺間高者陟降于峰巒卑者漱澗于湖陂平者
窈窕于綠楊青草中而迷其曲折仲平讀書其屢嘗
日進又視昔有加阮子如者吾邑之少俊也湯若士

寒崖近稿二 傳

四十五

先生爲牡丹亭曲奇快絕倫然率用宜黃優伶演扮
腔饒土字而乏纏綿婉轉予如借諸文士登場緩度
備極深情諸優伶皆顧影自慙仲平課藝暇輒拉予
如歌臺晴絲諸齣吹洞簫和之丙子督學科試得仲
平卷曰此鈞天韶濩之響也拔異等儔于學官是歲
闈中幾遇而復黜益售廿一史歷代名臣奏議諸書
欲爲博涉廣覽計又時與京孟之子天孫爲小詩跌
宕婉折類其制藝又學畫于宗侯將之畫復如其詩
予曰子莧多慮不能成名曷專精以臻於妙乎仲平

咲而不答當予之觸劉閣部而繫詔獄也里中諸戚
友無有索餽相遺者僅茂先伯并各以十金馳寄仲
平聞變亟走數百里丐貸莫爲應乃舉晨夕所需之
市店質子錢家浼予友張汝錫走四千里視予于犴
狴汝錫至拆襖被山白金作葉子狀者數十片從獄
中昇予曰姑以買燕市酒無問予爲之淚盈七濡曉
然汝錫赴長安而仲平益徬徨無措聞北來馬聲嘔
啞輒矯首頓足而拊膺逮予獲昭雪出獄乃止予左
遷湖州署長興篆仲平一請長興署中僅四壁立無

寒崖近稿二 傳

四十六

可資客值元夕後料絲魚鮓玻璃燈璀璨相棟仲平
載之而歸曰過閭門再覓人面桃綠萼梅豎海棠數
十本東南之芳豔畢聚於我矣歸數月而予女忽病
遂不起又數月而仲平又病亦遂不起竟不能名其
爲何病也痛哉仲平與予女同殯棺皆野鷄斑衣裘
衾枕悉殊美厝柩于寄灣草堂忽火焚其柩至煨燼
杳不知火所從起予大痛幾絕甫一歲金聲桓兵亂
腫傳而探口中珠者散柳骸骨盈野仲平以火故獲
免予難人咸異之仲平生時喜啖花每玉蘭芙蓉薔

荀爛燬輒以麪拖漬而喫食之曰吾他日不食烟火
要不能不喫此也既卒予遇花開落輒爲灑淚歲秣
以代蘋蘩之薦焉汝錫別予于金陵後不知所往或
曰爲大帥于某鎮或曰從黃冠遊云

竹齋詩題詞

崇禎己卯予爲都察關部誣構繫詔獄一時緝紳逮
者幾百餘繼拘無事每令人至江米巷訪奇書秘帙
有綸扉木天諸老所不易購二三子或反得而誦誦
卅鉛彼求之不專此索之甚力故也而予友管德園
羅致尤盛一日過德園出所爲竹齋詩相示予閱之
驚曰是何人雄渾奇快乃爾德園曰子姑竟閱而擬
其人予因竟閱之至感竹吟曰其少陵之古栢行嘆
孤高而思梁棟者乎至船上歌曰其太白之身遊天

姥吟見海日于半壁聞天鷄於空中者乎至劍歌行
次韻曰其通泉慰古劍篇傷零落痛沉埋頌一吐紅
光紫氣之赫然者乎至廬山行曰其錢考功錦城雲
起玉洞花明之句乎至吳姬曲曰其庠詰居士洛陽
女兒行憶趙李之繁華而憐浣紗之貧賤者乎於是
笑語德園曰是必唐人之逸詩矣德園曰此國初王
元章之作也以爲唐人誠有似於唐人雖然其亦在
劉棧翁高季迪之間乎噫當元章卧梅花屋傲周禮
著書更深人寂挑燈朗誦自比版築漁釣之賢以不

得遇明王爲恨其志有足悲者宜其詩之鵬騫海怒
如是然元章有山可廬有魚可種有豆粟韭薤可植
有妻孥可偕視予輩拳曲請室作蟲鳥呻吟求視日
星而不可得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元章名冕諸賢
人其生平詳宋潛溪傳

壽姊氏七十序

予與姊夫符元夫少而相狎若張敏之於秦子羽嬉
遊游浪寒暑無間自予束髮以至始衰之歲苟非事
故羈阻未有踰數月而不相見者也姊氏之生先予
十有三載是爲萬曆乙酉之十一月元夫亦以是歲
誕降距吾姊生辰僅七閱月加以二十有八日而過
每十歲稱旬壽則例舉偕壽之觴以進祝元夫者必
祝及吾姊時當海宇熙隆元夫席前人餘庇雖進而
不得志於有司猶能崇侈官室雕繪墉序駢羅鳥獸

蟲魚卉草以自娛先少保方敷歷南北樹節施擁檠
輟聲譽赫々卿署間又時以俸入佐姊氏紛悅茶展
與夫箴管蠶裘之需迨其周十歲而爲壽一時予姓
以豎姻姪賓朋往々篋篋陸離至於經旬累月而未
止嗚乎何其盛也今甲午十有一月姊氏齒屆七十
則元夫棄吾姊而溘逝已七載矣三月之十三日屬
指爲元夫壽期旣已望其宰如舉如而不獲致椒醑
之薦則謀所以觴吾姊於仲冬之日而是時吾江右
值乙酉搶攘又值戊子禍變殺人若斬艾蓬蒿遂至

巷無居人野無耄倪於是沴戾之氣上千天和而萬物因之以衰止裝白蹄成群於塗今則從表瑞而驅剛鬣來者月不三四見矣裝巨口細鱗赤眼赭尾可俯而拾今則章水之濱星在霄而沙不吹矣曩鸚鵡鳬鴈浩若烟雲今則南涉許潯北經吳鎮以龍以宮而鯢也膠也於市者不數視矣裝桃梅李惠以盆鼓數葦菜百蔬以澤量今蘇圃迄諸洲土率童而樹率薪矣曩吳縞蜀綺價昂於所產僅十之二三今南塘大賈捆載而至者價且倍且率多麤敗矣予卽欲如寒崖近稿二 序 五十一

前此熙隆之世之壽吾姊者而更進之其又安可得哉無已則請以言嘗誦杜少陵曲江詩而喟然於人生七十之稀也又喟然于從古以來七十之稀也意此固風人惻悵居諸流連光景之語而未必有其實事且昔之躋於耄耄者何限而奚爲七十之不易逢然至今日則真稀矣真如少陵之所感慨矣夫古稀宜壽也今日之古稀則尤宜壽也姊其鑒予誠而強受一觴焉毋曰予未亡人而不忍下咽也則幸甚

滁江留草序

予涓陽之旅以文章著稱者最公魚舅氏次推伯理先少保官山左時迎伯理舅氏于署署多迴廊曲檻奇石林立予方總角與伯理讀書其間日染芭蕉數十葉墨繡淋漓至新翠悉作喻麋香伯理語不驚人不休而予亦刺匕效顰一日晨起五色葵花燦爛忽黃炎中一花大如斗伯理獨往攀折見纖軀掩映含睇微嘆怖而走遂與疾以歸匕未幾而殂予益訪奇士於吾母黨又得交公魚舅氏舅氏少負英異之稱寒崖近稿二 序 五十二

制舉莪蒿古淵秀見質于黃經甫先生授之冠軍然舅氏不肖愧昔帖括獨沉酣于古文詞又以其餘力考究元常逸少遺蹟而尤篤好風雅當故頑間則長醉者失之寒陋莽冒谷者失之癡笨舅氏特以宏博靈快超然自異時有魏晉貧而嗜古以諸生匿影于葛仙塹輟備購書異帙充積破屋一盞鷄卵食半月餘飢腸嚙鳴之響與唧唧相雜舅氏每聚糧更迭唱和珠璣錯落過於松杉流泉之側已魏髯嗜古益甚衡文者不解其試牘語置六等先是楚有魏太易亦

以高才見黜作六等秀才吟予欲草後六等吟以慰之而魏髯無何而遽死矣滄桑以來城隅一柱庵者呼我生將軍所寓舅氏數過之作大字蛟龍岌巖奇偉特絕又時七與丁愛大熊九友朱夷超子莊更迭唱和如魏髯時詩益光華注射予獲于荒榛亂蒿中頻誦其楓落吳江之句俄而戊子變起予與舅氏遂久不相聞問嗟乎俯仰二十年間日月幾易城郭幾變生民幾轉徙戚屬幾離合交游故舊幾凋零惟風雅一道根於性情不容消磨于天壤然而哀思愁苦

寒崖近稿二 序

五十三

惟殺之音雖有道者政復不能自己讀舅氏淞江諸篇抑又大可感也舅氏經學著聞每膠庠博士員缺當道輒予幣交馳彷彿孫明復故事茲且入對大廷發揮風蘊鄭俠安上門之圖庶幾再見予爲漫序其詩以當館宅相路車乘黃瓊瑰玉佩之贈舅氏得無莞爾而笑其陋乎舅氏有子曰羽聰詩如舅氏爲之序者予友徐巨源也

敦復堂書目錄一

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劉文端公傳

吏部文選司郎中具公傳

衡州府知府鄧公傳

四川左布政使周公傳

保定府通判楊公傳

兵部尚書熊公傳

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李公傳

管理石城王府事鎮國中尉朱公傳

敦復堂書目

一

孝廉李公傳

閩鄉縣教諭李公傳

先友祀鄉賢萬徵君傳

奉國中尉朱公傳

吏科都給事章公傳

粵憲副普安蔣公傳

重修玉隆萬壽宮募緣疏

古雲禪師四十壽序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致文王樺

少傳建極殿大學士劉文瑞公傳

劉一燦字季晦方伯曰材之季子生而白皙修眉風姿朗秀對客凝坐如玉而力能舉鼎語音若洪鍾鄧文潔見而異之萬曆戊子與兄一煜一煜並領鄉薦稱三劉乙未成進士選入庶常所讀中秘書務期裨於實川凡六官詳略九邊其餉固不覩記猶晰尋子假歸坐其先世舊廬古閒軒吟哦不輟歸七年還朝敦宿堂書一

補授簡討四明沈一貫方當國適中丞一煜以考功郎主內察沈之私人某某時號四凶度不免欲因一燦轉祈于伯氏燦謝曰黜陟大典匪吾兄所敢私若有所拂衣歸耳四凶竟被察去已陞養善晉洗馬管撰誥敕文久之丁楊太夫人艱服闋起陞諭德歷司成內展晉正詹掌院篆會丁巳內察詞臣例當掌篆者署高下考燦辯別邪正屹然不爲旁撓有要人謀黜燦曰期等諸賢燦力持不可至以去就爭之光宗貞皇帝居青宮燦充侍班官尋復直講陳說桑林六

事天人感應之理上爲改容聳聽旋晉禮部右侍郎泰昌庚申秋八月朔光皇嗣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佐機務無何光宗不豫召諸臣詣乾清宮屬以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是時未冊東宮熹宗尙稱皇長子云語未既一朱衣婦張手持皇長子入咕囁語帷幔間旋推之出促傳旨封皇后則李選侍也一燦目之憂憤形於色俄光宗服李可灼紅丸遽崩一燦同諸臣復趨乾清宮闢人持挺阻弗入給事中楊漣大叱之乃入哭臨問新皇帝安在皆佯弗應遇太監王安曰爲選侍所匿燦正色曰文武官恭迎主上嗣大統誰敢匿安乃以計給選侍擁之出上載纓尾圓帽穿青絲袍燦捧左英國公張惟賢捧右至官慰安訖復與奉至文華殿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旋擁上入慈慶宮久之選侍猶踞乾清太監李進忠嗾使挾上同若引蕭無事相從史周家宰嘉謨左侍御光斗疏請移宮甚力首輔方從哲意未決燦曰以仁聖之嫡后也而移慈慶以慈聖之生母也而移慈寧選何人而可緩須臾耶遂即日移熹宗

宮上明日乃入乾清李進忠夕逃其黨用詔劄朝俱以盜御用物擒矣是役也正而朝之始終消婦寺非常之望計安宗社燦與嘉謨功居多 熹宗既登極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燦遭逢殊遇益以天下爲已任謂國事久懈宜振必自朝廷法祖始人情紛競宜約必自臣工奉法始一切新政敷施脩引先朝故事而絕私交訓竿牘屏苞苴爲百僚倡大小臣以言利至者若開採稅架清牧地諸奏悉寢止之時諸璫朋比作奸漸蠱上志燦裁抑無少避

先所擒盜御用諸璫法司坐以大辟論當有李文盛者具本鳴冤疏未發內傳田詔劄朝諸人免死燦具揭曰皇上所有者思法司所定者法法何可訛耶且文盛辯本未發何以平反特諭下法司向無此例越日上遂以文盛本發票燦又亟封還之又具揭曰此本外不由通政司內不山會極門臣安敢違例以擬耶諸璫知不可如何卒以內降發科釋詔等不問於是璫橫益口甚而諸璫中魏忠賢侍上久微勞在上心常悻悻睥睨魁柄意不測值 定陵告成應叙錄

故事內臣提督陵工者子弟任金吾廕工部列高時明以請忽內傳竄時明名易忠賢熾憤其攫有功者而自冒裁金吾廕弗予僅賜錦幣加恩三等每等米十二石歲僅米三十六石也忠賢辭不受銜恨遂深時奉聖夫人客氏勢熾甚與忠賢相倚流毒給事侯震陽朱欽相御史周宗建馬鳴起王心一倪思輝前後疏攻之上怒言官甚賴燦力救降級調外客氏恨亦深及慶陵叙功忠賢瞋語福清葉相曰我輩吃米耳有何叙燦燦備悉客魏交憾狀遂連疏乞骸科臣

孫杰復受客魏指劾燦燦求去益力疏至十二上乃邀俞允加少師廕璽丞遣官護送馳驛燦念東事方亟具疏懇辭口以擊楫枕戈之口而後東門祖帳之榮他日史臣書廣寧失陷有加官廕子以行者臣節掃地矣力陳至再至三獲允即日成行上陞辭一疏其畧曰痛思鼎湖上賓事起倉卒爾時光景獨皇上知之見在廷臣皆可覈詢事定之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者遂以諫訛去矣皇上清夜靜思低徊曩昔當先帝在龍潛之日與皇

上居鶴禁之中翼戴者誰人訓攝者誰力至扶掖乘輿力阻要挾當日見以爲功非今之構以爲罪者乎乘其愚慙取具解雨不施致皇上鮮敝帷之恩後人抱前車之鑒良可惜耳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臣願後人毋徒爲五宗光寵已也至於外廷臣子載天履地自當以君父爲急乃發東朝持挺之奸者日之爲弔詭消後宮亂晨之禍者坐之以交關此其意欲何爲尤臣之所未解也一篇之中傷楊左而詆客魏諸逆忠悃淋漓尺幅那忠

介見而嘆曰淒淒切切情見乎詞當與出師表同傳矣一燎既歸忠賢口與其黨剪除所忌頻起大獄鍛鍊廷臣諸忠直或慘死或逃或遣或迫賊或錮秩累累道路乙丑四月遂削燎籍爲民當差追奪誥命意猶未已戊辰 烈皇帝首元逆璫忠賢伏誅特旨復燎原官補給誥命致仕燎始獲安于田里尋遣行人具履中存問崇禎乙亥壽六十有九卒于家訃聞上爲震悼輟朝諸祭葬贈廢悉從優典賜謚文端

吏部文選司郎中吳公傳

吳羽文字長卿南昌人萬曆癸丑進士授全椒令縣當滁和江浦含山真州廬州之間冠蓋車騎絡繹驛馬數隘而差繁民苦重困羽文禁枉道嚴需索銷石通衢永除其害自條鞭行東南里甲入錢於官例無雜派而全椒陰用雜派於山僻遠率以爲常民亦不知訴免羽文請于上臺峻杜之尤加意造士拔御史中丞金光宸於童子隊爲冠軍調繁江都邑澆漓不逮全椒淳羽文益勵精倍昔問閭苦追呼隸甚隸至

事無大小輒用天平廣法馬以進賄無用民間小等者羽文刻木爲隸署其名曰錢省令告者持而去庭鞠輒持而來向所任追呼者日久僵立於前出則供騶唱無他事于是江都有木化爲人人化爲木之誦雖固有巡役借巡以固私鹽而益庇私囤戶江都爲之諺曰捕鹽販鹽羽文言於巡鹽使者龍遇奇罷去之邑密邇陪京若操江都察院若巡江察院若屯院若學院若倉院皆得以統轄相臨諸遊棍擇人而食者號曰天罡每越江健訟條操臺倏江院倏倉屯謂

之旋狀素封家當之立齋粉羽文庶得王名重懲其
一二露顯者餘皆為散以兩邑最晉其部王事督
武學天啓壬戌改禮部癸亥改吏部入銓署封司事
首議復方正學暨練黃諸公官不報時高邑趙南星
統均謂江右以理學節義稱宜特用兩銓曹乃以新
昌鄒維璉與羽文並用惡趙者遂激羽文歸為驛趙
計羽文遂請歸養得旨與羽文鄒維璉既皆賢俱晉
省用庶幾無稱賢者蓋異數也既而攻趙者益力羽
文復堅請歸養疏上即行歸五載而 烈皇帝入繼

教習生書一

七

大統廷議起羽文至爵會祖母王太宜人奉承重服
卧苦塊又三載庚午服闋適又為程相當國意別有
注越資而起王三重至崇禎癸酉於是羽文歸且十
年矣太宰麻城李長庚曰循資用舊更何議乎始起
羽文驗封員外歷考功郎轉文選郎當是時海內多
故用人罔効上積怒于銓曹之職相繼而下掌選於
理者六人後皆惴惴不免羽文矢神明自勵絕請託
拒交際而尤嚴于汰吏弊往例歲單月二十五日候
選官大點卯輒清序至雙月乃選奸吏受賄輒紊

其序銓政遂大壞羽文至力清之諸奸吏休羽文曰
選人且謀未幾果諫羽文庶得首奸趙文徵陳恭已
等具疏奏下法司提問於是清序乃行長安號為鐵
板序他摘發奸弊至來楊震鶴以假舉人員考縣正
周維仁以假憑赴秦藩長史任阮士亮以假印冒選
張魁南徐應鳳假廣東茅田司巡簡羽文皆一一精
之諸奸胥吐舌相伏然羽文尤加意人材時道府
缺至六十餘處南北部曹皆奉久任之旨又或既於
降罰之多或阻于歷俸之淺又或格滯坐差或奉晉

教習生書一

八

改授皆妨啓事羽文乃酌議通融請以帶陞轉于
是降二級以及降俸罰俸任俸皆得酌叙遷遷其
俸有二年三年以外者擇地招人推陞府道以補員
缺其陞俸者各于新任補足事皆可著為令推知考
選舊止科道新例增入館員羽文虛公衡鑒務期至
當館員得劉正宗林增光徐開禧等科員得汪惟效
宋學淵房之騏徐耀等台員得張肯堂徐之垣郝晉
等皆一時人望中外翕然帖服無何而開列廢臣之
禍起先是奉旨已已以後諸散在幽巖者備列以俟

甄別錄用羽文首列舊輔華亭錢龍錫大司馬古水李邦華以及大宗伯錢謙益副院易應昌等一百四十九人率多柄臣所側目及造蜚語投厰衛誣以受華亭古水之金羽文遂獲嚴譴下獄上固知羽文清無受金事竟得從城旦歸柄臣意未快復以推天雄守高鳳翔事媒孽鳳翔舊有勘明案在司農未咨銓曹于羽文無與司寇迎柄臣指竟懸坐羽文近戌尋復值起廢疏上率必不出羽文前所開列而羽文各亦在疏中相國吳姓貪院金光宸侍御劉遠復交相

推舉久之始復原官遂卒羽文通籍三十年居官未七載居銓僅一載在獄在伍共八載歿之日餘銀僅一錢七分人以比之海忠介青錢數百云

衡州府知府鄧公傳

鄧以誥字汝欽新建人嘉靖甲子鄉舉年十九勵志學問與其弟文潔公譜家庭切劘力以不愧屋漏爲期肝江羅汝芳論學會城紳衿景從如雲萬楓源司馬在座語羅曰君尚未見兩僦子在亟問爲誰舉文潔兄弟對因命駕詣旌忠祠論學退而語司馬曰斯文未喪其在茲乎萬曆初授建陽儒學教諭見其地遍書朱文公學類子之學志伊尹之志語問何處下手無應者乃發明之曰學希顏子盡天下以歸仁只在遵四勿之訓志期伊尹無匹夫不被澤先須嚴一介之操咸悅服請書手腕幾視自是諸生翕然興起遂鳩工遷學費至數千金未嘗煩有司學成科第日趨于盛至今尸祝之陞廣東博羅知縣邑恒燠民多病癩病輒傳染稍沾濡醫皆束手人畏癩甚于畏疫癩者恃人莫敢近輒乘病攫奪皆望而委棄所有令恒苦無術以制誥下車適七里驛有山勢甚磅礴林木茂密諸癩三百人依山群聚男子擔負至者輒搶女子至輒執而淫之謂之過癩誥聞其事震怒曰癩

本天刑不悔過又公然以強姦強盜犯大辟耶諸通
癩者任持長鎗刀直拒之癩兒所懸示猶不爲意以
詰乃佯募壯夫約日驅縛癩三百人盡沉之江於是
癩一夕遁去邑有洪溪洞洞賊阻險肆剽掠詰檄其
健而黥者數十人俾總甲分任捕緝月具動靜以報
毋賊發即坐其辜無則給賞四境竟獲安堵奏最遷
刑部主事詰曰此文成論學之署敢以聽斷而忘
夙夜自考乎合同志論學益力是時有投匿名書於
各署言鄭貴妃危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炫譏輔臣一
敢府堂番書一

土

貫誣少宗伯郭正域爲之發卒圍正域舟捕及僕隸
乳媼并逮部郎于玉立考訊禍不測詰密言于司寇
蕭大亨曰妖書所坐無左驗欲以莫須有殺天下士
非法之乎也言甚迫切竟得從未減集大成時亦在
刑部獄大成者閩人扶奇遊京師巨璫數輩欲傳其
術不能得亦以妖書事羅織之成晝行城市夜宿圉
圉如故禁卒懼以巨繩縛數周須臾繩寸寸斷成曰
無以縛也我爲天譴其何敢違尋嘗有白我者以詰
察非辜果論出之成請以其術相傳炫煥奇秘幻他

百端取棗置手中以手相摩金貝珠玉玻璃瑪瑙應
呼而至忽而形棗中棗爲人言忽擲棗皆下俾走夫
自棗而出忽剪紙爲士卒馳開劍槊相撞忽朱髮錯
牙鐵輪乘電光而下忽噓氣成雲晝暝如晦忽天
日清朗瓊蕊琪花繽紛一室之內詰謝去不爲動已
而曰無以酬生成除夕當召文昌預報聞中題耳詰
怒立叱之曰國家二百餘年惟此一縱公道令可詭
獲是教人以不忠矣遂仍禁之後竟論免莫知所之
奉命恤刑江北往例祇恤近五年以詰慮囚至前四
敢府堂番書一

土

十年疑重者並出之每出所疑輒至廢寢焦思往往
鬼神爲告語于夢寐或夢髣髴有所親遇事怪不具載
萬曆甲辰由刑部郎擢衡州守郴大饑饑民萬餘人
闖入礦山爲盜格殺官兵數十人衆知鄒學柱議大
舉進剿詰曰此愚民爲救饑計非敢爲亂也當一面
特撤招安俟其解散徐賑之衆知詰以賑則需粟特
安出詰曰天下之財酒與天下共之奈何置之無用
之地而殲吾民耶已而賊得檄俱如約解散俄常寧
又大饑黥徒誘饑民數萬復入礦爲盜衆知欲以前

所治郴盜策治之誥曰事安可膠柱饑民所以敢於
復爲盜者度吾又少招安之也請遣揮使姚應禎劉
光先范邦垣等率銳卒出其不意分部直進殲厥渠
魁遂散餘黨封礦而還乃可既得請衡人謹聲震地
師至寧凡七閭月罪人斯得梟首三十輩餘黨悉散
於是流亡麇集乃大發倉賑之寧境以平衡有富人
歐樺之相之兄弟用賂得官別駕某憾其不以厚餽
交遊攝利篆遂窳兩人各于惡籍中上直論樺戊
滇相戊閩誥乘間白其冤于憲副其來來曰歐殊富
敦育堂書一

三

出之恐人言無以自明誥曰明公但論應出與否不
必難其富也少原愆而後生之則溫飽之家盡危矣
來遂下郡優譚以誥卒並釋之在衡三年報政遂上
疏引疾致仕誥通籍二十餘年以其論學所得者見
之設施斷大獄救大災定大亂皆不動聲色而劃然
中於理解人咸服肝江之許子焉鄉居松園客來問
學誥語以事事當循天理而天理更宜厚客不解設
云夫理原非刻薄何復贅一厚字誥曰假令周公疑
管叔之監豈遂貶聖然而周公未嘗疑也客乃恍然

既而曰孔子不假蓋于子夏此是何意以此知厚之
一言義味無窮前後居官庶甚所入俸悉以周恤故
舊常言吾每從一筵一履調御此心視一切真土直
也里居時每早曉有新霖而有禱必斷除葷茹竭誠
爲衆請命歸田垂數十年鄉邑賴以無歉著衡州府
志會心編澹臺祠講章及遺稿一卷

敦育堂書一

十四

四川左布政使周公傳

周著字誠子南昌人萬曆丙戌進士授湖州府推官歷太守藩臬皆以廉明著稱庚申任四川右布政使天啓辛酉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其往援遼誅集撫臣徐可求點視可求貪漫云數少土兵伺候月餘洵洵思亂可求杖其土目又欲盡黥土兵之面以別記驗於是統領人樊龍樊虎振臂一呼皆響應立殺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暨總兵余將郡牧宿堂晉書一

十五

守而下諸曹若前入遂陷重慶諸郡邑多陷賊逼成都左布政使朱燮元攝軍務事偕著即夜籌畫備禦分遣諸將冉世洪雷安世翟英各領兵據隘而與諸藩臬畫地城守著自署西城十朋甲申賊至營於錦江東世洪安世英皆戰死成都大震亡西賊擁衆犯西城著令土司坤汝常乘之斬僞先鋒一人陣斬數十人明日丙戌賊數千人障葦裹竹牌進矢石不能陷著令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賊復稍却殺數百人是時賊已屢失利然稔知西城地勢易拔將

日夕攻不去置雲樓高與城等攻甚急著出兵亟援賊營別遣卒持火具焚其雲樓賊益夜縱炬千餘集火門著復取水如瀑布下澆之賊乃引退終不能下西城製皆飲泣慶更生明年正月忽城外大譟而至視之有物如舟高城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簞箚左右上板屋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兩旗一開基定鼎一安順勦逆中數千人各執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城中老幼皆哭著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乃以

牧宿堂晉書一

六

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挽索運杆取巨石重千鈞者發之飛擊如彈丸賊舟遂不得進著又夜縋敢死士於城下載大銃擊賊明日乙丑賊皆雷哭遁去成都復全著初城守時會城僅營兵七百名所謂松潘茂其一千五百名後益兵至數萬然以道阻多未至著恃忠義激勵兵民人人皆爲效死自十月甲申至壬戌正月乙丑抗孤城而守者百二十日事定燮元僅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著僅代燮元爲左布政使後入覲歸以勞瘁疾作卒于家崇禎己巳贈大理寺卿

保定府通判楊公傳

楊惟休字叔度豐城人賦才敏捷落筆千餘言洗洋
頓挫有韓公子龍門太史之風好博稽廣覽遇瓌文
秘冊窮口夕手自繕寫咿唔不輟其於朝政得失生
民利病典章沿革尤考究不遺餘力爲博士弟子數
十年聲譽煒然寰宇而卒不遇于有司晚乃以貢入
成均應北闕試又不遇授保定府通判管宣府赤城
事惟休既遭逢坎壈生平所學不得見之設施益專
意于史以成一代著作而泰昌日錄尤爲時所傳誦

教諭堂書一

七

所紀僅泰昌元年庚申八月事然萬曆末暨天啓初
元諸大政悉櫟括其中當光宗在東官戚晚鄭國素
爲調護國本諸臣抨彈意枉枉不自安歲乙卯有男
子張差持赤挺突入東宮傷關人內侍執之下獄外
論如沸刑部郎胡士相以風癩論報提牢王之寀重
加詰問差曰馬三道誘我至龐成劉保慶而爲此耳
語多涉國素素出揭自白尋誅張差于市而杖楚劉
龐二內侍論內閣不得他有株連王之寀竟罷官去
于是有挺擊一案迨泰昌庚申八月己未光宗不豫

服內醫崔文昇通利之劑一晝夜三四十起至甲戌
鴻臚寺官李可灼持紅丸詭仙丹以進上服之輒喘
然乍覺煖潤舒暢群臣咸喜抵暮可灼又進一丸上
升服遂疾刺而呼呌翌日卯刻遂上賓哲皇帝方擇
吉登極李選侍用內臣李進忠謀踞乾清邀上母子
同宮垂簾稱制劉相國一燦周冢宰嘉謨楊給事連
力爭之選侍乃移職鸞宮遂又有紅丸并移宮案稱
三案一時在廷諸臣持議各左右袒紛紛詬誶恒至
數十百人惟休悉擬實書之于日錄大抵是之案而

教諭堂書一

八

褒一燦嘉謨連等之忠誠逆璫忠賢見而大拂其黨
霍維華逢迎具疏指斥一燦等朋比因并劾惟休以
草莽一介而記註朝廷起居且稱述舛錯小人而無
忌憚奉旨追毀日錄褫革衣巾時惟休已之宣府官
而維華尚以監生叅獲免逮問在宣府閱維華疏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又訛傳屢至竟暴卒既卒而忠賢
黨劉志選謂褫革未足蔽辜再劾之而璫已知其暴
卒置而不問矣未幾而三朝要典與要典所指擊必
日錄所是者所嘉與必日錄所非者顛倒紊亂掩奪

若而蔽陽烏向令惟休見之毗盡裂髮上指冠豈徒
水漿不入口而已哉惟休著述甚富遺兵燬遂無全
帙五經宗義二十卷僅存易論六篇辨禮一篇歷代
長牒七十四卷僅存戰國之齊楚系南外朝之十八
家圖外春秋數卷天文四卷僅存日行月行日側月
側星緯辰論大衍數差靈論章論數篇術邊要畧一
卷僅存博塞一篇宣雲二篇東事客對一篇他如大
治錄二十卷武畧十卷古詩評選十二卷焚餘四卷
芒書十卷舒嘯堂雜劇十卷博古一卷地輿一卷佛
教宿堂書一

九

宗一卷樂府一卷蕩然盡委雲煙尚有編而未竟之
業與遺而失其名目者不備列嗟乎古今圖史之厄
不患在人主之追毀而患在其火之摧殘蘇子瞻嘗
元豐中舒直摘其詩句構赴獄御史就家索所著書
州郡至望風圍船搜取而卒之家傳眉山之書人習
東坡之學不數年而復也元累世藏書至連極
接牖皆縹緲充斥金其至猝猝以一炬盡之幸非文
元明智慮殫精神而手創夫何憾若惟休生平論次
博士家罔不奉為三代法物當逆璫迫毀時已盛傳

如子瞻而竟不能保其所有於筭篋也抑何酷哉且
夫楊烏天王勃早世人咸傷之徒以其未老而著作
未成惟休年六十老矣所著作洋洋纒纒又不但僅
底于成而竟不能保也復何益哉惟休日錄中泰昌
改元之議尤偉其言曰書泰昌元年何也方大行御
極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及嗣皇踵祚詔復以明年
為天啓元年夫執踰年之說則泰昌之易號宜後而
執正始之義則天啓之稱年何君議者不恪詔旨相
格遂欲虛明年泰昌之詔以其年附萬曆夫以泰昌
敦宿堂書一

二十

附萬曆而萬曆之後直接天啓是替泰昌也替泰昌
無論難乎為天啓即泰昌一月之仁超軼百代而不
得以年稱或亦非皇祖意禮窮則變斷自八月朔以
下為泰昌紀年是也故部議以臺臣左光斗議為定
年號何為而議也曰為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為而
議也曰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為泰昌之生而改之也
何為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之為改崩而
不忍剝削之之為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
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

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爰無
稍待半歲又使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
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未改矣天啓之明年
已定于是乎追思先帝之懿美不得不曲全先帝之
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解矣天下事情
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而萬曆四十
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
宗乎不稱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乎泰昌之
于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而削之

敦府堂晉書一

三

是陷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于祖而忍于父猶之不
孝也急于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
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亦曰億萬斯
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沒不
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于父俯又不得于子
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已之有餘
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考之靈不安而謂皇
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分註玄宗
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

帝永貞元年至晉武帝崩於四月不書太熙直大寶
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于玄帝直書先天
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由此
觀之晉唐三君皆當年改元一四八月兩月不必正
月而後改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
者如此况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如朱紫
陽司馬溫公今之高論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
則獨存泰昌如紫陽議存萬曆并存泰昌兩書具在

敦府堂晉書一

三

可無煩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于
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
不貽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定以先帝御極之辰追
書之曰泰昌元年八月朔即皇帝位盡歲止而哉生
以前仍爲萬曆四十八年云時陝西撫臣李起元以
黃河清入告惟休又獻河清賦宣示史館行于世此
亦惟休所謂生乎之遇矣

其部尚書熊公傳

熊明遇進賢人萬曆辛丑進士授長興知縣長興俗
機警喜訟明遇發奸如神獄無冤滯劇盜張渭號張
白頭窟穴太湖中與其黨周漸張滯等連蘇松嘉常
梟子弟出沒惟剽縣賊首利重餌羽翼之又多交結
要人前後長吏悉熟其名置不問明遇探得曲折立
擒至斃之逮渭黨五十人付獄是時邑方苦旱獄決
而大雨自後長邑無復爲狗偷者主爵列異等治擢
其科給事中神廟未賄賂公行而債帥餽遺尤甚明遇
敦宿堂書一

三

廉峻自持謝絕一切九邊各省郡諸大將吏罔敢以
苞苴進所條上封事有賈太傅陸忠宣風遷福建會
事歷陝西叅政太僕少卿天啓壬戌陞南京操江會
都御史練水兵造戰艦設火攻防禦甚脩復建連營
于伏虎山以固豐鎬而奔庶人唇爐者無賴子也身
長七尺腰大五尺常州太學生陳鼎相見而異之丐
相素蓄不軌志會遼左告急東土妖賊煽亂又熒惑
入斗五十日不退舍復有星貫月而出鼎相妄意天
變可乘糾亡命徐君常胡五等謀推唇爐爲王發難

太祖定鼎地爐驥而易弄陰自喜緒弓矢械具

部署賓客候熒惑退舍大舉鼎相叔父廷簡上其變
于帝司理理繫鼎相于獄唇爐竟趣其黨胡五徧召
逆徒期會于江陰君山廟往劫獄脫鼎相因鼓行高
淳自立爲泰興王計已定明遇風聞其語亟策捕唇
爐已縋城夜遁矣明遇慮唇爐一逸則孟河太湖諸
賊必蜂起以應變且叵測立檄中軍遊擊黃金臺追
唇爐至鎮江獲之胡五等賊所期會于君山廟者不
至徘徊未發亦爲邏卒所縛明遇奏報于朝下司敗
敦宿堂書一

三

論死如法南都賴以安堵未幾逆瑞忠賢盜竊政柄
矯旨罷明遇職給事李某迎瑞意復劾其營伏虎時
有所糜費及楊連逮北司株連明遇爲其黨人行撫
按對簿道臣特謹將入嵩祝遂以明遇爲費瑞竟矯
旨戍明遇于平溪衛 烈皇踐祚釋歸戊辰起拜少
司馬攝部務一以公忠體國爲先後所推轂如李
守鐫胡從儀楊麒滿桂皆不逆賂遣會故大司馬王
象乾以總督召入議款款廷臣或非之明遇曰魏絳
不歌鐘賜乎護大司馬款成西北邊邊門晏閉晉爵

刑部尚書尋遣使者亟召入對平臺拜其部尚書所
持大計在能渡河之策酌島其之虞選銳師慎開寨
每休惕于古人諸種並和之戒而三服於夷漢粗安
之言其曰封貢款市成祖以來安邦討讞也其于撫
恩遠人尤綏綏焉壬申秋解組歸里居且十載上每
思其清軌勅起秦黃晉務明遇素得南中心一見咸
苦而募練戲下士冠軍癸未楚帥以失荆藩懼浮船
下池口抵皖南中大驚衆議或主勦或主矯發粵餉
明遇檄之曰餉當爲請給失藩之罪當爲請原池

奮翼是所期也若下燕一步得無驚弓劍乎檄楊職
方領標兵遮之燕而移鳳督淮督駐浦口黃劉二帥
入茂陵諸大帥多明遇封植而楚帥亦攝其宿名遂
斬他部假名之攘者而遣部將謝罪未幾明遇爲忌
者指其老不任議改司空遂引疾歸年七十一乃卒
著綠雪堂集采薇草中樞集若干卷子人霖登崇禎
丁丑進士

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李公傳

李曰輔字元卿南昌人萬曆丙午鄉薦天啓壬戌授
成都府推官奢崇明方據重慶會城人心搖搖都御
史朱熒元以曰輔才識過人舉其事倚之曰輔單騎
直前率銳士取佛圖開俄擒逆首崇明及妻安氏設
法解散餘黨前後釋無辜以千萬計視蒙仁壽縣民
爲立生祠崇禎間擢南京雲南道御史時大瑞出行
邊如前代軍容使曰輔目擊時艱慷慨上疏畧曰臣
伏觀皇上臨御以來朝乾夕惕罔不身爲樞度邇者

一時而遣內臣者四人又一時而遣內臣玉是非其
機則要地也維時群臣論列交章在臣衙門亦有公
疏以待如環之命不謂登島陝西又有兩瑞之遣群
臣爭之皇上拒之謂此事出自裁酌諸臣無用疑揣
有如今日舉動實出常情正恐臣民疑揣益甚耳在
昔漢之季也宿衛郎其宦官掌之唐之季也神策禁
軍宦官主之是猶前代之覆轍也其在本朝亦有王
振竊弄神器貪遠功而弛近脩以致已巳之變是猶
往事也若逆魏之禍發在旦夕匪賴皇上神武安有

今日猶且需時日而用機權然後執元惡而殲之蓋除兇若斯之艱則何也近習之人處地近而結根深也地近者密移根深者不拔假之利器逞其野心後雖收之非易事矣今日之事在朝群工皆知不可乃二三閣臣一言不及或者若中調劑機有密移非外廷所悉然使皇上謂密勿之臣尚且無言諸臣何以曉曉閣臣抑何以自解哉疏上奉旨鑄三級調外郎口扁舟去官解帶贈座師之子圖書數卷外囊無一物歸隱西山香城寺香城在萬山中對虎所窟猿狖敦宿堂書一

主

所棲曰輔挈一力往已又遁去其力與二三若行頭陀共晨夕自持一瓢取飲食食已輒危坐峰巔如是者十餘載諸苦行頭陀自以爲弗及也癸未楚寇猖獗江氛不靜西山多巨盜曰輔泛舟將趨吉安俄獲疾于舟中易簣之日先自刻期與表侄萬搏輩若果話別如辭送旅漠然不以死生置懷曰輔雖隱禪寺然日誦漁洛之書不輟恒語友人劉太史同升曰吾分無自欺之責終身行之既沒同升以其語銘諸墓石

管理石城王府事鎮國中尉朱公傳

朱謀塋字明父一字懋儀寧獻王之後淵靜端簡處朱邸無異蓬戶事父奉國君至孝鸚鵡盤菽冠端紳紳播笏如禮歷寒暑靡有懈萬曆辛卯給諫葉初春以學行薦于朝下璽書褒勞俄巡撫副都御史邊維垣巡按御史陳攸交相推轂得旨俾綰通侯之章理石城王府事公族有所平反無不折衷于塋塋片言剖決皆屈伏臺使藩臬造庭而請者踵接性沉潛而敏目所流覽終身不忘大之九經註傳諸史異同細敦宿堂書一

二天

之農圃醫卜上而星緯曆數次而堪輿壬遁太乙河洛軌策諸學皆窮極微妙其精神之用如長江大河無所不灌也當是時諸王子侯科目未開不得與有司之試亦尚未行所謂換授法率得肆力于學然大槩資以爲詩詩亦率求工五七言近體而畧古體樂府益無研究於古文詞者至經史之學尤格格弗置于胸臆塋爲詩取法盛唐諸王子侯罔不退舍相避而塋獨不屑以詩名屹屹經史展卷午夜甚于窮常布以先儒譚易尚理而置象不能獲文問孔子立言

之旨作易象通八卷以晦翁詩註干比興微詞妙旨
多傳而未章乃原本小序酌諸家得失作詩故十卷
疾緯候之汨亂三五典墳也作遂古記八卷以糾正
圖識之尤謬疾李斯之變壞頌誦舊文也作古文奇
字輯解十二卷以復還先聖之制作以鍼砭漢世解
詁之沉疴它若書禮春秋魯論大戴莫不各有箋疏
以辯駁拘儒之固自解經者中帖括家言深入膏肓
諸經大義悉晦瘴一洗帖括而博參古今疑難乎超
唐宋而漢晉康成以來未有也又著金海百二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五

水經注箋四十卷與林十有六卷駢雅二卷六書本
原一卷說文舉要一卷豫章耆舊傳三卷藩獻記一
卷皆卓然與郭璞鄭樵洪邁諸人並肩而其論曆法
則以十九年爲一章章凡七閏氣朔分齊而冬至之
日同歷三章凡五十七歲而差至一百七十一歲而
九道小終至一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由漢太初
元年丁丑迄明宣德十年乙卯爲大終復從正統元
年丙辰歲更始凡三大終而復得曆元則四千六百
一十七年也漢法每一日八十一分一月二十九日

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每一月得二千三百九十二
分埤定其法每一日九百四十分一月二十九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一月得二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分晦人子弟稱埤最爲詳密埤嘗用其法
推左傳僖五年正月辛亥冬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
朔冬至以爲魯史皆用周正故經書春王正月明非
夏商之正也于時諸侯僭竊天王衰微鮮行頒朔之
禮晉楚大國或用夏正未能齊一魯乘周禮獨不改
變故孟獻子稱正月日至可祀上帝是已於是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

公春王正月之書豁然揭白日子千載其論醫則有
取于張子和論士道則有取于祝泌論陽九百六則
有取於王希明悉鑿鑿見于微驗非苟依附而于堪
輿之說尤精嘗言祖墓風水亟應改葬以語諸父兄
弟咸弗信會群從恭卒物故者十餘輩埤不能忍遂
自發之曾妣野太父母墓中皆積水若溪澗諸父始
遜謝自咎乃別徙于西山之吉壤它如此類奇中者
不能枚舉焦太史炫常曰博儀制作精微博典一依
六經莫可簡選語以王室懿親其姬文公之流亞乎

湖廣李宗伯維禎山東邢太僕侗福建曹叅藩學徐
屈指江右人物輒首及之子統銓崇禎丁丑進士官
行人詩澹遠高古彷彿關中孫一元稿煨于其不傳

孝廉李公傳

李鼎字長卿新建人萬曆戊子中順天鄉試夫資現
興援毫風雨馳驟咄嗟數千萬言當者辟易凡南北
形勢遶塞險易廣狹部曲多寡強弱與夫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之法孤虛旺相實義制伐比和之說武衝
大櫓參連伏脊虎蹲地雷子母砲之制度罔不考究
詳核言之如波湧泉注而皆可以徵效驗于目前歲
庚寅北虜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嗣其臣切盡
黃台吉用事部曲莫相統一類抄掠諸番而火落赤
敦宿堂番書一

三

者切盡黃台吉弟尤桀黠擁衆入據陝西莽刺川射
殺我副將李奎洮河大震鼎方在長安草安邊策六
篇曰形勢曰才難曰實伍曰勇氣曰營馬曰間謀等
扯火二酋事甚悉相國王錫爵許國見而奇之適鄭
洛以大司馬經畧西邊二相國具言鼎才俾贊畫幕
府鼎于盛暑中山春明抵昌平瞻望陵寢賦詩以詠
歌功德尋涉上谷經雲中歷鴈門榆林寧夏固原覽
景古城而稅駕于河湟間關七塞幾萬餘里所過
自督撫大將軍而下莫不握手交懽側席伺顏色而

出益肆口揚眉極論諸關塞得失靡有避忌碎之位
鄭司馬功成檄論扯力克東歸而革火落赤市貨遂
令遠徙者贊畫出力也無何而日本封貢之議起
日本首平秀吉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率舟師直
逼釜山逐朝鮮王李暇朝鮮告急大司馬石星聞于
上遣嘉與人沈惟敬往宣諭令撤兵歸島秀嘉見惟
敬至執禮恭謹許退兵還朝鮮故地求封秀吉日本
王惟敬立許之而副將李如松貪功開釁敗封事朝
議紛然出言於石司馬勸其引咎責躬奉宣皇上威

德寓封于勘寓勘于守尚可以救桑榆之失星不能
從竟逮下詔獄于是一時兢議東征出又著海策六
篇令前安邊策六篇草疏上之天子嘉其忠盡下大
司馬議覆當是時出以布衣獻書輦下若若相咸皆
虛懷採納各大噪于海內海內縉紳豪傑士莫不延
頸企踵願一接見之車如流水馬如屯雲出日與之
慷慨論天下事又莫不屢飢心折而去大學士張文
端位于門有姻婭誼尤傾注于出出前後建白尤多
其可以著爲功令者莫如論會議一事出之言曰朝

廷有大黜陟大舉動則事下九卿臺省雜議此令中
也乃一二當事大老成心先擬于胸中如巨石之不
可轉而姑以會議爲故事以故會議者未脫口操廢
者先受成旅而進旅而退意有所不得伸辭有所不
得盡如之何而不退有後言也愚以爲有大黜陟大
舉動止於九卿臺省雜議而上不煩宰相下不及部
屬以下者過也夫上不煩宰相則聽者之道未弘下
不及部屬以下則言者之辭未廣故人情不得吐其
胸中之蘊而發憤于君父之前則其衷不得不激而

其辭不得不過故不惟臺省之章奏盈庭而部屬以
下之建白者接踵矣請自今會議之先日省中諸公
集議于省而應取成于都諫公焉臺中諸公集議于
臺而粗取成于中丞公焉九列諸公集議于其曹而
粗取成于曹長焉明日冠履畢集部屬以下有言欲
吐者先白于其曹長亦得置身班行元老碩輔儼然
群而臨之觀其言察其色言者無番辭聽者無隱聽
然後申之以先代之舊章揆之以當今之事勢辯難
往復不厭再三執兩端以用中無朝更而夕改如此

而人人皆得竭忠盡忠以自效詎不亦熙朝之盛事哉文端讀其書曰事難猝行然君讜論終不能泯滅著之簡冊以待後耳君負經濟才雖業已見知君相而洮河暨海上事不二三年旋定竟不及大用際升平之代大冠如箕者金帛子女自娛率以封疆置度外聽鳴笳哭流涕語間爲怵惕于懷旋復吐棄等弁髦聘客長安久且困倦而歸歸則髮星星老矣譚邊海事猶意氣不衰而困益甚乃遂以侘傺無聊托之方外遊取爭明忠孝經手訂其訛又爲旌陽許真君敦復堂書一

傳與申明啓教蘭公誌君爭明傳教十真人及金公胡詹二士傳銓論守中黃虛四谷塞二兌開二洞立八柱諸秘頗泄玄微讀者飄飄有騖鸞鶴凌雲霞之想又爲解莊八篇假漆園而抒已懷類皆徜徉自恣張文端曰君方欲臨瀚海封狼胥而未遂乃遽逝之于無何有之鄉耶君瞪視不咎然君著經詰二卷簡而確質而古奧其治春秋如服虔氏治詩如鄭康成博士弟子員皆心師而傳誦之卒于家諱諱以東事爲憂後其言如持左券詳見與晏給事文輝書中

閔鄉縣教諭李公傳

豐城鉅族最湖莊之李孝廉頴者大司馬遂之孫而中丞材之子也字弘明別號懷白少受學于中丞材佩修身爲木之訓不事浮華而敦實踐晝考夕糾期于無愧俯仰方年二十時中丞材以雲南按察使脩其金騰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二土司介其間持觀望叛服不常材至携其交而役屬之二土司畏威輸誠佐其使出師殺緬酋心腹大朗長破其八城擒斬三千有奇拓地二千餘里尋擢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去既去滇邇按某故劾材冒夷功張首虜逮刑部獄詔論死一時爲材申救者自閣部臺省暨士民章凡百五十餘竟不能回上怒頴始婚于家聞變挾一若頭奴草橋囚服馳詣請室乞侍枯槁冀瘦不欲生材粥始一粥飯始一飯有不安則廢食夜則寢處于楮衣蟻虱之間如是者六載太倉相王錫爵適予告歸覲頴情益迫切要候長安門膝行頓顙引罪呼皇天淚盡血繼哀感行路追隨抵任丘離京城已數百里踵趾並裂錫爵爲改容下車相向而泣過貽書當

事稿以朝審申雪北還朝又力爲主持材遂得減死
論戊子漳之鎮海衛類當父在繫每皇皇卜肆中啼
嚔以問有衡陽易道源者善占候著聲華下語類曰
貫索中有一巨星應在君之尊公李先生一久見巨
星飛出狂喜呼類曰李先生當解網矣蓋出獄之前
三日也材戊鎮海十二年類隨侍戊所亦十二年無
寒暑風雨晦明輒左右服勤如其前在請室常是時
材以理學鳴東南闕士與具越人士執經就正者趾
相錯類從容杖履之傍益獲聞所未聞而於新安金

教有堂書一

五

谿姚江諸先生之異同辨析尤精入毫芒然其指之
躬行大槩得諸家庭之指示者爲尤深既登賢書十
餘年值天啓改元類伏闕訴其父坊高而被枉狀鳴
咽及覆部院諸臣讀而憫之請復其官得俞旨類流
涕曰吾今而始獲寢食之恬愉也崇禎戊辰七上春
官不第就部選授河南府閩鄉縣教諭類又曰先人
之遺書在焉歸而整緝之竟繳憑歸歸遂杜門却掃
與同志講學于見羅先生祠風雨不輟諸在位其識
其面不可得漢陽李若愚持憲蒞會城命駕詣類

數四亦竟不而最後迫至卧榻始獲一交臂未幾
辟詔下令在京大臣至五品在外撫按藩臬皆得各
舉所知若愚曰固無論李孝肅者乃以其姓名上聞
類引疾力辭亦竟不就時同舉者萬時華項承爵
尚升陳弘緒萬六吉徐世溥皆與類晨夕相砥礪之
密友也類所著書有中庸參論語測或問臆說四書
捷鏡同求錄年代紀要共若干卷類中萬曆丙午鄉
試第九名其父中丞材鄉試亦第九伯父杖鄉試亦

教有堂書一

五

先友祀鄉賢萬徵君傳

萬茂先以崇禎己卯冬卒于維揚其友陳弘緒方左遷湖州幕署長興篆閒計設位而哭哭失聲前三月茂先應召北征過長興署署有小樓偃卧其中者旬日計至弘緒每登樓輒又哭後五載甲申三月京師陷又一載而金聲桓入江西弘緒移居西山之寒崖徬徨四顧欲有所告而茂先而不可得乃奠以香醪菜菓爲文而哭之乙未重修南昌郡志因採其生平事而爲之傳傳曰萬時華字茂先南昌人父馬

敦宿堂書一

三

湖太守以理學著時華生而敏慧過人讀書五行俱下諸經子史無不歷覽成誦出應童子試受知於南昌令樊王家拔冠軍六家率李長庚任江西左布政其子春潮才而好奇合豫章諸能文者爲豫章社臨川則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東鄉則艾南英泰和則蕭士埈魯大奇吉水則劉同升南城則鄧仲驥豐城則楊惟休李貞進賢則陳維譙李光倬陳維恭皆郡邑間最馳聲者而南昌新建二時華與萬曰佳喻全祺時華尤爲所推服海內傳誦豫章社因識時華姓

名崇禎間金沙周鍾慨嘆制菰之萎蘭欲以古文能變化之尤極力推崇豫章合天下同人爲社曰人文聚選時華菰獨多未幾艾南英又合二百餘年諸已舉進士孝廉與不遇而諸生之才者彙選之曰文定曰文待亦推崇時華如金沙於是海內家有時華制菰誦其文者往往舉進士舉孝廉而時華獨屈在諸生中然時華尤工詩工古文詞自萬曆間李攀龍唐詩選行古近體率兢聲嚮亡性情公安袁宏道力矯之一變而長吉竟陵譚元春又力矯之一變而劉長

敦宿堂書一

甲

卿效長吉而寒澁無餘味效長卿而弱拙至爲寒胸儉腹借口時華曰詩豈可如是耶乃益取陶謝李杜下逮商隱庭筠諸家而寢食之不輟前人不循近派格惟其高語惟其澹遠而妙力惟其勁而已古文詞大抵權衡於柳子厚而雜以永叔曰子厚能奇峭不能叙事永叔能叙事也一時督撫暨巡方使藩臬大吏下至守令以碑板誌銘傳記序錄請者無虛日時華謂古文敗於醇應而非醇應則古文亦不能盛多皆竭才思而爲之絕無餽釘寒責者以故時華文雖

倉卒辭應悉皆可傳久遠時華以制菴以詩以古文
名海內幾四十年然終屈在諸生中如故家雖二千
石素貧時華復下捷帖嚙不問牛幾蹄粟幾斛索
錢幾何生計日落貧愈甚又年逾五十而無子室中
人又悍伯氏歿益鮮同心於諸生中亦無如時華因
者晚以保舉守令詔下左布政使朱之臣列其品行
聞于朝應徵比上庶幾可少展布乃抵維揚輒病病
月餘輒不起友人粵東黎遂球飲金營殮崎嶇道途
間越數月而後旅櫬乃抵南浦悲夫黎遂球曰予所

教訓堂晉書一

王

聞某某誦時華菴舉進士出爲江西守令司理若御
史中丞督學使者而時華尚以文待試門下某某誦
時華菴舉進士貴爲編檢給事典試江西而時華復
不得爲其門下士聞其言者無不爲之隕涕時華事
父太守公孝于弟友于人無疾言遽色庶幾節儉退
然若處子不勝衣於古今得失國家是非時政利害
識始應終誠信勇決議論之所及鄙俚之所操持雖
賁育慶忌不能敵也督學使候峒曾稱之曰真儒舉
而祀之學官著溉園初集溉園二集皆古文詞閑居

詩田居詩東湖集皆詩又有詩經偶箋刻於金間制
菴刻甚多不具載

教訓堂晉書一

四十一

奉國中尉朱公傳

朱統鎬字時卿弋陽王裔封奉國中尉好讀書僻處城東賓客罕至擗揚吟哦之聲琅琅于古溪新柳敗垣屑蘚之間初購書於安義王賈已又購書于南昌趙賈人所不能得之秘冊鎬必以重值贖二賈而致之得輒讀輒歷歷不忘每舉子試二三場畢持試目問所出錯必脩註其語出某書某卷某葉事則出某代某年取而看之無片言隻字之抵牾也山黃帝堯舜迄三代若蘇轍之古史劉恕之外紀金履祥之通鑑前編並稱該洽然于禮樂具刑賦稅象緯輿地諸事率不敢作志鎬著古史記四十卷志居其半臚列井井不繁不脫漏不憑臆而錯亂予曾許為鐫板以傳竟未獲踐所然諾余實有同姓名錄僅三卷鎬推而廣之得十六卷所錄有五頌回九張良十魏徵閒居繡玩可以驪然一笑又著六書微詩解順錄壯冊志寧獻王事實悉散軼或飽鼠蠹凡鎬所著書俱未刻故俱不傳陳子曰予于鎬而知剗厠氏之厥功也

吏科都給事章公傳

章允儒字珍甫南昌人雲南左布政使邦翰之子七歲隨父讀書楚衡陽解夜恍惚有物怪來詣允儒奮筆擊之作風雨聲俄解垣盡圯危坐誦習如故登萬曆丙辰進士授松江華亭令方遯左軍興詔天下計畝加賦華歲額六十萬加至七千有餘允儒曰居恒苦徵比不前其又堪此耶搜成賦可省者得粗布加編并修河米折抵如數竟免編再加之則倍前七千餘至一萬五千五百餘兩更設法盡抵之先後計免三萬七千餘兩是時遼餉新增海內騷然獨華亭一縣獲免編未有能繼其事者允儒於歲決尤稱神明上官往往以旁郡獄屬之有子殺父妾亡何父暴卒官以藥弑者允儒曰人命應簡償其父固郡守烏得輕議簡耶坐殺父妾足以斃逆子矣武弁鴆殺同官弁強有力且善辯時有使過代請者或曰職官當從減允儒曰大辟無可贖之法千戶無議貴之條竟擬如律二獄具上當事者嘆曰固知非華亭莫辨也邑之余家街有橫尸一老者哭曰吾子也訴之令賊弗得

或榜片紙道榜曰薛某役人又從薛所得死者所弄
二錢允儒詰其地審視曰得之矣縛庫樓獨居一僦
達子至曰汝殺人立服蓋死者爲嬰童誘狎不遂因
殺之而以弄錢嫁禍於薛云諸發奸摘伏震攝吏民
多此類用治行異等擢吏科給事中當燕廟初逆瑞
魏忠賢漸與羣小相倚擅威福允儒鯁鯁於嚴霜堅
冰之戒抨彈率無所避織造太監李實恃忠賢腹心
版制東南借違悞上供叅知府張宗衡同知楊姜等
奪俸允儒抗疏畧曰太守二千石秩等古諸侯况燕

敦宿堂書一

五

松爲晉都股肱郡大江南北實則視之皇上必以宗
衡等之才也而俾是任李實者掃除之役耳辱及大
吏皇上不賜詰責而可其奏究使天下之賢者以強
項而不免不肖者以鎖穴而取容不幾爲暮夜掃俸
門之勑乎且此旨自中出耶自閣臣擬耶如自閣臣
擬則閣臣輕士大夫如自中出則皇上輕其心膏肓
肱臣之所未解也疏入瑞以阻撓龍袍激怒熹廟矯
旨于杖仍謫戍旨下允儒怡然曰吾爲東南百姓請
命固甘之會上御經筵首輔葉向高從容陳說意稍

解以天變修省從薄譴奪俸一年瑞自是深啣之烏
程相沈淮憾其封事語侵及閣臣亦深啣之允儒遂
請假歸居吏垣六月凡所爭三案爭封疆暨籌邊借
餉諸疏凡十餘上皆當時要務言人所不敢言歷兵
工二科左右晉禮科都給事瑞私人田爾耕以緝獲
邊功遷世金吾允儒曰金吾可廢金吾將科甲可廢
科甲乎特疏駁之不聽瑞奉命典楚試闈中發策有
舉朝切齒于與斐間大蠹之語直指忠賢而極論之
瑞已患前事及見策文益恨矯旨鑄三級調外任既

敦宿堂書一

哭

去國仍用試錄事矯旨削奪崇禎改元誅逐群奸
敷求舊德遂以吏科都給事特起出問首拜疏爲閣
臣忠告者三冢臣忠告者三皆大有裨於時政語多
不具忽有旨禁風聞嚴反坐允儒再疏駁正謂天縱
聖人明日達聰斷無厭薄言官心但恐六臣借此遂
行箝制以成壅蔽之私今如綸如紵之地誰實平章
而爲此思患預防計耶未幾枚卜命下適允儒以首
垣主議所推舉皆人望而錢常熟譙益固瑞所摧折
而著聲者與廷推中惟烏程溫體仁不與遂發難言

廷推不公而口實于讎益浙聞事前此浙聞有捏造
關郎証諸生者於讎益無與事已白而烏程匿勒結
始末中傷之上于是益責廷臣家宰生永光固以前
疏不快于允儒遂前謝曰爲科道劫也上震怒叱錦
衣逮允儒黜燭殿門趣閣臣票擬議並革職坐罪越
五日允儒竟以削籍出國門先是允儒令華亭時城
金山衛建漕儲倉免歲派桂藩祿米千石諸美政不
勝枚數歸而區畫桑梓事尤甚力其犬衛有爭浙直
借辦江西南糧疏與爭惠桂二藩贖田場場脩葺家
乘中疏畧曰頃者浙直以灾告皇上加意軫念敕下
戶部如天好生之德不是過也臣意該部斟酌調劑
應有以普皇仁而甦兆姓聞江西撫臣戴始知戶部
以臣鄭代浙直漕糧三十七萬石零相顧驚愕不得
其解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餓變生何以計計歲
食米三石六斗今無端而奪三十七萬石是奪十萬
人一歲之糧也十萬人一歲無糧其必以春爲必皆
不保是殺數十萬人性命也昔富弼採荒濟民百餘
萬今日採荒乃殺數十萬人以救人外矣查江西歲

額漕運正副米九十二萬南運四十九萬石有奇天
下有北漕復南運者不獨江西爲然當日祖制何不
令某省聚運而北某省聚運而南必南北半焉誠以
兩運之遠近勞逸霄壤不啻故于粟米力役並用之
時存緩二之微意耳又會典載南京限兌之期南直
三月浙江限四月江西五六月雖今日交兌愆期皆
逾一歲然追思限兌之始先後判然蓋深悉江西地
瘠民貧即同運中尤存矜恤奈何偏于貧瘠重之苦
也且江省不啻游饑乎不啻議折乎未聞他省代運
蓋隣國爲壑情固不甘變亂舊章法亦不可也至于
臣鄉壤以下錯民餘于地一歲之供十五仰楚十三
仰吉賴天下所知也去年吉賴之灾與浙直同告並
蒙聖慈亦得議折夫吉賴灾則通省出米之源灾矣
仰吉賴者不能代吉賴不能代吉賴者苦以代浙直
是同室之啼饑號寒決血相向不能半菽見遺乃責
以恤隣里鄉黨乎撫臣又稱漕運耗副使用較南運
多米十萬石銀肆萬兩想該部亦自有說斷不冥冥
決事勞空而禍之惟南北兩運從來徵有先後輪有

緩急儻一時並徵天不能兩生地不能兩成人不能
兩獲徒殘民生究爲必不得之數諺云剗肉醫瘡猶
自一人喻也有如剗一人之肉補兩人之瘡而剗肉
之人又極尪極羸無下及處醫者若不錯認一人不
是惜不知此兩人有益否乎無已請爲計部借箸籌
之與其索之未然不如取之見在查戶部咨稱南京
倉糧可支數歲惟有速撥運船于南京借運南糧以
補漕額既免長江千里之險亦無有司敲朴之煩而
浙直改折銀兩速解南京即以折色本色配搭給軍
計南京米價未翔諸軍亦不以爲厲似尤簡便直截
有利無害者也疏入會得譴計部乘嚴旨下摘其語
入告貸中以不測上不問允儒復上書計部駁其疏
妮妮數千言部始議浙直津貼江西行糧腳價數萬
江省乃不致重困云

粵憲副普安蔣公傳

蔣杰字美若號象巖又號石門居士又號天遊道人
受號息園澹叟晚號三素癡人其先世名芾者爲南
渡相世居蕪之吳江後有二昆洪武中從征伐有功
一授鳳陽晉守一封萬戶侯食祿黔之普安杰則萬
戶侯之裔也遂爲普安人天性篤於倫常更類敏多
才藝登萬曆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已遷郎
中擢知南雄府陟粵憲副尋以內艱歸歸未幾爲巡
方御史所申遂不復出其在戶曹時力裁浮費歲省
四千餘金司錢穀却中官五百金之賄司清源權政
獲美金二萬一千悉以佐三殿大工值神廟久不視
朝抗疏力言晏安中隔之弊又請減中官以杜壅蔽
皆晉中不報其在南雄時郡大疫多方賑恤之聽斷
務先德教至有感泣而罷者蠲金以新郡學暨弘道
書院張曲江祠月課士其中人文丕振適入覲大家
宰忽訊之曰通判謝某老矣且無能杰曰信如所云
方之郡守不逾老而無能乎謝起家孝廉清正自砥
能不阿而少與接藉是一言猶得從遷擢去其以內

艱歸而爲巡方所中也則由憊矜梁智之事智富而不仁以爭產故將不利于幼弟至誣告其母與人私杰見而憤懣甚自責教化無術立申革擬辟閩郡稱快而南部要人某爲居間請託杰力拒之遂假手於御史而洩忿焉杰敷歷中外周一紀官不過憲副而又以當理事被彈慨然曰吾復何戀于雞肋乎遂作息園奉封公假仰其中養志承顏曲盡孝道少受尚書于紀先生紀死子貧無以爲母養歲餽穀食時餉鮮新復置一婢子以供役又嘗迎於家而奉之其女

敦宿堂書一

五

寡而老亦每遲與之俱數十年不衰既死爲之殯殮助喪葬又嘗受易于司馬先生事司馬母亦如之尤敦睦族之誼視其貧窶者衣之食之至則晉款之有索則予之死則殯之殯之禮葬之月費無算弗較也喜臨池諸法兼收運以已意小如蠅頭大如車輪靡不精彩注射老而技益工名益燥興到輒數十牋無間寒暑喜遊嘗登吳山兩妙高極西湖之勝復從瓜步達金陵吊龍頭故友道淮泗訪陵寢眺所謂八公山者迤邐至東郡登岱登嵩少渡河而南登太和抵

荆門襄徧澄源朗水間足跡幾半天下喜題詠所歷覽輒有句所得句輒多雋異語喜琴每閒居獨坐或倚石臨流輒撫絃動操不知何人所在不善飲喜與客飲飲者夜分與之夜達旦與之旦談笑未嘗少倦喜謳歌間歌數句聲若金石坐有善此技者神倍王興倍佳不孫能飲者喜禪喜玄遇祇林淨室高僧有道輒投契忘歸喜奕無日不聞丁丁落子聲總杰之才藝分之誠可了十數人然杰絕不以其才藝自矜也崇禎末黔變孔亟杰既坎壈無所歸與其子上高

敦宿堂書一

五

令克顯溯湘東達萍鄉買舟而抵豐城遂家焉久之忽仰視太息謂顯曰天下之亂此其小者今可不憂及此第恐板蕩勢成一二年間兩京震動天下大事殆不可知吾世受國恩厭見亂離何若早晚就木之爲愈也顯驚問何出此言杰曰吾行年八十有四亦欲得正而斃耳踰數日遂稱病延醫診視藥罔功乃輟藥俄并欲輟食強進不可曰我將去任我飲水待終毋以藥食相苦遂不食數日起坐命沐浴而卒著九經選錄十七史摘要遼畧議治河議略式穀堂集

息園小草靜寄軒稿紀遊草武陵晤語普安續志凡
若干卷

重修玉隆萬壽宮募緣疏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不本之三綱五典則不足以立
極於古今至於禦災捍患功在生民其食報或歷數
千年之久未替則亦惟有根抵以持之而不僅
恃可見之烈爲能事也昔王神功妙濟真君晉旌
陽令許公崛起於太康縣辟舉而出宰西蜀瘞金
以代租稅呪水以拯沉疴民德之等倪孺之依慈母
未幾觀國事日非奔奔若救屣惟汲汲以救人爲
務適蛟蛇肆虐毒氣瀰漫吾土公嘯命風雷以誅馘
之遂使章貢彭蠡屹然安流自神禹以來禦大災捍
大患彪炳未有過於我公者江右德公之派甚於西
蜀觀宇巍峩祈禱踵接稽之累朝崇祀或降聖書或
賜玉冊或諭有司春秋肅拜祠下於燦哉盛矣然公
之立教未嘗有神仙家迂怪之說如燕齊方士所云
大指歸於淨明而尤以忠孝爲標準其言曰忠孝之
道非必長生而長生之性則有大哉言乎盡屏修煉
服食而獨尊天經地義可以補六經之所未及矣公
所謂儒而仙者非與當司馬氏滄海橫流之際王敦

其大子湖公與郭景純共世雲。咸侃侃危言。力折奸謀。其純死而公與世雲幸而生。生與死要無足論。而其與持手三綱五典者。則均也。公固有萬壽宮之祀。在城南而道過山。則其拔宅冲舉者。舊創建玉隆宮。于嘗過之。江山紫翠。竹樹秀鬱。烟霞鮮異。恍如瑤臺。寶殿之陟降。然地屬通衢。比歲往來。創製相磨。神仙故宅。亦遂動人。飛燕燕麥之感。頃少宰先生首倡重修。為募疏以勸。煌煌鉅篇。爭光日月。予無能續貂而羽流虔請不已。因遂拜稽而申最之曰。忠臣孝子不數宿堂晉書一

古雪禪師四十壽序

長生之說。釋氏之所詆訶。自虞伯生始撰祝誦之詞。扣沿以成風俗。諸名家集無無壽文者。而猶未聞以此禮加之於耆耄。至每十歲而稱旬壽。凡在戚屬知交。奔走相慶。不知起於何代。考之曲禮。縣十年至於百年。各有其名。大率以四十之強為限。前乎四十曰幼。曰弱。曰壯。皆其方盛之日也。後乎四十曰艾。曰耆。曰老。曰耄。曰期。皆其漸衰之日也。衰而後為之祝誦。亦庶幾常如其壯茂云爾。釋氏諸經動以無央數。無邊量為說。區區十年。特其一刹那。積而百年。特其一臘。縛積而千萬年。特其一半呼栗多。又積而千六百萬年之輪。轉劫亦特其一晝夜。今於刹那之頃而指之曰。其為方盛。其為漸衰。群縉紳縉掖與夫縉服之流。膜拜以禱之。蔬筍茶葉以將之。梵唄旋繞以歡樂之。遇達識耆耄不免啞然而失笑。然則古雪禪師方四十。而予捫詞以進。其必為禪師之所唾也審矣。雖然。有說於此。鄉人之儻不廢於東家之子。致鹿與女而為蜡。不廢於伊耆氏之帝。語有之。弛而不張。文

武弗爲張而不弛。文武弗能。豈徒文武。雖諸佛菩薩。度亦有不能自己者。今之膜拜以禱。蔬筭茶菓以將。梵唄旋繞以歡樂。夫亦鄉人之儺。伊耆氏之蜡之屬也。何爲而不可。匪獨如此而已。師於無上妙義。既已親證諸佛心印。而猶退讓不遑。亭午一食。樹下一宿。日與其徒危坐參究。以求竿頭再進。不知經幾剎那。幾臘縛。幾年呼栗多。幾晝夜。更何知四十之俛爾。而至而予忽稽首大呼曰。師今已屆四十壽矣。不又將啞然而失笑乎。是則鄉人之儺。伊耆氏之蜡。莫非諸佛菩薩之密諦也。復何爲而不可進於其前哉。語畢書而藏之於篋。俾後人知以此禮加於耆衲者。自予始。時癸巳孟冬月四日也。

谷音序

送匡雲禪師歸廬山序

神聽集序

影梅庵憶語題詞

先祠記

謝聖虞選菰序

左君聽雨記

周易圖跋

抄本書記

詩說跋一

詩說跋二

與巨源書

韓偓倫

告養疏

章貢讀書樓記

竹浪亭記

養蜂記

守望社題詞

茶書題詞

成社序

荷鋤社志序

江城懷古詩自序

觀德堂記

吳南陽畫龍贊

春秋集解跋

尚書疏行跋

敦宿堂書二

敦宿堂書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

谷音序



古之爲詩者不必以詩人名田夫野叟婦人孺子或有傳其詩於世而其人之名終無從考見三百篇如周召吉甫所作固足以驗聖賢之餘事其他若芮良夫家父秦康公巷伯仍叔輩其名雖可指然卒不聞稱詩人也魏晉以降乃有以詩名其人之事以詩名其人而其人遂止於詩世之求詩者亦遂止於詩人敦宿堂書二

之詩雖以陶彭澤杜少陵之行誼而世亦僅目之曰詩人其人幸能詩而或不以爲名率相與簡略之以謂其名不傳要必無當於作者噫嘻惟其人而不惟其詩則詩亡惟其詩人之人而不惟其人則人復以詩而亡又有甚異者唐之詩則以名其人宋之詩遂不以名其人即以名其人亦但曰此宋人之詩非如唐詩人之比也若曰宋實無與於詩云爾吁可怪也元杜清碧先生谷音選卷計百篇皆南渡末年隱士高流抒憤感時之作奇崛高古有唐諸人所不能逮

者予按其姓名既未嘗以詩著稱當日觀其徘徊故
國恫心黍離悽然如隴水之銷鳴愴然如寒蛩之斷
續知其人尤非詩人之人可類也向無清碧先生此
選予焉知世有此詩又焉知世有此人嗟夫世恒嘆
理學盛而詩衰苟如斯言則是濂洛關閩者乃高舉
王孟之蟲蠹也果其遂爲高岑王孟之蟲蠹吾亦必
矢以濂洛關閩爲歸而其實不然且節義者特理學
之支流耳原得之而稱帝嚳道齊桓述湯武甫得之
而哀江頭歌同谷詩之工徒以理學而工而反曰緣
敦衍室讀書二

二

送匡雲禪師歸廬山序

往萬曆天啓間海宇休息無事士大夫與諸名山衲
子講究性相因以其餘力攻詩文一時衲子操觚角
技於士大夫者十餘人匡雲禪師爲最著予所知三
吳如焦大史漪園如俞山人羨長如陳徵君眉公荆
楚如李宗伯本寧如譚孝廉友夏入關如費閣學石
齋東粵如鄧憲副廬舟匡公皆與往還唱和而蕭太
常伯玉則尤其狎暱而鄒簡無虛日者也是時陳徵
君構田舍於二陸讀書處名乞花塲匡公坐卧其中
字琢句鍛幾忘寒暑徵君直以貫休齊已位置之無
扁舟溯彭蠡達石頭津或遇伯玉在輒拉予同嚼界
啖菹飯匡公誦所獲士大夫警睨在什至日暮不休
亦雜誦其得意句相質正予輩又以性相疑義就而
請益公又以其親受於雪浪思公一雨潤公雲棲宏
公者分別剖析使人霍然六鑒清爽蓋天下涵濡太
平之久無論在世出世皆得相與過從嬉遊而雖故
徒一切如諸衲子亦不能遽焚棄筆硯處之於無何
有之鄉也乙酉劫火洞熾介冑紛馳若蝗匡公不知

敦衍室讀書二

三

何往今年夏予避盜夢花洲有雪眉拖杖而前者則
匡公來矣予驚起問之仰而泣俯而笑已又大笑匡
公曰漪園本寧廬所莫長諸先生老倍於我我哭之
固宜友憂少於我我亦哭之不齋又少於我我又哭
之獨幸未哭君耳因問予樊學憲致虛余明經小星
墓皆安在欲往補哭予曰公老矣多哭不宜不聽值
浹旬雨潦水縱橫莫辨途徑公以八袞之年崎嶇數
十里膜拜兩君馬鬣英麥飯呼號而去俄告予欲歸
廬山九奇峯索詩以咏其所謂十二景者鳴呼予生
敦復堂書二

四

神聽集序

集起萬曆乙卯迄崇禎甲申海內友朋之詩文僞焉
選經五寒暑而後定計二十卷其以詩文專名者幾
社聲社滕王閣社浣花社秦淮社讀書社也其以時
菴而旁及詩文者復社葵社豫章社婁東社大千社
江東社吉州社衡廬社國門社也其姓名不見社刻
而以別集錄本存者又若干人嗚呼文事盛矣然俯
仰數十年間宇內之事竟何如哉吳季札觀樂至於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敦復堂書三

五

浴膏澤歌詠高深廣大炳然降然其既茂以加矣無
何而遽思之無何思之不可得而見而僅鳴之不已
諸君子之心感矣然吾猶且大其憂聲而以寄吾西
方美人之思則其聽諸君子之鳴不又滋感矣乎神
之聽亦人之聽也嚶其鳴矣而聽之豈其風雨之不
已也不聽之而乃棄之因名之曰神聽集以傳于世
諸君子或顯或隱或隱而窮或不幸而死又不幸而
或死於水或死於寇然皆憂聲之所存也昔鄭六卿
賡韓宣子於郊賦不出鄭志今吾朝夕誦於斯是
亦吾之鄭志也嗚呼嬰齊也子遊子旗子柳也皆其
不敢忘乎周之舊也其孰非季子之大憂聲也於是
讀且泣而序之

影梅菴憶語題詞

予卧病亂山中求當世奇快事愜吾意者雜錄之往
往得婦人女子事爲多然不能遽成紀載獨金谿陳
正夫之配王氏死卽慷慨震盪于吾耳目則以予友
傅平叔爲之傳徐巨源爲之墓表足以發揚其生氣
度他日吾紀載先成者必陳烈婦也其次則劉君元
鍾記其妻妾捐軀於東溪南陂嗚嗚婉轉有淒風苦
雨之致然稍嫌其未盡他如朱君澤之女與吾友許
匏生之女與姻類其白刃如飴視龍宮蛟室如其莊
敦復堂書二
七
席然訪其軼事至再僅獲生卒之歲月與其地餘絕
無所指次以相告予皆束之篋中念古今奇婦人女
子賦性既與人異其起居言笑飲食嗜好服飾器用
技藝之屬必俱有以甚異于人當其大節未著既忽
略而不爲之詳察及其轟然一旦但以鄭烈一二語
竟其生平遂使古今奇婦人女子行蹟千百人如一
人若抄錄舊文然予悲之欲爲諸君據史氏法勒成
一書不識其行蹟可搜訪否或可搜訪千里中又不
識可搜訪于四方否又不識卧病如此書竟成否要

皆未可必之數也。今年春雉臯月辟疆馳其新刻數
種見寄中一帙題曰影梅菴憶語予閱之紀其亡姬
董君小宛事至四十條文采葩流筆鋒曲折如畫予
驚起而太息曰嗟董君抑何其幸哉董君之死年僅
二十有七靜艷而文慧若此雖木石當爲之感况于
辟疆然亦傷其靜艷文慧而早世斯已矣而辟疆乃
哽咽淋漓往復不服至于累千百言嗟董君抑何其
幸哉世之奇婦人女子其慘苦固有萬倍于董君者
誠得才如辟疆之流詮叙而表彰之庶足以鼓風雷
敦宿堂書二

而走江海而惜乎其不遇也辟疆言董君著奮筆一
編細字紅箋類分縷悉極爲現其精妙今距辟疆懷
集二千里安得過至其下展讀于碧甍朱欄間相與
歷酒壚香之徑顧影而一唏嗟乎以書以附姓字于
憶語

先祠記

古者時營宮室宗廟爲先其制大夫三廟適士二官
師一庶人祭於寢祭於寢者無廟士與大夫其位不
常位不常而其廟制之隆殺亦異勢不免紛殺無已
不幸而樂郤高國降在編氓未知廢其廟而祭於寢
與抑亦祭於寢而存其廟與存其廟則是以廟爲壇
也廢之則是生食采邑沒而遽以鬼享之也議禮之
家昔稱聚訟其詳不可復考宋以來易廟而爲祠祠
必以族而不以其官亦有以官而不以其族是故其

敦宿堂書二

情可以兼盡指或數千或千或數百突或百或數十
無弗祠也指不千百突不百不數十而一命再命三
命苟欲祠無弗祠也然而有弗祠焉孝如朱晦翁而
其祀先也僅在廳事之側弗祠也其弗祠也弗能祠
也力之限也嗟乎古之人限在於制制固無如之何
也近世之賢者限不在於制而在於力力亦無如之
何而不能無憾也傷哉貧也先少保以尚書歸里既
得加贈于吾祖吾祖輒惓惓以祠堂未立爲念君
嘗語不肖緒曰市民不可狎處喧豔不可格神吾將

祀吾先於村落之間以庶幾保世滋大於是卜築石
賀而誅茅焉祠未成而先少保不祿不肖緒免喪輟
奔馳南北請卹請謚已又薄宦見羈荏苒歲月日思
繼續先少保之志而囊如懸磬愴然悲之發未始獲
以養母告歸鬻器質表得百金捐寒崖草堂因葺舊
廬于左以奉木主然後俎豆陳而魚菽脩乃召兒輩
告之曰若知之乎先少保營之三十年而未能就予
營之又十七年而始克有此仰視棖楠俯視几筵厥
惟艱哉如之何其敢玩之抑予尤有禱焉一命再命
三命之不可常也吾既知之指之十而百而千而數
千突之一而十而數十而百則吾不能不厚望也惟
孝友可以致祥惟和可以集福惟慎可以永年惟儉
惟勤可以凝命如之何而其計之不百且千突之不
十且百也小子識之

謝聖虞選菴序

當承平時江右固有葵社合社中兄弟四十餘人皆
以學古立言高視區宇南昌謝聖虞其一也初聖虞
授徒半舫齋所謂白菜樹之劉者其園林甲於灌城
即士雲之宅也予過士雲每與聖虞譁浪竟日不獨
筆墨淋漓可喜而鐫鼎絃管亦往往極一時之盛諸
兄弟年方少又值海內無事其離合聚散漠然不以
介懷不數年四方漸有其革之機然尚未及吾里獨
社中兄弟間有凋零者士雲流逝雲將先之羨叔繼
之於聖虞復館余小星菴園傍建安王舊邸予
數過之與聖虞譁浪如疇昔已聖虞又應廣昌劉氏
之請于定生廣生稱莫逆交廣昌人士奉其聲咳矩
矱如胡翼之之在吳興石守道之在仙徠聖虞既得
賢主人相依委蛇自得歸里者又數年無何而小
星亦遂不起矣俄而天地晦冥風塵涸涸予與聖虞
不復相值丁亥予避亂服原山中聖虞蹶躄而來班
荆石上唏噓對語屈指于四十餘人某在某亡某間
闕不知所往某音耗寂爾無聞追憶呼酒半舫齋策

杖音因論古今而睥睨天地倪然不知爲躬逢之樂
事也今年春予孫文楨歸自荷湖延聖虞授之句讀
聖虞遂朝夕于吾寒崖嗚乎以學古立言高視區宇
之人而乃俛首爲童子師何異七尺偉丈夫奉曲圭
賈之下予益爲聖虞悲之聖虞爲文多而且工如聖
虞者終不久困蓬蒿異時得志剏剏承明著作之虛
復追憶課句讀于寒崖時挑殘燈而話往事又可駭
然而一笑也

○ 庄居錄

乙酉予居石庄自四月八日至五月朔爲雨者凡二
十有三日時楚鎮猝下皖口長沙羽檄絡繹城內外
徒跣交馳泥淖沒膝往往仆蹶不能起予獲偃卧山
間飽聽澎湃洶礧坎窞淅瀝之聲夜以繼日有客過
而吊之曰子抱火厝之薪下而處火已然而尚未之
覺也予曰固然然舍此復安有樂土之適乎亦姑聽
此而已且予生四十九年何歲不雨何歲不聽然而
雨蹄之響或亂之友朋笑語之音或亂之華筵綺席
鐘鼓笙簧之奏或亂之市喧巷譁城笳戍角之紛沓
或又亂之其幸靜而伊吾暇而吟哦則又以其喉吻
而自亂之獨此二十三日之中座無賓門無車馬懸
無金石左右四顧無人兼以倉卒至其地無書可讀
又病瘳不復作詩宵然寂然一惟此澎湃洶礧坎窞
淅瀝之入吾耳然後知天地間聲之奇者莫過於此
蓋有如睢陽常山之悵怒者焉有如三閭之憔悴行
吟者焉有如南霽雲之暗啞叱詫者焉有如司晨之
笏擊碎武穆之馬悲嘶者焉有如雷海青之擗樂器

豈有如杭丐者之泣冬青。豈有如毛惜惜之絃管。豈
就不爲之低徊。霑衣紫欬無已。憶曩者遊長安道。忽
賁賁踈點大如車輪。與友人朱白石。沽易州酒。拔劍
斫地歌。鐵崖臨濠武。雙席燈諸。頗自負謂三百年
聽雨一快。今空山聲響大異。而子友亦不可復作矣。
嗚乎。豈獨痛夫子友。

周易圖跋

周易圖三卷。出道藏不詳作者何人。其書雜取諸家
圖而爲之中一卷。則宋儒鄭少梅之卦圖也。少梅名
東鄉。此作少枚。錄者之誤耳。馬廷鸞極喜少梅論易
謂其無朱子發之瑣碎無戴師愈之矯僞。讀之時有
會心。少梅圖有五行卦氣之說。此書亦有之。或即錄
其原本而爲之附益耳。嘗慨圖學興而易道愈晦。非
圖之能晦易也。支離而爲圖者之使易道之晦也。易
之所稱圖者。河圖而已。伏羲取而則之。圖乃變而爲
卦。而變而爲卦。則河圖雖存焉可也。即不幸而或喪
失其圖焉。卦自在也。孔子十翼之作。惟論卦占象變
之精微。而及于圖者。止河出圖一語。非孔子之智不
能創爲後人之圖也。以爲卦畫之理。吾學之五十年
而猶未盡。圖固可以置而不論也。自宋大儒邵康節
有所爲先天四圖者。得之於李之才。之才得之於穆
伯長。伯長得之於陳希夷。皆傳以爲庖羲氏手創而
圖學之說遂紛紛籍籍于汗簡矣。夫使庖羲而果有
此四圖也。姬文何以不用其次序而別爲更定。且歷

年如是之久而京焦王鄭諸儒何以無一言相發明也然先天圖左右配列森然不紊而寓循還無端之妙其消長進退足以挾三才之奧而統萬類之自然雖使庖羲復起不能易也後之儒者便讀易之精微專在于圖舍乾龍坤馬之辭而尋外圓內方之旨其甚者務以新奇相勝於是有漢上圖有彭汝礪乾生歸一圖有樂洪卦氣圖有邵錡大易圖有蓬軒錢氏圖有張理鉤深圖近又有僧楷季本之圖有宣城沈壽昌之圖遂使簡易之書丹黃黑白之無已吁可怪

敦南堂書二
六

也夫楊子雲之玄之有圖也其於易也準之而已關子明之洞極之有圖也其於易也不敢擬之擬玄焉而已今之爲圖者率皆托之周易夫姜里之聖負震之元佐我未之或遇也誰繪之而誰授之乎予家藏易圖數十種予所購者衆觀林陳季立數家而已其餘猥瑣而牽強者悉屏去不以疲吾目力知我罪我任之

抄本書記

書未有不繇抄錄而傳者五代時始有摹印之本勢漸趨於簡便至慶曆嘉祐間易獲如史記漢書宜其不假舐毫濡墨然老儒先生猶日夕手自繕寫則其摹印之行於當時者要不過六經語孟之類而已南渡以後雕鏤稍而黎棗盛於是錄本悉變而爲印本乃秘藏之家與剞劂之家常苦不能相值故以兩者較之印本終不逮乎錄本之繁近世醫書家亦分兩種曰坊賈曰故書之賈坊賈所買大抵具會金陵閩敦南堂書二
七

越燕廣新梓之籍雖號連楹麗棟而奇異百無一二其錄本類出故書之賈如金陵之陸氏毛氏閩門之朱氏顧氏何氏與吾江右之王氏趙氏李氏其列於市肆者不必如坊賈之盛而秘牒瓌文之聚則坊賈不敢窺故書賈之百一是故耆宿文士往往喜過故書賈至於流連竟日子比年所貯項既盡赴寒崖暇日又以其書亦分爲兩種而以抄本二千餘卷別藏之謂其手錄之艱不若摹印之易也故其珍之也尤甚已而自笑曰昔有以書癖稱以書濡稱者癖已過

矣滯又滋甚今夫積畫而爲字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篇而義與事附之意與情併附之析其畫而字亡析其字而句亡析其句而篇亡其所謂甚深微歟與其卓犖足垂淋漓可感者忽不知蕩然歸於何所然則此二千餘卷奚以異於蟲蝕蠅篆蚓縮蟻結而且癖之且滯之又從而別異之不亦惑甚矣乎已又嘆曰昔之挾者手自挾之今之挾者備焉昔之挾者食於吾而備今之挾者不必食於吾而亦備焉豈獨萃叩之口超於簡便也與而束書不觀者何其逾衆也

是又世道江河之一慨矣

詩說跋一

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幽風鳴鵲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摅列于鄭齊之前取幽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豳乎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毛韓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伯丘作詁訓是爲魯詩魯詩亡于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爲後代僞筆或曰宋童迪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是則申敦南堂書二
充
公之書雖亡猶散見雜出於群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爲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聞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如黔首之不容混駟與駟置之邯鄲衛諸篇尚相彷彿泮水閟宮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辯

詩說跋二

魯頌不宜混於風雅其體固然然予疑當時列國之君凡有宗廟者必皆有宗廟之詩詩必皆以頌爲名不特魯有之也魯之異於列國者升敬清廟下管象武耳二詩乃天子七廟之所用非諸侯五廟之所用是惟魯有之而他國無有若其堂上必有升歌之詩則他國凡脩五廟之祀者固未嘗不同也其詩既不敢用商周之頌抑豈同於泮水閟宮之辭乎又必皆別爲篇什以詠嘆其祖功宗德以奏於羽籥干戚之間是則列國之皆各有其頌明矣然則曷爲而不列之於經乎曰藏於列國而夫子未之見也然則又曷爲而有列國之風曰此則太史之所陳也太師所陳陳之以觀民風則亦民間之歌誦而已諸侯自詠嘆其祖功宗德則於民風無涉也如之何太師取而陳之太師未嘗陳之夫子又何繇而刪之而採之乎曰是則然矣列國之頌曷爲而絕不一見曰世所傳逸詩多矣安知無雅頌雜於其間特歷世久遠存十一於千百又多斷而不完後之人遂無後而識別耳大

抵諸侯之樂凡二有天子之所賜者有自爲之者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嘏之賜伯子男樂則以發將之樂記曰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此賜之於天子者也魯之駟也駟也泮水也閟宮也皆其自爲之者也他國之自爲之者皆其類也賜之者少而自爲之者多也不然飯且有侑矣舞且有六侑矣而於宗廟獨無詩焉吾未之敢信也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慮也昨始檢得故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煮酒服之小力日麻油爲市賣所紉雜以桐油夜半食脫如爲鬼掌所扼俄而吐瀉交作沉痾既未得痊而虛服一碗毒藥薄命可嘆如此當事催赴燕都之檄踵接其言曰不入春明輒當坐職城守生不逢辰苦被窘迫丈夫何難慷慨引決而三喪未葬一綫僅存假令桑果之主遂同若敖氏之怨恫何以對先人於地下隱忍控辭

敦倫堂書二

三

計惟有逃匿一法而已年翁恐亦與其列演預有以處之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家禮之上家禮暮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字者只起得一箇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整理今讀之實多有未安處年翁東荆炊菹之暇正應用力於此大抵期於今人可行而亦不失古意爲善如古不墓祭而又有人爲尸之文古居喪廢業而又有壘室者書之事古婚禮三周鄉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等固應斟酌時勢以立論庶不至

托之空言若二氏禮與俗禮有可採者俱不妨錯綜變化以創爲因如朔望齋實繁六齋十齋之類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朝日夕月義引之齋戒沐浴使知迎陽荅陰達識妙想遂令此事永人不廢昔張僧繇詣江陵天皇寺西廬舍那佛像因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着儒僧繇曰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宜尼像獲全弟固知年翁之微旨有在也推此而冥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親俱宜盡情竭力以求無憾况其未必無益者乎蜡祭之致鹿與女方相氏之黃金四日直是戲事而猶相沿迄千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委之先王未聞而遂以闕異端息邪說沾沾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攣觀會通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便從俗與夫禮時爲大戴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今之日月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要於去本去甚而已尊作原帙收藏弟處茲以錄本附上半談師友類竟散失強半致匡山先生士雲諸兄軼事不

敦倫堂書二

三

傳甚爲悒悒亦祈開中續成之小若已屬營兵據住
他不足惜惟先人手植菓木僅殘於狼糞馬通之間
良深悵惋走价率賁併問近日起居餘容襍被面既

韓偓論

嘗讀史至光化天復之際慨然興舉國無人之嘆其
超然遠引不降不屈者獨一司空圖憂不可及其次
莫如翰林學士韓偓當蘇檢爲偓經營入相岐王李
茂貞既已許之矣中尉樞密輩又皆許之檢乃遣親
信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佐天子有所爲乃欲以此
相汙耶未幾遂貶濮州司馬天佑二年復召爲學士
還故官卒挈其族逃之閩南迹其出處縱未若司空
之超然抑可謂進義退禮者矣夫古之人其處危亂
也或知其不可而爲之或知其不可而不爲或知已
之不可而愈不爲知不可而爲之非孔孟莫與其後
僅得一諸葛武侯然隆中數語武侯內度之身外度
之國家自有其所謂可故卒能成鼎足之功若夫治
則進亂則退古之賢者律度莫不同然雖以天民之
才之學之望尤必審其達可行而後行有其可行而
後行必有其不可行而即止是故此兩端之人皆足
以處危亂而不至有自失之嫌其所謂不可者類在
時勢而不在於已苟其不可在於已則雖值時勢之

可不以易吾不可而况兩不可之合併而互乘而又
豈煩於再決哉吁僂之時崔胤朱朴裴樞鄭絳之徒
其所謂不可不僅在時勢也而時勢又復如是賢
然取人國以嘗試之吾見其殆焉而已胤也朴也樞
也不自知不可縈也自知不可而亦貿貿嘗試吾見
其獲免於殆者倖焉而已僂之告昭宗者曰帝王之
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
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亂系而繫之也
吾以其言觀之僂殆優於為天下者然則僂之不可
非其已之有罪明矣夫富貴之昏智也莫如亂世為
其何者強弱大小之相形逾急而歲月日時之感易
生強弱大小之相形則賢者不免有見役於人之耻
歲月日時之感生則君子之在下僚者又不免嘆老
嗟卑之意僂何遂獨遠於人情而勃然以怒非其審
時度勢之精且密其孰能之吾以為僂之怒殆庶幾
平尹之驚驚也隋大理卿梁毗為安寧刺史凡蠻夷
以金多者為豪俠逆相巧奪無何酋長率以金來遺
毗毗投金座側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

等既以此相滅今又持以殺我耶吁相而怒金而哭
吾僅於此兩人見之毗亦亂世之賢者哉

告養疏

爲懇恩俯允比例終養事臣繇保舉荷蒙 聖恩拔

之倚任之中畀任牧民之事初授晉州知州以不能

周旋權貴被劾左遷舒城知縣復以觸忤豪宦去官

非忤 皇上矜其愚戇錄其全城微長已不免繫繫

轉而齒虎口頃者卧病田間銓臣不以臣爲不肖列

名起廢俾監皖軍聞命兢惕即提叱馭而前勉竭涓

涖仰酬高厚此臣夙夜自矢之本懷也惟是少讀詩

書至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知事親實爲事君之根

敦復堂書二

天

抵臣有烏烏私情忍不瀝血仰控臣父當壯齒艱於

嗣息嫡母劉氏見臣父惻惻於蒸嘗之不繼日夕拊膺

飲泣脫簪珥娶臣母以佐中饋及臣父四十有六始

舉臣於金陵旅次嫡母憐念鞠育生雖異腹撫實同

懷不知爲側室之所自出也自臣母棄養之後先臣

俛又不祿臣與嫡母呼號草土匍匐相依者十載於

茲嫡母語臣曰督力方剛經營四方汝不可忘先世

之志臣不得已小草一出庶幾古人捧檄之義然臣

甫離膝下而嫡母便哽咽相向已而臣馳驅南北每

家僕從里門來問嫡母食幾何輒云遞減於昔問起

居何狀輒云咳且不眠臣雨淚滿曉鏡簾未曾有餘

餘之乾臣於往日情事已如此矣今嫡母年屆九十

在禮八十九曰耄言其老而憚忘也九十之憚忘

甚於八十無論者艾萬一顛仆而不自知蹈湯火而

無人於側臣雖碎首糜骨費恨何窮即使康健如昔

而臣弟刑部主事弘綸既亡并無友于堪托其首坐

令艸背黃髮蕭蕭于風雨霜露之前嘆零仳而傷孤

子臣將何以爲心伏讀典制凡官員父母老疾戶內

敦復堂書二

三

別無以次人丁者許赴京面奏揭籍定奪又一款母

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許令終養但老可以引例

况于九十但同父異母可以陳乞况于終鮮兄弟報

劉日短報 陛下日長臣知 皇上哀憐蟻螻微誠

當不俟臣詞之畢矣爲此激切具奏以聞

章貢讀書樓記

贛水在豫章爲最大漢書地理志稱豫章水又稱彭水後遂析其字而名之曰章貢其實一水爾非有二也贛水出聶都山控引衆流北過會城之谷鹿洲經度支步建瓴而下石頭津爲津之東岸則章門也豫章諸水畢匯於此其自南城來者曰盱水自金谿來者曰汝水自高安來者曰筠河水自城中迺折繞南塘而來者曰東太湖水予於諸水所匯誅茅而結廬焉復構樓其上題之曰章貢讀書樓從其最大者而

敬甫堂書二

三十

名之也樓踞古堤之隆起處歷層堦十有二級而定基勢甚軒聳其前俯臨長江浩淼無際野曠而天迷低汝洲經緯乎其間時隱時現時又三四現視水之盈縮爲多少西山展丹青而環抱之隱現於去來之雲亦如汝洲之隱現於水其左則石亭寺韋武陽殘碣猶存其右則滕王閣簾櫳新開彷彿當年名勝子樓既落成暇輒凭欄送目或風帆烟艇蕩漾於夕陽曉月與鷗鷺同其閒靜或雪屋銀濤轟吼於驚濤濁霧一時村墟草樹晦冥失色予皆得飽閱之每畫

危欄而把短帙夜坐匡牀而理殘編歷數載罔有倦息未嘗一日而手輟披綴口廢吟哦於茲樓也名曰讀書聊以識吾之所嗜云爾雖然談何容易昔司馬端明居夏縣偶至鳴條山餘慶寺父老五六輩持瓦盆進粟飯請爲論說經旨端明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父老進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荅夫以兒童誦習之孝經而問淹洽之溫公尚有慮所不及况其下焉者乎談何容易乙

敬甫堂書二

三十一

未季秋廿一日記

竹浪亭記

石莊之後構小亭數椽高不盈丈廣僅可布三筵亭面山勢壁立環山悉種竹晴旭所被空翠拂拂蕩搖遇長風掀舞如萬頃碧濤乍落簷角聲響光色而懸於亭之左右不欲遠去衣裾鬚眉爲所染若出沒於清波之中因名之曰竹浪亭昔唐荆川遊京師過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今江南竹最盛而吾土尤繁然城中如張相國杏花樓李宮詹園劉士雲半舫齋教習堂皆書二

劉其奇故將軍宅王于一波園予聳熊仲平湖上居諸處奇花石頗不乏而竹以畝計者寥寥獨南北二垣多至數千箇而南垣尤鬱茂可喜然比年營其什百爲群直入斫伐持造綠沉者朝暮不絕而汝號二船卒伍取以編牌製器旦旦相續於是向之壯者蔓向之老者折而南垣之竹遂皆孑立孤居至不能吟嘯風雨竹亦有不幸之遭與石莊地硤薄而難以汝石其在吾土尤於此君相宜而共處距大江十五里中戶之室無幾諸營弁卒伍率棄而不顧然自先少

保手植至於今幾四十年尚不能滿千箇物之清者難繁勁者難久無亦自然之理勢與噫長安擊鼓震天諸豪貴邸第已不能保有奇花石之樂而跋扈鎮將屠潯陽掠彭澤會城巨室俱已聞其無人予幸有歲寒之友在不此之依其將焉依行且採西山薇悲歌其下匪此君之子弟族屬予固不願與相見而晤言也乙酉四月記

養蜂記

凡蜂至人家其家必興焚香剪彩迎之告於祖考以祈熾盛凡蜂至必持竹竿或編筐爲長柄以除醃或酪毋或蜜膏其面蜂獲所嗜好而俄頃大集遂以輕綯籠之凡蜂易造於屋上於石罅於樹窟者爲衆造於簷內者次之甬必穴其上穴必十餘僅取容蜂出入穴過大輒有蟲曰天燕者恣攫而瞰過小蜂復迷悶如居圭竇甕牖殊少惟愉凡蜂性好居上若左置簷者隨其性側懸之先至者左則後至者必橫懸

敦復堂書二

三

於右相並相偶則先至者必他移凡蜂居屋積如壘臺之中央以居其王悉以蠟圓之蠟房累累然後花並得所附託而窠可成故曰蠟者窠之躋也凡蜂採蘭蕙薺荷菡萏之類窠輒香採黃蘗苦棟亭歷之類窠輒苦凡蜂必有王王必有髯失其王輒徬徨嚙蟻凡蜂尾有針針能螫人螫甚者必避其針王視蜂之入也避其針則知其肆毒於人甚命衆群起而嗜殺之凡蜂王於暑日過午必出穴而遊將出先有八蜂俟于穴口出輒四蜂擁其腹四翼其旁以載王而遊

前後若列隊然食頃復載之返抵穴口王即降輿而自沿入凡蜂分房必皆黃道紫微天月德活曜之日沐山無屑輒視其分趣舉婚嫁興作種植諸務凡蜂釀蜜成歲必兩割一以大暑一以立冬蜜未成以花葦爲糧既成以蜜爲糧割蜜勿過傷傷則蜂乃饑余家居會城群蜂競來時未知迎養之方輒以蠟然而去之避地石莊其玄如壺黃而黑如饌費者呼吟旋繞經旬不散乃訪求其方而迎養之念群生擾擾於干戈水旱者趾錯錯籍予即欲安枕此中旦暮觀

敦復堂書二

三

其離合聚散以審驗物理其又安可得哉其楚之詩曰夫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嗚呼豈獨無知之足樂也

守望社題詞

予讀東魯王楨書載所爲河北鋤社心好之其社以十家爲率先合治一家田是家供其飲食畢則以次合治諸家不旬日諸家悉遍自相率領樂事趨功有疾病不任田者又合衆力助成之秋納禾稼畢輒豚蹄壺酒逆相犒勞已予讀宋雜記又載所爲弓箭社乃群集鎰彼南畝之人講技擊角拳勇習坐作進退務使人自爲戰家自爲捍禦一時若振武保捷宜毅義勇諸軍盡皆沿襲其制衆遂至七百餘萬私謂世

之攻文藝與詩與禪者什伯爲社旣無能裨補生民他如酒社梨園社尤足靡財物而敗風俗獨此兩社實有益而可喜欲舉其遺法試之州郡間戊寅刺首僅百餘日而罷庚辰令舒又僅四十日其後護軍皖上復與職守不相涉雖屢言之而卒無聽今幸徙居石賀茅蒲襪襪比間狎處適又風鶴屢驚介馬踴至於是乃合父老子弟刑牲而盟授以器中以約課以擾粗齊以步伐導以和睦倣兩社而並用之更名曰守望社盟旣已復進而靖日記有之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其本則在於食與兵今夫有一年之蓄而無不飽之骨肉有三年之蓄而無不飽之戚黨有六年之蓄而無不飽之友朋有九年之蓄而無不飽之犬馬雞豚非其仁之異也獲所以敦仁之基也今夫有鏐鍾而無不以身衛其親有戈矛而無不以其身衛其家室有甲冑而無不以其身衛其閭里非其義之殊也獲所以崇義之源也然則茲社也而又豈徒食與兵之是務哉予方將抱六經荷諸史任輦樹藝醫卜之書與諸良氓共讀於耕乘矢石之暇尚其

俟之

茶書題詞

予友晉安徐興公作茶書起陸羽茶經終田藝衡煮
泉小品凡十七種而集古今序記詩賦次予後裴子
晉翁從先少保官閩南吸清源洞山之產森然風生
兩腋已寓金陵陟虎丘翔翔顧渚天甘窮哉最白樹
諸勝凡海內所稱佳茗皆得目鑒而舌銜之貧窶如
予每至黔不突而菽不飽獨瓦爐石鑊之奉生平未
嘗少輟瓶缶所貯往往與豪貴公卿相等也西避地
寒崖一切嗜好俱盡而此嗜好戀戀不忍然求一旗一

致宿堂晉書二

三

槍之精好者不可復得日潔菜葉沸湯布聊以濟渴
而已回念飲與食並稱然穀不可一聞而無而茶有
時或缺茶之精好者尤非太平之久不能致是則湯
社茗戰類皆先王德澤之餘雅人高士最盛之福也
而顧可輕視之與當陸季疵時飲茶者必渾以烹之
與滄蘂而取其汁無異宋龍鳳團之製雖號稱紫餅
蒼壁錙銖萬錢卒與真味無涉至國朝而擇造之法
大候水晶之講求始備更千萬年而後尤不能忘焉
功于異代也讀興公之書者可以慨然而感矣

成社序

古者爲天下求福報功封五色之土而爲社雖以王
侯之尊其所自立曰王社曰侯社而不敢曰大社大
社之名必公之天下與萬姓共之以識車書一統之
盛詩所謂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是也大夫以下成群
立社曰置社置社者何有其舉之遂不欲其廢之也
夫惟不欲其廢之於是王者又以仲春之月擇元日
命民社大夫以下置之而申之以王者之命然後國
人畢出里蒐田獻禽畢作以從事蓋古人之重社如

致宿堂晉書二

三

此考其時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以旗致民平列陳示
以坐作進退疾徐踈數之節遂以蒐田既獲禽而後
祭之一似以武事爲主其後蒐田之禮不講春祈秋
報農夫操豚蹄盞酒以相慰勞於林藪間置社之名
漠然不聞於耳無問其義矣裝里巷之士分題以角
莼而高下之變武事爲文教自宋儒始然大抵歌詠
以悅性情如勝國之月泉社應奎社其尤彰著者也
帖括取士起於近代於是又有制舉莼之社然在嘉
隆以前諸孝廉鮮境外交諸子衿亦未聞以佩名爲

務所構旬課月會世率罕得而見萬曆末乃有合海
內英俊而稱大社者齊魯燕趙吳楚巴蜀不謀而通
置郵鴻篇巨牘浩汗陸離用以表王者之無外嗚呼
邇亦二百餘年之盛也無幾何庠序鞠爲茂草學舍
變爲馬廐村落間廢幾獲地枌榆之祭而故老幾無
存者况於筆墨之馳騁哉吾郡戊巳之變諸士
宮尤甚文事寥落固無足怪頃年勢稍定負才之士
相與締盟角技曰成社取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義
以相砥礪蓋亦古者置社之遺云耳其文類皆原本
敦宿堂晉書二

早

經學研究傳註而泰之以韓歐諸家一切俶詭誕漫
者雖才士不錄比于武事孰使予快觀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卽森然如蓑昔者非成社之諸君子哉斯
亦有其舉之不欲其廢之者也於是樂爲序而傳之
與社者幾人文幾篇載在社刻不脩書

荷鋤雜誌序

城郭者人之界也山林者鳥獸樹木昆蟲之界也水
者龍蛇鱗族之界也田野者穀草之界也園圃者花
菜雜蔬之界也鳥獸昆蟲處水而死處城郭而其生
不暢鱗族處陸而死處水而宥於城郭山林雖不死
而其生亦不暢草木穀草花蔬暫處水恒處陸不死
而莫暢於山林田野園圃之間龍蛇可以無所不處
而獨不可與人爭城郭爭城郭者不祥若夫人於萬
類號稱首出以其智慮之營度財力之經緯而聚麀
敦宿堂晉書二

星

托居惟以城郭爲正處古之王侯將相暨用世之儒
素封之商賈未有去城郭而山林而田野者周公告
成王以明農卒亦未嘗徜徉隴畝孔子之於樊遲孟
子之於許行皆惓惓闢之不置蓋王侯將相與夫用
世之儒安于城郭而後城郭安而後農安田野而後
鳥獸安于山林而後物無所不安其處若儒者不得
已而迹田野甚不得已而迹山林則是人與穀草鳥
獸而相爭人與穀草鳥獸而相爭豈獨人爲不祥抑
又天地之不祥焉然而儒者或甘之至終其身彼固

有道足以俟百世而不惑嗟乎其亦可悲也余老而
無川扶杖而入厭原之麓于茲兩載頽然兀然日惟
托麴藥以自放忽作而喟然曰農也園圃虞舜也在
九職實居其三固有非不得已而不已者庸何傷因
博考廣稽其物類爲一書以續埤雅本草之末脩命
之曰荷鋤雜志凡十卷又念華之金石錄之玉昆崙
之琳球琅玕溟渤之珠璣珊瑚雲精煥銀雜於數者
之中而其生獨不與常物爲偶復別爲一卷以附其
後余安知山林田野之人無其光燭貝氣如白虹於
重如墨琥珀水碧者乎余尚庶幾遇之

江城懷古詩自序

人閱人而成世世閱世而成古今自我以上皆古也
耳目之所不接則感慨繫之自我而忽成古耳之所
觸目之所經尤有不勝其感慨者予年五十餘歷二
十有四當萬曆郅隆之際車書殷盛間闢熙攘君臣
休息無爲朋友固於膠漆時則譬之唐虞三代又數
載迄三十有四值泰昌天啓間扶桑初旭咄嗟而有
虞淵之隆乳媼擅政中消茂惡幸而席累葉之休榮
祖宗之澤天稟不足以杯之時則譬之嬴秦聖人出
而海內喁喁響風關門以招俊乂下車以泣痾瘵宵
衣肝食以論道經邦而平陂往復不能爭勝於冥漠
時則譬之漢魏無何而日月淪喪風塵湏洞黃屋左
蘇委於血海顧山而予遂不復知爲何代家本豫章
荷持鉅鹿之觀不乏城內外官殿樓觀亭榭園池幾
於鱗次櫛比雄曠莫如滕王閣巍峩瓊瑤莫如永寧
寺蒼涼莫如孺子亭濤蕩莫如秋屏閣納烟雲宜晴
雨莫如夕佳攬秀二樓浩淼軒豁憑高臨深莫如水
榭臺榭遠莫如浴室寺其他可以供賞翫消閒暇者

亦復不能枚數轉盼之間鼯嘯猩啼狐嘯兔穴鴻葵
荒荊之所骨零露繁霜之所集僅繩金塔鐵柱觀一
二遊顏仙佛以維持此外茫茫滄海橫流而已縱步
林心焉能無句於是得懷古詩六十首少牢熊公授
筆立和周公月如劉公共奇黎公左嚴繼之以以據
批在前既已成之於先亦不欲毀之於後因并俾付
剞劂昔之人身處叔季慨慕乎虞夏低徊乎秦漢憑
吊乎魏晉已不禁其愴惻而予於五十餘年間倏而
虞夏倏而秦漢魏晉又倏而海枯塵滿予將何以爲
敦宿堂書二

敦宿堂書二

五

觀德堂記

少司馬錦州蔡公縣內臺撫綏江右載閱寒暑仁以
樂育義以匡定禮以勸誘濯磨而本之以中孚出之
以渚哲諸所創制垂法悉爲無窮之規十三郡號稱
大治適中丞公器久未修葺歲甲午江右沐浴膏澤
雨暘時若庶草蕃庶群黎抃舞而歌大有於郊原於
是公進諸大夫而詔之曰是百堵具興之日也乃相
舊基而增拓之捐清俸暨贖鍰凡數千金不煩列屬
不擾閭閻俄頃而工師告成殖殖喲喲若昔人所詠

敦宿堂書二

五

者靡不薰脩復于公署之西踰演武亭故址而益加
廣闢繚以周垣爲鉢韋附注與材官騎卒校射之場
顏其堂曰觀德公時輕裘緩帶訓練于其間恩威所
被遐邇懾服未幾總督清儲需人在廷以三大臣劾
名奏請 特簡公畀以重任會謂公之宏猷駿望無

難于艱危之江右則益無難于清儲也公既叱馭有
期訪紳士以迨億兆或謀築室肖像或謀摩崖鐫功
或謀殿宇頌德而公還顧校射之場不忘風昔鼓鼙
之聽枹中權趙君命小子弘緒爲之記弘緒作而嘆

曰大哉公之名斯堂也語有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昔之人張鵠設乏有其度大候參于有其程司士司
正量人樂人有其官執弓挾矢見鏃鈎弦有其法典
遂旌楫中籌登爵有其器奇純左右有其筭若是者
豈徒以藝相角逐而已哉固將導之于進退周旋俾
其咸中于禮約之于內志正外體直俾其勿以悍勇
而見長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子路執
弓矢延之而去者半公罔之表揚解語之而去者又
半序點又揚解而語之僅有存者射之難也如是非
射之難而觀德于射之難也然則公之命名之意遠
矣江右固處弱勢賴公訓練而一變為強又賴公訓
練而強者一變而不屑以悍勇見長咸中於禮今行
十國中所謂執鞭弭而屬櫜鞬者有揖讓之容無貴
凌詭詐之習有稱物平施之雅無搶攘爭奪之風則
公之德化實使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其公之
謂與山高水長細柳之營何異蔽芾之樹記之以示
勿諼也

吳南陽畫龍贊并序

萬物無不可得之仰觀俯察而獨鬼神與龍不可得
狎而玩畫者率以意為之但取其筆勢奇詭氣韻生
動足以娛悅人之耳目要不問其似與不似也奇詭
生動則造物之靈反附于毫楮縑素而現張僧繇何
從得真龍而肖之畫金陵安樂寺壁四龍皆不點睛
每自言點即飛去或以為誕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
破壁繇精神所注筆墨間自成一類雖欲不破壁而
不可得豈必屑屑于角鬣鱗甲之相肖哉蓋羽畫龍
似魚吳淮王畫龍成額穿屋而騰躍皆能自成一類
者所謂潛淵乘雲之物反未必奇詭乃爾也杭城吳
南陽素工此技每酣醉則脫巾嘆墨成之過豫章出
數幅相示索為之贊贊曰
陶泓寸沼萬靈之藪乘醉出奇化工在手角浪凹峭
吐氣瀾騰天機自然董以為偶我里早唐枝枯莖朽
蕭拜謁誠或興於右

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十二卷宋穎濱先生藻轍撰是時王介甫以春秋爲斷濫朝報不列學官故穎濱矯俗而作此書其說一以左氏爲主而於公羊穀梁二傳時多譏刺穎濱之言曰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亦略矣非以爲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十二卷中類皆發明此旨然予謂聖人之爲經也麗於事者必根抵於道揆之道而不合則雖敦宿堂讀書二

哭

其事之傳於久遠者要亦未可盡信左氏紀事粲然具條而亦間有倖乎道者政不妨博採之諸家以求吾心之所安子輿氏於武城亦僅取其二三策而已況丘明之書乎公穀雖以臆度談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盟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

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穎濱一槩以深文詆之可謂因噎廢食讀者捨其短而取其長焉可也

敦宿堂讀書二

哭

尚書衍跋

尚書古文二十五篇今文二十八篇而古文出於今
文之後讀者往往致疑其說始於宋吳才老朱考亭
及元吳草廬至我明國子學正梅鷟遂謂盡是漢儒
依約諸經中語緣飾偽成好奇之士多盡惑而不能
自決此與排繫辭非孟子譏武王者何異三山陳第
季立著尚書疏衍四卷力辯其妄旁引曲證較若列
眉誠有功於聖經之作也季立博通經學而尤用力
於尚書讀一冊竟復購一冊讀之積至十餘冊無不

敦倫堂晉書二

季

句半磨滅故其所得爲尤深若論五瑞五禮五玉與
周家之制度不同論象以典刑非後世墨劓剕宮大
辟之法論三江當以岷冢之漢爲北岷山之江爲中
原章之川歷彭蠡而入爲南論西伯戡黎康誥俱武
王之書論武成原無錯簡皆言破的可以應諸家
紛紜之喙凡說經立異非難而當理爲難如季立者
固當推置舉比而無忝矣

鴻桶集卷一日錄

送江西提學右叅議廣成侯公序

胡觀我七袞序

舒城山寨記

舒城山寨後記

陳伯璣詩序

上督師閣部書

徐巨源制菰序

送廬江令耿君之耀州序

鴻桶集卷一日錄

劉定海詩序

涂石丈詩序

西林寺大悲閣記

徐巨源文集序

雒城童試選序

孫秋我詩序

周君邦榮傳

鄭所南心史序

陳寧登時文序

壽遊要畧序

兩孤山記

祭永新令管元心文

宋禪師竹菴君塔銘記

附墓銘

鴻楠集卷一目錄

二

鴻楠集卷一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

送江西提學右叅議廣成侯公序

嘉定廣成侯公以督學卓異奏最賜封兩尊人如其
官蒞江右四載久道化成數請終養臺使者格弗爲
奏辛巳歲試畢公乃自請於 朝疏未下遂拜粵東
叅藩之命卽日遂行初公任南銓時六曹主政副郎
方議改授南銓素號閒寂人懷北轍之想公負峻望
應得掖垣謝弗顧客有趨治裝者公笑曰郎官何遽

鴻楠集卷一

一

不可爲卒以南銓淹抑僅循資得督學江右方其蒞
江右也時學政敗壞甚苞苴囑托公行衆益相習於
奔兢自宗藩迨權貴下至醫流藝士猾吏蠹役靡不
覬利庠序之間公至謁 兩藩請約束諸王子侯母
輒預試事已庭諭郡邑長毋得爲諸權貴通簡牘察
猾吏蠹役之舞文而挾詐者持三尺繩之不少貸於
是上下惴恐莫敢以私干所進退升降諸博士弟子
員若鍾期審音清濁高下疾徐之不爽若匠石操斤
而程材宋楠樽楹閭居楔罔或尺寸之失彙十三

郡試執梓之曰庠音浩浩乎若江河之無涯涘杲杲
乎若旭日之光華四溢也屹乎若泰華之矗天而拔
地也海內爭相傳誦至於僻壤窮谷家有其書於是
公之聲名大震主爵遂以卓異聞。當宁故事三載
黜陟輒有卓異之舉被舉者擢不逾時其在監司則
必陟之巡撫卿貳公既為主爵舉且又監司而督學
九列三事人人爲公延頸企踵然公終以不徇權貴
脾睨不快者良多卒未嘗有顯擢及歲試已畢需次
常遷抑又遲之且久雖其尋常之擢人猶不免爲公

鴻補集卷一

二

岌岌也然自近代以來屈指名督學傳海內者必曰
侯公侯公云嗚呼人才盛衰豈不以氣節之隆替爲
之哉旱麓之詩曰鸞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
不作人釋者曰作之云者鼓舞振動之而已當商之
末世士風萎靡日甚朋比脅權不虞天性不迪率興
者往往而是上無以鼓舞振動之人才何繇變化然
但作之以豈弟而已譬之日暄露濡而未嘗有雷霆
之鼓風雨之盪則亦何能致其翻然勃然於是詩人
中之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豈弟者情也求福不回

者其氣節也以不回之節而用其豈弟之情是故朋
比者紉服而脅權者畏憚其效至於鸞魚皆爲蒸動
而況於詩書之儒哉嗚呼今獨不得求福不回如公
者耳誠如公也方將聞而知感見而知奮黨庠衍序
豈遂遜於成周多士之盛也與吾江右督學以氣節
著者晉江之蔡介夫北地之李空同莆陽之黃未軒
公又繼起而光大之。聖天子一旦惠顧南服咨諏
作人之化主爵以卓異舊牘進吾知必更有非常以
示寵異公又安能滯子舍之歲月而忘蒼生之歲月

鴻補集卷一

三

哉

胡觀我七哀序

神廟朝日本酋平秀吉廢山城君破屬國諸郡都督
南昌劉公提陸兵往焚倭巢六十餘時以壬遁風角
贊議於平壤碧蹄之間者同邑胡君觀我也後二十
年建州夷陷撫順詔起劉公田間往問罪胡君遊
他邑未及從俄劉公遂有馬家寨之失又數年公宰
相魏公瑤海巡撫江西聞胡君奇招致戲下待以上
賓禮又數年大中丞解公繼魏而來當是時東事益
急屬國三都八道半蹂躪於建州夷我畿輔勢且岌
鴻橋集卷一

四

爰解公日與君握手促席指畫進止緩急機宜他幕
客皆環顧不與謀江西卒賴解公以安堵崇禎辛巳
四月胡君壽七十於是戚友告於陳子曰古之高人
奇士被知遇於卿大夫率賴歌詠傳贊以傳況將相
知遇如胡君之尤異者哉陳子曰然已而曰諸君謂
將相之重果遂足以傳高人奇士乎彼古之不恃卿
大夫而赫赫者多矣且胡君庸詎不堪將相乎哉今
夫魏公之清名雅望而都督公之忠烈也誠足以重
胡君如仙將相而已計胡君七十年之脚歷其宜麻

者幾何人登壇者幾何人或賢或不肖或勇或怯幾
何事升沉榮辱抑又幾何變態也子不見夫荷父絕
域者乎不見雉經燕市而委軀襄陽者乎不見懸萊
街而齒尚方者乎曾又何足以邀胡君一睇夫造物
之於高人奇士既已靳其富貴勢不能不他有所售
售之則必以期願耄耄然使其挾陰陽之藏洩鬼神
之秘而爲高且奇也則造物又必且忌之妬之是故
高奇而挾術數者往往併其年壽而亦慳焉而胡君
獨能優游以至七十且未艾也子其爲我問之曰將
鴻橋集卷一

五

相不具論近代以術數傳者若而人其用則爲劉伯
溫爲朱允升其不用則爲曾義山爲程濟伯溫允升
以功業濟與義山以節行斯二者胡君其又將何處
也

舒城山寨記

大江以北山寨始於流寇齊彥明之亂嘉靖中歸安唐公樞紀舒寨之險要者僅龍卧石索二處而已崇禎庚辰予量移茲土時賀一龍馬光營諸賊盤據近地彌川聞予至拔去諸寨幸免殘燬因檄主寨者具道途遠近糗糧多寡以報得二十九寨焉距城二十五里曰春秋寨徐汝萬主之距三十里曰仙人寨常自謙主之曰三尖寨潘汝傑主之曰拷拷寨曹守綱主之曰鹿起寨劉世爵主之曰方團寶寨徐行恭主之

鴻橋集卷一

六

之曰雲龍寨余光先主之距四十五里曰龍河寨許大器主之距五十里曰方山寨郭正達主之曰孟尖寨李萬孝主之曰姚顯寨徐紹興主之曰黃石岩寨方承憲主之曰萬古寨楊本學主之曰天仙寨汪古主之距六十里曰法華寨黃廷召主之曰幞頭寨章思顏主之距七十里曰七架寨秦惟宋主之曰龍眠古寨章成教主之曰鴉兒古寨程希科主之曰弘石岩寨文世佐主之距九十里曰四顧寨程希介主之曰獨山寨張尚明主之距一百里曰花岩寨陳表主

之曰騎虎寨盛應鯤主之曰柏家寨毛有權毛有學主之距百二十里曰獅臺寨方汝璋主之距百三十里曰太平寨韋三都主之距百六十里曰郭公寨賁世賢主之距二百里曰橫山古寨朱家珩主之其險遠而小未報聞者又二十餘寨焉計嘉靖至今百年之間增寨如是嗚呼生民之烈禍尚忍言哉當諸寨之竝立也皆以聚族捍寇爲務猝遇攻圍輒引領於官兵之援已莫不竭死力以抗鋒鏑已呼籲踵接官兵輒漠然度外置之不幸而諸寨以殘燬見告者屢

鴻橋集卷一

七

矣勢不得不乞和於賊既乞和矣久之勢又不得不通於賊賊幸諸寨之通也饑而糴必於寨是問焉且倍其直市騾馬雞豚鹽酪亦必於寨焉又倍其直諸寨聚族而捍寇困憊至十餘年勢又不能梯山航海牟利於外幸而賊以倍直啗我安坐侈收子母於是轉皆仇官兵而德賊或不幸官兵道經諸寨所過輒又使廩無餘粟筭無餘帛廩無餘蹄於是諸寨之仇之也日甚因而益耳目腹心於賊焉嗚呼孰使忠義之民轉而耳目腹心於賊而不可止耶庚辰六月望

舒城山寨後記

宋吳玠經理秦蜀創家計寨於岷鳳戍階間者四仇池秋防楊家崖並家山皆玠之遺蹟也四寨既立撤離喝遂不敢長驅河池西蜀恃以無恐其後家計寨廢而山寨興寨多至七十餘然虜入輒破竟未有能堅守累日者理宗朝李明復請修立家計寨卒不能行宋遂以亡今舒之二十九寨政明復之所謂山寨也星羅棋置渙散無輔猝以衝車殲弩薄之糜爛盡粉可立而待予意擇諸鄉要害如西之王薄原黃沙

冲東之鹿起山北之桃城鎮南之小關各立都寨數棚俾衆寨環而聽命焉每都寨練鄉勇千人統以長副遇衆寨告警輒令其長守本寨副則介而往援於他或賊勢過盛副力不能支輒走急足告之令令又以營卒佐之彷彿如家計寨之制或亦捍寇之一策乎予意又欲悉以諸鄉社介併歸都寨縣令益出軍資贖銀就糴四鄰凡號爲都寨者貯穀務滿千石少或五六百大兵至經其都寨輒取其都寨所貯餽之以省遠運於城郭值凶稔則又以社倉出貸而收歛

焉是又足糧備荒之一策也然都寨長副尤宜慎擇其人庶幾如無終之田疇清河之李萼乃足以勝任而愉快予又何敢倉猝輕議徼天之幸尚或有秋然後與諸父老周咨而決策焉可矣

陳伯璣詩序

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詩不逮古人夫以子固襟抱奔放雄渾瑰瑋之才宜於詩道為近而乃為識者所短何哉古之作者必有所感以發抒其哀樂之情未有不病而呻吟不愁苦而繁歎嗚咽者杜少陵無北征兵車行垂老別諸篇雖少陵詎能度越諸子然少陵非躬遭范陽鄴城西川湖南之變亦卒未能有此諸篇之作也子固生當嘉祐慶曆間海內相與休息無為兵革不試煙火萬里彼其所以感之者其視少

陵固已懸絕而逕庭矣乃欲強為呻吟繁歎夫又安能然則其不逮於古人實子固之時為之而非子固之咎也比年以來胡騎憑陵出入驟於風雨諸路之盜墮名城殺長吏甚者逆加於諸侯王又繼以饑饉薦臻疾癘單被天下洶洶如是而盱江陳伯璣崛起於其間伯璣才如海氣如濤而耳接目覩又足以佐其慄慄雄偉於是經菰古文之暇一切發抒於五七言諸體潏然若江湖之沸騰鞠然若金奏之震疊讀者驚以為少陵遺響焉嗟乎事變無窮而伯璣之齒

髮方盛以茲盛之年而御無窮之變當有侈於古人
之所得者予獨嘆夫盱江如故予固不能見長於昔
而伯璣乃能昇新於今予益以悲伯璣之遇矣

上督師閣部書

最者弘緒樸樸無似強項幾至殺身荷 皇上出之
縲紲復加錄用脫械之日匍匐謝 恩於大明門退
遂屏跡閉戶不敢一語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么麼
賤吏未有生平之素而惓惓稱城守微勞不置且屢
向敝友論以欲悉虜情曲折暇時須圖一晤伏念潦
倒之人猥辱閣下注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干木
自高及獲見顏色而閣下慰惻之意虛受之懷悉出
賤吏揣測之外因是益忘其愚戇而欲有所盡言遂
以請釋成侍御寶慈一事反覆其力當是時閣下不
以緒爲驗不曉事而督過之也應之曰某已具疏申
救矣不得且復子姑待之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
誠非無意於仰御者待之而已今弘緒南涉江淮東
浮若管又非崎嶇虛陽歲且一易寒涼再易暑雨矣
有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侍御已還柱後惠文否乎
曰未也已出犴狴否乎曰尚繫如昔弘緒唏噓泣下
不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諫言危詞而
力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弘緒不得不仰而疑

僂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間望不應失然諾於朋養
走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士必其連篇累牘而未
蒙我 皇上綸綍之需也不然則戎馬之倥傯軍儲
請而外庭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傯軍儲
之旁午欲有所懇請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
近又奉駁究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 君之專如此
每有敷奏呼必應額必俞如此度閣下不爲力救則
已閣下果能諱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
之密揭以邀如綸如綍之需者若夫賢士大夫之用

鴻橋集卷一

十四

舍禍福其關係又豈後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意人
才更不宜緩此而急彼而使 聖朝有度死直臣之
事然則弘緒數端之疑俱爲無當而閣下必別有所
見遂進久未發致追悔於時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
之申救何其見義勇往而後此之寂寂又何其與初
懷悖謬而甘蒙不白於天下後世乎昔正德中太宰
楊公爲王給諫昂論劾 武宗震怒欲加以罪楊力
救得從薄譴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幾王公雲
鳳巡按宣鎮貽書於楊曰留王昂一疏大爲人所傳

傳頌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
一等矣然介雖貶英州不數年而復殿中侍御史今
王昂既不獲選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頃刻之
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
憤斥辟正坎珂終身極貧之陸布政反不得超擢今
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
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爲名
言夫外調非有罔罔之苦也怪遣非有銀鑰桎梏之
辱也雲鳳猶以未獲超擢爲恨其書詞嚴峻剴切敵

鴻橋集卷一

十五

以下或不能堪而鳳言之疊疊太宰亦不以爲忤已
緒恒以是嘆先輩之不可及設遇淹繫之久如侍御
者王公之言之剴切又當何如今卽在後惠文之冠
未可驟還而罔罔之苦銀鑰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
視此亦所謂在閣下頃刻之筆端爾記弘緒幽拘之
日親見侍御索飯不給管履不完坐一敝漏四室拳
踞而語春秋率至夜分志倦頃弘緒叨沐浴蕩鳥飛
魚沉且得竊升斗之祿乃侍御繫逾兩載不復知所
謂人間世者何形何狀苟非木石能不而淚長熾念

弘緒報閣下之知莫如此事爲大輒敢不避斧鉞
而竇之左右閣下其幸毋曰予方日夕從事戎馬軍
儲奈何以不急恩乃公則幸甚

徐巨源制菰序

嗟乎以巨源而猶屈首抑志於時菰也操時菰進退
之權者何人哉巨源古文直逼昌黎歌行近體兼太
白長吉之勝經學如幼清楚望天下之人或知之或
不深知之無足怪何者以非功令之所存而識之者
之宜少也若其時菰之高古淵微奇妙超忽有目者
孰不低徊嘆異主司如未嘗以時菰進則已若猶以
時菰進也雖其醉夢且應識之乃令一試再試至於
屢試而猶屈首抑志於其中也昔之讀湘靈鼓瑟詩

驚爲神助讀霓裳曲而賞其迥出者又何人哉巨源
拜 明詔應闢門之典雲雷經綸既有日然尚臺
亮於斯而未已也其又微時故劍之思乎夫以爲羔
雁也而弁髦之則亦何所不弁髦以爲是費而致敬
君相之資也則亦何往而弗敬吾於此見巨源之忠
孝仁義焉時菰也乎哉

送盧江令耿君之雒州序

予自吳興移舒道過盧江入其境野無污萊郊無吠
虎已無爭訟問之則滇南耿君之治也繫舟女塙傍
舒之傭工數十許伏謁泥塗已又令肥英六光固之
傭工者過焉問之則曰耿公來我一年而傭居二年
而安居三年而居且穰穰以富矣俄而君願子於舟
子揖之曰異哉君能使肥舒英六光固之民磨至而
聚族於殘燬也請觀君所以化禦狀翌日君肅刺邀
予從女塙東南而登巍樓雄闊薄雲摩日羊馬塙幾
鴻臚集卷一

十八

與內雉等甕城牡鑰如杵皆君之所手闢而躬營者
陳器縱觀之有地雷有滅虜砲有班鳩銃有竹弩有
紙甲有綿盛地雷實藥千許彷彿諸葛武侯制滅虜
砲採閩鐵之良者按葉公夢熊舊式煉成大候工力
殊絕尋常班鳩銃床管如嚙密銃而推堅及遠倍之
紙甲綿盛竹弩悉君滇南利器他又有木發煩滾機
槍火磚一窩蜂之屬觀已惟呼太息而去抵舒亟告
之安盧道曰耿令誠文武材未月餘忽報君摧守陝
之雒州予又亟告之道曰耿令安可移公不觀昔之

殘燬彈丸乎治父之山腐軀白骨如麻黃墩之水流
血漉漉誰其辛苦撫字而汙萊開吠虎恬諍訟息乎
誰其鼓舞招徠而肥舒英六光固磨至而未已乎誰
其傾橐輟餉晨之夕之而有此樓乎關乎羊馬塙乎
甕城乎器乎械乎夫耿令又安可移道以予言上之
協理鄭公公會疏請增秩以留主爵者卒不許盧之
人爭之不能得肥舒英六光固之人羣爭之俱不能
得於是陳子酌酒而送之曰耿君君竟棄盧江而去
矣內史左馮翊之勝過於治父諸山漆沮之流壯於

鴻臚集卷一

十九

黃墩諸溪五品州大夫之秩尊於縣令君幸毋怵怵
自傷爲雖然子於君乎而有感君治績彰著若是以
例當推置諫垣不諫垣則御史臺不御史臺則郎官
署今乃量移一州守州又遠在萬里崎嶇莽莽瓦礫
間半載而後能達主爵如不知君則衡鑒之謂何主
爵而誠知君也則又汲引遴選之謂何矣至協理之
請增秩誠不得已而代司銓爲殘燬計也主爵如能
計及之當無煩於協理之請如其未能計及之也亦
當聞協理之請而遽然憬然以悟乃卒不許而驅之

去也吁王爵之爲豈獨一盧江令耿君而已哉

劉定海詩序

古名將以博雅稱者莫如杜元凱然其所長在於經籍典故諳諳律令而風雅未聞焉惟宋鄂國孤忠浩氣隨所寄而霽然其之能禦嘗讀五嶽祠盟和陽縣大營驛書壁雄渾激烈雖選固未能或過至湖南僧寺之句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此豈開元大曆以降語哉昭代武功首江右南昌之劉曩兩江公東裝從草堂先生大小數十戰所向披靡當都蠻據九絲山憑恃大盤凌霄諸險逆我顏行公率所部率羣屢

定海亦誦其金戈鐵馬之詞相視驩然一笑久之唏
噓泣下而去今定海且以督漕行矣自遼左禍變之
後事益日非山河帶礪人將以其舊盟望之定海區
區開元大曆諸子無足爲定海道者予雖廢置猶能
搔首抱膝作爲號歌騎吹諸曲以待定海之奏凱而
旋也序以券之

涂石丈詩序

有奏於堂上者燕之筑秦之缶濮之笙篴也奏於堂
下者羗之笛胡之蘆管龜茲之琵琶也可以爲悽惋
乎曰悲矣而未能壯其惟秋之籟山之驟雨陰崖之
虎嘯乎而尤莫如胥江之潮在子佛處人渡錢塘時
維八月長天如洗忽有殷殷輶輶海潮震震而來者
則鷗夷之狂突也方其射海門激倉嶺怒氣乍高晴
濤互割若憤恨鬱積之久而決之於一朝若搏陽侯
闖馮夷急與之角而喧阗四起雖其勢止吼歇猶足
鴻橋集卷一

令人意愴而心悸嗚呼非予獨其孰能爲此聲乎已
迺端坐散帙取離騷天問大招遠遊諸篇與夫草堂
集之歌行吟嘆讀之喟然曰是其錢唐之遺響乎其
他燕筑秦缶曾何足云涂石丈少負敏秀長而漁獵
丘索墳典九流百氏不幸不得過於有司又爲里閭
忌者所中欲僅旅處膠庠優游歲月而亦不可得於
是衣短後携蒯緃去爲汗漫之遊時以其佗僚無聊
一托於詩靈均之太息掩涕于美之嗚咽幣幣兼有
之然終不失其嘈呖本色洵可謂悲壯絕倫者矣嗚

呼世之宵人忌才士無以異於忌忠臣孝子大才
而不免於鴟夷浮江也不丈其又何憾於謠詠之口
哉

西林寺大悲閣記

曩子過廬山之麓與友人步虎溪飲卓錫泉每至低
徊竟日獨未識所謂求公西林寺者崇禎乙亥譚友
夏再詣江州約茂先與子爲九奇峯遊予以病未果
已友夏馳書於子爲言有異僧眞公修復西林千佛
塔壯偉爲東南第一塔藏佛舍利七顆放大光明照
攝遠邇子悵然久之益致愧於夙願之未償焉辛巳
屏居田間時襄雒繼陷皖桐告急錦州又被圍屢月
予以詔獄僅存之身驅馳北虜南寇倦而得息謀所
爲
鴻鶴集卷一
置此七尺方檿聚糧廬山下垠堵之居忽一日遇鄧
左之有緇衣而頤目光若炬者詢之則眞公高第石
巖師也子亟問西林若何則向所傾圯之神運閣已
撰疏募造矣向所頽敗之佛殿已鳩工垂成矣向所
未備之待賢樓十方堂又次第興役而竣事矣而石
巖尤齎齎以大悲閣之雄特爲言屬子爲記夫以茲
寺之勝子注慕二十餘年不獲躬履其境又何緣而
記此閣哉徒以石巖之齎齎也而子因得以意涉而
神遊之石巖曰茲閣之建也始於竟陵王太史坤華

則奇以人閣之有大悲金像也司馬公奉而來魏幾
絢爛震旦希有則奇以像閣中貯六百七十八函焉
貝葉充盈錦帶陸離則奇以經藏俯而憑之層巒峻
嶺宛列几席若圖畫然則奇以山水其他石巖之所
未及者予亦不能盡知也今石巖歸矣其為我稽首
大悲菩薩而致禱焉昔菩薩以三十二應入諸國土
至於天龍藥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呼羅伽人
非人等皆不惜現身說法令其成就彼襄維皖桐間
陷人之肝存人之肉者其暴惡勇健不過藥叉摩呼

鴻楠集卷一

二十六

羅伽之屬止耳以菩薩慈悲之力奚不可潛移默奪
何迺投撥至今而益甚豈殺運盛衰自有期節與抑
所謂衆生業果竟不可逃避與不然則是吏治武功
之弊壞為之雖佛菩薩亦卒無如之何也語畢遂嘆
息而為記

徐巨源文集序

豫章古文自吾社而始盛吾社能為古文者在會城
得五六人未有不心服於徐巨源者即海內羣奉吾
豫章亦未嘗不以巨源為首稱焉蓋巨源山居竹林
憎畜犬諸賦競相傳播咸目為文通明遠復出是時
海內未覩巨源之全不知其他文非僅江鮑儔也比
歲巨源文益富而奇大畧驅策百代併包萬有而曾
無纖塵之累其空靈變化海內益無以擬議而吾一
言以斷之曰巨源今之韓退之也蓋自嘉隆以來帖

鴻楠集卷一

二十七

括剽竊之陋習忽流入於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
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真古文者吾
社愛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頽瀾毋亦謂秦漢
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
力於字句之間也且夫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
先庠池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繇以適於秦漢之路
矣然吾社為之二十年高者永叔次或子固介甫庶
幾退之之傑出於其間今得巨源而吾社始有雄伯
之長國朝之文始有衣冠正朔矣或曰以巨源之才

極其揮斥無不可至今其集有高古如相考者有種
籍簡陋如左丘明者渾厚如大小戴記者僅以退之
曰巨源巨源不屑也夫平淮西碑不似尚書乎高閑
上人序不似蒙莊乎與孟簡書不似董賈乎奈何其
輕視吾退之也然吾反復巨源之集真有駕於退之
之上者則不在於其文而在於其學退之自述其生
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
得其門戶而咨嗟感慨以爲媿於大人君子乃吾質
之巨源遠而元會運世繁而聲音點畫識緯醫卜壬
子

雒城童試選序

某子刺晉州適歲試之役甫畢房遽薄城下子躍馬
提戈寢食於城上者四十餘日每調發巡視之暇輒
剪燭拭几取所試卷甲乙之往往至於雞鳴漏絕頃
代庖長興邑近太湖盜賊多有訟獄繁滋又漕艘雲
集司農督催之檄櫛比子復試士於困廩斗斛之間
長興童子就試者數倍晉陽其文章奇古英偉亦似
較晉陽爲盛子雖執掌簿書視時昔委頓戎馬勞佚
又自相懸於是甲乙既定擇優拔者若而人授之梨

棗諸博士弟子旅進而徵子言以示勗憶先司馬年
二十應童子試孫百川先生督學吾江右負知人鑒
與其選者爭誇詡以爲榮吾邑首先司馬次司寇羅
公謁廟之日諸在高等童子互相指次獨先公與羅
默然不語趨坐東廡質辭西銘大義見者靡不灑然
異之夫一日之知遇雖其號稱春秋兩闕者要無足
爲輕重况於童子之試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予不敢妄希百川諸士亦務以先進自期而已崇禎
庚辰孟夏書

孫秋我詩序

予每暇閱諸君詩多靜悟自得之語念此
地渠耀日鉦鼓沸天諸君寂若桃花流水間乃克
有此心其異之間所謂墨禪堂薌茅閣山花岩玉龍
峽延華洞者安在或曰龍眠死眉山佳詠空存茲蹟
之荒涼顏廢蓋三百載矣一日有持詩刻數帙見投
者適涼風蕭森秋聲在樹樊門披閱之慨然曰不風
龍眠奇勝乃見於此仍取一帙讀已俄而次第卒讀
其鋒穎淋漓氣勢飄瞥者擬之以墨禪堂其屬意芬
芳落紙高潔者擬之以薌茅閣其搖曳婉轉紛縝秀
倩者擬之以山花岩其擘青天掣雲霧天矯而翹忽
者擬之以玉龍峽其黝黝冥冥探索其窮叩擊冷然
者擬之以延華洞讀至更深如遍歷諸奇勝曰是殆
靜悟自得之逾深者與又一日景陵譚子過子累視
所披閱曰君此地亦何以寂若桃花流水也予笑曰
子亦知何承矩喬白岩之事乎承矩守瓦橋關日會
賓僚泛船陂澤置酒賞蓼花作蓼花遊數篇令屬和
白岩當逆藩變聞挾儒生醫士徜徉清涼牛首間關

棋累日子以兩公皆馳逐於不急之務者與譚子去
孫子秋我地來謁按其姓名則前所投詩之客也予
語之故秋我因求予序其詩讀此亦秋我之蓼花遊
也子僅以龍眠諸奇勝當之子過矣子過矣

周邦榮傳

周邦榮晉州南小塢村人以俠聞閭里昇而豐願短
項目光閃閃如電論事怫然精厲能使聽者氣湧神
王然不能偃仰貴人數以此賈禍予初蒞晉錄囚有
髡者癯甚柴骨欲出問之不食六日矣就吏索簿責
辭吏曰無之無之則安所得囚曰忤某官介弟子大
怒立釋之是日釋者八九人亦不憶髡爲誰何也戊
寅十一月虜突牛欄山薄畿南直逼晉城晉某官方
以京堂汰歸予集鄉大夫士庶議城守耳語某宦曰
鴻橋集卷一

三十一

君仇怨曷相聞宦曰某硜硜而翼翼者烏有仇怨予
固知其語之飾也念虜所破州邑類皆中國奸宄爲
導導必守令與鄉大夫之仇怨守不百日未若鄉大
夫之仇之夥也乃遍號鄉大夫曰各亟以仇怨聞不
者害於而家且害於而邑諸鄉大夫悟某宦亦悟各
疏姓名至得二十餘人令召二十餘人閉之大佛寺
衛以僧徒日給官米勿使與外事諸奸宄盡懾於是
城守乃堅七日而虜力加遂退晉之民曰公在我公
不親無極藁城南宮新河寧晉栢鄉元氏獲鹿陳趙

之淪胥以盡乎公誠生我俄而督察開部至督察者
首輔綿竹劉公以詞臣督諸鎮而出勢輝赫甚晉民
苦兵甚虜苦督察兵甚諸鎮兵子不揣請宿虎狼郭
外督察弗憚左右復譖而甚之遂誣奏軍儲不繼
天子以首輔故發駕帖遣緹騎真定守成六范公希
嘘曰嗟乎冤哉是七日而抗強虜者府帖聞晉之民
泣於路吟於市嘆喑於庭譙而哽咽於室如沸如潮
如軍奔如輪訇如雷殷如風震野予亟拜手而勞之
曰君輩慎無譁以重丞相嗔乃夜半潛離晉城詣府
鴻橋集卷一

三十二

繫銀鍔桎梏又病且孤緹騎爲之雨淚抵長安天
子下其事屬刑曹時繫縶紳百餘子曰是累累者多
於牆上之棘堂下之楚予安望生忽一日喧傳有晉
州周邦榮率義民千百餘長號棋盤街扣朝臣馬訟
冤俄又曰已刻揭遍遞矣俄又曰已賫疏赴通政司
矣俄又曰疏駁矣翌日復曰疏駁而又號且上矣予
亟索閱之則邦榮與其儕偶趙慎修吳濬呂孝等爲
予訟冤之奏也疏畧曰竊州逮問知州陳弘緒清貞
律已忠誠愛民出京之日卽嚴禁遠迎夫馬一力

單騎就道抵任痛革火耗絕餽遺秋毫不擾民間視
事百日修城郭繕器械儲糗糧凡戰守之具殫然畢
備遭逆虜入境本官督率鄉紳士庶分八而協守忠
義激烈民皆效死虜擁衆攻圍本官晝夜躬冒矢石
打死逆賊無數日不交睫者七日賊甫退本官嘔血
如注力疾料理軍需皆於三空四盡之後咄嗟而辦
版任未幾而一切艱難無不躬歷人世萬苦未有過
於本官者至督察劉閭部縣臺城而來本官備有糧
料候領而各兵無一遺領狀者此非失誤軍需明矣

鴻橋集卷一

三四

今一旦遣縱騎速問億兆倉徨如失怙恃村巷之間
相聚呼號咸謂本官一去則保全之殘黎不願生存
爲此制何千里合詞叩 聞哀懇 聖明憐念本官
愛民心切守城功高誠晉邑三百年所未有乞 勅
刑部虛公勘明無使循卓之吏致有殺益之冤世道
幸甚民生幸甚閔已乃泫然流涕曰予安望生子得
邦榮之奏死且不朽時金谿相方與綿竹善怒邦榮
崇擬巨測予益泫然曰設以此累邦榮予又安望生
爲已而奏上 天子卒念城守微勞降 特旨釋皋

臣病且孤如是卒獲先此纍纍者脫銀鍔而謝枵
枵則邦榮之力也於是晉州義民周邦榮之名震於
長安予出而索所爲邦榮拜而勞之曰君誠生我邦
榮曰非公我亦不生予以爲猶晉民藁者之言也邇
不敢邦榮曰公記昔之髯而囚者乎因言某宦介弟
奪髯女爲侍髯薄其人拒之介弟殺髯不遺餘力髯
之子四人丑殺其一寅又殺其一髯不遇公亦囹圄
之枯骨矣已又泣曰公釋髯介弟又欲誣髯以奸宄
假手撫鎮賴公閉之大佛寺而始全予乃憬然而悟

鴻橋集卷一

三五

夫邦榮之奏固所以爲報也予旣謫湖幕別邦榮於
滹沱河榮請從而南予視其目露項短疑不永壽方
溽暑道恒苦驟雨飄風益不欲其馳驅與爲後期謝
之榮固請予不得已攜之行行至郊城磨山卒中暑
以死予痛哭而殮之塋於磨山之麓嗚呼榮誠生子
予竟不能生榮也予負榮矣榮有子二人長曰爲明
次曰達

鄭所南心史序

宋以忠厚禮義治天下迨其亡也慷慨而葬魚腹者至十餘萬人嗚呼盛哉自有生民以來夷狄猾夏其如祥興之變爲其故其忠憤之發也爲尤烈予意當時遺民故老望島嶼而唏噓吊溟海而太息寄寓於歌詠紀載若謝阜初冬青樹引西臺痛哭記之類者尚多有之腥羶汙漫日月昏霾書與人之不傳久矣頃得鄧光薦督府忠義傳宋子虛吟嘯集卓然足補正史之缺遂欲因而廣之於荒巖遐澁神林鬼冢間

鴻橋集卷一

三六

庶幾猶有斷簡殘帙存焉辛巳春過楊伯祥太史展案頭新刻題曰心史歟然曰是宋鄭所南先生思肖之書也何以獲此奇異伯祥曰是山之於姑蘇永天寺某井中子亟假而手錄之詩凡二百五十雜文四十五篇類皆悲懷君父扶植綱常切齒於仇讐左袒之作鏘然如刀劒夜鳴愀然如輶笳互作嗚嗚然如隴水之悲激而寒蛩之哀號也視臬羽諸詩文孤峭相似而感情壯烈殆欲過之嗟乎世能言之士類急於後世之傳或鐫之金石或托之黎棗惟恐其逾時

而朽壞今鍾鐸彝鼎區盤古甌與夫碑版碣石黍稷銷滅者何限雖其剗削而懸之國門苟非六經三史亦未幾遂等雲煙之散所南先生此數卷特非底骨蘇之餘爾何以四百年而完好如是然則固有不恃金石而堅者而況於黎棗與先生之言曰此書雖紙也當如虛空焉天地鬼神不能違雲霧不能翳風不能動水不能濕火不能然金不能割土不能塞木不能蔽嗟乎此豈區區語言文字之力也哉

鴻橋集卷一

三七

陳寧登時文序

吾郡舉南宮第一人者陳公文苑傳中隆之先
上時其人矣越數十年先生之孫侍御公復以名進
士起家兩世制菰此已傳誦海內今年春子里居杜
門頗欲漁獵當代稍有論著裝時咕哩故業棄置等
於涕唾忽一日侍御公令嗣寧登手所著制菰見訪
進而賦之浩蕩千言光燄萬丈若純鈞湛盧衡星斗
而貫鐵石又若秦約魯錦五色陸離絢爛莫可名狀
讀未竟乃喟然曰嘻艾溪之以文章著茲且三世矣
鴻橋集卷一

三

繼隆之先生而特起者其又將在寧登乎世之論制
菰者類指第一人永鉢和期譬之禪宗之有單傳風
人之有正派然及其弊也往往以寂寥爲渾雅以率
易爲恬夷以勁鬱爲法脈功效未成而才人之本色
頓盡此今日矜詡先正之通病也竊謂文以氣爲主
氣強則伯逾強則王未有盛世之王而反弱於雄伯
者文武成康之號共主也西族之焚肅慎氏之桎矢
不努布明堂列臯門而後足以震一時而誇後世不
然而徒奄奄於河陽狄泉而已較之南伐楚北伐山

戎西會葵丘與夫彤弓秬鬯輝赫於河汾涑澮間者
其氣象豈可同日而語哉夫寧登之浩蕩千言光燄
萬丈斯固制菰之文武成康也無寧登之才而妄擬
隆之先生之衣鉢將不免爲祖文所笑特其文以正
告之焉其亦隆之先生之志也與其父侍御公之所
許也與

鴻橋集卷一

三

等邊要畧序

自卜筮肇於義文稽疑垂於大禹其後龜人董氏祇
設蓍章之屬或測之於無形或徵之於有象兢兢然
求之備矣劉歆七畧不遺術數班固藝文志亦致詳
於天文五行雜占諸家踵其事者說益日煩書益日
夥於是乃有九星八門三奇六儀五元七十二局三
傳四課之術以推刑德善惡興衰長短以決寒暑殺
生水旱饑飽以別然否向背動靜云爲建國成務利
用靡不繇之而於兵事尤重司馬遷曰猛將推鋒執

鴻臚集卷一

四十

節獲勝於彼而耆龜時日亦有力於此諒哉言之不
誣誠所謂聖人重事者乎予少涉獵九流頗耽思於
前所稱道諸術當 熹廟甲子適男女交親之運入
下元六紀其爻值咸之九五孔子釋之曰咸其脢志
末也末於卦爲上五所比者輔頰有靈而事功汜無
能濟歲屆辛巳孤陽無人災在臣下予非能深知推
筭者然亦不幸而偶弋中矣往獲友新安戴君指次
楓夫聚地若數黑白已叨守鼓子國日與諸生絕君
永禎橫舉登陴講究陰陽順逆之法其爲吉門其爲

死地紀君言之鑿鑿無毫髮黍米之或謬也予邑胡
君觀我蚤授秘書於其先人加以心專目靈能使扶
不傳之與於載籍之外一切星禽祿命風角鳥占望
氣相宅靡不精晰微妙而於太乙六壬奇門尤寢食
與俱每有占決超驗絕倫咸以異人目之今觀我老
矣世未有薦而用之者觀我亦不苟合以求用於世
由其所著術數書六十四部曰等邊要畧問序於予
予更惜其老而書之傳未廣也因樂爲之言夫通天
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讀觀我之書者其
益務勉於忠孝之爲而無徒恃趨避以爲事則雖焚
書而僇焉可矣

鴻臚集卷一

四十一

兩孤山記

大孤如踞小孤如立大孤如嵩小孤如華大孤如亂
流之馬小孤如摩空之鵠大孤如象觚虎尊小孤如
篆帶爵大孤如履小孤如髻大孤如樂毅論書法小
孤如禊帖大孤如少陵夔州詩小孤如青蓮蜀道難
夢遊天姥大孤如序愚溪詩小孤如鉅錡潭袁家渴
諸記噫嘻此吾江右湖山之飛燕合德也李文饒右
大孤以爲煙景相鮮若存世表而致恨於康樂常居
此地詞賦無聞陸務觀右小孤則又以爲江中獨山

鴻橋集卷一

四十二

如金焦落星之類皆名天下至峭拔秀麗卒不可與
小孤比予謂兩山不宜妄生軒輊譬之后與昭儀二
人並稱色如紅玉或以肌豐逞態或以體輕見致耳
考兩山昔因孤特擅名世訛爲大姑小姑遂有彭郎
磯女兒浦增益附會然吾邑徐季良先生博極羣書
又以大姑小姑爲是引道藏小姑嫁彭郎大姑輒狂
風鼓浪送之相証且云六月十三日小姑嫁時也予
謂山當從孤廟額當從神女如斯則秀湖山自非蛾
眉煙鬟雲衣霧裳恐不能享有峭蒨於千載耳兩山

予皆屢過而未攀陟觀絕壁崢嶸灌木紛駭禽鳥喧
翔喟然想見神禹刻石紀功我太祖橫戈討僭竊
風揚沙尚恍惚如目前不知今日之爲何代也

鴻橋集卷一

四十三

祭永新令管元心文

維昔己卯我罹微經西曹調同書不得食君亦蒙寬
刑於閹棘視我顛頓涕下霑臆曰汝捍虜功高畿北
無激無怖樹汝臣極 天王聖明汝不久抑果如君
言負塗得拭我脫南冠君尚維繫禱於咎繇願爲君
直執政塞耳匪隸不力荷戈荒裔遠悼邇惻昨夏之
仲我叨量移橫艇石湖約從君嬉羌管羯鼓絃鼙奉
離呼盧投壺酌酒詠詩庶以歡娛寫此憤悲更縶牽
之去不踰時滄滄河下慘慘涼颼我觸老禿襍被而
鴻橋集卷一 四十四

西君曰來茲手可同携螟蟻蔽天臣朔方饑欲行又
止送負前期有來自吳哽咽遲疑驚問何耗元心已
而嗚呼昊天賢者如斯庚嶺之傍螺江之陌邑有謬
歌野有碑石文耀日星句湧潮汐愛弟身榮嚴親名
赫他則何憾壯齡堪惜吾宗大士奄忽窀穸爾鄉天
如亦鄰狐貉古諱龍蛇洵稱災厄君復繼之茲歲何
劇秋鵬撼地落葉滿野孤鴈飛鳴寒鴉不下採彼蘋
藻酌彼樽斚臨風以招有淚如瀉

宋禪師竹菴君塔銘記

予以辛巳九月寓平湖之德藏寺平湖建自宣德中
寺則唐會昌二年之所創也未有此邑六百載之前
德藏雙塔爲茲上之靈光久矣予旅次閒靜搜訪前
人遺蹟杳無所遇一日步至大悲堂有閣嶙峋俯瞰
其後陸莊簡公貯五千四十八卷之大藏在焉已又
步至閣之西隅邑侯吳元芳方募建毘盧閣於其上
予徙倚低徊久之忽寺僧存修曰曷往觀竹菴君之
舍利塔乎問君何人存修曰君名可觀字宜翁蓋南
宋教海之龍象也俄隨存修往視瓦礫荒涼殊令人
有淨域黍離之感塔傍偃立一碑存修曰是禪師自
製塔銘曾有亭覆之今亭已圯碑亦漫滅不可讀矣
予益爲延佇唏噓是夕夢有頽而髡者持綠疏索建
碑亭疏末題有宣公後裔數字予心知爲莊簡手筆
醒而駭汗浹背噫嘻竹菴君之靈驗彰著乃如此哉
或曰當平湖建城時舍利塔幾爲版築所夷前令謝
公良弼夢一紫衣老僧自稱竹菴和尚以塔相累且
曰因爲尋訪繕治遂立幢以表之今復通夢於逆旅

之人求覆其片石疑君亦汲汲於有盡之身者或曰
君生平著述其富若撈嚴補註山家義苑其目已載
郡乘此外又有撈嚴說題蘭盆補註金剛通論事說
川覺手鑑竹菴草錄菊坡集多至連屋盈車疑君又
汲汲於身後之名者予竊以爲不然夫優填波斯匪
之所造摩訶迦葉之所結撰如來每出光怪徵應以
相護持彼亦豈有所汲汲焉者矣期於利益衆生而
已碑亭之建予旣聞之吳侯獨其著述之富煙飄雲
散殆與荒涼漫滅者等倘遺文可訪尚恃君以夢寐
鴻補集卷一

四六

通之不予棄也嗟乎孔孟之道期於利益衆生而止
君乃適與之膺合所謂墨名而儒行者是則可傳也
矣

鴻補集卷二目錄

中鑒錄序

魏文貞公祠記

劉元甫詩序

別社序

曉香齋記

贅言引

集字詩跋

劉石公制菴序

鴻補集卷二目錄

一

鎮國中尉達衢公墓誌銘

貞孝張太君私謚議

南昌黃郡侯六袞壽序

喻京孟詩序

內閣嘉善錢公奏議序

跋劉德輿父家藏嚴印持先生手蹟

謝皖撫鄭潛菴先生特疏啓

上安廬道啓

賀新建卜侯榮耀戶曹序

羅文恭從祀看語

胡君六袞序

吳城山舟中記

汎鄱湖記

代作觀風錄序

鴻楠集卷二目錄

二

鴻楠集卷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甫著

中鑒錄序



女子無才宜官不識字此千古治安之源也或曰旣不欲令之識字矣又安用此錄爲哉曰龍溪先生之爲此也非以備中官之鑒也以備人主之鑒而已仲尼稱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夫其衽席安之飲食起食狎之願氣指使之此亦何難迨至爲妖爲孽爲鬼爲蜮爲鼠爲狐藏匿於無端變化於莫測乃始悔其爲中官之鑒也

鴻楠集卷二

一

防閑之疎而處置之謬也嗟何及矣周禮閹寺內豎統於冢宰推之二代可知是故桀之放也以末喜紂之殺也嬖妲已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而宦官無聞焉漢唐而降厲階禍始未有不戢於刑餘擅權而昏昧在左右者嗚呼奸如顯逆如甫節亂如士良後之人君指其姓名何嘗不爲之腐心切齒獨其所謂準者如俱文珍如吐突承璀如王繼恩類皆簡忽之以爲功過之足以相贖也孰知珍也璀也繼恩也乃政甫節士良之逆亂之漸乎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繫

金柅而申戒之曰羸豕孚蹢躅當其履之之時踐
可消及其堅也至於鑿之冲冲而未已然則其能
如終繫於金柅者幾何人哉茲錄也山林川澤之不
若魑魅罔兩之形狀借焉鑄鼎者殆深於世道之慮
乎其幸置之於明堂而毋淪之於泗水也

魏文貞公祠記

戊寅仲秋之六日子蒞晉州方修祀典於壇廟出郭
門見有牲醪羣禱者祇謁則魏司空文貞之祠云史
稱文貞魏州曲城人按魏爲今之大名郡在唐領縣
十四無所謂曲城者風沙澹之晉實領廉州考之地
里殊不合意貞觀初魏廉俱屬河北道而採訪使用
治魏州廉蓋其所統轄故以魏州概之曲城卽今曲
陽舊有上下二邑晉治乃下曲陽之地距西南五里
文貞墓碑存焉則爲下曲陽人無疑晉祠文貞於茲

土也宜哉予讀史至貞觀君臣之際喟然致嘆於其
盛也三代而下人主虛懷敬信而倚爲社稷臣者莫
如汲黯黯犯顏數諫知無不言漢武至爲不冠不見
禮遇不可謂不隆矣然卒以慙直見疎棄斥淮陽至
於七年之久而竟未嘗再召黯亦不免有用如積
薪之嘆其視明良喜起之君臣何如哉乃文貞之於
太宗也章疏凡二百餘上累數十萬言俱極剴切太
宗率皆優容且不徒博聽納之空名而已又率見之
設施形之告戒以爲子孫萬世法迄今誦貞觀之治

米斗三錢歲斷死刑二十九幾幾媲美成康吁抑何
盛與夫其君臣相與如此宜非小人之所能間迨於
身既沒矣危辭侃論寢遠寢忘宜又小人之所可相
安無言者而究不免阿黨之讒毀也嚮使人主少遜
太宗則文貞卽求如淮陽之斥豈可得哉予是以知
小人之可畏也雖遇剛明之辟猶將庶幾其讒之一
售而其致恨君子之深縱其魂魄已歸冥漠猶不能
已於妄非貝錦也可不鑒與可不惕與或曰公之大
節偉矣如隱太子之累何子謂六月四日之事高祖

鴻橋集卷二

四

在焉隱也太宗也尚未定君臣之分特亦兄弟之爭
而已兄弟之爭斷之於其父母而外人無與苟其父
母許之無弗許也夫高祖以天下禪太宗而後世乃
致訾於文貞之爲臣也聽斯獄者毋乃失之苛且間
與或又何疑崇禎戊寅九月廿日記

題正字宗侯出世疏

稽端公法名曰惟端鍾陵王四世之宗子所謂正字
宗侯者也一旦棄其廣廈曲旃錦衣鞶帶之榮逃而
之桑門問者莫不瞿然而駭雖予猶且駭之頃讀公
之自疏者曰閱歷世途年當遲暮怪此時勢殊異古
初輒欲謝開辭羣尋跡仙釋於是知公益有托而逃
焉者也嗚呼以尼父之聖而不免於居夷浮海之思
況其次焉者乎抑詩有之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公之
出也匪敢云壞然已有長往之嗟矣匪敢云畏然已

鴻橋集卷二

五

有哲人知幾之恐矣予不敏不能挽公之轍而窮願
有請於公也記戊寅虜入景渝恒定之間梵宇琳宮
率爲孤山牛鹿所據而予馳驅江北每過精舍輒見
兜鍪充斥佛前騾馬之穢幾與丘阜等公他日飄蓬
所至設觀此而益增其憤惋也其又將焉逃之若曰
既已離家室去父子矣魯何有於一宿之遊處毋亦
置之而已是豈公之所以爲心與予又聞公之旅有
高僧別號天隨者今不知踪跡何寄公如相遇於道
途也其試以予言詢之

劉元甫詩序

別柯與高漸離痛飲燕市擊筑和歌世徒以酒人目之太史遷獨能深知其意曰柯特游於酒人耳深沉好書則乃柯之所以爲人也嗟乎深沉好書也而願游於酒人哉然而古之深於書者其觀感情激酣暢淋漓往往與酒相通蘇子美讀書至張良傳良與客徂擊秦始皇不中滿引一太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復舉一太白子美之於酒也深矣然子美之於書也抑又深矣若乃騷

鴻臚集卷二

六

人吟客其於尊疊杯楮相須而不能相離也尤甚風蕭水寒壯士不還至今誦之猶足令人興目髮指彷彿白衣冠在目噫嘻易水之歌抑亦易水痛飲之餘也不能酒則又烏能詩子友劉元甫屢試棘闈困不得意時以悵鬱無慘托之觴咏類鎔金石而動鬼神因自名曰酒游草而爲予爲之序予惟元甫之游廣矣北渡河東之溟渤南陟鼓山幔亭寒暑風雨晦明何往而不足爲其篇什之助而乃戀戀於酒乎其無乃聲中微羽而姑寓意易水與是未可知也予億矣

無所川於世有林一頃有釀數甌他日徬徨於西
南浦間醉而擊筑與元甫歌聲互答者其必陳子
夫其必陳子也夫

鴻臚集卷二

七

別社序

冬秋筠州友人劉遠孝李雲士過予於見山樓持所
鈔社稿索評閱曰瓊曰道曰異曰誠曰小白曰動曰
遇曰昌曰雲曰馥曰玉曰彰曰德曰君求曰符曰子
木凡十六人予皆不知其姓名誰何然曾讀雲士試
執奇姿逸態如張旭草書變動不可端倪如公孫大
娘舞劍器觀者色爲沮喪此所謂雲手筆絕與相類
疑蓋李君云遠孝之高古靈異亦見之他刻所鈔
十六人竟無曰遠曰孝者或遠孝已更易他字而予
鴻補集卷二

八

未及知不然或又詭爲標識以誑予也然遠孝之奇
不減雲士十五人之奇復不減遠孝世有目者類能
知之何待於予然則茲社也而署之曰別社洵可謂
悵於其名者矣嗟乎候喜劉師服退之所謂能詩之
流也遇一寢貌楚語長頸高結之道士指爐中石鼎
吟賦至於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
復止竟亦不能奇至險怪如劉幾天地軋萬物萬之
句復見黜落於永叔自以爲奇有識者竟亦不謂之
奇也審如是則別之一字豈易言哉遠孝其幸甚告

於子其爲正名其爲詭稱其題幾人而予折服者誰
氏其人幾文而予賞嘆者何篇無使予覺而驚顧致
疑於軒轅彌明之無從覓也則予幸矣

九

予以已卯請吳興十月抵郡幕間所謂官署者荒陬殆同廢刹假寓城隅旬日搜囊得所携齎產金盃傾爲修葺費構小齋於廳事之東齋前雜植蔬日本野卉十餘株翼以長廊二廊各九楹扁其齋曰曉香取柳惲嘗溪詩翠簾曉香也予惟昔之遷謫者衝冒霧露援陟崖壁困頓於鳥道猿峽蛇山繹水與夫黃蘆苦竹之間至居無室出無輿往往而是吳興江山風物號爲東南第一飲食服飾之奉園林圖史書畫

之玩隨其所求無不如意而予之來也又當歲豐時和閭閻無事益得偃仰自適君恩之浩蕩何如哉然則雖其若前此之荒陬猶將安之況於斯齋之告成而可樂也願予於是而竊自惕焉世之巧宦能吏傳舍其官汲汲於月計日計者多矣然尤莫如遷謫爲甚是故士或監節於顯庸而不能不靡於放逐或勵志於貴要而不能不隳於卑小遂使朝廷凶事之益施之賢者而有不效吁可慨也昔先臣曾公泉以御史謫汜水尉留心民事殫竭衷誠諸所設施如墾

荒田勸借貸拯顛連簡訟獄預消曉汜水至比之單父中年迨弘治中鄒汝愚先生謫石城南數月大者網舉小者條數著而遂無釋士無情農總督都御史秦紘亟稱之未幾兩公竟以遷謫終然至今傳國朝名臣者卒未嘗遺會尉鄒吏目也視世之巧宦能吏其又孰得孰失哉予雖不敢比迹兩公乃生平低徊嚮往自有在斯構也夫將爲勸政課業之地抑豈徒吟哦酣醉之所與落成書其語於壁庶幾後之君子交惕於無窮云是爲記

贊言引

予讀溫陵魯慥類說頗疑去取未當及獲陶九成說
郭聞之輒嘆其書亦與溫陵同病何者兩君徒欲以
奇聞異見矜詡後代而曾不知折衷於聖人至經史
中俗解之紕謬師傅之訛舛偶爲說家抉擿者則又
苦於採摭寥寥竊以是爲兩君致慨往年纂有說部
鈔三十帙思補前賢未盡目力短淺不免疎漏之虞
適蔡价臣從閩中來過予見山樓因詢其行笈所挾
出一帙校之則价臣手著之贅言也予閱之竟如探

鴻補集卷二

十二

中郎之帳如發安釐之藏無一不超絕常均凡想之
外而其置力於經史尤深其最愜者若正論語三分
有二之註釋易大過上九爻詞與夫決燭影斧聲之
非誣辨子胥鞭平王書法洵可謂列詩書而不愧侯
聖人而不惑者溫陵九成之輯錄未易有如是精確
也小恙之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夫說家之於
經史亦僅小之而桃蟲已耳然或不慎而陷於詖淫
邪遁之病往往遂至生心害政而不可止苟有人焉
迪之以忠孝鼓之以仁義則虞初齊諧之瑣屑而聖

學王政存焉天道人事寓焉安在其傳之而不足當
扶搖之兩翼耶讀价臣著作其幸毋以巨細而爲
分別觀焉价臣工丹青善大小篆詩歌彷彿大曆諸
子復留心岐伯俞附郭景純楊筠松之術此卷特所
謂腹毳背毛而已豈足以盡价臣之奇崇禎壬午夏
五陳弘緒書

鴻補集卷二

十三

集字詩跋

古未有集字詩東坡喜淵明歸去來辭遂創此體吳秋圃先生蒞吾江右休沐之餘復效東坡而集之變律爲古得詩八章秀逸渾成直似借書於手不覺其有裝積之勞也先生芥視榮利環堵蕭然其與淵明不謀而合者豈在區區詠歌間哉雖然淵明不肯折腰督郵遽生拂衣之想繇今觀之亦自魏晉放達之習尚耳先生固有超絕於此者他日東坡記韓忠獻事以爲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欲如樂天乞身強健夫誰許之然則先生之羨慕於淵明亦聊以托之詠歌而已世又誰其許我者先生其幸無爲雲鳥松菊而適駕焉以孤斯世之旅求也

鴻桐集卷二

十四

劉石公制藝序

劉石公讀書南城之隅都督劉公綰之故第也傍有名園縱廣可數百武者木杗或幢壁或虬偃或蓋張劒拔不可悉數石尤怪而富偃臥駢植若孫知微所畫雪浪齋物牛奇章東野甲乙之品者往往而是因石遂盤礴而成一山山巔有亭翼然憑瞰林杪乍陟之驚愕以爲峯巒湧出不知皆拳塊輩載之積累也石公負才卓犖素無裘馬聲色之好專志殫力於國史人已嘆其不凡乃又獲茲園而徜徉寢食之仰

鴻桐集卷二

十五

而登山俯而磨娑衆石倦則徙倚於卉木而啣嚼且所流連宵所研味滃然淳然於手口之間其文之偶儻而奇快也宜哉曩予過西佩湖上之居石公之易方歌宴爾時相國與其奇後先並至予進而揖之衣緋繡蟒修髯電眸而鶴立者相國也峩冠縫掖規周矩折輝映左右者相國之長君其奇也當是時石公方英英年少旅侍父祖之側議論森發頤盼燁如曾幾何時而相國之墓木拱矣語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踵事接武以光張前人休烈將於石公是賴其又

何能久滯此園亭之樂與予獲祇承相國警咳又獲
從其奇遊今石公磊落能文如此未有請予猶將衣
揚之況其乞言之誠若是其懇懇而無已也是不可
不爲之序

鎮國中尉達衡公墓誌銘

萬曆辛丑冬十月 天子建元良推恩諸王國凡宗
室砥行植節悅禮敦詩者撫按據實以聞江西弋陽
王府鎮國中尉達衡公孝謹著稱於時南昌郡庠生
上其蹟於撫按檄下藩臬守令覆覈如所言方會疏
舉公應 明詔疏未上而公以癸卯十一月卒於藩
邸越二十七載己巳八月其子統錫塋公於新建洪
崖鄉花冲之原來請予銘按狀公諱謀堃字道遠達
衡其別號也系出弋陽僖順王僖順之後鎮國將軍
鴻臚集卷二 十七

宸澳生輔國拱樽樽生碧泉君多暇碧泉君五子公
居其四生而數齡視端步徐屹然有巨人志稍長辨
方名學書計英英自異壯而耽簡編若聲色屏聲色
若仇讐丹鉛不離於手咿唔不絕於室江西多賢宗
且多才其與公後先馳騁者尤盛經史則鬱儀時卿
詩賦則宗良用晦貞吉孔陽禹卿典故則茂材禪悟
則修叔天隨繪事則崇謙滑稽則履直刻章則澤弘
書法則中美弘之隱之其以孝謹稱者十餘人公爲
最六歲讀內則雞鳴鹽澣問寢如禮忽一日碧泉君

張方酣公脫屣盤辟踈立戶外恐以履聲驚公也七
歲孤僻踊袒括骨見衣表血漬經端十歲服除事中
淑人如碧泉君而加篤申淑人苦幽憂之病公操藥
鋪拭筯簞若羣婢然婢嘆以爲卽羣婢弗堪也三十
一歲申淑人又不幸不祿公僻踊袒括衣毀若孺子
恭懿王者事其嫡母歐陽妃敬養備至盧郡守具常
服稱之乃聞公素履談然自遜不及曰吾愧猶子卽
可以知公之生平矣先司馬以嫡祖母郡君之故稱
姻婭於諸藩時從游多朱郎貴人然獨於公先暱自

鴻補集卷二

十八

南銓乞休沐侍袁太夫人每晨夕之暇持斗酒豆蔬
過鬱儀先生於城隅閱所著易象通詩故駢雅或又
請貞吉孔陽抵掌建安黃初武德開元之業然悉數
七八年歲時節候風雨寒暑冠婚喪葬六博棋奕投
壺酒歌無不與俱者非他人必公也方郡庠上公實
賁先司馬馳書撫按趣速具奏俄而訃聞先司馬哭
失聲曰嗟乎公終不獲以行舉如鬱儀諸君者又安
可遽遲啓事而使之抑鬱耄耄哉公生嘉靖己未卒
萬曆癸卯享年四十有五封鎮國中尉歲食祿四百

石沒賜祭如例初配恭人胡無嗣繼配恭人劉生子
四長統錙次統錠天次未名天次統鑿錙鑿皆以例
封輔國中尉錙娶胥氏生孫男三鑿娶熊氏銘曰
彼異乃庸同乃不逢不逢何痛昭哉淑躬衣租如婦
衣褐媿公公名倘磨西山其東

鴻補集卷二

十九

貞孝張太君私謚議

私謚非古也自魯展禽漢陳寔以來類多有之其嚴而毅或有甚于朝廷之議者至於閨閫之有謚已爲變例而况於私謚乎哉然稽之近代如閩縣林參政允中鄞縣楊孟惠之女其見於載籍者班班可考未聞以婦人女子糾也夫砥行植節之賢或太史所未及陳列博士所未及褒揚不妨徐待論定若乃酒食是議麻枲是執而其生平果有足傳非賴鄉族爲之剛懿行而錫嘉名不免有草木同腐之嘆故茲典於

鴻橋集卷二

二十

高隱非宜而於閨閫爲宜吾南昌以私謚著者則有章文德諸公播於海內獨女婦無聞萬有初先生之配張太君改葬有日矣諸鄉族皇皇以私謚請予讀其令孫茹余志銘喟然曰若太君者雖公舉而待賜予於朝可也矧鄉族乎請謚之以貞孝或曰太君則誠孝矣事其姑至臥疾三年唾洩澣洗與乳哺之於嬰兒等及疾篤輒又散髮頤天願捐已筭以延姑姑歿且久歲時伏臘語及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微君之議亦孰不以爲孝然於貞義何居緒曰子不讀謚

法乎貞有三而大慮克就爲難太君之恭謹清厚也躬蹈之未必其後人能祇承之卽其能祇承之迨於貴顯且盛未必其服之無斁也今茹余以高第漸陟廕仕其仲次謙又以徵辟稱循令旣貴盛矣而率其弟若子祇承太君告戒數十年如一日夫其服之者無斁必其感之者醇至而無間也吾於此徵太君大慮之就焉請書其語於石俾後人知南昌閨閫之有私謚自太君始於鄉族庶其有光乎崇禎辛巳十二月謹議

鴻橋集卷二

二十一

南昌黃郡侯六袞壽序

嘗考載籍良二千石莫如豫章郡爲盛漢陳仲舉其最著者後此而顧劭諸哀之德量張曲江趙元鎮之經濟唐質肅之氣節曾子固之文章彬彬乎盛矣是故爲守於豫章者繼美爲難若夫臺諫耳目之臣列珥闕侍文陛出入論思稱近代清要之選居其任者忽而遷之藩臬大吏已爲怏怏不快況於昇輿劇郡如古所謂一麾出守者其爲鄙夷不屑可勝道哉是故繇臺諫而爲二千石者求其繼美諸賢則又難以

鴻橋集卷二

三

予觀於同安黃公抑何其度越前後而邈不可及也公起家翰旋以物望擢置御史臺當今上御極初公方冠柱後惠文慷慨敷奏所言慮關安危大計海內靡不想望其風采一旦乃以郡守置公江右羣南昌士民雜然而疑以爲公卽不鄙夷我我安能不震聾於公而惴惴與迨公之至止也融剛方爲博大飲譽謬爲慈祥日進七州邑長吏而孜孜勉之拊循勞來士之賢者濡以膏雨其匪賢者亦寬之以歲月而徐俟其成父老子弟之良者被以陽和不然亦最

之誨之務使還其天性於是襄所雜然致疑者但知黃公之顧我復我而忘其曾爲名御史且自忘其望而震聾之情也抑公又有難者郡之瘠莫如豫章疲亦莫如豫章瘠也而加之以焚快懷襄疲也而餉益增漕日亟先功令而後赤子則有挺而走險之虞若其急吾赤子而緩功令又不免身膺烈禍而究無裨於一方蓋未有不嘔蹙失措者然公終以博大慈祥調劑運量其間民無轉徙流離國亦無失額天不能災地不能貧環觀海內變故多端而豫章卒相安於

鴻橋集卷二

三

顧復如一日也公以壬午仲春躋六袞諸令長謀稱觴以壽而屬予爲辭予惟公之蒞豫章六載矣由是而逆數之其爲太守也則十有三載其繇筮仕而至今也則二十有一載無論同時釋褐之英翺翔公卿者何限卽其比肩列郡倏忽晉陟華臚亦又不知幾人而公卒恬然安之公固深於學問者而豈徒德量經濟之云乎昔唐質肅亦以名御史出守吾郡計其年齡似當與公上下未幾自吾郡召爲中丞俄拜參知政事稱宋名臣公殆繼美而似之其幸勉爲諸令

長舉觴以俟 特簡於懸柑之堂也

喻京孟詩序

詩以道性情才人之性情或有甚戾於風人者而况於其餘乎黃魯直曰詩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隣罵坐之爲也夫是數者才人往往蹈之是故托於嗟嘆詠歌以揉其剛躁而消險陂孔子之論諫也與諷而少直雖強諫且有然者若夫嗟嘆詠歌之際直諫焉而已耳聖賢之所甚惡者無如諷而獨惓惓著之於詩諫至於諷而怒也哀也一皆溫柔敦厚之旨矣昔之風人每以彈琴詠詩並舉夫琴之爲技未矣然及其至也宵然而山高水幽渙然而春融冰釋蕭然而木脫露零愜於心而寄之於手和於意而宣之於絃當其絲酣操適器清曲恬或乃感動無知之物歎忻踴躍仰秣長鳴者是其性情蓋有與詩教相合者焉吾社喻京孟淹洽古今爲文跌宕頓挫左韓右歐當世所共推才士也聲名播海內已二十餘年猶尚伏處丘園俛首帖括則又才而偃蹇抑鬱者宜其剛躁不平之累未免觸於中而形於言今讀京孟之詩大者被管絃協金石次者撫景物抒襟抱悉總

其歸趣於溫柔敦厚其間亦有盱衡事故慨嘆江河之作然其思淵其指遠要不失主文諷諫而止所謂才士之剛躁險陂不獨已薄之而不爲且使他人對之而神消意沮恍然喪其所懷來而冲然變化於喉吻焉嘗考詩之深於性情者三百篇而降莫如漢唐山晉陶元亮開元大曆之三五章左司劉隨州數人而已然則吾社之有京孟豈近代風人之可擬哉京孟工書法又長於琴搏拊之間殆有玄解獨悟因以通於五言七字而世未之聞者與予何足以知之

內閣嘉善錢公奏議序

崇禎癸酉南少宗伯錢公以師錫膺簡在晉陟端揆稱一時異數公感聖明眷注期大抒所學以報佐政兩載適武生李璉妄言亂政請行首實籍沒法公聞之駭愕曰此秦皇漢武所不爲者小人輒敢肆說堯舜之前必罪無赦遂擬下刑部究治會上意欲申飭納言無入讒說駭所擬改票而首輔某悞謂上開通言路前擬似未當公曰安危治亂之關臣何敢默默抗疏力爭璉不可姑貸與駁改意偶

相左遂奉嚴綸翌日公迺引疾歸當公之佐政也時海內徂於承平務以欺蒙怠玩爲事上方銳意求治痛懲所爲首輔復以申韓中之公慮矯枉太過將有手足無措之患作寬簡虛平四箴以獻大旨戒束濕去察淵與夫刺閭投籤之未可效法較昔大寶箴切直不啻過之一時嘆爲藥石名言獨首輔某憤其異已頗弗懌未幾遂以李璉之事去公公去雖離璉然端倪實不在此嗚呼豈非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哉公歸數載其令嗣復以名進士起家某辱

公知遇昨冬就謁嘉禾因出所著奏議屬序簡端某
惟宰相之任期於格心而不必期於納誨然虞夏商
周以來聖賢之佐拜稽颡言陳謨矢訓往往不廢於
殿陛間所進說類皆要於究治藩爭若臯陶箕子之
辭可考而知也近代名相唐虞陸敬輿宋則范希文
敬輿之在興元也惓惓於爲教御物之非而首舉漢
高諸達希文條對天章皇帝於雅恩信減徭役數
端反覆致意兩公皆原本道德而無取於刑名焉故
其連篇累牘亦與昔之陳謨矢訓無異公崛起吳會

鴻臚集卷二

二天

爲敬輿希文之邦今讀其奏議忠愛淋漓憂深慮遠
實與兩公後先鼎足而洋洋灑灑垂經常而揭日月
則居然臯陶箕子之遺音也顧某於公之去就而獨
有感焉當公出春明未幾奴犯昌平已復陷雄藩屠
畿輔海內日春春多事國用日苦不足言利之輩析
及秋毫然薦紳卒能保有其居處田園富商大賈卒
能優游自食其產業者伊誰之賜則皆公一疏之力
也公之去就豈徒然哉昔范希文入相士大夫相與
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能文之士至形之篇詠及其既

去咸以先憂後樂之志未竟爲恨今逆酋跳梁至此
世未免以致憾於慶曆者致憾今茲庶幾一旦袞衣
繡裳之歸于以佐廟堂而張捷伐奴且望風懾伏
若西賊破膽於希文某知其可計日而俟之矣

鴻臚集卷二

二十九

跋劉得與父家藏嚴印持先生手蹟

往印持先生過章門爲予作行楷數卷蘇武子一夕持去意甚恨之得與父家藏此卷波撇屈曲遒勁絕倫所謂百歲枯藤千鈞弩也閱此乃知曩所惋惜猶非先生極詣因誦卷中唐句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樓雖書法亦復如是不獨作文立業已也又況於學道者哉先生歿已數載今見手蹟追憶在章門然炬濡墨風驚雨驟時不勝車過腹痛之感適泊舟他口大江洪濤高於九華恍惚與先生筆勢相敵推蓬

浦集卷二

三十

互觀丁目浩然無際崇禎辛巳秋仲書

謝皖撫鄭潛菴先生特疏啓

伏以 玉陛對揚 聖主重安攘之寄銅符特昇明公爲治亂所關今壁壘初開露布作三軍之氣念軍民交訓風行須百里之才爰採非葑不遺枯朽思以人事 君之大義尸素非人念生平國士之深知鑠卅何地恭惟老大人台臺品祿伏膺世依韓范生壯中原之旺氣士大夫盡歸伊洛之文出先上國之英塵海內外共識夔龍之武攝鉅山之雲氣縹緲仙曹捲瓊水之霜華澄清澤國風恬萬竇虎冠共憚威名

鴻儒集卷二

三十一

露謁千家鵠面盡回枯瘠聽二十四橋之歌舞盡百千萬禩之謳謠累疏推轂中外之所僉同授鉞臨軒聖明于焉獨鑒蓋天以殷憂啓 聖外夷內寇固示今日之艱難而上以撥亂求賢兼聽並觀未比尋常之除拜跋扈皆吾肘腋治夷虜尤以治寇盜爲先統制事在腹心撫豫襄不若撫皖桐之重熟聲名於按部雖九遷非甄敘於鈐曹察丰采於 平臺喜一日獲遭逢乎名世比聞一月三捷競傳朱路之新聲又知萬歲千秋將發黃麻之盛事其學徒好古才

不如人分。聖代之。如。愧。比。羊。公。之。鶴。玷。恩。臺。之。
啓。事。幸。分。秋。相。之。令。感激。今。恩。低。回。往事。你。聖。人。
之。異。數。頂。踵。猶。在。敢。愛。其。餘。生。念。先。子。之。孤。清。而。目。
如。斯。尚。慙。於。庭。訓。况。舒。常。蛇。豕。踰。蹂。之。徑。視。晉。陽。保。
障。無。殊。而。令。爲。鴈。鴻。安。定。之。人。非。渤海。撫。綏。弗。辨。遙。
聞。新。命。自。念。庸。庸。而。遂。隨。車。敢。侈。言。於。俗。吏。風。塵。
之。子。星。言。夙。駕。願。歸。命。於。明。公。鞭。弭。之。間。奈。吳。興。方。
當。肆。觀。乏。人。之。時。雖。謗。劣。亦。有。從事。獨。賢。之。意。於。今。
視。符。三。月。會。須。得。請。而。行。兼。之。漕。兌。千。艘。時。有。非常。
鴻。梅。集。卷。二

三十一

之。懼。業。求。瓜。代。先。告。袍。鞬。用。布。飲。水。之。思。旋。且。假。教。
而。至。成。我。同。於。生。我。詎。既。獨。倍。於。師。生。酬。主。故。以。
酬。知。愛。敢。不。先。於。軍。國。

上安廬道啓

伏以元老壯猷。捷伐久張。皇於閭外。聖明獨鑒。威。
名。借。彈。壓。於。師。中。廓。清。之。事。無。前。旂。常。不。遠。中。興。之。
疏。第一。琬。琰。流。微。久。托。龍。門。獲。依。粉。社。瞻。言。鴻。造。又。
近。鈴。階。恭。惟。台。臺。天。上。石。麒麟。區。中。文。豹。同。歸。仁。於。克。
復。道。傳。孔。室。之。薪。揆。異。藻。於。後。先。光。績。臨。川。之。筆。枕。
慨。希。文。之。大。畧。抱。膝。先。憂。低。回。賈。傳。於。當。年。橫。襟。太。
息。向。當。影。纓。之。始。已。高。抗。疏。之。名。至。計。純。忠。軍。國。俱。
蒙。後。福。主。聖。臣。直。今。古。以。爲。英。譚。一。德。一。心。獨。深。
鴻。梅。集。卷。二

三十二

帝。眷。乃。文。乃。武。又。借。軍。籌。蓋。寇。逼。於。洛。豫。皖。桐。鳳。
屈。腹。心。之。變。而。計。艱。於。兵。食。勦。撫。特。依。股。肱。之。臣。年。
來。九。伐。震。揚。人。有。更。生。之。望。三。軍。鼓。舞。士。多。敢。戰。之。
風。問。岳。家。之。軍。羣。首。宵。遁。轉。蕭。何。之。餉。萬。竈。雲。屯。我。
陵。我。阿。行。盡。歸。於。吾。宇。猷。囚。獻。誠。屢。上。績。於。轅。門。固。
知。旅。矢。彤。弓。誦。經。營。於。江。漢。又。見。土。田。圭。璫。盟。帶。礪。
於。河。山。職。鄉。里。末。流。風。塵。下。吏。是。父。是。子。久。濡。滄。海。
之。波。難。弟。難。兄。並。入。芝。蘭。之。室。何。以。浮。名。未。鏖。誤。塵。
聖。代。之。弓。旌。恒。思。短。羽。投。閒。粗。慰。儒。生。之。繩。尺。河。

期品邑謬簡庸流愧上臺搜揚小善誤收一得之長
如明公微侍宿知尤屬三生之遇時思叱馭暫苦代
庖敢以望履之思先上司聞之續簿書錯於戎馬寧
惟百里之才染稅繪以尊蟲終恃二天之庇

賀新建卜侯榮擢戶曹序

毗陵坤儀卜公起家辛未以才望簡授新建令越五
載治行卓絕冠海內適輯瑞詒 闕應得擢木天梧
掖主爵課征輸不及額檄赴舊任督通又六載乃得
登啓事擢佐度支政蓋唐虞考績之法最久者九載
黜陟而已未有至十二載如我侯之賢勞獨著者也
當公之再至吾邑邑士庶躍然曰公以撫字累故亞
此於是大者牛車小者舊負襁屬不絕值旱澇頗仍
庚癸之呼方急公終不忍因功令病吾民休養生息

一切興爲後期間闕弛然安枕而卧不特榜掠頌繫
之不聞而已以故遲十二載而公始得遷秩且遷秩
於獨通之令之後不然俟其足額而後乃膺顯陟則
尤未卜於何日也我公愛民之深如此嗟乎世智巧
之令類以趨時媚上爲能漢宣厲精綜覈名實當神
爵五鳳間吏治遂相競於刻急如延年之奏成手中
屑焉其所大木可爲栢某亭猶子可以祭至烏鵲肉
道旁亦蒙勞苦上之意思所注羣天下之吏固有不

戒而孚不疾而速者自辛未迄今茲十二年間變態
抑可數矣夷狄盜賊之患不已勢不得不多議論多
議論勢不得不有所創革於是賦益增官益盛法益
嚴官盛賦增而法益嚴則令益苦令益苦則久任之
議益切而朕畏脫離之心益甚是故有本寬大而矯
爲搏擊本慈祥而轉爲慘礪者蓋其時實有以使之
公獨凝然確然不少改易其常俄 綸綍屢降冠蓋
旁午甚或廝養卒持檄而誰何鈴下公之撫字如故
俄三餉並亟漕輓更催加以捐助設處不給而公之

鴻橋集卷二

三六

撫字如故俄醵級至再至三俸入或罰奪且盡大吏
譙讓於前公之撫字如故俯仰是十二年他州邑或
魚爛鳥散或斬木揭竿或叩關呼陞迺獨吾邑弛然
安枕而無他也然則次公第一之稱且不能如公之
真純無間矣況於延年廣漢之儔與公廉潔如孔君
魚而未嘗以清貧誇詡執持如董少平而未嘗以強
項傲睨此又次公之所不逮而其留意於庠序尤深
士有一得之長者錄之有一莠之佳者口之不置諸
子衿德公甚於其行也徵予言以爲別予惟士大夫

遇令遲速亦自有時次公在穎川亦且八年之久不
可不謂假寒矣然未幾賜爵關內侯甫數月遂陟御
史大夫已竟代丙吉爲丞相又何其登庸若是之速
耶公雖淹滯於吾邑一旦爲 聖明眷注拔之度支
安知無一歲屢遷如次公前此之寵異者矧 天子
方布寬大之政以矯綜嚴適又與公之治行相符吾
知其必有合也審矣

鴻橋集卷二

三七

羅文恭從祀看語

看得先賢羅文恭公諱洪先忠孝名世文行大儒紹
鄒魯之真傳禮坊德而命坊欲繼濂洛之絕學易易
知而簡易能早私淑於王文成傳習一編淵源有自
嗣得統於李平谷日錄數卷醇粹無疵痛掃百家支
離揭至靜以爲之主力排二氏迷謬闡仁體以明其
宗允矣性教之並存居然天人之共貫夷考生平踐
履非徒著述空言當其射策 大廷譴論正學之衰
已見知於 文陛迨乎堅卧泉石戒慎恐懼之旨益

鴻橋集卷二

三

乾惕於窮居至孝通於神明介節凜同冰蘖蓮洞草
木至今猶被清風浪閣山川曠古不磨今聞若乃民
物之失所直等痼瘼之切身感事憂時一日未忘當
世經文緯武寸心直作長城他如儀物典章之繁淹
浹過於僑盼以暨陰陽卜筮之頤洞析何數京焦蓋
合體用以俱全亦包鉅細而靡漏列之先賢俎豆參
七十二子以無慙較彼宋代几筵並一十八人而尤
愜伏乞特賜題請並看惟動宮牆

胡君六袞序

客有過予者曰漢中屠蟠隋王勣仲長子光者可以
爲高隱乎哉應之曰在易有之果其龍而潛也要歸
於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乎而已汙濁而不易清明而
易猶之乎易也廟堂而不成江湖而成猶之乎成也
蟠也勣與光也當中平大業亂臣逆子宦豎盜賊紛
擾毒害稍有識者莫不褰裳去之去而韜光剗彩之
未盡卒令梁碭河渚間至今指目無已易不易未可
知名之成也殆甚夫惟堯舜在上岳牧在旁曾不足

鴻橋集卷二

三

邀其一盼而姓字鄉土漠然不存於後世如巢父
衣石戶之農者斯真古之潛龍矣我 國朝之盛前
莫如弘治後莫如萬曆 神宗五十年垂拱無爲其
臣勸勉於道德其民晝而謳歌於市夜而絃管於室
行千里者不挾刀劍弓弩航河海者不備蓑苴鳴呼
斯何如世哉予意通邑大都遐陬僻壤必有負奇抱
材之士老於山林而不肯出以見試者求之而未得
其人也豈皆身隱而名不傳與今年秋同邑胡文學
乞言於予爲其尊人西昌君壽問齒幾何曰六十問

何業曰誦詩讀書而未嘗希用也問何好曰施子信
義子因其年而逆數之蓋優游於萬曆之太平者三
十有九載矣嘻孰能優游於太平之久誦詩讀書終
其身不試以老者胡君殆非漢叔季隋末年高隱之
流也予甚異焉或曰厥子文而才潛德之後又將爲
蹇蹇之王臣則予逾異之矣

吳城山舟中記

予十二齡隨先司馬官楚藩艤舟吳城登所謂望湖
亭者樂其孤曠覽絕自是每過輒凭眺遲迴凡三十
餘年於茲矣崇禎己卯謫吳興携家累經此地適自
露離泫落木蕭瑟予把酒放歌亭上忽憶比部弟士
言未知獨酌獨吟於何園池臺榭愴然成一律有草
樹西風如昨夢江天漁影不同遊之句其後一載予
歸里又一載方遊秣陵晚復泊於曩所賦詩處則辛
巳中秋之日也弟亡去回瞬已逾一朞又八月予雖
視息人間抑又未艾而顛華齒豁欲如前三十餘年
浮梗飛蓬浩然俯仰誠太平未易之樂事也是夕風
壯濤呼雲橫月蔽同舟二十人疴癯拳縮寂無唯歎
隣舫亦莫聞酒語菱歌擬詠數聯追和疇昔竟悽惻
不成聲響而罷擁衾達曙乃遂解維

汎鄱湖記

中秋後一日自吳城渡鄱陽湖晨起日晶水澄橫艇徑前遙望匡廬負天盤迤其外巒阜百餘里或赭或黛或錯如繡或黝如漆濛濛如煙霧迴環斷續於激澗之際不辨所謂涯岸也勢既浩濶前帆後舳睇視凝若中停鷗鳬憚於沒影亦四絕獨健魚往往撥刺觸響瞥見而已已乃疎雨斜風突來於是森漫泆汨者俄而陰曠慘澹砰湃漸瀝舟人俱爲懷然時暮收司令已四十六日矣嗟乎蕭瑟悽慄楚大夫悲之

鴻橋集卷二

四十一

悽悽切切呼号憤發則又歐陽子之所嘆息也况聲

與氣如茲湖者哉予獨何心能已於慨

代作觀風錄序

古者五年巡狩之典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詩今不可考見然其感嘆而作之者必攸介攸止之髦士也孔子刪詩列國風於雅頌之前因王者之迹熄而遂以匹夫垂貞觀於萬世猗歟盛矣乃其訓伯魚也接惟於周南召南之爲而鄭聲之淫則以之致戒於顏氏風之美惡殆有不可誣者季札觀於周所嘆賞而流連要不過邶鄘唐魏與夫豳歌夏聲而止而節以下無譏則猶孔子之志也江右地爲南楚史稱風俗

鴻橋集卷二

四十二

與西楚相類篇什不見於經然俯仰千百年間清遠如陶彭澤澹逸如歐廬陵奇峭如黃豫章慷慨悲歌如文信國固已超然於十五國之上迄於今而經義之制夫亦聲詠之遺也凡奉簡書而巡其土者皆於是乎觀焉予下車以來值海寓多故水旱告災貢彭蠡搖搖於伏莽之虞又以轉漕征輸交萃而責期會日旁午郡邑之不暇其於文事蓋已不敏謝之久矣然按部所歷舊有觀風之舉予猶得憑軾以縱覽其盛衰之近例臺使者必周兩巡而後報政歲月

較時音頗寬更得博採而詳訂之因錄可傳者若干
 授之剞劂其清遠澹逸慷慨奇峭匪獨不愧昔人抑
 又駸駸過之而加異嗚呼豈非其地氣之獨隆哉夫
 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勢顧其任之者
 何如耳諸士而誠以應信置信任也挽變風而之
 於正以翊贊 中興之大猷者將自今日茲刻而始
 其幸勉旃自愛毋謂予不能爲延陵季子之觀也

鴻補續集卷一目錄

史概序

見山樓記

送劉客生序

陳翁七十壽序

與劉晉卿太史書

徐孺子先生像贊

涕餘序

復劉客生書

鴻補續集目錄

弔章丞相文

龍沙別友記

竹臂閣銘

劉慟子髮牘序

園菜記

讀鶴林玉露

寒崖草堂記

丙丁龜鑑跋

熊母六表序

陳章村田樂府題辭

讀五代史王進傳贊

未央宮瓦硯銘

識麟書後

請蠲皖屬錢糧疏

書燕遊草後

祭奉直大夫稼存兄文

上黃撫院書

鄧鴻逵七十詩引

鴻橋續集目錄

二

鴻橋續集卷一

新建陳弘緒士業甫著

史概序

曾南豐論史獨感嘆唐虞之際執簡操筆皆聖人之徒以爲所記者不特其迹也與其深微之意而併傳予嘗謂其言而避之然亦惟唐虞之史官與唐虞之君臣適相值爲然有其執簡操筆之人而君若臣或不相值則亦不能成二典以詔後世何者欽明文思安安與夫濟哲文明溫恭允塞之詞固非可臆度而鴻橋續集卷一

懸書也孟氏歷數道統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然必見而知之者灼其精神所注悉其動履之微而後足以傳於聞者若夫史官之紀其急於見知也尤甚譬之肖像者其一坐其人於几案之前察其嬉笑俯仰解衣盤礴爲之兔起鶻落其一出他人圖繪而更貌之而圖繪又或出於拙手則雖竭吾心思技巧其不能一一而肖之也審矣司馬遷記鴻門之會至於東嚮坐西嚮侍側盾以撞衛士披帷瞋目頭髮上指俱儼然其未散范曄敘昆陽事大雷風屋瓦皆飛雨

下如注泄川盛溢虎豹皆股戰此豈可以臆度而書之乎荆軻圖窮匕首見使當日見而知之者而或畧也太史公亦一二語而盡耳秦王驚自引而起云云孰使之突如莫測出奇無窮乎嗟夫後世之史之不足觀無惑也紀其事而畧其情紀其時而畧其境與物紀其身而畧其偶情與境與物與偶而俱不存則亦枵然稿木土鼓而已此無他作於追記之時而非作於日擊之日也有作於日擊者而又非其良故曰相值爲難夫唐虞君臣不可再遇史之精微殆幾乎鴻臚續集卷一

絕乃忠臣孝子之情英傑之偶可歌可涕之境與物無時而絕也俟乎能者而畧之乎友劉石夫博洽嗜奇兩眸如電早棄制舉菰蔬十畝之間日挾一帙而鋤取史漢而下雜編之爲史概十六卷石夫之言曰二千載之事吾不能得之日擊也而夫人之得於目擊者吾知之取以爲吾書猶之吾得之於目擊也遷之傳荆軻遷亦非得之日擊也遷善取之石夫之言如此石夫之史可知矣今風雨如晦事變日繁古今未有之奇將於是乎見石夫幸先其近者毋但以

史之材而徒役役於纂書爲也

見山樓記

予家寺步城隅宋潘清逸先生之故宅也清逸舊有
逍遙亭蒼筠老樹罔樂扶疎稱豫章名勝之冠去之
數百年風景迥殊曩昔獨所謂方池漱澗小徑繁茂
者尚恍惚延之當日先少保構廬舍於其處頗爽闊
瑩潔嘗語不肖曰藕食惡厭陋宇湫房今之廉而偽
者爲之可馬文正未嘗無獨樂之園也以故先少保
質衣而飯而歲不絕締造版築然嘗以居雜市廛弗
獲仰眺山俯瞻泉爲恨先少保沒而予兄弟苦子錢
鴻漸續集卷一

四

家迫促向之爽闊瑩潔者鬻其半僅存其半顧予雖
饔飧不給然未能一日忘先少保之懷崇禎甲戌構
觴石亭於宅傍方竣工登垣而望忽有如螺髻如虎
蹲如層浪如丹堊繡碧屏帷者奮迅踴躍於堆堞之
前乃大駭詫曰予生於斯長於斯安知西山之環予
宅耶念欲告之先少保已不可得則泫然泣下遂構
壻於亭後顏之曰見山云昔李空同與其內弟左國
玉遊輝縣國王生不識山山陽武望見山喜以爲雲
已知其山也益又喜躍馬行悞不卽至山予邑胡君

者爲孝廉美叔年十九與予輩數人步至龍沙陟
沙而見崔嵬男則突翹首曰彼青而下垂者其天之
足耶予輩大笑幾墜冠夫人固有行數百里生十九
年而不知山爲何物者而予寢食坐立與之相狎殆
可謂遭逢不偶者矣雖然予固將負笈而老且沒齒
於其間豈日見之云乎書其語以券於異日

鴻漸續集卷一

五

送別劉客生序

崇禎壬申予汎舟吳會經秣陵友人來告有西安劉客生寓范戶部仲闇署慷慨悲歌芥視千金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次日客生偕仲闇過訪適貴池吳次尾桐城孫克咸方客之周農夫湘潭謝孺玉山陰袁則學安成傅玉生一時羣集秦淮客生廼大令樂奉敦盤刑牲而盟之酒酣優伶喧呼忽扁舟從大江破浪而來視之則劉子伯宗也秋夕蒼涼星月疎濛同坐皆感嘆起舞後二年予再過秣陵諸君子各以事鴻橋續集卷一

六

星散惟仲闇肩輿兀兀相勞旅舍又數年友人使車東旋山客生詩冊縱觀字面奇偉若驚蛇奔虬驟雨狂風詩亦大抵稱是又五年爲歲甲申予方匿影厭原視九旬大耋體弱童子自郭內投一赫蹏則客生已艤舟章門三日矣亟呼兒湖曰此西安奇男子咸陽烽火燭天何以間關至是走問其故客生娓娓道近狀灑涕西向而晉侵犯秦殿者問客生茲將焉往乃語以兄判虔州行且依之予曰甚善虔去此千里山河雄武之國也自王文成公平龍川剗削荆頭

時號稱三十八寨者剿滅殆盡百餘年間閩贛粵商我任我輦天下有事是中雖時一竊發無能猖狂以逞也予往矣爲我告於其人口項關寧將率勁卒破賊於彰義門山左諸臣倡勇敢簡長擊建中興旗旄恢疆濟水之上大江以西朋儕方舉鴈相慰虔其安於耕鑿焉毋恐

鴻橋續集卷一

七

陳翁七十壽序

予少學操觚樂書里巷之奇聞軼事而獨厭爲壽文
有來而晚者必婉辭以謝私謂東至之紛若寒修之
誕謾莫壽文爲甚也自崇禎戊巳以來予浮沉南北
強半偃息田園或持耒耨之詞相屬輒欣然舐毫楮
墨以從事客怪而問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耶曰非
敢然也向也一時而今也又一時也向也家無懸戶
樓樓黃髮台背而兒齒者不可勝紀也是故慎之今
何如哉城虎闕於郊封豕長蛇盈於野赤羽日而自
鴻臚續集卷一

八

羽月朝屠城邑而損十之八九焉募攻堡寨而損十
之六七焉其獲餘襁褓而至幼學者鮮矣况於強壯
乎其獲餘強壯而至艾者者逾鮮矣况於老而傳而
老爾期頤乎予惻焉企焉見似而喜焉幸而遇而不
從見其似則逾喜焉是故樂爲贊揚之歌詠之也又
况於其所爲者老者耄耄者服儒服敦儒行而又得
名儒爲之子則予之抃舞而禱詞也豈獨百倍於恒
情哉予友陳禹士以文章著聲督學廣成侯公石渠
吳公皆以國士優之儼於贊宮其伯仲三人皆能見

奇於予矜之際今冬仲八日禹士尊公某翁壽屆七
襄托建安宗侯乞予言以稱觴予在他人之請尤樂
而不辭而矧其爲翁之樂進者哉客曰子姑徐之禹
士暨其伯仲方將對 大廷熙甲乙之榜他日五鼎
八珍奉饗勒臚子以泮然之篇詠而介於其側不逾
盛於今茲之臬與予曰唯唯否否夫輟掌劬勞之際
陟北山而歌吧咭或有屈指吾親之歲月欲躬捧一
卮躬薦一俎而不可得孰與夫朝斯夕斯操豚蹄挈
壺漿以考鍾曳裳於左右之愉快乎翁之樂得於其
鴻臚續集卷一

九

予者將在他日而予之樂得於其翁者則在今茲焉
士其必莞爾於余言矣

與劉晉卿太史書

許時山居缺然聞問讀朱撫寧何非老兩疏 太子

二王俱遭慘辱似非前日浪傳之比痛哉 少海

化為涓流 桐圭姜爲枯葉而猶恐不能保有一錢

逆賊之辜不足言但觀此纍纍若若膺錢劬冠裳

者意得志滿於 光宗 烈皇怨恚之日不覺血湧

氣填恨未速死之爲快耳嫂書南來俄而鐵騎踵至

投袂而起者特有一督師閣部然孤掌難支子繩莫

挽而腊之毒殆未可瘳吾黨卽襖被蕭條亦安所得

鴻漸續集卷一

十

號卽丹邱爲鄭司徒寄孥之謀也歲月如馳別來遂

屆長至屈指僅五十日舊曆更新司天之所頒章奏

文移之所誌碑版器用之所勒重歷農家之所懸帖

遂不復有崇禎二字在日矣人非土石何能已於風

號雨涕然尚賴一二老臣銜悲茹苦於茅簷室室之

下使過而指之者曰此 崇禎皇帝之碩果也其亦

見似目瞿之一慰與寒氣總至萬惟倍加珍攝爲禱

向所言紀載一事曾爲訪求否實錄雖已疏議纂修

然汗青未知何日天啓中侍講董玄宰先生因南京

河南道收貯卽報幾數千本慨然自請改南前輩高

致如此昨羅紫虛掌科歸里弟問六垣邸報則已蕩

無復存又 先帝起居注世絕未有抄本卽在長安

中祕者近亦委於煨燼除此二種則十七年宏綱黨

範何所考信夫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史之重

益有不必繇於喪亂者獨至於喪亂爲尤甚於是後

世不詳於喪亂之史者輒取其相類之人之事而約

畧書之痛斥而譏詆之故秦漢而降指次失國端委

俱不能保其無纖芥之誣若夫以 憂勤聖主而躬

鴻漸續集卷一

十一

喪亂顯禍開闢以來惟 先帝一人苟其事蹟不傳

則我輩之贊揚將來且以爲臣下之私言而不敢信

卽或信其數端而不敢信其盡美盡善何也天道誠

爲反嘗而意想誠有所不及也徐偃王行仁義而國

亡儒者之說紛紛未已夫亦以其行仁義之實未著

於方冊而已十七年之事輝赫海宇非如商周之若

存若亡也要須急收而廣羅之且弟所慮尤不在於

後世今造喪亂者有人而徇喪亂者獨 聖君與忠

臣數輩耳前此或身造喪亂而卽身徇國難齊泰黃

子澄是也故公論宥其造之之事而錄其徇之之忠雖不得竝於方景諸公而亦是垂名百代又其所造之事皆從任事而悞非從諉卸而悞皆從偏執而悞非從奸貪狠毒驕淫而悞是故學士大夫尤深諒之而今俱有大謬不然者造者未死死者未造死者未造誠爲純粹之忠臣造者未死豈能默默於寢食於是幸愔墨之散軼爲欺天罔人之飾詞義固善則歸已茲乃過則歸君既已累先帝之玉體兼復敗

先帝之美名九京茫茫酸楚何極每一念至真不禁

鴻漸續集卷一

上

其呼天搶地之無從也伏惟老年翁忠格天人文垂日月萬祈留神爲祝他如前代填海錄鄧中齊劉須溪文集之類義烈所持或亦未至漸滅遽盡乞共浩若兄傳訪之有則願以相示臨楮曷任虔切

徐孺子先生像贊

自東漢迄今二千年間吾豫章冠佩車騎琤琮絡繹其形狀見之圖會者先生與黃文節兩公而已永平中畫建武功臣於南宮雲臺比於列宿之數今僅鄧高密耿好時寇金吾峩然此冊之中及考君臣圖鑑又併三人而俱無之則其像之真僞復有不可知者矣獨先生劍眉秀目疎髯巨耳諸圖大槩相類在昔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士其容貌與其聲效者不知其何往先生特以山澤濯紈俎豆而光縑素者至今

鴻漸續集卷一

上

未艾雲臺之不如釣臺也豈獨一子陵擅高於當日哉繼先生後有蘇雲卿予求其遺像不可得然雜記所載翁長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生平未嘗疾病食啖倍人筋力亦數倍人巨鍾長柄畧與身等是臺臺數語已儼然繪翁於紙上呼之而欲出矣秋日清佳命工依圖會孺子先生之像懸爲小軸設瓜果酒茗祀之而因爲之贊

大厦將傾誰爲維之惘然其愛大厦既傾誰爲圖之惘然其昨大厦已遠誰爲敬之愛之拜於荒丘噫嘻

東湖之濱有漁父焉庶幾爾儔其形成似其人不可得而求也

涕餘序

五月某日過建安王子侯忽張爾公偕僧不羣自潯陽來道三月十九日事相與痛哭失聲越數日會哭於澹臺祠有縫掖某某聞而笑之或憤甚爲舉以告予曰固然箕子歌麥秀爲之序者曰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夫序漸漸油油之章者必其爲周之臣工者也安得而可箕子之哭然則當日即使出涕泣若亦孰從而明之雖然彼之不可也周也若夫莽也權也巢也胡爲而不可且箕子而不能哭也箕子

而又烏能歌乎越數日建安禹卿宗侯投我涕餘一帙蓋君親之淚泫然於楮穎焉禹卿嘗崇禎間方舉行換授特典夷然不屑日扶犁抱甕於先將軍丘隴之傍飲血拊心三載跡不踐都邑曾未嘗縮百里之符膺一命之寄而忠孝激烈若無所容於蓋載如此子雖猷猷小臣然僅僅仰天一哭而已實無能裨益纖毫其又安敢禁人之笑讀禹卿涕餘者幸勿以茲編僅目爲禹卿之歌聲其可也禹卿著詩若干卷予友徐巨源爲之序甲申秋日豫章陳弘緒書

復劉客生書

生盟兄足下此日何時弟猶然覘顏視息內顧肺
懷積負恨懷慙如何可喻徒以九旬有一之
大星在堂莞爾呻吟步履久廢兼之先人奄安未定
子弟羸孤繼淪淪變酷烈形影孑然坐是日復一日
在苒偷生每誦疊山先生近日人才求一瑕片餘甥
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之語輒用跼天跼地然
叠山亦以九旬慈母故至變姓名辟穀養氣者二十
年崎嶇於唐石蔡坂間哀辭却聘至再至三而後乃
鴻臚續集卷一

六

賄伯夷龔勝之節弟今者與叠山之遇既殊從此麻
衣臨履奉家慈歲水躬耕厭原之巖棲涼卒歲或亦
可自解於知己之前耳至於 中興大業責在能者
弟何敢代大匠斲雖艱危之日不忍避血指之苦亦
未忍任覆餗之咎也且 先帝屢肯欲破資格而藉
公憤憤持之愈堅况於諸公手握太阿之際乎昨歲
已其小楊懇求終養舊撫黃公業爲代題今豈復有
樂聞鍾之憂愛我如盟兄當知弟決非欺誑之語
長江一帶守禦防備俱無次弟誠如來論卽就淮

揚言之人情頗便黃牟兩鎮而深憚高令不從其所
使而強其所忌繼食樞局之禍誰其致之弟仰觀乾
象此月內太白經天午刻昭灼於丙丁之位六之夜
焚或侵歲星甚急每一衝盪星河俱黯又黑氣貫大
陰半旬乃散昂星芒角倍常種種俱不免深累崔之
悲而助許伯之慟奈之何哉椰子厚有言思報國恩
獨惟文章我輩處此威感靡騁之時揚忠義而誅奸
逆賴有三寸弱翰或歌黍離或銘永帶或記西臺聊
以寫其灑淚河山馳魂宮闕之情未必不足增光故
鴻臚續集卷一

七

主盟兄著作幸不靳郵筒示之弟心神稍安當作小
序寄政舉頑礪冠秦岱勿敢談也尊從至止未能稍
展地主絲粟而渥賜寵頒愧感交集謹借手附壁詩
弱渴欲諷詠所不敢辭猝復不盡區區

平章丞相文

分寧無丞相有之自南宋章公鑑始而吾郡不知有分寧之相分寧亦不自知其地有丞相章也考史傳章佐度宗以寬厚與人多許可後放歸田里值蒙古陷內地或告章匿寶璽於家兵至輒加大索章方擁敗余臥惟蔽篋貯小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捕園傍東湖竹石叢峙花木疎野豐城王義山請得以娛老章慨然畀之其視躬居鄉若此今距咸淳僅四百年而同里遂不能識其姓名郡志但書曰寧州

鴻鶴續集卷一

六

尚鄉佛塔有宋左丞相章鑑墓而已吾郡如徐蘇兩公或齋磨鏡具於道途或藝蔬織飯湖上而撒音流彼至今炳耀嗟乎富貴爲薰心之場爵祿乃顛蹶之牢數十年間豈少識力超邁志氣勇猛之夫而明炬蒙於毒霧銳鋒消於洪爐若無金紫則衣冠黯淡無要路車馬則寢息斃歟無官厨飯則口腹徬徨於是攫金以作顯秩傾囊以買高第偽學詭行以博推戴孜孜昂昂曾不知燠燼涸竭於俄頃及其勢逐時遷影隨代易則雖貴如章公尚不獲與磨鏡織飯輩並

聲稱於簡冊也伶玄有言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廼作平章丞相文

紫雲崖之巖薛俯澄江之森浩幾星移而物換空山蒼而水涼紆縈鐘鳴之室陸離掛笏之牀疇炎炎而罔愉孰寂寂而勿傷悲原田與野草俄瘞帝而堙王劍結駟而連騎曾安問乎彭殤慨慕阜之削成聆濤灘之鏗鏘指蕭曹兮季代羨內魏兮名邦走金張於別墅集庾鮑於西堂舉盛德者鱗次誦休烈者雲翔

鴻鶴續集卷一

九

悵日月之飛電歸形體於歸岡淩隨魄而俱殞事共蹟而同荒坐中書其何歲叩閭闔其何章平津之客何字石渠之紀何長疏杆委於零露雕栢銷於寒霜嗤粉白而黛綠已貉噉而狐藏嘯山都於馬鬣眠牧豎於漁庄碣半摧而莫捫姓偶憶而旋忘歷千秋暨萬歲均類此其誰詳哀今人之迷昏祇嗜進而顛狂跨堦垣以憑陵猶騰躍其弗防蛾燠曉而鳬鳬鵲銕羽而驅驅磨九錫而逾歎受萬鐘而未央業台背兮偃僕尚矯首兮明光積黃白以延世質科甲以相望

姓有聲而輒沸振既冠而益猖飲仙牙之甘肥積在
氏之倉箱謂衆口之嘆慕等責鼓之遠揚爾其職身
坏上美辨署銜幾行乍覩丞相之塚益愴東洛之邨
嗚呼梁谿可以容與龍石可以徜徉仙壇之茅可採
海池之鯽可嘗奈何骨
壞其勿寤豈明哲
公陽笑蟻國之
看酣鬪於名場

龍沙別友記

崇禎甲申三月 京師陷史臣清江楊廷麟寓江西
會城以五月六日聞變偕徵辟臣徐世溥陳弘緒日
相視痛哭越旬 南都報至工部主事臣周鼎瀚悲
不自勝沉於河以衆救絕而復甦六月九日脩撰臣
吉水劉同升從吉州來會哭七月十八日 哀詔至
江西諸臣哭於普賢寺者二十有一人已廷麟赴信
州訪其門人徐敬時八月初八日再至臣同升已出
郭言歸與臣鼎瀚舫舟章門遂偕廷麟並發世溥曰
茲別也 舊君之思良友之懷文士之感備焉南浦
傷心之地吾不忍見此盈盈無已其龍沙乎是爲北
郭夙昔所翹首而望五雲之處又 高皇帝閱武之
故基也野曠江清蒹葭秋老可以一痛而返廿三日
行人朱統銓進士熊緯朱議汴同二臣各以尊酒四
盃饌別龍沙工部主事朱之璠方草謝病之疏於舟
次招之同坐新昌舉人戴國士亦來時少司空曾櫻
被逮釋歸道經於此同坐皆弗及知國士追至生米
市得 南都議從逆諸臣罪案有磔有辟有絞有永

八有八有技方奉 青瑣詩書早登沙上臣品瀚恭
持 生帝御書指首及圖畫唐八類常軒半落天河
水連江全低玉樹三臣布袍葛衣向
陽懷淡遠風情 三臣布袍葛衣向
寒水而去鳴呼 三臣布袍葛衣向
再望燕京之 馬車至有生平未入春明而鳴咽於
夢中者茲沙長在更千年後當不忘諸臣變徵之聲
也臣弘緒既歸謹識

竹臂閣銘

讀西京雜記載長安匠人丁緩巧爲天下第一所製
常滿燈臥褥香爐七輪扇之類恨後世不傳其法元
老東京夢華錄有孟家道冠趙文秀筆濟谷墨種種
世但知潘墨而已承平時諸伎藝雜出新安人竹器
尤精妙夏月作書苦流汗滂沱乃截竹之半片以支
右腕名曰臂閣其瑩如玉而雕鏤山水木石於其側
之空處宛然營丘小幅也或有刻唐句者字畫類不
媿名家今丈八之矛叢立中書君且老而禿况於茲
物乎感而銘之

維昔在林清風瀏然維今在臂涼透於拳潏潏晴腐
圖山記泉我動子靜相得忘年其類有泚罔或爾相
據梧者左各以其便不見西聖偏袒右肩

劉惔子髮牘序

古未有忠臣而削髮者有之自國朝始靖難中吳
脩撰成學是也時建文君被網龍潛成學先首以
從常其狂走重慶棹小舟松栢灘袖楚詞而讀之朗
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痛哭哭已又讀至今聲
滿海宇越二百五十年天柱折地維裂遂以堯舜
之主而蹈非常之變我二三在籍臣雨淚呼號有絨
一函而至者題曰髮牘展閱之曰是予友高安劉孝
廉岳生之書也岳生更字惔子仰其更字之意固應
鴻柄續集卷一

三

有此然惔子何以料予之未死而投以書予何以未
能料惔子之削髮也嗚呼九旬之老母足以留子七
尺之軀而百千親知不能留惔子一握之髮也我則
甚愧我友矣惔子何反索片於愧我之友乎嗚呼
聖君而膺顯禍則忠義豈少蒙大誅類也君訴於
天而製故轍者恬不畏左右之靈天固無如之
何忠告於人而夢夢者益深寡廉鮮耻之事惔子其
又如之何哉然而不可以不告也孔子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夫學孔子者豈學其從大夫之後

亦學其不敢不告者而已孔子之作春秋也所謂以
匹夫告也至於不敢告而但臨流以讀離騷天問而
哽咽焉則益生不如死矣宜惔子之未忍遽出於此
也嗚呼李陵遇任立政孰視自循其髮已而曰丈夫
不能再辱今之倏寇倏虜求如李陵且不可得以視
髮髮如雲者不知誰為巾幗然則此一握之物為累
甚大惔子之削此也其又以髮告也吳脩撰之後而
有惔子惔子同時有南工部周公浩若聞變哀憤自
沉深淵衆曳之出髡而題於文水三人真能不負此
鴻柄續集卷一

五

髮矣惔子之書凡十八篇惟髮牘一則予欲更有所
尚其他皆是為建武大業之基惔子幸擇忠義以告
之而勿輕洩焉其可也是為序

園果記

先少保手植棗三株實大而甘脆香沁齒頰殆同北地佳梨甲戌予構見山樓其一頗礙梓楠去之存其二每實熟繫繫戶外自乙亥迄丁丑予以饑驅浪遊八寅五月謁選春明八月遂蒞晉陽己卯被逮已釋繫左遷湖幕庚辰五月量移龍舒癸未從田間起安撫護軍俯仰十一年間樹雖婆娑如昔而予則執掌勞瘁甚矣中間辛壬兩載雖幸家食然以周旋友人之難日晷長江又謁史制府於淮俱未得飽啖亦盡鴻臚續集卷一

三

僅今秋安坐敝廬而已考爾雅註河東猗氏縣出棗如雞卵潘岳閒居賦周有弱枝之棗元柳貫云蜜雲棗味最甘又蘇恭說文侯燕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已足於棗栗凡此數者皆士大夫之所津津而桑願者也曾幾何時中田踐於胡牧平野焚於寇隣天子已不得享有上林之珍異矣而況於晉豫之園圃哉吁時勢遷移如此予縱獲暇息隴畝歲剝茲實盈於几席而已食不能下咽矣安得如太平之老圃也崇禎甲申七月望日記

讀鶴林玉露

廬陵羅景綸論建炎登極深有取於胡致堂萬言劄子其略曰建炎以來不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磨翊戴處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官闕展省陵寢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惜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頃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誦而鴻臚續集卷一

三

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意此書上於建炎三年閏八月所陳七策如罷和議都荆襄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皆切經邦戡難之務予友張太史溥梓歷代名臣奏議不載此書之全觀者惋惜又七策而悞為五事其條款亦與續綱目不合張諸書多草率苟

且此其証也景綸謂唐肅宗卽位無一人敢言其非
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受之足稱盛德事予按致堂
罷起居郎實因此書景綸南渡之賢不免爲尊親而
致譴耳春秋之義繼弒君不言卽位公羊傳自隱之
也隱之則又安忍勸之是故靈武之事致堂加鼎於
長冕杜鵑漸獨甚爲其勸之也今高宗不踰年而改
元春秋之非之也審矣幸劉之與北狩未遽至於弒
也而隱之之心則同未志於弒而隱之弒也而又安
得不隱之而勸之然則邪議之臣舉建炎改元以爲
鴻橋續集卷一

天

後世口實者皆致堂之罪人也說部諸書予獨喜
綸所著有裨世道不特致堂此劄子而已其論真正
豪傑論宰相應受侍從臺諫之攻論諸葛武侯事皆
後世臣子龜鑑藥石人宜錄一通於座右甲申七月
書

寒崖草堂記

甲申秋構草堂於西山之麓爲屋五楹中接賓客左
寢右貯圖書前爲門屋三楹左右相擁相屬各二室
折而東北爲佃戶僕從之室凡二進又東先少保所
構石莊在焉廣袤如草堂之制而減後楹左爲倉廩
者五爲場者一爲園者二爲小池者一爲石室者二
獨茲堂階垣疎野軒窓明豁予時偃息哦咏其中因
顏之曰寒崖草堂以其負山而處幽且有慨於居者
之身世也堂背丈許老樹龍罩虬攫勢欲墜而不下
鴻橋續集卷一

天

若有物掣之者然修竹數百箇珊瑚鉾鉾鳥吟而
蒼蟲韻每衆木怒號時別爲清爽以悅高靜之聽距
門外數武堤柳幾垂隴禾披拂牛豕雞鶩與人影散
亂互相睥睨道上往來樵擔稻車晨驅夕馬類皆有
舒徐倦兀意不似近郊衮衮予旣無所用於世又抱
君父之痛共視城郭也如焚龍視街衢也如且羅視
家人妻子也如微纒視冠裳也如桎梏視慶弔寒暄
也如塞修之誣如官墜之啼如嬰孩之笑超樊籠脫
羂網去微纒破桎梏謹啼笑而驅欺誕將於乎是在

誠不可以無記

鴻漸集卷一

三

丙丁龜鑑跋

丙丁龜鑑凡十一卷宋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蝕江山柴望秋堂先生應詔之書也起周威烈王迄五代爲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二書成以忤宰相意下詔獄趙節齋疏救獲放歸田里時史嵩之以右丞相奪情將作監徐元杰力持不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繼之理宗屈於公論復擢杜範范鍾於政府而進元杰工部侍郎未幾元杰暴卒杜範入相八十日又卒史璟卿痛詆伯父之悞又暴卒史所載皆當之鴻漸集卷一

三

之爲也秋堂此書借唐相王播納賄貪位事陰刺嵩之懇切危迫犯其怒必深其得免於天雄烏喙之毒者特幸耳書旣上不數月而嵩之罷未必非讞論開悟之功也然宋事至是益不可爲嵩去而似道宜中輩踵接天水之裔遂不復再觀丙午丁未之曆矣夫箕子陳範先之彝倫未有綱常亡而國不隨之者亦未有亡綱常之人而猶可以問邊疆羅英才者後之人君其幸無惑於浮說而負秋堂之苦心則此書不爲徒作矣崇禎甲申秋揚太史機部從上僊返棹出

先生詩文見示遂持歸索龜鑑同讀因爲識其梗槩
近有續秋堂書者於淳祐丙丁絕不一及嵩之事既
已失作者之旨且事變所起闕逢旃蒙田敦攝提莫
非丙午丁未也又奚事拘拘於丙丁而重之以續編
乎予以是益嘆讀書之難八月廿二日陳弘緒題

熊母六表序

嘗讀史至范蔚宗傳列女而不及孟博之母竊以爲
恨歐陽永叔以文章著名嘉祐間而韓國鄭夫人聲
稱至今夫才華不如節義孟博之母能使其子與李
杜齊名而不能以其姓氏與韓國並垂此史之失也
易於二五之爻義主君臣而亦兼及母子故其繇曰
子九家曰其子和之母道之盛者莫如坤六五之黃
裳而孔子特以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及復
貴嘆而不盡夫閨闔之間安有所謂事業要於其子

發之而已是故其道莫備於直方直方而大此臣道
之隆而亦子道之極也予友熊子文豫章之才士也
然耻徒以其才自見生平儼蹈類要歸於節義世共
以孟博奉之當癸未試士南宮 先皇推廣薪樞之
化加會額至四百人時子文以中州名元哀然其間
當國疏請於 朝曰詞林之繇庶常我 成祖特斷
之盛典也 成祖以癸未改試期而 陛下亦以是
歲改期率由舊章其將在今日乎一時新貴有汲汲
如恐不及者子文獨夷然不屑竟不與試而蕭然襍

彼以歸或挽而止之曰子名元茲選因應首子何決
歸卒過往不顧也子文歸幾兩月而非常之變聞於
江右子文長號失聲曰吾惜吾歸不然吾且從李總
憲吳給諫裴血於燕市矣日偕吾輩會哭於澹臺祠
至於哀感路人哭已輒指所謂王維皮日休者而痛
言之嚼齒穿齦握不透掌無以喻其憤激也於是知
子文者曰此誰氏之子異日其殆爲直方而大之名
臣與子文曰吾固周之所自出也曩吾祖母善恙吾
母不解帶而左右之醫不效輒刳股以進吾母不措

鵠齋集卷一

三

鵠肉於吾祖母吾敢惜鵠肉於君父之前乎嗟乎
斯真孟博之母矣昔者子服惠伯之釋坤六五也其
言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上美
爲元中美能黃下美則裳夫一事而衆美備者刳股
以愈其姑也宜子文之佩服其訓能節義自持而直
方以大矣甲申十二月中旬爲周太君六十初度諸
戚友謀奉觴而侑以辭子文曰吾母稱未亡人且負
晉天恩工之痛敢辭諸戚友曰不然孟博之母求其

姓氏而不可得今去之千年而猶使人致憾於蔚宗
若夫里有孟博之母而寂寂無聞吾黨之責也且太
君有丈夫之子三皆以才行著名元吉之占殆將再
驗屢驗夫固不止於一驗而已吾黨又將有以券之
於是子文不能堅辭敬諷其辭以授於酌者按太君
溫恭勤儉美不勝書書其大者亦史氏之法也

鵠齋集卷一

三

豫章村田樂府題辭

宋范文穆公歸石湖往來田家得歲暮十事採其語
各賦一詩號村田樂府予告養山居與老農緯耒索
絢視雞鵝懶采薪樵蓐茶蓐倦則隨意吟哦得若干
篇亦題之曰村田樂府而冠之以地蓋猶文穆之志
也考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飲豳詩
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又有豳雅豳頌以祈年
而祭蜡七月大田良耜諸篇是已古聖賢告誡其君
類以先知稼穡艱難爲務故風雅頌皆不遺乎田家
鴻橋續集卷一

三

庶事苟存其意雖後人平時遠風之句勑禾當午之
詞與夫荒遐方社插秧歌牧牛童唱俱可以被之管
絃校之工祝不必其爲三百篇矣前歲予奉 命屯
川河北頗欲導濟瀆引淇沁壅膏拓腴庶幾決渠降
山荷鍾成雲之風已乃他移不果今干戈擾攘如是
而予僅叙袒蓬蒿朝誦夕詠豈不愧此十畝之麥稼
乎然文穆之冬春行打灰推詞至今見採於風人則
予之茲篇存而不廢焉其亦可也

讀五代史王進傳贊

歐陽公作此傳而致嘆於勇未悍卒各裂土地封侯
王無異豺狼之牧斯人謂進徒以疾足善走而乘麾
節爲尤甚嗚呼疾足善走如進而無他惡予之以勦
德節度使未爲甚失也非有疾足善走之能望敵而
逃剽掠過於赤眉黃巾而剖符錫壤比於周召其視
進又何如夫豺狼之牧斯人也饑則噬之飽則已未
聞其已飽而益噬也然則颺去之鷹當亦物類之賢
者也承叔之傳五代也每傳皆慨之皆嘆之使其聞

鴻橋續集卷一

三

此將又不勝其慨之嘆之矣豈獨承叔奇非豺狼其
心聞且見者未有不慨之嘆之如承叔也然而畫是
策者謂謂自伐世亦莫敢議其非則是慨之嘆之者
而亦絕響矣予又聞五代時李愚爲相無所事事廢
帝日之粥飯僧然其貧至無屋居明宗遣宦官視之
敗毼弊席四壁蕭然嗚呼士大夫好以粥飯僧相識
粥飯僧亦豈可易得哉

未央宮瓦甌銘

堅於石濡於漆閱人代如雷疾東海淺俄復溢竭此
水滌老質歸陳子月在橋招歲星祠太乙祓不祥迎
諸吉暫百年居陋室嗤魏臺睨晉帳

識麟書後

宋欽人汪東叟名若海嘗靖康丙子以太學生遊南
道總管張叔夜募感憤時事作為庚詞凡一千二百
餘言號麟書其曰麟者何靖康帝也中山者何王室
也廢者何康王也相者王黼攸攸者蔡攸閹者童貫
也一猪治燕者郭藥師守燕也尊狐者何主和弃地
之臣也黔驢者何郭京也北藪之北岫有異獸者何
女直也貳負者何二酋也狒狒山獐者何若海自寓
也海為此獻之靖康帝其言若操左券及京城失守

復袖其書抗粘罕請存趙氏正統海真奇男子哉
讀文山書謝翱西臺慟哭記及復諷詠奇其文哀悼
其志與詩書實相頡頏翱所謂季漢所謂唐宰相魯
公張睢陽顏杲卿亦即海書麟書書中山之微旨
也嗚呼天地晦冥中原板蕩一時豪傑忠憤士目擊
異變欲開口舌舌一吐出胸中約結而卒不敢或隱
之他人或托之異類使見其心者低徊泣下不則落
於於收簡殘牘之間而已誠可悲也然是兩君者其
文章已傳世其姓名亦幸烜赫天壤子更悲夫靖難

之際如雪庵和尚補銅匠塞馬先生王華山樵衣葛
翁之徒問其誰氏之子何方之族竟杳然無從而致
詰也不又可悲也與傳稱若海受知高宗建炎初結
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謂天下如常山蛇勢
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
起天下之脊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廼往見浚極談終
日浚大驚異辟以自隨辭不赴又獻平寇策大槩謂
爲國家者當使盜賊爲我用不可拘常轍失英雄心
爲國患維時刺馬友走李宏習成佐劉錡敗金兵
出若海計官秘閣竟不獲大川而死若海爲文操筆
筆立就踴厲風發今其傳者僅麟書云

鶴梅集卷一

早

請銅院爲錢糧疏

爲謹遵 明旨仰陳院屬寇荒慘狀仰祈一體蠲免
以冀危疆事該臣於崇禎十六年六月具有民困已
極額賦難輸一疏懇 恩豁免院屬六縣錢糧臣建
在東南未獲捧誦 明綸頃接邸報戶部尚書倪元
璐一本欽奉勅諭事奉 聖旨 云 欽此仰悉我
皇上俯軫重地遺黎不特念及殘破之區雖未經破
然而孤城僅存村落俱盡者亦蒙 天語廣被臣焚
香跪讀益感嘆 聖恩之浩蕩無涯矣除將太廟三
鴻梅集卷一

呈

縣久題殘破蠲免無容再議獨懷寧桐城望江三縣
雖幸保全而其慘苦有更倍者臣敢披瀝於我 皇
上之前蓋自革左煽亂逆獻繼犯環院屬各邑用兵
已十餘年抗守血戰迄無寧歲今西抵鄖襄北接汴
洛悉遭蹂躪焚蕩僅此數縣屹然豈獨臣等捍禦之
微勞哉實皆小民膏髓膏殫夜廢寢處支持以至今
日然而困矣憊矣計四境之間死鋒鏑者十之五六
死災疫者十之三四逃亡復不可勝數始而遠鄉閭
其無人繼而近郊形影幾絕又甚而城市僵尸彌望

一切良田沃壤相率委棄臣與數員令長慰勸招徠
流涕相向非無感動而歸者然有人或缺牛種有器
具或無棲止兼之寇警頻傳風鶴惴恐既異太平之
農何有故上之戀即使盡蠲租稅猶懼遷徙無常一
聞征輸勢且烏舉歎散而三縣之土且曠置而不墾
矣又安望其納土之毛於未耕之日哉臣所為伏讀
明旨感 恩再為呼籲乞將懷寧桐城望江三縣荒
地潛太宿殘破之例一體蠲免俾臣等得以悉心安
輯屯墾庶幾終事好義之風尚可相期於後日耳
鴻臚集卷一

聖

存留錢糧如 孔廟社稷祭祀之費暨廩俸中餉
站萬不容缺者或酌量徵收或徐埃補足亦併恭候
部覆臣當嚴為申飭勿使貪墨絲毫浮於額外以負
我 皇仁如天之德也

書燕遊草後

燕遊社者萬曆初南昌諸孝廉之制莠也成於乙酉
公車遂顯以燕遊聯社計十六人而先少保與焉其
後登甲科者先少保而外劉公曰梧周公著熊公宇
奇丁公此召袁公懋謙李公啓美劉公一燝蓋翱翔
於丙戌乙未辛丑者幾居其半於燦哉盛矣先少保
功烈品行載於國史他如大理卿周公著守成都走
奢酋則陶長沙之禦杜欽也少司馬劉公曰梧巡撫
薊鎮則寇忠愍之鎖鑰北門也方伯熊公宇奇督楚
鴻臚集卷一

聖

學則歐陽永叔之衡鑒也檢討李公啓美論 冊立
疏則王元之之封事也又連州守鄧公文明賦逼徐
庾文追晉魏字法宋南宮與丁公此召袁公懋卿劉
公一燝俱以詩歌制莠著名在連獲佳石徙倚其下
屢日失謁直指罷歸歸乃并日而食笥中僅得一布
夾衣苦寒輒與夫人更衣之棉冰垂垂夫人不能下
榻公亦竟不能出戶也其著雅餘集成寶錄同社推
為楊用修胡元瑞一流者又有羅公曰聚兩公皆終
乙榜子輩隨先少保杖履得以通家猶子謁諸公時

少司馬頌而巨鼻聲侃侃如洪鐘大理頌而秀方伯
修辭而和容連州雄軀蒼鬚步履偉然自崇禎戊辰
先少保捐館舍十餘年間老成淪落殆盡茲社遂無
一人存者而予且委頓南北哭父訃哭鄉先輩又不
止區區十六人矣嗟予天數十年後吾子若孫卽或
能識諸公之姓名其又安知先世交情何如一時或
事何如幸茲刻之尚存也書以貽之且以尊手口之
澤焉

祭奉直大夫稼存兄文

甲申秋仲八日予方苦河魚書臥見山樓應門侍一
刺趨趨嚙嚙亟索閱則吾稼存仁兄之訃音也曰烏
有是吾病牘掩窓從帷中悵觀耳踞僂倚欄再閱之
信然長號幾絕嗚呼吾兄而遂止此耶叔孫婦齋於
其寢使祝宗祈死范文子反自鄢陵亦使祈之俄而
兩公果死尤得無傷痛 君父之難而蹈古人之爲
與不然則是天道之夢夢也兄之敦行累仁睦親信
友旣弗獲陟於三事九列抑又艱其似續庶幾期顙

無疆以慰百千之禱今復止此天道不應如是然則
其爲叔孫婦士燮之災決矣嗚呼兄幸左右鳴湖翔
翔白雲之鄉而予猶戀戀塵世旣哭吾 君哭父執
李懋明先生哭吾友吳給諫和受哭吾孤侄濟茲又
哭吾兄顧此身世真同涕唾兄何以祈之而得予何
以祈之而竟不驗耶兄與予先後皆在皖幕皖將帥
時有不戢者兄凜凜持三尺人比之段太尉而予值
事會艱危動循前範然世變江河吾兩人籌之已密
畢南宋諸賢如向伯恭陸君實皆未嘗鄙夷惟惺惺

佐其時幕府固然令居是任者大異凡固不欲與哈等伍弟亦豈忍局促老兵之隊此固吾兩人之深衷也嗚呼兄歸兩載子歸一載自城南招提一晤杳不相聞子方卜築西山晨夕慈聞兄亦構數椽湖東雞黍吟哦兩人過從之約綢繆未艾而今已矣不可復踐矣記子爲豪宦見惟闔室避禍皖城左食右粥惟兄是倚入境樹大旆喧鉦鼓以遷旅人於李陽渡者庚辰之仲秋八日也今去之四年而又以是日間兄之訃仰視大壘俯盼童僕莫不奔走咨嗟羣說前事

鴻橋續集卷一

哭

而涕下矧子其又將何以自抑乎嗚呼白湖之嶺其雲淪淪艾溪之濱其風於邑加以秋之爲氣蕭瑟悽慄雖其尋常離別有不勝惻惻者而況於吾兄之歿耶況於其所爲別者又死生之際耶嗚呼婿之死其日戊辰士燮之死亦以戊辰而兄乃以庚辰歲在龍蛇賢人之阨今以三者觀之月耶日耶無亦龍蛇之是忌耶無又蛇之殺機淺而龍爲甚耶事有偶同而可以生後人之感子特表而出之以申一慟兄其有知亦可莞然於泉壤矣

上黃撫院書

某來此因衙舍未定兼有初到酬應尚未獲料理諸務辱台臺知遇有加輒敢披瀝肝膽孟氏論榮辱之謂之閒暇也有太平之閒暇有槍櫓之閒暇當此補金浴鐵之日而左兵旣去闕獻未來不可不謂千金一刻之時矣將帥殊未見意表作用得無猶有所待然過此恐機會不復再來良可惜也仰悉台臺於清酌一節備極嘔心然此特軍務之一大端耳既已

鴻橋續集卷一

書

就緒尤須料理戰士爲急此中舊兵五千衆以難募五千豈無敢決衝鋒之人似應傳諭各營列爲數款開報一勇力異常一枝藝精熟一諳知某處形勢一疾足善走可備偵探一曾經某處打仗有功一解火攻一習水戰一通曉天文占候使各營將領據實逐款造冊登報其尋常無長者不許混開然亦不必據華但拔其尤者台臺而加開試如果得實不妨厚加賞犒中有堪備將材者立行甄拔若數款中俱無真實足用者則本營將帥之才可知便應另議更易

知此則人人鼓舞刮摩以求自見而各營將亦不得
混收充數之兵致糜有限之餉也此則既造然後總
計某項已足某項尚缺大懸明示咨訪填入漸次刪
除無川悉補有用將類伍散卒遂可轉爲堅壁長城
此實目前最要之務也杜少陵云我始爲奴僕幾時
掛功勳行伍中固不乏登壇之選伏冀留神

鄧鴻達七十詩引

虞伯生壽會川尹先生致嘆於甲兵未息呻吟未起
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鍾於其家吾鄉當崇禎癸未
間獻賊從茶陵攸縣入劉荒保諸巨寇助之遂陷廬
陵宜春江右震恐征調騷然楚兵踰潯陽越新吳大
肆毒於吾邑之西時有龐眉皓髮數人蹙蹙至會城
問無恙爲誰皆風昔紙行之者也益信伯生之言非
罔鴻達鄧公亦以是歲遭悍卒躍馬熟視皆釋刃勒
弓而去吾不知公生平何如其爲鬼神護祐如是則
其鍾渾厚淳固之氣獨深可類而卜也公衣褐以素
而其子已哀然舉大庭之對又不聞當時會川有
此今年秋公屆七十在禮日老而傳謗曰古稀之歲
嘻傳不獨於其家將於其國稀不獨罕邁於太平尤
未易快覩於干戈之際也如公者詩以觴之爲宜詩
曰西山崔嵬庶幾企而豈惟企而庶幾駕之歲不能
凶匪以其資兵不能加匪以其威威或致寇資或召
饑惟仁惟厚克昌其兒我歌非諛與公永垂

鴻橋續集卷二目錄

寒崖藏書記

書都督僉事原任江西都指揮使劉公傳後

孫太白像贊

武舉錄序

北刑部雲南司主事家弟士言墓誌銘

木言

秋塞吟序

皖城護軍公署記

鴻橋續集目錄

劉伯宗易選序

銅仙罵魏文

書陳陶詩集後

江防議

趙氏孤兒雜劇題詞

禹碑跋

長安歲時記序

復宋長庚刺史書

送曾季子之蒲圻序

滿七哭嫡母劉太夫人文

潘安人合墓誌銘

地理慈航序

祭徐夫人文

鴻橋續集目錄

鴻簡續集卷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

致遠堂藏書

寒崖藏書記

孔氏藏書於其宅之壁至漢武帝末年魯共王壞壁而山之登堂而聞琴瑟鐘磬之音其所藏者尚書論語禮記孝經而又在仲尼之宅廡安能焚而李斯安能盡其示異而告人也固無足怪魏安釐竹書藏之於冢晉太康二年汲冢不準發之而紀年穆天子傳乃傳人間南渡鄭思肖以鐵函重置局其自啓之書鴻簡續集卷二

一
沉古井中幾四百年忽騰出於吳郡承天寺完好如故夫土之蝕物也何有於竹木之腐物也何有於鐵然皆逾久不壞近代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開藏上嚙嚙有聲異之令錄藏登頂無所見惟書一卷載建文出亡臣僚事皆世所不傳者彼其嚙嚙之聲誰實爲之書之厄莫如兵火爲甚董卓移都黃巢僭號以至金匱北虜之人中閹其散軼而銷滅者不可勝數然故家鉅族梵宮琳宇之篇名山奧洞神林鬼塚之祕腹記口授之牘卒有不能燬蕩至盡者予

以是知聖賢手澤如尚書論語之類固應神物呵護其他忠臣義士之傳精神志氣所托水火土石風雨雷霆盜賊戰鬪俱不能爲之災也而況於重寶乎予東吳好觀書迄今逾不惑且八載殆將老矣而嗜之尤甚曩曾爲西陽藏書記又爲續藏書記世遂有好事而物色者比歲閭跳於西北獻授於湖湘胡騎馳突倏忽計牙籤縑帙委於荆榛煨燼不知幾何邑幾何家錄是積書之室乎山所有賤售以爲轉徙避地計而予益得輟備收羅是故其藏較之往昔尤富甲

鴻簡續集卷二

二

中秋乃悉釐其奇異者置之寒崖草堂而以其嘗重本者殘缺者仍存城內時予友周工部浩若從吉州來約以明年二月載其抄本相質又約各選十吏之善書者互錄之嗣後每歲以新得之日審較多寡爲罰聊博一笑嗟乎警報狎至如此此距春二月尚二十餘旬未知浩若之言果遂可踐否而予猶得抄書郭內否又未知更有祕藏之出於坊肆否但得保此見在種種他日當有發而爲琴瑟鐘磬之音者不必其冢中井底竹書鐵函爲也旣已漫記因書以告

乎若其謂之何

書都督僉事原任江西都指揮使劉公傳後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正德間以江西運糧把總擢江西都指揮使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其廉明每為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移廢府之餘財以立官署出城濬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一日某御史按部南昌謁文廟諸生進講中庸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對以文公出摘錄集卷二

天祥公在坐聞之縮項曰奈何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賢乎且仁至義盡之外豈更有所謂中庸耶諸生嘆服而退公居官清約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王文成總制江西一見甚重之奏取副參命未下而王公卒未幾擢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按盧公廷選南昌府志統轄類僅列藩臬同都閫遂不錄一人將帥類亦僅死難數人皆國初事卓犖如劉公竟以弁流略之江右遂不知有此名賢并可嘆也百年以來武臣愛死自不必言而其

愛錢也或苛於文臣繇文臣愛武臣之錢獨其耳愛其錢甚於是大將之選非腐載餽遺不能知其繇於腐載餽遺則又益鄙之賤之於是武臣之賢者益絀使劉公如在今日也亦安得以青菜而買斗大之印於肘後乎唐制大將如李郭皆據三省之尊其以功茂至太尉者尤衆宋樞密使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率多武臣今欲勵忠節而崇廉耻當以大司馬一席擇大將之賢且才如劉公輩居之使腐登壇之選者有所勸勉不至以文臣之鄙賤而自奔腐鴻橋續集卷二

五

孫太白像贊

自古清高絕俗之士多圖山水而罕貌人物以山水易遇而人物難尋幽巒絕壑政不堪著屠沽兒於其側耳倪元鎮寫五湖三泖何處得范少伯肖像宜其荒崖半幅杳無行跡也千載以來惟王右丞圖孟浩然於郢亭足稱遭遇奇絕孫太白清高過右丞遠甚而金陵蔣子健貌之吾不奇子健之畫而奇子健之遇太白遂有人於山水之間也子健隱蘇之虹橋破屋半間一介不苟向非太白之雲裳煙骨豈足稱其

鴻橋續集卷二

六

墨渾乎噫妙手淋漓其不遇者何限吾益以悲元鎮之孤矣贊曰

斯其登日觀觀日出而駭叫之容乎抑披髮赤脚扣青石而浩歌之蹤乎抑宿董澳夢與淵明而踏高峯乎吟亦一太白是爲有韻之繪事畫亦一太白是爲肖象之國風茲兩人之相遇兮誠山水之雲龍曠千秋而開筆兮安得茗溪之此翁

武舉錄序

今上應運而興再奠 高皇鐘鼎大江以西密邇
留都實稱畿輔重地時直指周公偕中丞曠公率羣
屬致賀畢於是直指與言於庭曰文史武弁恪共職
職以對揚 中興休命其典制有未舉者亟循舊章
以問諸大夫咸濟濟夙夜公乃進而告之曰 國家
以子午卯酉大比而興賢能武亦如之崇禎壬午江
右以他故而廢武闈之役智謀拳勇鬱而未遇非所
以羅英傑而急時變也其以甲申七月十六日試武
鴻稱續集卷二 七

射十九日試步射廿五日試論策登其姓名於司馬
屏如舊制凡得若干人屬予不佞附言於末簡予惟
草創則尚武功承平則右文事而文武之材處其並
隆者莫如 中興之會詩人之美周宣王也于蕃于
宣職喉舌而式百辟歸之申伯仲山甫至於六月采
芑一則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一則曰執訊獲醜戎
車嘒嘒其所反覆而贊誦者憲邦之吉甫壯猷之方
叔也漢光武崛起鄴南時則有卓茂劉昆之崇德敦
行古恒榮之稽古而就定闇中執平群盜高密陽

征虜之功卓卓不可誣已嗟乎爾諸士抑鬱於永平
久矣曩時事搶攘一旦欲起而畸重之至列黑虎之
士較射 殿庭設廬傳 賜袍笏宜其有鷹揚虎視
起而酬 知遇策功名者乃寇突於內虜訐於外曾
未嘗一收橫戈支劍之功不幸而潼關烽火直逼甘
泉動成大僚百執事仗義徇節者若而人而韎韐
注寥寥夫豈茲途之人材固然無亦遭時遘會不偶
而帶被塗炭之運實使之謫曰力田不如逢年此言
鑑基之權不如風雨寒燠也而況於剖符錫券實
鴻稱續集卷二 八

土之盛事乎今 乾坤再造 日月重新十千十二
支周而復始直指公方進而翼佐 車攻吉日恢綱
布穀以求頗牧當必有蹶然特出如方叔暨高密陽
復征虜者夫陸遜奮於江左孟珙著於襄陽皆南方
山川之產也近者俞公大猷鐘閩之偏郡威望赫然
卽此鄉劉公綏亦以西山南浦之雄百戰而挫西夷
匡屬國然則將帥固不擇地而生而說者乃昂西北
紉東南亦適足以明其蔽於方隅而已諸士其又安
可以方隅自蔽爲江漢之篇曰匪安匪舒淮夷來靖

直指公之累勉竣事賜暑而不憚三試之勞也夫亦
匪安匪舒之情焉諸士其亦以匪安匪舒者報之王
心庶幾其載寧矣乎

北刑部雲南司主事家弟士言墓誌銘

予以崇禎己卯赴選適任別家弟士言君於城北之
水榭臺維時秋暮鴻影在江君酌惠泉釀以觴予曰
兄去湖幕卽不持一錢還有白衣送此物至者願頻
致之實空山寂寞之侶也言已淚泫然下予亦濡淚
霑襟遂別去至吳城爲重九後二日沽村醪登望湖
亭西風其厲細雨斜來因憶君未知獨酌何處恰然
不能舉杯是夕遂夢君追我湖濱泣而醒醒而復泣
抵湖幕卽引例終養歸與君晨夕連上書湖之實
鴻梅初集卷二

事不允乃舉屬邑俾代庖度不能謝便擬迂君相
又以消事執掌卒卒不暇遣役至正月忽有家屬
門亟命之入問母無恙庶母無恙外亟問君則已於
歲十二月廿九日長逝矣嗚呼痛豈忍言耶於是
室環泣者累月復上書中前請又不允予亦竟不視
事自是而予遂不復有功名之念某年某月日葬
於西山某原因收淚而誌之君諱弘綸字士言其
系諱先少保行畧少保生子二人長不肖緒次卽
君生而魁梧穎慧七歲與予同學於蒙師符先生時

古母周夫人俱蒙師備極虔恪踰夕輒設牲醴酒脯
偶一日忘設師戲出句云盤中此夕無雞卵君應辟
口池上于今有鳳毛師與先少似皆太奇之年十一
爲萬曆庚戌予從先少保山左君就師里塾業日益
進於尚書左氏傳太史公班固書悉能貫穿馳騁世
應童子試列高等丙辰偕予涉盱江渡劍津讀書於
閩之藩署得制菰若干篇江洋自恣有顧涇陽周叔
夜遺風未幾告歸歸而遂稍稍淫於麴蘖矣君既親
悲所爲制菰不待攻苦而能益不甘屑屑濡首於是
鴻漸續集卷二

十一

乃遂旁及書畫歌曲彈絲吹竹六博壺奕諸菰書
董華亭遇其疾閃飛動不減晉魏名家畫似米老
時雜以倪迂蕭然形色之外尤工琴布指爪運掌擊
泉吟風徐曲盡幽致迨其歇管而吹梁州水仙子足
使聽者忘疲其倚石而度九宮諸調也幾於遊絲之
縹緲縷髮之輕細矣君於諸菰工妙如此每佳辰良
夜左鵬眼右隄檠拂桐橫筵進山人墨客與夫工是
藝者與酣飲而樂之所費日不貲而家益日以落於
是君遂奔去制菰菰而以任子祿仕於朝初試右府

都事半載陟北太僕丞太僕丞惟東路轄最廣自大
名河間真保順承以迄濟兗彰德諸郡也歲巡驗所
過僦遺不下二千金君悉却弗顧又一載陟北刑部
雲南司主事君上議於司寇曰聞者 陛下懲欺罔
玩愒之習而用重典誠有所不得已此自 宸衷特
斷可耳刑官詎可依阿而廢律乎且大明律之外有
恩詔有例有減等其所以生生者不一而足卽律有
不可盡拘也大司寇聽其言凡大獄疑獄輒昇之平
反賴以全活頗衆君又言之司寇請於冬至後設
鴻漸續集卷二

十二

審如熟審例以甦無辜之東僎者大司寇是之而
弗能行君居官雖克盡厥職然猶酣酒如故屬某同
僚頗亦以書畫名其尊壘招之某已許諾至期遲擢
治其伺至日夕不來走訊則已赴某給事席又遣招
之卒不來君乃馳書曰某雖力不同科聖公亦猶行
古之道給事與某讀其書皆怒乃罷席趨至及至君
又以言侵之某恨甚遂以考功法中君君歸而貧益
甚慨然曰吾欲書而苦無佳楮無陸氏管城欲畫而
苦無機材欲琴而苦無金徽玉軫兀坐敗屋頽垣聊

以唱渭城斯可耳於是盡捐諸莠一惟沉湎於酒是務予數數危言以戒之君曰兄乃欲弟醒乎醒則安能忍此滔滔也予知不可救藥屬其故所與山人墨客諸技藝之士婉轉勸諭卒不可已今竟以酒病死嗚呼痛哉君晚而好詩著時江蘇詠有竹密鶯啼細樓空燕語私之句爲時所稱詩蓋其酒之餘也君生萬曆庚子七月十九日卒於崇禎己卯十二月廿九日享年僅四十庶母趙山男潛娶萬公建恒之女潘亦豪飲後君五年而卒女一適符文學兆嘉孫男一鴻桐續集卷二

十三

文渠銘曰

木燬不暈皆物之灾佩斯繹斯寧處不材多藝多能事鬼乃諧哀哀原隰空詠孔懷靡匪邀名誕匪涉徘徊心古初驟羸時併我藝黍稷爰聞草萊既廣清直誰沾夜臺哭以薦之吟覓與偕

本言

容有讀山亭問對而避之者因詢曰今中興伊始必將有以動天下而示維新動之必先於警服諸鎮消其尾大之憂其道何居曰予之及此也國之福也草莽何知雖然傳有明訓則嘗聞之矣昔者齊侯處陳氏之禍謀於晏嬰嬰口惟禮可以已之齊侯善其言而卒不能用夫豆區釜鍾爲德於民者也刀鋸弓矢肆害於民者也爲德於民者可以禮紂豈肆害於民者而不可以禮禁之哉客曰固也今將何先曰

鴻桐續集卷二

十四

先於聞變而主上哀痛惻怛諸大臣崇廉恥而罪避位禮有之國亡大縣邑君不舉而哭於后土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茲之變非特亡數大縣邑已也竊謂今上監國入都之日諸大臣宜以公慰上疾驅而止高皇之廟率大小臣工告變於祖宗以次躡踊哀號如所謂厭冠三日者而後發先帝之喪論天下行二十七日之服服畢上當如孝皇例素翼善冠麻袍腰經諸臣工素衣烏聞角帶百日而始釋去以示非常之慟至南北情勢

一體諸大臣皆先帝特恩簡拔不幸弗獲戮力幽
薊捍禦凶逆更不幸不得從倪范諸公徇遺弓而左
右在天之靈惟有咎夙昔之因循傷今日之慘毒決
於一去庶幾猶可正告天下禮之言曰大夫士去國
踰境爲壇位鄉國而哭不說人以無罪釋者曰不自
以爲無罪解說於人去國而不可以無罪告况於失
天下之半而可以晏然於其故處乎又况不僅晏然
於其故處已乎夫桀鰲也而有清夜冥頑也而有心
知故口莫先於聞變而哀痛惻怛與夫崇廉恥而引
罪避位客曰諸大臣去誰與共理曰梗楠杞梓不絕
於山林蛟龍不絕於海俊傑貞賢不絕於國家諸大
臣誠能舉以自代濟濟蹒跚而至矣如之何其無與
共理耶

秋寒吟序

如峽中流泉而觸車輪之石如荒林寒雨如鶴鶴夜
半戛然如霜鐘渡水而餘韻欲歇如啼猿在於翁仲
之傍如調桐林嘆廣陵散問者莫不歎噓如老嫗吹
荒諸羌流涕如千年之器色作瓜綠而蝸篆盡消如
黯然蛇腹絲髮之斷如幽洞懸崖古衣冠而翻竹簡
其孰能爲此乎杜陵之老崎嶇彭衙坊鄜之間東野
之賢寂歷連州之境晞髮之處士竹石俱碎於子陵
之臺而今又有繼之者王天牧秋寒吟也天牧曰二
十五而侍先君子雞黍寒殯怡然不能詩二十而
三十服子衿課經書菽汲汲於歲試三歲之試不厭
詩四十而水食妻孥間開奔走無所爲詩今老矣
望旌旄之隊夕聽鼙鼓之音悲哉秋之爲氣其烏能
已於吟乎雖然亦有不故托之於口不忍洩之於手
晚者誰其知之陳子曰是可以序天牧之吟矣遂疾
書而序之

皖城護軍公署記

安廬池太之設巡撫中丞也自崇禎丁丑始時巡撫
官署草創幕府之職未備參佐諸賢類皆中丞日辟
無衍命而來者其蒞事之所又皆假館民間越六
載余不佞乃奉簡書以廬州司理護軍茲土至則
告之中丞黃公曰百司庶尹皆有專署所以崇體統
勤職業便起居也護軍不宜獨異黃公曰然已又告
之曰野不剛矣江不漁矣舟不捆載矣衛不肩摩
擊矣如之何而更勞民傷財毋亦閒廢之居郵傳之

鴻桐嶺集卷二

七

宅是規是葺矣乎公又亟然之遂以府治東察院
爲護軍公署既成余乃爲之記曰諸軍亦知護軍之
職之重乎曰標營曰戎旗營曰標中營曰標左營曰
左衛營曰標右營曰標前鋒營曰標後營是其所謂
戰兵之伍也曰軍勇營曰安慶營曰廬陽營曰六安
營曰池陽營曰桐安營曰太湖營曰采石營曰滇兵
營曰師柳營是其所謂守兵之隊也曰總鎮曰副總
曰參戎曰遊擊是其頭領之將帥也曰中軍都司曰
守備曰千總曰把總曰百總曰材官曰管隊是其統

轄之弁流也曰

新餉十二萬曰皖餉六

萬八千是其稽

軍帑也戰兵不嫻步伐不習鉦

鼓中丞曰問之護軍兵疎於風雨弛於晨昏中丞

亦曰問之護軍餉有缺額及侵盜將帥弁流有冒功

及縮朒剽擄中丞抑又曰問之護軍嗟乎不其重哉

問者問跳於西獻突於西南歲益制臺歲增開府於

是各制臺開府所屬護軍多或四五人少或一二人

有以故吏戚友進者有以察處賦參進者有以賄賂

進者有以要路之游揚聲氣之期許進者而其來

鴻桐嶺集卷二

八

是職之人有朝而觴酌暮而吟詠一無所事事者有

越俎而與民訟出位而獵厚利者有飾驕偶摘詞章

而代記室之爲者有竝轡而分所獲之牛馬入帳而

聽所掠之歌舞者有碌碌而一官以遷者護軍之職

雖欲不輕亦不可得已夫職輕西或能重之職重而

或反致上下之輕豈非其人實爲之與皖於金陵上

游風稱咽喉要鎮張節度萬福之勇敢黃直卿之勛

名余忠宣之節義至今與長江湯潏余雖不敏願爲

一觀如前所云云適足以示戒而已後之居是署者

其幸毋忽余言

九

劉伯宗易選序

今帖區家往往以全力用之書法而以餘力及其所
不計其要歸惟以剽襲剽竊爲務苟取功名
而已故易法又恒減於諸經之枕之半嗟乎聖如尼
其於爾占象變也不免革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
減他若周邵程朱諸大儒窮年皓首於其中然後
太極先天與夫傳義之學足以印義文而質周孔聖
賢之於易無一不以全力注之如此夫京房之卦

易圖類集卷二

二十

焦贛之繇詞王弼之義理彼其聰明才智既已處乎
大過之分矣然且以全力注之而竟無當况於未嘗
用力而剽襲剽竊之云乎然則易之亡也帖括爲之
也而能使之不亡則又易之廣大精微爲之譬之酣
寢昏憒之中狂呼喚語時見其性之存焉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夫不知其然而然非旁聽者無繇審諦而
別白是則易之力能使之不亡而能使易之不亡則
又選者之力也選者之力顧不重哉余友劉伯宗嗜
書壯奇負盛名於海內而尤深於經學曩與吳大尼

有皇明易選之梓其於先正如則鑑之鑒如妍如平
衡之析錄兩吾黨既已著蔡本之茲復取同社之文
悉加採擇以補前刻之所未盡自余所閱易菴數十
家未見去取嚴甲乙當如伯宗之選者洵義經之功
臣也大告人以讀易或至望之樂而恐臥誘之於功
名之途焉俾賢者因此側而尋兩儀四象八卦之

子

銅仙罵魏文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
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始皇作金人十二象之此所謂
金狄也漢武帝卽建章作神明臺臺上作承露盤有
銅仙人舒掌捧之中置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
服食此所謂銅仙也魏明帝祓景初元年徙長安諸
鐘簠駱駝承露盤盤折聲聞數十里仙人潛然淚下
遂留霸城是時金狄已爲王莽銷盡祓所徙者乃建
章銅仙無疑因其垂泣示怪故乃大發卒鑄銅人二
鴻橋續集卷二

號曰翁仲列坐於東都司徒門外此則象建章兩
鑄別爲一物與霸城之仙人無涉也前後紀載歌詠
類皆紛紜抵牾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金狄或泣
則悞以銅仙爲金狄宋錢謙詩曰武皇騎龍朝帝后
露濕銅仙古苔繡景初命名翁與仲無復衣冠仍漢
舊相主大鈔高嵯峨不動如山嚴鎮守豈知屹立司
馬門九鼎暗移司馬手則悞以翁仲爲銅仙三輔舊
事曰鑄金狄立阿房殿前師古云卽翁仲也則又悞
以翁仲爲金狄博洽如程大昌據華嶠後漢書明帝

至長安取飛廉并銅馬之語以爲徙移銅人者當是
漢明尤爲鑒空臆度獨唐李賀詩小序爲得實而又
懷景初三年爲青龍九年不知魏青龍止於五年也
銅仙戀戀西都至於悲泣若深痛乎黃初之篡逆不
欲躬踐其土遂以霸城爲首陽其視荀攸董昭輩蓋
不啻沮洳糞壤焉因代作罵魏文亦猶辭漢歌之遺
章云爾

昔居天府左鳳闕右商庭仰摘參井俯臨渭涇跨壁
門之高鳥釣瀛州之石鱗橫象席於井幹陳玉璽於

鴻術續集卷二

三

神明朝飽琳國碧李夕塗陰紫輕

紫輕梨名

聽昭華之

幽吹聆浮金之錯鳴抗孤掌於雲表揭雙莖於霞陰
接顙氣凌蒼冥溥甘露載瓊英潔非沆瀣不宿珍非
天漿不停鶴欲傍而猶怯月每耀而逾清點穢弗匿
纖埃莫塵登二十丈之仙標撐四百年之帝京爾辟
何人爾官何臣后宮之璽綬安在山陽之殿陛誰侵
北海之孔遊魂血汚平原之福逸韻俄埋瀾腥初於
淵水漫毒風於巍城金虎之旌旗厲鬼側目銅雀之
絃管草伎傷心書山竹而難罄挽飛流而孰澄爾不

能移彼終南之不爾詎能徙予掛斗之形挾吾目於
漸臺戰吾指於殺滬肝曹芳之淪喪看典午之崢嶸
日酸風而灑淚與劉郎其有靈於是車官口張舌橋
踣於鹿原遂留銅仙灞水之濱其後乃化爲漁翁入
於武陵

鴻術續集卷二

三

書陳陶詩集後

吾邑香城寺西有陳尚伯陶書院一稱讀書堂陶詩
所謂祇園樹老梵聲小雪嶺花香燈影長者至今僧
衆傳陶子讀英華類選諸編得陶詩頗多手錄一帙
欲共施希聖雜韻合梓之題曰西山二隱詩尚苦梗
羅木廣藏之笥篋甲申秋抄偶過故書店張氏有費
君閻如唐雅刻陶詩四十餘葉持歸合之前所手錄
幾已無遺獨希聖存稿寥寥遂以此集先授剞劂
李景南遷吾郡陶獨高臥厭原求一聞其聲歎不
鴻桐續集卷二

三

得況於齊丘之瑣瑣而欲網羅中原麟鳳豈可得
世謂陶頗諳星曆蓋有所窺於玄象逆知南唐將
事或有之然而羣小進用政事不修朋黨比周爲
陶固不處決之甘石之書矣晚唐詩佳處在於纖巧
俊逸而或失之堆積濃艷輒令人迷悶不可耐溫庭
筠有其妙亦有其累其累之尤甚者莫如陶然遇其
瑰響驟發傑思突來如雞鳴曲隴西行諸篇亦千古
之絕調也吾邑多奇士如陶又其最奇者空山流水
日把其詩吟詠如見其人於古松顏石之間何知紅

庚子丈

鴻桐續集卷二

三

江防議

先臣丘文莊曰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
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南京所以宅中
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也昔哉
言乎其於我國家南北形勝已瞭然指掌矣不幸
張角黃巢之徒乘我不備震驚九廟殃及君父
金臺一旦淪陷而留都王氣鬱然牛斗之間兼以
黃河南徙地脉益盛今日建都莫逾金陵豈待智者
而後決哉夫馳驅廣野必資長轂崇輪上下山坂
鴻橋續集卷二

七

倘驍駟騶驪出入波濤必賴餘艘蒙艫古吳楚揚
間俗習水戰春秋吳以舟師伐楚南北各有其長天
實限之非可以人力強也然則鞏固金陵莫如專練
水師而練水師莫如先議江防要害今以數千里陽
侯之波夏浸稽天秋潦浴日兩岸不辨牛馬而欲恃
區區蜂蟻之衆芥葉之舟砥柱淵過鉅寇其勢非置
力於要害不可請以三國六朝南宋之得失而言之
孫吳之設險也詳於上游而略於下是故終吳之患
卒不得淮南鄧艾起而廣漕渠置屯田江東遂升於

司馬劉宋之設險也詳於下流而略於上是故孝武
自西陽而來勢等建瓴元凶劄不五月而拔首戲下
吳以建平西陵樂鄉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
圻濡須塢號爲十鎮稱重地皆在上海而屏藩江北
者僅一廣陵郡而已宋之戍守口橫江曰白下曰新
洲曰貴洲曰蒜山曰北固曰西津曰練壁曰譙山曰
薄落曰彭城曰盱眙大抵下流爲盛而其扞蔽全楚
者南郡襄陽之外他無間焉吳欲備下而力弗能衆
宋欲及上而才有不逮斯二帝之所以偏安而不能
鴻橋續集卷二

天

永久與善乎胡安國之言曰欲固上流者必先保
沔欲固下流者必先守淮泗欲固中流者必以重兵
鎮安陸使高宗能從其說奔臨安而趨建業以韓岳
諸人分布上下而以李顯忠魏勝等從中樞重兵佐
之宋豈憂粘罕哉奈何眩於和議弁髦謀臣策士卒
負忘親事仇之耻國遂削弱不振然則古今得失之
鑒居然可考已今楚鎮撫數十萬卒歲糜七十萬金
錢安枕鄂渚北來諸鎮割淮揚之土地日尋干戈相
逐兵民爭鬪展轉無已上誰爲恢而下誰爲守則是

上與下俱委弃之矣半失之而已不能偏安俱委弃之而有不帖危者豈理也乎竊以為川安國說以圖進取莫如此一時之機會為急何者畿輔既為關鎮所復由左忠義奮起建勤王之旗而梟偽吏之首者踵接乘此亟諭諸將渡汶泗踰壽春鼓行而前犄角關鎮仍以淮揚兩郡專聽督師大臣選帥蒐卒扼南北之吭以圖應援燕齊如此而大江之下流庶可無虞荆襄漢沔間兵連禍結累月積歲始而民誘於賊不憚簞食壺漿今苦賊且甚日翹首企踵大兵之

鴻臚續集卷二

无

至宜諭楚鎮投袂而往恢復穀鄧鄧廬羅若南平諸邑而移舊撫於承天以為聲援事定即駐師其地別簡重臣開府於鄂綢繆而拊循之如此而上游乃安若夫中流一帶洶湧千里江督控之於上皖撫防之於下似已不必多所更置惟是漢之潯陽在蘄州晉乃徙於柴桑今江督所治則溫嶠之潯陽也禦寇者必禦之於戶緣案者必緣之於邊竊謂江督宜屯兵於黃州而躬蒞之一以壯汴口之援一以固皖廬之守至柴桑居鄂渚下流設有緩急旦夕可達武昌但

以道臣駐防為當三者定而後審度險易揆測廣狹參酌遠邇創戰艦布營壘以聯之如孫吳之鎮劉宋之戍勿使罅隙之洩吾知東南雖隱尚可以恢復取之固也

鴻臚續集卷二

三十

禹碑跋

右神禹岢嶠碑一刻於金陵新泉精舍一刻於揚州
甘泉書院一刻於滇之安寧州法華山皆本嶽麓碑
而翻刻之此則新泉精舍本也爲之釋文者三家楊
升庵沈鑑與信州楊少宰時喬楊沈牴牾不通容嗟
洲水數字而少宰於七十七字中其與楊沈合者僅
十許餘俱別爲注釋未知何據然暗歛遲眠語似晉
魏以後悉虞夏之間未遂有此句法也此碑懸之座
右政如仙篆鳥蹟令人低徊不必讀之成文叶之歲
鴻橋集卷二

三

韻有文有韻反覺減其古色然則三君之是非俱可
置而不辨矣宋薛尚功錄夏后氏之書僅得珣戈鉤
帶二銘珣戈六字而釋其四鉤帶三十五字而釋其
十四薛多見三代款識猶且闕疑如此以此知先儒
之慎過於今人當取以爲法也予又聞廬山紫霄峰
石穴有禹刻會稽覆釜山有禹書又任昉述異記空
同山堯碑禹碣文皆科斗繇此數者類推當其莫山
潯川舟車龍橋所至龍畫螺書散於天壤不知幾何
更四千餘年苔剝蘚蝕石泐崖傾有過而不知爲聖

上之迹者矣可勝嘆哉雖然地平天成之烈自神禹
視之亦且等之浮雲也而况區區點畫之末學者務
窮其原本而獲其所恃以傳者焉斯可矣嶽麓原碑
予舊亦藏其一俄已失去今衡湘烽火燭天安能再
觀爲之一慨

鴻橋集卷二

三

復宋長庚判史書

四月間承翰示旬日內即馳一札托傳玉生兄致之
燕老大略謂同年之賢者求一掛冠不得非所以曲
成高尚且幸門生爲督撫尤不難於一緩頰也燕老
价歸遂已許諾今果出於路皓老庶不負翁兄之惓
切矣春秋戎狄解辨証詳確足補馬鄭未備但伊洛
之戎實屬允姓居極西瓜沙之地秦晉誘而致之陸
渾在今河南伊陽間被髮因其本俗與齊桓所伐山
戎界公所追濟西戎應是一類而散處各邑大罪無
鴻簡續集卷二

三

任皆其族也乞再詳之至晉文奔翟徒以有資易遠
爲言絕非鄙遠之國時肥都鮮虞鼓城皆自狄別種
未知誰爲文公留處其入衛也俱是此等而讀詩者
誤以爲北虜胡人得佳解而豁然破千古之疑誠不
磨之鴻篇也此時女直薄都城中國元老亦遂胡服
將來如田弘之爲紇干李弼之爲徒河氏者殆不可
勝紀孰及孰夷何從別其是非翁兄此書殆有深意
當吹岡懸之國門以伸內外之防自不煩致爲耳仲
章兄久未聞問不識近况何似珍貺拜惠正應慈聞

急需感篆非可言喻秋風清爽何時肩輿膝間共吐
縷懷率謝不盡萬一

鴻簡續集卷二

六

長安歲時記序

嗚呼此華亭宋啓明居長安某里所記也成於萬曆
末今去之幾三十年其風俗之移易殆有不可靚縷
者啓明爲此書時值 神宗端拱於上公卿勉於忠
厚士大夫習於廉讓庶人務本而勤生婦人孺子知
禮義而向化瀚海不波蠻夷胥服四方語風俗者必
以長安爲歸俄而 龍馭上賓 熹宗繼序崔魏殺
人於輦轂之下俄又 先帝登極宵旰不遑肅慎氏
擊鼓徹於長樂至今崇禎甲申歲而此地遂鞠爲茂
鴻捕續集卷二

三七

草矣可勝痛哉可勝痛哉詩云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之子于垣百堵具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卒章云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
謂我宣驕當周室板蕩宜王能勞來還定而和輯之
卒獲底於安宅世患無哲人豈患漁陽薊丘之鴻鴈
耶啓明此書頗簡約可觀其間脫漏者如元旦燒香
東嶽廟賽火爆紙且寸上元燃燈法藏寺萬僧環繞
日樂沸空二月二日剪祭餘脩小兒以木二寸如棗
子置地盤之曰打梭梭四月遊人集草橋醵且博

餘乃罷五月朔至端午人家如飾小兒女簪以榴花
號女兒節中元上墳製小袋以往祭甫訖輒於墓次
拘促織滿袋則喜十月進牡丹冬至入畫素梅一枝
爲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日九九消寒圖凡若此類
皆宜詳覈而補錄使讀者恍然有兔葵燕麥之感而
身任世道者憤然起連呼渡河之思則此書之裨益
於 聖代匪淺鮮矣序以傳之併爲增其遺事於後

鴻捕續集卷二

三八

送曾季子之蒲圻序

嘗讀邵子書見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以爲善言性情者莫過焉今夫天地閉塞霜雪載塗白晝黯淡陰風怒號動植之物靡不拂之而蕭條遭之而剝列其爲情也殆若不勝然而太和保合正氣堅凝岑寂無慘之中而有歸根復命之意道德仁義忠孝之士而伏在草莽仙於卑位者似之乃若暑之變物也金石流土山焦膠解液出而不可止使人起居頓易其方手足若無所措祖不已而至於裸程裸程不已而

鴻臚集卷二

元

至於狂有攝衿危坐斂躬秉禮者於其旁而反嗤之嗚呼情可變者也性不可變者也不變其情是無喜怒哀樂也變其性是天失其所以爲情地失其所以爲寧人失其所以爲貞也然而逾甚焉蕭條剝列也而或震雷無冰或草木甲折遷至流汗涉沔者有之則是性與情而俱變矣嗚呼吾未知大冠如箕長佩陸離書字如塗巨鵠者而善變人如是乎同年友臨川曾季子獨能拔出流俗超然自命每於炙手可熱世所共趨者漠不動其中懷應聘抵長安距千

旅數武散裘芒屨孤燈熒熒予過之殊與選人不類今將出宰蒲圻索予一言予何能裨益季子無亦慎守季子生平於焦土流金之日焉斯已矣蒲圻爲郢之名邑春秋夏汭之封也種美藟比魚蝦不論錢賦稅之入頗易季子臥理之而存餘故予之贈行也不及治邑之事而言其大者以爲別

鴻臚集卷二

早

潘七哭嫡母劉太夫人文

嗚呼崇禎厯盡而吾母之壽遂盡矣今已滿七七之期則弘光元年之二月十八日也而不孝子尚食息於人間徒修尋常之祭嗚呼慟哉尚饗

潘安人合葬墓誌銘

予曩讀銓志常神廟丁戌間吾鄉蔡允麓先生以六卿之長抗疏拂衣一時郎署遷斥殆盡其耿介尤著莫如司勳心卓錢公已子執掌輶軒過鷺湖葛溪問近代良牧長旌不嘆服於永豐令錢公如卓者其後客自滇南來道憲嗣錢從卓公之賢聲聲志倦于嗚然曰異哉是臨安同產之三錢也伯仲勳猷文章之盛殆與藍田諸呂頡頏其家法閭閻足以冠冕東南欲從而詢咨其詳以慰夢寐崇禎甲申錢太守處鴻補遺集卷二

山來治吾郡下車而巨蠹大猾股栗逾月而悍卒服三月而凋瘵悉起甫半載政教大行乃謀板輿奉生母潘安人就養俄而訃音至太守泣曰某雖以禮後銓部公降服於本生比部公然吾生也而不用吾情吾幾無以用吾情矣請給假治喪將歸合窆安人於比部之壙於是父老子弟額之當事曰在禮本生沒自願回籍給假者聽然又有降柩不得守制之典守生我我安忍聽守之去且給假者自願也非必然之制也某等之留制也非奪情也當事下其詔

勉留卒不可得乃手所爲潘安人狀乞志於予予固
必察其家法圖範而庶幾入吾之耳者又安敢以不
文辭安人系出仁和潘氏潁州兵備副使兩泉公之
次女也兩泉公與太守之祖觀察卓庵公同成嘉靖
進士同爲曹郎安人誕於長安邸舍母乏乳觀察之
嫡嚴恭人互乳之遂締姻好之盟年十六歸於比部
如卓公比部少敏異爲制舉巍輒有驚人語時伯氏
司勳以文章雄長壇坫比部比而事之金昆玉友窮

鴻臚續集卷二

四三

兄既已有豐年之獲矣吾其敢怠於薦菜乎乃悉以
家乘畀安人益專意於寒暑伊吾安人固世家女素
嫻相內諸務而嚴恭人者又以懿美垂則於前安人
守其成法推廣之以故尊章先後之奉櫛縱箴管之
制酒食邊豆之職井井條條罔不協於至當比部遂
不復以瑣屑累意日惟拈弄拈括而已歲丙午比部
泉然賢書不居未嘗以逢時爲喜而深以不逮二親
爲悲日與夫人相向而泣當其驅車而令永豐也安
人實偕之夾轡號嚴邑叢奸胥聚左道兼之荏苒中

沒比部戴星劬勞益不暇步及家政安人則以其綜
理於私室者而綜理於官署猶之襲昔也其後比部
推司城擢尚書曹安人以病弗獲隨而比部遂慨然動
丘壑之想矣安人先後舉丈夫子皆比部躬自課督
惟太守以次出繼然猶課督如諸子不少貸延訪名
師恒廢寢食每孤燈熒熒左帖右碑比部挾諸子執
升鉛之安人焚膏庀其相勞意懽如也今太守旣成
進士諸子或蜚聲南雍或著名東膠或以異等第一
受知文宗賜從蟬聯直在日暮其他姪擁皋比於

鴻臚續集卷二

四

氏者十科中甲榜六人鄉薦七人皆其砥礪之效也
猗真盛哉比部歸五年而卒卒又九年而太守於側
應除郎曹主曾欲留之比太守曰吾母固善病自先
比部棄就孤吾母淚睫盈盈始十載如一日也吾不
南母病逾增劇耳於是決意就南校南工部迎安人
至秣陵而左右之朝進參者夕調鼎俎安人喜氣洋
溢幾滿大宅迨太守之臨晉郡也引領於垂白之慈
庶幾以養志於南署者而移之於西署豈意其竟以
微疾而溘然焉呼何其遽耶按狀安人坐而孝慈周

旋中禮居觀察公暨嚴恭人喪哀痛柴立事比部婉
嫺恪敬有敬姜少君之風嘗爲比部置小星比部卒
謝遣之尤篤於姻黨撫其姊之孽子與咻備至同氣
五人有天者有弄其室客長安不返者恭人類皆曲
加存恤訓諸子曰兄弟天性難完易陳母以婦故失
惟訓諸婦曰母貴而驕母內言出柵母登涉逸遊是
務下逮穢獲之賤御必以道筆楚未嘗妄施迹其言
勗矩矱所謂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者非與比部好學
博覽於儒籍外尤嗜內典諸書安人休之修持日異
鴻梅續集卷二

聖

童血誦陀羅尼喃喃不絕臨終稽首彌陀無異平
蓋處富貴紛華而超然有以自異豈獨其家法閭閻
之卓絕已耶安人生于萬曆癸酉十一月八日卒于
崇禎甲申八月晦日享年七十有二天啓乙丑永豐
報政獲封孺人戊辰恩廟登極覃恩晉封安
人生子男八人長蔚起南雍廩例生娶周氏通政使
與麓公孫女次喜起爲銓部心卓公後天啓甲子舉
人崇禎庚辰進士見任江西南昌府知府娶沈氏京
衛參軍紹泉公女次礪次肅起仁邑廩生娶黃氏廩

東大參又謙公女先安人卒次奕起郡廩生先安人
卒娶沈氏太學尚醇公女次霖起郡庠生娶沈氏儒
士兆泉公女次雲起郡庠生娶邱氏淮安府丞二懷
公女女五人長適沔陽州同知象瀛金公子兆奎次
適廣東陽江令華麓虞公子亮寅次適大學士文瑞
高公玄孫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高兆麟俱先安人
卒二幼甥孫男十六人礪武景武俱蔚起出礪武著
武奮武若武壽武俱喜起出翹武肅起出印武奕起
出遷武循武揆武超武仍武武俱霖起出礪武著
鴻梅續集卷二

聖

起出娶某氏聘某氏詳在家狀孫女十七人蔚起
起奕起各四女喜起霖起各二女曾孫男六人礪武
出者四長師秬次師秬次師麋次師穰著武出者一
師昉印武出者一某曾孫女一人望武出茲以某年
某月日塋安人於靈鷲山之陽從比部公之吉壤
也銘曰
崔弗魚軒兮綸綍煌煌垂紳擁笏兮其猶未央婦有
德而母有儀兮于以祇受禎祥我操彤管兮勒嘉珉
於幽藏惟茲宰如之封兮曠百世以彌彰

地理慈航序

予少讀書劉士雲漪亭得古三墳乾坤鑿微厭其文辭淺陋擲去之已得郭景純楚經至及氣納骨以陰所生嗟呼士雲曰此宜非偽因爲求章其書海內或用其語於制苑每與士雲相視一笑後又別得玄女坐經一帙中有穴吉莖凶與奔死同之語金丞相石欽玄註曰郭氏景純引此又青囊經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評者亦謂曾爲景純後証不知二書之淺陋正與三墳鑿微無異時假借景純書以欺後世非徒然也

鴻漸齋集卷二

聖

友有取於二書也予家食以來獲以餘力涉獵太乙奇門鳥鳴風角禽星觀象諸家其猥鄙而託於名入如二書者又復不可縷指頗欲效輩儲華谷作祛疑說而力未逮今年夏曹以木持徐予先刺史絨至出同里胡友生所著見示讀竟蹶然曰是二論十說蓋蔡牧堂發微之奧旨而楊救貧倒杖之真傳也其所託景純楚經簡約明盡足稱郭氏忠臣堪輿得此可以盡廢他書昇投炎火矣昔陸士衡欲賦三都讀左太冲之作而輟筆向使華谷握管未必有此了了

予又何能益之以質言乎記前歲王崇闇憲長奉命審視留都寢園偶相晤於陶英人銓部坐縱譚南北形勝時天壽山佳氣鬱蔥顯陵松栢無恙轉盼之間金粟堆前龍媒去盡萬里孤臣望楊山如在天上恨不獲從憲長一告哀於壇宇再瞻麟馬讀友生此書徒有泫然涕下而已予先幸以予言告之友生庶知孤臣兩月以來竟廢筆墨之故今雖勉作此序愧不能盡所掄揚也

鴻漸齋集卷二

聖

祭徐夫人文

建武之際爰有一人廬於澗溪以從先臣僉曰時可
子胡隱淪再拜稽首吾母丁寧巢入長安帝耻蒙
塵哀哀 鼎湖悼此耄身副筭之錫 五朝寵靈太
思木報新榮勿庸衆嘆茲母愧彼有丞曾幾何時
側遽升維我巨源文其六經不廢瞿曇旃檀在與日
有母訓曷敢勿誠緊母事佛慈仁躬行賑荒權極
沒濟生昔者 皇祖慎簡股肱我司空懷惠著
惟瑞筮仕忤璫宦成百折之澗千尋之壑人倫之
鳴鶴續集卷二

夷險不驚清浪萬里懸猿屯公也談笑無也劫
衣粗食糲夜寐夙興虔持毗尼微于性情下或所死
倘類茲辰去來超然抑又何望後有昌黎庶幾元城
東湖鹿巖千秋令名爲善長世嘉言重中我莫振鰥
如聞其音誰寫煩輔以瘳以深庶慰多賢露思霜心

恒山存業目錄一

介石軒詩草序

賀南昌府儒學訓導許君薦辟序

經國大業序

告晉州城隍文

告滹沱河神文

汪叔遜藏墨記

陳母姚孺人壽序

喪賦序

恒山存業

目錄卷一

丁永錫制菰序

瞻天恭紀序

晉州城守畧

條陳錢法疏

上范太尊書

祭督師兵部侍郎盧公文

特恩紀政

恒山存業卷一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政家玉車梓

介石軒詩草序

邑侯坤儀卜公治兩邑名實大著歲丁丑適秩滿將應明詔而某勉忝所著古近體若干首問序於予茲結歌之所歷唱遊覽之所吟咏備焉風泚乎盛矣嘗考成周之際卿大夫交接互以微言相感往往稱詩以喻志然大抵於風雅頌隨意取之不必其自賦也垂隴之會鄭七子

恒山存業

卷一

彬彬擅文學之譽而其歌以享賓者黍苗關桑草蟲諸什而已其間召康公尹吉甫之流道德優長才復超軼時有所著作類皆開乎衮職民生賢才政事之鉅離嗜肆好較之塗謳巷号有良不相侔者詩之道莫此為盛降及後世論詩者遇有窮而後工之語於是以其權歸之布衣貧士旅人羈客而卿大夫離嗜肆好是音漸微即號稱大手筆若唐之張翥公蘇許公非不雕績見長而其旨近其誠處得辭之辭而罕視

之實矣矣公吉甫之難其人矣予觀我公之作方詩風雲月露凡其染毫觸楮必擇有補於世道者然後形之詠嘆試讀長短句出塞曲抑何其深而識遠耶至於道德充沛之餘雖復尋常酬答偶爾贈送若然格高蒸民之遺響焉今天子繼序中興比於周之成宣庶幾有如召如尹者出入承明勤勞聖代之理而館閣之選悉從司理令長於詩者聖代之得典也然則依日月而矢卷何以大洗燕許之習者

恒山存業

卷一

二

舍我公又安屬哉

賀南昌府儒學訓導許君薦辟序

今天子銳意中興廣求賢才 詔兩京三品以上省直五品以上諸臣擇進士舉貢監士民之堪任守令者各舉一人其不佞拜手颺言曰是高皇帝之所以坐致太平也不圖蒲輪玄纁復見於今日庶其有如劉文成宋文憲楊文貞者之幡然而起乎或曰茲典之廢久矣如近例何應之曰古之取士不遺於版築耕釣惟其賢惟其才而已奚以例爲如以例也亦惟於上下教

恒山存業

卷一

三

千載間準其善者行之而已奚以近爲雖然非例無以解子之惑非近無以破子之拘子所詔歌而傳誦者非 神宗垂裳之治乎考劉公元卿鄧公元錫王公敬臣章公潢王公升馮公行可程公九思來公知德皆萬曆中之薦辟也或祠部郎或翰林待詔或掌教或國博而後進階奉訓大夫惜也諸公多以老而舉又多舉而未蒞職使其出而見之設施文成文憲文貞之功業庸詎多讓乎哉且夫大有爲之君與名世之

臣之相遇其期必以五百計其相遇之禮必有更隆於蒲輪玄纁者然當其未遇則計五百年間此禮之虛懸而空置也明矣以崇禎視洪武僅二百餘年耳是其於五百之數猶僅半之半之則亦既已近矣況於萬曆舉行之典又復昭如日星也哉嗟乎士不患禮遇之不隆而患致主泽民之具之未備夫女子之在閭閻也惟恐無修之簡也迨至偕授綬御輪舅姑饗以一獻之禮而或德言容功之一有缺焉辱矣禮遇之

恒山存業

卷一

四

不隆國之辱也德言容功之一有缺焉辱在我矣而國之辱逾甚是不如其簡也已南昌司訓嘉興許君以郡守沈公之薦應 明詔行且有日君之司教於吾土嚴於視躬寬於待士恕於處僚友所入俸悉傾以昇書賈坐兩廡側日取群書讀之呻吟之聲與諸弟子低昂互答抵掌當世兵農禮樂之務浩浩如注三峽諸弟子佩服其教者多以名節經濟自見品行抱負如君者真能無愧斯典矣予鄉爲文貞崛起之邦

而文成文憲則又君之鄉先輩也是三者予於
君乎望之兼書其語以爲君賀

經國大業序

凡天下可歌可詠可驚可愕可悲可涕之事夫
人有見於中不能鬱鬱而苟然也必將有所以
洩之漢以書疏紀傳魏晉齊梁隋唐以詩賦宋
元以詞曲獨至我明而苦於無所洩也其所爲
書疏紀傳詩賦詞曲之類求其彷彿古人者屢
屢乎十不能一二然而歌詠驚愕悲涕之情則
固未嘗忘矣未嘗忘則必將有所洩也安歸乎
歸於時莠而已夫時莠之爲體也隘矣然雄偉

非常之士以爲非此無以獵功名而致富貴也
相與輕性命而殉之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
年或數十年而後庶幾一旦風雲之遇也當其
未遇勢不能令此而他有所營祇毫伸紙之際
一切可歌可咏可驚可愕可悲可涕悉借書於
比偶而因以甚快其所欲言是故我明之時莠
將與漢晉齊梁隋唐宋元之著作並耀天壤不
特如此而已屈指三百年間相業如南陽新都
永嘉銓政如忠定莊簡直諫如忠愍謀國如忠

宣理財如文襄清惠職功如靖遠威靈新建其
初皆時莠之人也蓋能爲時莠者究可以無所
不能况於文章之事哉予獨病夫不能爲時莠
者之詭託於時莠也徒恃爲功名富貴之資而
於歌詠悲涕之情漠然無涉既已無其情矣其
又安能有所作乎自予之流離於此道也歷萬
曆之末以迄今茲其間官府之異同忠佞賢奸
之勝負夷狄寇盜之搶攘兵農田賦城郭
之變遷其足以動吾之情者多矣而天之生才
恒山存業

卷一

九

實數倍曩管於是燕齊秦晉宋鄭吳楚閩越滇
蜀不約而皆以聲氣相通嘗試讀其時莠凡前
代書疏紀傳詩賦詞曲之所不能洩者悉於此
偶焉洩之噫嘻盛哉予友喻京孟喟然曰是他
日南陽新都靖遠威寧諸君之所由肇也安得
以時莠相輕因悉傾鄙簡之所寄者遍加評閱
而題之曰經國大業予嬀熊仲平實佐之京孟
高識遠韻衡鑒妙絕一時夫讀之而歌咏驚愕
悲涕之情拂拂不能自己者其殆繇於斯邈

告青州城隍文

惟神職幽惟守職明守有玷則神可以布
帝之威而加陰殛至於旱潦災癘中亦可以揚
天子之命而祗勝於神頭與神交應之者夫忠
臣廉士孝子悌弟義夫節婦神之所勸守不敢
匪而弗舉其有顯過隱惡神之所棄守不敢庇
而弗罰而智識所限聞見所固實賴神之聰明
正正啓迪於冥漠之中則拜神之惠莫大焉謹
告

恒山存業

卷一

告濬沱河神文

昔先王秩祀五嶽配以江淮河濟恒山之麓巨
濬淵設神則司之宜與四嶽並列爲五而歲享
缺然實惟有司之責今茲恭膺 明詔來蒞茲
土歆安戢吾民必先恪脩神祀庶蒙休嘉之賜
天神之威靈能使河水泮合於俄頃推之風雨
寒燠俱可誠求而應况於河流之常變尤神職
內之事其幸無激怒衝突以傷境內之室庶永
稼是某今日之所齋宿而預禱者也謹告

恒山存業

卷一

九

汪叔遐藏墨記

往歲予訪王佐之於海陽友人汪叔遐從石塘
來晨夕過我寓舍予亦時至其室叔遐每留予
快對竟日暇則出所藏佳墨遞相品第叔遐首
藏甚富自羅小華而下凡數十家而程君房古
于魯潘嘉谷所製尤多予從乞其餘者叔遐以
君房玄元靈氣一笏嘉谷金質四笏餉之予意
未饜而叔遐寶惜殊甚遂已不欲奪其所好也
今年春叔遐遺予書云頃購墨數倍於笏耶與

恒山存業

卷一

十

予共賞鑒而道遠莫致予其爲我記之予惟文
士之亟需墨與陶泓毛穎並重而古今以此技
擅名者莫如新安廼予過新安問之賈人求其
黝黑而光潤者已不可數得獨叔遐之藏煙細
膠和磨之甚堅濡之無滯洵予目中所僅見也
物聚於好之專與強有力信然予於叔遐而有
感矣班固贊漢宣中興廼於技巧工匠器械之
精好而嘆美之以爲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至歸
之人主政治之效或詆固所論爲迂今觀於禹

鼎湯盤夏琖周尊垂和鐘叔離磬何莫而非出於三代聖王之世建乎晚季造作多苦窳苛簡和率爲僞無他上之誅求者廣而下之應之者無餘貲且無暇日勢不得不爾則政治之敗壞實爲之固之言詎不信而有徵哉嗟乎予於是而知一神宗德澤之獨深也所藏特文士器用一種牙頰其製此者如君房于魯之徒悉出萬曆間當是時一藝之微皆極於精良他工匠器械之名當世者茶注則宜興時大彬磁杯則浮梁吳十九佩刀則崑山陸小拙而又有吳興陸氏之筆松江顧氏之繡種種畢備於化且舒長之際今其名姓或知之或遂不及知之夫一藝之工巧久而不傳儒者每用爲惋惜於先朝德澤隱寓其間而可不爲之低徊寶貴慎守而謹司之也哉叔遐藏此予固知非如五物率志之爲而其慨慕深矣爰叔遐惠予玄元靈氣已爲友人搜去今尚存其餘者數笏將以誇示於人亦欲與禹鼎湯盤而並傳之無窮

陳母姚孺人壽序

當 熹廟朝有以七宜六議昌言殿陛直聲大著海內者則侍御陳公其人也公崛起建武慕公者遍江右於是南昌相國之令嗣尚寶君頤締姻好於公公遂移家南昌有子伯璣尚寶君之館甥也文而才歲丁丑侍御公之配姚夫人壽五喪諸與伯璣同社者曰是名臣婦而文士毋也不可以無禱祝之詞則雜然而前曰夫人之事舅姑也恪恭其待先後也退讓或又曰當侍御之在卑伏也夫人操井臼以著勤及侍御之處熾盛也夫人曳綈綦以示儉或又曰其課伯璣以文苑也午夜展窗靡倦其勗伯璣而勉之於道德也啓口措足而不忘義方已廼旅進曰是殆將繼麻姑而壽考無疆者與予笑問之子之稱斯觴也其亦有冠遠遊朱衣虎頭繫囊五色綬帶劍而至者否乎亦有乘羽車駕群龍麾節幢旂奕奕而來者否乎亦又有諸華可爲蔽膝麒麟之脯可捭而食否乎口無之無之則

苟爲引麻姑以相比擬且神仙之事儒者視爲
誇誕子之稱斯觴也亦質言之可矣已而曰予
以顏魯公仙壇記記麻姑告王方平語悉如荀
子云云魯公忠孝人也應無誇誕之說夫蓬
萊清淺東海還爲陵陸世淺陋之士聞之未有
不抑歛其語者然小雅之言如山如阜魯頌之
言如岡如陵亦豈異於麻姑之旨哉今諸君所
少者朱衣虎頭羽車麟脯然而麻姑則固儼然
於座上也苟亦舉蓬萊東海之語以當山阜岡
阜之頌乎他日伯璣以文章榮顯紹侍御之業
而光大之諸君又復驅朱衣搦羽軍而進麟脯
未晚也夫擬人必於其倫而徵事必以其地麻
姑者名媛淑女之倫而建武之地之所產也是
宜舉以侑夫人之觴

夢賦序

丁仲賜居士夢賦成陳予爲之序曰居士嘗北
涉滹沱命酒金臺携蒯緱歷榆關鐵嶺憑吊歎
歎已又浮淮泗絃歌羅田故邑登天柱之危峯
尋濡涓之古渡矣所見宮闕園池山川城郭風
雨晦明鳥獸草木蟲魚器物之變態不可勝紀
而居士讀萬卷書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之言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歐陽脩之
紀載月氏天竺九真象郡挹婁歐邏巴之異文
怪牒居士皆得而縱覽之居士之夢亦神矣哉
頽安能得雒陽紙而盡賦之與雖然居士於雞
鳴月出斗轉河斜聊示一二使知想與因俱屬
無端則旣醒之夢與暫息之夢了無有異居士
其真達幽明齊得聿一歟生晝夜者與周禮大
宗伯設占夢之官有吉夢則以季冬聘而獻之
於王王拜而受之一夢之吉王者亦不敢視爲
輕易今擾擾百年間能向酣眠夢語中快心適
意者幾人况接構馳騁之頃乎讀居士之賦可

以遽然而繼矣居士方以賢良茂異應明詔
其尚有治平之書當吉夢之獻于天子者予
日望之

丁永錫制菰序

嘗讀詩至蒹葭白露之篇明然曰是其涇渭澹
澹之遺音乎其土厚其水深其民敦重質直凡
過而低徊者慨然有聖賢君子之思庶幾得見
其風昔之所企慕望而呼伊人也豈其遂遇伊
人也哉疑之也豈徒疑之蓋信之矣簡兮之詩
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今之西方昔之西方
也昔之美人今之伊人也然則固有不必過其
地而致思者而况覩此蒼蒼淒淒采采之在目
世山存案

予是故其疑之而深信之也涇渭澹澹之所感
固然彭澤屬潯陽郡小孤千尋屹立雄風壯濤
鼓蕩無際馬當橫枕於前蛟龍舞而陽侯出是
其山川詎止涇渭澹澹之比哉曩予數過之每
當颶起潮來雲飛日落遙睇城郭如在十洲三
島輒恍惚憶秦風所謂伊人者丙子秋見丁永
錫於會城已又得其制菰予然後信茲地之果
有其人秦風所頌溯洄溯遊而不可得者予竟
得而左右從之快哉永錫制菰高深奇博鑄古

今而開天地讀者如對小狐之秀板馬當之雄
傑永錫可謂不負此山川者矣嗟乎彭澤去光
黃咫尺耳當茲冠氛擾攘甲冑肆馳類皆朴刀
桿棒大馬長鎗遞相震戒而永錫閉戶伊吾編
厚之業日盛此何異公矛蒙伐虎韞鏃膚間而
有溫其如玉者在焉予益不能已於蒹葭白露
之懷矣

瞻 天恭紀序

今上御極之十年既備禮樂飭法度 念京師
天下根本廼 命冬官繕治城郭秋八月 上
駕往閱一時遐邇諸臣咸欣欣然望屬車消塵
庶幾快瞻雲就日之願而太學生臣徐世淳適
在都門躬逢其盛倚與幸矣臣伏覩 皇上郊
祀步禱耕籍視學無一不親舉 玉趾若力戒
乎深居高拱之爲而此舉尤屬特典至 諭衛
士毋禁小民瞻望又若惟恐與天下不相接自

三代盛王未見有憂勤靡倦平易近民如我
皇上之真切者也周頌之詩曰時邁其邦昊天
其子之繼之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盥然則今日之昊天可知矣四方之震疊抑又
可知矣臣因世淳而竊自悲也臣犬馬之齒已
及強仕浮沉南浦西山距長安幾四千里無繇
一抒吐約結於山龍藻火之前戊辰季夏曾捧
先人遺表恭叩闕闕又以逢掖之賤不敢越班
次而近螭頭臣與世淳同爲諸生而遭逢不同

如此實命不猶豈虛語哉然而葵藿微忱臣願與世淳交勛之毋徒夸耀其過於篇章已也

晉州城守畧

予蒙恩釋罪謫居茗溪或過問曰幸矣子之受知聖明也所爲城守事云何緒唏噓告之曰晉賀若弼推心爲國欲格外望活竟不免罹禍今某未聞平陳之策僅保一斗大孤城廼遭遇非常如此臣愧且死復何敢言問者曰聖明知之子何闕焉予唯唯退而書其事當予之知晉州也蓋崇禎戊寅八月六日云九日往閱其城周員止四里高止丈有八尺眇然一土培樓而已獲於斯穴焉狸於斯穴焉獲又於斯而穴城旣下敗矣步損之而又損之且復上漏予亟召王曹脩而忝重計脩直工曹進曰晉之役於官者戶召之傭無所爲直追其閒處也戶且納直於官焉可獲白金二千予笑曰此真蠻貊矣亟罷傭直之糾募其頭爲傭者重與之直民懽呼於未嘗有也偵榦揀柵之聲登登然工舉矣械未脩也視庫得大小賊虜總近八十具予曰倍之可遂召良工倍之他神鎗萬人敵火籠

箭弓矢刀斧礮石猛棍以次或製或脩於是下令曰守先火具今擁其具而不知施放有知之者或商或旅或館其師儒幕職之署予皆尊禮之不必其晉之人也俄有呂行可曹蓋忠出而應令曹山右人訓導君大成之子也予亟拜之日屬鄉勇百人聽兩君指使人日給以三分之糈每十日輒更百人五十日而晉之施放火具者遂五百人焉至九月終向之下敗上漏者倏而屹然向之未備者舉而試之燦然轟然晉之

人初不知予何爲也是月奴遂擁衆毀牆嶺而入矣十月五日予捧學臺試士之檄偕各州縣諸南宮太守范公忽告予曰奴入矣予曰茲之入奴且有所嘗我弗備勢必及真保盡遣州縣歸乎公以爲然予遂返晉益繕器械嚴訓練廼告於大夫士庶曰向者諸君類嗤我今則急矣請以東西南北之四城分爲左右請以左右之八城分隸鄉紳每鄉紳統子衿十人或二十三十人每子衿統塏夫十人塏夫子衿鄉紳居近

某城輒爲某城守禦取其耳目熟而稽查易請以鄉兵五百名分隸四千總往來策應取其胆強而技精令既定廼誓之曰某生平以平原睢陽自許夫能爲睢陽者廼能爲平原曷哉無失忠義此十一月朔日誓也又三日真定郡右營兵叛斬關焚廬予遂於初六日擐甲登城如前所布置有來報者曰北亦有叛卒且至問衆幾何曰甚衆馬幾何曰俱馬也予因知馬盛必奴然不欲危言以搖衆心次日學臺吳公至予迓

之人晨起復導之出已予復入則郭門之外冠者髻者羈而弗者耄者髮者黧者躄者痾瘻者擁填如螳盤予念驅之則數萬生靈收之則奸人闖入廼號曰無爭門需令令他邑擇角巾褒衣一人籍其名而授之旗令晉邑各村亦擇角巾褒衣一人籍其名而授之旗旗皆揭其邑與村之名邑與村之避難者立旗下角巾褒衣者聽其語音而別之令則收疑則驅活者至八千人予語吏曰齊君仕邦曰人已滿無食凡撫按

屯隨學院所貯穀可悉發減價予民君當出郭以價相畀視少賊而多積者糴以補草亦如之城中遂不苦饑時道斷邏卒被虜予遣百總劉大夏張翼明等督鄉兵探賊候城堡初九日卒遇零賊大夏不知其真奴也同鄉兵大呼而前賊賊三走報曰賊真至矣無何火起郭外賊勢不知多寡王建邦孟克忠呂兆西者敢死士也予以詭詞激之曰賊未必真奴汝豈不堪叛兵敵乎汝能往予以步騎三百相佐相機進退何

恒山存業

卷一

二十三

如克忠橫刀躍馬頤自選同志二十人偕步騎五鼓啓關而出子謂賊攻城恒以五鼓及質明其酣臥則在三鼓當以三鼓出出則屯於近郭三里克忠等如所布置屯於三里至晨食時見數十騎風馳雨駛兜鍪鐵鎧光溢道上克忠等大呼赴之矢併發中一賊墜馬克忠手砍一賊刀沒於髀遂爲賊所及俄而黃塵蔽天賊來益衆餘步騎悉收回賊遂以數千騎結營北城沙頭村以數百騎環城四射箭皆有番書見者始

知爲真奴矣顧箭皆無鏃於是城上驢呼奴矢已盡子曰非也賊以土城可虛弦下見城上固守詰朝矢且如雨矣得南方藤牌禦之最便今不可得則以木釜蓋可代也命取釜蓋數千人持其一或持二三十口賊數千騎來攻梁箭如雨箭悉着釜蓋上子督鄉勇四面發城房砲暨神鎗殺賊百餘晉因有滹沱河跨以浹梁次日忽甲馬數萬中建太白之纛鼓角衝梁而渡城上驚惶失色亟請發砲予下令聽其前哨且過過幾二千又下令取砲之有藥無鉛者誘之發二空砲於是賊以爲鉛盡砲寡遂喧呼爭渡頃刻梁滿予廼發大砲連擊死者無算滹沱爲之不流賊竟分爲二其大蘇未渡者趨新河其前哨已渡趨與城北之賊合至十三日大風揚沙拔木予聲復啞私念風如此守者未免股慄聲啞又非佳兆思以鬼神鼓其氣廼詭造一籤負戰勝托於河神衆聞踴躍百倍賊人馬碎湯而來子草裝萬人敵乘風擲之火盛賊不能當

恒山存業

卷一

二十四

條陳錢法疏

爲海內匱乏可虞生財須有要術敬陳一得少
佐持籌事臣聞理財之道生與節二者而已生
之之途未盡而徒以節縮爲事是慎其出而不
復計及其入也然生財固非一端如礦稅如洋
禁類皆利不勝害如楮幣交會則又患於積久
而成廢雖臣皆不敢輕言獨鼓鑄一事諸臣屢
有敷陳言之似涉迂闊無當臣愚以爲足國之
道要不能外此何者今閭閻蕭條物力告匱非
但山存菜

卷一

二十五

獨國用之不給也民間之朱提白銀已銷耗
而漸趨於乏矣惟有鼓鑄通行可以化銅爲金
庶足以濟其匱竭然必通上下而計之歲鑄十
萬則歲增十萬鎊百萬則歲增百萬其買銅計
工雖所費不貲或在官亦無甚利而民間驟得
十萬百萬之錢則其爲利也大矣若但屑屑於
工本幾何所償幾何有司專持在官一偏之議
而不爲上下通融之算非計之得者也嘉靖中
督臣譚綸之言曰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

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不知歲鑄錢一萬
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
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古哉言乎今
誠欲通行鼓鑄則莫如先廣鑄局臣考唐時鑄
錢於陝宜徽信銅冶共九十有六宋鑄於諸路
銅冶共百三十有六此前代之所已行者也稽
之國朝洪武中設寶源局於應天府又設貨
泉局於江西等處行省永樂中亦遣官於江浙
閩廣鑄錢今當倣此行之凡會省要地皆效兩
京各設一局如臺臣宋學朱所議兩直則以京
兆府丞統其成而以首領分督諸省則以右布
政統其成而以府佐分督此法一行則青蚨赤
不所在湧溢計必歲增數倍誠今日鼓鑄之要
策也此外尤莫如嚴禁私銅今五金之費惟銅
爲最侈釋老之像居室門戶之飾區界樽罍觴
環局鑰之用茶鐺酒具與夫雕嵌之物無往而
不用銅俱宜一切禁止凡銅商擔負而來者悉
入鼓鑄之局給以應得之價違者以私銅論如

但山存菜

卷一

二十六

茶鹽律民間收貯私銅者亦如之其有必不容
已者煮藥之器照形之鑑所費無幾亦於鼓鑄
局擇其百分之一給引准鑄無得自相貿易如
是則銅悉入於官銅入於官則奸徒雖欲私鑄
而無繇而利權悉歸之於上矣至於贖罪一節
近已蒙 皇上浩蕩之恩凡官民罪應遣戍者
許其納贖民戍自四百以至一千官戍自一千
以至二千一時執戈荷戈之輩苟可營排靡不
殫竭心力以從臣愚以爲解運惟銀爲便而國

恒山存案

卷一

二十七

法需銅最急宜酌並行不悖之術令贖罪之人
以十之七納銀而以十之三納銅銀既便於解
運而銅亦不過暫存爲鼓鑄之本俟其鑄錢已
成卽於 宗祿兵餉工食內搭半支放他日仍
將 宗祿兵餉工食扣除抵還贖罪之銀如此
不過朝三暮四而所裨益於泉貨者無窮似亦
推之而可久者也若果臣言非謬伏乞 勅下
該部酌擬施行

上范太尊書

昨趙州王知州傳台諭發下行唐城守條陳命
各屬裁酌而首及於職自揣才識眚窳何足仰
佐末議辱虛懷咨詢不遺肯菲職感佩隆遇不
敢不竭愚衷細閱行唐原議以郡城爲中營而
以真屬三十二城合於定州等處列爲八門蓋
善守者先固其門戶而後堂粵可保無虞且使
星散之勢頃成臂指相聯之形誠禦寇之奇策
而固圉之勝筭也但中有可商者凡號爲門戶

恒山存案

卷一

二十七

必居扼要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馳行然後
足以控制一路今閱所繪圖冊惟沿邊一帶勢
多險隘其餘類皆平原廣野徒以斗大孤城當
往來之衝耳若令各州縣之衆於定州等八處
萬一賊於聚兵之地颺去不顧而分道乘虛入
犯各州縣又將何以捍之是入處未必遂足阻
賊之來而各州縣反自棄其備禦而疲於奔命
矣無已則照行唐原議分列但於各州縣並立
營正二營各以千總分統正兵專衛本城奇兵

專防門戶一遇定州等八處有警則各路奇兵
悉聽中營指揮星馳策應而印官則率領正兵
堅護本城無得離去如是既足以壯聲援又不
至於示罅隙斯廼萬全之術耳然練兵非難而
措餉爲難 國朝如胡深之在緡雲盧祥之在
陝西所以勝敵者皆鄉兵也然皆優其廩給
廼可貴其用命以職計之除正兵多寡之數與
夫平日犒賞之費臨時糗糧之需聽各州縣自
爲裁酌而奇兵一營既用之策應勢不得不嚴

加操練竊意操練之法若止朝聚夕罷則伎藝
何由精熟若復連旬浹月則工食何從措處今
宜審定一法每歲春夏冬於各州縣分操各十
五日每歲仲秋於定州等八處合操亦十五日
而每遇操練之日必人給以三分之糧計大州
縣以五百名爲率歲操六十日費九百金小者
二百三百名爲率歲費五百餘金或三百餘
金不妨明於地畝量派此法一行庶可冀其坐
息退如法而驅之東西南北惟命不然枵腹

爲戈未有不望敵潰散者矣茲承 明問縣敢
冒昧縷瀆倘蒞蕘之言可採乞同行唐條陳轉
發趙州合爲一議列名申請伏候題奏施行職
未敢越次具詳也謹揭

祭督師兵部侍郎盧公文

嗚呼此潯沱河水之濱也公之忠魂無所不之而鼓城則公於戊寅十一月晦橫槊誓師之地知州陳弘緒縞素而哭公於郊一時士民婦女長號而稽首者肩摩肘接嗚呼公之感人雖其偶過暫宿敬愛不忘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況於朝廷之上邊陲之間哉嗚呼睢陽歟而唐再振忠簡亡而宋偏安公之歿他日頌中興者將抗之保障江淮之列焉然而賀蘭未滅潛昌言弘緒受公之知握手期以國士今鐘期已矣擗琴絕絃將在今日嗚呼痛哉尚饗

靖思紀敗

弘緒以先司馬蔭選舉戊寅六月銓注鼓城八月發任十一月寧澤城下攻圍七日抗守無虞已卯正月督察司部誣奏遣錦衣衛百戶徐文耀建問二月請西曹獄三月廿一日奉上傳以保全晉州故論令刑部速結四月遂膺薄譴鎬兩級聖恩高厚忽爾被及么麼憶就建時值守城措餉過勞嘔血縷縷僅一力又臥病不能從上攀下控病影悽涼獨州民數千人狂走哀號緹騎顧而心動亦灑淚慰勞爲誦楊忠愍風吹柳鎖勾子亦誦陽明先生詩云陰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時刑次浩浩落落都無恐怖諸累今荷皇仁如天既已寬南冠之繫且復錄用紫臣弘緒感奮涕洟翻覺恐怖萬倍前日誠以再生未易圖極莫酬義非辜罹禍猶可借以以謝若此後碌碌仰負聖明則何以安食對食思哉當夷吾有言願君無忘射鉤臣

無忘檻車茲之刻將以代戶牖觴豆之銘焉

恒山存藁目錄二

蔚社序

賀少司馬瑤海魏公晉總戎政序

送陳安常之湖廣序

朱萬合刻詩序

梁園草序

看雪記

蓮鬢閣文抄序

二余制菰序

恒山存藁

目錄卷二

宋少保信國文公傳

明直文淵閣翰林侍讀方公傳

書二忠傳後

代賀司訓許君序

祭把總孟克忠文

丘子元制菰序

唐陸龜蒙馬當山銘書後

胡氏易菰序

胡孺人八袞序

聖人知時作經以爲民極論

策問一

策問二

王鐵庵詩序

吳聘君謚議

上少宰姜公書

恒山存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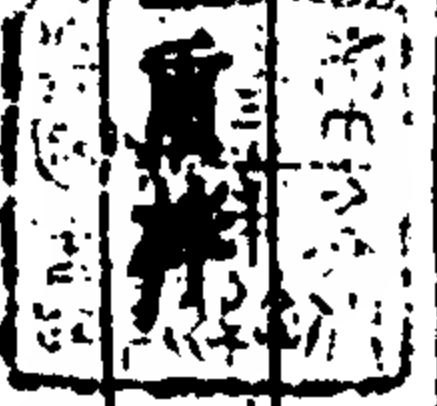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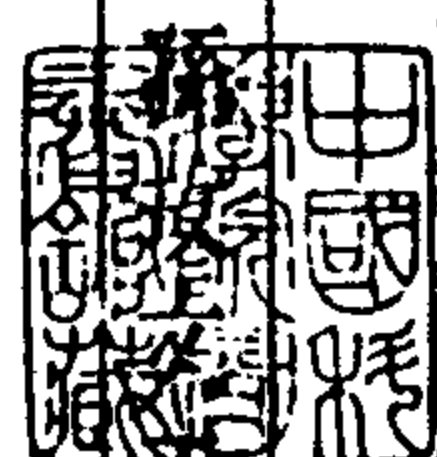
目錄卷二

二

恒山存稿卷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蔣社序



恒山存稿

卷二

一

自古取士之法未有歷百餘年而不變者帖括
起洪永迄今日行之如此之久嗚呼盛哉間者
奴訐於東揶揄於西繼以東酋之猖披放目之
桀驁明暗火落赤之窺伺而秦蜀楚豫之寇攻
城屠邑覆軍殺將連十餘歲未靖或曰文事盛
武備衰實使之或曰儒生俗士多而俊傑少竊
以爲不然大要病在士不讀書而已范文正自
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辭毋力學晝夜不息冬
月慙甚至以水沃面而忘其苦張睢陽負超絕
之資好學無所不讀于蒿取架上諸書試之巡
應口而誦無疑兩公功名氣節卓犖古今蓋其
讀書如此夫越人之治疾也非盡恃乎故方之
力也然使長桑君無以授之於客舍則越人貿
貿而往耳雖復日飲上池之水亦竟何益夫安
危治亂成敗得失之故其是爲後世之長桑也

衆矣世之攻帖括者朝諷夕憶不越教科房牘
程墨其黠者竊割諸子三史亦必審其某題可
用某論策可使而後畧加涉覽反是則雖韓范
之相業龔黃之政績孫吳之兵法悉指爲無與
吾事而弁髦之迨其已與吾事也譬之越人當
厲鉞砭石之際而後廼取故方而按之則已晚
矣武林嚴子升懲當世之陋而以讀書名社識
者題之一時士之以博物洽聞稱者比比然尤
莫如吾江右蔚社爲著社中諸子多強力任事

恒山存藁

卷二

二

之人不徒以文章表見卽以文論談政理者必
剖析於利弊之源委言性命者必指陳乎天人
之微奧望而知其皆爲讀書之帖括也予友茂
先方從公車應詔念與諸子砥礪於風雨晦
明不忍委篇章於蟲蠹因選若干首授之梓嘗
考薦辟諸賢如楊文貞方正學梁用之其典試
之文載在程錄者旣已懸之日月此外散軼無
傳今茂先經莚流播海內甚侈又能取同人之
著作而張大之茂先真足以光昭方揚之業也

矣

恒山存藁

卷二

三

賀少司空瑤海魏公晉總戎政序

國家居重取輕合七十二衛之衆而統以五軍
神樞神機三大營無事則防護京城有事則
調發四出設總督勲臣以訓練之而以樞部大
臣協理焉任綦重矣自建州遺孽跳梁再闢於
風馮而秦晉楚豫弄兵潢池者數擁衆窺我
畿輔於是天子念所以鞏固根本必先振飭
武備一時協理之選倍甚曩管戊寅四月廷
議以少司空瑤海魏公文武壯猷克堪茲任

相山存業

卷二

四

制下諸將士驩呼震地於是大司空劉公少司
空蔡公率其屬旅告於不佞曰君知主上所
以倚注魏公之切乎往者繕治陵寢之役適
當賈誼公以雄才遠畧綜覈其間所省金錢無
算比年以來城郭營壘甲兵器械其堅固美好
皆前此所未有則皆公精詳之效也夫百工之
職孰與六軍之任之重然而主上之知公則
實於其允釐之口矣君曷紀之以一言予惟當
世之務其辭弛非一端而莫如兵爲甚兵之懈

接於耳目其安於弱國也久矣當公撫治晉土
毅然起而振之簡偏裨嚴什伍足芻糧無何而
彭蠡章貢之間蹙跡窮科頭質願奮戟之士遂至
踵趾相屬弱如江右而能一旦使之強況於擁
有十二萬之衆哉予固不問而知公之所優爲
矣頃聞運已衰而寇勢將息中外之臣計必有
張捷伐而壯皇威以磨帶礪之賞者舍公其
誰與歸詩云釐爾圭瓚桓桓一卣告於文人錫
山土田公哉今之召虎也茲詩其殆爲公詠也

相山存業

卷二

六

夫

送陳安常之湖廣序

上有貧而無賤自古問巷之賢若季次原憲之徒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者往往而是皇甫謐所傳唐虞以來入代之高士大抵皆貧士也貧然後植立堅而有以擅道德之譽兼之身世雖而有以成著述之名賢者之於貧也其甘之如恐不我值也至於貴賤之稱豈有一定之常格哉因乎其人而已顏觸告齊宣曰士貴耳王者不貴至以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壘駢語於

恒山存業

卷二

七

庸君驚主之前繇觸之言王者猶不足與賢士抗而安問孤卿大夫與蓋道德尊而著述盛者其貴極於無尚如此且夫以道德而較勢利以著述而較與馬宮室飲食章服其不足以潔比焉固也姑置良貴而語世俗子與氏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嗚呼趙孟之賤之吾無責也卽趙孟終貴之亦趙孟之膏梁文繡而已又況枉已而求合媚竈而希寵僥倖一旦貽笑千禩則當趙孟貴之之日其爲趙孟之所賤也深矣

等而推之貴趙孟者庸又愈於趙孟之所貴也與其視道德尊而著述盛者賤不賤果何如哉陳安常吾里之貧士也躬耕自養似陸通披裘拾穗似林類隱處於徐孺宅傍閉肆下簾家無儋石之貯似嚴遵莞葭爲牆著艾爲席似老萊子安常之貧可謂極矣而能讀書脩行不苟然諾一時知其人者咸推重之楚有周君尤極敬服延至其家塾授童子易丁丑春安常怵於寇警堅辭不往周君以書達之曰某之歲歲擁篲

恒山存業

卷二

八

掃榻以待先生豈徒爲孺子章句計亦將依之以爲吾里之模楷也先生奈何舍我而高卧哉安常不得已復就周君且索予言爲別予無足以重安常而曰安常以知士之賢者之果足貴貧非其所病也安常過臨臯步雪堂憑吊赤壁下俯大江之渺茫履絕壁之奇峭因而追想漢魏之間所謂一世之雄者安在夫亦可以憬然於吾言矣

朱萬合刻詩序

豫章之詩當王李時芙蓉社稱盛已再盛於巨
山社則公安諸素爭雄長焉崇禎乙亥朱夢得
與有滕王閣社之集諸兄弟與者十四人而以
前仲卿王壇圻則子強子美吉人次謙皆當世
之名人也子美吉人既已合梓其詩茂先序而
行之矣時子強方杜門城南考古今安危治亂
與夫銓選賦役甲兵禮樂郊社河渠之務著治
平要語諸書次謙亦下帷郭外蒐 二祖 列

恒山存業

卷二

九

宗典故朝諷而夕寃之思所以拯弊持危以應
明天子弓旌之詔其於五七言古近諸體勢宜
有所未暇而閣社每月例課六題司社事者擇
勝地攜觴酌共諸兄弟評定高下頃以棘闥迫
近恐妨諸與試者雖復暫輟社事而一切慶弔
賤贈索吾社篇詠旬無虛日兩公當杜門下帷
之際遇題率皆揮灑立就就必工絕較他人嘔
心斷髀而成者往往過之而乙丙之間所見所
聞類多可爲太息流涕兩公有觸於中必形之

比興類杜沉鬱大抵若杜少陵同谷歌哀江頭
之作於是擇其必傳者若干首亦合梓之猶于
美吉人之志也夫古之爲詩者以全力注之而
或病於不能工卽工又或病於不能盛吾豫章
如劉春虛王季友皆竭生平之力於長歌短什
今其傳者不過僅僅數章而已子強次謙以其
餘力揮灑而就迺獨能工且盛如此人之才智
相度越豈獨什佰倍蓰已哉嗟乎以彼其才一
則困類公車一則膺闕門之知而未能致主司

恒山存業

卷二

十

之合詩能窮人殆非虛語夫以餘力爲詩而亦
不免於窮人之驗則甚矣詩之不宜於工且盛
如吉人子美工於此道而過者真未易於再四
指屈也余將與兩公姑試焚其筆硯焉詩亡而
科名至矣折肱之語抑豈敢爲兩公誑哉

公兵莫難於用衆昆陽之戰其盛爲
前代所未有至而豹鼠衆爲助而卒見挫於絳
二人寇此其事固無足道多多益善莫如淮陰
然按趙幟立漢幟不過輕騎二千決淮水而殺
龍且亦僅萬餘人止耳信雖以多自負竟未獲
畢試其能於楚漢之際史冊所載徒托空言而
已自古大將擁兵至六十萬惟王翦伐荊之役
爲然夫以雍岐畿甸之勁卒疾如雷霆解如風
恒山存業 卷二 十一

雨驟迺一旦空國用之鼓行而前如荼如火如
墨譁鉦之聲震動天地斯豈非千古一快然竊
謂翦之長不在恃其衆之能戰而在其處衆若
寡之心足以室瑕隙而制輕剽是故其賀戰勝
也不於投石起距當堅壁而守休士洗沐此固
拔郢郢而破斬南之日矣持此說而索之制範
得一人焉丁元定是已元定爲文遇其馳騁快
意非復尺幅可限一切六藝百家之語應手出
之若注天潢倒溟渤益善於用衆未有能過元

定者追按法而求之刁斗森然部伍井然庶幾
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盛所謂處衆若寡
元定有之嗟乎世懷才之士豈無有以多多見
長者大率尋邑之虎豹犀象不免昆陽之敗元
定則誠今日之王將軍矣元定爲予友時之從
兄時之方走檄元定徵符篋之藏而甲乙之同
社咸以將將之任相推有兄如元定壇場之設
時之其尙無避內舉之嫌也哉

看雪記

丁丑仲春朔天氣淒晦停午風勢漸作薄暮迺
狂坐小齋幾欲掀去次日狂愈甚吼動天地微
雨挾之而來寒戰齒牙擁絮聽浩呼洶湧之聲
不能成寐達曙起視簷冰森森垂至四五寸登
見山樓彌望凍木僵枝橫斜直豎皆冰痕遍掛
如數千萬玉龍鬚又如水晶箸不假琢削占候
家或曰木稼或曰樹介或曰霰淞云遠眺不見
西山初不知有雪也自朔至七日廼開霽晨食

恒山存集

卷二

七

後樓上漸見山出久之風驅殘雲旣盡山之四
者凸者連者缺者遠者近者忽已望白刻玉類
范寬所圖河朔峯巒而奇秀過之廼知西山之
雪如許因把卮酒而笑曰予之建茲樓蓋三載
矣雲霞滅沒烟雨霏微雖已得之飽閱而余所
酷好者西山積雪之奇廼竟與粵雪同其稀適
今幸一入吾目而猶遲之七日之久抑豈客易
相遇哉繇此觀之凡值勝地佳景宜何如流連
愛惜也與然予設非樓居則亦貿貿然焉知茲

山之有雪也城市之易於蔽人聞見又如此

恒山存集

卷二

十四

蓮鬚閣文抄序

凡才之體擅其至者類不能兼有所長兼則往往遜乎獨至之能李杜詩歌幾於國風雅頌而他詩賦頓減少陵文不少概見世所傳太白詩古文體調至出范曄諸君下雄才如蘇子瞻宜其兼最馳騁悉工且妙矣迺古近諸體或比之武庫矛戟不無利鈍或又譏其類方朔極諫時難滑稽卒罕醜籍蓋兼能而復擅其至者其

相山存案

卷二

十五

難如此上下數千載間曹子建韓退之柳子厚庶其足以當之顧亦罕矣國朝詩與古文各有其長惟北地李夢陽欲起而擅乎兼至之稱左建安黃初而右丘明史漢可不謂曠古之傑哉以予觀之北地奏疏書牘序記實遠過太白然深識者以爲源淺隘氣斷促不免剽竊割裂之謂獨風雅什雜調曲諸篇差足嗣響少陵而無愧耳猶之獨至之能未可遽謂兼長如退之子厚之比也曩粵東黎美周遺予迦陵集予讀

之竟亟語茂先曰當吾世廼有斯人子美太白未足多矣胸臆中時時有一美周恨未一見其人以快向往丙子冬美周計偕北上特艤舟訪我章門得盡讀其蓮鬚閣文抄然後廼悔曩之知美周之淺也美周之文雄肆無所不有而尤能開闔變化淋漓慷慨如西漢人之所爲北地之所不能兼者美周遂能兼之奇矣夫文章之盛衰因乎氣候之治亂承平久則積累厚而發洩宏唐之韓柳不生於貞觀間而生於元和之

相山存案

卷二

十六

代貞觀其驟興之會而元和其舒徐涵濡之盛也今美周崛起南海當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後日星河嶽不能秘其靈天地鬼神不能隱其秀其需然而兼他人之所不能兼而以翱翔於數千載也豈徒然哉讀美周集者可以深世道之慶矣美周負大過之資而廓包舉之學其所兼長不僅詩歌古文所著周易爻物當名辨征居往來析動靜内外有皇極啓蒙之所未盡又能博涉浮屠氏書抵掌於成住壞空有無真幻

戒律性相之說每令禪學之徒聚族聽之輒有
項縮舌橋而去世恒言異人難遇如美周者抑
豈不足以當異人之目哉

二余制菰序

茅鹿門先生論文以鍊心為主邇來好稱引先
輩而未識先輩精神安在予以為惟鹿門之言
近之惟鍾伯敬譚詩持簡遠二字進於友夏簡
遠者鍊心之要術也制菰難工或甚於詩而求
工於制菰者不可不持簡遠之心較之求工於
詩者為尤亟匪獨詩與制菰也一切鄙薄伎能
未有不以鍊心之功入妙未有不以簡遠鍊其
心而迺能灑然於塵埃之表者今之為先輩者

吾惑焉或以滯或以迂或以粗率或以枯淡或
銖銖兩兩而局促或勦襲陳言刻畫定勢而才
智盡為拘囚審如是亦復何貴於先輩夫非其
不能如先輩也不能如先輩簡遠之心而已昔
趙松雪題圖立本西域圖以為筆墨生動皆在
虛無之間為文苟無意於先輩則已苟其有意
於先輩也則亦必得之於虛無之間而不能得
之於迹象之內茲豈非鍊心之說乎余氏伯仲
之文斯真能為先輩而無愧者矣伯子大徵予

未識其人近從章門識仲子中台則大抵皆以簡遠自命者兩君生新安又爲家宰少原先生之後以世家子而產勝地宜其不能簡遠自持廼讀兩君之文耀然以清悠然以至淵然往復咏嘆之不窮如幽巖怪壑如山巒泰尊如石鼓如岫巖碑如月波川如輕雲之倏忽如竹烟如荷露屈指先輩獨擅之境兩君俱已無所不有而先輩種種之累都盡無他兩君之以文異人也兩君之以其心而異人矣此固鹿門之所賞而伯敬之所嘆者也

恒山存藁

卷二

七

宋少保信國文公傳

予讀宋史病其萎蕸至文信國之忠烈照耀三百餘年而序次其事者殊未見凜凜生氣公所著紀年指南二錄備述險阻艱難極纍欬嗚咽之致畧加組織便成佳傳史率疎脫不詳其面折丞相宰羅與柴市風沙之異又悉刪削之若夫黃冠自便之謀出王積翁謝昌元私議公未嘗有是語也設有之亦猶京口夜亡之心耳豈其本懷哉史廼據爲實然誣矣廬陵劉岳中吉水胡廣皆有更定丞相傳較宋史頗覈然其萎蕸復大相類因不揣而別爲之傳

恒山存藁

卷二

二十

文天祥吉州廬陵人父儀號革齋鄉稱長者天祥生時大父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遂名雲孫字天祥已貢於鄉名天祥改字履善又字宋瑞天祥英姿儁爽目光如電爲童子游鄉校見學官祠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集英殿時理宗

亦附宜中遂命天祥屯隆興而趣江西制置黃萬石代入衛萬石者前所論罷天祥臺臣也於是宜黃令狀稱寧都六姓義士劫樂安宜黃萬石喉守臣趙必昱聞於樞密院天祥曰寧都六姓悉駐吉州候肯未嘗有一足至撫守臣殆欲沮勤王大計遂爲此欺罔耳有旨責降必昱趣天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搏猛虎天祥曰固然但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急徵天下

恒山存業

卷二

三

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而前庶忠臣義士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社稷猶可保也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議方擢叛將呂文煥之族呂師孟爲兵部尚書賴以通好師孟益佩蹇自肆天祥陛辭乞斬師孟戮彭以作將士之氣不報十月至平江常州告急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往天祥命朱華尹玉庠士龍助之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尹玉皆敗全不發一矢走還元兵

破常入獨松關宜中大懼議棄平江召天祥平江遂隔元伯顏至皋亭山時天祥已除知臨安府矣慷慨白於朝請移三官入海率義士背城借一莫有聽者未幾太皇太后奉傳國璽降元宜中宵遁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不拜請元軍前講和至則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爲與國乎將毀其社稷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徐議歲幣全師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

恒山存業

卷二

三

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固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必並起而恢復之則北朝危矣伯顏更以厲詞相挾天祥曰某爲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刀鋸門鑊非所懼也伯顏爲之改容因拘留之偕丞相吳堅等五人北至鎮江於是天祥與其客杜潁十二人夜亡入真州遂渡海姐温州當天祥拘鎮江謀脫去不得醉主人沈氏與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從沈氏先譏禁夜者以計偕其官燈得出巷遂抵真州時李制置

芝在淮東夏宣撫貴在淮西皆擁重兵天祥至
真安撫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
復特二間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安出再
成曰今先約淮西趙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
然後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
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
直搏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皖兵
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
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

恒山存藁

卷二

二

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
路其大帥可坐攻也天祥大稱善卽爲書兩淮
遣使四出約結適有反間至揚州言於制府曰
北朝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使提
舉諭再成亟殺天祥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
壘取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張徐二路分
自城中來云安撫命某相送未知丞相何往天
祥曰往揚州路分曰揚州欲殺丞相天祥曰若
往淮西則無歸路必揚州耳俄弓刀五十人

張徐就騎天祥亦騎行數里五十人皆捉刀立
二路分請下馬天祥曰吾其死此乎二路分前
曰揚州必不可往丞相曷乘船歸北爲便天祥
大驚曰是何言如此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
其誠確廼曰安撫亦在疑信間令某便宜從事
今廼知丞相忠義如此遂導之往揚州四鼓抵
城下宿野廟無屋可棲枕藉地上風寒露濕悽
苦殆非人境聞城上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
自處杜潛請趨高郵渡海歸江南無徒死城下

恒山存藁

卷二

三五

天祥意未決已從者四人竊其囊金逃去揚城
外距楊子橋甚近北時時有哨馬出沒天祥不
得已往避賣薪者家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堆
中四山間然無米可飯以衣視污穢睡起復坐
坐起復睡忽哨騎數千馳至天祥度不免俄大
風喧呼黑雲暴起微雨紛紜挾之四望悉昏冥
騎遂辟易過去馬足與箭筒之聲歷落滿耳次
日飢甚求米不得投古廟與丐婦人居後遇樵
者悉所從至高郵路歷賈家庄過板橋復值哨

騎執杜許金應去處候張慶矢中日身被三創
天祥伏篋箚中偶不見獲許應麟所懷金與哨
亦獲免募二樵者以賁荷天祥抵高郵遂趨通
州伯以制司之命幾不納通牒報鎮江大索文
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潞浦始釋前疑
進洋子江展轉四明天台自二月二十九夜亡
至四月八日抵温州凡四十日間前有哨卒後
有追騎制司復以猜疑而欲殺之幾死者屢矣
至溫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端宗卽位以觀文

殿學士召至福除右丞相時陳宜中復召入爲
左丞相天祥旣素與宜中不合力辭相命景炎
元年七月適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遂行
收兵入汀州十月遣趙時賞趙孟深將一軍取
寧都吳玠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
皆自江西起兵來會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
祥遂移漳州四月入梅州五月出江西入會昌
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張汴趙時賞趙孟深盛
六薄賴城鄒淵以賴諸縣兵持永豐黎貴達以

吉郡兵攻泰和吉八縣是歲臨洪諸郡皆來送
欽譚趙璠張虎熊桂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
祥分寧武寧建昌豪傑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福
建斬僞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於是天祥軍勢
大振無何而有空坑之敗先是元宣慰使李恒
遣兵援賴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
賴兵猝至迺走卽鄒淵於永豐淵兵敗恒窮追
天祥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
趙時賞坐肩輿元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

以爲天祥擒之天祥得逸去收殘兵奔循州祥
興元年春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
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張世傑日以迎
候宜中爲辭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
中疫且起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
潮陽縣已遂有陳懿之變天祥被執於五坡嶺
陳懿者潮州劇盜與其黨劉興數叛附爲害天
祥執興誅之懿乃潛謀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
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奄至衆不及戰天祥合

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一時官屬士卒
者其衆天祥見弘範於湖陽不拜踴躍請就
弘範驅之前與俱至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
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廼教人叛父母乎索之固
廼書過丁零洋一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
無死留取卅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二年正
月厓山破陸秀夫沉其妻孥冠裳抱帝赴海
而死者數十萬人弘範置酒軍中大會從容
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
恒山存業

卷二

二八

將不失宰相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
人臣者死有餘罪敢逃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
之遣使護天祥至燕初天祥被執取懷中腦子
盡服之不死已在道不食入口又不死既至燕
丞相李羅命盛供張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
移至兵馬司設卒守之字羅召見使跪天祥曰
南人不能跪左右或牽頭或擎手或按足或以
膝倚其背卒不跪字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
與人又遁去者否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

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不賣國前被拘留
時國亡當死徒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
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
而立二王忠乎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
忠臣但爲宗廟社稷計故從懷愍而北非忠從
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
不能詰呼獄吏引去自是囚兵馬司四年未嘗
一食官飯坐一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日放意
文墨以洩悲憤其爲詩有指南錄三卷後錄五
恒山存業

卷二

二九

悉集杜句二百首又有譜生平行事一卷曰純
年錄天下爭傳誦之宋故臣王積翁謝昌元等
十人謀請釋天祥爲黃冠師元世祖素知天祥
賢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諭意天祥復書
云諸公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
功在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生平請勿復言會
參知政事麥朮丁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倡言
不如殺之便又聞僧妙曦言土星犯帝座疑有
變未幾中山狂人薛賢住自稱宋主有兵千人

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袁城
華率兩翼兵爲變丞相無憂疑丞相者天祥也
於是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
及夫世祖猶不忍遽麾之退麥術丁力贊如天
祥請從之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天祥臨刑當過
市時意氣揚揚自若觀者如堵天祥從容謂吏
曰吾事畢矣問市人孰爲南北南向再拜遂死
年四十七於是連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城門
盡閉宮中皆秉燭行群臣入朝亦焚炬前導世

恒山存業

卷二

三十

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諱
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丞
相李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起沙石眯目俄
捲神主於雲霄中半空隱隱雷鳴如怨恨聲天
愈晦廼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廼齊聞且
見者莫不唏噓流涕天祥爲湖南提刑時過故
相江萬里語及國事萬里愀然曰吾老矣觀天
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已而其言
果驗天祥性豪侈生平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及

起兵勤王痛自貶削盡散家貲爲軍費忠義所
激人人樂爲効死然行兵以法不少假貸在梅
州都統王福錢漢英政庖立斬之在漳吳浚降
元來說天祥縛浚縊殺之在循黎貴達潛謀降
亦執而殺之浚與貴達皆其募府士也天祥死
吉州郡庠肖天祥像冠貂蟬冠服漆服與歐文
忠楊忠襄胡忠簡並祀祠中俎豆不絕

論曰文信國嘗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爲郡
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勢亦以寢弱
恒山存業

卷一

三

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之以廣西益
湖南而建閩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隆興
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
建閩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
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
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脩多力分疲於
奔命而吾民之豪傑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
敵不難却也嗟乎使從信國之謀趙氏豈遽至
於亡哉信國孤忠大節萬代之所瞻仰予獨惜

宋之君相得一信國而卒不能盡其用也悲夫

明直文淵閣翰林院侍講方公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其先玄英處士隱居桐廬宋初徙寧海侯城里父愚庵先生克勤當洪武間由薦辟爲濟南守學術治行名於海內子三人孝孺其仲也生而有大星墜於其家厥狀甚異雙瞳炯炯吐舌飮入鼻中自幼精敏絕倫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目爲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遺蹟慨然以不獲恒山存業

如閔冉得所歸依爲恨低徊企慕者久之會克勤被誣逮繫孝孺請身代疏人不報時宋學士濂道義文章重當世克勤於獄中命孝孺往問學焉濂一見大加賞異曰吾閔士多未有如子者肯從我游乎卽假館受業克勤尋沒孝孺扶喪歸濂亦乞還金華孝孺往來四年盡得其所學於是末視文藝力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臨別濂語之曰希直今之蘓子瞻也然予所許者不獨在文章後二十餘年當信予言孝孺嘗

謝病絕糧笑曰古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貧
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學士吳沉相樞薦召
至京人見稱古 高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
曰十倍於臣使謂 皇太子賜宴故款其几試
之孝孺必正之廼坐 高皇聞之喜謂 皇太
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高皇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
不注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
足矣 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孝孺歸

山存素

卷二

三四

杜門纂述適有仇家獲罪詞連孝孺所司籍其
家械送闕下 高皇識孝孺名立命釋之二十
五年復辟至時方重賞罰孝孺志存教化 高
皇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教授令馳驛
之任漢中水土暴惡病瘵瘵者十人而立孝孺
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蜀獻王聞其賢
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嘆
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因名其讀書之齋曰正
學當是時宋學士濂已死於難久矣孝孺訪濂

或以言於蜀王厚卹其家初濂遷茂州孝孺
不獲與俱爲文額天願輸已壽以延之每私居
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其往事輒泣數行下至
是往拜其墓哭盡哀已舟次夔必往祭祭必痛
哭移時廼去率以爲常丙子徵典應天試三十
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卽位以 高皇遺令趣
召孝孺擢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直文淵閣日
侍經筵脩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
或有疑輒召孝孺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
恒山存素

卷二

三五

否亦輒命孝孺就晨前批答孝孺紀之以詩云
斧晨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
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又詩云風軟彤庭尚
薄寒御爐香透王欄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
看書召講官其君臣之相得如此比定官制改
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卽命孝孺處之未幾建
文君患諸王尊屬不遜問於齊泰黃子澄以漢
平七國之策對於是周王與燕湘代岷通謀事
覺猝使執之且將加兵諸藩孝孺雖與其謀而

意不欲爲已甚代王貪虐將爲不靖孝孺請以
道德化之命往四川受教於蜀王蜀王素以賢
聞孝孺之所悉也已齊黃爲謀益急廢齊王稱
爲庶人召湘王柏於荊州王自殺於是靖難師
遂起北平首以誅齊黃爲言勢日熾詔竄齊黃
以謝燕 燕王復上書詰吳傑平安盛庸之兵
何爲不罷建文君持其書示孝孺孝孺曰今諸
軍大集燕兵久騁大名暑雨爲疹疲困殆甚急
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
恒山存業

卷二

三

溝橋搗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此其後
必成擒矣今奏適至宜且與之報書往返踰月
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可反掌而定也
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赦 燕王
父子歸本國遣大理卿薛鼎持報 燕王閱詔
曰是給我也崑廬惶駭奔還時諸將多異懦觀
望我師數敗孝孺知事不可爲誓以死殉廼作
絕命詞曰天降禍亂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
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

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分庶不我尤壬午六月靖
難立遣金川門谷王穗曹國公李景隆開門降
建文君遂去文皇廼思姚廣孝之言趣召孝孺
先是 上發北平廣孝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
有所托江南方孝孺素有學行城破必不降請
勿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於是 上使廖
端兄弟召之不至令鎮撫使雲收繫獄猶遣人
諭之再三抗拒如故時將詔告天下命廷臣舉
代草者復以孝孺對趣召又不至廼使人擁之
恒山存業

卷二

三七

入孝孺杖衰經至闕下悲慟聲徹殿陛左右禁
之莫能止 上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
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上曰自
焚炮孝孺曰成王已矣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
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上曰此朕
家事先生何自苦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
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擲筆於地
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矣孝
孺奮然曰雖殺十族可若何且哭且罵 上大

怒令以刀抉口兩旁至耳孝孺猶嘆血犯御座罵聲喃喃不絕遂磔之聚寶門外時年四十六計與宋學士別金華適二十餘年云詔收其妻鄭氏自經死悉燔夷方氏墓誅九族上怒不已廼以門人廖鏞等爲一族誅之凡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著述甚富節義之氣凜然當建文中脩高皇實錄及類要諸書悉孝孺總裁嘗獻郊祀頌省躬殿銘凝命神寶頌謂道之於事無所不在作箴二

十八雜誠三十八深慮論十篇釋統三篇宗儀九篇又作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書多逸不傳僅遜志齋集四十卷行世先輩胡翰蘇伯衡讀其文皆自以爲不及四方夷裔得其一字寶於和璧孝孺所與遊如郭潛林右劉綱王仲王琦鄭楷趙象王叔英劉浩葉見善蓋一時名士每晤語及簡牘相聞必以道義切劘壬戌秋在臨海城會葉林諸君登巾子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

而百篇晦民始畧其疎通知遠而穿鑿於譎四家盛而六義微民始昧其溫柔敦厚而汨沒於文詞且也屬辭比事之不講而馳騁乎災異機祥以愚黔首恭儉莊敬廣博易良之不聞而摭拾乎儀註樂府以熒視聽或爲堯舜禹湯文武之揅莽或爲周孔之儀秦者比比有之若是者則窮經之儒之弊而非聖人之經之弊也嗚呼聖人懼民之弗協於極也而有六經之作聖人之經作而民之弗協如故則聖人之權窮然則如之何曰亦惟示之以作經之意而已經筌也意魚也經糟粕也意醪也魚醪之未得筌與糟粕之弗可去焉固也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何爲其不可也聖人之魚與醪惡乎在曰有不易者以主乎時有變通者以趨乎時如是而已夫武城明王之篇也而子與氏僅取其二三策儒行戴記之鳴文也而紫陽氏以爲非聖人之書其斯爲得聖人之意也與不然瑣瑣於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類而公孫尼子呂不

書二忠傳後

予既作文山正學二傳頗多前史所未載上下五百年間忠烈無踰兩公其事當時時在人齒頰口以暇日爲之編次文之工拙非所計也文山幕府狗難最著者趙時賞鄒淵尹玉張唐劉子俊輩信彭震龍劉洙陳子全吳希與陳繼周李梓發類皆甘白刃如節而厓山之敗杜架閣許卒憂憤死指南錄中詩云東坡愛巢谷頗恨晚登門蓋指許也靖難時忠義士尤盛正學之

恒山有業

卷二

四

黨則胡子昭盧原質最先受戮葉惠仲鄭居貞劉端王高繼之而廖鏞廖銘鄭公智林嘉猷皆正學門人盡以十族誅被禍尤酷焉予曩過江新嘗徘徊於所謂忠義潭者友人云邑有八姓募兵應文丞相丞相敗率其屬赴潭死者數千人宋史既不載此事而鄧光薦督府忠義傳記文丞相僚將賓從卓絕可書者六十餘人史但取十九人而已至正學八百四十七人其可考見者亦復止此而廬陵張千載從文山至燕寓

於囚所三年供給美食已卒持文山齒髮以歸與典史魏澤匿方氏幼子同其高誼史悉畧焉予欲採遺逸更爲傳以附二忠之後而文獻之徵寥寥痛哉然田橫之客五百人倏忽捐軀大海其姓名無一傳者今時賞淵玉子昭原質諸君猶尚有十之一二不磨於殘編斷帙使後世得因類以推其餘則此泯滅不傳諸君要亦未爲不幸矣嗚呼宇宙忠義之性常與日星河漢並昭著天壤間無其人以激之每蘊積而不

恒山有業

卷二

四

發激之而不本之以至誠雖匹夫匹婦亦不容欺而況於倜儻非常之士乎當德祐景炎祐宋事已非不待智者而後識廼文山力揮戈而挽既墜之餘照若漠然不知天命之去留遯國事雖起倉卒然絕命一詞堅誓於彤庭侍講之際兩公之誠之至何如者一時依托之賢駢首就戮與從容引決至於指不勝屈豈獨當時士氣習俗大異夫固觸起而激發之者之有以大異而已嗚呼國家盛衰恒以人才爲之候然當其

危亡其社歲寒松柏與昌隆之將相等彼以功
業此以節義雲龍風虎其相感相從之勢一也
而此獨爲其難予故於兩公僚佐賓客與其族
黨愴然悲之而附記於此雖不能盡悉其姓名
猶庶幾存十一於千百云爾

代賀司訓許君序

國家安享承平二百餘年士大夫務爲包荒之
圖而鮮馮河之斷吏治之嚴情因之間者北苦
虜苦寇南苦賦稅苦徵調苦水旱之灾天子
睠焉計所以安輯元元論群臣各舉堪令守
令者一人於是南昌守沈公以儒學司訓許君
應詔沈公曰許君古之良吏也何以知之曰
知之於其司訓之日矣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群
吏首之以廉夫身處脂膏之地耳而目之者衆
因其衆也勉強以辭其餘迨夫耳目之所不及
則有時而敗矣司訓冷局也世未有以責伯夷
之操於廣文之署者故其課清濁也往往失於
自恕許君獨不然始至則盡却常例久而愈勵
雖素所獲植之羅生元潤咸思而有所私愧君
皆厲色叱去甚而口裁腹減以濟子衿之貧困
今饒生邦靖任生光國輩類皆賴君以舉火不
獨謝絕其脩脯已也日講學濬臺祠進諸士而
告之曰子知濬臺先生之勇乎蓋不在於授

析毀而在於非公不至願與諸士共砥礪之嗟
乎如許君者豈復憂其或收於異日哉且也小
宰之弊群吏以廉也必兼問其善與能與夫敬
而正辨而法然是數端之全備者受受乎其難
之君之司訓茲土也上官重之同列信之君益
溫溫凡凡不敢以賢加人亦不敢以上官國士
之遇而他有所干請可不謂敬而正與究心兵
農禮樂錢穀水利之務撫軍解公得其彙試諸
策亟嘆爲通今學古之儒可不謂辨與庠序之

恒山存案

卷二

四四

長每受欺於舞文之胥君一旦發揚忠等盜印
之弊究擬如律可不謂能與江右宗室不無漁
獵窮簷君署石城教授先却所爲殊價悉以賑
宗室之貧者待其忠澤既洽一切以法繩之以
故他藩或搜金於歲暮獨石城無有可不謂能
而法而且盡善與夫救歲情之患者欲其廉又
欲其善而能與夫敬而正辨而法某得借手寄
君以仰副 聖明側席之求某幸矣或曰許君
之在弱冠也受知於督學浮梁陳公已又受知

於督學南昌饒公皆以大器相期今踵行 國
初徵辟許君不視草承明則當紆紳六館豈區
區州邑之云哉沈公曰不然晉西漢之盛太守
入爲九卿郎官出宰百里其視守令綦重矣夷
陵至于宋建隆間猶有以大理正而令館陶以
監察御史而知魏縣者今 主上亦猶行古之
道爾又何内外之別乎况於 聖書之褒車蓋
之寵 明天子固未嘗爲諸循良靳也許君亦
侯之而已於是文學熊君于岸率諸士以沈公
之言告於劉子劉子之先人與許君之大父並
登隆慶戊辰進士屬有世誼例當輟詞以賀遂
書其言以侑酌者且以當驪歌云

恒山存案

卷二

四四

丘子元制義序

予儿三過臨汝丘子元訪我於羊角洞天飲我
酒若醉我清醑數從傳平叔周勝甫劉文伯諸
君慰勞途旅雜以恢諧嬉笑再遇子元視我益
加親去歲冬殘假寓永安禪寺索子元相對子
元舍皇自學餘因來折簡招我座上友人席帽
柳裘辨說曩昔興亡當世安危得失與用武行
兵倚伏之勢亶亶千餘言如陳思侯植勗見邯
鄲淳時所論叙一歌姬秋優伶數人撥琵琶作
伊梁甘石之聲慷慨激烈不知今夕何夕子元
才雄爽俊逸工詞賦擅臨池染練之技其制義
不屑効時俗囁嚅語有見於中疾傳之手腕兔
起鵲落淋漓滿志及篇章告成雖窮高極深者
輒皆驚怖退遜洵一代之豪矣當 神廟朝子
元尊公毛伯先生以文章負海內重名予嘗向
書肆得史遺半帙讀之至邯語詰盜始皇坑儒
燕將報魯仲連以爲非周秦間人不能辨子元
持王書庭全集示我迺知毛伯先生之所爲也

今子元在膺力方剛之候業能雄爽俊逸若此
日邁月征之未已豈難比隆摯盛於周秦間也
哉子元制義前此多秘笈篋近迺播傳海內若
其詞賦翰墨世鮮有知之者予獨謂其不減毛
伯先生寒暑變易歲序如馳予又不知何時復
過臨汝登擬岷臺探靈谷快閱子元未授剞劂
諸文以當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之樂也

唐陸龜蒙馬當山銘書後

予以左遷過彭澤友人劉觀歆同丁永錫周海生訪予胭脂港因亟索此中莚文永錫持陸君啓郡志相示閱唐陸魯望馬當銘僅採二語於山川志其全文則未之載也予偶携有笠澤叢書遂錄以寄觀歆二君望在乾符中其所爲文穿穴險固四鍊怪異宜爲一時盛傳奄忽之間便已若戒若沒我輩仰視屋梁疲精耗神抑何爲者至所慨小人情狀在古已極於今益昌

恒山存業

卷二

四

胡氏易莚序

章城北有方池數畝波影澄湛垂柳毵毵覆之宋米元章芾所題墨池處也或曰王羲之典臨川郡時每過吾邑輒低徊盤礴於池之左右因以得名予過臨川亦有羲之墨池教授王君爲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遒勁遠不及此此豈真元章之舊蹟耶同郡胡五一六一誅茅闢室其傍揭元章書而表揚之兩君好學嗜古予友萬茂先余小星翁寧瑞徐修仲悉樂與之往還

恒山存業

卷二

五十

而以馬當之險爲不足盡其比擬要亦自魯望目擊言之使其更覩此日之滔滔又不知作幾許驚怖矣悲夫

每相對亦輒低徊盤礴不能去於是墨池之名似不以羲之顯而以胡氏著今年秋遇五一於茂先座出其昆仲易莚讀之竊然而深浩然而博嘗然而奇誠茲經之名手也夫以右軍之書龍跳虎臥古今罕有其儔而元章迥獨傲睨不屑至謂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嗚呼右軍豈誠俗耶無亦摹擬盛則神情離學右軍而不至者之累及於右軍深矣夫易之潔淨精微雖以周孔之言或有非羲皇之旨况於近代時莚哉

而世之攻舉業者類勦襲苟且爲務往往悖理
害道而不恤兩君顧能脫去聞見別有參尋遂
深奇浩博如是吾知墨池之上或有神物負圖
而出以應兩君之著述者其又何慮無元章輩
特書其事於異日也哉

胡孺人入喪序

潯陽稱東南靈異之區其山川之所產梗柗松
栝苗芝石竹不足以盡其奇於是鍾於人而有
予友丁爰大爰予讀爰大詩意其人必負材凌
厲翹然不可一世及與之接和氣溢於眉宇往
往移時不聞聲歎凡才士一切囂張之習至爰
大而驅除殆盡焉已友人爲予言爰大之母胡
太孺人絕味茹素且二十載矣今筭黛之流蔬
食竟歲率以爲常然大抵惑於浮屠而覲福耳
孺人則實性厭腥濃而屏棄之初未嘗有佞佛
之想也夫能詩如爰大而絕去才士之囂張與
孺人之茹素而曾未嘗少惑於浮屠異哉是毋
是予予常欲紀載其事以傳而弗果丁丑冬暮
爰大自文江返棹予強挽之異於燈火青莢之
餘迭相唱和以償夙昔爰大亟辭去曰吾母以
擗提之歲八袞服月則其設帨之辰也期迫矣
君能錫之華袞則請擁掖以待夫胡孺人固予
所欲紀載其事而弗果者况重以爰大之托乎

以儒與俠岐爲二途而致恨於儒者之排擯俠
士竊謂遷所稱諸儒若趙綰王臧咸碌碌無所
表見而朱家酈氏劇孟郭解之徒從取予然諾
間自矜其長一旦得以駕於臧綰之上然遷遂
人因此而槩絀諸儒則實謬且誣夫拘學抱咫
之義而無當於閭巷之緩急斯其人誠不足
齒齒類矣廼若言必信行必果赴士之用阨力
能存亡死生而又澤以詩書裹以道義其視朱
家酈氏輩抑豈可同年而語哉安見儒之有愧

恒山存業

卷二

五三

於俠而俠之必異於儒且夫遷之後不有若孔
文舉陳同父者乎文舉嚴氣正性傑然現王秋
雷比質而座客常滿樽酒不空之語至今流播
海岱同父修皇帝王伯之學與新安辨論於堂
廡而當爲布衣時家僅中產畸人寒士往往衣
食之靡倦兩人殆所謂儒而俠者非與今以恂
伯生平較之蓋文舉同父之儔而非僅僅朱家
酈氏之爲明矣嗟乎當天下承平無事則儒重
而俠輕迨乎事變蚤起則儒者用之或未見効

而俠士多有以自立惟夫儒而俠者不獨友朋
賴之以安危實則君父恃之以無恐而宗社依
之以爲固如此而豈可易視之與今海內夷虜
外訐盜賊內滋漸有魚爛鹿駭之勢需才之亟
甚於拯溺救然如恂伯者夫豈可使高臥於南
屏懷玉櫛髻鵝湖以老哉得謂曰曩 明詔下
信州徵辟之典嘗推恂伯一時俱爲生靈手額
廼恂伯懇辭至於再三卒之得請廼已夫恂伯
抑豈恣然於君父者殆別有所見非苟而已也

恒山存業

卷二

五四

恂伯之俠著於四方而恂伯之儒効未獲見試
以當世識者恨之然恂伯有丈夫子二人傳物
而聞聲名籍甚於庠序未竟之緒其必有繼起
而光大之者直旦暮俟之耳予又聞信州有無
異大師禪門之者宿也恂伯素與往還叅三藏
微義究六祖五宗諸所証入其視世間一切無
毫髮足以累其懷抱然則恂伯將又有超然於
儒與俠者予益不能測其所至也夫

聖人知時作經以爲民極論代

持萬世之天下以道而不以法道有變動因乎其時時變遷而不可爲典要者也而欲使四顧方趾之僑臥僂僂興丐謁視顛顛行填填者高之下之左之右之益之損之騰湧肴亂而不失其敘勢必不能是故以其摧托之聖人而聖人者其於適然之變動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若別黑白而辨昏旦然亦了了於聖人之胸臆已爾又不能耳提而面命家語而戶頌也則其所

下
山東
卷二

卷二

五十五

爲持萬世之道復窮於無從表示是故聖人又以其道而托之於經先儒邵伯溫曰天時聖經不異惟聖人爲能知時作經以爲民極今夫民之有極也猶室之有楹而門之有榱也數圍之楹足以任千鈞之室五寸之榱足以制開闔之扇其所繫綦重矣是聖人與塗之人之所共具焉者也然而聖人建之於上而塗之人不能會歸于下聖人兢兢然憂之冢宰之治司徒之教宗伯之禮司馬之政司空之禁司空之事皆所

以抑其情蕩而振其蕩落未已也爲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建官分職陳廢置輔以開誘之未已也爲之月吉讀法春秋會射三年大比上賢而絀不肖舉能而糾過惡以鼓舞之而是蚩蚩者茫昧如故聖人曰民不知極不可苟生極不祝時難以協用夫出陽谷登扶桑歷曲阿涉衡陽入於虞淵一日之時也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一歲之時也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終古之世也一歲者一日之積終古者一歲之積迎之不見其普隨之不見其尾不可爭也不可留也不可怠也聖人隱悟之顯察之知乎盈虛消息而詞占象變作焉以擬太皞之乘震而治春知乎升降醇駁而典謨訓誥誓命作焉以擬炎帝之乘離而治夏知乎盛衰正變而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作焉以擬少昊之乘兌而治秋知乎大小強弱邪正而書地書人書名書字之例作焉以擬顓頊之乘坎而治冬知乎隆污治亂而卦

世
山東
卷二

卷二

六

如冠弁射鄉食饗鐘鼓千戚之儀數作焉以擬
黃帝之象坤艮而治夏秋之交或以爲此聖人
之易言詩春秋禮樂也而不知皆上天之時之
和布也一時創之千百代沿之一人定之億兆
人守之而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
其人辭是上不荷爲而下不踰節則君臣之
一立矣前不盡壞而後不凌越則父子之極立
矣少不悖辟而老不簡慢則長幼之極立矣陽
施而無亢陰受而無成則夫婦之極立矣虞詐

恒山有藥

卷二

聖

不萌於衷狎侮不形於外則朋友之極立矣當
聖人之未作經也皇皇於矯世勵俗而民或苦
杆格或苦流通譬之岐伯俞跗之方未設而欲
以療迷罔穢宿嬰疾廼愈甚及其經之既作也
教不肅而成學不勞而能譬之湯樊具而廢理
安鍼石加而血脈豫其阻焉暗焉者之或精也
或猶也或深也或淺也惟所適之猶中衡之置
尊焉過者群相斟酌多寡不同各得所宜不特
如此而已其効至於功治天地化被群倫寒暑

一序啓閉無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
也不眩日雪不封枝羽翼奮角駢生獸胎不殖
易卵不蠶育翹蟻蟠根蓂浮生各得其處而安
其產況於與聖人而同血氣心知者哉孔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此怵於瞻烏靡止而云然也若夫教萬世於
無窮則見之行事之一瞬何如載之空言之悠
長且空言者實事之籍也聖人又無所爲空言
也獨怪乎回適者之貿貿而著書鬼瑣者之冥

恒山有藥

卷二

聖

冥而設教也彼未知仁義之宏深而廼以道德
之說駕之驕語栢皇栗陸於夏商之季是冬華
而隕霜不殺也彼未知德禮之薰陶而廼以刑
名之說勝之列芒刃斤斧於宮庭之前是夏冰
而六月霜也彼未知誠正之功力而廼以縱橫
之說亂之恃其押闔飛箠以陰行詭給繳詐揣
測險滑之術是又日中見沫而晝暝不見丘山
也而窮經之儒則又有可言者九師出而十異
乖民如舍其絮淨精微而眩贅於卜筮三墳傳

而百篇晦民始畧其疎通知達而穿鑿於諸家
四家盛而六義微民始昧其溫柔敦厚而汨沒
於文詞且也屬辭比事之不講而馳騁乎災異
機祥以愚黔首恭儉莊敬廣博易良之不聞而
據拾乎儀註樂府以榮視聽或爲堯舜禹湯文
武之捧弄或爲周孔之儀泰者比比有之若是
者則窮經之儒之弊而非聖人之經之弊也嗚
呼聖人懼民之弗協於極也而有六經之作聖
人之經作而民之弗協如故則聖人之權窮然

世山齋集

卷二

五十九

則如之何曰亦惟示之以作經之意而已經筌
也意魚也經糟粕也意膠也魚膠之未得筌與
糟粕之弗可去焉固也得魚而忘筌膠盡而糟
粕棄之何爲其不可也聖人之魚與膠惡乎在
曰有不易者以主乎時有變通者以趨乎時如
是而已夫武城明王之篇也而子輿氏僅取其
二三策儒行戴記之鴻文也而紫陽氏以爲非
聖人之書其斯爲得聖人之意也與不然瑣瑣
於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類而公孫尼子呂不

華漢博士之言皆尊爲仲尼之傳焉則魚之逝
也久矣

世山齋集

卷二

六十一

策問一

門治道求端於天而尤取法於前王未有舍
得揚而足致邳隆者書稱典則詩戒愆忘皆倦
倦屬望於繼體焉其他聖賢之佐拜稽颡言類
以成德成憲相勉漢唐諸臣或條上故事詔書
或歷舉昭代近効亦與伊傅勗若之語無以異
洪惟太祖高皇帝躬奏廓清陳常時夏文
皇帝嗣起而繼熙之一代典章布在方策於燦
哉日星河漢並列矣我皇上智勇慈仁度越

刊山前集

卷二

六

千古實以守而兼創之局廼更謙讓不遑一
引在厝設施往往問禁令於天府焉繩武之念
何其殷也夫孝宗之惇大世宗之明作其
所紹依悉皆二祖遺法然惇大近寬明作近
嚴要亦適逢其會以云救爾今欲次第舉之將
兼取而互用與抑亦有所偏重而廼慨與宋蘇
洵曰治天下者務先定所向夫有所向則必有
所畸異者太祖之詰馮翼成祖之諭侍臣
其大指安在諸生誦習於平居久矣其幸

策問二

問奴孽狂逞以來凡三入我內地已已之後掠
郊保隔名城較詩人所稱錦方涇陽者不啻過
之內子則震驚及於陵寢矣而戊寅之闖我
堂與也遂摧茅土之封殺大吏者二殘州邑五
十七卒得志飽颺而去二百餘年薦食之禍莫
此爲烈焉曩脩練儲備煩我皇上宵旰歷慮
吁咻至於再四今一旦寇臨如駭鯨之決漏網
奔兕之觸魯縞夙昔防禦謂何且援勦之師不

刊山前集

卷二

六

下十餘萬徒索糗糒徵芻茭恣搶擄雲翔而不
收與左袒較也吁國事至此悞豈一端言之徒
有繫歟嗚呼且以駭喙手額矣救焚拯溺之
圖人人抵掌謂日而未覩實効安在夫選將帥
練士卒嚴哨探飭器械習營陣均之不可再緩
之圖也然兵無強弱將有巧拙自古嘆之昔之
建議或責令近臣藩鎮各舉堪任秉鉞或請停
求問外之任於軍伍或又以爲守邊選將要在
精神折衝孰得孰失可悉數而折衷之與廼若

王鐵庵詩序

昔仲尼刪詩去楚風而獨存漢廣之什於周南漢廣王者之澤也存漢廣之什而楚之真詩不復見矣太史公稱荆楚剽勇輕悍此楚之本俗也予嘗疑其詩大抵類是然史遷徒言其所短而不能悉其所長故其說僅得一端而未能包舉全量今夫宇宙資節義以不毀而節義資膽氣以有成士君子欲有爲於天下不能剽勇則多胸縮之憂不能輕悍則多顧瞻之慮譬之刃

州山存彙

卷二

六四

之無鋒戈之無銳矢之無鎬有廢然自失於臨敵之頃而已是故剽勇輕悍者忠臣之所以致命孝子之所以報親不容一日而或亡者也以其剽勇輕悍載之詞賦洩之歌咏於是乃有陳堯舜稱湯武喻虬龍指雲霓慷慨捐軀葬魚腹而靡悔者蓋荆楚之剽勇輕悍如是而豈其祗金臥革之足云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唐之被德化而循禮教也斯亦楚之凡民而已然則楚之真詩固在此而不在彼乎友

王鐵庵楚之以忠孝自持者也紫髯電目聲如

洪鐘坎壈不得志來遊豫章予邑何父母見而奇之語予曰子不可覩面而失此君子亟索把臂與之馳騁往古抵掌當世若倒三峽而傾九派若風雨驟至而虎豹出沒又若入武庫而覩劍戟臨廣野而聽鼓鏜其勇悍莫或過之已得讀其新詩壯采雄詞高情偉鑄居然離騷之遺響也鐵庵經涉羊腸之險屢邁含沙之毒宜其勇悍之氣或亦少挫於前日乃鐵庵骨愈堅而才愈豪踰藉一世籠罩萬夫絕不以困折故纖毫貶損鐵庵真可謂豪傑之士矣傳有之維楚有材實爲晉用鐵庵未嘗受知海內而何父母知之獨深夫以豪傑知豪傑此以水投水之喻也吾旣以賀鐵庵之遭逢且叙其事以驕屈子

州山存彙

卷二

六五

大昭君詩

公與同行婉角聞學紹開闢一介取
之坊振千古頌儒之氣當其被逐衡泌也躬
而無至餐旅不繼與彌處之裕如其兄之
歌者有困固生平甘之語殆所謂貧而樂者
其被微而昌也直英廟禮遇之隆非賢
官推揚之切而與彌日擊曹石之政扈心知時
勢之難為堅請丘園力辭簪組雖被以官寮之
榮寵以文幣酒牢之賜曾不足少移其貞介覽

卷二

六

德輝而誓下終雲表以高翔出處大節可謂尤
日月者矣然而去不忘君忠存濟物十事
之敬奏視長沙中壘之抗直更覺過之若其學
之粹惟以四書五經為實際不設宗旨不事
章業已賜諡文恭從祀孔廟雖為前會之
淵源者則與彌宜在脩食之列無容並陳夫以
懿典較從祀途似稍寬與彌方講祖聖於官路
豈容藉易名於宗伯記所稱大行焉大名者與

彌真能無忝亟應錫以懿號庶足慰乎來茲

恒山存業

卷二

六

上少宰姜公書

前奉向諭備查新建均輸額則昨從糧房架四
二處抄錄部文細閱計通縣田地塘加派至五
百七十七兩七錢四分而官民山亦加至
一百七十五兩八錢八分有餘矣此蓋照部文
外派米六合積集而得此數實通省共行之
額也前任父母索各戶畝數於架閣而據開書
戶皆於零星畝數難稽於是暫照實徵冊內糧
米每石派銀八分七厘九毫今已依此則徵足

恒山余集

卷二

六

歲千五百兩先解矣然照糧一節實出一時權
宜未奉部文亦未經申詳院道恐署篆公祖未
必遂肯遵行也總之照畝照糧究不過朝三暮
四之術無大損益今欲蘇通邑之困惟於前兩
項五千五百四十八兩之數得減免一二千則
闔境便受無窮之賜而勢有必不能減者蓋十
十餘州縣皆已照六合之額加徵而駕議減於
新建則何以謝他州縣之曉曉若暗減新建而
巧派於他州縣恐墮欺罔之弊萬不敢形之書

類計莫若以濱湖低窪災傷頻仍爲詞懇西臺
會疏控額凡係湖田之處共有幾州縣一槩求
減於六合之內如此則兩臺便於抗章而明
主可以理請地方之庶庇大矣但事關題奏未
知撫按肯允行否承虛懷下問輒敢冒昧進其
狂瞽惟不靳明誨及之

恒山余集

卷二

六

陳士業全集十六卷

江西建撫採進本

國朝陳宏緒撰宏緒有江城名蹟錄已著錄是編凡

分六種曰石莊初集六卷塞崖近稿二卷敦宿堂

留稿二卷鴻柳集二卷鴻柳續集二卷恒山存稿

二卷石莊集斷自甲申以前餘集多甲申以後之

作